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進步與貧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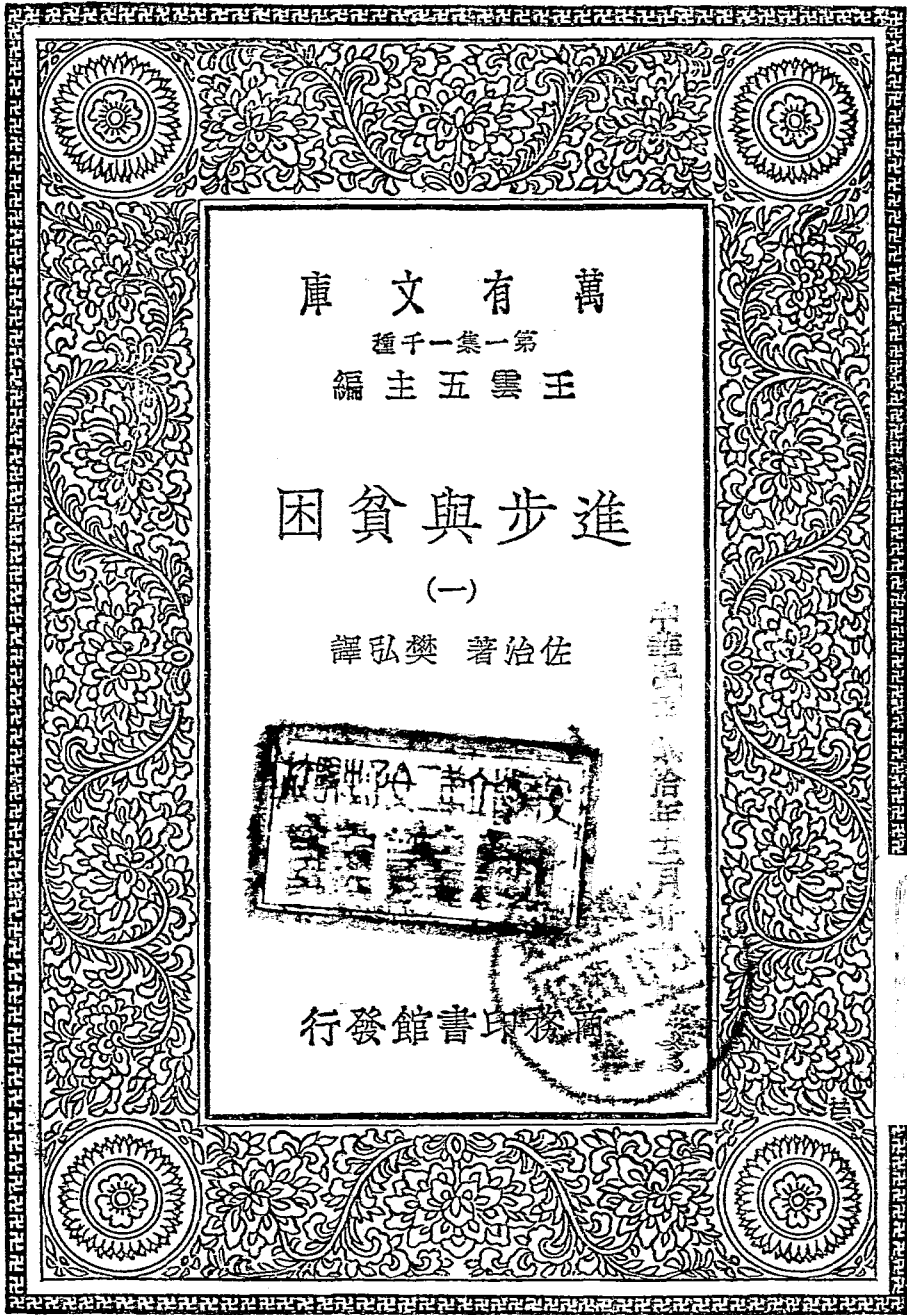
(一)

佐治 著 樊弘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進步與貧困





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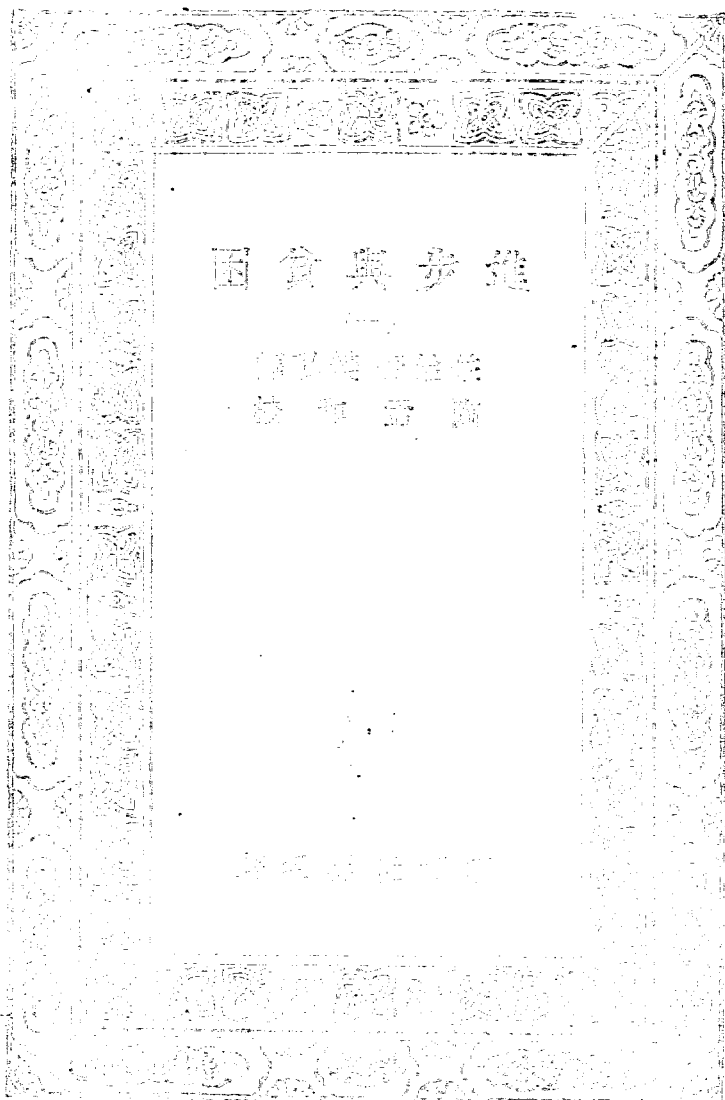
第一卷

書文庫
第一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121.6
(1) 7/207

1-5册
039525



進步與貧困目次

第一冊

譯者小言

佐治亨利的傳略

獻書辭

第二十五週年紀念版本的序文

第四版自序

緒言——現在的問題……………一

第一編 工資與資本……………一五

第一章 流行的工資主義——他的缺陷……………一五

第二章 名詞的意義……………三一

目次

第三章 工資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勞働所生產的……………五五

第四章 勞働者的生活資料亦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八二

第五章 資本的真正職務……………九四

第二編 人口與食物……………一

第一章 馬爾薩斯學說的起原和基礎……………一

第二章 在事實上的推論之非……………一五

第三章 在類比上的推論之非……………四九

第四章 馬爾薩斯學說的否認……………六二

第二冊

第三編 分配的公律……………七五

第一章 專對分配公律的研究——這些公律的必然關係……………七五

第二章 地租和地租公律……………九〇

第三冊

第三章	利息和利息之因	一〇〇
第四章	偽資本和常被誤認爲利息的利潤	一一〇
第五章	利息的公律	一二七
第六章	工資和工資的公律	一三八
第七章	這些公律的相互關係和統一	一五五
第八章	這個問題的靜態以此而被說明了	一五八
第四編	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一
第一章	這個問題的動態尙須前去研究	一
第二章	人口的增加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四
第三章	技術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二二
第四章	物質的進步所引起的希望的影響	三三五

第五編 這個問題解決了……………四一

第一章 工業恐慌常常發作的重要原因……………四一

第二章 在財富日增之中貧困的繼續發生……………六五

第六編 解決的方法……………八三

第一章 時下所倡導的諸救濟方法的不適當……………八三

第二章 這個真正的解決方法……………一一九

第四冊

第七編 這個解決方法的公正……………一

第一章 土地私有的不公正……………一

第二章 勞働者被化為奴隸是土地私有權的最後結果……………一九

第三章 地主對於賠償的要求……………三四

第四章 土地私有財產在歷史上的一考察……………四六

第五章 美國裏面的地產……………六九

第八編 這個解決方法的應用……………八二

第一章 土地作為私產與大地的最好的使用不合……………八二

第二章 土地的平等權利如何可以確定和保障呢……………八九

第三章 以租稅的公例來考驗這個建議……………九六

第四章 贊成和反對……………一一三

第五冊

第九編 這個解決方法的效果……………一

第一章 在財富生產上的效果……………一

第二章 在分配和由此而在生產上的影響……………九

第三章 在個人和階級上的影響……………一七

第四章 在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裏面所將被造成的變遷……………二六

第十編 人類進化的公律·····	四九
第一章 時下的人類進化的學說——他的欠缺·····	四九
第二章 文化的差別——因為怎的·····	六七
第三章 人類進化的公律·····	八八
第四章 現代的文化如何會衰落·····	一一三
第五章 這個中心的真理·····	一三五
結論 個人生命的問題·····	一四六

譯者小言

自從近代的物質科學昌明，工商業日漸進步以來，凡在這些工商業最發達的都市裏面，無論在倫敦，在巴黎，在上海，在東京，我們都會看見着那在他們的土地之上所覆壓着的高聳雲天的危樓；在他們的街道上所飛奔疾馳的列車；在他們的商店裏所陳列的形形色色的鮮艷奪目的商品；和在他们的那些奢侈而浩費的大賭窖，大妓院，大旅館，大戲園，大跳舞廳裏面所去來的皇王也似的富翁，神仙也似的幼女，公侯也似的闊少；凡是這些繁華綺麗的現象，不問何時何地，均足令人驚訝着那近代的富之威力的偉大！可是在這些都市之中，我們亦曾看見着那盈千累百的，赤足裸肘的幼孩，隨街要叫的乞丐，猙獰可畏的盜匪，和齷齪不堪的貧婦。因爲有此這些貧富懸殊，苦樂懸隔，地位懸異的種種矛盾的現象，所以舉凡略有感覺的人，無不向他們自己問道：「爲什麼在此財富日增之中有此貧乏，罪惡，愁慘的現象？」

爲什麼在此財富日增之中有此貧乏，罪惡，愁慘的現象？彌爾(John Stuart Mill)答覆這個

問題說，這是由於可以分配的財富太少，或工資基金太少；正如被除數太少，除數即令不多，商數亦自往下降低。記得吾國馬寅初先生，當他努力去解答中國的利息何以如是之高，工資何以如是之低的時候，也曾指出這是由於資本缺乏之故。可是這種答覆，佐治 (Henry George) 卻否認其存在；因他所根據的理由是，英國的可以分配的財富，在十九世紀的時候，比較美國更多；但美國的工資卻比英國為高。又馬爾薩斯 (Malthus) 答覆這個問題說，貧乏，罪惡，愁慘的現象之所以發生，乃是由於人口增加太快，食物增加太慢之故。返觀中國的那些力持節制生育的人，理由與此略同。可是佐治則斥駁這種理由為荒謬絕倫；因他看見當時的人口最多之英倫，常比人口次多之紐約為富；反之，人口尙少之美洲，復比人口已多的美洲為貧。馬克思答覆這個問題說，這是由於資本掠奪工資，所以資本應該沒收。現在中國共產黨之理論，也是主張這話不錯。可是佐治則力駁此言為謬僞；依據他的意見，資本只是過去的勞働，因此利息遂成勞働的工資；倘如我們堅持利息掠奪工資，直不啻是說工資掠奪工資，這話豈不有點欠通？然則上面所提出的這種貧乏，罪惡，愁慘之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佐治亨利毅然決然答覆這個問題說，這是由於那種個人沒有絲毫的勤勞，坐享

衆人改良的結果的地主階級所造成的，亦即地租制度所造成的。遠點的事且不說，但看中國黃浦灘的地面，現在每畝價值銀洋數十萬；試問握此土地之所有主，他們在此土地之上的勞力何在？可是，他們卻要坐享地價之全部。又他們雖然不用勞力，但在他們的午餐棹上所吃的澳洲的羊，青島的牛，長江的魚，美洲的橘，與同上海各地的豬肉，野禽，青菜，牛油，卻無一不是其他的人勞働的結果。我們只要閉着眼睛一想，便知他們是如何的榨取我們，我們應如何的去不許他們榨取了？

中山先生說：『中國的土地問題來了。』試問中國的土地問題是怎麼來的呢？來了以後又當如何去解決呢？我以為凡被地主剝削的勞動階級和被人稱為剝削勞動者的地主階級，都應該一讀本書。

依據進化公律所詔示，人類社會之制度漸由名分制度，進而至於契約自由制度，現在又自由契約制度再進而為國家干涉的制度了。若問國家因何要去干涉社會的制度，究其旨趣所在，要不外要想實現利益之公平分配。現在的中國國民黨主張平均地權，實以實現公正之利益分配為理由。佐治的進步與貧困一書，確是毫無疑義的主張平均地權的一本絕好的書，他比較孫中山先

生所主張的平均地權還要激烈許多。我以為凡相信平均地權的人實應該用種種的方法，將他努力宣傳到民間去。如果此書出版之後，全國的地主階級，因為熟讀此書之故，自知土地的絕對所有權，毫無存在之理由，深深服膺於國民黨之平均地權的政策，而使全中國之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度而展進，這豈僅是中國人民之利！

此書承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之介紹與勉助，使得迅速翻譯出版，實深銘感。又此書譯成之後，至承好友何君靜源，施君澤民，刁君培然，羅君志儒，楊君飭吾，蔣君再可，李君進之，歐陽君執無，分為校閱，予以指示，無任欣謝。本稿最後復承北大教授陶孟和先生和好友曾仲剛君綜合全部譯稿，重行校閱一遍，並承改正，尤深感謝。

民國十九年五月，樊弘序於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佐治亨利 (Henry George) 的傳略

佐治亨利 (一八三九——一八九七) 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者。他於一八三九年九月二日生於美國賓州 (Pennsylvania) 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城內。家貧，十四歲時，即無力再往學校，不得不向社會尋謀職業以圖自給。初被僱充商船茶房，航行於澳洲新金山 (Melbourne) 及印度加爾各答 (Calcutta) 等城市。次爲印刷業者。一八五八年移住於美國西岸之加州 (California) 舊金山 (San Francisco)，從事印刷業。再次爲報館通信員及編輯。一八六五年開始向舊金山時報 (Times) 通信，竭力勸導工人注意其本身之政治和社會的狀態。旋以論著之力陞入幹部。一八六六年向紐約民報 (New York Tribune) 投稿，攻擊中央太平洋鐵道會社的獨占的橫暴。一八六九年再向該報投稿，討論支那人問題，該項論文，聞頗得英國經濟學者彌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贊許。最後則傾注全力於經濟社會等問題的研究，對於土地問題尤感興趣。一八七一年刊行我們的土地和土地政策 (Our Land and Land Policy) 一書，討論土地問題。一八七九年

更將該書簡鍊洗刷，題爲進步與貧困 (Progress and Poverty) 出版。此書論旨的大要，在說明土地的價格在大體上，實始基於一種獨占的性質，而非根本於土地所有者的勞力；因此之故，凡租稅的負擔應悉取償於土地，以圖滅盡獨占的利益，並實現經濟上之機會均等主義。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之孫文學說中，亦曾褒獎此書，他說：『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由安適地位而驟至繁華地位，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之進步與貧困所云；』又孫氏所著之三民主義，關於徵收土地稅之理論與實行，於是書亦多所取材。

進步與貧困，在佐治著作中，首推名著。該書初發刊時，尙不爲美人所甚注目；但因本書見理甚深，不久遂博得歐美各國讀者的讚賞。旋被譯成歐洲各重要國家語言。德國並有譯本三種。一八八〇年佐治再由加州舊金山移居紐約，嗣後聲名漸甚。一八八三年頃，資望極高，至被目爲宣傳新社會教義的使徒。曾漫遊美國並英國諸地方，演講土地問題及其他政治經濟諸問題，並繼續不斷向報章雜誌發佈意見。畢生生活，極爲忙碌。佐治未嘗懷有政治野心，但因衆望所歸，一八八六年竟被舉爲紐約市長的中立候補人。時以共和民主兩大政黨聯合抵制，結果佐治共得票六萬八千，共和

民主兩黨的聯選候補人得票九萬，終於失敗。一八九七年，佐治再被選爲紐約市長的候補者；但不幸忽於選舉期中辭世以歿。紐約公民多爲慟哭。葬儀之盛，在美國歷史中，無一市民之死，能有與之相頡頏者。吾人綜覽佐治生平，覺其學問道德均堪師表。

佐治根本思想是主張人人皆有平等的使用土地之權。此種見解，並非創始於他；但以最簡單的方法實行此種平等權利，則爲佐治所獨見。這個新的實行方法稱做『單一稅』。佐治的信徒，爲了實行單一稅，曾於大不列顛、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處喚起民衆運動。目今此種運動雖未實現，但其所及於土地重稅之影響，殊非淺鮮。茲將佐治重要著作，選錄於後，以備參考：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 The Irish Land Question (1881), Social Problems (1884), Protection or Free Trade (1886), The Condition of Labor (1891), A Perplexed Philosopher (1892), Political Economy (1898)。佐治的兒子亦名佐治，一八六二年生，曾爲渠父立傳，該書於一九〇〇年刊行問世，題爲A Life of Henry George。關於單一稅的學理，請看 Shearman's Natural Taxation (1899)，便可知其大凡矣。

樊弘撰。一九二八，四，二七社會科學研究所。

獻給這些

因看見財富的不公平分配和特權

所造成的罪惡和愁苦

感到高尚的社會狀態的可能

並願努力去實現他的人們

舊金山，三月，一八七九年。

進步與貧困第二十五週年紀念版本的序文

有一位年紀不到三十歲大的少年，從我們的曠闊的西部，來到紐約這個大城內。他的身材短而且瘦。他的學校只是印刷店和海船艙下的水手棲息之地。他沒有資產，沒有攀附，沒有聲望。他從一座靠在我國黃金門戶上的小城，來此設立一所電報新聞社，專替彼間一張正在奮鬥掙扎中的小小報紙報告消息，不顧那些併有大印刷機和電報機的獨占會社的排斥。這個奮鬥，強弱大小，太不相等。因此之故，這位少年竟被那些獨占會社打的弱弱而敗，結果他的小小報紙竟倒臺了。

這位少年就是佐治亨利，正是一八六九年時候。

佐治雖然被打敗了，但不是被征服了。在這次奮鬥之中，會長出了一件日增月進的東西，一直到他填滿民衆的胸腔，並變成一列『旌旗蔽天轟轟烈烈的大軍。』

這位少年通信員，每當他的報紙奮鬥終了之餘，散步街衢，默默不言。當在散步的時候，他看見了這些富之威力的表現，不覺充滿驚奇和駭異。這裏所見的私人的財富，煞是別處所曾夢想不到，

真比得上寓言裏面的曼特克利斯托 (Monte Cristo) 的發財了。但是，此處，亦還是有貧窮和卑賤，不足和恥辱，與這富埒王侯的宮殿並立對峙，使的這位西方新到的少年心中耿耿不快。

爲什麼在恁的一塊豐裕的土地上，在此恁的一塊——如果把他上面所有的資財公平的分配起來，不但可以滿足我們全體的需要；並且尙還有剩餘的土地上，應該有這一些不平等的境地呢？爲什麼這種高積如山的財富須與那貧深似海的窮困連在一處呢？這裏可算最富足了，爲什麼強壯的人應該尋求不得職業？爲什麼婦人應該面黃饑餓，小小的孩兒應該消滅他們的青春在這苦苦操作的腳踏紡織機裏面？

這是自然運命中所必須經過的事情嗎？他不能相信他的。就是在這個城市的街道上，並在一個白天，他的心裏忽然來了一種熱烈的思潮，一種天心的召喚，一種神明的啓示。他的神經通戰抖了。他向他自己宣誓道，他今後將要永久的不休息了，直到他已經如果能覓着了這個貧富懸隔的原因，和救濟他的藥劑。

當他的電報新聞事業失敗之後，他立刻的回到舊金山去了。他的心中沒有一時不想着他的

誓言。他看見了這種土地投機的買賣，封鎖了廣大的疆土，以致土地不能讓勞動使用。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看見着一種『買占』土地的努力；一種只圖獲得，只圖把持，但候價漲，不許使用他的努力。因為土地被買占了，結果可耕種的土地太少，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看見着那些想耕種土地的人，彼此相互競爭土地。他預料將來人口越多，競爭一定越發厲害。結果這些保有土地的獨占權利的人，一定變為將那些必須使用土地的農民作為自己的私產的人。

充滿了這種思想的佐治亨利開始在一八七一年坐下，他總共費了四月的工夫，寫成一本小書，名叫『我們的土地和土地政策』。在那本一共四十八頁的小書裏面，他主張廢除所有一切的勞動稅和勞動產品稅，單獨徵收一種土地上的不勞增殖的價值稅，以圖滅盡土地的獨占利益。這本小書刷印至千，但是這位著者不久又有了一種新的見地了，這就是說，這一本書如果真要能喚起讀者的注意，還須得要更加完備。

大約過了六年光景，這本更完備的著作出來了。一八七七年八月進步與貧困開始起稿。他是那顆橡子——我們的土地和土地政策——所長出來的一顆橡樹。這本較大的書『專研究工業

的恐慌和不足，伴着財富增加的關係，』並指出一種救濟他的法子。

苦苦的著了一年又七個月，並備受種種的艱難困苦，非但他家中的應接室裏不用地氈，甚至常常的被逼着去典當他個人的物品，方纔把這一本書全做完了。

當着他把本書的最後一頁寫完的時候，業已是那日的深更夜靜的時候。是時，佐治亨利獨一個人，兀自跪在他的膝上，嚶嚶的，如像小孩一樣的，哭了一陣。他已經完結了他的誓願了。但以後這書的命運，則完全是在上帝的手內。

接着這份抄本便被送到紐約，去尋求一個出版者。但在那個地方的出版家，有的說他是紙上空談，有的說他希圖革命，大多數都說他的主張不安全，所有的人都說他不能行銷，或僅僅的殼敷出版費。大凡政治經濟的著作即令出自名家的手筆，亦且顯然不是賺錢之物；何況這一本書又是一個倒霉的人所作，此人既沒名氣，更沒聲望，則又還有什麼賺錢的希望呢？但幸末了，亞蒲列同公司 (D. Appleton and Co.) 答應把他出版；但要著者負擔大部製版費，此外亦別無什麼希望了。因此之故，佐利亨利，爲便於他自己的監督製版起見，當在舊金山的一所朋友所開的印刷所裏面，

將活字版排好，這書的著者並親自排列最初的兩盤活字呢。

當着此種活字版尚未運往東部的時候，他們先行在此間付印，於是而『著者所親自校閱的版本』便有五百出版。在這五百本書之中，佐治亨利檢了一本，寄往菲列得爾菲亞（Philadelphia）獻給他的可尊敬的八十一歲的父親。同時這個兒子寫道：

我一面感謝我們那天上的父親，一面把我的一本印刷成功的書送呈你老人家。多謝上帝的保佑，我把這書直寫完了尙還沒死，並且你老人家也還能殼看他。他代表很大的工作，又代表很大的犧牲，但是現在業已竣事。最初，也許最初的一段時候，這一本書定將不爲讀者所重視；但是，最後，一定要被認爲一部傑作，並要在東西兩半球上連連出版，並要被譯成各國的文字。這點我知道，雖然我們不必能在此處看見。但是，我在此書中所表白的那種信心，即我們尙還有第二個生命，不問看見或不看見，都不重要。

這一本書必被認爲一本傑作的預言，不久便實現了。回顧紐約亞蒲列同公司（D. Appleton and Co.）於一八八〇年正月，印行本書的第一次的通常流行於市面的版本之時，距今恰纔二十

五年。是時紐約舊金山的某報紙尚且嘲笑此書爲『小小佐治亨利的小小癩物，』並且斷定這本著作一定沒有什麼人讀。但是，在本國的其他地方和外國的報紙上，如倫敦泰晤士報 (Thunderer) 和有名的大期刊愛丁堡評判 (Edinburgh Review)，均稱此書是一本令人豔羨的著作，不能輕輕的被人埋沒。在美國和英格蘭兩個國家裏面，他都被擺在那些廉價書報裏面，如同推銷最有名的時髦小說的辦法一樣出售。他又在兩國的新聞紙上連期披露。他又被譯爲歐洲各種重要的語言。德文譯本共有三種。此書出版的冊數恐尙無確切的報告，但據一種穩健的估計，進步與貧困，包含着各種版本和各種譯本在內，業已出版了兩百萬冊以上了；又我們，如果將佐治亨利後來所寫的關於同一題目的書籍，假令他叫進步與貧困的文庫一併計算，或許已經有了五百萬本流傳於世界了。卽此可見此書對於世界的貢獻啊。

紐約，小佐治亨利。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第四版自序

這裏所發表的這些見解，就中的主要部份，已經在一八七一年舊金山所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名叫我們的土地和土地政策裏面，說了一個大概了。嗣後，我總想盡我的力量，趕早把他們寫的更完備些；但許久都沒時機。在這期間內，我更堅定的信服了他們的真實，越發的看清楚了並且看完了他們的關係；我又看着了許多虛偽的和錯誤的思想上的習慣，把他們的真理隱蔽，莫由得人承認，因此，我必得要把這個通盤的理論澈底的考察一遍。

我已經在這裏努力去做這件事情了，只要在篇幅能容許我做到完備的程度。我欲鼎新，必須革舊；並且，必須寫來，送給那些從未研究過這些問題的人看，和那些已經熟習了經濟理論的人看；又本書所討論的範圍太大，已不能將所有的問題發揮盡致。我所最努力的就是建立一些普通的原則，信賴本書的讀者，於需用的處所，去把他們的應用範圍，盡量推廣。

已經讀了許多經濟學的書籍的人，在某幾方面，當最珍視本書；不過只為懂得本書的辯論和

只爲估定他的各種結論的價值起見，事前亦不必要準備。本書所根據的事實，並不必要在圖書館內去做研究工夫，方纔能證明的。他們只是一些普通觀察和普通知識中的事實，非但每個讀者都能自己去做證明，並且還能評判他們所推演的結論是真是僞。

略述這些啟發去做這種研究的事實以後，我接着便去考核那種流行的以政治經濟學的名義所披露的理由——爲什麼工資不伴着生產的能力而增加，反而傾向着貧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解釋。此項考核，指出這種流行的工資理論的根據是種錯誤的概念；並且，在真理上，工資實爲換取工資的勞力所生產的東西；並且，如果其他的事情不變，工資應該伴着勞動者的數目而增進。這個研究，劈頭遇着一種會爲許多最重要的經濟理論的根據和中心，並曾有力量的影響所有各方面的思潮的主義與他作對——馬爾薩斯主義，人口增加比較食物增加更快。仔細考核的結果，發現這種主義，無論在事實上，或在比喻上，都沒有真實的憑據；並且，到了最終的裁判上，他的根據全被否認。

這種研究的結果，雖然極爲重要；但是此處，大部還只屬於消極的方面。他們指出那些流行的

學說，通通不能圓滿的解釋這種物質的進步與同貧困的關係；但對於這個問題的本身呢，除了找出他的解決方法，必須從財富分配的公律方面下手而外，別無何種貢獻。於此，我遂不得不再去研究分配問題了。一種初步的評閱，便發現財富分配的三條公律，必然是互相關聯的；但在流行的政治經濟學裏面，他們通沒有做到這個地步；待我去把現在所通用的專門術語加以研究，始知道他們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係由於思想混淆的結果，因此，凡是矛盾的處所悉被掩飾過去了。接着我又去力尋分配諸公律，我於是最初着手研究地租的公律。不久，我便看見了地租這條公律，在這流行的政治經濟學裏面倒是看的不錯，只可惜他們未看見這條公律的全部；又在地租公律裏面，實可推出勞力和資本的公律，來做他的結論。在生產的成果中，什麼部份應該分給於地主呢？我以為決定這個部份的原因，同時也必須是決定什麼部份應該分給於勞力和資本的原因。我又更進一步的，獨立去推求工資和利息的公律。我曾專注目於研究利息發生的原因，和他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並想找出那些謬見的根源：即把獨占的利潤與資本的正當收入混爲一談。旋轉注於本題的主要研究，經了許許多多的調查之後，知道利息必須與工資同漲落；並知道利息最後所根據的事實，

同地租最後所根據的事實相合，即耕種的限界，或為地租之所自始的生產點。再使用同種的方法，去獨立的調查工資公律，也得到同樣的諧和的結論。於是分配上，這三條公律，被我融會貫通了；並且這個事實，即地租伴着物質的進步，到處均在增高的事實，被我看出來解明，工資和利息不騰貴的這件事實的。

什麼是地租增加的原因呢？這個相鄰的問題便發生了。我於是必得要去考察物質的進步在財富分配上的關係。我把物質進步的因子，剖析為人口增加和技術進步兩種。我先看見了人口增加的趨勢，一來呢，因為他能減少耕種的限界；二來呢，因為他把那種伴着人口增加的經濟和動力，集中在一定的場所內，常使地租在那生產成果中所分配的比例加多，同時，並把工資和利息所分配的比例減小。把人口這個因子除開，再去研究生產的方法和生產的能力的改良，結果與此相同。因為土地被人據作私產，結果馬爾薩斯 (Malthus) 主義所歸咎於人口過多食物艱難的種種影響，在靜的人口狀態中，通通可以產生。接着我又去研究那種隨着物質的進步以俱來的繼續不斷的地價的騰貴，結果在這土地被人據為私產的時候，所演成的一種投機的地價騰貴裏面，發現了

他是這個地租增多和工資減小的原因。這個原因雖然是引伸而得的一種原因，但他卻是最重要。的原因。演繹法推定這種原因必將造成工業上的循環往復的恐慌，歸納法證明這個結論確切無誤；基於這種分析，得知物質進步的必然的結果，如果土地永久是種私產，不管人口增加的多寡，終必要逼迫勞動者至於那種僅足維持貧乏生活的工資啊。

貧困之所以與進步聯在一道的的原因，被我找出之後，我於是便找着了一種救濟貧困的方法了；但是，我又因他過於激烈，所以我便再去研究別種的救濟方法。我曾另從一種研究的觀點，去做這種研究的工作，因把那些流行的被人所宣傳的或被人所信仰的改良勞動者狀態的方法和傾向，通通加以考核。結果是證實了上述的這種方法的正確，因為除了把土地變成一種公共的財產而外，絕不能永久的解脫貧困，並阻止工資的漸往餓點下降的趨勢。

此時公正的問題自然起來了，於是我的研究又進到道德學的範圍。一種對於財產的性質和根據的研究，指明普通物品即勞動的成品所構成的私產，與土地所構成的私產根本不同之點；前者的私產有種自然的根據和容認，後者的私產簡直一點根據沒有；又承認土地的絕對所有權，勢

必否認勞力生產品的所有權。再進一步的調查，知道土地這種私產，如果社會是在繼續的進步，常
有，並且常必把勞動階級奴隸化；又社會如果願回復他的固有權利，地主不能把出正當的理由要
求賠償；又現在因為大眾都承認土地這種私產合於人類自然的正義，所以社會便沒理由去收回
他了；又在合衆國境內，我們已經看見承認這種錯誤的和破壞的原則的惡影響了。

這種研究於是又進到實際政治的範圍內。我又看出土地這種私產，非但不是促進他的改良
和使用的必不可缺的制度，並且妨礙改良和使用，並須耗損巨大的生產力；這種對於土地公有權
的承認，不會發生動亂或強佔，只用一種簡單的和平易的廢除所有的稅收，而只向土地的價值徵
稅的方法，即可達到。又此一種對於租稅原理的研究，無論在何方面，均指明了這種方法是徵收租
稅的頂好的方法。

再研究單獨徵收土地稅的效果，我看出他可以大大的增加生產；他可以實現在分配上的正
義；他可以造福於所有的階級；最後他可以實現更高尚的更尊貴的文化。

這種研究又進到一種更廣大的範圍，並從另外的觀點下手。因為凡經我們所提出的這些希

望，非但與這種散佈很廣的觀念，說那社會的進步只能用漸進的改良促其實現，面對面的衝突；並且凡經我們所尋出的那些結論，實斷定了某幾種公律，如果他們真是自然的公律，一定會實現在普遍的歷史上的。因此，我遂不得不去追尋人類進化的公律以爲終結的試驗了，因爲我們所常注意的許多大的事實，方當研究這個題目之際，即覺與流行的學說完全不合。這種研究說明文化的不同，並非由於個人之不同，而是由於社會組織的不同，這樣的說比較正確；又進步雖常爲社會所激發，但如不平等的狀態繼續不斷，必要往後退化；即在現代的文化中，那些已經把從前所有的文化通通破壞了的因子，又在開始的嶄頭露面了；又政治上的民治制度，有漸往無政府的制度和專制制度逼近的趨勢。這個研究又把社會生命的公律與道德生活的公律認爲一事，證而爲一；並且證明了前述的結論，指明這個退化如何可被防止，同時，偉大的進步如何開始。這種研究從此終了。結果完全在最後的一章裏。

這種研究，最爲重要，無待贅論。如果他已經處處都被我想鬧到了，並且在邏輯上想透澈了，那末，他的那些結論便可完全的改變政治經濟學的性質，使他成爲一種真正的有連貫的和有憑據

的科學；並可糾正他的老脾氣，使他能表充分的同情於民衆的要求。如果我已經把我所提出研究的這個問題解決了，那末，我在本書裏面所已經努力做的工作，便是去把斯密司 (Smith) 和里嘉圖 (Ricardo) 學派與拉薩爾 (Lassalle) 和蒲魯東 (Proudhon) 學派所見到的真理調和一致了；並且指出了放任主義 (laissez faire) 在他的充分的真正意義裏面，實關開了一條實現社會主義的各種高尚的夢想的徑路；並且把社會公律和道德公律，證而爲一；並且又把思想界中的許多烏煙瘴氣的宏大而崇高的觀念，完全否證。

這本著作是在一八七七年八月至一八七九年三月，這段時間中寫成的；又本書的鉛版，是在同年九月排列完畢的。自此而後，世上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新例子，來說明這裏所發表的見解是正確的；又事變相逼而來——尤其是在大不列顛在愛爾蘭的土地風潮——更且明明白白的指出我所努力去解決的這個問題的急迫。但是沒有一種批評能把本書的見解動搖——在事實上，我正待去看一種在本書自己裏面，尙未答辯的反對意見。又本版除了改正幾點措辭上的錯誤，並加上一個序言而外，與前此的版本完全一樣。

佐治亨利，一八八〇年十月書於紐約。

進步與貧困

緒言——現在的問題

現在這個世紀，以生產財富之力的長足進步，見稱於世。這電氣和蒸汽的利用，這進步的方法和省力的機械的引進，這生產中的更細的分工和更大的產量，這交易上的種種異樣的便利，把這勞力的功效不知增加了幾多倍。

方在這個驚奇的世紀的起始時候，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要被人去希望並且已爲人所希望的事情，就是：這些節省勞力的發明必會減輕苦工和改進勞動者的境地；生產財富力的量驚人的膨脹，必會把真正的貧困送遺回去。如果前此世紀有一個人，法蘭克林 (Franklin) 或普利斯特利 (Priestley)，在他的夢想將來的境界中，曾看見了汽船代替帆船，火車代替貨車，收割的機械代替鐮刀，打禾的機械代替了打禾棒；如果他曾聽見這個服從人的意志，並且爲了滿足人的欲望會

發生了一種比較全人類和他所用來擔負艱鉅的全體家畜的力量更還要大的機械的震動；如果他會看見林樹變成木器，變成屋門，窗框，百葉窗，箱子和小桶，幾乎沒有接觸人類的手；這些大的皮鞋莊，他們用皮造成許多的皮靴和皮鞋，比較舊式的皮匠製造一隻鞋底所費的勞力更還少；這些製造廠，在他們裏面，僅用一個女孩照料機器，棉花便可織成棉布，比較那盈千累百的精強力壯的織工用他們的手搖機織造同等的棉布所經過的時間更還快；如果他會看見那些蒸汽的鐵鏈，製造巨大的鐵柱和有力的鐵錨，又精巧的機器製造精緻的小時計；金鋼鑽從岩石裏面穿過；又煤油閒置了鯨魚；如果他會看見交易和交通的進步所節省的勞力之偉大——羊羣在澳大利亞洲（Australia）殺在倫敦吃他們的新鮮的肉，又支票今日下午在倫敦銀行交付今日早上在舊金山兌現；如果他會看見這些千千萬萬的比上述這些例子不知大若干倍的進步的事態，究竟他會要對於人類這個社會的狀態發生什麼樣的推想呢？

如果那不像是種假定的狀態；並且比那夢想的境地更進一步，就如已經被他親看見過了；那末，他的窩心定發跳了，他的神經已戰慄了，他好像一個人從高處看見一隊蕩壞了的沙漠中的旅

行的商人，恰在這些商人的面前，便是沙沙聲響的林樹和哄哄狂笑的波濤。自然，在這種夢想的境地裏面，他定會看見這些新生的力量把社會從腳舉上，把這最窮困的陞到殷實，把這最下層的爲了生活上的物質需要而焦急的完全解脫；他必會看見知識之光的這些奴隸來替人類造福受罪，鋼的筋骨鐵的肌肉，把這最窮困的勞働者的人生造成假期，在這假期之中每個高的品質和貴的衝動均有向上發展的餘地。

那末，在這些豐富的物質狀態中，如同前提之有結論，他定會看見那些高尚的道德狀態，實現了人類所常夢想的黃金時代。少年從此發育，不受阻礙和飢餓；老年從此不爲貪心所鼓噪；小孩同老虎一塊頑；大人頑着臭糞耙（指惡人言），到了皎潔的星河裏去飲水醒醜的東西逃開了，兇猛的東西馴善了；衝突變爲諧和了！人人皆富有了，貪心如何還能起來呢？貧窮早匿跡了，因爲恐怕貧窮而發生的過失，罪惡，愚昧，和殘酷，如何還能存在呢？人人都是自由人，誰個還應低頭；人人都是貴族誰個還應專權呢？

多多少少的，清楚或不清楚的，這些總是會發生過的希望，總是會隨着那些造成現在這個世

紀的卓越他位的各種進步而發生的一些迷夢。他們深深的落在公衆的心窩裏面，結果根本的改變了思想的潮流，重新鑄造了公衆的教義，又代替了那些最基本的概念。這些常常發生的高尚的可能的夢想不獨堆滿了繁華和光明，並且把他們的方向已改變了——從前是在日落崦嵫的黯淡的景色背後做夢，現在所有的破曉的曙光點綴了前面的天。

失望了又失望，發明了又發明，創造了又創造；但卻沒有減輕那些最要休息的人的苦工，亦沒有把豐富送給貧困。不過這個失敗有許多的事體似乎可以歸罪，故直到我們這個時代，這個新的信仰幾不會爲之弱滅。我們過於諒解多數困難之將被克服；而於時代趨勢之已在克服他們，亦復同等相信。

但是現在我們竟與許許多多的明明白白的事實衝突了。無論在世界上什麼地方，都有人在暴怒工業的萎縮；勞力的閒置；資本的積聚和耗費；營業人士間的特殊苦痛；勞働階級中的貧乏，苦難，和焦燥。所有沉悶的和使人喪失知覺的苦痛，所有銳利的和使人變成瘋狂的悲傷，每在「這年年頭不好過」的民衆的呼聲中表現於外，苦苦的磨難了今日的世界。這種事實的狀態在那些不

同地位不同政制，不同財政和賦稅，不同人口密度，和不同社會組織的人羣裏面，却也都是一模一樣的表現於外，幾乎不能用局部的原因來解辨。在那維持廣大的常備軍額的地方固有這種苦痛，但在常備軍額有名無實的地方也有這種苦痛；在那蠢笨的施行保護政策和帶有毀滅性質的妨害貿易的地方固有這種苦痛，但在貿易幾近自由的地方也有這種苦痛；在那專制政府尚還存在的地方固有這種苦痛，但在政權全歸民掌的地方也有這種苦痛；在以紙爲幣的地方固有這種苦痛，但在以金銀爲唯一的貨幣的地方也有這種苦痛。合而論之，則知在上述的這些事態之中我們必可推出一種共同的原因。

這裏有種共同的原因，我們或許稱他做物質進步，或許稱他做與物質的進步密相關連的東西；到我們發現了我們所彙集的，並且稱他做工業衰敗的這種現象，原來只是一些隨着物質進步而發生，並因物質進步的發達而變得更清楚更強烈的現象之中的緊張狀態的時候，這種共同原因實不僅是一個推論。大凡物質的進步表現得最完全的地方，換句話說，即在人口最密，財富最多，生產和交易的機器最發達的地方，我們所見着的貧困狀態同時也最深，生存競爭也就最烈，又不

由自己的怠惰的事情也是最多。

在新國家裏面，即在那些物質的進步尚在幼稚時代的國家裏面，反有許許多多的勞動者去找最高的工資，又資本去找最高的利息。在舊國家裏面，即在那些物質的進步到了極盛時代的國家裏面，但見無限的貧困佈滿在最充實殷裕之地。請到盎格羅薩克森 (Anglo-Saxon) 民族剛在用他們的精力開始謀進步的任一新羣集裏面去看，他內中所有的生產和交易的機器尙且拙而不工，粗而不細；他內中的財富的增加額尙不充足，並不能使任一階級的生活舒適而且奢侈；他內中最好的房子僅是木料裝成的廬舍，或是布和紙的小屋；並且最發財的人亦須工作——你雖然會看見財富的缺乏和與他相隨的事實，但却沒有『叫化』。雖然沒有奢侈，但也沒有貧困。沒有一人過舒服的生活，也沒有一人過頂好的生活；但每人都可謀生活，並且沒有一個具有作工能力和作工意志的人會爲恐懼貧困的觀念所壓迫。

但是，這樣的羣集，恰纔實現了所有的文明社會所競爭的各種狀態和物質進步中的各種進益的時候，——換句話說，即指那更繁的生殖，更密接的與其他世界的關係，和更宏大的省力機器

的利用，恰纔把生產的和交易的經濟上的能事加倍發揮，並使財富不僅在總數上增加並與人口成正比而增加的時候——貧困的便益呈黑暗的狀態了。有些人倒得到了年限良好無限舒服的生活；但是其他的人呢，就連尋求生活，也艱難了。有了火車頭，便有『流落丐；』濟貧所和監獄煞是社會進步的表徵，恰如豪闊的住宅，富厚的堆棧和壯觀的教堂一樣。街上照耀着瓦斯，巡查着警察；但叫化却在那裏等候陌路人。又在博物院，圖書館和大學校的堂奧裏面，到處都聚會着如像馬可黎 (Macaulay) 所寓言的更可怕的匈奴 (Huns) 和更兇猛的汪達爾人 (Vandals)。

這件事實——這件事實，即貧困與他的相隨之物，在物質進步已經發達了的社會裏面，嶄頭露面——證明了社會的困難發現在那進步到了某種階段的地方，並非由於特殊的原因，而是進步自身。這個生產力量的偉大加增，雖然造成了現在這個世紀的卓越地位，並且還在以加速的比率往前增進；但却沒有消滅貧困，或減輕這些逼着去做苦工的人的負擔的趨勢，這話我們雖然不願承認，但他却是最後的確憑確據。生產的增加只更鑿大了介於富翁帶微茲 (Dives)，和叫化拉撒路 (Lazarus) 之間的鴻溝，增加了生存競爭的緊張程度。這種發明的猛進所給與人類

的力量，在前世紀中即最勇敢的人亦不會這樣做夢。但是在省力的機器發達的最驚人的工場裏面，小孩子亦在勞働；新的動力充分被人利用之處，廣大多階級的生活須靠慈善機關來維繫或須向他求救；在財富堆積的最多的裏面，大人反轉餓死，嬰兒吮吸乾乳；又到處都在貪得無厭和崇拜財富，把那貧困的恐懼心表示的非常厲害。這有望的土地，如海市蜃樓一樣，在我們的眼前飛過。智慧之樹上所結的果子，方纔落在我們的手裏，忽然變成索多謨 (Sodom) 的蘋果，（外面好看，內中盡是灰土，）只一觸手他便粉碎了。

現在的財富果然是增加了，舒適，閑暇，和精美的境遇也起來了；但可惜這些利益並不是個個都能得的到的。他們的分量雖多，但不是最下層的階級所能分享的。（註）我並不是說這個最下層的階級，無論在什麼地方，或在無論什麼事情上，都沒有一點改進；但可惜沒有一個地方的改進可歸功於增加了的生產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說那物質進步的趨勢並未在衛生和愉快的生活要點上，改進最下層階級的狀態。不僅沒有而已，他並且更把最下層階級的境遇降低了。這些新的動力，雖然富於向上提高的性質；但他並沒有如像我們所希望的並相信的從社會纖微組織的底層上

做起，他但在社會的底層和頂點之間給他橫腰一刀。他好像一塊大楔子，被人劈進社會裏面去了；但不是從社會的底層劈進去的，而是橫腰劈進去的。在這個劈點以上的東西，雖然被他擡高；但在他的以下的東西，却是被壓倒了。

這種下壓沉悶的效果，尙沒有普遍的實現，因為在那些早有一種階級貧的要死的地方，他是不明顯的。因為這個最下層的階級，如在歐洲的各部多年所存在的階級，他們所剩下的僅僅是些生命，不能再往下降，因為比那生命更降低的一步便是喪命，並且一時也不能有更低降的現象顯出。但在由新殖民地進步到舊社會狀態的過程中，我們便可清清楚楚的看見物質的進步，他不僅不能解放貧困——他實在是造成了貧困。在美國裏，齷齪與愁苦和因此而生的過惡與犯罪，無一不因鄉村擴為城市，隨發展的前進，挾生產和交易上進步方法的利益以俱來，而處處增加。如果舊金山沒有紐約的貧困厲害，這豈不是因為舊金山的物質尙在紐約之後嗎？一旦舊金山到了紐約現在這一點上，未必誰個還不相信他的街上也會有襤褸的和赤腳的小孩嗎？

貧困與進步相隨，是我們時代的一大悶葫蘆。他是那些產業上社會上和政治上所發生的擾

亂了全世界，又連政治慈善教育都解決不了的各種困難的根源。他把最進步的和最自信的各個國家的將來，弄得雲霧層層。他是運命的斯芬克士（Sphinx）所送給我們世紀的一個啞謎，我們如果把他猜不破，結果我們便會遭他毀壞。如果現在的物質進步所造成的財富，只能替個人增長大家私，鼓勵奢侈，和加倍鑿開富者與貧者之間的鴻溝；那末，這種進步便是虛的，並且是不能永久的。他必會遇着反動。猶如塔的基底已經傾斜，任何新鮮的典故不過促進他的最後的崩壞。告訴一個人說他定規是要窮的，便是叫他忤逆；建築不平等的狀態在那以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學說為基礎的政治組織上，好像金字塔的尖頂倒轉頭來立在地上。

這個問題極其重要，到處逼着人們忍苦耐勞的去注意；但他却尚未得到一種既能解釋一切的事實，又能指出簡單明瞭的救濟方法的解決。關於這個普遍的沉悶狀態，各人的解釋互不一致。他們不僅在那世俗的觀念和科學的理論之間發生爭執，即在宣傳同一的普通原則者之間照理說來，是應該有統一的意見了；但是這種統一的意見一到實際問題上，便變成了主張上的無政府狀態了。這一位高高在上的經濟學上的權威告訴我們說，這個普遍的沉悶狀態是由於消費的過

度；但那一位同樣的高高在上的經濟學上的權威又告訴我們說，這是由於過度的生產；同時，戰爭的消耗，鐵道的延長，工人要求加薪，銀幣減低成色，紙幣的發行，節省勞力的機械的發生，貿易上發現了更近的路，都被一個一個的富有盛名的著作家指爲是這種沉悶現象的原因。

教授們的意見如此的不一致，同時在那些已經銳敏的感覺自己被人剝削，和深切的知道自己被人施了不正侵害的大多數的民衆之間；如什麼資本與勞力必須衝突啊，什麼機械是罪惡啊，競爭是必須要限制的啊，利息必須廢除啊，財富可因貨幣的發行而增加啊，政府的責任應該要供給資本和工作啊，凡此這些千差萬別的意見立刻應時出現。這些意見又爲那些專說大話和欺騙公衆的領袖所利用，把來指揮那些掌握政治最高權的民衆，於是危險便達到極點了；但是他們是不能征服的，除非是政治經濟學對於這個大的問題能給出一種既能同他的所有的說法相合，又能爲廣大的民衆的觀念所接受的解答。

我以爲解答這個問題的責任必須把來放在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內。因爲政治經濟學並不是整套的武斷。他是一些相連事實的解釋。他是一種跟着某種現象的進程，尋求相互的關係，和證明

他的原因和結論的科學，恰如自然科學在其他的現象裏面所做的事情一樣。他把他的各種基礎，放置在堅牢的根據上。他所用來推求結論的前提是完全證明了的真實，並是人人所公認的原則；在他們的上面，我們安全的建築生活的理想與行動；他可以把物質科學的公律，動的力量往抵抗力最小的路線前進，鍊成精神學上的公律——即人人皆想用最少的努力去滿足他們的欲望。以此確定的公律爲基礎，再用分析和歸納的方法往前推進，可以得到同樣的確定。在這一種意義內，他與幾何學有同等正確的科學資格，他用同一的方法所得到的同一的結論，也與空間的真實一樣，果是確實，也應當是自明的。雖然在政治經濟學的領域內，我們不能用人工所製造的情境或局勢，來試驗我們的理論，如像在其他的某種科學範圍內所做的事情一樣；但我們用比較互異的各種社會的方法或用想像去分析，綜合，增加或減少我們已知數中的因子亦可以有有效驗的行使試驗。

在後面的篇幅上，我想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來把我所提出來的這個大問題解決。我想找出貧困隨着進步而增加，欲望隨着財富而發達的公律；我相信這個矛盾的現象解決之後，工業上和

商業上的週期的衰落現象亦可找出一個答案。這種現象在獨立的去觀察他們與一般現象的關係的時候，好像難於明白。慎於發始，善於追蹤，定可得到一種非但經得起各種試驗並且還能與其他的真實融會貫通的結論。因為在這一貫的現象裏面，沒有偶發的例外。每個效果都有一個原因，每個事實都包含着前一件事實。

現在所教的政治經濟學，對於進步的財富之中所存在的貧困的解釋，不能與人們的深刻的觀念一致；他所教的沒有疑義的真實，是不相連貫的。他在一般的思想中沒有真理——即使其為令人不愉快的真理——所必有的流行；反之，在這一世紀的教化中，他雖然集中了許多最精細的和最有力量的智心的注意力，但他却為政治家所擯斥，民衆所蔑視；又依許多有教育的和有思想的人的意見，他簡直是種偽的科學，內中沒有一件事實是確定了的或是能穀確定的——凡此這些事情的原因，自我視之，絕不能認為那細細追求的科學沒有能力，而實應歸罪於前提之中有錯誤，或在他的評價中忽略了某幾個因數。這些的錯誤常為崇拜偶像的觀念所蒙蔽，所以我提議，在這個研究裏面，絕不抄襲前人的成說，並把公認的學說來作初步原理的試驗；又如他們經不起這

個試驗，爲了發明經濟事實中的公律起見，我便重新的去做研究。

我提議不把一個問題放鬆，不怕沒有結論；但往真理所在之地，追蹤真理而去。我們須把尋求公律的責任放在我們的肩上，因爲在如今的文化中心裏面，婦人沒有力氣，小小兒童眼裏流淚。但是將來所尋求出來的公律究竟像什麼樣呢？這不是我們的事。如果我們所得到的結論與我們的成見衝突，讓我們不要畏縮。如果他們與現在大家所認爲好的制度挑戰，讓我們不要後退。

(註) 這話到是真的，即前一世紀的富翁所不能支配的東西，現在最貧困的人在某幾方面，也可享受；但如取得生活必須品的能力長此沒有增加，這並不能表示境地有所進步。大城市內的叫化現在也可享受各種東西，實爲闢草萊的農夫所享受不到；但這並不能表示城市中的叫化的境地，比獨立的農夫的生活境地更妙。

第一編 工資與資本

第一章 流行的工資主義——他的缺陷

試將我們所提出來調查的問題，縮小爲極簡單的形式；然後在政治經濟學裏面，即在最好的學者所承認的政治經濟學裏面，一步一步的去考察他所得到的答覆。

在這遞昇的財富中，造成貧困的原因，當然就是那在世界所公認的工資，趨向最低額的大勢中，所表現的原因了。因此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便可把他這樣縮小。

爲什麼工資不隨着生產力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日往一種恰穀維持生活的最低限界方面下降呢？

現在所流行的政治經濟學給與這個問題的答覆都是這樣的說，工資是勞動者的人數與那用以僱傭勞力的資本額其間所生的比率，他當然要往那恰穀敷衍勞動者的生活和再生產勞力

的最低限界方面下降，因為勞働者人數的增加定會趕上，或超過，資本所增加的比率。這個除數的增加既然只受可能商數的限制，所以這個被除數的增加，即令至於無限，也沒若何良效。

在流行的思想裏面，這種主義所掌握的威權，幾乎沒有疑問的了。他的背後簽署着赫赫有名的許多政治經濟學者的名字，雖然也有攻擊他的學說；但他們都是形式的，不是真實的。巴克爾（Buckle）在研究世界歷史的普遍原理的時候，把他做爲思想的根據。在英格蘭和美國的各大學內，幾乎個個都在學習；他又把他編成講義，以圖教導民衆有種正確的觀念去考察實際的事件；同時他好像又配和了那種在幾個年內幾乎征服了全科學的世界，並且現在尙且極爲人心所崇拜的新的哲學了。

他在上層的思想界內都被保護得如此週到，結果在下層的思想界內當然更是深根固蒂的了。恁的不通和可笑的似是而非的說法居然很有力量，全是由於一個觀念，即在每個社會中，所有分配來做工資的資本是一定的；如果國外勞働者來此競爭，他還要再以某數除之。許多許多的學說，主張廢除利息和取締競爭以圖增加勞働者所應得的那一份工資，也都根據這個同一的思想；

他並在那些頭腦不清簡直不配說有什麼思想的人中普遍的占據上風，這在新聞紙的篇幅上和立法機關的討論中都看得見。

這樣的工資理論，雖然普遍被人承受，並且深根固蒂；但是我還是覺得這種學說不合事實。因為在那求人僱傭的勞力，和用以僱傭勞力的資本之間的比率，如果可以決定工資；那末，此一個因子相對的增減必然會影響彼一個因子相對的增減了。因此工資高的地方資本必然有相對的多，工資低的地方資本必然是相對的少了。並且專為支付工資的資本，內中必然含有太部的投資生息的資本；那末，流行的利率必然是權量那資本多少的標尺了。如果求人僱傭的勞力，與用以僱傭勞力的資本其間所生的比率可以決定工資的數目；那末，有相對的表示勞力些小的，高工資連帶便有相對的表示資本富裕的低利息；反之，有低工資，必然便有高利息。

但這不僅不是事實，並恰與事實相反。如果在工資裏面除去保險費的條件，單論利息自己，或單講資本的收入，我們豈不是到處都看見着工資高的地方利息也高，工資低的地方利息也跟着低嗎？美國的利息和工資均比英格蘭高，太平洋的國家又比大西洋的國家高。又勞力爲了尋求高

工資紛紛流入的地方，豈不是資本也是爲了高利息而侵入的地方嗎？又工資上昇和下落的地方豈不是利息上昇和下落的地方嗎？舉例來說，在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當着工資比世界上什麼地方都高的時候，利息亦比什麼地方都高。又工資與利息在加里佛尼亞一併下降。當着普通工資五元一日的時候，銀行利息每年二分四釐；現在工資每日二元或二元半，同時銀行的利率便是一分或一分二了。

在新的國家裏面，工資雖比舊的國家高，資本却比舊的國家少，這個廣大的普通事實，十分明白，不能忽略。他雖然少有被人提及；但研究流行的政治經濟學的人，却早把他注意到了。他們所注意到的狀態，證明了我說之確鑿無誤，此等事實與公認的工資理論衝突。著作家彌爾（Mill）、福塞特（Fawcett）和布來司（Price）當其解釋這項事實的時候，實放棄了他們所堅持的工資理論。雖然他們宣稱，工資悉被決於勞力與資本之間的比率；但他們却又說，新國家裏面的工資高和利息高，是因爲財富的生產量高。我在後面的章節上，還要指出他們所說的話，不但是事實，並且恰與事實衝突。因爲財富的產量，在老的和人口繁密的國家裏面，比較新的和人口稀少的國家更大。

但是現在我僅想指出他們理論中的前後矛盾之處，不談別事。因為說新國家內的工資高，是因為生產量的比例高，那就是明明白白的說生產額與勞力之間的比率方纔是決定工資的原因，而資本與勞力之間的比率不是決定工資的原因了。

這種學說的前後矛盾，好像尙未被我們所說的那些著作家看見；不過在那些所謂解釋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最合理的人中，他却被有一位學者注意到了。戀茲（Carines）教授用一種頂巧妙的方法，去調和工資基金的理論與事實。他擅定在新的國家裏面，工業多用來生產食物和生產製造家所用的原料，所以在生產中能以一大部份的資本支付工資；在舊的國家裏面，大部份的資本必須用來購買機器和原料，結果工資的基金便較少了。因此之故，在新的國家裏面，資本較少，利息較高，工資所得到的支付額亦較大。例如以十萬金元在舊的國家裏面經營製造，內中約有八萬用備建築，機器，和購買原料之用，結果便只能以所剩下之兩萬用來支付工資；反是，在新的國家裏面，如以三萬金圓經營農業，但對於農具和其他總用不到五千，結果尙還有二萬五千用來支付工資。依照這種解釋的方法在資本較少的地方，這個工資基金較多，工資較高，和利息較高的事實，亦可

解釋得通了。

在瑟茲 (Cairnes) 教授所說的這些話中，我覺着我可以指出他的這種解釋的方法，是建築在一種對於資本與勞動間的關係完全沒有看清楚清楚的錯誤觀念上——他的根本的錯誤是說工資是從現成的資本內取出來的；不過現在僅須指出這個工資漲落和利息漲落的關係在同一的國家和在同一的產業裏面是不能這樣解釋的。在『旺月』和『枯月』裏面，一種強烈的需要勞工和高工資，與那強烈的需要資本和高利率同時發現，這話人人都知道。商業恐慌發現的時候，雖然貼現率高；但却不是利息高，而是保險率高。在如今這個產業衰敗的期中，不僅工人找不着工，和勞動階級飽受磨折；即在大城市的中心內，凡是積成了的資本亦是找不着地方放利，又放利的資本雖有名義的利息而無確實的保障。因此之故，凡為流行的學說所不能解釋的情境裏面，我們確是看見高工資伴着高利息，低工資伴着低利息——資本少同時勞力亦少，資本多同時勞力亦多。所有的這些明顯的事實一個個是相合的，他們均表示工資與利息間的關係，不是反比例的關係，而是正比例的關係。工資被勞力與資本間的比率決定，或資本中之任一部份決定的理論

顯然是與這些理論不一致了。

然則這一種學說又怎麼能殼產生呢？怎麼他又爲從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一直到現在的經濟學者所承認呢？這都是我們所要問的。

在流行的論文中，這種工資的學說實是被人擁護的了；但如我們去考察構成這種學說的方
法，則知他這方法實不是從觀察事實下手的歸納的方法，而是從一種既存的擅定的學說下手的
演繹的方法。這種既存的擅定的學說，就是工資是從資本裏面取出來的。他既然擅定了資本是工
資的泉源，當然他必會說工資的總數，必定要受有限量的用以支付勞動者的資本總數的限制了；
又個別的勞動者所能接受的工資，必定要爲勞動者的人數和用以報酬他們的資本額其間所生
的比率所決定了。（註一）這種推論的方法當然是不錯的，何以他的結論竟與事實不一致呢？這個
錯處必定是在他所根據的前提上。讓我們去看看。

工資是從資本之中取出來的，在流行的政治經濟學中，是最根本的和最確定的原理之一，又
所有的大思想家，他們曾以畢生之力闡明這種科學，但也都承認他是種自然定則。但是，我想我們

卻是能證明他是一種根本的謬見——他並不是種種謬見的有成果的父親，生了許許多多的兒女，竟把許多的最重要的實際的結論通弄壞了。現在我要去指摘他的謬誤了，並且這種指摘必須明白和確鑿。因為凡一種主義成了恁多的重要推論的根據，得了恁的重要的權威的擁護，他自己又恁的能穀聳人觀聽，並且尚可發生許多的改頭換面的一錯再錯的危險，當然是不能穀以一兩句話安然的把他撇置了。

我所要努力去證明的命題是：

工資並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從勞力的產品工資的代價中取出來的。（註二）

卻說，這個流行的理論，雖然說工資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但是，同時也主張資本是由生產中得來的。因為這樣，所以在表面上，他好像與恰纔所提出的命題並無什麼根本的不同，好像僅僅是種名詞的變化；並且這種無益的爭執在政治經濟學上又好像匹克尉克（Pickwick）所發現的一塊石碑，各種學術團體，都去討論他那上面的真正讀法一樣，不知寫了好多的文字，但也都沒有成效和意義，今番即令再討論他，亦不過希圖引起糾紛罷了。但是，仔細一想，我們便知道了，他與恰

纔所述的這個命題的不同，並不是僅僅形式的不同，而是實際的不同了。在他的這個不同之點上面，建築了所有一切的討論資勞關係的學說，又許多的主義，他們自己均自認爲是真實的；並在討論現時的最緊急的問題的時候，拘束，指導和統轄最有力量的思想；但他們都是從這個不同之點上推出來的。因爲在這一假定上，工資不是由勞力的產品，而是從現成的資本中取出來的；不僅建築了工資悉受資勞間的比率決定的學說，並且建築了產業受資本限制的學說——在勞力被人僱用以前，資本必須被人積聚，資本如果沒有積聚，勞力一定不能出賣；資本增加一步，產業上僱傭勞力的機會也增加一步；流動的資本變成了固定的資本，工資基金便會減少；勞働者的數目愈多，高工資愈小，低工資愈多；資本用在農業上，比較用在製造上可以維持更多的勞働者；工資多，利潤少；工資少，利潤多；利潤全靠支持勞働者的費用而決定；與同那些似是而非之論，如說商品的需要，不是勞力的需要；或某種商品的生產費可依工資之減少而增加，或因工資的增加而減少。

綜括言之，所有的那些流行的政治經濟學的教訓，他的領域中最寬廣和最重要的部份多少都是建築在這個假定上；這就是說當生產的最後目的，生產品，尙未達到以前，勞力是現存的資本

來維持的和償付的。如果這種假定，被人指出他是錯的；並且在他方面又可指出勞力的維持和償付，即在暫時亦未侵犯資本的範圍，完全是直接的由勞力的生產品中取出來的；那末，這所廣大的樓臺都是沒有根基，而且必要倒塌的了。同樣的情形，這些村俗的理論所相信的，凡工資懷有一定的數額，又勞動者數如果增加個別的分享，便會要少的根本信仰也會要倒。

實在的說，我所提出的這種學說與那流行的學說，其間所生出的差異，恰如重商主義國際貿易的理論與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用來代替了他的理論，其間所生出的差異一樣。重商主義說，商業是貨物爲了金錢而交易；亞丹斯密司說，貨物只是爲了貨物而交易。在這兩種學說之間，好像並沒有什麼異點，因爲重商主義的人也並未說金錢除了用來買貨而外，還有什麼別的用處的話；但是由於這兩種學說的不同結果，便發生了嚴格的政府保護和自由貿易的差別了。

如果上文我所說的這一些話，能毅使讀者遵從我的思想，並且明白他是十分的重要；那末，我便不必預先向大家謝罪，說我所說的話太簡單了，或則太冗長了。須知彈劾恁的重要的一種主義，一種尙爲恁的有重量的大師所擁護的主義，必得又要清楚，又要完備。

假設不是因爲有這一層關係，我必定把這工資取自資本的假定，一言了事。因爲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把他那廣大的樓臺通盤建築在這種主義的基礎上，一點也不去辨別他的形式是否合於實在，只把他作爲根據。當着生產品尙未完成或能被人利用以前的時候，工資普通要用金錢來支付，只因這點關係，於是便據以推論而發生工資來自現成的資本和產業受資本限制的學說——這不啻是說勞力只有等到資本積成之後，始能求得僱傭的機會；或說資本必定要已經積到某種程度，勞力始能被用到某種程度。

但是產業爲資本所限制的理論，雖然無條件的被人作爲許多最重要的推論和理想的基礎；我們卻又聽見說，資本是積聚的勞力——財富之儲蓄以助將來的生產的那一部份。如果我們依照上面的意義將資本解成積聚了的勞力，那末，『勞力須待資本積成之後始能求得僱傭的機會』的話，便不啻是說勞力須待勞力積成之後，始能得到僱傭的機會，這簡直是荒謬絕倫，不值一駁了。雖然，如果我們使用這種反證法作爲辯論的終結，那末，我們或許要遇着一種解釋來答辯；即不是說那些最初的勞動者都被上帝給有最必要的資本可以工作，而只是說這個命題只是指那

生產已經變成了一種繁複的活動的社會狀態而言呢。

但是在所有的經濟推論中，有個根本的道理，我們卻是必須把他抓住，並且不能放棄；這就是說，那種已經發展到了最高的形式的社會，不過只是從雛形的社會中變化出來的，而在較簡單的人與人間的關係中所顯露的原則，亦是僅被那工作的分擔和機械與技能的使用而所造成之錯綜複雜的關係改頭換面，但卻不是能穀把他們根本推翻或廢棄。蒸汽磨穀機雖具複雜的機器，表現種種不同的動作，與那恰從河床底下挖掘出來的石臼在其從前使用的時代一樣——同為磨穀的一種工具。又參加磨穀的人無論他是擲木放爐，推動機械，排列石頭，印刷口袋，或登錄帳簿，老實的說，亦與那人類有史以前的生番，當着使用他的石臼的時候，發揮雙方達到目的的事情相合——把穀物預備來作為人類的食料。

更把現代生產中的所有的複雜的動作演化成為原始時代的形式，我們知道那些在交易和生產中參加極細而極繁的工作的勞動者所做的事情，與那原始時代的男人緣木以摘果，逐潮而拾貝的事情，在道理上亦復相同——盡他們的力量在自然界中取得財富滿足慾望。如果我們把

這點緊記心上，如果我們把生產當做一件完整的事情——各大團體中全體分子完全合作於以滿足每個分子的各異的目的，我們便顯然的看見了每一個分子從他的努力中所得來的報酬恰如原始的男人最初來到世上，以他各種勤勉的工作，直接取諸自然的事情，並無什麼不同的道理了。

譬如在我們所能想像的極簡單的情境裏面，每位男人自己掘餌，自己釣魚；但因不久他們發現了分工的利益了，於是二人掘餌，一人釣魚。其實掘餌這一位人所做的事情，與那捕魚的人親自捕魚得着了魚所做那捕魚的工作，都是同盡一樣的氣力。同樣的道理，後來不久他們又發現了魚船的利益了，是時他們也不盡去捕魚了，於是內中有一位人老在後面製造魚船並修補他；在實際上，這位造船的人使用他的勞力，所從事的捕魚工作，當然亦與那實際的漁夫所做的工作是相等的；並且當夜裏漁夫歸家，他所吃的那些魚，是他的確努力的結果，亦確是其他的人的勞力結果。依此，當着分工的制度好好的創始的時候，不必每一位人均去直接取給於自然，於以滿足個人所有的要求，第一人捕魚，第二人獵獸，第三人拾實，第四人摘果，第五人製造器具，第六人建築房舍，第七

人剪裁衣被——每一位人使用他的勞力生產產品置換另一位人的勞力生產品，在交換的限度內，實不會是以他自己的勞力生產他所用的貨物——各人使用各人特殊的力量，於以滿足他的特殊的需要；換句話說，他所接受的實是他自己所生產的。如果他是挖掘菜根，用以交換鹿肉，在實際上，他也是這鹿肉的生產者，恰如他自己到山林裏去逐鹿了，留下這位打獵的人在家挖掘菜根一樣。普通話說：『我做了什麼什麼，意思是說我得了什麼什麼；』從經濟上說，這話不僅在比喻上是真實的，即在事實上也是真實的。所得即是所作。

現在如果我們跟着那些在簡單的社會裏面所顯示的原則，直到我們所稱做文明的狀態，我們在每一事件上，都可明明白白的看出勞力是用來交換貨物的，生產在前，享樂在後。至於工資，那全是勞働者做得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是勞力的創作——不是資本所預付的款項。又勞働者所得到的工資金錢，（在他的勞力開始動作以前，他是鑄的或印的，）不過是償還在那總的財富中他所增加的那一份；對於總的資產而言，工資是種支票，勞働者可利用他去換取任種特殊的財富，最適宜的滿足他的慾望。工資無論是種支票，或是經由他所換取的特殊形式的財富，皆不能

說他是以維持勞動者的生活爲目的的墊款；反之，他是代表一種財富，或經由他的勞力，在總的資產中所增添的那一份財富。

參照這些原則，我們知道那在泰晤士（Thames）河畔的陰森的公事房內，爲了輪船的機械，閉門而定策的繪圖人，對於麵包與牛肉之生產，實曾賣了他的力氣，恰如他在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收麥進倉，和在拉巴拉他（La Plata）的草地上放牛一樣；他實在是剪縫了他的衣服，如像他在澳洲（Australia）剪理羊毛，和在巴伊斯克（Paisley）織布一樣，他實在是有力量的製造了他在午餐的時候所用的紅葡萄酒，如像他在嘎喻（Garonne）河岸收穫葡萄一樣。這位在科摩斯（Comstock）鑛心，離地面足兩千英尺遠，鑛夫正在那裏採掘銀鑛；因爲他可把他所採掘的銀鑛與其餘的其他的貨物相交換，實無異在那離近地球中心五千英尺的山谷裏面收穫農產，在北冰洋的冰田裏面追逐鯨魚，在維基尼亞（Virginia）摘菸葉，在閩都拉斯（Honduras）拾取茄菲的菓子，在夏威夷島（Hawaiian Islands）砍甘蔗，在佐治亞（Georgia）收棉花，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或羅厄爾（Lowell）把他紡而爲紗，在哈疵（Hartz）山中爲他的兒童製造精巧

的木玩具，在洛司阿格勒司 (Los Angeles) 金綠菓園中摘橘子——這在他輪班完了以後帶回家給他病妻的橘子。星期六日的夜間，他在鑛口所領的工資不過是他所得的一封世界的證書，證明他曾經做了這些東西——在他那以自己所用的勞力交換，不啻是他所製造的東西的許多行動中這不過是起頭的一步交易罷了。

由此以觀，這些道理通明白了；但是爲了與前述的這種荒謬的見解，在他的所有的設了堡壘和藏了伏兵的地方，面對面的作戰起見，我們必得要吧我們的調查從演繹的形式變到歸納的形式。讓我們去看，是否我們從繁複的事實着手，而去探討他們的關係所得到的結論，也與我們從基本的原理着手，在複雜的事實中，去尋求他們所顯示的證據所得到的結論一樣。

(註一) 例如馬卡羅和 (McCulloch Note VI to Wealth of Nations) 說：『雇主願意或企圖用來支付工資的那一部份資本或財富，可以有時大，有時小。不論他的絕對的大小是什麼，他定是工資所由出的唯一資源。除此而外，勞動者不能在其他的尙有什麼另外的基金裏面，取得一個仙零（英幣）。』即此可見這個平均的工資，或在一國裏面專用來雇用勞力者的勞力的那一份財富，必定是完全是靠在他本身的數量和分配他的勞動者的數量上面。』在所有的其他的師表後世的經濟學者的言論中，也可舉出同類的引證。

(註二)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生產的勞力，並且爲了簡單起見，最好是限於這種研究。關於那些不生產的工作的工資，讀者如有問題發生，頂好是把他撇在一邊。

第二章 名詞的意義

我們的研究暫且停止前進，讓我們先把這些名詞的意義來確定；因爲他們的意義如果用得不明白，結果推理便會含混和遊移不定。在經濟的推理上，不僅如財富、資本、地租、工資和他們這類的名詞，須把他們的意義弄明白，亦且要更進一步，使他們的意義比在一般談話裏面更爲確定；因爲這些不同的著家，對於同一的名詞往往給以不同的意義，又同一的著家亦往往對於同一的名詞，讓他在不同的意義裏面使用，所以這些名詞在政治經濟學裏面，從未有過公認的意義。定義之要明白要正確，如此其多的名家都在說他重要，勢力已經很大，無待贅論；無如他們所警戒的事由，他們卻又自己去侵犯，這種例證，不僅一見。這些精細的著家，尚且把他們的結論，結托在意義時常變化的名詞上，卽此可知，在知識思想界中，這個用語問題的重要了。但我卻想努力破除這些危險。

我所行將澈底去努力的，即無論對於那個重要的名詞，都把我所要用的意義先行說明；並在說明之後，永遠使用我所說明的那個意義，不用其他的意義。嗣後凡經這種方法，由我所寫成的那些定義，讓我敬請讀者去注意他們和緊記他們；否則我便不能希望讀者對我有正確的了。我並不欲『鑄造』名詞，或把一種獨斷的意義，放在名詞之上，雖然照這樣做最便利；但我想使他與通俗的意義相一致，只要能殼一致到什麼程度，便到什麼程度，僅僅附帶着一個條件，即把這些名詞的意義確定，俾能表情達意。

工資在事實上是否取自資本呢？這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但在正式的研究開始以前，讓我們先去決定我們所謂工資的意義是什麼，又資本是什麼。雖然工資這一個字，先前的經濟學家已經有了一種美滿的確定意義；但因資本這個名詞，在政治經濟學上，命意尚且十分含混，故須仔細研究。

在普通的談話中，工資是一種對於被僱的勞働者，為他的勞務所給之一種酬報。一個人為工資而工作，與一個人為他自己而工作是不同的。工資的意義，在習慣上還更狹隘，僅限於筋肉勞働

的酬報。所以我們從未說過事業家、經理、書記，他們取得工資若干；而只是說他們取得用費、佣錢、和薪水若干。由此說來，工資這個名詞的普通意義，只限於那被僱的勞動者，為他的筋肉勞動，而所給之一種酬報。但在政治經濟學上，工資這個名詞，實尚有一個更為博大的意義，而包含着所有努力的酬報。因為生產中的三大要素，如各位政治經濟學家所說，乃是土地其一，勞動其二，資本其三；而在生產品中，凡屬第二種要素所分配的那一份，即是他們所謂的工資了。

由此以觀，勞動這個名詞，實包含着人類在生產財富中的所有一切的努力；又工資乃是在生產品中把來分給生產他的勞動的那一份，當然包含着人類所有一切的努力的酬報了。因此，工資這一個字，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意義，是不能因為勞動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的，或不管他們的報酬是否由僱主方面得來的。工資的意義，只是說他是從努力得來的收入，不是資本的使用所得來的收入，或土地之使用所得來的收入。所以，一位自己替自己耕種土地的農夫，在他的生產品中，獲得他的工資，恰如他自己使用他自己的資本和土地，取得利息和地租，是乃同種類的工作；獵人的工資，是他所殺的野獸或野禽；漁人的工資是他所獲的魚兒。這位專替自己挖掘金礦的礦夫，由他所淘

洗出來的黃金，構成他的工資，與那位專於替人作事的礦夫，經由他的勞力所賣來的金錢相當；又零售的店主，他所獲得的利潤，依據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的意見，大部份是他們的工資，因為這是他們的勞働所得來的酬報，不是他們的資本所得來的酬報。一言以蔽之曰，凡屬努力的結果或酬報皆是工資。

關於工資的意義，上文已經說完，毋須贅言；可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須要把他記得。因為即在模範的經濟著作中，關於工資的意義，雖然多少的也被認的明白；但不久卻又把他忽略。

現在最困難的一件事，就是廓清資本這個觀念的曖昧意義，和確定他在科學上的正確使用。在普通談話中，凡是包含着有價值並可增加收入的東西，均被空泛的說是資本；但在經濟學的著家之間，對於資本這個名詞，只因各人所見不同，幾乎難說他有一個確定的內容。讓我們去把幾個代表的著者所給與資本的定義來比較。

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說：『人的資財中，用來替他增加收入的那一部份稱做資本。』他接着又說：『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資本，包含八種的東西在內：（一）便利和節省勞力的機

器和工具；（二）建築物——不單僅是住宅，亦且可以用做營業的工具——如商店，田莊等等；（三）土地上的關於耕耘的各種改良；（四）居民所學成的和致用的才能；（五）金錢；（六）生產人和交易人手中的希望賣了賺取餘利的糧食；（七）尚且存在生產人和交易人手中的製造貨物的原料，或一半已經製造成了的原料；（八）還沒有賣出去的成品。『前四種他稱做固定的資本，後四種他稱做流動的資本，但這種區別，於我們的目的是不必要注意的。』

里嘉圖 (Ricardo) 的定義是：

資本是一國的財富之被用在生產裏面的那一部份，而包含着必須用來使勞動產出效果的食物，衣服，器具，原料，機械，等類。——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五章。

這個定義顯然與亞丹斯密司的定義不同，因他排除了斯密司所列入於資本範圍內的東西——如學成了的才技，生產人和交易人手中的奢侈品或純嗜好品，又收入了斯密司所排除於資本範圍外的許多東西，——各消費人手中的食物，被服等等。

馬卡羅和 (McCulloch) 的定義是：

一國的資本，包含着一國所有各部份的產業的成品。這種成品，或是可以直接用來維持人類的生存的，或是可以用來便利生產的——國富詮註第二編第一章 (Notes on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I, Chap. I.)。

這個定義，雖然祖述里嘉圖 (Ricardo)，但比較他的定義更廣大。他除開了所有的不能輔助生產的東西，收入了所有的具有生產的能力的東西；但卻不以他們現在便在實際使用，或現在確有使用的必要為標準。依照馬卡羅和所發表的見解，拉曳舒適的馬車的馬與拉曳犁頭的馬，同可稱為資本，因為到了必要的時候，前者亦可用來充任後者的工作呢。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依照里嘉圖和馬卡羅和所採用的共同的方法，認為資本之為資本的標準，並不是使用本身，亦不是使用的能力，而是使用的目的。他說：

凡替生產的勞働，供給工作時所必須的房舍，衣服，protection，器具，原料，和在生產的過程中，以養活和維持勞働為目的的東西，均是資本。——政治經濟學第一部第四章。

上面的引證，足證說明這些大師的意見不同。不幸在小的著家之間，他們的意見尚且差異更

大；但我們只消約略舉幾個例，便可證明此事。

威蘭教授 (Professor Wayland) 所著之政治經濟學概論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在美國的那些以講授政治經濟學自豪的教育機關裏面，好早就是一本大家所歡迎的教科書。關於資本這名詞，他曾寫了一個漂亮的定義是：

資本這一個字，在兩種意義之下，被人使用。從勤勉的成果上說，凡勤勉之所賴以施展的質料，均是資本；但從勤勉的功用上說，資本的意義乃是指的那些：（一）勤勉所將賦與價值或業已賦與價值的材料；（二）用來從事賦與價值的工作的種種工具；（三）用來維持那些從事這種工作而活動的人的生活資料。

亨利卡揆立 (Henry C. Carey) 是美國提倡保護主義的先驅，他說資本是『人用以克服自然的工具，在此工具之中，包含着人的身和心的能力。』培理 (Perry) 教授，是一位馬薩朱塞特 (Massachusetts) 主張自由貿易主義的健將，他對揆立的定義反駁的極爲合式。他說，揆立的定義，不能劃清資本和勞働的界限，沒有希望；但他自己所寫的那個資本的定義，卻說資本是『用來

增添金錢收入，和利潤的外乎人身而存在的有價值的東西，』結果又把土地和資本混做一體，因此連他自己也沒什麼希望了。有一位在英格蘭的地位頗高的經濟學著家吞敦先生（Wm. Thornton），他曾對於資本與勞力，做了一番精心的研究工作；但他開口便說，他須要把土地歸入資本一類，如同一個人初去充當代數教員，開始便向學生宣言，他須要把那加和減的符號，看做相同的東西，並含有相同的價值。另有一位美國的學者，名叫法蘭亞斯亞倭克爾（Francis A. Walker），地位亦頗崇高的；但在他所精心結構的一本小書，名叫工資問題裏面，亦有同樣的宣佈。另有一位英格蘭的著作家，恩亞尼科爾孫（N. A. Nicholson）（交易學，倫敦，一八七三）曾在一段文章上宣稱『資本必然是由於儲蓄的積聚』（二六頁）；但他接着一段又說：『土地出產收成，犁頭改變土壤，勞動獲得生產品，又生產品自己，如果他被用來產生餘利，其為資本概是同等，』他可謂荒謬到了極點了。但是，土地和勞力，怎麼可由儲蓄而積成呢？他卻未曾枉駕去解釋。在這同一的路線上，一位模範的美國的著家亞馬薩倭克爾（Amasa Walker），他方纔說資本是由勞力的純儲蓄而發生的，立刻他又說土地也是資本之一。（財富學，六六頁。）（Science of Wealth p. 66）。

我還可以盈篇累牘的背出許多的互相衝突的或自己與自己衝突的定義，但這不過只令讀者討厭而已；因為如上所述的那些例證，足說明資本這個名詞的涵義，在各個經濟學的著家之間，是如何的變異了。列位讀者，倘使還想進一步的，去尋求關於資本這個同一的名詞，在各個政治經濟學的教授之間，所存在的拉雜的和散亂的思想的例證，可到任憑那一個圖書館去看，那裏這些著作家的著品通通都是一列列的排列完整的。

實則，我們對於這些東西，無論給個什麼名詞都成；只要在用這個名詞的時候，我們常常把他來代表這個同一的東西，更沒其他。在經濟的推理上，由資本的定義之空泛與歧異而生的困難是：只有在推理的前題裏資本一詞是用於原定義賦與的特殊意義，在所得到的實際結論裏他又常用於或至少常含有一個普通固定的意義了。舉一個例，當着我們說工資是由資本中取出來的，那時我們所用的資本這個名詞的意義，與當着我們說那資本豐富或稀少，增加或減低，毀滅或擴充的時候，所用資本的意義是相合的。這個意義即一般人所知道的和固定的意義，他與生產上的其他的兩個要素，土地與勞動，是有區別的；又與那些只是用來備人消費的東西也是有區別的。實則

大多數的人，平時都能充分的了解資本的意義，只要他不去給資本做定義。又我以為從這些經濟作家的著作裏可以看出他們，雖然對於資本這個名詞，意見衝突如其大；但是除卻在他們的定義上，和因根據這些定義而發生的推理上，卻在所有一切的事情裏面，都把資本一詞用於那個一般人所知道的意義。

資本的普通意義，是財富之用來獲取更多的財富的那一部份。亞丹斯密司把這個普通的意義說的很正確，他說『資本是人的資產中希望用來替他增加收入的那一部份。』因此個人的資本，便是個人的這種樣式的資產的總數；或是總資產中，希望用來增加更多的財富那一部份。這個意義又是資本這個名詞的引伸意義。依據語言學家的考證，資本這個名詞，乃是當着人類以家畜計算財富的時候所發生的語源，又一個人的收入乃是視乎他所養來營增殖的家畜的多寡而定。資本這個名詞的正確意義，在應用上，所遇着的這些困難，他們在流行的政治和經濟的討論裏面，比較在經濟學的作家裏面，所表現的程度更加顯著，這乃是由於兩種事實所造成的：——一，有一種的財富，雖然亦如資本之可為個人所有，但卻不是社會的資本之一部份；二，同種類的東西，

雖然可以視做資本，但卻亦可不是資本，完全要看使用他的目的何在，始能決定。

只要對於這些要點，稍稍留意，自易領會資本這個名詞，在普通應用上，所包含的清楚而正確的觀念；如這一種的資本的觀念，便可使我們明白誰是資本誰不是資本，並能把他用的沒有含混和遺漏了。

土地，勞働，資本，是生產的三個要素。如果我們記得資本是專用來與土地和勞働兩個要素區別的名詞，我們立時便可看着土地和勞働所包含的東西，沒有一個可以恰當的分在資本這一類中。土地這個名詞，必不僅是指的那塊與空氣和水有區別的地球表面，並包含着人身而外的全體物質世界，因為人類只有與他的身體所寄託的土地接近，方纔可與自然謀接近和利用。土地這個名詞，包含着一切的自然物質，能力和機會，因此，凡非自然所供給的東西，均不能列入土地內中。肥美的土地，豐富的礦層，湍激而有原動力的川流，可供給任一個人的各種等於資本所得的利益；但把這些東西列入資本類中，勢必要把資本和土地的界限取消，又因他們兩個彼此大有關係，結果，勢必更要把來相互通用，則是這兩名詞毫無意義。勞働這個名詞，與土地的情形相同，包含着

一切的努力。無論人的能力是生成的或學成的，都不能正當的稱做資本。在普通的談話中，我們常說人的知識、技能、和勤勉構成他的資本，但他明明白白的是種比喻的說法；但為尋求真實起見，這種比喻，在推理上，切不可用。雖則這些超羣出衆的品德，亦如資本之可增加個人的收入；又知識、技能或勤勉的進步，雖然在一個社會內，亦如資本之可增加社會的生產；但是這種效果，乃是由於勞動的增加，而非由於資本。速力的增加和重量的增加，雖然均能增加礮彈的擊力；但是，結果，重量還是重量，速度還是速度，豈能混為一事。

由此觀之，我們必須把那屬於勞動和土地的東西，完全的排除在資本以外。果爾，則所剩餘之物，亦非土地，亦非勞動，而是這兩個原始的生產要素的合物了。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正當的給他以資本的稱呼，如果他沒有包含着這些——這就是說，沒有東西可以稱做資本，除非他是財了。

但因財富這個名詞範圍太寬，他的界限，在應用上，含混不清；所以資本這個名詞的界限，在應用上，也有許多地方，含混不清。

依照普通的用法，財富是用來代表一切的具有交換價值的東西的；但是，如果用來作為政治

經濟學上的名詞，他的意義，還須再行制限，使更確定。因為有許多被普通稱做財富的東西，簡直不能稱做財富，如果從總的財富之上立論。雖則如這一種的含有交換價值的東西，普通均稱他們做財富，甚至把他們來作為代表個人與個人之間，和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取得財富的能力；但財富實確的不是他們，因為他們的增加或減少並不能影響財富全體。這一種的不可稱做財富的東西，如債票，押據，期票，銀行票據，和其他的專於用來移轉財富的各種契約單據。如奴隸，他們的價值，僅代表此一階級的能力用來增加彼一階級的收入。如土地和其他的自然機會，他們的價值的淵源，乃是由於對某種人有利的獨占使用土地權之承認。故他們只是代表土地所有人因此取得的那種要求分享土地使用人所生產的財富的權力。債票，押據，期票，銀行券的增加並不能增加社會的總財富，包含着這一些人所應支付的，和那一些人所應領取的。又把部份的人化為奴隸，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財富，因為奴主之所得，同時即為奴隸之所失。土地價值的增加，實不能代表普通財富的增加，因為土地所有人雖然因為土地價值的提高而有所得；但同時那些必須付給土地價值的佃農和購買土地人，卻因土地價值之提高，而有所失。所有的這些，在思想上和語言上，在立法上和律

例上，不與實際財富有真正區別的相對的財富，均能不廢一滴的墨，一片的紙，而被完全消滅。借用最高的政治力量所頒佈的命令，可把債務取消，奴隸解放，土地收歸為全民的公有財產；但在這個總的財富之中，也不會減損一勺鼻煙的價值，因為這一些人所喪失的，同時便是其他的人所取得的。當着依利薩伯 (Elizabeth)，都鐸爾 (Tudor) 用頒賜特許的獨占權利的方法，使他所心悅的朝臣發財；或當着波里司哥多諾夫 (Boris Godunov)，把俄國的農民，作為可以買賣的財產的時候，社會的財富還是不多不少，這裏幾許增加，那裏幾許減損。

如上所述的那一種類的含有交換價值的東西，均不是政治經濟學上所謂財富了。唯有生產便是總的財富的增加，毀滅便是總的財富的減少的東西，始得稱為財富。如果我們研究什麼纔是這些東西，又什麼是他們的性質，我們在寫財富的定義的時候，將會沒有困難了。

當着我們說，某某社會的財富正在增加——比如我們說，英格蘭自從得到維多利亞 (Victoria) 以後，他的財富頗形增加；或是說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比較他在墨西哥 (Mexico) 治下更發財——我們的意思，卻不是說那裏的土地更多，或在那裏的土地上所充塞的自然力更

多，或說人民更多，如果我們是想說明這些，我們直說那裏的人口增加，或說，在這些人民之中此一些人所欠彼一些人的債務更多好了；反之，我們的意思，乃是說那裏確有某種顯著於外的東西比較增加，他們煞是賦有一種實在的價值，但卻不是僅僅的賦有一種相對的價值——這種東西如像建築物，耕牛，器具，機械，農業上和鑛業上的生產品，製造的貨物，船，車，什物等等。這些東西的增加，於總的財富有所增添，他們的減少復又構成總的財富之中的一種損失；又從人口的比例上說，這種東西有的最多的社會，便是我們所謂發財的社會。這些東西的共通特性是爲人的勞働而改變，並且爲了人的使用或滿足，而後去改變的質料或產物，他們的價值視乎生產這些東西所需用的平均勞働數量而決。

由此說來，在政治經濟學上，所可應用的這個唯一的名詞，財富，包含着曾經被人的努力所獲得的，所移動的，所合併的，所分開的，或用其他的方法，所以改變了來適於滿足人欲的自然產物。換句話說，他是人的勞働的力量，以如此的方法，在物質之上的一種儲蓄，好比太陽的熱力在煤鑛上的儲蓄一樣，目的在滿足人類的欲望。財富不是勞働的唯一目的物，因爲勞力亦可直接的用以滿

欲；他乃是一種所謂生產勞働的結果，即以價值賦與物質的勞働的產品。自然所供給於人類的東西，沒有缺乏人的勞働而是財富的，並且不是一經使用勞働之後，結果便是財富，除非他有滿足人類的能力，並是一種顯著的生產物。

卻說，資本既是效忠於某種目的的財富，因此，沒有一件東西，能說一方面稱做資本，一方面又不在財富的定義範圍以內的。如果能把這個觀念認明了和記清了，我們便可免掉許多錯誤的危險。只因他們不幸被人作為思想的根據，結果竟把推理也弄錯了，公衆的思潮也絞亂了，並且便是那些銳敏的思想家亦曾被他們導入矛盾的迷津。

但是雖然所有的資本都是財富，但所有的財富並非都是資本。資本只是財富的一部份——即是用來輔助生產的那一部份財富。而在區別什麼財富是資本什麼財富不是資本的時候，第二類的錯誤的概念，大概又將發現。

如上所述的這些錯誤的觀念，這些因把那些明明不同的東西，或僅有相對存在的東西，去與資本並財富的界限相混，所造成的錯誤觀念，現在尚只是種通俗上的錯誤觀念。誠然，他們分佈的

範圍頗寬，結托的根據頗堅牢，不僅是爲那些約略受過教育的人們所相信，即在如英如美的先進國家裏面，那些在民衆中指導輿論，在國會議院和立法部中製訂法律，和在法庭裏面執行他們的大人先生，好像他們內中的大多數也都對於他們深深置信；他們並且在這些脆弱的著者所做的論文之中，嶄頭露面；這些著者所出版的不勝其數的所謂政治經濟學，在新聞紙上厚累篇幅，在思想界殺亂黑白，兼被蠢人把做教科書，毫無反審的思想的人視爲權威；但是，他們只是一種通俗上的錯誤，所以在政治經濟學上，這些最好的著者，也都不對他們賞臉。但是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因爲那些會使他的偉大著作發生罅隙，並使他這樣崇高的天才也顯出他的思想不全的過失中之一，竟把某幾種的身內之物視做資本，此與他的資本定義，資本是人的資產中，用來替他增加收入的部份的話，剛剛相左。但是這一點錯誤卻爲他的最有名的那些承受自己衣鉢的學者所避免，而在上述的里嘉圖（Ricardo），馬卡羅和（McCulloch）和彌爾（Mill）的定義中，他亦未曾發生。無論在他們的定義裏面，或在斯密司的定義裏面，都找不出那個通俗上的錯誤，卽把相對的資本，如債券，和土地價值等等，認爲實在的資本。但他們對於什麼纔是實在的財富的問題，

彼此的意見便各不同；而關於什麼是資本，什麼非資本的意見，更與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相差甚大了。例如珠寶商的貨物，依照亞丹斯密司的定義則為資本，而勞動者的食料和衣被則在資本範圍以外；但依里嘉圖和馬卡羅的定義，則不認珠寶商的貨物為資本；又彌爾的定義，如果依照大多數人的了悟，也有同樣的見解。依據彌爾的解釋，這個決定孰為資本孰非資本的標準，既非這些東西的特質，亦非他們自己的目的，而是他們的主人的意向；這個意向就是去把這些東西，或把他們賣了時所取得的價值，用來替勞動者供給器具和給養的那種意向。但是，所有的這些定義，均把勞動者的食料和衣被，早經亞丹斯密司所否認為資本的東西，歸入在資本的範圍以內。

讓我們去考核這三個在政治經濟學的教義上，可做代表的定義。

馬卡羅和（McCulloch）說，資本的定義是『所有的產業的成品，可以直接用來幫助人類的生存或輔助生產的部份，』內有顯明的錯誤。無論何人從那繁華的都市裏面的重要街道上經過，均可看着那些貨店，堆滿了各種有價值的東西；雖然他們不能用來維持人類的生存或輔助生產，但卻沒有疑問的是店老板的資本或一部份的社會的資本。他又可看着那些可以用來維持人類

的生存，並幫助生產的工業產品，正被消費來做裝飾及無用的奢侈。如這一種的東西，雖說他們可以構成資本之一部份，但他們一定不是資本之一部份。

里嘉圖 (Ricardo) 的定義，把那些或者可以用來輔助生產的東西，但尚未經實行的除開，而只把這些實行在生產上使用的東西認為資本。但他卻又犯了馬卡羅的第一種錯誤。如果只有那些可以用來，或正在用來，或將要用來供給生產人和輔助生產的財富纔是資本；那末，這些珠寶商，玩具商，煙捲商，糖食商，和圖畫商等等手中的物品——在事實上，所有的這些包含着無限的奢侈品在內的物品，均不得被認為資本了。如果彌爾 (Mill)，因為依着資本家的心意來說明資本的定義，免掉了這種困難（我覺得還不明瞭）；那末，他便是把資本這個名詞的意義，說的空空的不落實際，使得世上的人，除了全知全能的能力而外，簡直沒法說明，在一定的國家和一定的時間裏面，什麼是資本，什麼非資本了。

這些定義之中的共同缺陷，就是他們每到區別資本與勞動的界限的時候，均把那些明白白的不是資本的東西列入資本定義內中。因為他們把那些勞動者手中的食物和衣被，無論做工

不做工都要消費的東西，與資本家手中行將用來償付勞動者的勤勞的東西，通通不加區別的列在資本範圍裏面去了。

可是，這卻不是當着他們談到勞動與資本的這兩個要素，在生產上擔任各別的職能，在分配上領取各別的成份；或當着談到工資是由資本之中取出來的，工資決於勞動與資本間的比率；或無論在那方面，普通的使用資本這個名詞的時候，所謂資本的意義了。他們在所有的這些事情上，都是用的資本的普通所知道的意義，這就是說，資本係財富中用來獲得更多的財富的那一部份了。簡單的說，無論在政治經濟學家口中，或在世界上，除了他們所寫的定義和基本的原則之外，如果借用亞丹斯密司的話句，悉皆承認『資本是人的資財中，用來替他增加收入的部份。』資本這個名詞，只有在這個唯一的意義當中，他的觀念纔有一定。資本只有使用這個唯一的意義，我們纔能清清楚楚的把他與財富的觀念分清，並與勞動對照。因為如果我們必定要把那些用來供給勞動者的食料，衣被，房屋等類的東西列入資本類中；那末，我們如果去找一位不是資本家的勞動者，那就非得去找出一位絕對的裸體的人，連一根削尖的手杖，和一個土穴也都窮乏——此種境

遇，除了例外的情形會產生這種結果而外，實爲人類從來未有的遭際。

我覺得這個定義之所以含着不定的和不確的性質，乃是由於資本這個名詞的意義不是從觀察事實下手而得來的，又他乃是從那個資本是如何的輔助生產的成見中演繹出來的。不先去決定資本是什麼，其次去觀察資本幹什麼，劈頭便擅定資本的職務是怎樣怎樣，然後再去做一條恰的包含着這些職務，或可以包含着他們的定義，無怪他們會認不清資本的意義了。我們現在根本推翻這種演繹的步驟，只依着自然的秩序去做研究，所以在還未確定資本做什麼的時候，便先去確定資本這個東西是什麼樣。所有我們的努力，和所有我們必須去努力的就是在情境所允許的範圍內，先確定我們已經知道了一個大概的名詞的界限——把他的普通的觀念說的確切不可移易，他的邊緣不但簡單而且明瞭。

如果這些構成實際的財富的東西，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社會裏面，把他們的本來的面目，擺在一打從未讀過政治經濟學的人面前，他們對於這個簡單的事情，應當是否資本的問題，還要各執一見嗎？這倒是個疑問。金錢而被他的主人用來營業或做投機事業，自被認爲資本；金錢用來

修造房屋，或做個人的費用，自然不是。農人的收穫中之一部，被他用來做種或用來給養他的助手，視做支付工資之一半，自被認為資本；如果用來支付家中的費用，自然不是。以出賃馬車為職業的馬夫，他的鞍馬和馬車，自被列入資本類中；反之，如果他們亦是一種爲了他的所有的設置，自然也就不是。所以沒有一個人，會把婦人頭上的假髮，吃紙煙人口中的煙捲，或兒童手中的玩具認做資本的；但對頭髮的商人，煙捲商人和買賣兒童玩具的商人，對於他們所有的貨物，則卻一點也不遲疑的要把他們認為資本了。一件經由裁縫做好出售的外套，自是資本；但如他是做來替他本人用的衣服，自然也就不是了。旅館商或酒店商手中的食物，自被視為資本；但卻不是管家婦人食廚中的食物，或勞動者的食籃中的點心了。冶人，鑄人，和生鐵商，他們手中的生鐵自被視為資本；但卻不是在那船艙內中用來做壓艙石的生鐵了。鐵匠的風箱，工廠的機械，自被視為資本；但卻不是婦人手中的縫紉機，專於用來替他自己做工作的了。總括來說，我想我們應當採取這個資本的定義，即如亞丹斯密司所說，資本是人的資產中用來替他增加收入的那一部份。我們如果除開斯密司以個人的才性認為資本的錯誤，並對他所舉出的金錢的條項，約略加以限制，我們或許還能把各

種不同的物品臚列一張資本表，比較亞丹斯密司在本章的一部份，被我所縮短的那一段文章上所臚列的那張資本分目表還要好呢。

現在，將資本財和非資本財的界限劃清以後，並考核那個曾經劃清了他們的界限的標準結果，便不會再蹈前人的覆轍，把那個人的才性或貨物自己的最後目的認爲區別資本與非資本的標準了。我覺得，我們的標準是看他們是否存在消費人手內。財富中的這些物品，無論在他們的本身上，或在他們的應用上，又或在他們所生產的物品上，他們倘是還在交易的過程裏面，便是資本；但到消費人手內的物品，那便不是資本了。因此之故，如果我們把資本視爲正在交易過程中的財富，而知交易之爲交易，不僅包含着手與手的過渡，亦且包含得有那些經由我們的生產的力量和自然界中那些可以改變物質形體的力量，爲了增加財富的目的，所發生的種種變形變質的手續，我想我們定可把那些屬於資本的東西，收入在資本的普通觀念內中，而排除一切不是資本的東西。在這個定義之下，我覺得資本這個名詞，行將把那些可視爲資本的生產器具通通包括無遺了。既然我們決定一件器具是否屬於資本，抑或僅是財富的標準，端要看他是否在交易的過程裏面，

則凡製造家的車輪，如果是用來製造東西的，並且凡經他所製造的東西又要本來與人相交換的，自可稱爲資本；車輪而在一位紳士手內，並專用來替他自己做娛樂，自然也便不是資本了。因此，凡是用來建築鐵道，公用電線，旅客車輛，戲園和旅館等類的財富，都可以說他們是行將把來放在交易過程裏面去的。這種交易，雖不能說立刻便要發生影響；但他逐漸逐漸的總要在無限數的人民裏面，發生影響的。祇是此中尚有一種交易，即鐵道，公用電話，戲園和旅館等類的物品，他們的消費人不是他們的所有人而是隨時使用他們的人。

這個定義與那資本是財富中用來從事生產的一部份的定義並不衝突。但普通均把生產的意義看的過於狹隘，說他只是指的製造貨物；其實生產不僅包含着製造貨物的手續，並包含着把所生產的貨物送到消費者手中的行動。商人和買人，因此，亦與製造家和農夫的地位相同，着實是位生產人，二者的貨物或資本同是用於生產。但因現在不是說資本功用的時候，頂好把他放在後面。我所提出來的這個資本的定義，也不是有若何重要。我並不是做教科書，我只在發明支配社會上一大問題的公律。如果當着我們談及資本這個名詞的時候，讀者已經知道了他的意義，我的目

的便算完事。

但是說到本題，有一件常被忘記了的事情，讓我們特來喚起大家的注意。即財富資本和勞動及其等類的名詞，在政治經濟學上使用的時候，均是一些抽象的名詞；我們如果承認或否認他們的一事，勢必便要承認或否認他們所代表的事實的一類。把這點忘記了，思想定然不會清晰，並容易把矛盾（換個觀點便清楚的）認做合理。

財富是個抽象的觀念，包含着交易能力的觀念，這點必得記在心上。有幾多的財富，暗暗中便含得有他們可以交易其他的相等的財富。又資本也是如此。

第三章 工資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勞動所生產的

上面這篇旁涉的文章，我想等到我們的研究正式開始以後，必定能設有增無已的顯出他的重要；不過他的用處，則在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個部份裏面，也就立刻可以看見。

工資這個名詞，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意義，一望而知沒被看見；但他的那個普通的和狹隘的意

義，當着許多的人都堅信工資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時候，卻是十分的惹人注意。因為，凡當勞動者自己做他的僱傭，並直接的取用他的生產品以爲他的報酬的時候，工資均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從他的結果中取出來的，這件事情，煞彀明白。舉例來說，如果我用我的勞力於搜集鳥蛋和拾取野果實，那末，我所得到的鳥蛋和野果實，便是我的工資了。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任何一人也不會再說工資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了。因爲在此一種情形裏面，原來沒有工資存在。一位絕對裸體的人，進入無人經過的海島上，亦可發生搜集鳥蛋，拾取果實的行動。

或如我得着一塊獸皮，把他做成一雙皮鞋，當然這雙皮鞋便是我的工資——我的努力的報酬。確而確實的，他們不是從我的或其他任一人的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勞動所生產的又是把來報償勞動的；並且在獲得這雙皮鞋以爲工資的事情裏面，資本亦且絲毫的沒有片時的損失。因爲如果我們拿出資本的觀念，那末，我的資本自始便是一片皮的皮和一條的線……隨着我們的勞動往前進展，價值總是穩定的有增無減；直至到了我們的勞動完成了我們的皮鞋，既有那種存於物質與皮鞋之間的價值的差額，又有我們所有的資本，方纔停止。試問，在獲得這種增添價值（我的

工資)的過程裏面,無論何時工資怎樣從資本內取出法呢?

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所領導的經濟思潮,是流行的關於工資與資本間各種精心結構的學說的根源。他在如我所舉的簡單的例子上,早承認了工資是勞働所生產的物品;他不但承認他是事實,並且在他的勞働工資的一章上說:(第八章)

勞働的生產品構成自然的報酬和勞働的工資。在原始的狀態的時候,土地尙未私有,資本尙未集成,勞働者的全體生產品盡皆爲勞働者所有。既沒有地主,也沒有老板,去同他分勞共享。

如果這位偉大的蘇格蘭人,把這一種觀念,作爲他的推理的初步,又繼續的把勞働的生產品認爲勞働的自然的工資,地主和老板不過僅是股東,他的結論必然另成一種樣式,並且現在的政治經濟學亦不會有怎多的衝突和荒謬;但他卻未嘗繼續探討那在這簡單的生產形式中所發現的真實,以爲解釋複雜的生產形式中的線索。雖然他也曾一時的認許了他,但立刻的卻又放棄了他;而說在歐洲的各部裏面,從比例上說,約有二十位勞働者在老板手下作工,只有一人纔是獨立

營業，自己僱傭自己的。因此他便提議把老板視為從他的資本中供給他的勞動者的工資的生產者，以為我們研究的始點。

當着亞丹斯密司把那些自己僱傭的勞動者在所有的勞動者總數中所占的比率看做二十分之一的時候，他乃是從機械的技術上立論；實則歐洲這塊地方，即在一百年前，舉凡那些沒有僱主的干預而屬自己僱傭的勞動者，他們在勞動者總數中所占的比率，也不僅二十分之一。因為在無論什麼社會裏面，雖然都有相當的獨立的勞動者在內；但除了這種的勞動者數而外，於歐洲地方，舉凡所有的各大區域的農業，自從羅馬帝國的時代以降，都是盛行的分益佃租制度，在這種制度裏面，非但勞動者不從資本家手中取得報償，反而資本家在勞動者手中取得報償。無論如何的說，在美國這塊地方，我們所發現的普通的工資公律，必然可以用來充分的說明歐洲的這種事實，即以美國製造工業之進步，尚有大部份的人民，均還是些自己僱傭的農夫，其他概可推知。所以這些從僱主手中領取工資的勞動者，如果實際的把來作個比較，他們在勞動者總數中，所占的比率必然還要更小。

但是這種存於自己僱傭的勞動者與被人僱傭的勞動者之間的比率，實是無須乎去討論的；又徒然舉些顯明的例子，把來證實如下所述的那種真理，即凡勞動者直接的取得他的工資的地方，工資實是勞動者所生產的物品，也是不必須的。因為只要我們認識了工資包含着勞動的所得，不管這種所得還是從勞動者自己手中直接的取來的，抑還是從僱主手中間接的取來的，我們均把他們認做勞動的所得；那末，所謂工資取自資本的假定，雖然在模範的政治經濟學裏面，被人認為普遍的真理，並且在這個假定之上，雖然又一點也不遲疑的建築了恁的一所高大的樓閣，但他至少一大部份不是真的，又他的最了不得的似乎可以相信的地方，不外是說這些從僱主手中取得的工資乃是從資本內中取得來的。不過這個大前提上的限制立刻便推翻了由此大前提而所推演的結論，可是我們不必在此止步，且請再去研究看他即在這個限制的意思裏面是否有事實作根據。讓我們把亞丹斯密司所拋棄了的線索重新檢起，而去看看那在極簡單的生產形式中所顯露出來的事實關係，是否在那最複雜的生產形式中還是有用。

在原始的事實狀態裏面，勞動者確係完全收用他所生產的成品；並且這種簡單的辦法，即在

比較的略為複雜的事實狀態裏面，也是一樣。因為在原始狀態之後的生產制度，勞動者雖然是替別人作工，雖然他所使用的資本大概是別人的資本；但他所領取的工資仍是他的勞動生產品，這便是古代所用的物給制度了。在這兩種的事實狀態裏面，都是一樣的表明工資是從勞動的生產品中取出來的，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如果我僱用一個人替我搜集鳥蛋，摘取果實，或製皮鞋，而以他的勞力所生產的鳥蛋，果實，皮鞋，提出一部份來支付他們做工資，此時這個被償付的勞動當然便是工資的泉源了。這一種的工資物給制度，在亨利緬因 (Henry Maine) 所做的『制度的古史』裏面，叫做分益佃租制度 (sher and taer stock tenancy)。在這一種制度裏面，凡是向資本家領取牲畜的人，便是資本家所僱用的自由人或奴隸；又此種自由人或奴隸須以一部份的貨物或勞務送給資本家，但不使用鑄幣。他把僱者和被僱者的關係，說的十分詳盡。雅各 (Jacob) 替拉班 (Taban) 作工，便是遵照的這種條件。即在今日的文明國家裏面，這種分益佃租制度尙且常見。美國的南部諸洲和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所盛行的股份租種農田的制度，歐洲所採用的分益農戶制度（家畜，種子，農具均受於地主，而以收穫之半，納於地主之法），以及在營業中，老

板店夥和徒弟等相約以所賺獲的盈餘百分率付償各人做工資的辦法，他們豈不是以勞働所生產的結果的一部份，支付工資嗎？

更由簡單的生產方式往複雜方面進步，結果另外造成了一種略為變化的工資制度，在這種制度裏面，工資仍是使用貨物支付；但卻不是以勞働者所手創的貨物支付，而是以另種的等量的貨物支付。舉例來說，在美國的捕鯨艦上，依照當時的習慣，工人從未支付固定的工資；但支付一種部份的利益，或所捕獲物的比例。他們把這些捕獲物分為各種的等級，船主約得十六分之一以至十二分之一，茶房約得百分之三。因為依照這種辦法，所以當着一隻漁船開往新比德佛爾（New Bedford）或舊金山捕獲鯨魚之後，他們不但得到了船員的工資，船主的餘利，並收回了他們在水程中所消耗了的等量的資財。工資——鯨油與鯨骨都是船上的船員所獲得的——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從勞働的產品中取出來的，這個道理，還要如何的清楚呢？即令這些船員後來覺得這種分配鯨油與鯨骨的辦法不便利，改用市場的價格，估計每人所分配的價值，而以金錢來支付；但是這個事實還是未變，他的意義並不因此而具有絲毫的含混。金錢的工資不是別的，其值等於

實質的工資，鯨油與鯨骨。在這一種的工資支付裏面，資本本會有所預墊？這種支付工資的義務，除非工資所由支付的價值帶達港內以後，在法律的強制執行上並不存在。船主雖然在他的資本中，取出金錢償付船員；但同時在他的資本內中，又添益了鯨骨與鯨油。

工資係由勞働生產品中取出支付，此處應該沒有爭論的餘地。讓我們更進一步前去研究在普通的僱傭勞働和支付工資的辦法裏面，細看這個事實是否明白。

在美國舊金山港口外面有一羣海島，名叫法刺略涅（Farallone Islands）羣島，他們乃是海鳥翔集之地；嗣後有一個公司獲得了這些海島上的權利，於是僱人在相當季節內替他搜集鳥蛋。這個公司原本可以仿效捕鯨業上所採用的辦法，將所搜集的鳥蛋，提出一部份來，支付他們做工資；又如這個公司收入甚不確定，或許他也要採用這種辦法；但因海鳥衆多而性馴善，只要有恁多個的勞働便可拾得恁多個的鳥卵，因此他們遂覺付給固定的工資更便利了。這些拾蛋的人到了海島，拾了鳥蛋，並把他們攜到陸地上來，每隔幾日，裝入船內，載往舊金山出售一次。當着這個季節完了的時候，這些拾蛋的人須要回家，於是公司便按照約定的工資條件，付以硬幣。這種以硬幣償

付工資的辦法，與以等量的鳥蛋，行使工資之支付，是否一件事呢？這種鑄幣的性質，原本係代表鳥蛋賣了之後的收入，未必不是的嗎？又該公司所付出的工資豈不是領受工資的勞働生產產品嗎？且這一些人所收入的工資，豈不是恰等於沒有僱主干預時，他們所搜集的鳥蛋嗎？

另外有一個例，也可把來說明事後所取得的金錢工資，與所取得之貨物工資是相等的。在聖陪諾溫突拉（San Buena Ventura）地方，有一位打獵的人，專以射擊聖大巴巴那海峽（Santa Barbara Channel）所常到的柔毛海豹，而以取用他的油皮為旨趣。但他每次出外打獵，都要攜從兩個或三個中國人偕行。在最初的時候，他完全用鑄錢付給他們做工資。嗣因這些中國人好像最愛海豹身上某種的器官，他們把他來曬乾，搗碎，並把他來製成藥劑；又海豹頰旁的鬚鬚，過了一定的長度之後，中國人也最愛，但是他們愛他的目的，外邊的野蠻人通不明白。這一位人不久便發現了這些中國人情肯不要金錢，而希望取得這些被殺死了的海豹身上的那些部份，因此他便以海豹身上的那些器官支付他們做工資。

卻說金錢的工資與貨物的工資相同，豈不是在上述的我們所看得見的這些場合上是真

的嗎？並且在所有的工資用來報償生產勞動的場合上，都是真的嗎？又勞動所創造的基金豈不是工資所由支付的基金嗎？

但是，或者也可這樣的說：——『人爲自己勞動取得勞動產品與爲僱主勞動取得貨物工資不同。』因爲在替自己工作的時候，產業如遇不測之變，勞動沒有成果，他便一無所有。反之，在替僱主工作的時候，則無論工作的成敗怎樣，都是要取得工資的——工資是靠勞動的執行，不是靠勞動的結果。可是這個區別不是真的。在平均數上說，大凡爲了固定的工資而致力的勞動，不僅生產等量的工資，並比較等量的工資還要多；否則僱主便無盈餘可得了。因爲當着工資是固定的時候，僱主須擔任全部的危險，而須取得保險經費，以爲填補，所以當着工資是固定工資的時候，他常少於分益工資之數。又固定的工資約定了時，如果勞動者已經履行了他的契約義務，雖則他有要求僱主償付工資的法律權利；但僱主如遇災害，不能獲利，同時便不能支付工資，這也是常有的事。在某重要產業上，雖則所締結的工資契約係以固定工資爲目的，而不是以分益工資爲目的；但如災害發生，亦可免除支付工資。海軍法上有個原則：『水脚是工資的母親。』雖然海上的船員已經履

行了他們本分內的契約；但如災害阻止海船取得水脚，則亦阻止海員要求償付工資的法律權利。在這一原則裏面，含有我所爭辯的真實。生產常是工資的母親。沒有生產，工資便不會發生，並亦不能產生。他們是從勞働生產品中取出來的，不是資本的墊款中取出來的。

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分析事實，這個道理都是真的。因為勞働常在工資之前，工資常在勞働之後。勞働者無論他是從僱主方面取得工資，或他自己便是僱主直接取得自己的工資；但關於上述的工資的真實則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報酬須以努力為原因，在兩種場合上，都是一樣的。僱主支付工資，雖常以日計，週計，月計，間或至以年計，許多產業甚以件計；但均含有一種意義，即勞働者須為僱主的利益，而預先有所盡力。雖然在少數的事情上，工資為了報酬勞働者的勞務，預先行使支付；但這只是用來作慈善事業，或只用來作保障和買進。普通均稱給與律師的墊款為律師的包費，我們單聽這個名詞便可知道這種預先支付工資，原係一種購買的性質。海邊上的土話把那些海員所預先向船主領取的工資，不稱他們是借墊的款項，而稱他們是『買血錢』（blood money），恰與律師的訟費相同，因他只是一種購買的金錢——英美兩國的法律，均把水手當做

可以購買的動產，其程度與豬相等。

我之所以反覆申述這個明顯的事實，力說勞動在工資之前，工資在勞動之後，乃是因爲他這事實，在了解那複雜的工資現象上，煞是無比其重要。雖然這個事實，已經有如我所說的那樣明白；但工資取自資本的假定——一個被人作爲重要的和深遠的推理根據的假定——劈頭便根據了一種事實，一種忽略了和轉移了我們注意這種真理的事實，他說：勞動一定不能發揮生產的力量，除非是資本供給他的生活資料。（註一）這一般疎忽的讀者立刻承認了這個說法，即勞動者必須先有衣食……而後乃能工作。他們又且聽信人說，生產的勞動者所用的衣食也是資本之一，並認許了資本的消費是執行勞動的必須條件，因此之故，他們便推出一個很明白的結論：即產業受資本的限制——勞動需要的多寡須靠資本供給的多寡，因此工資的多寡便須視乎尋求工作的勞動者數和用以僱傭他的資本額，其間所生比率的大小。

但是，我想，在前章裏面的討論，可使任一個人看出在這推理中的荒謬——只因這個荒謬沒有被人識破，結果遂致許多銳敏的心思都被縛在他們自己所結的網上。這是原於資本這個名詞，

不應含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因為他們在所根據的前提下，即在資本為發揮生產勞動的必要條件的前提下，既說資本這個名詞的意義，含有衣食住等物；便不應在他們所推演的結論上，又另外採用一種資本的意義，而謂資本是用來取得更多財富的財富，並非用來立刻滿足人欲的財富，換句話說，資本是僱主手中的財富，不是勞動者手中的財富。前者的資本的定義，雖是由他們自己心中抓出來的，但卻不是正當的；後者的定義，雖是普通一般人所用的，但卻正是正當的。他們不應對於同一的名詞採用兩個不同的定義，無怪他們在推理上要造成上述的荒謬。根據勞動者必須先吃早飯，先穿衣服，乃能行使工作為前提，遂推斷說沒有僱主所不能先行供給衣食的勞動者而能前去做工作的道理，真可謂貌是而實非矣。現在的第一件事實是，勞動者大都均是自已食了早飯穿了衣服而後工作；又有一件事實是資本（如用他的那個與勞動區別的意義）在極少數的場合內，雖然有時亦可在開始工作以前，預先墊給於勞動，但這並非是一種慣例。在今日的文明世界裏面，在大多數的失業勞動者內，雖然或許不僅一人才要預先領取工資而後工作；但他們內中的大部份人，確是情願以月底支薪為條件，替人服務。是否全勞動者階級多是不願以等到星期之末而後支

薪爲條件，前去替人服務，這話倒是疑問；但卻沒有一人不願以一日之末，或半日之末，支領工資爲條件前去替人勞働。說老實話，這個恰切的支付工資的時候，到底是不重要，最重要的——這點是我所特別注重的——就是工資之支付實在工作執行之後。

綜上以觀，工資之支付常含有預先從事勞働之意；但是在生產上從事勞働的含義如何呢？明白白的說，那便是生產財富了，這種財富，如果用來增加生產，便是資本。普通所說資本支付工資，其實不是資本支付工資，而是勞働所生產的資本在那兒支付工資。又因僱主普通都有餘利，所以從僱主方面觀察，他所付給勞働者的工資，尤不過僅占他所取自勞働者的資本之一部份。既然工資的價值是如此的用來換取勞働所生產的價值的，如何還能說工資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呢？或說工資是資本的墊款呢？在以勞働交易工資的行爲中，僱主既然在尙未付給工資以前，便常先得到了勞働所生產的資本，則又何所根據而謂資本有片時的減少呢？

我說勞働生產資本，僅爲明白起見。實則勞働所生產的東西或是資本或是財富，在有的情形之下也有徒勞而無獲的，不過是例外。在有些地方，勞働的目的僅爲滿足僱主的消費欲，如像我僱

了一個人來替我打皮鞋上的靴油，此時我並非以我的資本支付工資，而僅以我的財富支付工資，因為他不是用來增加生產的，而是用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或消費的。即令工資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但如把他作如此用，立時他便由資本的範圍跳到財富的範圍去了。恰如一位紙煙商把他用來出售的十二枝香煙，放在自己的荷包內，自己享樂是一樣的。

請把工資取自勞動產品的問題引用事實來證明。比方現有一位工業家督促他的工人把原料製成成品——棉花製成棉布，生鐵製成鐵器，皮板製成皮靴，如此類推，又他採用普通的慣例，每星期支付工資一次。假如他在星期一的早晨，恰當開始工作以前，先把他的資本來作一張精確財產目錄表，他當然要把他的所有的財產：房屋機械，原料，現款和他手中的成品通通包含在內了。爲了簡明起見，假定本星期內，一無所買，一無所賣，而在星期六的夜間，工作已經停息，工資業已付楚之後，重新去作一張財產目錄表：那時，金錢項下固然減少，因爲用來支付工資去了；原料煤炭也減少了……；又房屋和機械的價值，因爲本星期內的耗損也須有相當的折舊。但是如果他所做的是種獲利的事業——平均來說凡營業都是能獲利的，那末，這些成品的增加必然大有可觀，非但能

够補償所減少的價值，並足表示資本總數的增加了。由此可知，他在工資方面所付給他的工人的價值，並非從他的資本中取出來的，亦非從任何人的資本中取出來的，這個道理誰也明白。他這價值決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勞動自己所創造的。這位工業家所墊付的資本實無異於一個人，僱用另一人來替他挖掘蛤殼，而即以所挖掘的蛤殼付給於他作為工資，而所費之資本相當。這些工資之為勞動生產品，恰如野蠻人在知道占用土地和積蓄財富以前，僅向水邊的岩石裏面，以石擊蠔因而得蠔，其為工資相同。

替僱主工作的勞動者，把工作做完畢了領取工資，恰如存款人在銀行把存款交付完了，前向銀行領取存款，其事相等。存款人向銀行取出存款，實未減少銀行的資本。同樣的道理，勞動者向僱主領取他所創造的工資，此時僱主的資本或社會的資本，自然亦未絲毫減少。工資之無損於資本，與支票之無損於銀行相等。勞動者，在工資方面所領受的財富，亦如存款人在銀行方面所領取的硬幣及鈔票，均非他們原來所存入的，所生產的樣式，但他們所領回的價值與原來總是相等的。因此之故，在一方面，我們既可以说存款人向銀行領取他們所存的款；在他方面，我們亦可以说，勞動

者在工資方面，領取他們的勞働所生產的財富。

這種普遍的真理常常的被人忽略了，細考他的原因，乃是由於經濟學上的觀念含混不清，未把財富與金錢的界限明白的妥爲劃分。最堪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亞丹斯密司與隨後的許多學者，雖然能以一雞蛋倒立在他的頭上，指出重商政策的謬誤；但亞氏在討論資本與勞働的關係裏面，復又犯了即是這個同樣的毛病。因爲金錢是交易的媒介，是財富流轉或變更形式的共通路線，所以凡屬交易上的大小困難，只要一經使用金錢來計算，便可立刻化爲簡易；並且有時用金錢去換取財富，還比用特種的財富去換取金錢更容易，因爲大凡保有財富的人雖然多願爲某種的交易，但少願爲特種的交易，無怪特種的財富難與金錢相交易。大凡經營生產業務的僱主，他如把金錢用做工資支付了，往往覺得頗難以他所易取的添附價值立時化爲金錢，便是這個道理。只因普通的人不能明白他的真正意義，於是在工資之支付上，遂有僱主的資本被用光了，或被墊出去了，種種怪論。但是除非在極少數的事情上勞働所生產的價值實比所付出的工資價值還更少，他定能以其所入之貨物形式之資本，抵其所出之金錢形式之資本——他的形式雖然變了，但卻不是

少了。

現有一種的生產，我們對他實不會發生以金錢估計資本的殺亂思想，因為他所生產的貨物，乃係物質，乃係金錢的標準。他們並可幫助我們說明許多的由簡單到複雜的例子。

當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的初年，與後日的澳大利亞 (Australia) 情境相同，這位採掘砂金的鑛夫，因他發現了河床與河面上所堆積的發亮的沙金，他於是以他所拾起的或沖出的『工資』（他亦叫他們是工資，）當做實際的金錢。因為當時貨幣頗少，所以砂金依重量被人用作通貨，因此他在一日之夕，便能把他所獲的金錢工資放在他的衣袋裏的小皮囊中。工資是否取自資本，此處實無爭議之點了。他們明顯顯的是勞働生產品。如果有位特別富有鑛權的人，不願自己作工，僱人替他淘洗砂金，並即以他所在沙灘上淘出的砂金，當做支付他們做工資，當然這點亦是沒有疑問的了。只因硬幣日漸增加，如果再以砂金當做金錢，則每人均不免有以砂金合錢的損失與困難；爲了免除這種困難與損失起見，於是他便以他們所勞獲的砂金，由他一人總賣成錢支付他們。嗣因僱主所有的硬幣足設償付工資，不願每次攜帶砂金，到最近的商店出售，而使僱客從

中取利；他於是把砂金積聚起來，等到他的數量比較大了的時候，然後整批的運到市場之上，或用特別的快車送到舊金山的造幣廠內，直接把砂金鑄爲硬幣，因爲該項鑄造並不取費。在一方面，我們本可以說僱主湊得了貨物，故爾減損了金錢；在他方面，我們亦可以說，鑛主減損了硬幣，故爾湊積了砂金。但是，沒有一個人能穀笨的這樣厲害，竟至說那收入砂金，支付硬幣，是乃減少資本的事情。

但是，河床上所堆聚的這種砂金，這種事前不須勞働立即可以着手淘洗的砂金，轉瞬之間，便爾告罄，因此冶金工業便成一種更加複雜的性質。當着金鑛尙未打開並不能獲得絲毫收入的時候，深的鑛井便須修整，大的水閘便須建造，長的隧道便須穿通堅硬的石山，水流更須從遠遠的山峯和深谷裏面引取而來，又耗錢的機械亦須有待乎製造。這些工作，沒有不耐資本去建造的。有時他們的建造需要數年，不但在這數年之內，僱主沒有酬報，同時並須籌償工人每月每年的工資。無怪在這種事情裏面，有人會說，工資確係取自資本，墊自資本；而且在他們的支付中，必須減少資本了，即令在別的地方不是如此。無怪有人會說，工業受資本的限制至少，在這種事件之上是正確的，

因為這種工作，原來沒有資本，便是不能着手的。

上述的例子，常常被人引來證明工資實乃墊自資本。因為在這一種例子上，勞働的目的尚未達到，工資便須支付，——在農業上，耕耨和播種先於收獲動經數月，在工業上建築房屋和修造船，鐵道，運河，等事也是這樣。——所以資本所有主在工作開始以後，雖然支出了工資，但不能立即希望取得收入；並且，如同俗語所說尚須撐持一時，所謂一時，間或等於數年。如果上述的那些基本的原則沒有記在心上，必須跳到工資墊自資本的結論上。但是，即在這些地方，亦不能使我的讀者對我所說的話發生誤解。所謂工資先於產品的例子，只須略加分析，便知不能打破產品先於工資的原理。

譬如我到一位擘客面前交銀換金，我把我的銀兩放下，交他權量輕重；末後，向我取去他的手續費，他遂與我以價值相等的金塊。究竟這位擘客向我墊付資本沒有呢？自然沒有？他從前所有的金，等於現在的銀，並且加上盈餘。又因在他付出金塊以前，先便收入了我的銀兩，所以在他本人方面實連片時的資本也都沒墊付了。

卻說，這位捐客的行爲，恰如在我們所研究的事情內那位資本家以資本支付工資的行爲相同。因爲勞動的實行先於工資的支付，又且因爲在生產上從事勞動實含有創造價值之意，所以僱主領取工人的價值實先於僱主支付工人的價值——也僅以此種形式的資本交換彼種形式的資本而已。因爲凡是價值的創造，並非要等到產品完全作成的時候；無論在生產過程中的何種階段，價值創造都在表現。只要勞動一着手了，價值便有結果。因爲這個道理，所以生產的過程無論有好長，此種發揮勞動增加資本的行爲，總在取得工資，或減少資本以前。

好比一個鐵匠在他的鐵匠舖內製造丁字斧。他是明顯的創造資本，當着在他的資本中取出金錢以爲他自己的工資以前，他的丁字斧早已變成他的資本去了。又如機械司和鍋釜司在着手製造大東方的汽船的時候，他豈不是明顯的創造價值——創造資本嗎？偉大的汽船與丁字斧均是財富之一種，均是生產的工具；在他倆內中，雖然一個需要數年，一個僅費幾分鐘，但二者均是明顯的創造價值——加添資本。製造偉大的汽船與製造些小的丁字斧相同，並非最後的一擊，纔是創造成品的價值——這種價值的創造是繼續的，恰隨勞動發揮而成立。

分工的制度係把生產上整個的程序剖分而為各異的部份，並且讓諸各組生產人去分任，這已成爲一種習慣，誰也不會發生疑問，——換句話說，在生產的預備工作上，無論屬於那個階段，凡經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我們均有估計他的習慣的。所以現在大部份的工業，關於計算產品的價值，都是採的這種估計的方法，只要略加思索，便即明白。試舉船舶，房屋，摺刀，書籍，頂針，或麵包爲例，他們雖則均是成品；但他們均不是一次手續，或一組生產人製造成功的。因爲這是事實，所以我們能穀在創造價值的全部工作上分出各異的階段。在最後的生產程序上，雖則我們不能區別各個部份的價值，但我們必能區別各種原料的價值。這些原料的價值，在創造最後的價值上，常可分爲各種的層次或階段；而在每一個層次上，我們均認定他是一種價值的創造，一種資本的添附。一位燒烤麵包的人從他的烤爐中，取出來的一爐麵包，當然是有一定的價值；但是這種價值的一部份，乃是由於那種製生麵團的麵粉所造成的。又麵粉的價值乃是由於小麥，推磨等價值組合成功的。生鐵變成鐵條，雖然與成品相隔迢遙；但由鐵礦而至鐵器，尚須經過更多的生產階段。未必儲鐵不是資本嗎？同樣的道理，棉花即令被採集了，被取子了，被榨緊了，被運到羅厄爾（Рейоол）和曼徹斯特

(Manchester)去了，被紡而成紗了，被織而成布了；但還說不上生產的程序已經被完結了，除非他最後的已被放在消費人手裏。在總的生產進步內中，每一個生產的步驟都是明顯的一種價值的創造，一種資本的添附。雖然我們習慣上，不常估計他和區別他；但當着土地爲了收穫而施耕種的時候，爲什麼他不是價值的創造——資本的添附呢？是不是說耕種或有不好的時節，而收成或有失敗呢？自然不是的。因爲在任何的成品之生產中，這種不測的失敗，無論在那個層次裏面，都有發現的可能性；但在平均數上說，收成總是有的。並且凡有好多的耕種便有好多的棉實，恰如備有好多的棉紗便有好多的棉布，是一樣的。

簡單的說，因爲工資的支付概以效勞爲條件，故凡在生產中，無論經過好長的程序，工資之支付，從未需要資本來墊付，或暫時的減少資本。雖然製造一隻船舶，在時間上，需要一年或數年；但是他那價值的創造，則是從安置船骨和掃清地面起算，一點一滴的製造成功的。當着完成船舶以前，雖有工資的支付；但這決不能減損船廠僱主的資本或社會的資本，因爲這隻僅成一半的船舶，他的本身所添附的價值足抵補所支付的工資的價值。在工資之支付上，資本實未有所墊付，

因爲在七日之間和一月之間，勞働所替僱主創造的資本，比較他在七日之末或一月之末所付工資的資本更要多；因爲如果這位造船主無論在那個製造的階段，把這僅成一半的船舶賣了，他尙希望取得餘利呢。

同樣的道理，當着修鑿蘇特羅 (Sutro) 和聖哥忒德 (St. Gotthard) 隧道和蘇彝士 (Suez) 運河的時候，資本亦未嘗有所預墊。墜道和運河經了開鑿後所造成的資本，恰等於在同一時期內所付給的金錢之量——或說在工作中所消費的火藥，鑽鑿，……和勞働者所使用的食料和衣服等類——因爲這些被消費的資本漸變成墜道或運河的這種方式的資本，結果這個公司的總資本額還是沒有損失。反之，他或許在平均數上還要隨着工作之進步而有所增加，恰如在在那生產過程較短的產業上，所投入的資本數額，平均都是隨工作之進步而有所增益。

在農業上，這種情形也頗顯著。在田土的買賣中，或在他的租賃上，凡是耕了的田土，總比沒耕的田土賣價高；而已經種了的土地，又比耕了的土地賣價貴。即此可知在農業上，這個價值的創造也不是在收穫之際，一剎那間造成成功的，而是在製造農產品的總程序中，一點一滴的創造成功的；

又在收穫以前耕種以後的工資支付，亦絲毫沒有減少農人的資本量。這個道理的真確，非但在農人有時出賣已經成熟的收成時候易看見，並且在農人不欲自己收割而與機器主締結契約專請他來替他割獲收成的時候也易看見。在買賣的事情上，果園和葡萄園的價值，雖然尚未結實；但均是依照他們的年齡爲比例，即此也易看出這個道理是不錯。在馬、牛、羊的估價之中，這個道理也是一樣的真，他們距離成熟的年齡愈近，他們的價值愈大。雖然在生產中所謂通常的交易事項，這個道理不是常都容易看見；但價值之增加，總是與勞動的發揮並駕齊驅。所以，凡在工資尚未支付以前，效力勞動的地方，這個資本的墊款確是勞動所造成的；他實不是由僱者先行送到被僱者手中的，而是由被僱者先行送到僱者手中的。

但是，大家還可這樣的說，無論你的道理說的如何聳人聽聞；但在上述的生產裏面，資本總是必須的。這點我自然也很承認。但是，他卻不是需要把來墊付工資的。他確是需要把來應付另種的目的。但是這個目的是什麼呢？我們立刻便可看出。

當着工資在以貨物付給的時候，即在以勞動所生產的貨物償付工資的時候，舉例來說，如果

我們僱人伐木，並答應以他所斬伐的樹木，支付一部份給他做工資，無論這種支付工資的方法，是被森林的主人採用的，或被森林的租戶採用的，他在工資的支付上，並不需要絲毫資本，終是沒有疑問的了。嗣因大量的木料在出售的時候，比較方便，比較有利，為謀雙方的便利計，我遂應允不以樹木支付工資，但以金錢支付工資；如果在支付工資以前，我能以木料換取金錢，則我亦不需要資本。只有當着這種交易不能完成或當着我所希望的那種有利的交易，不能完成的時候，直至湊集大批木料為度，方纔發生資本的需要。並且，即在這種情境裏面，如果我能完成一部份的交易，或把木料抵借現款，我亦不需要資本。必要我不能穀或不願意出售零星的木料，或以抵押借款，一面並想湊成大批的木料的資本然後出售，故乃需要資本。但是，我所需要的資本，並非用來支付工資；而係用以堆積整批的木料的資本，這是更明白沒有的了。開鑿隧道，也是如此。如果僱傭主直以隧道償付勞働者作工價，（如果便利，可以公司的股票支付，）則在工資之支付上，即無資本的需要。但因企業家希圖累積那種以墜道為外形的資本，所以他便不得不需要資本。再回到上述的例證，比如那位以兌換金銀為業的捐客，雖然沒有資本不能營業；但他之所以需要資本，並非因為他在

領取我的銀兩之後，需要資本來墊付我用。他之需要資本，乃是因為這種營業的性質，需要多預備資本，以圖依照僱客的意見，迅速的完成金銀的交易。

這個道理，在各種的生產事業上，一樣的可以看見。當着勞動者所賴以領受工資的生產品，馬上生產竣事，馬上便以交易，則在償付工資之上，絕無資本的需要。只有當着累積整批生產品以求善價的時候，或雖已經投入交易的漩渦但尚不能立即取得現款的時候，換句話說，即是期賣的時候，方纔發生資本的需要。但是，此處所以需要資本的原因並非償付工資，因為償付工資的資本，常在所代表的勞働生產品內中。生產者從未以僱主的資格需要資本，僅以商人的資格，或投機商人的資格，或勞働產品的堆積家的資格需要資本。這種情形，各個僱主所遇相同。

綜括言之：僱備自己的勞働者他在自己所生產的東西內，取得他的工資；並且無論在什麼時候，他把生產品出售，都可易得別種形式的價值。被人僱備的勞働者，旨在取得約定的金錢工資，他在一種交易的契約之下替人作工。他仍然是生產他自己的工資，因為他仍是盡力勞働；但他除了在約定的時間，約定的數目，和除了在不同方式的價值裏面，不能領取工資。在這種交易契約裏面，

因他首先服務勞働，故他首先提供交易條件；末後他的工資到手了，交易遂完成了。他着手賺取工資的時候，便是他向僱主預先提供資本的時候；除非工資在工作以前支付，沒有一個時候，可說僱主向他預先付給資本的。以工資易勞働生產品的僱主，無論他把生產品來立即出售，或暫行蓄積，但均不能變更這種交易的性質。即令這種生產品，經了連續無數百次的交易，最後一次落在一個最後處置人手內，這一位人也許住在地球之那一半；但是，這種性質的交易，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

(註一) 工業為資本所限制……工業不能多過用來製造東西的原料和哺養勞働的食物。這件事實如此明白，國人非受現在的勞働生產品維持，又他們的欲望亦非受現在的勞働生產品供給，而係受過去的生產品維持和供給，反而被人忘却。他們所消費的是已經生產了的，不是將來要生產的。在已經生產了的物品中，只有一部份用來支持生產的勞働，又一個的勞働亦不能多過這一部份的生產品所能哺養的和以原料和生產工具所能供給的勞働之數。(彌爾經濟學原理，第一編，第一章第一節。)(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I, Chap. V. See I.)

第四章 勞働者的生活資料亦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

但在讀者心中或許還有一種障礙，抑或還有一種疑慮，再行跑到心內。

既然耕田的人不能以他的耕地用做食料，既然方僅一半成功的汽機亦復不能絲毫幫助機械師從事生產他所穿的衣服，則是依照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講話，我豈不是忘却了『一國的人民是由過去的勞働生產品所維持的』嗎？並忘却了『他們的欲望亦是由他們所供給的，不是由現在的勞働生產品所維持或供給的』嗎？或用福塞特夫人（Mrs. Parvoeth）所做的那本公衆的基本讀物上的用語，我豈不是忘却了『散播種子以後和把種子所產生的小麥製成一個麵包以前須有幾月的勾留』嗎？並忘却了『所有的勞働者均不能靠他們的勞働所幫助生產的物品爲生活，而須靠他們的勞働或旁人的勞働在過去的時候所生產的財富名叫資本的來維持』嗎？（彌里森特加勒特福塞特初學的人的政治經濟學，第三章，第二十五頁。）（Political Economy for Beginners, by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Chap. III, p. 25）。

在上面的章句裏面所舉出的這個假定——『這個勞働必賴資本保存的說法，他的本身既是異常明白，故只要一經說出，誰都要承認』的假定——散佈在流行政治經濟學的全體結構裏

面。勞動的生活資料取自資本的話，十分的被人相信，甚至於說：「人口被僱傭人口的資本自然調節，因此資本多人口增，資本少人口減^{*}」的命題也是基本原則之一；並且當他出世之後，亦被作為重要推理的根據。（*這是里嘉圖（Ricardo）所說的話（第二章）；但是這種觀念在各標準讀物裏面亦甚普通。）

但經仔細分析，則知這些命題不但不能自己證明，反而荒謬絕倫；因為他們含有這種的觀念，即勞動不能勞動，須待勞動的生產品業被儲蓄之後——結果致把生產品放在生產人以前去了。又把他們來仔細考核，而知他們之所以發生此種不通之論，乃是由於思想混殺所致。

經我所已指出來的這個命題的錯誤，顯係被一種錯誤的資本定義朦蔽了。這個命題的錯誤，實是下述這個命題的謬誤根源；這即是說因為食料，衣服，房舍是生產勞動的必須工具，所以工業受資本的限制。其實說一個人在去作工以前須要先吃早飯，並不是說沒有資本家供給他的早飯，他遂不能前去工作；因為無論任何國家，只要在事實上沒有實際的飢荒，他的早飯並非由輔助生產的財富供給，而係由用備生活的財富供給。又上文已經說過，食料，衣服等件——簡單言之，所有

財富的物件——只有落在那些不把他們用來消費而把他們用來交換別種的財富，或用來效力於生產的工作的生產人手內纔是資本；反之，他們如落在消費人的手內，便喪失了資本的資格了，不問他們的消費，其結果是否有助於財富之生產，只要一經落在消費人手裏，他們立即離開了用以獲取更多財富的財富集體，而墮入了徒以滿足欲望爲目的的財富總體裏面去了。除非把這點區別記憶清楚，即令依照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辦法，去把這點的區別訴諸財富所有主的心窩；但亦不能將資本的財富與非資本的財富的界限劃清。因爲人不能以其是否從事於生產的勞動而取食或絕食，穿衣或聽他四體精光。他們食飯，乃因饑餓；穿衣，乃因無衣則覺不安。試以一位工人（當着工作機會已然到來，但他接受工作與否尚未決定）的早餐桌上的食物作例。如果區別資本與非資本的界限，是以供給生產的勞動爲條件，那末這種食物究竟是否資本呢？他非但勞動者自己不能說出，即無論任何里嘉圖（Ricardo）和彌爾（Mill）派的哲學家亦不能說出。且莫說當着桌上的食物跑到他的脾胃裏面的時候，他不能說說出；即令這一位人先不作工，繼續研究，這些食物已成血肉，當亦不能有所解答。可是這人之要吃早飯，則是永不變的。

雖然這個道理，在論理上已經把理由說充足了；但是，如不再行往前進步，只讓本處的論辯，依然回到資本與財富的區別上，實覺不妥當。並且亦不必讓其如此。我覺着現在的勞働必為過去的勞働生產品所維繫的話，在道理上，只能這樣的說；如下午的勞働必要受午飯的幫助，或說是在你吃兔子前，兔子須要捉，須要熟，方纔能殼符合真實。但如把他來作為重要推理的根據，則確不是上面的說法，而係另外的一種說法了。他確是說在一種工作，一種不能立即希望獲得消費財富以為他的結果的工作，能殼被人進行以前，那裏必須要有在生產進程中維持勞働者的食物。讓我們去看這個說法是否對的：

譬如魯濱孫克魯索(Robinson Crusoe)，雖然費了無限的苦力，去製造他的小木艇；但即在這種生產裏面，他的勞働仍不能立即希望取得收入。可是，在他開始工作以前，他果然必須要準備充足的食料，以為個人斬木，刻舟，和把他來浮游海面的生活之需嗎？全然是不對的。他只須以部份的時間來刻舟，浮海，並以部份的時間來獲取食物足矣。或如設有一百個人到了新大陸，沒有預備絲毫的食物，當他們耕種土地以前，果然必須要湊集一個季節的伙食嗎？全然是不對的。因為在那

一塊新大陸上，魚類，鳥類，菓實等項均很豐富，他們只須以百人中的部份的勞動來準備，便供給維持全體的每日的食料；並且那裏必然有種共同利益的觀念，或相互滿欲的觀念，可使當時尋求食物的人去與那些努力獲取將來的報酬的人相互交易，或平均分配。

這個道理，不僅在這些事情裏面是真的，並且在所有的時候裏面都是真的。關於生產不能做食料，或不能立即用以生利的物品，我們並不需要以過去時間的全部，通通用來生產這些勞動者在生產時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我們只須在交易的範圍內，以一部份的時間，同時生產充足的生生活資料，並即以此生活的資料交易勞動所正賦予價值的物件，已滿穀用。

從事實上說，在通常的狀況裏面，這種以同時的生產去維持同時的消費，未必不是真的嗎？

設有一位執紼子弟，他並沒有使用身心之力從事生產的工作，他單靠他的父親所遺留他的投在政府公債票裏面的財富，以為他的生活之具。試問他的生活資料，在事實上，究竟還是從過去所蓄積的財富中取來的呢？抑或是從他的身邊所存在的生產勞動中取來的呢？在他的桌上擺有新產的蛋，幾日前新攪的乳油，今天早晨母牛所出的牛奶，二十四小時前還在海中泗水的魚，屠戶

兒恰恰按時送來烹飪的肉，新由菜園中摘來的菜，菓園中摘來的菓——簡單的說，幾乎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從生產的勞働者手中最近取來的，（轉運的人，分配的人，和從事最初的一個階段的生產人通通包在生產勞働者的範圍內，）且沒有一樣東西是費了長時間而後生產的，除了也許是掉上的幾瓶老酒。這一位人從他的父親所承繼而來的，或如我們所說的他所靠以生活的，完全不實際的財富，而只是一種操縱別人現在所生產的財富的力量。在這同時代的生產之中，他的生活資料賴以供給不斷。

在倫敦（London）的五十方里寬的地面以內，沒有疑問的，比別個城市中任一相同的地方所藏存的財富更要多。但是，如果在倫敦市內，生產的勞働絕對的被停頓了，我想幾點鐘裏面，人民便必要如同害傳染病的羊子一樣，遂漸開始喪命；在幾星期內，或最多幾個月內，便必沒有一人能殼存在。因為生產的勞働全然停頓，必是一種可怕的災害，這種災害，比較一個被人圍攻的城市所遇的災害還更厲害。他不僅是一種被那四圍的敵人所築的圍牆，猶如泰塔斯（Tiberis）所曾用以環攻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圍牆，僅足斷絕大城的食料的供給；他並且是每個家庭被人築來

圍攻他的城牆。試想在任一個社會裏面勞働如此的停頓，你定會知道人類實是過活的一種僅能一時餬口的生活，這是一點不錯的；在這社會中每日的勞働，以他每日所做成的麵包供養社會，以爲生命之資。

恰如建築金字塔的工人他們的生活資料，並非取自曩昔所儲存的財富，而係尼羅河流域 (Nile Valley) 所常到來的收成；恰如現代的政府，當着他舉辦需時數年的大工程時候，他所收用的財富，並非已經生產的財富，而係尙待生產的財富，他乃是在工程進行之際，用抽稅的方法，從生產人手中取來的；所以凡是參預一種不能直接產生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勞働者，他們的生活資料，實自旁人在同一時間內所着手生產的生活資料取出來的。

如果我們追蹤交易的循環，而知在生產大汽機的過程裏面所費的工作，可借交易循環之力，獲得麵包，豬肉，衣服和房舍；我們定知在從事機械製造的勞働者和麵包，豬肉等等的生產人之間，雖然中間可經過千百次的交易，但是這種交易的勾當，如把他分析爲最簡單的條件，實係一種在他與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一種勞力的交易。却說，在機械上，耗費勞働的誘因，明顯顯的是有人

需要，並能設以機械勞動者所欲求的東西，把來與他的機械相交易——換句話說，即在這些製造麵包、豬肉等物的人方面，對於機械有所需要；或說是在這些爲了滿足那從事麵包、豬肉等生產人的要求而事生產的人方面，對於機械有所需要。就因有機械的需要，所以機器匠的勞動方才肯努力去製造機械；反之，即因有機械匠對於麵包豬肉等項的需要，所以才有等量的勞動，用在這些東西的生產上。因此機械的勞動，在形式上，雖然是在製造機械；但是在實質上，他却是生產了他的工資，並以此項工資消耗了來購買的這些物件。

或構造左列這個原理：

消費的需求，決定勞動用於生產的方向。

這個原理簡單明瞭，無須再用例子來說明。可是得了他的幫助，舉凡在我們的題目上的繁雜問題，立即可以冰消；由此而我們當觀察原始社會時，關於交易和生產的簡單形式方面，所得到的勞動報酬和目的的真正意義，與在近代的複雜的生產組織中，所顯露的真正的勞動報酬和目的完全一樣。我們知道現在與過去一樣，每位勞動者均在努力的用他的勞力，獲取他自己的欲望的

滿足。我們知道，近代的詳密的分工制度，雖然只讓每一生產人對其勞働而生產的特殊之物，只能生產一小部份，或且甚至連一小部份也沒有；但是，因為他可幫助生產其他的生產人的需求，所以結果實支配了其他的勞働從事於他所需要之物的製造——在事實上，無異於本人躬預其事。因此之故，如果他因製造摺刀而得服食小麥，那末，這種小麥實是他的勞力所生產，恰如他培植小麥以圖自給，而以摺刀讓諸培植小麥人自己製造是一樣的。

我們由是知道這個道理完全不錯，即勞働者以其所從事之勞力為原因，取獲並消費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並無資本預付勞働之事發生。如果我曾製造了摺刀，並曾以我所得的工資買了小麥，從簡單方面說，我實在是會以摺刀換了小麥——會向現存的總財富之中投入了摺刀，取出了小麥。又因消費的需求，確定在生產上勞働使用的方向，只要小麥的生產尙未停止，絕不能說我會虧損了小麥的集體。因為，在可交易的財富集體中，放下摺刀，取出小麥，結果便是我曾在交易過程之彼一端，指派了勞働，生產了小麥；恰如種麥的人投入摺刀，取出小麥，其為指派勞働生產摺刀一樣：這是取得小麥的最容易的途徑。

同樣的道理，犁田地的人——對於收成而言，雖然只在配地而未施種，並在施種之後，雖然復要幾月而後成熟——以他的勞力從事犁田的工作，亦就是生產他所裹腹的食物及其所領取的工資了。因為，雖然犁田的工作，只係生產收成之一部份；但他却是必須的一個部份，其重要與割獲相似。他係向獲取收成方面進行的一個步驟，一方面給將來的收成以保證，結果遂把那種常預備來做犁田的人的生活資料與工資的集體解放出來了。這不僅在理論上是真的，在實際上和本意上也是真的。假定在應當犁田的時候，把犁田的工作停了，豈不是不必待至收割的時間，便可前知收成會稀少嗎？假令讓犁田的工作停了，豈不是在帳房裏面，在機械鋪店裏面，和在工場裏面，都會立刻發生影響嗎？豈不是紡機和紡針立即便要隨犁耕的工作而停頓嗎？我們知道在不好的季節之後，這種事情定將發現。如果這種事情定將隨季節之不良而即發現，那末耕田的人豈不是在實際上生產他的生活資料和工資嗎？又他以勞力交換得來的這種生活資料和工資，豈不是等於在一日或一週之間，他的勞力直接所生產的東西一樣嗎？

在事實上，凡有尋求僱傭的勞動，即令資本缺乏，亦不能阻止地主，因為收成需要去僱傭他。他

或許向他締結一種約據，以股份的辦法耕種土地，這是美國某幾部份的公用制度。假如依照這種辦法，勞働者至於缺乏生活之具，但他們亦可以其所做工作的程度，提向最近的錢莊裏面，抵借款項；或如農戶自願支付工資，則農戶自己亦可以此抵押借款；因此，在耕種上凡所已做之工作，均可立即用以生利，或用以交易了。如果耕種所將費用的東西，比較不耕種（比較勞働者被逼迫着去當『叫化』不克前去作工的時候）所費之物更要多，（因為在文明國家內，無論如何，在通常的狀態裏面，勞働者必是要維持的；）那末，這便是以將來的收成作擔保，而所得來的儲蓄資本了，其實這種資本到了工作完成之時，也是要收回去的。舉例來說，在南加里佛尼亞（Southern California）的純農業區裏面，在一八七七年內，發生了一次總收成的失敗；又幾百萬的羊子通沒有了，但留存骨骸無數而已。在聖和阿琴流域（San Joaquin Valley）一大塊地方，許多的農戶均沒有食料來支持勞働者，一直等到第二次收割時候，於是這些勞働者便各自逃生去了。但是在某一季節裏面，雨又應時而至，於是這些先前的農戶復再進行僱人，從事犁田撒種之事。因為一八七七年中，年辰雖然不好；但到處都還有農戶，把他的收成儲蓄得有一部份。當着時雨再降之際，他們

恐怕第二次的收穫把價錢變賤了，急欲趕快出售；由是而穀米之以儲存備後者，亦復經由交易和墊借的機關，落在耕種人的手裏——被那一種爲了將來的收成而勞動的工作解放了，實則就是被他生產了。

這種把生產和消費連成一片的千千萬萬的交易串珠，好比一個彎彎曲曲的吸水管子。如果定量的流水從這一頭的管子注入去了，那末，在那一頭管子裏面便會流出等量的流水。他雖然不是完全一樣的流水，可是他的容量則全相等。同樣的道理，從事生產的人投其所取，取其所與——他們所領取的生活資料和工資，亦不過他們的勞動生產品而已。

第五章 資本的真正職務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的問了：就是，如果資本不是需要來支付工資的，或在生產進行中供養勞動的；然則他的真正的職務又是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在上文的考核裏面，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我們已經知道，資本是用來獲

取更多的財富的財富，不是用來直接滿欲的財富；但我想他的定義或者還可以這樣的說，即資本是在交易進程中的財富。

由是言之，資本實可增加勞動去生產財富的力量：（1）增加勞動工作的效能，如以鐵鏟挖掘哈喇而不用手，或以鐵鍬抄煤於爐，因以行船而免拉撓。（2）使勞動有使用自然的生殖能力的力量，如收穫五穀而用播種，或獲取動物而用豢養。（3）容許技術的分工：在一方面，以特才之利用，奇技之養成，廢物之減少，增進人工的效率；在他方面，收用自然的力量，把他們發揮到最高度，利用土壤，氣候，地勢之不齊，而在自然機會最利於生產某種財富之地，去生產某種的財富。

資本並不供給勞動用以製造財富的原料，儘管錯誤的教育要這樣說；財富的原料原為自然所供給。但是半製造的原料，和在交易進程中的原料則係資本之一。

資本並不供給或預墊工資，儘管錯誤的教育要這樣說；工資乃是勞動者以其勞動所獲得的生產品之一部。

資本並不在勞動者的工作進程中，供養他們的生活資料，儘管錯誤的教育要這樣說；勞動者

實是以他們的勞働供養自己，凡人可以其全體的或部份的自己所生產的物品易取生活資料，在實質上，便是自己替他生產生活資料。

因此資本並不能限制產業，如像錯誤的教育所說；唯一的產業的限制乃是自然的原料的接近。但是資本亦可以器具使用的限制，和技術分工的限制，限制產業生產力和產業的形式。

資本可以限制產業的形式是很明白的。如果沒有工廠，則不能有工廠的工人；沒有縫衣的機械，則無機械的縫紉；沒有犁頭，則無犁人；又沒有經營交易的大資本，則無關涉交易的各種形式的產業發生了。又器具的缺乏，亦必大大的限制產業生產力，也是很顯明的。如果農戶因為資本不穀，不能用犁而必用鏟，不能用刈禾的機械而必用鎌，不能用打禾的機械而必用打禾棒；如果機械匠必靠鑿子斬鐵；織布工必靠手機織布；則是產業的生產力必尙比不及那有資本的扶助，使用頂好的新式器具時，所有生產力的十分之一。又分工的制度亦不能比較那最簡單的和幾乎感觸不到的原始的辦法更有進步，交易活動亦不能擴充到他的鄰居以外；除非有一部份的生產品常常存在貨倉中，或在運轉的路上。即獵獸，捕魚，拾菓，和製造武器，亦不能行使分工，致使每一個人能設各

專一業；除非是每人所獲之物未盡用作消費，而有一部份的儲蓄。因此，凡是專於攫取某種物品的人，皆能應他的需要，取得別種的物件；並能以今日的良好運氣，供給次日的短欠。因此之故，我們如欲採用最文明的世界所必須的和特有的精密的分工，必先要保有大量的各種各樣的資本在倉庫中，或轉運上。如欲使一個文明社會的住民自由與他身邊的人民，或與地球上最遠的部份的人民，以勞動交易勞動，必然要有各種的貨物在貨棧內，在商店中，在船舶上，並在鐵道的貨車裏面；恰如欲使一個大城裏面的居民自由以杯飲水，先必要有幾千萬咖噏的水量，蓄積在蓄水池裏，或用幾英里長的吸水管把水運走。

但是說那資本可以限制產業的形式或產業的生產力，與說資本限制產業，乃是很不相同的事情。因為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所說那種資本限制產業的標語，他的意義，並不是說資本限制勞動的形式，或勞動生產力，而是說他限制勞動的使用。這個命題的似是而非之點，乃係從資本以原料和以生活資料供給勞動的假定演繹而得。——這個假定，我們已經看出他實在是沒有根據，並且當着我們想起那資本係由勞動所生產的，又想起那資本存在以前勞動必先存在那話的時候，這

個假定愈覺荒謬。資本可以限制產業的形式，和產業生產力；但這却不是說沒有資本便沒產業。猶如他不是說沒有織機便無紡績；沒有縫紉的機械便無縫紉；沒有犁頭便無耕種；或說在魯濱孫克魯索（Robinson Crusoe）所住的社會裏面，沒有交易，便無勞動一樣。

又說資本可以限制產業的形式和產業生產力，與說資本實際限制他們，亦不是一件事情。因為在有些地方，雖然實在的可以這樣的說，一個社會的產業生產力實為資本所限制；但經仔細考察之後，我復覺得這種說法，亦復多半是理想的，少半是真實的。在墨西哥（Mexico）和突尼斯（Tunis）這種國家裏面，資本倘獲普通應用，或以為他必然要大大的變更產業的形式，和增進他的生產力，以為這是很明白的；又且常聽人說：這種的國家，因為要想發達他們的自然資源，故他們需要資本。但在這種資本的需要背後，豈無別種的需要嗎？豈無一種根本的需要比較資本的需要更要緊嗎？在這些國家裏面，這些阻止資本的積聚和他的使用的原因，豈不是政府的貪婪和濫權，財產的不穩固，人民的無知，和成見太深嗎？他豈不是由於在這些事實中的真正限制，而非資本的缺乏嗎？在這種地方，即令給以資本，恐亦不能用他。固然，我們可以想着在某種社會裏面，資本的缺

乏實是構成勞働生產力的唯一障礙物；但我們所想着的這種狀態，假如發生的話，也是很少的，除非偶然的成爲一種轉瞬即逝的現象。我覺着只有飽受戰爭和天災的禍害，資本悉被毀滅的社會，或其他大陸上的文明國民方才新來墾殖的社會，始能設做他的例證。但凡兵燹之餘的社會，對於他所習慣應用的資本，總是生產的快，老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再說，新開闢的社會凡屬可以使用或欲要使用的資本，也是生產極速，同樣的可以覺察出來。

除了在這種少見的狀況和一時的狀況裏面，勞働生產力確爲資本的缺乏所限制而外，我是不能別有所見的。因爲在一個社會裏面，雖然因爲資本缺乏，個人不能使用勞力，如同資本充足時之有效率；但在這個社會裏面，如果老早已經有了充足的資本，那便不是真正的受資本缺乏的限制，而是爲資本的良好分配缺乏所限制了。如果壞政府搶劫勞働者手裏的資本，如果不公正的法律掠奪了生產人的那些用來輔助生產的財富，而以授給那些專靠產業稅收養老的人物；那末，這個限制勞働生產力的真實之物，則實不是資本的缺乏，而是政治的不良了。同樣的道理，無知，舊習，和其他不利於資本的使用的狀態，他們均是勞働生產力的真正阻力，而非資本的缺乏。請以普通

的圓鋸送給德爾佛伊哥 (Tierra del Fuego) 火車頭送給貝督英阿拉伯 (Bedouin Arab) 縫紉機送給夫拉特赫德 (Flathead) 的婦人，決不能增加他們的勞動的效率。並且即用其他的東西去增加他們的資本，亦復徒勞無功；因為無論什麼財富，除了已被他們用來當做資本的東西而外，不是要被他們消費，便即要被他們視為廢物一樣處置。阿伯赤人 (Apache) 和印第安人 (Sioux) 之不知道耕種土地，並不是由於穀種和農具的不足。如果只替他們備辦穀種和農具，而不限制他們的遊浪生活，並教他們種地，他們必不會把他們用在生產上。即令以倫敦 (London) 所有的資本通盤送給他們，假定他們還是現在的這種智識程度，他們亦必不會把他視為資本使用，因為他們或只曉得把這種可以幫助打獵的細微部份用在生產方面；並且，即這細微的部份，亦並不能用他，除非是如大風雨般樣的傾注在他們頭上的食物之類通被他們用罄。但是他們所用得着的資本，則力圖進取；並且爲了獲得某些樣的資本，甚至不顧最大的艱難困苦。這些野蠻的部落以英美工廠所製造的武器打獵作戰，並與最近所發明的新武器同進步。他們只有在文明進步的時候，乃知注意現代文明國家所需用的其他的資本，那時這種資本可說對於他們有點用了。

當佐治第四 (George IV) 時代，有幾位邁返英倫的教士，帶了一位新西蘭 (New Zealand) 的土酋名叫漢計 (Hongi) 的一路。他那高貴的面貌和華美的文記，頗爲人所注意。又當他將要回到他的民間時候，英國的這位皇帝和某幾個教會，都送給他不少的器具，農器，和種子。這個新西蘭的土酋雖然實是用了這種資本，但却是另外的一個用法，即英格蘭的各個東道主也就很少夢想到的。他在路上悉德尼 (Sydney) 地方，便把他換成武器和軍用器具，並以這些武器和軍用器具搬回家中，立即與其他部落開始戰爭。結果，大獲勝利，當即在那第一次交鋒的戰場上，把他的三百個俘虜，煮熟來吃。漢計 (Hongi) 在這次盛大的筵席上首先動作，立即把他的那個對手，即敵人的土酋的兩眼挖出，囫圇的吞嚥入胃，並吮吸他那致命的傷痕中的鮮熱血液。可是到了現在，他們的常期戰爭已經停息。又毛利人 (Maoris) 的後裔大部已經採用歐洲人的習慣，就中許多都已積有不少的資本來應用了。

同樣的道理，若把新社會裏面的交易和生產的簡單型像，完全歸罪於資本的短少，亦是錯了。這些需要很小的資本的生產和交易的型像，從他們的本身說，倒是笨拙而且沒有效率的；但如

仔細的去考察這種社會的情狀，他們在事實上乃是最有效率。一個大工廠和他所有的最新的各種改良併在一道，在織棉織毛以爲布疋的工業上，固可謂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工具，但他只有在需用大量製造的時候，才是如此；至如織造一個小鄉村裏面所需用的布疋，則用這種舊式紡棉車輪和織布手機從事製造，反而少費勞動。一個完全的印刷機，只一個人用，印書可數千卷；而一副斯坦諾普（Stanhope）或法蘭克林（Franklin）印刷機，以一個大人和一個小孩用他，只能印書百卷，但印一個小村莊的冊數很小的新聞紙，則舊式的印刷機反是最有效率的工具了。如果在間或之間搭載二三個人行船，則小木艇的效率，比較汽船還好；如果只有不多包的麵粉須要轉運，則用馱馬荷負，比較用火車尚還節省勞動；倘放大批的貨物在一個樹蔭背後十字路旁的貨店裏，則徒耗費資本而已。普遍言之，凡在人口稀少的新國家裏面，這些在交易上和生產上的簡陋的設備，推其原因所在，大半不是由於資本的缺乏，而是由於使用資本沒有餘利可得。

任憑傾注好多流水在水桶裏面，絕不能多過水桶所能收容之量；同樣的道理，財富即令堆積如山，但可用的資本之量，絕不能超越那交易和生產的機關在現存的狀態裏面，智慧，習慣，安全，人

口的密度，最適宜於這種人民的能力所需用的資本之量。我想一個社會所需用的資本之量，如下——社會的機體，分泌他所必需的資本之量，宛如人身的機體在健康的時候分泌他所必需的脂肪一樣——這是一樣普遍的真實。

不問資本的數量會否限制產業的生產力，並會否以此確定工資所不能超過的最高限；但在文明邦國內，民衆的貧困非由資本的稀少所致，則是明顯的。遑論資本的生產力所確定的最高的界限，無論在什麼地方工資都未走到，並且資本愈多的地方工資反而在相對上降到最低的界限。在世界上所有的最文明的邦國內，生產的器具和機械，在利用上無不顯然過多；又凡有利的職業所造成，的新希望，其引起的資本，總是超過事業本身所需要的資本。水桶的水不僅滿了，並且溢出來了。這個道理明白的很，目前的產業衰敗係由機械豐富和資本蓄積所致，上智下愚悉皆承認；又毀滅資本的戰爭，反謂係活潑的貿易和高貴的工資所造成的原因——許多堅持資本僱傭勞動和支付工資的人都擁着這種離奇古怪的觀念，足見他們對於這些事情的思想實太不清楚了。

在本研究裏面，我們的目的是欲解決這個曾經發生了許多的自相矛盾的答覆的問題。在明

白的確定什麼才是資本的真正意義和他的真正功用上面，我們曾做了一步新發軔的又且最重要的工作。讓我們把他來重述一遍，並往前進。

我們會發現了這個流行的學理，工資係由勞働者數和用以僱傭勞働的資本量，其間所生的比率決定，顯與這個普遍的事實不一致：即工資與利息的漲落是相合的，不是相反的。

因為有這一點的衝突，所以我們便去考核這個學說的根據，結果我們隨又發現了一種事實，恰與這個學理相反，即工資完全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直接從勞働的生產品中得來的，這種生產品即係報償勞働的工資。我們又曾發現了資本並未墊付工資，亦未供養勞働者，他們的職務就是以器具，種子和便宜交易的財富輔助生產。

我們由是而得許多實際的結論，他們的重要程度可以抵補我們在確定他們的時候所受的苦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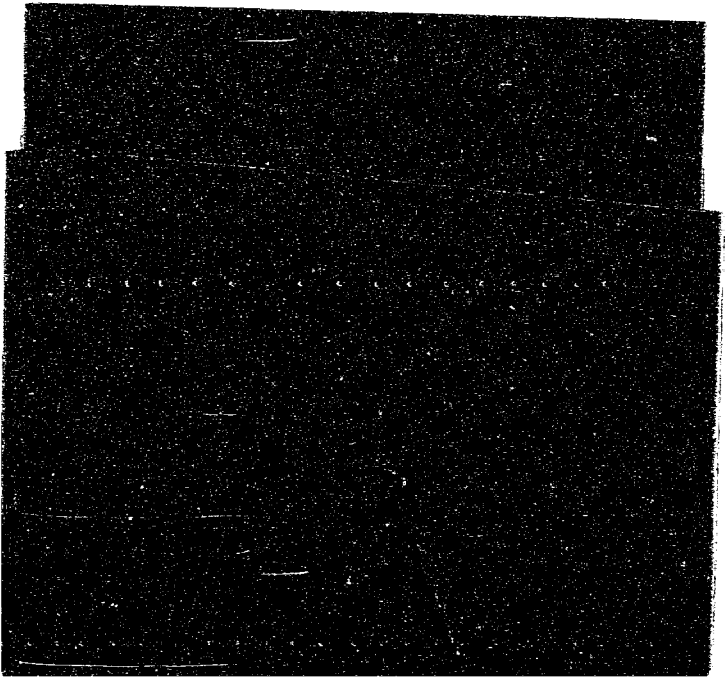
因為如果工資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從勞働生產品中取出來的；那末，這些流行的討論資本與勞働的學說，都是不確實的。又凡所有的救濟方法，無論是政治經濟學的教授所提出的，

或係工人所提出的，倘欲以增加資本，或限制勞動者的數目，甚或以限制工作的效率的各種方法免除貧困，都必是不適用的。

如果每位勞動者確在應用他們的勞動，創造償付工資的基金，則是工資便不能隨工人之增加而減少了；並且，在他方面，因為勞動的效率很明白的是隨着勞動者的人數而增進，倘若其他的事情不變，則工資反必要比較舊日更高。

但是這一個附加的條件，『其他的事情不變，』又送給了我們一個必須在作進一步的研究以前詳為考慮並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人口增加的時候自然的生產力確是有隨人口所增加的取用數目而呈減少的傾向嗎？

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
圖書登記號碼



5
10

039525



2121.6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進步與貧困

(二)

佐治樊弘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真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冊

總 編 者
王 雲 五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39528

進步與貧困

(二)

佐治·赫爾著
陸和譯

世界書局

進步與貧困

第二編 人口與食物

第一章 馬爾薩斯學說的起原和基礎

在我們所曾研究的學說的背後，尚有一種學說，必須詳加考核。現在流行的關於工資來源和工資的公律的理論，最有力量的根據，便是人所公認的馬爾薩斯 (Malthus) 主義——人口的增加自然而然的比食物的增加更快。這兩種學說，互相表裏，互相引證，對於我們所努力解決的大問題構成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所給與他的答覆。

這個流行的學說：工資係由勞働與資本之間的比率決定的話，在上文裏面，我想，已經指出了他確是毫無根據的了，但最可令人詫異的，就是這種毫無根據的學說，如何還能敷如此普遍的，並

長久的存在。卻說，這樣的一種學說能設在這一種的社會狀態裏面，即在那多數勞動者的職業和工資，都要靠另一個資本家階級的狀態裏面發展出來，並且又能得到這樣的那些從來也就少有吃苦的去辨別真偽的民衆信認，二者均不足怪。不過這種已經在考察上覺得毫無根據的學說，居然能設在現在這個世紀以內，並在恁多的專以闡明和發達政治經濟學爲職志的思想家之中，得着繼續的承認，則不可謂不是一件怪事了。

可是我們要在馬爾薩斯的普遍的被人承認的進程內，去找出這個捨此無法解釋的事實的說明。這種流行的工資學說之所以從未經人公平的試驗，實因馬爾薩斯學說的擁護；於是在一般政治經濟學家的心目中，他便好像一種『自明』的真實了。這兩種學說互相表裏，互相補充，互相守護，同時，又得到一個新從地租學說的討論中，發生出來的一條有名的經濟原則的響應——即過了某一種限界，在土地上所投入的資本與勞動，其所得之收入漸往下降。各種學說相合併以解釋一種組織最繁和進步最高的社會的現象，但使讀者覺着此種解釋，無往不通，遂不去再作精密的考核了。

在這兩種學說裏面，那一個在歷史上發現的最早，這是很難說的。總之，人口學說一直等到工資的學說已經在科學上變成了天經地義，方才在科學上占地位。但他們卻係自然而然的，一齊發生和發達的，並且在政治經濟學尚未被人開始組成系統的時候，他們已就多少有些粗疎的形式。馬爾薩斯的學說，亞丹斯密司雖然沒曾把他充分發展，但從斯密司的書中，有好幾個地方，都可看出他心裏早經有這個學說的雛形，我覺着，這種雛形的人口學說，是他的工資理論錯誤的重要原因。無論如何，這兩種學說聯合的如此密切，互相補助的如此充分，所以巴克爾 (Buckle) 在他所著的十八世紀中蘇格蘭學者的考察裏面，評述政治經濟學的發達史的時候，即把這個流行的工資理論的完全證明，歸大功於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增加比較食物的增加更快的主義。他在所著的英格蘭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England) 的第三卷第五章上說：

十八世紀剛完結，完全證明了勞働的報酬係由兩種事實所造成；即國家用以支付工資的基金之量，和分享工資基金的勞働者數。我們的知識的這個大進步，大部分，雖然不是完全的，是由於馬爾薩斯。因為他所做的人口論，在哲學的思想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不但產生了不少的

實際的效果，並且將來也許還要引起其他更重要的效果。這書是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在一七九〇年早已逝世，否則他一定要很歡喜的去看他自己的理論如此。的被人擴充，而不是被人修正了。說老實話，如果沒有斯密司，那裏還有馬爾薩斯；這就是說，只因斯密司已經奠定了基礎，所以馬爾薩斯纔能修出這所大房子。

這個有名的學說，自經宣佈以後，不僅大大的影響了政治經濟學上的思想，並且影響了更高的玄想，他的根據是（如北美殖民地的發展所表現的事實，）人口的自然趨勢至少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就是依着幾何級數而增進，但食物的增加，即在產業最適宜的地方，亦不能比較數學級數增加的更快，即每二十五年額外增加之數量，不能等於現在所產生的數量。馬爾薩斯繼續質樸的說：『這兩種不同的速率的必然影響相合，實是可驚。』他的（第一章）結論說：

讓我們把北海島上的人口定為一千一百萬，並假定現在的食料，足敷供養此數。在第一個二十五年，人口漲為二千二百萬，又因食料也漲一倍，彼此亦足敷用。在第二個二十五年，人口漲為四千四百萬，食料便只敷供養人口三千三百萬。在更下的一個時期內，人口漲為八千八百萬，

食料只穀供養半數。又在第一世紀結束的時候，人口漲爲一萬七千六百萬，食料僅穀供養五千五百萬；結果遺留下了一萬二千一百萬人口完全無所贍養。

現在不說本島，而以全球爲例，移殖之民自然不算；假定現在人口等於十萬萬，並假定人種之增加按照下列的數字漲大，一，二，四，八，十六，三二，六四，一二八，二五六，又食料之增進如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倘經二百年，則人口與食物之比必爲二五六與九之比；三百年必爲四〇九六與一三之比，兩千年，則兩數之差幾乎便不能計算了。

這一種推算的結果當然爲事實所不許，因爲現存人口之數決不能超過食料所能供養之數，因此之故，馬爾薩斯的結論是，人口的無限增加的趨勢必然要受限制：即對於生殖能力的道德的限制，或增加死亡率的各種原因，此種原因馬爾薩斯歸納爲罪惡和貧乏。凡阻止人口生殖的原因，他稱爲消極的限制，凡以增加人口死亡率的原因，他稱爲積極的限制。這便是馬爾薩斯自己在人口論 (Essay on Population) 上所發表的有名的馬爾薩斯主義。

現在我們不值得指摘關於幾何的和算術的增殖率的錯誤，這只是頑弄比例的把戲，而他的

巧妙還比不上人所熟知的龜兔競走的故事。據這個故事上說，兔子生生世世的追趕烏龜，永也趕不上。因為算術的與幾何的增加的假定，在馬爾薩斯主義中，原是不重要的，至少那些相信這種主義的人是會明顯的否認了的；例如彌爾（John Stuart Mill）便說：『這個假定不應把這事實所不許的事情來說的如是恰切，又凡具有思考能力的人無不以此假定為這個理論的贅疣。』

（註一）須知馬爾薩斯主義的精髓是說人口的增加有比食物的增加進行更快的趨勢，又這兩種原素在快慢上進步的差異，或如馬爾薩斯所言，解為人口依照幾何的比率進步，食物依照數學級數進步；或如彌爾所說，解為人口依照常定的比率，食物依照漸減的比率都是說法上的差異，無關於馬爾薩斯主義的精義。最重要之點為兩個學者所公認的。實如馬爾薩斯自己所說：即『人口的增加常有超過食物增加的自然傾向。』

現在所主張的馬爾薩斯主義，可以用最有力而最不受指摘的方式，表述如下：

常常傾向增加的人口，如無限制，最後必要受食物限界的阻礙，但不是受一種固定的阻礙，而是受一種有彈性的阻礙，結果使食料的獲得愈益困難。因此凡在生殖力自由發展毫不受人

智的限制的地方，必有一種不足的狀態發生，這種狀態將人口限制在食物的範圍內。

這種學說，在實際上，論其抵觸那種憑藉創造的慈愛心和理性力足以調和人口與食物的衝突的觀念的程度，雖然不如那種相信禍福皆由天定而不努力去尋求貧困根源的態度之厲害，但他因為明白宣言罪惡和厄難係由人的最純潔最快樂的愛的天性的必然的結果，遂與人心裏面的根本觀念相衝突了。這種學說，於甫經公佈之際，即被攻擊的極露骨，於是攻擊之中，感情的成分極多，理性的成分極少。但他卻是能毅經得起考驗，終於大獲勝利了。又他雖然經了哥德溫（Godwin）的駁回，科伯特（Colbert）的擯斥，和所有的這些從論戰，譏諷，笑罵，和怨怒中所射出來的冷箭，但在今日的思想世界上卻然成了公認的真實，並把那些素不信他的人也逼得沒有反對的話說。

他的勝利的原因，他的力量的泉源，都很顯明。馬爾薩斯主義一方面似乎有不可駁詰的數學的真理在背後——即凡一種繼續增加的人口最後一定超過地球上所能供給他的食物或立足之地，而又一方面在生命與食物的限制拼力奮鬥的動植物界中更得到一些比擬做幫助——

這些比擬把人的生命和動植物的生命的差別減輕，大得近代的生物學說的讚許，勢力日漸大了；並且這種學說又得到了許多顯明的事實的擁護，如貧困，罪惡和愁苦在繁密的人口中的盛行；物質進步的影響在日往上增的人口，中，貧苦並未解免；這種在新開闢的地帶中人口之數增加極快，而在人口已經繁密之地則因貧乏階級的死亡速度，復阻止了人口進步之路等類皆是。

馬爾薩斯的這種學說所造成的這個普遍的原則，他不但說明了這些確切的和類似的事實，並且還能使他與工資取自資本的學說和他所推演的各種學說彼此連合的極度熨貼。依照流行的工資理論，工資因人口的增加把資本分的更小，所以工資日往下落了；依馬爾薩斯 (Malthus) 的主義，貧困因人口的增大把食物分割的更細，所以貧困隨時出現。以後所待做的，只差把資本與食料證爲一事，並把人口與勞動者數證爲一事，而使這兩個命題的實質與形式歸於一致。其實在流行的政治經濟學中，這些名詞常相通用。(註二) 因爲這樣，所以巴克爾 (Buckle) 說，馬爾薩斯 主義最後證實了亞丹斯密司的工資理論。

里嘉圖 (Ricardo) 恰在『人口論』出版數年後，以其所發明之地租公例，改正了斯密司

(Smith) 對於地租的性質和原因所犯的錯誤，但他卻供給了馬爾薩斯學說一個新證據，即人口繼續增加致使食物的需要愈加迫切，致不得不去耕種生產力較小的土地或在同一土地上去耕種生產力較小的限界，所以地租便日往上騰了。此後他們便造成了一個三角同盟了，在這三角同盟之中，馬爾薩斯學說在兩面都有學說爲擁護——從前被人公認的工資主義和及後被人讚許的地租主義，不過是這個以馬爾薩斯命名的這個普遍主義，在工資和地租兩方面所表現的特殊例子——工資之落地租之漲與日增月進的人口之動同時發現，確係人口受食料的壓迫所表現於工資和地租方面的兩種形式。

自從里嘉圖 (Ricardo) 而後，時人所認許的政治經濟學，雖然有些小的地方被澄清了或說明了，但並沒有實質的改變和進步，這個馬爾薩斯學說，在政治經濟學上占了地位之後，雖然忤逆了上文所述的這種想以仁智解除貧困的觀念，但他至少在舊國裏面，卻不忤逆勞働階級所懷有的其他的觀念。反之，在他方面，如像工資的學說原爲他所擁護，結果又轉而擁護了他，他與他們相互提攜。自機械工人或紡績工人方面視之，工資低落的原因係由人口過多彼此競爭，又在齷齪的

貧民窖裏面，豈不是明明白白的顯露着人口實是太多嗎？

但是人口學說大獲勝利的原因，全在他不與現存的權利並不與任一有權階級的利益衝突，反之，他並去阿諛和保障那些操縱思想的富人階級。在一個時代眼看着那些舊的根據已漸失墜，他於是趕來給那些給少數人霸占世界財貨的特殊權利以聲援，因他宣稱貧苦和不足是自然的原因所造成的，其實這種貧困和不足，如果基因於政治，必責罪於凡容許這些特殊權利存在的政府制度。這篇『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 顯係對於威廉哥德溫 (William Godwin) 所著政治公正的研究 (I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的公然答辯，威廉的這個研究乃係主張人類平等的原則，至於人口論的目的乃在替現在的不平等辯護而把這種不平等的責任從人造的制度上，輕輕的卸到天設的法律上。這並不是新的，因為華勒斯 (Wallace) 早在四十年前，便提出了人口過度增加的危險，以為公平的分配財富辦不到了；只因時代的關係，這個同「的觀念當着被馬爾薩斯 (Malthus) 提出的時候，便特別的受有權階級的擁護，因為他們自經法國革命而後，便常恐怕有人懷疑現存的制度。

現在與當時一樣，馬爾薩斯的這種主義卻是避開了革新的要求，隱藏了在問題上和良心上的自私自利的天性，因為他說貧窮與不足乃是無可奈何的。他提出了一種哲學，有了這種哲學之後，富人帶維茲（Dives）便可在吃餐的時候，借以拒絕拉撒路（Lazarus）這位在他的門口餓的不了的『叫化』，有了這種哲學之後，有錢的人便可快快樂樂的把錢包鎖起，不管困窮要求施捨，有了這種哲學之後，發財的基督教徒，雖然每一禮拜都在美麗的裝有披套的坐位裏面，鞠躬，祈禱上帝的恩賜，但對於咫尺之外的齷齪不堪的窮困則覺毫無半點責任。因為貧困，不足和乏食，依這理論說來，既非由於個人的貪心，亦非由於社會的組織不良；他們乃是普遍公律的必然結果，假如去反對這些公律，即令不比褻瀆神聖，亦必等於與地心吸力的公律衝突一樣無用。依照這種見解說來，他在貧乏的現象之中積聚財富，不過僅如在流沙之中圈護一塊小地方的良田，以免受其淹沒一樣。他自己雖有所得，但無人會受了他的損失。又即令富人逐字逐句的遵照基督的囑咐，概以財富分給社會中的貧困，但結果還是沒有什麼益處。人口必然更再增加，結果他必然再受食物和資本的限制，又將來所產生的平等亦不過公共貧苦的平等而已。因為這個道理，所以凡關於干涉

任一有權階級的改良政策都是要遭人鄙棄的，因為他是絕無希望的。既然人間的公律不能預先提出一種限制生產的方法，俾自然的公律無從活動，借以免除人口的剩餘，並即以阻止人口增加的趨勢，則是將來的人口定擠滿了全地面，好比沙定魚，被擠滿在包裹箱內一樣，除了依賴教育的功效和努力於限制生育的宣傳而外，無論個人或團體的努力欲求免除貧困，均是白費。

無論何種學說，只要與那貧苦階級的慣常思想相合，並且只要足以替富而有權的階級的自私和貪婪做辯護，他必然傳播的極速，影響人心極大。馬爾薩斯 (Malthus) 所提倡的這種學說之所以受人信任，全是因為這樣。

近年以來馬爾薩斯的學說，在我們對於人的來歷和物的起原的觀念變遷裏面，又得到了一個新的根據。巴克爾 (Buckle) 說，自從馬爾薩斯的學說流行後，哲學的歷史便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種說法，自我看來，很容易證明他不錯的；但是我們假如效法巴克爾去尋求，他在這些高深玄遠的哲學範圍裏面的影響，雖然十分的有趣味，可是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以外。但是生物進化論所給予馬爾薩斯學說的新根據，精深的和獨創的見地，在推尋這種學說的勢力之淵源上，必被吾

人所注意。在政治經濟學中，既然工資理論和地租理論都推許馬爾薩斯學說是種真理的中心，無怪這些類似的觀念被擴充在形形色色的生命進化裏面，越發使他的地位愈高而且令人愈難進攻。這位終身熱烈的反對這種新哲學的阿伽西 (Agassiz) 曾說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與馬爾薩斯主義處處相同，(註三) 又達爾文自己也是如此的說「生存競爭」的學說是由馬爾薩斯的學說應用到動植物世界裏面所得到的結論。(物種由來論第三章)

雖然，如說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的進化理論完全便是推廣了的馬爾薩斯學說，我覺着還是不甚適當，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原來便沒含有進化的觀念，並且亦無包含進化觀念之必要。但不久便被人加進去了。馬卡羅和 (McCulloch) (註四) 以社會進步和技術進步歸功於人口的增殖，並宣言他所產生的貧困實足以鼓舞上層階級和中間階級發展產業，倡明科學，和蓄積財富，如果沒有這種激勵的力量，社會必將立即陷於麻木的狀態，甚至衰滅。這豈不是直截承認「自然」所採用來造成地上衆多生命的各種既複雜又離奇的形態的「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兩方法實大有功於社會的進化嗎？這豈不是承認這種表面雖似冷酷雖似殘忍而其實則在無限的年

代中，將低等的動物進化成高等的動物，將猴子進化爲人並把石器時代進化而成十九世紀的力
量嗎？

如此的被人推崇，被人證明，被人穿鑿，被人附會的馬爾薩斯 (Malthus) 學說——即貧困係由人口受食料限制的結果，或由勞動者數常使工資往最低的限界下降，卽往勞動者所能恃以再生產的最低限下降的結果——普遍的被人承認好像他是一種沒有疑問的真實他被用來解釋社會現象，恰如天圓地方之說，歷代以還均被用來解釋明亮的天空的現象，和摩西 (Mosaic) 紀錄上的感人最深的文字用來解釋地質學中的事實是一樣的。如果單論這種學說的勢力，那末，反對這種主義正如有色人中的一位教士反對地球繞日的意見一樣，苟非具有無法無天的勇氣絕難如此做去，因爲馬爾薩斯的主義，幾乎得了智識界的普遍證明，又在今日的最高深和最普遍的文章裏面皆有馬爾薩斯學說的勢力。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歷史學家和自然研究家，社會科學大會和職工團體，教會中人和唯物論者，守舊派中的健將和革新派中的前驅，均說他是對的。又從未聽說過馬爾薩斯，且不知道他的主義是些什麼觀念的人，亦堅持這種學說，是正確的，並用以解釋萬物。

可是流行的工資學說的根據經過公平的試驗之後，既然空無一物，則是他的雙生姊妹馬爾薩斯主義，自我看來，倘經付諸考試，亦必失敗。我們因為證明了工資確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的關係，早把這位大力將軍，安提阿斯（Anteus）拋在地球以外。（安提阿斯是一個力士，倘與地面接觸，力遂無敵，但他一旦被人舉在地球之上，力遂散失，而每經與地接觸，力又恢復——希臘神話）

（註一）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II, Chap. IX, Sec. VI. 可是不問彌爾所說為何，馬爾薩斯自己却是很注重他的幾何的和數學的比率，又馬爾薩斯之出名亦是靠他所說的這兩個比率，因為他們所供給的這個誇大的公式，在許多人裏面，比較頂清楚的推理所造成的力量更大。

（註二） 馬爾薩斯主義在資本主義上的影響，我想，可以把斯密司的先馬爾薩斯所寫的定義與里喜圖、馬卡羅和彌爾後他而寫的定義比較而見。

（註三） 馬薩朱塞特州農務局的演說，一八七二，北美合衆國農部報告，一八七三。

（註四） Note IV. to Wealth of Nations

第二章 在事實上的推論之非

馬爾薩斯的學說，既爲大衆所信從，又得到了怎多的學者的認許，我們便應該考察他的原因與根據，以明白他所以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中占勢力的理由。

我們把這個學說加以嚴密的分析或考核，我想，他一定如同流行的工資理論一樣，完全不能成立的。

第一層，用以擁護這個學說的事實，不能證明他類比的理論，亦不能容許他。

第二層，有許多事實可以並且完全的否認他。

我來說一句切中肯綮的話，人口比較食物增加更快的趨勢，無論在經驗上或類比上都沒什麼保證。這些用來證明這種學說的事實，只足以證明如在新的國家裏面，因爲人口稀少的原故，或在舊的國家的貧苦階級之中因爲財富的分配不均，人的生命忙於生存的生理必須品之尋找，此種生殖的趨勢，如果聽其沒有限制，有時則將超過食物的界限。但是在人口繁密和分配平均，致使全社會的居民均無須以全力去競爭生存之地，假如說那增殖的趨勢也有同等的力量，那便不是一種正當的推論了。亦不能假定人口增殖的趨勢，因爲發生貧困便會妨礙恁的一種社會的存

在。果爾則是武斷了所正討論的問題，而吾人之推理亦遂陷入於循環狀態了。又卽令承認人口之增進最後定必產生貧困，但不能說現在的貧困便係完全因爲這個唯一的原因所致，除非是別無原因可以解釋貧困——這是在現在的政治，法律習慣之下，所明白不能做到的一件事。

在『人口論』自身也把此點表明的最充分。這本有名的著作，雖然許多人都在說，但卻少有人讀，如果只把他視爲一種文字上的珍物，我看他尙有把來瀏覽的價值。這本書的價值之少和他所產生的或至少被人相信是他所產生的影響之大，我想在文學的歷史上乃是最驚人的一件事；哥德溫 (Godwin) 所著之政治的正義 (Political Justice) 乃是激發人口論 (Essay on Population) 的著作，但他對於人口論從不屑有所辯詰，一直到了他的晚年，然後加以答辯，此中原因最易領會。(詹姆士斯條亞爵士 Sir James Stewart 坦繪德 Townsend 君和其他的人雖然均能與馬爾薩斯 Malthus 分享其榮，因爲他們均係『人口之理』的發明人，但自『人口論』出版後而其道理愈加顯著。) 他劈頭假定人口的增加有依照幾何級數增加的趨勢，但食物至多卻只能依照數學級數增加——這個假定之荒謬，恰如我們根據小狗之尾兩倍其長

小狗之身加重數磅，因以假定狗尾之增幾何速度，狗重之增數學級數，此而可信，孰不可信。由此假定而來的推論，斯耐夫特 (Swift) 也許在譏諷文字裏面要把他歸功於那些在一個從前沒有過狗的海島上的人們，他們把這兩種比率連在一道，遂推出這個驚人的結論，即當着這一條狗長到五十五磅重的時候，他的尾巴便即長到一英里長；並因搖擺極端困難，於是建議用一條布將狗尾緊纏先事預防，否則便有斷折肢體的積極限制之虞了。人口論以此荒謬的根據為始點，並主張向入口貨徵稅，而對穀物的出口則以津貼獎勵，這個觀念早已被人送到矛盾之域去了。這位為人所欽仰的縉紳先生，在他的論辯裏面，其不合邏輯之處令人發笑。——例如他說工資從十八辨士或每日二先令漲到五先令一日，豬肉之價便必由每磅八辨士或九辨士漲到二先令或三先令一樣，結果對於勞働階級的境遇還是無所改進，我記得我曾有一次聽見一個印刷工人很莊嚴的說，他所知道的那一位著作家已經四十歲了，那時他才二十，因為本人現已四十，於是這位著作家現在必定八十歲矣，他所說的這個比例，與工資和肉價的關係的調論酷似。這種思想上的錯亂不但見於一處兩處，亦且蔓延於他的著物的全部。(註一) 在這本書的正文裏所提出的學說恰足以反駁

他所主張的學說，這便是馬爾薩斯本人所謂的對於人口的積極限制了。馬氏對於這種限制的考察，實不啻自己說人口的過度增加，尚有其他的種種原因。在所舉的例子中，和在這個總括地球大部份的調查裏面，罪惡和窮苦雖以直接限制結婚或縮短人生年齡的方法，間接限制了人口的增加，但卻沒有一件事實，可說罪惡和窮苦的根源係由人口的增加超過人手所能用以餬口之力的結果；而在每件事實上，均可看出罪惡和愁苦，苟非由於與社會不合的愚蠢和強奪，便是由於政治的不良，法律的偏私和戰爭的毀滅所造成。

非但馬爾薩斯未曾證明罪惡和貧苦係由人口過多的結果，即自馬爾薩斯而後，亦從未有人證明此事。縱橫地球九萬里，上下歷史五千年，不能在一重要國家內，（註二）找出一個例子可把貧困與不足責罪於人口增加過多之故。人類增加過多的危險誠有，但尚未發表，有時不論這些危險何如，但他尚未變成磨難人類的禍害。人口常有超越食物的限制嗎？果爾，則誠大惑不解，為什麼我們的地球，已有數千年，現在並謂已有數百萬年的壽齡，而其面上所分佈的人口尚還如此稀少呢？為什麼人的生命的巢穴現在一變而成荒墟呢？——為什麼昔為耕種之區今為荒木之野呢？又

今日所謂野獸遊息之地皆爲人類繁庶之域呢？

當着我們計算我們的日增月進的人口的时候，我們容易忽略——但他卻是事實——即從世界史上所得人口的知識，人口的減少與人口的增加都是一樣平常的。說地球上的人口現在比從前任一時代都多，沒有事實，只過猜度。自從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上世紀的前半，說過地球上的人口，自從基督紀元（Christian era）而後，逐漸減少的话，雖然當時影響甚大，但迄後意嚮便往反對的方向走了。可是最近調查和考古的運動，對於古時的歷史家和遊歷者的紀載，即前人之指爲誇大者，如今愈覺得人信任了，又關於古代的人口繁密和人文進步的證據，即前人之所懷疑者，現在亦暴露了，又關於人種古遠的話也是一樣。又從商業的進步，技術的進步，城市的大小諸點，去推算人口的數目，我們勢必容易少算古時人口的密度，而不知內勤的耕種（intensive cultivations）和古代文明的特質，尤其是在灌溉盛行之地，能穀給養此數。我們可以看見的歐洲和中國的繁密的農區，以很小的商業很幼稚的技藝，比之近代相差遠巨，但足維持生活簡樸的很多的人口數，而無近代所常見的人口集中城市之象。（註三）

無論他是何如，現在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現有一塊獨一無二的大陸，他現在所包含的人口比較從前更大，這塊大陸，名叫歐洲。這不是說歐洲的各部份都是這樣。確乎不錯的，希臘（Greece）地中海中的海島，和歐洲的土耳其（Turkey in Europe），諒必意大利（Italy），或許西班牙（Spain）在曩昔所容納的人口比較現在更多，又中部和東部歐洲的各部及其西北也許是一樣的。

亞美利加洲（America）在我們知道他的時候，人口已然增加，但是這種增加，在我知道他的時候，實不如公衆所想之大，有的估計以爲僅僅祕魯（Peru）一國便當在發現美洲之際，他上面所容納的人口，比較南美洲大陸上現在所存在的人口更大。而所有的憑據均以爲在發現美洲以前，美洲的人口漸漸減小。在這塊其實並不新的新大陸上究有什麼偉大的民族會在那裏發達，究有什麼偉大的帝國會在那裏興盛和衰落，固然我們只能全憑猜度。但古代偉大的遺跡尚在足資證明前乎西班牙征服以前的祕魯的偉大文化；在猶嘎旦（Yucatan）和中部美洲的熱帶的樹林裏面，尚有偉大城市的遺跡，可是這些城市在被西班牙征服（Spanish conquest）以前已然不

能記憶；據科德司 (Cortez) 的發現，於墨西哥 (Mexico) 地方所得的史實足資證明後來的野蠻主義代替了高等的社會進步，又現今構成合衆國 (United States) 的大部地方，尙散佈着許多的泥壘，可以證明曾有一次人口繁庶的經過。間或有些地方，如在蘇必利爾湖 (Lake Superior) 的銅鑛區，尙有比較白人所接觸的印第安人的藝術更進步的痕跡。

至於亞非利加洲 (Africa) 那是更沒問題了。北部的非洲 (Northern Africa) 現在所能收容的人口，僅相當於古代他所收容的人口的一部份；又尼羅河流域 (Nile Valley) 的人口在一個時代也比現在的人口更大，但撒哈拉 (Sahara) 的南部，在歷史上則無增加的形象，並因奴隸貿易盛行之故，到處均有人口減少的確果。

亞細亞洲地方，現在收容了人類種族的一大半，雖然人口的密度比較歐洲人口密度的一半，尙多不了多少，但印度和中國的人口從前都比現在爲多，這塊爲人的滋生地的亞細亞，不但以人羣送到這兩個國家，亦且推掀出許多人口的大波浪衝撞到歐洲地方去，實足證明在有一個時候他的人口最多。但在小亞細亞 (Asia Minor) 敘利亞 (Syria) 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和波

斯 (Persia) 簡單言之，即在亞歷山大 (Alexander) 所征服的地方則有一個大的變遷。在那些地方裏面，人口在昔雖多，城市在昔雖大，但至現在卻淪爲齷齪的村莊和確確的曠野而已。

在所有的人口學說之中，這個對於地面上的人口，主張有一定的數量的學說尙還沒有，可謂奇矣。這個人口定量的學說也許比人口增加傾於超過食物增加的限界的學說更合事實。人口在此處則免起在彼處則鶻落是頗清楚的；他的中心點會變遷了；新民族會發生，老民族會衰落了；人口稀少的區域變爲人煙稠密的區域去了；我們如果後退數武，恰到事實所在之地而止，則知人口從未有過繼續增加的事實，即以人口總數而論，亦不是時時都在增進。任何國民的開路先鋒的隊武亦從未進入過所謂無人之地——他們的隊武前進總是遇着先在那個地方佔據着的人民，因而彼此打戰；幽暗的國家之後，尙有更幽暗的國家之陰魂存在。我們很相信的推想世界的人口必有他的小小原起，因爲地質上有個時代，人的生命不能存在，我們不能信服人類是一剎羅間憑空掉下來的，好像卡德馬斯 (Cadmus) 早已把人種散播妥當，而人遂由龍牙之中立時出現；但從歷史、傳襲和古跡所透露的微光中，我們亦可看出從前有過很多的人口的。在這些長久的時間之中，

人口增加的強度尙未至佈滿全世界，即以我們所能知道的清楚的這段時間而論，我們雖見有人口總數增加的佐證，但亦尙未到佈滿世界的程度。較之地球所能養活人口的能力，如從全體上講，尙嫌人口稀少。

尙有一件廣博而且普遍的事實，只要注意這個問題的人，他的眼光不爲近代的社會所囿圍，絕不能說看不見的馬爾薩斯主義 (Malthusianism) 所說這個普遍的公律——人口有超過食物的自然傾向，如果他是真的，則在人口達到某種密度的地方，這個公律必定與其他的隨處得人信仰的大自然公律一樣明白了。爲什麼無論在正宗的教條上或經典上，又無論在猶太人 (Jews) 在天竺人 (Hindoos) 在埃及人 (Egyptians) 的教義上，更無論在任何的生活的關係最密切而造成有一定的信條和經典的人民上，我們均未看見有主張實行馬爾薩斯 (Malthus) 的預防限制的訓示呢；反之，在他方面，爲什麼各世紀的智慧，全世界的宗教所常培養的國民義務和宗教義務的觀念恰與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所吩咐的和安尼貝山特 (Annie Besant) 所正向英格蘭 (England) 民衆宣傳的完全相反呢？

我們須要記得，在有些社會裏面，團體保障每個分子的職業和食料。但是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以爲如果只顧以團體擔保個人的職業和食料，而不以國家的力量取締結婚和生育，結果必致造成普遍的貧困和衰落。(第二編，第七章，第二節。)他說：『這些影響已然被有名的著作家說的很清楚，因此，凡是受過教育的人如果不知道他們則是沒有原諒的餘地的。』可是在斯巴達 (Sparta) 秘魯 (Peru) 巴拉圭 (Paraguay) 和在到處構成原始的農業組織的一部份的實業社會裏面，這一種自然趨勢的可怕結果實未之見。

除了我所申述的這些廣博的普遍的事實而外，尚有常識中的事實，顯與這種不可抵禦的增加傾向完全不合。如果生殖的傾向有如馬爾薩斯主義 (Malthusianism) 所說的那樣厲害，如何素不知有貧乏的家族常有恁的滅亡的事實呢？如何在每一世襲的爵位和世襲的財產只圖用以保全家系的淵源和保全門閥的關係，而不僅在圖謀子孫之增殖的場所，如像英格蘭 (England) 的貴族，尚還有恁多貴族的爵位會落空，而貴族院中的位置世世代代都在製造新貴族來維繫呢？如果要找一個獨特的家族的例子即一方面經過甚長的時代，他方面並有食料和榮典的例

子，那末，我們必定要到不變的中國去努力。例如孔丘的子孫今日尚在，並又享有特殊的權利和地位，在事實上，構成這個唯一世襲的貴族。茲以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作根據，則在孔丘死後之二千一百五十年，他們應該是有八五九、五五九、一九三、一〇六、七〇九、六七〇、一九八、七一〇、五二八個人了。可是這種不能想像的數目並未成爲事實，這些孔丘的後人，在孔丘死後之二一五〇年，即當中國康熙王朝男人方才只有一萬一千或說共有二萬二千個生靈。這個差數煞是很大，而且最足令人驚心動志的，即孔丘的家族因爲孔丘是個『萬代師表』的原故，歷代享受尊重的隆典，但以如是之尊重尙不能阻止積極的限制，反之，孔丘的學說，則是絕不主張謹慎的限制的。

可是尙可以說，即是這種增加也算是很多的。但以僅僅一對的夫婦，在二千一百五十年後方才僅有二萬二千個人，其距馬爾薩斯之增加速度，實不易以道里計矣。雖然，人口過多的可能性於此亦看得見。

但是注意，子孫的增加並不能表示人口的增加。他只有在養育的能力節節進步的時候，方才

能殼實現。斯密司 (Smith) 和他的太太有一個兒一個女，他的兒女與其他的兒女結婚又各有兩個兒女。由是而斯密司 (Smith) 夫婦便有四個孫孫了；但是在這一個世代比其他的一個時代的人數——每個小孩均有四個孫孫——並不更多。假定這種進程繼續不斷，這個世系雖可發達到幾百，幾千和幾百萬；但是在每一後人之世代並不每一先人之世代的個人更多。這些世代的網子好比在布上的格子工（如令）和對角線。我們的眼睛，無論在格子工的頂上任何一點看起，看到底時，這些的線誠然是以很大的分之歧度從頂點達到底點，但在底上任何一點看起，這些的線依然要以同樣的分歧之度達於頂點。一個人究有多少兒童實是問題。但他有一父一母則是確定了的，又他的父母每人均有一父一母也是確定了的。讓我們跟着這個幾何的級數往後推算，推到幾個世代，看其結果是否與馬爾薩斯 (Malthus) 所預的結果——人口佈滿太陽系——一樣的驚人呢。

但請從此思考更往前進，而着手更確定的研究。我斷言普通引來證明人口過多的鐵例都經不起我們的考試。印度 (India) 中國 (China) 和愛爾蘭 (Ireland) 所供給的例證最強硬。在每

一個國家內，多數的人民被餓死了，未餓死者既貧且鄙，因而遷入他國的領土。但是這種現象果係人口過多的原故嗎？

把全人口與全面積來作對照，印度和中國尚遠不足稱爲人口最多之國。依據貝謨 (M. M. Behm) 和瓦格涅 (Wagner) 的計算，印度的人口每方哩一三二，中國一一九，反之薩克森 (Saxony) 每方哩有人口四四二；比利時 (Belgium) 四四一；英格蘭 (England) 四二二；尼德蘭 (Netherlands) 二九一；意大利 (Italy) 二二四；日本 二二二。(註四) 以此這兩個大國尚有大的面積廢而不用，或未充分利用，卽在他們的人口最密的區域裏面，其地之所出，亦尚能以維持更多的人民並使他們越發快樂，因爲兩國的勞力均用於生產最幼稚和最沒效能的形式上，又兩國皆有無限自然資源尚未採發。這實不是在這民族裏面，有什麼天生的缺陷，因爲，根據語言學上的結論，天竺 (Hindoo) 乃與我們同血，又中國當着我們的祖先還在遷徙無常的做生番的時代也有較高的文化和近代最重要發明的型範。在這兩國之中，他之所以發生，乃是由於社會組織不良，限制他們的生產力和掠奪了他們產業上的報酬。

遠在荒逸難稽之世，印度的勞働階級，已然因爲在上者的橫征暴斂淪爲不可救藥的貧賤。由古以來的印度農民，在他的全收穫中，只要經了強者的掠奪之後，而所剩餘之物，尙還足以苟全性命和備辦糧種，他便快樂到萬分了；資本無論在何處地方均不能安全的被人蓄積，或以大部用來輔助生產業；舉凡從人民勒索來的財富，都在皇子王孫手內，他們實無異於駐紮在本國以內的匪首，否則這種財富落在他們的農戶和幸臣手內，並皆消耗於無用之地，其弊端所至，更有甚於用在無用的奢侈品上，同時宗教淪爲一種鉤心鬪角的和恐怖的迷信，他壓服了人民的精神，恰如自然的勢力以暴力加諸人們的身體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能發達的唯一的技術，便是替偉人先生裝點外觀和粉飾華麗的技術。這些印度的土酋所騎的大象身上照耀着爲精巧工藝所雕刻的黃金，又他的那些表張王權的皇傘，但見着珠玉的光輝爽心奪目；只可惜農人的犁頭則僅是一根削尖了的樹梢。這位印度土酋的宮妃週身披裹着細洋紗，美如醉月，宛如清風，然而工匠的器具，其形至拙，其實至粗，又商業之往還只能在暗中偷着進行。

由此可知印度的貧窘和不足乃係暴虐和紊亂造成成功的；並非如巴克爾（Buckle）所說，貧

窘和不足，乃係人口受食物的壓迫。（註五）有一位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牧師，名叫威廉騰喃特（Rev. William Tennant）他在『人口論』出版之前二年，一七九六年，做有一篇文章說：

當着我們想到印度斯坦（Hindustan）地方的豐度，此時再來研究他的饑饉頻仍的問題，覺着驚異非常。他實不是由於土壤的貧瘠或氣候；這個罪惡確係政治不良的根源，只需略加思索，便可在各種政府的貪婪和勒索裏面把這個根源發現。這個產業上的大助力，安定，早已破壞。因此沒有一人願意生植多量的穀類，以至除了恰穀養活自己而外尚有餘剩，只須一有不利的時節，饑饉之患立即隨之而出。

這個大蒙古王（Mogul）的政府沒有一個時期送給這個皇太子以充分的安全，他的家臣所得安全已少，至於農民所得保護最小。他是一種繼續的紊亂狀態，不是暴戾和反叛，便是謀亂和懲戒，在這種局面之下，沒有商業和工藝能發繁盛，沒有農業能發穩定。他的傾覆引起一種越發痛苦難堪的狀態，因為沒有政府，比較不良政府更不好。這個摩罕默德（Mohammed-

(B) 政府如此的墮落，沉淪，但歐洲的民族亦皆沒有推翻他的資格。他傾倒在他自己的腐朽勢力上，他的統治權悉行用來賣國，他向農民的橫征暴斂，如其慾壑之無度。這些繳給政府的地租，悉由強盜軍隊征收，現在凡屬土人治理之地還是這樣，他們追逐那些命運不好的農民由村莊趕到森林，然後盡力毀壞，或劫掠農民生產物，以圖快意，或以滿足他們的貪婪。農民倘是企圖對他們在村落土牆中的生命與財產加以保衛，則只徒然引起他們向那些有用而命蹇的衆生施行更厲害的仇報。他們悉被包圍着以土塊和毛瑟鎗攻擊，直到反抗的能力完全消滅之際，此時剩餘的人被賣作奴，又他們的房舍悉被焚爲焦土一樣。因此你會常常碰着農夫在他們昨日的住所所在之地，收集餘燼，因爲他們的第一次恐懼尙還容許他們回去；你更會常常看見已焚之物正在出煙，經了第二次的這種禍害到臨之後，簡直沒有絲毫人影會來驚破這種荒涼中的肅靜了。這種情形不獨摩罕默德的首領 (Mohammedan chieftains) 爲然，即在印度人治理下之地域，其酋長之行動，莫不皆然。(註六)

如果此種殘酷不仁的貪得無厭之狀永遠存在，那末，即令人口每方里只一個人，又即令在亞

當和夏娃所住的天堂裏面亦必發生饑饉和貧困。須知印度在不列顛治下的第一個時代，這種貧得無厭之狀仍然不變，並且尚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威權在背後。馬可梨 (Macaulay) 在他的克萊武 (Lord Clive) 論上說：

雖然數百萬的人羣被壓迫到極端可憐的限界，但加爾各答 (Calcutta) 的財富，則以迅速的進程，堆積着如山如海一樣。他們本來是被壓迫慣了的，但從未受過這種樣的壓迫。他們看出這個公司的小姆指比較印度 王道拉 的腰身還肥大。他好像不是人類中的專制魔王的政府而似一種鬼魔的政府。有時他們怕見白種人，好像他們的父親怕見馬哈刺塔 (Maharatta) 一樣。所以英國 旅行家的轎子所經過的鄉村和城鎮，常常都是靜肅無聲的景象，因為他們內中的居民只要聽見他的大駕到臨，悉皆逃跑一空，遍無人煙。

馬可梨 (Macaulay) 已然輕描淡寫的敘述這些恐怖之事，但柏克 (Burke) 的生活動人的雄辯，更把這種景象刻畫的痛快淋漓——全體的區域都屈服在元凶大慝的沒有滿足的貪心底下，他們如虎如狼的榨取貧苦農民的血汗錢，甚至繁庶之區悉變為荒涼之地。

但是昔年英格蘭政府的這種無法無天的橫暴，已然大加取締。英格蘭的強硬手腕對於那種廣大的人口已然給與一種比較羅馬（Roman）更要和平的和平，英格蘭的公正的法律原則已然被一種完美的法典和法官的制度盡量推廣，他們的用意要使這些可鄙中之可鄙的農民通通享有盎格羅薩克遜（Anglo-Saxon）自由人的權利；全印度半島現在均已築有縱橫交錯的鐵道，偉大的灌溉事業已然建築。可是饑饉連着饑饉只見有加無已，並以更大的強度蔓延到更廣的土地上。

那豈不是馬爾薩斯理論的一種證明嗎？那豈不是明明白白說，食物無論如何增加，人口依然要起而壓倒他嗎？他豈不是恰如馬爾薩斯所爭論，以為過度人口的堰水，如果把他關鎖，他必會要另開新的出路，除非是人口增加的源頭能以謹慎的方法來限制，即令饑饉不來，戰爭亦將立至嗎？這已然成爲正宗派的說法。但近來這些英文的定期刊物，關於印度的事情討論極多，在他們所披露的事實之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真正的道理乃是如此：這便是說，印度的這些過去和現在的動輒殺人數百萬的饑饉，並不是由於人口的增加超過食物的自然界限，恰如加爾那的（Carnatic）

這個地方的荒蕪無人，當着亥得阿利 (Hyder Ali) 的騎兵突然奔臨，破壞之力有如旋風的時候，其原因所在，亦非人口超過食物的限界。

印度的數百萬人民已經受了許多戰勝之君的枷鎖了，但就中所最難堪的，就是英格蘭政府的這種穩定的壓力，——一種真正的壓死了數百萬居民而被英國的著作家稱爲不可逃避的最可怕和最普遍的禍患的壓力。其他的戰勝之主乃是住在印度的，固然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也不是不好，也是暴虐，但他們還能了解印度人並爲印度人所了解；但是而今的印度，則似一塊被那永不到臨和遠在天邊的地主所有的土地。一種最浩費的軍事和民事的設施，乃在那視印度爲暫時的流難所的英格蘭人所保持指揮和管理之下；又在好的時期內，每日僅得一個半辨士到四個辨士尙以爲樂的工人地方，於人口中每年至少徵收兩千萬金鎊的鉅款，而以付賬的匯款，年金，本政府向祖國所繳納的各種款項等形式運往英格蘭去——這是一種沒有報酬的貢稅。這個在鐵道上所花費的鉅款，從他的報告上看，已然在經濟上是不生產的；這些偉大的灌溉事業大部份亦是徒然浩費金錢而已。印度的一大部份的土地，英人意欲創造一個地主階級而把這塊土地，悉行變爲

世襲的收稅人的絕對所有物，他們最殘忍的徵收農民極高的地租。在其他的部份內，地租仍以田賦的方式由國家徵收，唯估量地價太貴，徵稅太多，以致農民在風調雨順之季，尚難足衣足食，結果遂不得不轉向那些以大利盤剝細民的放債人借款致為他們的犧牲品，如以貪心不足這點而論，他們直比那些在印度國內租入皇家土地而自行收稅的人還更厲害。以鹽而論，雖然他是四方八面的頭等必需品，尤其在單食青菜之地特別需要，但他卻被課納約值原價之十二倍的賦稅，以致在產業上不能使用，又且人民之中的大部份的身體均不能得充足的鹽料，於以保持他們自己及家畜的健康狀態。在英人官吏之下，又有一羣的本地人，他們習於壓迫和敲詐鄉人。這種英格蘭法律上的效力，和他的嚴厲的條文，和奇怪的訴訟程序，至少土人視為奇怪，實為本地放款人劫掠民財的工具，他們以苛刻的條件放出口項於那些不得不向他們借入的鄉民，並以欺詐的手段引誘他們去擔負一種為他們所難了解的義務。『我們並不管印度的人民呵！』佛羅稜薩奈亭給爾（Florence Nightingale）說到這裏，似乎哭了。『東方——否，或許全世界呵——最悲慘而不忍觀的景象就是我們東方帝國（Eastern Empire）的鄉人。』她接着便去指示這個可怕的饑饉

的各種根源，在賦稅的方面，農民的耕種之具被其聚斂，又耕者的地位實無異於奴隸，乃是「我們自己的法律所造成的結果；」在世界最肥沃的土地上，許多地方都產生出一種困苦的，成年的半飽半餓的狀態，但彼處並無饑饉存在。（註七）「這些已然毀壞印度了的饑饉，」依據海德曼（H. M. Hyndman）（註八）的講話，「在大體上實係一種金融上的饑饉。男人女人不能得到食物乃因他們不能儲蓄金錢去購買他。可是我們則努力去向這些人民多索。」他又指出那，即在饑饉頻仍之地，食物仍被運出於以付償租稅。全印度均受一種持久的和榨取的抽金筒所吸取，再加上政府的巨大費用，因此印度的人口便日窮一日不可恢復。印度的那些出口貨幾乎全是農產品。海德曼（Hyndman）君說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有出去的而無進來的；他們代表貢稅——英人在印度的外匯款項，或印度政府的英格蘭部份的費用。（註九）其餘的價值，雖然是有報酬的，但大部份均變成政府的貨財，或變成印度的英僑所用的享樂品和奢侈品。他指出印度政府的費用在帝國的（imperial）統治之下已然十分增大；殘忍的賦稅加在沒有吃飽的大部份貧民身上，掠奪了他們的些小的種地之具；印度的唯一耕畜，公牛的數目日漸減少，一點小小的農器有增無已的送給放

債營利的人做抵押品，又『以我們（商人）的強力強迫農民向我們納息百分之一二，二四，六〇（註十）於以建築或支付在公共事業的費用上的利息，但這些公共事業幾乎從未付過百分之五的利息。』海德曼（Mr. Hyndman）君說，『印度社會在我們的統轄下已然十分貧困，並且這種貧困的現象尙以極端的速率往前進展。』這種說法是不能設懷疑的，因為這些事實不獨是爲上述的這些著作家所說明，亦且爲印度的官僚自己所陳述。這個政府想以租稅的增加來減輕饑饉之患，徒然加緊和推廣饑饉的原因而已。雖然在南印度（Southern India）地方，在最近的饑饉裏面，總估計有六百萬人犧牲在實際的饑餓裏面，雖然餘剩下來的這些尙未餓死的人民大部已受侵害，然而租稅並未減免，鹽稅尙且增加百分之四十，其實饑民的大部老早已不能鹹食，恰如在一七七〇年，孟加拉（Bengal）的饑饉發生之後，租稅實際提高，其法即在估價的時候增高殘存者所有物的價值並以嚴厲的手段強制徵收。

印度在現在，與在從前的時代一樣，只有膚淺的見解，纔把不足和餓飯歸罪於人口的增加，超過土地生產食料的力量。如果農民能穀保持他們的小小資本——如果他們能穀不受這種抽金

筒的榨取，如果雖在平常的時候，也要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使他們不僅趕不着英印度兵所認為的必需的生活，並且還遠不及英格蘭的仁愛所給與鐵窗中的囚犯的必需之具——那末，死後復興的產業因為生產力的更進步，必穀供養更多的人口數。現在的印度尚還存有沒有耕種的偌大地面，並且印度的人口確實尚還沒有走到土地生產食料的真正限界，在歷史的時代上亦從未到，不特此也，他亦未走到因為提取食物過多生產力開始往下遞落的這一點的限界。這個印度貧乏的根本原因，從前與現在一樣，都要歸罪於人之貪婪，而不應歸罪於天之慳吝。

在印度是如此的，在中國也是一樣。中國有許多地方雖然人口繁多，但下層階級的極端窮困，也與印度一樣，同受一樣的原因所支配，此並非由於人口過多的緣故，這在許多事實上都看得見。到處的社會都不安定，生產進行不利，交易也受妨害。在中國，政府是剝削民財的連環圈，無論何種資本的安全，都必須要向官僚賄買；中國貧民的肩頭，便是內地運輸的機器；在中國，這種內河的小船的配製，無論如何，是不宜於航海之用；在中國，海上劫掠是一種常規的職業，又強盜的行動常如軍隊的編製，即令人口最稀少，貧窮亦必盛行，只要收成一旦不好，結果遂成饑饉。（註十二）至於中國

的能力尙能支持更多的人口，不僅在廣大的未耕種的地面上可以看見，亦且在他的寬大的沒有開採的鑛層上可以看見。舉例來說，中國的炭礦，比較任何地方所發現的炭礦皆大皆精。我們可以想像這些炭層的功用，其能增加他的支持更大人口的力量是好大。誠然，煤炭不是食料；但是生產煤炭等於生產食料。因為不僅煤炭可用以換取食物，如同各個鑛區已然這樣做的，並且消費煤炭而生出的力量可以用來生產食物，或說可以放出勞力生產食物。

由此可知，中國與印度的貧窘和乏食，均不能歸罪於人口多過食物。他非由於人口的生殖過繁，而係由於社會的組織不良，在一方面阻止了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向，在他方面又使勞動不能得到充分的報酬，結果遂不得不驅遣數百萬的生靈沉淪於饑餓之點，並不得不把他們時時驅遣到餓點以外而至於死。印度的勞働者之以獲得一掬之米爲樂，中國人之以老鼠和小狗做食料，與採金的印第安人 (Digger Indians) 之食草蟲，又澳大利亞 (Australia) 的土人之以腐木中的蠕蟲爲食，皆非人口過多所造成的過惡。

請讀者了解我。我不僅是說，印度和中國，在文化進步到更高的時候，能穀支持更多的人口而

已，因為此點任何馬爾薩斯主義 (Malthusian) 都是認許了的。馬爾薩斯主義並不認產業的技術進步可以容許更多的人口得到食物。但是馬爾薩斯理論卻說是——這是他的基本要義——不管生產的能力何若，但人口的自然趨勢必會趕上他，或超過他，並且要如果引用馬爾薩斯自己所說的話，發生貧苦和罪惡於以阻止人口再行增加的趨勢；所以生產的力量雖然增加，人口亦隨之而發生一種相對的增加，所以不久還是將會發生與從前一樣的結果。我的意見則是這樣：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舉出例來擁護這種學說；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把不足之患歸罪於人口的增加超過現在的智慧所能生產食物的力量，沒有一個地方的貧苦和罪惡雖然都說他們是人口過多的罪惡，然其實則皆為戰爭，暴虐，專制等禍患，他們非但阻止了智識應用於生產亦且破壞了在生產上所不可缺的要素，社會安定。為什麼人口的增加不會發生不足呢？此後我還要說。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就是這種人口過多之象現在尙還沒有發現。譬如印度和中國這個事實便是很明白的。又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只要對於這些極膚淺的見解所認為人口過多的惡果而去尋求他們的根源，這種事實亦很明瞭。

在歐洲的國家之中，愛爾蘭 (Ireland) 的人口要算人口過多的第一個例子。她的農人最窮，工人的工資過低，愛爾蘭 的饑饉，愛爾蘭 的移殖，均認為係馬爾薩斯 (Malthus) 主義，在這文明世界中，所可資為證據的事實。我想未必還有更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先入為主的理論，其力足以蒙蔽世人的目耳，使之不能認清事實的關係。這個真實的道理，是並且這個道理就在表面浮起，人人均能知曉，即愛爾蘭 (Ireland) 這個地方，至今尚未發生為其本邦的自然力及生產上的技術所不能以豐富的享樂物維持的人口之數。愛爾蘭 在人口最多的時代 (1840—45) 所有人民總數，約略八個百萬之多。但他們內中的大部份僅足節儉自存而已——住陋室，衣破布，但以馬鈴薯 為其大宗的食料。當着馬鈴薯 歉收之際死亡之數動輒至千。這豈是因爲土壤中的產力不足，不足以維持偌大的人口，故乃逼着恁多的人民度此窮苦的生活，又僅以一次菜根的收成不足，便即至於餓飯嗎？反之，這還是以一種同慘狠的貪婪之心為原因，因他已然掠奪了印度 農民的勞果，並且又在天富 之區，逼着人民受餓含饑。雖然沒有兇狠的徵稅的強盜結黨成羣的深入四鄉行劫和騷擾，但是勞働者所受地主的劫掠還是一樣的慘毒，他們把土地來瓜分豆剖，悉皆變成他們自己絕

對的私產而不顧那些種地爲生的人絲毫權利。

在馬鈴薯的歉收發生以前，愛爾蘭 (Ireland) 地方的八百萬人民所藉以爲生的境地究竟怎樣，請略加以考慮。騰喃特 (Tennant) 君關於印度所說的一句話，可以借來作爲描寫這種情形的文字——「這種產業上的最大的撞力，穩定，毫不存在。」在愛爾蘭地方，大部份的耕種之事均歸佃農自由擔任，他們即在高價地租所克允許的範圍內，亦不敢從事於農業改良，因爲他們恐怕農業改良之後，徒然白供地主的蹂躪。以此之故勞働最浩費和最沒效，勞働又且耗散於無目的的閒惰之內，如果他的成果略有穩固，一定十分勤奮。可是即在這種情勢之下，愛爾蘭的土產亦且不只供養八個百萬的人口。因爲當在人口最多之際，愛爾蘭仍爲一個食物輸出國。即在饑饉盛行之中，穀米，豬肉，乳油，乾酪，依然沿着饑餓正在發生的路線裝運出國，並從堆滿死屍的溝壑中一車一車的經過。從愛爾蘭本身上說，所運出的這些食物，直無異乎投諸海，焚諸火，抑或永未生產。他不是一種交易，而是一種貢稅——用付從不到臨的地主的地租；或是一種取諸生產人但取者卻對生產毫無貢獻的苛稅。

如果食物留在生產人手內；如果種地的人能穀允許他們保留使用他們所生產的資本；如果社會的安定能鼓勵生產，並許他們採用經濟的方法，那末，在那塊地方，必能以豐富的享樂物供養最大的並且是愛爾蘭所從未有的人口，那末，這馬鈴薯的歉收的來與去，定不會使一個人缺乏豐富的食料。英格蘭的經濟學家很冷酷的說道這都由於「愛爾蘭的鄉人」不能先事預防，致把這種馬鈴薯當做他們大宗的食料，其實並不能怪他們不知先事預防。愛爾蘭的移民，當着他們有其他的食品充飢的時候，則不以馬鈴薯當食物，確而確實的，在北美合衆國裏面，愛爾蘭人的預防危險的性質，從努力儲蓄以備不虞這一點上說，乃是最堪稱羨的。他們食馬鈴薯乃是高額的地租掠取了其他的東西。這個真正的道理，是愛爾蘭的不足和困苦均不能正當的責罪於過剩的人口。

馬卡羅和 (McCulloch) 在一八三八年寫原富的詮註四的第四節上說：

愛爾蘭的人口奇密，實是該地大部份人民貧賤愁苦的根源。我們就說愛爾蘭，現在有一倍多的人，不能在她的生產方法之內獲得充分的職業，或維持中等生活的境地亦不算過分。

因爲在一八四一年，愛爾蘭的人口爲八、一七五、一二四，我們可以估定一八三八年略有人

口八百萬。如果我們試把馬卡羅 (McCulloch) 的否定語一變而為肯定語，則是愛爾蘭地方，依據人口過剩的理論，必能在人口比四百萬少的時候，供給人民以充分的職業，或使他們維持中等舒服的生活了。卻說，在上世紀的前半，當着第因斯尉夫特 (Dean Swift) 寫他的折衷的建議的時候，愛爾蘭的人口約僅兩個百萬。在這兩個百萬到四個百萬的中間，愛爾蘭的生產方法和技術，既然皆無顯著的進步，——如果在一八三八年，愛爾蘭的貧賤和愁苦係由人口過多的結果——則依馬卡羅 (McCulloch) 自己所認許，當在一七二七年的時候，愛爾蘭必有充分的職業和優裕的生活來奉給這兩個百萬的人口了。可是，非但這種情境沒有實現，並且在一七二七年的時候，愛爾蘭人民的貧賤和愁苦反而如此，是以第因斯尉夫特 (Dean Swift) 至以辛辣刺人的笑話，主張以嬰兒燒烤成美味培養出一種特別的嗜好，以圖減少人口的過剩，每年送出十萬愛爾蘭的嬰孩到肉舖，作為富者的甘美食料。

大凡讀過愛爾蘭窮苦狀況論文的人，譬如我在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便是其中之一個，實難昧着自己的心腸，賣弄投機的語句，硬說愛爾蘭的不足和窮困係人口過剩所致，不意以彌爾 (Mill)

和巴克爾 (Buckle) 之賢，尚且以爲如是。沒有一件事情能使人血液沸騰，直比那冷靜的描述愛爾蘭人所受制的，和他們的窮苦和饑饉所基因的，貪婪和苦苦的專橫政治的各種紀載還更厲害，如果衰敗的效果，未被世界的歷史到處證實他們實是由於赤貧之結果，那末，我們對於一個因受不正的侵害而於間或之間起來殺害一個地主的種族，必定難以抑制我們藐視他的情緒了。

過多的人口果會造成貧窮和凍餒嗎？到是一個公開的疑惑；但愛爾蘭的貧窮和凍餒，卻不能歸罪於人口的過剩所致，好比阿非利加 (Africa) 的奴隸販賣，絕不能說係由人口之過多，和耶路撒冷 (Jerusalem) 的燬滅，絕不說是由食物的增加趕不上人口之增殖一樣。即令愛爾蘭已然生成一塊生產香蕉和波羅蜜的森林，即令她的各個海岸均成爲金察斯 (Chinchas) 的鳥糞堆積地，又低緯線上的太陽，即令已把她那潮濕的土壤高其溫暖之度而得更豐富的生命，但如他的社會情狀不變，依舊要產生貧窮和饑餓。在一個國家內，地租異常高貴，甚至奪取了種田的人的勞働生產品，而所剩下的食料，則僅敷在好的季節內維持生命；在這種地方裏面，自由租地的制度，不許農業的改良，並滅絕了以最節約和最有效的方法從事耕種的誘力；在這種地方裏面，佃農不敢蓄

積資本，即令他就能穀，因為他恐怕地主把他加在地租裏面而把他取去；在這種地方內，他實是一種可鄙的奴隸，可以隨時被人逐出窮苦的土著的茅舍，而爲一無屋可住，無家可歸，無飯可吃的飄落者，甚至不許摘取地球上的自由生長的菓實，或去擒捉一野兔於以滿足他的飢餓，如何能不發生饑荒和窮困？不問人口如何稀少，不問自然資源如何豐富，假令在一塊土地上，舉凡生產財富的人不得不在一種悲慘情境之下作工，剝奪了他的希望心，自尊心，勤勉力，或節儉力；遠在異國的地主至少又須取去四分之一的土地的淨產品；當着一種貧乏的產業，除了這些事情而外，又且必須供養住在本地的地主和他的犬馬，管事，私人，中人和屬員的時候，又須供養一種國外的國立的教堂來詛咒宗教的成見，警察和軍隊來威嚇和鎮壓；一對於不公正的制度的反對，如何能不產生貧困和饑饉爲其必然的結果？如此造成貧苦乃謂應責罪的自然的公例，其不忠之罪甚於不信上帝。

在這三件事體上的真實，如果仔細加以考核，則知在所有的事體上都是真的。以我們所知道的事實而論，我們可以穩妥的說，這個人口的增殖，尙未曾爲食物所壓迫，以致發生罪惡和貧苦；數

目的增加，尙未減少食物相對的產額。印度 (India) 中國 (China) 和愛爾蘭 (Ireland) 的饑饉與同巴西 (Brazil) 這個人口稀少的國家的饑饉，均非人口過多的結果。起於不足的罪惡和貧苦之不能歸罪於天之吝嗇，宛如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的刀所殺之六百萬人，帖木爾 (Tamerlane) 用人頭所砌之塔，或古布立吞族 (Britons) 和西印度羣島 (West Indies) 上的土人之消滅之不能歸罪於天之吝嗇一樣。

(註一) 馬爾薩斯 (Malthus) 的其他的著作，雖然是在他出名後寫的，但沒什麼特出，即以人口論爲真理之一大寶庫的人，也很對他小視。舉例來說，比如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雖然完全接受馬爾薩斯的學說，但對他的政治經濟學則有異議。『他的謀篇佈局很壞，無論在實用上或科學上均非說明這個题目的好著作。他以大部份的篇幅考核里嘉圖君 (Mr. Ricardo) 的特別的主義，並研究價值的性質和原因。但最不滿人意者莫甚於此。說老實話，馬爾薩斯君 (Mr. Malthus) 對於里嘉圖君的學說，和他的交換價值的原則，就沒有清楚的和正確的認識。』

(註二) 我說相當的國家是因爲那裏也許是些小海島，好比匹特恩海島 (Pitcairn's Island) 與世界上其餘的地方隔離，又與進步的生產組織當人口蕃密之際，所必須借重的交易沒有連絡，他們或許可以構成恰當的例子。雖然，只一秒鐘的反審，即可表明這些例外的例子並不恰切呵。

(註三) 依班克落夫 (H. H. Bancroft) 所著諸土著人族 (Native Races) 的圖表所紀，委拉克路斯 (Vera

Oruz)並非是那種以古跡著名的墨西哥(Mexico)之一部。但露俄芬克(Hugo Fink)說在全國之中幾乎沒有一尺寬的地面，不可以因掘地而發現火山玻璃石所做成的小刀或瓷器破瓶；全國均安置着橫列的石頭旨在防避多雨之季地泥被水衝蝕，他表示即最貧瘠之地亦被使爲必要，我們很難說古時的人口不與現在歐洲人口最密之地一樣的密。

(註四) 這些數字是從斯密司孫(Smithson)的一八七三年的報告中取出來的，但不取他的十進數。貝謨(M. M. Behm)和瓦格涅(Wagner)說中國人口爲四四六、五〇〇、〇〇〇，但有的人則謂不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他們說希威印度(Hither India)爲二〇六、二二五、五八〇，又每方哩的人口爲一三、二二九，錫蘭(Ceylon)爲二、四〇五、二八七，或每方哩二、七九四。他們估計世界的人口爲一、三七七、〇〇〇、〇〇〇人，平均每方哩二、六六四人。

(註五) 文明史第一卷第二章。在這一章裏面，巴克爾(Buckle)曾收集了印度人民自古以來關於暴虐和卑賤的證據。一種被馬爾薩斯主義蒙蔽了的境地，則爲他所承認，並以之爲他的文明進步學說的基礎，並以這種境地係由食物容易取得所致。

(註六) 印度的各種娛樂，係騰嘯特(Tennant)所著，倫敦，一八〇四，第一卷，第三十九節。

(註七) 奈亭給爾女士(Miss Nighthale) 印度的人民載於十九世紀雜誌，一八七八年，八月份)舉出許多債奴的例證，他說這可代表幾百萬事件，這種債奴乃係由於各民事法庭假與放債的人和土人中的小官吏以詐欺和壓制的便利，強迫農民所忍受的制度。達微德衛德本(David Wedderburn)說「我們的民事法庭乃係褻祖富人苛待貧民的制度，又許多的人都欣願逃在本土人的境地內以求避免他們的司法權。」這是在同一的雜誌(七月份)中，那篇名叫印度被保護的皇子的文章上說的，接着他又舉出一個土人的國家，當地賦稅較輕，而係印度人口最繁盛的國家。

(註八) 看十九世紀雜誌，一八七八年，十月份，和一八七九年三月份。

(註九) 福塞特教授 (Prof. Fawcett) 最近有一篇文章論印度已提出的借款，他叫大眾注意這些款項，單在總督的醫詢院內中的一個分子，便需一千二百鎊的治裝費和旅費，又孟買 (Bombay) 和加爾各答 (Calcutta) 的一個主教需用二千四百五十鎊的治裝費和旅費。

(註十) 佛羅稜薩奈亭給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說，百分之百的利息是普通的利息，即在此時耕種的農人，尚須被種種方法掠奪，凡此她都舉例來說過的。幾乎不必說這些利率，好像當舖裏面的利率，皆非經濟學上所謂利率。

(註十一) 最近中國的饑饉並非在人口最密之地。

第三章 在類比上的推論之非

如果我們由考察這些說明馬爾薩斯主義的事實，轉而考察擁護他的類比，亦可發現這個主義同樣的沒有什麼要領的。

在動物和植物的世界裏面，其生殖力的強度（只一對的鮭魚，如果能殼保存，不為他的自然仇敵所侵害，幾年之間即可填滿海洋；一對的兔子，在同樣的情境之下，不久即可蔓延全土；許多的

植物散播種子輒至百倍；並且無論在什麼地方，凡在動植物的世界裏面，每一種類的生殖力量，如果不爲他的仇敵的數目所限制，亦定要，並明白是，逼着食物的界限。自從馬爾薩斯以降，一直至於現在，舉凡學校的課本都嘗引以爲證，因爲他們均表示人口的增加有同樣的逼近食物界限的傾向，又說人口的自然的增殖，當着不受別的方法限制的時候，必會發生一種自然的結果，是即低工資和貧困了，如果到此尙不止步，人口仍然向前進展，更必至饑餓之境，即把人口的數量限制在食物範圍以內。

但是這種類比是真的嗎？人的食物都是從動物和植物的世界中取出來的，動物和植物的生殖速度既然比較人快，則不啻說，食物的增加比較人口增加更快。凡供給人口做食料的東西均有增加幾倍的力量——多者可以增加幾千倍，更多者可以幾百萬倍或幾千兆倍——但人口卻僅增加一倍，這豈不是說，人們即令充分發展他們的生殖力，但人口的增加均永不會超過食物嗎？雖然在動物和植物的世界中，每一種類的生殖力均須要受情境的限制，但是這些情境卻都沒有——一個地方是不變的，和不進的。沒有一個物類會達到土壤，空氣，水分，和日光的最終限界；每一物種的

實際限制，乃是受他的勁敵他的仇人和他的食料在生存上與他立於競爭的地位。這些爲人做食料之物種的限制，可以因人之力或僅因人之存在而推廣，因此凡足滿足人欲的物種生殖力，但不能永遠受他們從前的環境所限制，並以人之助力重新開始他們增加的速度遠非人的增殖力所趕得上。人如僅僅射鷹隼，則凡替鷹隼做食物的雀鳥便會加倍；人如使狐入陷阱，野兔便必加倍；蜜蜂與蜜蜂的先鋒共移動。又凡人所生長之地，自然而然的會以無數有機物充塞於川流，魚類因此而得生存。

即令我們不討論最後的原因；即令不容許我們說動物和植物的高而常的生殖力是上帝把來供奉人的各方面的充足使用的；又即令不容許我們說下等生物的食料的困難，完全與那最高的生物，人，不一樣；但人還是人，其他的生物還是其他的生物，二者不能視而爲一。在所有的生物之中，人是一種獨特無二的動物，他能提高那些替他做食物的生殖力大於人的生殖力。獸，蟲，魚，只能以他們所發現的現成之物爲食料。他們的增加便是他們的食物的減少，假如到了食物的現存界限的時候，食物如不增加他們則不能有所增加。但人與其他的動物不同，他如有所增加，他的

食物亦有增加。如果由歐洲搬到北美大陸的不是人而是熊，則是現在之熊絕不能比哥倫布（Columbus）時代之熊更多，抑或更少，因為熊的食料和熊的處境，絕不能因熊之移入而推廣，也許與他相反。但在北美合衆國（United States）的一個國境內，現在已然由幾十萬人變到四十五個百萬人了，然而現在每人所得分配的食料尚比從前更多，此又何哉！這不是因為食料的增加造成人口的增加；而是因為人的增加已然造成食料的增加。食物所以更多只因當地的人更多。

人和動物顯有區分。人和鷹均吃雞，但鷹更多，雞更少；人更多，雞更多。海豹和人均食鮭魚，但海豹多吃一個鮭魚，當時便少了一個鮭魚，海豹如增加到某點以上，鮭魚必往下降；但人可以鮭魚的蛋放在那種適宜孵化鮭魚的情境內，增加鮭魚的數量，抵補他們所用鮭魚之數尚有餘剩，無論人的增加到何程度均不必超過鮭魚供給之數。

簡單言之，在所有的動物和植物的世界中，他們的食物限度非他們所能推廣，但在人的世界裏面，食物的限度，在地球，空氣，水和日光的最後界限內中，人力可推廣之。如果這點事情不錯，則凡想以低級生物比擬人類顯然失敗。動物和植物雖然要為食物的限度所壓迫，但人則不能為他

所限制，除非是地球之限界已至。請看這不僅對於全體纔是真實而且是對於各部也是真實。因為如果我們減低一個海灣，或一個河港的平面，非但要減低那與他相接連的海洋的平面，亦且要減低世界上所有的海洋的平面，所以這種在特殊的空間裏面所表現的食物的限界，實非只是那個空間的限界，而是地球的限界。五十方哩的土壤，在現在的生產技術狀況之下，只能出產供養幾千的人口，但在倫敦城市周圍的五十方哩的土壤，約可維持三個半百萬的人口，食物的增加隨着人口的增加而進展。以食物的限度而論，倫敦實可生長百個百萬，或五百個百萬，或千個百萬的人口，因為倫敦實向整個的地球索取食料，因此之故，舉凡限制她的人口膨脹的限度，便是整個的地球以食物供養他的居民的限度。

但是此處尙有一種另外的觀念，馬爾薩斯(Malthus)的學說，實以此為根據——這便是說土地的生產力是漸減的。因為土地的生產力既然最終的證明出來是漸減的，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裏面，便說土地的生產力，超過某點以外，其所增加的產品，與所投入的勞働與資本的數量，其間所生的比率漸往下降，否則人口的增加便必不去增加耕地，否則人所需要增加的供給即令

不去耕種新土地，亦可如數生產了。如果承認了這一點，好像便不得不承認這個主義，即取得食物的困難必因人口增加而膨脹。

但是我想這種必要是表面的。如把這個命題細加分析，則知他的實確原來是附託在一個隱含的或暗示的條件上的——一種真實是相對的，如把他視爲是絕對的則立刻變成沒有真實。依據物質不滅，和能力不滅的定律，可知人類毫無增減自然的力量。生產與消費只是相對的符號。從絕對的方面說人既無生產又無消費。竭盡全人類的勞働之力不能使地球增加一分輕一分重，不能把他的能力之總和加減絲毫，他的力量永遠旋轉，借此造成所有的動作，供養所有的生物。譬如流水爲物，雖得取諸海洋，但亦必還諸海洋，同樣的道理我們從自然的寶庫中所取得的食料即於取得的片刻，便動身回入自然之寶庫。在土地的局部範圍內，我們提取食物可以暫時減少該土地之生產力，乃因歸還之物或以送給其他的土地，或由該項土地與其他的土地均分，甚或歸由所有的土地平均；可是此種減少生產力的作用，可因地面之增加而縮小，倘令把全地球一齊計算，這種作用便會消滅。地球可以供養千個千兆的人口不比供給千個百萬的人口不容易，這乃是基於物

質不滅和能力不滅之公理所推出的結論。生物不能用盡維持生物的能力。我們在這物質的世界
上生時固然未帶有來，死時但亦未帶有去。從物理方面說，人類不過是物質的暫時色相不過是動
力的繼續變遷的方式。該項物質永不消滅，該項能力永遠進續。沒有減少，沒有薄弱。從此類推，則知
地球對於人口的限度，只能是種空間的限度。

卻說，這種空間的限制——這即人口增加到無一容肘之地的危險——與我們相隔甚遠，所
以在實際上我們無須顧忌，此與冰期復至，或太陽最後消滅與我們實際的利害無關是一樣的。他
雖遠而且幻，但即此種可能性送給馬爾薩斯學一種自明的特質。但是如果我們把他懂了，那末，這
種幻想便消滅了。他依舊是來自錯誤的推論。動物和植物的生命雖有逼到空間的限度的趨勢，但
不能證明在人裏面也有這種同一的趨向。

讓我們信服這種說法，即謂人是一種進化更高的動物：短尾的猿猴是人的近親，他已進化到
各種善跳的趨勢，駝背的鯨魚是人的遠親，他老早便到海裏去了——信服了這些的根據，則是人
與植物都是親戚，他依然要受關於植物，魚類，鳥類和獸類的公律的管轄。但人究與其他的動物不

同——他是這種唯一的動物其所有之欲望隨着消費之力而漲大；他是這種唯一的不知滿足的動物。其他無論何種動物的欲望都是不變的和固定的。今日的牡牛與人第一次所駕御的牡牛所欲並不更奢。現在英格蘭海峽 (England Channel) 的海鳥，他在飛奔的汽船之上平着飛翔，比較愷撒 (Caesar) 的平底船在不列顛海灘上咯咯作聲的時候所環繞的海鳥並不要求更好的食住。自然所給與生物的東西，無論若何豐富，他們僅能用以供給不變的和固定的欲望。他們唯一使用各種添附的供給或機會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數目加大。

但人則卻不與此同。他的獸欲恰纔充滿，新欲便發生了。他第一要吃，這是與獸同的；其次要住，也與獸類一樣；吃住已得，生殖的性能於是勃發，這也是與獸同的。但到這一點上，人獸便各分手去了。獸欲止於此點，人欲則方開始。人欲可至無窮，獸欲從未染指，是即獸之永遠不能如人，而人之所以超於獸了。

量的要求一旦滿足，質的要求便發生了。同爲獸之所欲的欲望但他卻更進步，更精練更高尚。不僅是餓在那兒想取得食料，而且是味，在那兒想取得食料；在衣服上，不僅想適體而且想華美；粗

疎的茅蓬而今變成樓房；素不考究的兩性間的引誘開始改造他的本形而成微妙的靈感；動物生命的堅硬而平凡之枝漸開放而成秀麗之美。高尚的欲望隨着滿足欲望的能力共進步。從低的欲望上說，盧古魯斯可與盧古魯斯（Lucretius）同晚膳；盧古魯斯是羅馬的一個有錢的軍人，以奢侈豪放著名。有時一餐之費價值一千七百鎊。一夕，晚餐已備，殺酒嘉美，有人問之曰，何客將至，他答曰：『盧古魯斯將與盧古魯斯共晚飯』——譯者註。十二個小豬炙在燻肉的串上，安多尼（Antony）的一口肉方纔可以燻得恰熟；（安多尼是牧豬人）搜遍自然界的英華用以添加婁巴（Oleopatra）的媚態，又有大理石的走廊懸空的花園，和偉大的金字塔，他們之高，與山相埒。高的欲望的形態睡眠在植物之中，輾轉在動物之內，而覺醒在人的世界。心的慧眼大開，他要求知他在沙漠的火氣中旅行，極海的冰風中探險，但非尋找食品；他終宵獨守，但為發現天星的旋轉。他日日辛苦，以充饑欲，但此饑欲卻無動物能殼感觸；以減渴欲，但此渴欲卻無動物能殼覺察。

當着動物的欲望飽滿休息的時候，人的欲望日懷不足，外而反抗自然，內而研究自己，上而涉足於過去的朦朧之天下而遊心於將來的黑暗之境。他穿透一切的事物，尋求他們背後的公律；他

探求地球如何結構，天星以何倒懸，並追尋生命之流的本原。單因人能發展他的高貴的天性，那裏更發生有一種更高的欲望——感情之中的感情，希望之中的希望——這種欲望，人可，雖人亦可，在培養更良好和更光明的生命裏面，在破除不足和罪惡，愁苦和恥辱裏面把他增進。他克服並箝制動物；他不甘美味，不要威權；他讓其他的人去湊貨財，去填嗜好，並去在日短光和的世界之中摧殘他們自己的生命。他替這些人作工，但這些人卻看不見；他爲名譽，或爲一點小小的正義，但他們均要在蓋棺之後若干年始能出現。他在前面作工，但那兒的氣候寒涼，寂寞無人，山石堅峻，林木森森。他在刀也似的冷嘲熱笑的鋒芒之中，修造他的將來；他鑿出一條小路，後來進化的人文把他加倍擴大以成大道；他的欲望一步步的往那更高而且更大的境界裏面上升，並招喚大家同去，又這顆起自東方的明星領導他日日作工。視哉！人的脈搏與神的渴望同着跳躍——他想幫助神旋轉各個太陽系。

人與獸間的鴻溝煞是太大，豈能以類比把他聯攏一氣，給以更多的食料，與以更豐富的生活條件，但植物或動物只能蕃殖；人則能殼進化。在彼一類裏面，他那膨脹的力量只能增添新數目，在

此一類裏面，他的膨脹的勢力實能使他們的生命更高尚，使他們的能力更偉大。人是一動物；但他卻是動物而添上了別的東西的。他是一根奇離的樹身，結根仍在地下，花開卻在天上。

人口的增加常有超過食物界限的趨勢，無論他用何種說法，都是不能證實的，從論理學上說，他錯在中詞的意義不概括。事實沒有證明他，類比沒有維持他。他純粹是種幻覺，恰似這種會妨礙了我人認識地球的圓和動的幻覺一樣。他與下述這三種學說一樣，（一）在我們的下面凡物之未結託於地球者，均當墜於地球之外；（二）一個圓球從船桅之尖墜下，定落在船桅之後；（三）一個魚放在一缸裝滿清水的水缸裏面，不會濺一滴水於缸外。我們試想我們的鼻祖亞當（Adam），他如具有算術的心思，並曾以數字記載他的第一個嬰孩生長率，自其初生之月起算，他也許他會得到一種假定，這種假定比較馬爾薩斯（Malthus）的學說，雖然更是離奇，但馬爾薩斯的學說，卻與他一樣的沒有根據。他的嬰孩方在出生之時，假令僅十磅重，八月之頃，假令二十磅重，如果他以他的數學的知識作根據——這種知識許多聖人都說他有——他一定會推算出一種與馬爾薩斯（Mr. Malthus）君所見相同的驚倒一時的結論；是即在十歲的時候，其重如牛，在十二歲的時候

候其重如象，在三十歲的時候其重等於一七五、七一六、三三九、五四八噸。

由此以觀，我們沒有理由去替人口超過食物的限度擔憂，恰如亞當沒有理由去替他的嬰孩的長得太快的事情擔憂一樣。從一種已然被事實證明了和被類比提醒了的推理看來，人口的公律內中所含的價值與其他實證了的自然公律所含的價值一樣，我們沒有把柄去說人類生殖的天性，在社會的自然進展裏面，會造成窮苦和罪惡的現象，恰如我們沒有把柄去推定地心吸引能力定會把月球拉到地球上，把地球拉在太陽上，或因溫度降到三十二度時水定收縮遂謂每一嚴寒到來，江湖均須結冰並且結冰到底，而在通常的冬日雖即地球的溫帶，亦且不可住人了。除了馬爾薩斯 (Malthus) 的積極的限制和預防的限制而外，尚有第三種的限制隨着生活程度的上升和智慧程度的進步而表現，已然為許多顯著的事實所表示。在新的殖民地地上，那些因與自然苦戰，很少發達知智生活的機會的人羣，和那些在老的國家之中，因為利益悉被剝奪，降而至於一種獸的生命的勞働階級，他們的生殖率比較那些因有財富之增加召來獨立，閒逸，安適，豐富和變化的生命的階級裏面的生殖率更大。古諺有之曰：『富人有運氣，窮人有兒女』已然為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所注意，他說高地 (Highland) 的赤貧半飽的婦人生育二十三或二十四個的小孩子者已見不少，並且這個諺語的意義，到處都看得見，只須把他指出便較。

如果人口的真正公律是這樣說的，那末，我想，他的增加的趨勢，必然不能到處一樣，而在更多的人口可以得到更多的慰藉的所在，又在人種的延續，為因處境的拂逆，死亡驟增，危險堪虞的所在，其數率必強；而在個人的發展可以較優，人種的延續可保無虞的所在，其數率必弱。換句話說，人口的公律與智識進步的公律是一致的，並且是隸屬於智識進步的公律的，而在人類的危險，因為不能備辦充足的食料所引起的險惡的現象，並不是由於自然的律令而是由於社會的處置不良，不能以堆積之富改良貧困反使貧困日往上升的關係。這種的真實，我想，當着，論據已然弄清，並找着社會進化的真正公律的時候，將必確然樹立。但欲現在便去預言這些公律又恐擾亂論辯的自然秩序。如我已能維持反面的理由——指出馬爾薩斯 (Malthus) 的學說是不能被他所根據的理由證明的——現在已然滿載。其次一篇，我想從正面進攻，並以事實從正面否認其說。

第四章 馬爾薩斯學說的不證

這個說明人口的增加有降低工資發生貧困的趨勢的主義如此的深根固蒂，又與流行的政治經濟學上的各種理論如此的互相勾結，又如此迎合許多羣衆的心理並且還有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行發現的危險，所以我在把他拿來受事實裁判以前，已然想到我們必須要詳論他所根據的論辯不充足；因爲人類的思想史證明人類在被先見蒙蔽的時候，每每把事實看不清楚，馬爾薩斯學說之得勝，便是一個重要例證。

我們不難把此種學說付之於最高和最後的事實的裁判。人口的增加，果否減少工資發生貧窘，實要看他果否能減少那以定量的勞働所生產的財富量。

這是流行的主義所主張的。這種先入人心的學說是，如果向自然要得愈多，自然便慷慨得愈少，所以勞働即令加倍，產物則不加倍；因此之故，人口的增加無已，必然降低工資和鑿深貧困，或照馬爾薩斯 (Malthus) 的說法，必然發生罪惡和愁苦。試引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AIII) 所說的話爲例：

在一定的文明程度內，多數的人口必不比少數的人口平均供養得好。自然的吝嗇實是過剩人口受罰的原因，不能怪社會的不公。財富的分配不公不能使罪惡增大，最多只能使他早被覺到。徒說人口與人手共增加，不能成功。新口所要的食品不比舊口較少，唯手不能如數生產。假令生產的工具收爲全體的人民所有，假令生產品完全的把來平均分配，如果在此種組織的社會裏面，產業仍然如現時的有力，生產品仍然如現時的豐富，固然可使現在全體的人口得到極端的享樂；但是當着人口增加一倍的時候，以人民現存的這種習慣和在此種的鼓勵之下，產業必與二十年前無大異，試問他們的境況怎樣除非是生產的技術同時有破天荒的發達，則次等的土地勢必亦有爲人所乞靈的必要，而此比較上田勞費更多報酬更少的耕種，欲要取得食品供養恁多的人口，必然會使在此社會中，每一個人比較從前更窮苦。如果人口以同樣的速度繼續增進，必有一個時候，沒有一個人除了必需品而外尚有餘剩，倘再繼續增加必有一個時候，連必需品亦不敷用，最後人口的更進增加終將因死亡而停滯。（經濟學原理，第一編，第八章，第二

節。

但我否認這話。我說真理恰與這些命題相反。我說，在任一定的文明社會裏面，較多的人口比較較小的人口平均供養得好。我說，流行的學說，所謂由過多人口所造成的貧苦，並非以天之慳吝為原因，卻係以社會的不公正為原因。我說增添的人口所增添的新口嘴不比舊口嘴吃得多，同時他們所增添的兩手在事實的軌道上，確能生產更多的食料。我說，如果其他的事情沒有變化，財富的平均分配實可使每人得到更多的享受。我說，在平等的狀態裏面，人口的自然增加常有使每個個人更富，而非更窮的傾向。

我以此種顯明的態度來加入討論，並以事實來考驗這個問題的意義。

但請注意（即令冒犯重複的危險，但我仍想警告這些讀者提防思想之中起紊亂，這種紊亂即在有名的著作家內，已常有這種毛病，）這個問題所根據的事實問題，並不是要問人口在何階段食物生產額最多？而是人口在何階段所表現的生產財富的能力最多？因為無論何種生產財富的力量均是生產食物的力量——又無論何種財富的消費均等於食物的消費。例如我的衣袋裏

有錢。我可以錢買食料，或雪茄，或珠寶，或戲園裏面的入門券。此種用錢的方法，正如我決定用我的勞働去生產食料，雪茄，珠寶或戲園裏面的入門券。一套金鋼鑽有一種價值可等於恁多口袋的麵粉的價值——換句話說，在平均數上，生產這塊金鋼鑽的勞働量可以生產恁多的麵粉量。如果我以金鋼鑽戴在我的妻的身上，其所費之生產食物的勞働量，恰如我以恁多的食物費於裝飾觀瞻之用。如果我養一個從僕，直等於我不許一個耕農使犁。鞍馬的畜養和保護所需要的謹慎和勞働，必然能設用以畜養和保護恁多的作工的馬。在賽燈會和放禮炮方面所毀壞的財富直等於焚燬恁多的食料；維持一聯軍隊，一個戰船，和她的船員，實無異散遣幾千人所賴以生產食品品的勞働用於不生產的行爲上。因此之故，任一人口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均不能以所會生產的那些生活必需品爲權量他的標準，而須以其在各方面所費的力量爲標準。

此處並用不着空論。所需要的不外是簡單的事實。果然相對的生產財富的力量隨着人口之增加而減少嗎？

這些事實昭然若揭，略加注意即可明白。在近代裏面，我們曾看見許多社會的人口均有更大

的增進了。試問，在同一時期內，他們的財富豈不是也有更大的增進嗎？他們增加他們的財富豈不是比諸人口還更快嗎？英格蘭（England）的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二的時候，她的財富已然增加到百分之二以上，未必還有疑問嗎？當着北美合衆國的人口在二十九年增加一倍的時候，她的財富在較短的時期內，已然有一倍的增加，未必不是真的嗎？（美國人口增加率每十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即在較相似的情境裏面——換句話說，在人口相同，文化程度也相同的社會裏面——人口最密的社會豈不也是最富足的社會嗎？北美合衆國的東方諸省豈不是比較西部和南部人口稀少的諸省更富足嗎？英格蘭比較美國東部諸省的人口更爲繁密，同時她豈不是也更富足嗎？你在何處看見浪費財富於不生產的事業，如浩費的建築，華美的器具，奢侈的設備，雕刻，圖畫，和賞心悅目的花園和遊船呢？豈不是不在人口最少的地方而在人口最密的地方嗎？你在何處看見大部份的人收租或收息吃飯的人，過優閒生活的人，強盜，警察，家僕，律師，文人，……他們均靠普通的生產供養，但他們卻無生產的勞力呢？豈不是不在人口稀疏之地而在繁密之地嗎？你在何處見有盈溢的資本集於有利的投資事業呢？豈不是從人口繁密的國家朝宗於人口稀少的國家嗎？

這些事實最後證明了財富最多之地即人口最多之地；又定量的勞働所生產的財富隨着人口之增多而漲進。在我們眼睛所注視的地方這些事實昭然若揭。在文明程度相同，生產技術相同，政治相同……的裏面，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常是最富足的國家。

讓我們舉出這個特殊的例子來作證，因他在所有的例子中乃是最能擁護我們所正研究的學說的——在這一社會裏面他的人口已大增加，工資已大減少，連自然也沒有從前慷慨，均是很顯然的事實並非可疑的推測。這個社會叫做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當着第一次移民的波浪，因為黃金的發現，初初沖入加里佛尼亞的時候，誰都知道他的自然恩惠最富裕。該地的河岸與沙灘，堆積着幾千年老的沙金，並能以最野蠻的器具淘洗得之，每日可得一翁士（十六元美金）以為普通工資。該地的平原，鋪蓋着滋養牲畜的青草，中有不可以數目計的牛馬，又該地牛馬之值錢，說來也是奇聞，是即任憑一位旅客都可在當地的新馬上自由配鞍，又如他需用牛肉片，也可自由宰殺，只需留存該牛身上僅一有價值的部份，牛皮，送還牧主。該地的沃壤，因係初耕種，只須施以犁播，即可得到舊的國家內完全施肥和完全耕耨後，所生長的穀類。早年的加里佛尼亞，在其

自然的廣施博濟中，工資和利息比世界任一地方都高。

末後，加里佛尼亞的人口逐漸增加，需要一天多比一天，於是自然的純粹恩賜便日往後退了。挖掘沙金之事，唯日窮困，現在連那尚值得說的掘金事件也都不見，同時，關於金鑛的開採，則需要鉅額的資本，偉大的技能，精巧的機器，並有偌大的危險性。馬值錢了。內華達 (Nevada) 草原上所畜養的小牛，悉用穿山的鐵道運到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的殺場上屠宰，同時，農夫漸知保留他們的穀草，並盼望從此取得肥料，至於土地則在四年之內借用灌溉之力，尚幾難得三年的收穫的土地也須耕種。然而工資和利息則卻日往下降了。現在許多的男人一星期所得的工資尚不比從前一日多，但卻情願作工，借貸的金錢一年所得的利率比較從前一月的普通利率尚還不及。在這自然的生產力下降和工資的數率降低之間，是有因果的關係嗎？工資的下降，果真是因勞動所生產的財富減少嗎？恰乎其相反也。我相信一八七九年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關於生產財富的勞働力，比較一八四九年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反而加增了。無論那一個人，只要他去考慮在此數十年間，加里佛尼亞的勞働效率，以道路，碼頭，水槽，鐵道，汽船，電報和各種機械的幫助，復以與世

界各部密接的關係，又以人口的增加所來之無數的經濟行動，已然有很大的增進，都定相信在加里佛尼亞的勞働其於天然所接受的報酬，在全體上，現在悉比從前時候，即在砂金的沉澱尚未用完，土壤尚且新潔的時候更大——人力增加之所得非但足以抵償天力減少之所失抑且有剩。這個結論之正確已被許多的事實證明了，他們均表示財富的消費，與每位勞働者的比例，較之從前更大。從前幾乎只供養盛年的男人，現在新供養大部的婦人和小孩，加以其他不生產的人已然增加，而他的增加率又比全人口更還要大；奢侈品增加之數比較工資減少之數甚巨；從前的地方頂好的房子就是布和紙的陋室，現在的府第，大比歐洲的宮殿；在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的街道上現有特別裝飾的馬車，在她的港水內又有樂心的遊艇；現在專靠收入以度奢侈生活的階級，逐日增進；而今的富人之富，即令從前的首富比起他來還是覺得與窮人無大異——總括的說，在每個人手中，均有充分的證據，足資證明現在的財富之生產與消費，已然比較人口增加更快，如果有階級收入減少，便只能怪分配太不均了。

在這特殊的例子上，明白顯然的事，凡在觀察所及之地亦且是明白顯然的事。最富的國家並

不是自然最豐富的國家，而是勞働最有效率的國家——不是墨西哥 (Mexico) 而是馬薩朱塞特 (Massachusetts)；不是巴西 (Brazil) 而是英格蘭 (England)。如果其他的條件相同，則凡人口最密和自然的能力最感緊逼的國家，均是能以大部份的生產品用資奢侈，和供養不生產者的國家，均是資本溢出的國家，均是在急切的事變發生之際（如戰爭）能穀支持最大的吸取的國家。在人口繁密的國家裏面，如像英格蘭，他的與勞働成比例的財富之生產，比較那些工資和利息均貴的國家更大，他以較小部份的人從事生產，但他的盈餘則除供養身體的需要外，尚可以爲達到其他的目的之用。在一個新的國家內，雖然竭全社會的力量投於生產上，雖然沒有一個人不從事或種的生產工作，沒有一個婦人不做家庭的事業，但彼間沒有竄濫，沒有叫化，沒有閒的富人，沒有專替富人謀便利適情意的勞働階級，沒有純粹的文學和科學的階級，沒有魚肉社會的犯罪階級，沒有養來保衛社會防犯他們的階級。新國家以全力從事於生產，但其每人所消費之財富，尚不及舊國家遠甚，其最下層階級的境遇雖然較好，雖然沒有人不能謀活，但是也沒有人特別富足——如在舊的國家內，所度活的那種繁華舒適的生活，只有頂少數人能穀享樂，或無人能穀享樂。換句

話說，在舊的國家內，和人口相比例的財富消費量較多，雖然從事生產的勞働，在比例上減小——或說是更少的勞働生產更多的財富；因為財富必須先有生產然後纔有消費。

可是，這裏尚有一種說法，即謂舊國家的財富更高，並不是因為他的生產財富之力更高，而是由於新國家尚沒有時間去蓄積財富。

現在最好讓我們來考慮財富蓄積的觀念。這個真正的事實是，財富只能薄有蓄積，再說，這些社會的生活，如同大多數的個人的生活一樣，均是處於以手糊口的狀態。財富經不起多量的蓄積；除了在少數不重要的形式裏面，財富不能永久保存。宇宙間的物質，雖經人力造成所欲的形式，結果構成財富，但常有回到原形的趨向。有些財富的樣子，只能耐幾個鐘點；有的幾個月，有的幾個年；很少的財富的形像能毅從此一時代度到彼一時代。財富最有用和最耐久的形式是船舶，房屋，鐵道，機械。除非勞働常常保持他們，修理他們，他們幾乎立即便要變成廢物。停止任一社會的勞働，財富立即消滅，恰如水流一旦閉塞，噴泉馬上消失。重新發出勞働，財富幾將立即實現。雖在戰爭和苦難毀滅財富之地，人口仍未變弱，我們久已見及。今日倫敦的財富不因一六六六年的大火而減少；

芝加哥 (Chicago) 的財富不因一八七〇年的大火而減少。大火焚燒後的區域，在勞働手下，新起着更偉大的建築，堆塞着更多的貨物；如果不知這個城市歷史的旅客涉足到這些莊嚴的街道，他那裏會夢想着此處的景色，方在不數年前，盡皆漆黑空無一物。這個同一的原理——財富常在創造——在每個城市裏面都是明明白白的。假令人口相同，和勞働的效率相同，則昨日的城市與羅馬人 (Romans) 所建造的城市，無論在財產上或享樂上都是一樣。沒有一位已然看見新金山 (Melbourne) 和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的人，他不相信英格蘭的人口如果全數運到新西蘭 (New Zealand) 而以所蓄積的財富留在後面，結果新西蘭的財富定比倫敦一樣富厚；反轉來說，如果英格蘭的人口減少來與新西蘭現在的人口一樣稀少，不問他們所蓄積的財富何如，結果定即與新西蘭的人民一樣貧。蓄積的財富對於社會有機體所占的地位與蓄積的養料對於生物有機體有同樣的關係。有些財富的蓄積是必要的，並且到某種程度內，他實可備緊急提取之用；但過去幾世紀所生產的財富不能以備現在的消費，恰如他在去年所食的大餐不能供給現在的人一樣。

但我所引的這些例子大半是因爲他們普遍不是因爲他們有特別的意義，實則即使不要這些考慮，亦可容易看出，財富的多量的蓄積能促進財富的多量的消費，只有在那蓄積的財富日往下降的地方纔辦得到，又凡蓄積的財富在能保持常額的地方，或在財富日往上升的地方，我們更容易看見那更多財富之消費必然引起更多的財富之創造。卻說，我們或以不同的社會相互比較或以不同時間的社會來作前後的比較，我們均可看出，凡以人口增殖著名的進步國家，亦以財富消費之增加和財富生產之增加，著稱於世，此不僅在總量之增加，即在每人所得之份的增加亦然。這是一種昭然若揭的事。因此人口的增加，在他所到的範圍內，不是說財富的平均生產額會減少，而是說他有增加。

這個道理十分明顯。因爲，即使人口的增加定將乞靈於次等的土壤，於以減少財富生產的自然要素的力量，但他卻能增加人爲生產要素的能力抵過自然要素的能力於減少時而所受之損失。二十個人在自然的恩賜不足的地方工作，比較一個人在自然的恩賜最多的地方工作可多生產財富二十倍。人口愈稠密，分工愈精細，生產和分配之經濟更大，因此，馬爾薩斯 (Malthus) 主義

的反面立即『兌現』又在這些範圍內我們如尙有理由假定其增加仍然繼續，在一定的文明國家裏面，更多的人口，比較更小的人口，更能生產大比例的財富量，更充足的滿足他們的欲望。

請僅注視事實。試問，這個在文化的中心裏面所發生的貧困的原因，悉非由於生產能力的薄弱，未必還不明白嗎？在貧困最深的國家，這些生產財富的力量之強度，如果充分利用，足敷供給最下層的人不僅順適而且闊綽。產業的呆滯，商業的衰敗，雖然他們均在咀咒今日文明的世界，但皆非由於缺乏生產力所致，絲毫也沒疑問。不問這個困難好大，但均非由於生產財富的能力不足，也是明明白白的。

就是這個事實——在財富生產力最大和財富生產額最大的地方發生貧困——是擾亂這個文明世界的閻葫蘆，現在我們正想把他戳破。自然馬爾薩斯(Malthus)的學說，把貧困歸罪於生產能力的下降，不能說明這個事實。這個學說顯然與一切事實不相適合。將這些結果歸諉於上帝的法律，實在是無憑據的，這些結果，就憑這點研究，我們可以推論實源於人們的組織不良——這一個推論，必將隨着我們研究的進程，變為證明。因為我們尙要研究什麼原因會在財富日增之

中造成貧困。

第二編 分配的公律

第一章 專對分配公律的研究——這些公律的必然關係

在上文的考察裏面，我們已經知道這個以政治經濟學的名義，對於我們正在解決的問題，所給與的解答，完全不能解答。

物質進步時，工資沒有隨着增加寧且傾於減少，不能以勞動者的增加額常常分小償付工資的總額這種學說去解釋。因為我們已見着了，工資不是從資本中取出來的而是勞動的直接產物。因為每位生產勞動者，當他工作進行之際，他自己製造工資，所以人口每一增加，工資的實在基金亦有增加——這種向財富的集體裏面所投入的增加額，如果普通的說，比較他所取出的工資額，是更大的。

並且這個問題亦不能以日增的人口向自然爲日增的提取，於是自然之生產日少一日的學說去解釋；因爲日往上增的勞働效率使這進步的狀態成爲每人的財富日增的狀態，又人口最密的國家，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亦常是財富最多的國家。

我們以此而增加了本問題的困難。我們已然推翻了一種的學說，不許他以某種的樣式，解釋現存的事實；但照如此一做，轉使現存的事實覺得愈難解釋。這好像當着多利米的（Ptolemaic）以地球爲中心的學說方在得勢的時候，他已然證明了日星和其他的行星不是繞地而行的。這個白日和黑夜的現象，和天星諸體的旋轉尙未得到充分的解釋，除非另有一種更好的解釋能代替從前的解釋，必然依舊恢復舊說。我們的理想已然引導我們到了這樣的結論，即每個生產的勞働，自己生產他自己的工資，又如勞働者數果然增加，工資必隨之而增加；可是，在顯明的事實上，滿有許多的勞働者不能得到有酬庸的僱用，又如勞働的數目裏面有增加，工資則即隨之而減少。簡單言之，我們已然證明了在某種地方工資應該最高但事實上他們反而最低。

雖然，單以此點的工作而論我們已使思想有進步。次於尋求真理的就是要知道有些地方用

不着我們去尋求。如此我們至少可把研究的範圍縮小。因此之故，至少這點是明白的——不管生產的能力有很大的增加，但生產人的大團體在生產中所分配來做生活資料的那一份卻被限制得很小，此中所存的原因既非受資本的限制，亦非受那響應勞動的自然之力的限制。因此，他不能在支配生產的公律之間被發現，他必定要在支配分配的公律之間被發現。讓我們轉向這一面來。

我們必須在大體上對於財富分配的總題目再行研究。要想發現在人口增加和在生產的技術進步之中尋求最下層階級的貧困日深的原因，我們必先發現何種公律決定生產中的何一部份應以工資的名義分配於勞動。要想發現工資的公律，要想至少在已然發現他的時候能覈把他確定，我們必先要能確定，那些規定何部產品用來歸還資本，何部歸還地主的公律，因為土地勞動資本三者是生產財富的三個朋友，所以財富生產之後，也須由他們三人分配。

普通所謂社會的生產品即指社會所生產的財富之總和——即是公共的基金，只要他不減少從前所存在的總量，所有的消費始終必由他支給，所有的租稅始終必從他提取。我在從前已然說過，生產不只是指製造貨物的意義，並包含着因為運輸財富，交易財富，而所得來之價值的增額。

在純粹的商業社會裏面，也有所謂財富的產額，恰如在純粹的農業或工業的社會裏面一樣；並且在農、工、商三業裏面都是一樣，在這總的產量之中有些部份歸於資本，有些部份歸於勞動，如果土地已有價值則又有些部份歸於土地所有主。在事實上，已然生產的有一部份財富又常用以修補常被消費常須添補的資本。但是如把資本認爲是繼續的或常定的，則儘可不管這一點，實則在說話和思想上，我們也有這種習慣。當着我們說到總生產品的時候，我們的心意是指除了必須用來添補在生產中已然消費的資本而後，所餘留的那一部份已然生產的財富；當着我們談到利息的時候，或資本的收入的時候，我們的意義是指除了他的添補或維持而後，所以以酬償資本的那一部份財富。

再說，這也是一件事實，即凡過了最幼稚的階段的社會，在他裏面的總生產物，內中有一部份是要把來納稅於政府而歸他所消費的。但在尋求分配的公律裏面亦無須在此考慮。我們可把賦稅看作毫不存在，或在總生產品中除去他恁多的部份然後計算分配。又有某種獨占的形式，他也在總生產品中分取些個，當在後章（第四章）詳加討論，又他所行使的權力也與徵稅的權力相

似，但他亦可不必列入分配論中研究。果令賦稅可影響分配公律，則在我們找着分配的公律之後，便可看着他們與分配公律的關係了。

我們必要替我們自己找着分配的公律——至少，在三個中找着兩個。因為，他們，至少在全體上，未為流行的政治經濟學觀察正確，這無論在那本模範著作上都可得見的，莫說我們在上文裏面已然考察了他們內中的一個。

第一，在他們所用的學術名詞上，這已顯然可見。

在所有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裏面，我們常聽見說在財富之生產上共有三個要素：（一）土地，（二）勞働，（三）資本，所以全生產品，都是首要的被人分為相應的三大部份。因此，須要三個名詞，而且每個名詞均須能說明明白的表白這些部份中之一，而與其他二者隔絕。地租，從定義上說，明明白白的足殼表白這些部份中的第一個——即以分配於地主的那一部份。工資，依據他的定義，明明白白的足殼表白第二個——即以報酬勞働的那一部份。獨有關於第三個名詞——須用以表白資本的收入者——偏在這些模範的著作上太曖昧，太涵混，極費思索，令人頭悶。

在通用的各名詞之中，幾於用以專表達資本使用的報酬者就是利息。他這名字，依照普通的意義，完全係指資本使用而所得之酬報，既不包含關於勞動使用或勞動管理，而所給之酬報，亦不包含危險費用，惟有爲了穩靠而所收之保險費用是例外。這個利潤的名詞，依照普通的用法，幾乎與課稅 (revenue) 同義；他指一種利得，所入超過所出的一種數額，又常包括些地租收入；幾常包括些工資收入和那些對於資本的各種使用的危險而所生之賠償金。故除非極端曲解字義在政治經濟學上，他不可用來代表分給資本的那一部份產品，以與用來分給地主及分給勞動的那兩部份對立。

現在在政治經濟學的模範著作裏面，這點是完全認可了的。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以實例來說明工資和危險的補償金大部均被歸入利潤範圍內，他指出藥房和小零賣商的大部利潤實在都是勞動所得的工資，而非資本所得的利息；又在危險的營業裏面，如偷漏關稅的營業和木料業所得的大部利潤，實在都是危險的酬償金，這些危險，在長時期內，把這種資本所得的收入降到普通的利率之度，或在其下。同類的例子，在後來的著作上舉得最多，在這些例子裏面他把利

潤解爲普通的意義或者只把地租排外。在這些著作裏面，讀者被告訴說，利潤含有三個要素——監督的工資，危險的酬資，和利息或資本使用所得的收入。

由此言之，利潤二字，無論在他的普通意義裏面，或在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所明白給與他的意義裏面，均不能在財富分配的討論中與生產的三大要素相提並論。或在利潤的普通意義裏面，或在他所明白的被人派給的意義裏面，我們如把財富之分配，別爲地租，工資，利潤，這好比在討論人的問題的時候，把人別爲男人，女人和人三者一樣。

可是讀者所大惑不解的就是這種分配的論調，卻在模範的著作裏面被人鑄定。他們恰纔把利潤正式的分析而爲監督的工資，危險的酬償，和利息——資本使用所得的純入——接着又把財富的分配，置於土地的租子，勞動的工資，和資本的『利潤』三者之間去討論。

這些名詞的界說不清，徒使千百的人頭昏眼花，結果他們也不努力再去想了，知道這已陷於絕望之境，因爲他們總以爲在恁些個的大思想家裏面觀念不會有錯，必怪他們自己太笨。如果這是恁些人的一種自問自解，那末，他們可去讀巴克爾 (Buckle) 的文化史 (History of Civiliza-

tion) 而知有人對於他所讀過的書的確得有驚人的清楚的觀念，他並會仔細讀過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以降的經濟學原論，但他卻被利息和利潤的一團雜物絞亂者。因為巴克爾 (Buckle) 很堅決的把財富之分配列為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四者討論。

可這亦不足怪。因為，這些經濟學者既把利潤分析為監督的工資，危險酬償金，和利息三項，以後，他們在指示那些確定利潤的數率的原因裏面，卻又單論那些只能實確的影響所謂利息那一部分利潤的事實；而在討論利息之際，又或只舉出這個沒有意義的供求的公式，來說明或只討論那些影響危險酬償金的原因；但明明白白的只就利用利息這一個字的普通的意義，而不用他們已然派給於他的經濟學的意義來說，在經濟學的意義之中，危險酬償金早被除了。如果讀者試取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所著政治經濟學原論專去比較討論利潤（第二編第十五章）和利息（第三編第二十三章）那兩章，他定規看見由此而起之紊亂觀念，大顯露於思想最邏輯的英國經濟學家裏面，並比我們所說還更厲害。

卻說，恁些人之陷於思想混淆亦非沒有原因。如果他們曾經一個二個的跟着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如像小孩之隨着領導者去玩耍，他跳也隨着跳，他跌也隨着跌，那末，他跳的地方已經有一個籬障，他跌的地方已經有一個陷穴了。

思想紊亂所由發生的這點困難，是在先入爲主的工資學說裏面。因爲有我上文所述的那些理由，某些勞働階級的工資係依資本與勞働者數目之間的比率所決定的學說，在他們看來好像自足於內無待於外的真實。但有些種類的勞働酬報確非這種學說所能應用，所以工資的名詞便在應用上被人縮小來只包括狹窄的普通所用的工資在內。因爲這樣，果令利息用來代表總生產品的第三部份，果令用來與他們的定義一貫，則是所有的個人努力的酬報，除了普通所謂工資而外，則無適當的地位來排置。但如把財富的分配析爲地租，工資，和利潤而不把他析爲地租，工資，利息，則是這個困難便沒有了，爲什麼呢？因爲有了所謂利潤這一項，他便可把那些不受那個先入爲主的工資學理所管轄的工資均可麻麻糊糊的列在利潤裏面，如監督的工資卽其一例。

仔細去讀經濟學者關於財富分配的著作卽可看出，雖然他們於工資所給的界說說的不錯，但他們在這一方面所用的工資這一個字，確是邏輯學家所認爲一種偏而不全的名詞——他不

是指的一切工資，而是指的有些工資——即僱主付償手工勞働的工資。因此，他們把其他的工資都歸在資本的收入裏面，而稱他是利潤，又資本的收入與人的勞働收入的區別於是消蝕。事實是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對於財富之分配沒有清楚和一致的觀念。地租的公律雖然說得簡單明白，但卻孑然孤立。至於地租而外的東西則皆糾纏不清。

這些著作的這點安排表示思想混淆而無果斷。在我所知道的書中，簡直沒有一本是把分配的幾個公律聯成一片，而使讀者一眼便能看得清楚並了解他們彼此的關係；但把每個公律的討論，都含在一羣政治的和道德的考慮和議論裏面。要尋求這個道理，並不甚遠。如把他們現在所教的這三個分配公律聯在一處，則一望而知他們沒有必然的關係。

財富分配的公律明明白白的是種比例的公律，他們必然是互相關係的，只要其一其二均已知道，其三必可推定。因為如說在全體中三之一有增或有減，則不啻說其他部份中之一或其二實有相反的變動。如果張三、李四和趙五是某項事業的股東，則在三者所定的利潤分配辦法裏面，其一所得的部份既然確定，同時其他二人的各別部份或總共部份亦必因而確定。如果確定張三

的部份爲百分之四十，則是李四和趙五便只能分派所剩留之六十。李四如已確定所得部份爲百分之四十，又趙五爲百分之三十五，則是確定了張三所當分配之額爲百分之二十五。

但在財富的分配公律之間，依照這些模範著作所排定均無是項關係。如果我們把他們在舊的安排中全找出來並且放在一處則知他們便是：

工資是在用以支付勞動和養活勞動的資本量和尋求職業的勞動者數之間所生的的比率決定。

地租是受耕種的限界決定；在所有的土地收入中除去以同等的資本同等的勞動在最下等的已然使用的土地上所得的收入之後，所剩下的那一部份收入便是地租。

利息是受借債人所要求的和放債人所供給的資本量其間所生之相等式決定。如果我們以此作爲利潤的公律，利潤便是受工資的數量決定，因爲工資高則利息低，工資低則利息高——或用彌爾 (Mill) 的熟語，利潤是被資本家的勞動用費 (cost of labour) 來決定。

把這些流行的關於財富分配的公律的，說法通通擺在一道，立刻便表現他們缺乏真正的分

配公律所必有相互關係。他們沒有連貫沒有統系。因此之故，至少，在這三條公律裏面必有兩條公律是被看錯了或被說錯了。這同我們所已看見的事實是相合的，即流行的工資公律的觀念，和可推想的，利息公律的觀念都是經不起試驗的。請讓我們來尋求這個真正的勞動產品的分配公律即工資、地租、和利息三者的公律。我們已然發現了他們的證據必然是在他們的關係裏面——他們相合，相因，和相互拘束。

這個研究對於利潤明明白白的沒有什麼關係。我所想去找的就是在土地勞動資本之間，決定總生產額分配的原因；可是利潤則不屬於這三個部份的任一部份。依據政治經濟學者的分類，利潤被分析為三大部份——即危險的酬償金，監督的工資，和資本使用的收入——最後一個落在利息這個名詞的範圍裏面，他包含所有的資本的收入而排除所有一切的非資本的收入；監督的工資歸入在工資內，工資包含一切人的努力所得的酬報，而排除其他一切之物不計；危險酬償金則無論什麼地方都安放不下，因為如把全社會的事務一併計算危險便除掉了。我定與政治經濟學者這些定義一致，而使用利息的名詞去代表歸還資本的那一部份產物。

重說：

土地勞動和資本是生產的三個要素。土地的名詞包含所有的自然機會或能力；勞動這名詞包含所有的人的努力；又資本這名詞包含所有的用以生產更多的財富之財富。這三個大要素的報償就是這被分配的全體產品。凡歸到地主用以償付自然機會使用的那一部份叫做地租；凡構成人的努力的報酬者稱做工資；又凡構成償付資本使用的那一部份叫做利息。這些名詞各有領域不相侵越。一個人的收入可由這些來源中的一部，兩部，或三部構成；但在努力去發現分配公律時，則必須把他們分開討論。

讓我們先把我們所要着手研究的前提決定，我們可以說現在到處可以見的政治經濟學的失敗，完全係由觀點錯誤。生長在資本家大都租賃土地僱傭勞動的社會裏面並就此而立觀察，恍覺資本家是生產上的經理人或第一位主動人，於是這些大學問家遂受誘惑而謂資本係生產上的第一要素，土地是他的工具，勞動是他的助手或器械。這種意見活躍於全書的篇頁上——在他們推理的形式和進程上如是，他們的例解上如是，和在他們的字斟句酌上亦如是。處處皆以資本

爲出發點，以資本家爲中心人物。斯密司 (Smith) 和里嘉圖 (Ricardo) 也是這種意見，他們均用『自然工資』的名詞來表白勞働者所能藉以生活的最低額；實則，除非不公平的事情是自然的，凡屬勞働所生產的東西毋寧認爲係他的自然工資。慣把資本認爲勞働的僱主遂不得不主張這種學說：工資視乎資本的相對豐度而決，並不得不主張另種學說，利息與工資的變動相反，可是那些真正的道理便因此而爲所蒙蔽了。簡單一句話，當着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捨開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上所說，『勞働的產物構成勞働的自然報酬或工資』的論據而去採納那種把資本的職務視爲僱用勞働和償付工資的論據的時候，關於這些財富分配的大公律之研究即便錯取了步驟，這種錯誤的步驟，早將政治經濟學引入荆棘的莽叢而不能登峯造極了。

但是當着我們考慮事實的本原和他的自然的演變的時候，這個順序剛剛倒轉過來了。資本不但不是第一位而是最末的一位；他不但不是勞働的僱主，並且勞働反而是他的僱主，在勞働能穀被人使用以前必須要有土地，而在資本被人生產以前，必須使用勞働。資本是勞働所創造的，並且是勞働用來輔助促進生產的。勞働是主動的和發動的力量，因此勞働是資本的使用者。勞働能

在土地上被人使用，他又由土地取出用以製造財富的物質。土地因此是個前置的條件，是勞動的場所和勞動的原料。這個自然的秩序是：土地，勞動，資本；又資本實非我們的出發點，土地乃是我們的出發點。

另有一件事情應當注意。資本在生產上並非必須的要素。勞動即無資本的幫助，亦可在土地着力直接生產財富，且在事物之必要的創造中當資本尚未存在以前，亦必照樣生產財富。因此地租公律和工資公律必然是相互關連的，並且是完整無缺的，無須借助於資本公律；否則在我們所理想的或實際所存在的有些例子上，即資本未曾參預生產之地，這些公律必不適用。又因資本，常被入說，只是儲蓄的勞動，他只是勞動的一種形式，又只是勞動這個總名之下的一個分系；又他的公律必然附屬於工資的公律或單獨與工資公律有關係，所以纔能適合這些事例，在這些事例之中，資本與勞動平分全生產品而無地租的剋減。再借助於前面所用的例解，即生產的結果，在土地，勞動，資本三者之中行使分配，必然與在張三，李四，趙五內中行使分配一樣；設若張三，李四均是創始的股東，而趙五則只算加入作李四一個助手和做他的分享者。

第二章 地租和地租公律

地租這個名詞，在經濟學上的意義（這就是說當他被用來代表那個總生產品中歸於土地或其他的自然力的所有主，以其所有權的關係，所分配得的那一部份，如同我現在用他來代表的意義一樣。）與普通人所用的地租這個名詞的意義是不同的。有某某幾個方面，這個經濟學上的意義比普通的意義狹窄；在其他的幾個方面則又比普通的意義廣大。

他比較普通意義狹窄者在此：在普通的話語上，我們用地租這個名詞去代表那使用建築物機械，器具等等，而所付價的價額，並且代表那使用土地和其他自然力而所付價的價額；又說到一座房屋的租或一塊農場的租，我們未嘗把那使用各種人工改良而所付價的價格和單以付償一片純土的價格分開。但在經濟學上『租』之一字，便不包含那種因為使用人工的任何產物所付價的價額，亦不包含因為房屋，農場等等之使用，而所付價的價額，唯只包含那種單因土地使用的理由而所付價的價額，地租——對於建築物和其他的人事改良之使用而所付價的價額，因他只

是一種爲了資本使用的原故，而所償付之價額，只當稱做利息。

他比較普通意義廣大者在此：在普通的講話裏面，我們只在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不同的時候，纔說地租。但在經濟學上的意義裏面，即在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都是同一個人的地方亦有地租發生。當着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是一個人的時候，在他所得的收入中有一部份收入，假令他把土地租與他人亦可得到同一的數額，此種收入稱做地租，同時他的勞動和資本所得的酬報即指在假設上如果他本人不自己耕種土地而只僱入勞動和借進資本來替他耕種土地，而所得之收入中的那一部份地租亦在出賣的價格裏面表現。當着土地被人購買之際，凡因取得土地所有權和永久使用權所付償的價格，皆是地租，直謂之爲一次付清的地租或資本化的地租。如果我以賤價買土地而把他來留着出售高價，那末，我之發財既非由於我的勞動的工資，亦非由於我的資本的利息，而係由於地租的增額。簡單的說，地租是所生產的財富中被那絕對的自然能力使用權所分給於地主的那一部份。凡在土地有交易價值的地方，他在經濟學上即有所謂地租。凡有價值的土地在爲人所使用的地方，無論爲地主所使用或爲租戶所使用均有實際的地租。

發生；即在沒有被人使用的地方，只要他有價值，亦有所謂潛伏的地租。就是這種發生地租的能力，給與土地以價值。土地原來沒有價值，卒至他的所有權能供給地主以利益，方才發生價值。（註一）

由此說來，地租和土地的價值，不是從土地的生產力和效用發生出來的。他實不能代表給與生產的任何輔助和利益，但只代表在生產的結果中獲取其一部份的權力。不問他的能力怎樣，土地均不能出生地租和賦有價值，一直等到有人願意以勞動或勞働的結果報償使用他的利益；又人之所以願意照此做去，亦非倚靠土地的能力，而係倚靠其他的土地不及他之有能力，因為後者的能力可以無償而得。我可以有很豐腴的土地，但他卻無地租和價值，如果與他相等的土地可以無償而得。但如其他的土地已被霸佔，同時此種無償而可得之土地，即令他是他們內中的頭等土地，但比起我的土地來，其豐度、地位，或其他的性質，均實有所不及，是時我的土地遂有一種價值，並且產生地租。雖然我的土地的生產性可以減小，然如彼種可以無償而得之土地，其生產性尚有更大比例的減小，則我可得的地租和我的土地的價值，反要繼續的增加。簡單一句話，地租實是一種獨占的價值，此種價值是由把那人力所不能增減的自然要素歸入個人所有權之下，然後發生。

出來的。

如果一個人據有任一社會所可用的全盤土地，自然，他能覈勒索任何他所認為適宜的使用土地的條件或價格；又如他的所有權被人承認則是其他社會的分子便只有兩條路走，降服他的條件或遠涉甚而至於死。這種景象在許多社會裏面已然發現；但在近代社會的組織中，土地雖已歸入個人所有，但因所有土地的個人太多，致不容許任一地主任意決定土地因被使用所得的價格。雖然每位個人，所有主均盡力提高地租或地價，但對於他所能得到之物卻有一種限界，這種限界構成土地的市場價格或市場地租，並隨不同的土地和不同的時間而有變遷。在這些各當事人自由競爭之下，即在尋求政治經濟原理的人所常假定的這種條件之下，凡決定地主所能得之地租或價格的公律或關係稱做地租公律。如果這個公律已然十分確定則凡決定工資和決定利息之諸公律，不待煩言而決。因為，自財富分配方面視之，如果有一公律滿能確定每一部份在此總的生產品中應為地租，則在資本未來輔助生產的場合裏面即能確定每一部份當以留為工資，又能在那資本已來輔助生產的場合裏面決定每一部份當以留歸工資及利息。

可喜關於地租的公律沒有討論之必要。學者的意見和常識一致（註二），而此流行的政治經濟學上的定論亦與幾何學上的原理具有同等的自足於內無待於外的性質。這條地租的公律早經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稱爲政治經濟學中的幾何公律，有時一名里嘉圖的地租公律（Ricardo's Law of rent），這個公律雖然不是自他始發現的，乃是因他而出名的。（註三）

凡土地上的總產物與在生產力最少的土地上以同等的經營，所獲得的總產物相較，其所超過之剩餘部份決定土地的地租。

這條公律，不僅應用在農業才是，即用在其他的上和所有的自然的工作上，如鑛業和漁業等類均無不是，早經自里嘉圖（Ricardo）而後的許多經濟學的領導學者所充分辯釋和例解。但是僅他的這種說法也然具備了一種自足於內無待於外的命題的力量，因爲自由競爭的效力在使勞動和資本在生產中所欲承諾的最低報酬，成爲他們所能要求的最高報酬，這是很明白的；因此遂使占有高等生產力的土地的所有主以地租的方式，可以獲得那在常率上可以補償勞動

和資本（這外所剩餘的產品全就是說，即勞働和資本在使用生產力最小的土地上或在生產力最小的土地上，或在生產力最少的限點上——於此自無地租可付——所能獲得的報酬）而外所剩餘的產品全部。

如把地租公律來換成這種的話句或許還可使人更充分的了解其意義：凡生產中之自然要素的所有權，將與所有主以獲得在此土地上因資本和勞働之使用所產生之恁多的財富的權限，所謂恁多的財富者，即除去以同等的勞働與資本，自由投入於最下等的生產事業上所獲總報酬之量而所溢出之財富也。

因為沒有一種生產上的事業可以投入勞働與資本而不使用土地者，所以說事業與說土地同等；再說耕種，或土地的別種使用，常常要降低他們的報酬，一直至於某一限界的數額，此種數額即在任一其他的事業上普通自由承受的數額。舉例來說，假令有一個社會以一半的勞働和資本從事農業，另一半從事製造。如果這塊最貧的已然耕種的土地平均對於資本與勞働之報酬為二十，則此二十之數量定為資本與勞働之平均酬報，無論在農業上或在製造上均是一樣。假令製造

業的酬報以某種永久的原因，現在減為一五。清清楚楚的，這些會以從事製造業的資本與勞動便會掉過頭來從事農業的經營；並且這種進程還不會停，除非是到了一個時候，在這兩種的事業上，資本與勞動的報酬，或因耕種擴充到次等土地上，或在同一土地上降到次等的限點，或以生產之日見減少而致相對價值之增加——或因在事實上兩種進程均在進步——無論從那一點上看，均已復歸於同樣的水平線，以致不論最後生產的限點是怎樣，在此限點，製造業尙能維持，此限點不問是一八或一七或一六，耕種亦必擴充到那一個限點。因此之故，我們說地租是在生產上超過耕種的限界上或超過耕種的最後一點上的產物的溢額，亦等於說他是一種超過以同等的勞動和資本在報酬最少的事業上所獲產物之溢額。

地租的公律，在事實上，不過是從競爭公律而來的一個演繹，這等於說，因為工資和利息有到一共通的水平線的傾向，則凡財富的總生產對於假設在最劣的自然生產要素上所投下的資本與勞動之為他們倆自己之能獲得者，所超過的剩餘部份，定會以地租的形式入於地主手內。在最後的分析上，地租的公律實是建築在一個根本的原則上的，他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和地心吸力

對於物理學的關係是一樣的——即是人定想以最少的努力去滿足他們的欲望。

這便是地租的公律了。雖然許多模範的作品太以里嘉圖 (Ricardo) 的路徑爲路徑，他們似乎僅在對於農業的關係上，去看地租，並在幾個地方都說製造之業全沒有租，其實，彼時製造業和交易業的產生有最高的租，此在製造業和交易業的城市裏面以地價之昂貴顯著於外，里嘉圖 (Ricardo) 和他們不察，遂掩蔽了這個公律的普遍重要性，但自里嘉圖後，這條公律本身，均已得到充分的領悟和承認。但他的幾個結論卻不如是。他們明白儘管明白，但這公認的工資學說——不但有如從前曾經說明那樣被人擁護和保衛並且又被許多思考來擁護和保衛，他們的巨大力量，當着我們所正傾向的論理的結論達到之際就可看見——已然老早阻止他們被人認識。(註四)可是當着地租與工資瓜分生產結果的時候，這個工資公律之爲地租公律的一個系論或當着地租工資和利息瓜分生產結果的時候，這個工資公律和利息公律二者之爲地租公律的一個系論，豈不是與最簡單的幾何學上的證明一樣明白嗎？反轉來說，地租的公律必然的是工資和利息二者的公律，因爲他是這種說法，即無論由勞動和資本的施加而得的生產怎樣，這兩種要素只能以

工資和利息的方式收受總生產中的那一部份，如像他們在不付地租的自由土地（即是被使用的生產力最小的土地或在限點上的土地）上所能生產的一樣。因為如果所有的總生產品，所超過勞動與資本在不付地租的自由土地上所能獲得之物的數額均悉要以地租的形式畫歸地主，則是勞動與資本所能要求的工資和利息之數，直等於他們在不付地租的自由土地上所能收穫之數而已。

或把他寫為代數的式子：

因為總生產物等於地租，工資，和利息，

所以在總生產物中，減去地租等於工資和利息。

即此以觀，工資與利息非靠勞動與資本的生產物，但靠除了地租之外所剩下的那一部份；或靠他們在不付地租的最下等的土地上所能收穫之物。因此之故，不問在生產的能力上如何增進，如果地租與他同進步，工資利息均無增進。

這個簡單的關係明白了的時候，從前不能解釋的東西現在清光四溢了，衝突也似的事實現

在也能在一個顯明的公律之下變成諧和了。在進步的國家中，這個地租的逐漸增加立刻顯為解釋工資和利息不與生產力共增加的鑰匙。因為在每一社會裏面所產生的財富被那可以稱為地租線分為二部，此線由被耕種的限界，或者說，被資本與勞動在不付租價的自然機會上所得之酬報確定。在這個線以下之生產部份工資與利息必由此支付之。凡在這個線以上者通歸土地所有主接收。因此之故，凡在土地的價值低落的地方，財富之生產自然可少，但工資與利息之率卻高，此在新的國家裏面可以見之。又凡在土地的價值高漲的地方，財富之生產或者甚大，但工資與利息之率卻低，此在舊的國家裏面可以見之。又生產力增高之地，如在所有的進步的國家裏面生產之力增加一樣，工資和利息不受此種增加的影響而受影響地租的情形。如果土地的價值有比例的增加，則所有的增加的產額均被地租一個獨吞，工資與利息則依然一如前昔。如果土地的價值比生產的力量增加更大，則地租所吞之物比較已然增加之物更大；在一方面勞動與資本的產物更行加多，在他方面，工資與利息反而下落。只有當土地的價值不如生產力增加之速的時候，工資與利息能與生產之力同進步。所有的說法都在實際的事實中證明了的。

(註一) 在說土地價值的時候，我並想用專指純土地價值的字句。當着我想說土地和土地上的改良價值的時候，我用那些字句。

(註二) 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公認的地租公律從來沒被辯駁過。現在這門科學在此雜亂無章的狀態之下，凡經印為政治經濟學的廢話，沒有一句未被駁過。我的意思是說他曾經所有的經濟學者，是即已然被人視為權威的經濟學者認許了的。如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所說「除了未能充分了解他而外不認許他者鮮矣。這些喜歡反駁他的人的說法空疏而且不正確，甚為明白。」他是後來得了許多證明的一種觀察。

(註三) 依照馬卡羅和 (Mculloch) 的說話，地租的公律最初發現於一七七七年，愛丁堡的詹姆士安得孫博士 (Dr. James Anderson of Edinburg), 的一本小冊子上，並在本世紀的初年同為爵士愛德華衛斯特 (Sir Edward West) 馬爾薩斯君 (Mr. Malthus) 和里嘉圖君 (Mr. Ricardo) 所發現。

(註四) 巴克蘭 (Buckle) (文明史第二章) 承認地租，利息，和工資之間的必然關係，但從未把他作出。

第二章 利息和利息之因

因為地租的公律已然確定，所以我們在那工資與地租平分生產結果的所在，曾推出了工資的公律，以為他的必然的結論；又在這三個要素土地，勞動，資本平分生產結果的地方，曾推出了工

資與利息的公律的合併。在總的生產品中既然決定何一部份用以分給地租當即決定何一部份留以分給工資，此在土地與勞働二者參與生產財富之際，便是如是，又或如資本亦在參預生產，則除去地租外所留下的那一部份便由工資與利息二者來分配。

但是現在暫且不用演繹法，讓我們去尋求這三個獨立的和分開的公律。如果當着用這種方法求得此三公律之際，我們亦然發現了他們的相互關係，那末，我們的結論必將有最高的確定性矣。

因為發明工資的公律，是我們研究的最後目的，讓我們先行考慮利息。

我已然說及了利息與利潤的差別。不過還有值得一說的，就是在財富之分配上，利息這個抽象的名詞與普通所用的利息名詞，二者的意義原本不同；即前者包括所有資本使用的收入，並不僅指那些由借者到貸者手中的收入；他不包括危險補償費，儘管危險費構成普通所謂利息的大部份。危險的補償明明白白的是在使那在資本的各種使用之間所得收入趨於平均。如今我們所想找的乃是『什麼確定利息本身的普通率？』在此種普通利率之上更加入補償危險的各種不

同的費用率，便構成商業利息的流行利率。

卻說，通常所謂利息的最大差別乃係由於在危險中的差別，這是很明白的；但利率的本身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間之間亦有多少的變更，也是很明白的。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在從前有個時候抵押借款每月通常利息二釐，未被認為過度的利息，現在每年只七釐或八釐，雖然此中的差異有些部份係由一般安全意識之增進，但大部卻係尚有某種其他一般的原因存在。在北美合衆國普通的利率均比英格蘭高；又在本聯合國的新邦裏面比在舊邦裏面利率更高；又利息隨着社會的進步而下降，其趨勢已然十分顯著。究有什麼公律可把這些差別綜合起來解釋，並表白他們的共同原因呢？

老如上文所偶然想到的說法，再行申說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對於尋求利率的真正公律未能成功，實是無所用之。關於這個題目的考慮遠不如他用以擁護工資理論反抗事實證據之有定準和嚴密，故無須加以同度的精密的批評。他們之與事實衝突是明白顯然的。利息不是以那勞動和資本的生產力為依據已為一件普遍的事實所證實，即在勞動與資本生產力最高之地利息均是

最低。利息亦不與工資的變動相反或與勞動的費用相反，如工資高而利息低，又工資低而利息高，亦爲一件普遍的事實所證實，即在利息高漲之際，工資也高，利息低落之際，工資也低。

讓我們在這個起頭的時候起頭。我們早把資本的性質和功用充分說明白了，現在且讓我來努力說明利息的原因。其次始論他的公律，即令文章說得過於枝節。因爲現在如先給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一種更堅定的和更清楚的觀念而對於幫助我們的研究有所增援，由此我們便可得到一些結論，這些結論的實際重要隨後定會顯露。

利息的理由及足以表明其正當者是什麼？爲何借債的人，除了奉還放債的人以他所收到的同等借款而外尚要多付呢？這些問題值得去尋答覆，又不僅在理論上方纔值得去找答覆，即憑他在實際上的重要程度亦自值得去找答覆。利息是劫掠勞動的賊物，這種觀念散播於大西洋的兩岸，無論在民衆的刊物上或在民衆的運動上都看得見。這些解釋政治經濟學的人物均以資本勞動毫不衝突，並反對一切限制資本的酬報的計畫，以爲他們不獨有害於資本而且有害於勞動；可是在他方面，這些大人先生所著的刊物又說工資與利息的變動是相反的，即工資高則利息低，工

資低則利息高。(註一)很明白的，如果這個學說是不錯的，那末，這種從勞動者的立腳點上去反對減少利息的任何計畫，在邏輯上所能提出的理由只有說這個計畫必不生效，這個理由，當茲立法萬能的觀念普遍傳播的時候，實爲一種薄弱的論據，雖然如像這樣的反對論可以致使某一特定計畫歸於廢止，但不能阻止另一計畫之尋求。

利息爲什麼應該存在呢？我們在所有的模範著作上都聽見說利息是對於忍耐的酬報。但是，這確不能充分把他說明。忍耐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他不是一種行爲而是一種不行爲。忍耐自己不能生產。爲什麼他有要求分享生產結果的權利呢？比方我有一項錢，如果我把他鎖在箱內一年，這種忍耐的程度等於我把他借在別人手內。可是在後面這種場合裏面，雖然我可希望藉利息的法門由他取得額外的酬報，但在前面的場合裏面，則只能取得等量的收入，並無額外的增益。然而忍耐仍是同的。如果說我把債放給債主，便是替他服務，那末他替我把錢放得很安全也可說是他替我服務——這種服務有時價值極大，不但不向保管人索酬報而且要給保管人以酬報；這種服務對於某種資本比較對於金錢尤爲明顯。因有許多的資本都是不能自保而須逐時修理；有些

復太笨重，如果對他沒有直接使用，則難妥爲保持。如果積聚資本的人，以資本借出之故，終是幫助了使用資本的人，那末，這個資本使用人當他以原物奉還資本積聚人的時候，試問曾否完全了消借債？借債人對於資本之保全，守護，和再造，豈尙不能抵消放債人所給他的資本之使用？資本的積聚是忍耐的結果和目的，忍耐不能更進一步，而有更多的成就；他且不能靠自己積聚資本。如果徒然忍耐，不事修理，一年之後，大部資本，必歸消失！兩年之後，所存卽少！因此之故，凡因忍耐而所要求者比較資本的安全歸還者更多，豈非刻薄了勞働？如像這類的觀念，便是那些主張利息係由榨取勞働和掠奪勞働而來的普遍流行的觀念之基礎，這種掠奪勞働的事情，實爲社會正義所不容。

凡想駁倒這些觀念的企圖，據我看來亦常是不成功的。卽以巴斯楊 (Bastiat) 所常引用的鮑子故事的例，他總算是最能說明通常的推想。他說，某地有一個名叫張三的木匠，以十天的勞力，製成一把鮑子，在這一年以內的三百個工作的日子之中他可用到二百九十天。李四，另外的一個木匠，向他提議借用鮑子一年，約於到日還他一把新的。張三不承受這個條件，因爲他說如果明年僅以一把新的鮑子歸還，則他在此一年之內，因爲不用鮑子之故而所受之損失便無絲毫代價。李

四，聽了此話之後，承認這點不錯，遂約定不僅奉還一把鉋子並給張三額外一塊新的木板。這個條約雙方認為滿足。這把鉋子在這一年當中雖然被用壞了，但在一年之後，張三既得一把好的鉋子又得一塊好的木板。他再再把這鉋子重行借出，一直至於末了，把他傳給他的兒子，他的兒子仍然把這鉋子借將出去，每次均得一塊木板。這塊代表利息的木板說是一種自然的和公平的酬報，因為以此奉償這把鉋子的使用，李四實取得了在此器具之中所蘊藏的增加勞動生產力的力量，並且他亦不因此而比不借鉋子壞呢；反之，張三亦不因此而比他不以鉋子借李四並以留備自用更好。

這是當真的嗎？我們所要注目的，就是他實不是說，只有張三纔會製造鉋子，李四不能製造鉋子，果然如此，則是這塊木板必然變成用來酬償優越技能的目的物了。他只是說張三忍耐着不消費他的勞動的結果，一直到了已然把他變成鉋子一把為止——這是資本的首要觀念了。

卻說，如果張三不貸這把鉋子，則他能設用以應付這二百九十天，此時鉋子陳舊不堪，他必然以此勞動年中未曾用完之十日製造一把新鉋子。如果李四不借這把鉋子，他必會以十天之力製

造一把鉋子，此後他即能以他應付這將來的這二百九十天了。因此之故，如果我們以此一塊的木板代表鉋子和木匠的一日工作，那末，在此一年之末，即令原來便沒借貸關係，兩者亦必如其開始工作之時，張三有，李四無，對於鉋子所占地位相同，並且兩者必然均有二百九十個木板以爲一年工作之結果。如果這次借貸的條件已是李四最初提出的條件，只還一把新鉋子，那末，這種同樣的局勢必然已經得到。李四必然已工作了二百九十日，並以剩下這十日製造一把新的鉋子還給張三了。張三必然已以另外的此一年中的十天製造另外的一把鉋子，於以應付此二百九十日了，此後他必然從李四接着一塊新的鉋子。是則只還一把鉋子，已足使在一年之末，二者地位相等，猶如沒有借貸發生一個樣子。李四無所損於個人，無所益於張三，同時張三無所益於個人，亦無所損於李四。每人必然均能得到當着沒有借貸發生時他的勞働所能得到的酬報——二百九十塊木板和張三起始便有的便宜，一個新鉋子。

但是，如果李四除了一把鉋子之外又還張三一塊木板，則是一年之末，張三必因此而比沒有借貸發生時所占地位更優，又李四則更弱了。張三此時必有二百九十一塊木板連同新的鉋子一

把李四則只有二百八十九塊木板並且沒有鉋子。如果李四現在又以同等的條件再向張三借用鉋子，那末，他在此年之末，必還張三一把鉋子，兩塊木板和一片木板的若干分之一；如果再以此種差額繼續出借，一直前進，一個所入日多一個所入日寡，那末，到了一個時候，豈不是張三必把李四的勞果全體吸收以爲一把鉋子的原始借出行爲的結果嗎？——換句話說，豈不是李四必要變成張三的奴隸嗎？

然則利息果然是自然的和公正的嗎？在這個例子上，實看不出有一點公正。巴斯楊 (Bastiat) (和其他許多人) 以『存於器具中的增加勞働生產性的力量』作爲利息的根據，無論在公正上或在事實上都沒什麼根據，這是一種顯明的事。這個錯誤是在他們把一鉋子的借貸與一鉋子所給與勞働的增加生產力量的轉移視爲同物，故認以爲真理而不肯像我輩再行加以分析。實則二者各不相涉。張三所借與李四的重要之物不是勞働得自鉋子所增加的力量。如果假設他是如此，則不啻說鉋子之製造和使用乃是一種神祕的職業或特許的權利，此時這個說明的例證必然變成一種獨占的例解而非資本的例解了。張三所借與李四的重要之物並非令使用勞働更爲有

效之特權，只係十日的勞働的具體結果之使用罷了。如果存於器具中增加勞働生產性的力量確係利息發生的原因，那末，利息的官率定必隨着發明之進步而增加。事實何曾如斯。如果我借一架五十圓洋的縫紉機器，我必不願付給利息比較我借價值五十元的縫針更高；如果我借一架汽機，我亦不願付給比較同等價值的磚更多。資本與財富一類原可互相交換。他不是一件貨物，而是在交易範圍內，等於他的價值的任何一種貨物。再說，器具的進步亦不能增加資本的再生產力；他只能增加勞働的生產力。

我想把世界上所有的財富都當做飽子看待，所有的生產都當做木匠的生產——換句話說，如果財富只包括這個世界的這種死的物質，又如生產但僅包括把這種死的物質造成各種不同的形像，則是利息必等於勤勞的掠奪，不能久延時日。這不是說世上便無資本的蓄積，因為貪多務得之念雖然是變財富為資本的動機，但他卻非積聚資本的動機，至少，亦非他的主要的動機。小孩必仍儲蓄銅元來過耶穌的聖誕節；海盜必仍增加他們匿藏的寶貝；東方的王公必仍積聚鑄錢的窖藏；人如斯條亞 (Stewart) 和樊特比爾 (Vanderbilt) 之類，因為已然養成一種積聚的偏好，即

令積聚不能多添收入，必仍繼續積聚，只要能殼在他們的百萬之上，更進一步。亦不是說，世上便無放債和借債，因為爲了雙方的便利，大部必仍被誘入在借貸的圈子裏面。如果李四有一工作立刻便要開始，張三則須待至十日之後始有工作來做，則在鮑子的債款內必仍是種雙方的便利，即令沒有木板爲利。

但是所有的財富必不僅是鮑子，或木板，或金錢的性質均皆沒有生殖的能力；亦不是說所有的生產均在變更宇宙間的死的物質使成其他的形式。如果我將金錢放在一邊，他必不能增益，這倒也是真的。但是，假定，如果我將酒攪在一邊，則在一年之末，酒之純質進步，價值於是高貴。或假定我安出蜜蜂於適宜的養蜂之鄉；一年之末，我定取得更多的蜂窩，和他們所釀成的香蜜。或假定有一蘗茂的草原，如果我驅遣羊豬牛於是地；在該一年之末，平均亦有增益。

卻說，在這些場合裏面，究竟是什麼東西使此增益發生呢？雖然普通亦須勞動去培植他，但除勞動而外必然尚有與勞動不同和分別的東西——自然之活力；生殖和再生產的天則，此爲各種神秘之物所受支配的天則，或謂之曰生命之理，凡此可謂放諸四海而準者也。我覺着利息的原因

或資本溢出勞動成果之增益的原因完全是他。在此自然流動不息的，運轉中，原有幾種活的江流，如果我們使用他們，他們必能在我們自己的努力之外以另一種的力量幫助我們變更宇宙的物質造成我們所欲求的形式——換句話說，造成財富。

雖然有許多東西，如金錢，鉋子，木板，機器，或衣服，沒有內在的增殖的力量，但在財富與資本這兩個名詞之內尚包含有別的財貨，他們如像酒類，能穀增加他們的質性至於某某程度；或與蜂牛，一類，能够增加他們自己的數量；又有其他的某某物體，如像種子，他們雖然所處的情境不能不賴人力而使他們自然增加，但是，當着這些情境保持不變之際，他們定將產生一種超越勞動生產結果的增益或酬報。

卻說，財富的相互交換的性質，在一切具有特殊利益的各種財富之間，必會產生出一種相互抵補的平均，這種特殊的利益是由特殊種類之財富的所有關係發生出來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情願保存一種形式的資本如果他能換取一種更有利益的形式。例如，沒有一個人願意磨小麥而成麵粉並特為保存以為那些想要時時以小麥或以同價之物換取麵粉的人謀便利，除非他能憑

藉這種交易足有把握獲得一種等於以麥種地所能獲得之物的增益。沒有一個人願意以整個的羊羣換取他們的肉之純重而期於明年收入，除非他不能保存羊羣，因為他以保存羊羣之故，不僅能於明年獲得等重的羊肉並且還有小羊和羊毛。沒有一個人願意開通灌溉的溝洫，除非那些得了溝洫之助利用自然生殖力的人，能夠以他們所得增益之一部係奉還於他而使他的資本與他們的資本所得增益相當。因此之故，在任一交易範圍內，舉凡自然的活動力和生殖力所給與有些資本種類的增益力必與其他有些資本相互平均；故凡借出（或在交易裏面使用）金錢，或鉋子，或磚塊，或衣服的人之未喪失獲得增益的力量，亦如他曾以一種能夠取得增益的方式，把同量的資本借出，或投之於一種再生產的使用一樣。

又在自然的能力與人的能力裏面實有各種不同的差別，今以交易之法，利用這些差別，亦可發生出一種增益，這種增益恰似自然之活力所生產的增益。例如，在某一個地方裏面，定量的勞働能够取得二百的植物食料，一百動物食料。在別的一個地方裏面，因為這些條件恰恰相反，所以等量的勞働能够生產一百的植物食料兩百的動物食料。在此一個地方裏面，植物食料與動物食料

之價值爲二比一，在彼一個地方裏面，一比二；假令每種的食料均須相等，則是等量的勞働在任一地方裏面，兩者均要能取得一百五十。但以勞働在此一個地方裏面專事取得植物食料，而在其他的一個地方，專事取得動物食料，而以交易取得所需之量，則是每一地方的人民均必能以定量的勞働各得二百之數，除去交易的損失和費用未列在內；因此之故，在每一地方裏面，以所生產之物不以付諸使用而以投諸交易則能獲取純益。是以喜亭吞（Whittington）的貓兒，被人送到貓兒少耗子多的地方去，結果他便送回若干包的貨物和若干袋的金子。

自然，勞働是交易所必須的恰如他是在利用自然的再生殖力的時候所必須的一樣，並且交易的產物，恰如農業的產物，明明白白的亦係勞働的產物；但是，在此處與在彼處一樣，還有其他與勞働力合作的力量，這種力量使我們不能單以所費去的勞働量去測量此結果而把這種在使用裏的資本量與時間成爲各種力量之總和的部份。資本在各種不同的生產形式中幫助勞働，但此二者的關係則隨生產形式之不同而有異。在造船和採煤的那種僅以改變物質的形式或地位的生產上，勞働是種唯一的有效的原因，勞働如果停止，生產亦即隨之而停止。當着木匠在日落時扔

了他的匏子的時候，那種以他的匏子所正生產的價值之增益亦即停止，除非等到第二天早上他再開始勞動。當着工廠搖鈴關門的時候，或當着鑛坑休業的時候，生產即告結束，除非待到工作恢復。這中間一段時間，從生產方面而言，直可等閒視之。時日的蹉跎，季節的變化，在單靠所費用之勞働量以維持的生產裏面，不是一種要素。但在利用自然的增殖力或利用自然的活動與人類的活力之分配而所發生的增益力的產業，如種麥業和以冰換糖之交易業等類，此中勞動的職務，恰如砍樹的人，砍了樹後，以他投在川流裏面，沖向幾英里下的鋸木廠去，時間實是一個要素。地上的種子，當着農人在睡眠或犁新田的時候，生芽和成長，而永無止息的海洋和空氣的流水，則把喜亭吞(Whittington)的貓送到古怪之國的那位曾爲耗子所苦的君主面前去了。

再談巴斯楊 (Basia) 的舉例。如果李四有在一年之末，以比較等好的匏子尙多斯須送還張三的理由，則非如巴斯楊所說，係由器具所給與勞動的增益之力；因爲在上文已然說過，他不是他的一個要素；但時間卻是他的一個要素——這就是在借出匏子和收回匏子之間的一年的時間差額。卻說，如果僅以巴斯楊這個例子來說，則看不出這個時間要素的活動，因爲匏子之在年末，

與鮑子之在年前，價值實無差別。但如我們以小牛代鮑子，則爲保持張三假定不借鮑子的原來有利地位起見，李四便必於此一年之末，不能奉還一犢而須要還一牛了。或假定張三曾以十日的勞働種植五穀，那末，在此一年之末，如果他僅得到依舊這些甫經種植的五穀，他便要吃虧了，因爲在此一年之間，這些已經種植了的五穀必定已然發芽，成長和加倍了；又如這把鮑子用來投諸交易，則在此一年中必然滾轉若干次，每次張三亦必得到一點增益。因此之故，張三的勞働，如用在上述的無論那種辦法——或如以某些已然用在製造鮑子上的勞働轉用在上述的無論那種辦法上也是一樣——他必不替李四製造一把鮑子應付此一年用，除非他能得到鮑子而上的酬報。又李四亦能供還比一把鮑子較多的東西，因爲那種用在各種方式上的勞働的平均利益，亦可使他憑藉他的勞働由時間的要素取得。在現在社會的急難中，因爲需要在同一時間裏面，生產各種不同的東西，所以舉凡自己不能增益之財富，均能分享那種用在某種生產上能因時間之關係而至取得增益的財富所生之利益，這便是所謂利益之『均配』(pooling)，又最後分析到底，這種因時間之延續而所起之利益是由自然的生殖力和各種不同的自然力與人力發生出來的。

如果物質的性質與能力到處都是一樣的，又所有人的生產的能力都是一樣的，一定沒有利息。這些優越的工具的利息在有的時候，雖然可以在與付給利息類似的條件之下轉移，但是這種辦法必是不規則的和間斷的——是例外不是原則。因為取得此種收入的能力，在此種場合之下，必不附託在資本的所有權上，如像現在的狀況一樣，而時間的利息復只能在特殊的情境裏面發生效力。如我有一千元美金可以借出取得利息，實非因為其他的人，因為沒有一千元美金，並且他又不能以別的方法借進，故願付我以利息於以取得千元的使用；而係由於我的千元美金所代表的資本，無論對於何人，都有產生增益的能力即令借我的錢的人不是貧民而是一位財滿百萬的富豪。因為任何一物所發生的價格，實非因為買者不願不得貨物而願償付金錢，賣者不願不得金錢而願償付貨物。舉例來說，比如今有一位製造家，他願意收回營業，手中存有價值十萬元的機械。如果他把機械出售了，他又不能以所賣得之十萬元美金立即放債生息，更加買主方面沒有危險，則是這一項錢無論一次付他也好，或一次一次的付他也好，他都覺得沒有什麼，又如買主已然預備得有此項必須的金錢，（我們爲了使這一宗買賣其條件完全沒有缺陷起見，亦須如此假定。）

則是早付遲付於買主也沒什麼關係。如果買主沒有這一項需用的金錢，則爲了個人的便利起見，自不如遲些償付的妙，但是，即令依照這種辦法，賣者必要求遲付的補償，買者亦必照樣許諾。此不過於例外的情境中有之，並且即在這種場合之下，這項補償亦尚不得稱爲純粹的利息。因爲利息不恰是一種用來報答資本之使用而所償付的款項，而是從資本的增益中所生出的一種酬報。如果資本不能產生增益，則是資本所有主，只在鮮少而且例外的場合裏面，方能取得報酬；如果李四以一塊木板的利息，去償付借用張三的鈔子的利益，結果不能產生增益，他不久必然明白。

簡單的說，當着我們前來分析生產之際，我們發現生產共有三個形式：

配合，或改變自然物品的形式或地位，俾克適宜於滿足人類的要求。

培養或利用自然的活力如培養動物和植物。

交易，或利用這些因地而異的自然力中的上等力量，或利用那些因地勢因職業因性質而不同的人爲力量，於以增加普通財富的總量。

在這三種生產形式的每種之中，資本均能輔助勞動——說的恰切一點，在第一種形式裏面，

資本可以幫助勞動，但不是絕對的必要；在其他的兩種裏面，資本必然幫助勞動或是必要。

當我們變更資本為適當的形式，雖然可以增加勞動的將物質化財富的有效力量，如以木以鐵化為飽子的形式和使用；或以鐵，以煤，以水，以油化為汽機的形式和使用；或以石以泥，以料，以鐵化為建築物的形式，可是這種使用資本的特質，乃係在這使用裏面見其利益。但當着我們在這第二種的生產裏面使用資本的時候，恰如當着我們播種於地，放置動物於家畜園，或儲酒以老其味的時候，這種利益不是在使用中出來的而是從增益中出來的。同樣的道理，當着我們把資本用在第三種生產形式裏面的時候，我們不是使用一件貨物而是交換一件貨物，所以這種利益是在增益裏面或在交易的代價中所收回的更大的價值裏面。

在原始的時候，這些來自使用的利益均歸勞動，來自增益的利益悉歸資本。但因分工和財富的交易包含了和產生了一種利益的均平分配，所以凡在這三種生產的方式相互牽涉的範圍裏面，其所發生的利益必與其二三所發生的利益平均分配，因為資本與勞動如果能在任何的生產形式裏面得到更大的酬報則定不向其他任何生產的形式盡力。這就是說，用在第一種生產

形式裏面的勞働定不能得到全部的酬報而只能得到部份的酬報，換句話說，即在全體酬報中減去資本所得的增益即減去資本用在其他的生產形式裏面所能獲得的增益，結果所剩餘的那一部份；又資本用在其二三的生產形式裏面，定不能得到他所增加的全部而須在他的增加中，除去一部份來給勞働做酬報，恰如勞働用在第一種形式裏面所能得到的酬報一樣大。

由此以觀，利息乃是由於自然的生殖力和交易的類似的力所給與資本的增益能力而來。他不是一種武斷的事物而係一種自然的事物；他不是一種特殊社會組織的結果，而係社會裏面的普遍公律的結果。因此，他是正當的。

談廢除利息的人所犯的錯誤與主張工資來自資本的學說的人所犯的似是而非的錯誤一樣。他們一旦想到利息，便只想到資本使用人所付給資本所有人的那部份。但是在事實上他明明不是全體的利息而係某種的利息。無論那一個人使用資本並獲得他能產生的增益便即得到利息。如果我種植和看養一顆樹子一直到他成熟，我於是在他的果實裏面得到我所聚積的資本——我所已費的勞働——的利息。如果我養一條牛，她早晚給我所出的牛乳不僅是我早晚所用去

的勞動的酬報；而是付償我所費以飼牛的勞動在此牡牛之上所累積的資本的利息。同樣的道理，如果我用我的資本如像機械，直接幫助生產，或以交易間接幫助生產，我即得到一種特別的和殊異的來自資本增殖力的利益，這種利益，雖然不如我借出資本於人，人則付我利息的明白，但卻有如一他一樣真確。

（註一）這實是在說利潤，但顯然用的是對於資本的酬報的意義。

第四章 偽資本和常被誤認為利息的利潤

利息係劫掠勞動而來的這種觀念，我深信他是由資本與非資本的界限不清，和把那本是利息而認為利潤與那由資本之使用，外的淵源而來的利潤混為一談之故。在今日的說話和文章裏面，凡有不勞而得收入的工具的人均概稱之曰資本家，又凡由此而得之收入均謂之為資本的收入，並且我們到處均聽見說資本與勞動的衝突。資本與勞動之間，在實際上，是否發生衝突，我不請求讀者去注目；但某幾種攪昏腦海的錯誤概念則必須加以清刷。

土地的價值，構成普通所謂資本的巨大的部份，但確不是資本；又地租之爲物，普通均謂之爲資本的收入，又占進步社會中總生產品的日增無已的部份，但確不是資本的收入，必須留心的使之與利息分開，這些事實早即曾經喚起大家注意。是以此點無須重行申述。又股票、債票等物，雖亦構成普通所謂資本的其他一大部份，但一窮究其實則亦不是資本，此事也會老早喚起大家注意了；只是債款的契約，在他們有些形式上，十分類似資本，並在有些場合裏面，實際或很像盡資本之功用，同時他們替所有主所生的收入不但說爲利息，並且具有利息的各點標幟，因此在澄清利息的觀念使之與圍困他的那些曖昧思想分離以前，再來更詳細的討論這些事項，亦是值得的事。

未有不是財富而能爲資本者，請把這點常記清楚——換句話說，無物能稱資本而不包括着實在的，顯然的的貨物，（不是自然的恩澤，）這些貨物本身，（不假他物代爲，）卽有直接的或間接的滿足人欲的能力。

因此之故，凡屬政府的公債票，皆不是資本，而亦不是資本的代表。這種被政府立時爲他而取來的資本已然消費於不生產之地去了——已然從那大炮之口爆發而飛烟了，用在戰艦裏面去

了，用在整伍操練，殺戮和燬滅裏面去了。公債票不能代表曾經燬滅的資本。他完全不能代表資本啊。他只是一種莊嚴的宣示，說在某時或他時，政府定將向人民的現貨中以賦稅的方法，取出若干用以付還持有公債票的人民；同時，他定將以同種的方法，按時取出若干，俾穀抵補持票人的增益，這種增益即政府所允給還他的恁多資本額，假定實際在他手內所當產生的增益之量。凡向每一近代國家的總生產品中取來償付利息的巨大的總額，實非資本的所得或增益——嚴格的說，實在不是利息，但是從資本和勞動的總產量中所徵收的賦稅，結果工資減少若干，利息減少若干。

但如公債是發行來掘深河床，建造燈塔，或設立公共市場；或略變更我們的引例仍舊使用同一的觀念，而假令他們是一鐵道公司所發行的債券，此時他們確是代表現成的並用於生產的資本，且如在支付股息的公司裏面的股票一樣可被視為資本所有主的證券。但是他們要實際代表資本始可認為資本，反之，如果他們所發行的公債超過實際所用的資本，則是凡所超過之額便即不是資本了。幾乎所有的鐵路公司和會社都在這種方法裏面被壓下去了。本來在一個地方只會用了價值一圓的資本，但卻發出兩圓，三圓，四圓，五圓，甚至十圓的契據，又在這種假的數額之上，多

少定規的支付利息或股息。這些大公司，除去對於真正所投下的資本所需償付的利息之額而外，其他以此而所得到的和付出的數額，顯然不是從那因為資本之力在社會所產生的總共產物裏面提取而來的——他實不是利息。正如壟斷物價的人無有責任而所吸入之巨款一樣。如果我們依照普通的經濟作家所用的專門術語把利潤分爲利息，保險，和監督的工資數者，那末，他必定要被列入監督的工資的範圍了。

但因監督的工資，明明白白的係包含着由於個人的才性，技能，機智，膽識，組織的能力，發明的力量，特性等類而所得之收入，故我們所說的這些利潤必另有其他的要素，並且只有這個要素纔能與這些利潤列爲一類——此即獨占的要素。

當着詹姆士一世 (James I.) 特許他的嬖臣，保有唯一的製造金銀絲權，並以重罰禁止其他所有的人製造這一種絲的時候，末後，巴京罕 (Buckingham) 由此而得享受之收入實非憑藉於此製造業上所投資本的利息，亦非憑藉從事這種工作的人的技能等物，但憑藉他從這一位皇帝所得來的——唯一的特權——實即向此金銀絲的使用人，端的爲他自己的目的，徵收租稅的特

權。從類此的淵源而所得來的一大部份的利潤，通常用來與資本的所得相混。比如爲了獎勵發明的目的，特許發明的人以一定期限的專利權，由此而得的各種的收入，明明白白的是從這種淵源方面來的，此與爲了提倡本國的工業，採用保護的關稅以創設各種獨占業，由此而得之各種收入其來源是相同的。但尚有種更詭譎的和更普遍的獨占的形式。大量的資本居在共同的指揮之下，內中必然發生一種新穎的和特別的權力以與爲資本的一般特色和成長利息的增益能力區別。後者的性質可以說是建設的，但是這種隨着積體之進程加在他的上面的力量，則是破壞的。他與詹姆士一世所給與巴京罕的權力是同類，他又常被人濫用起來，不但不顧其他產業，抑且不顧個人的權利。一個鐵道的公司威迫一座小小的城鎮，恰如一個攔路搶劫的人威迫他的受害人相同。他說：『如果你不承認我的條件，我們便要離開你們的城鎮二哩或三哩地。』這種威嚇的語句，與那以攀起鎗機的手槍指着路上行人而所吼出之『站着，放下』的效力相同。因爲這種鐵道公司的威嚇，不僅掠奪了鐵道所能給與該座城鎮的利益；並且要把他壓迫到一種比較沒有鐵道建築時更形劣下的地位。或者假如該地有一水路交通，並有一競爭的船舶；則又減低運費直至該船被

迫離去爲止，於是車運的費用，公衆便迫而不能不付了。正如羅希臘（Rohillas）被人強迫以四百萬送給蘇刺甲丹拉（Surajah Dowlah）僱請窩穢海斯頂司（Warren Hastings）的一隊英格蘭的軍隊，來幫助他燬滅他們的國家和殺戮他們的百姓。又正如一羣強盜聯合攏來，共同行劫和共分贓物，故爾這些鐵道的幹線聯合攏來提高運費，和共分他們的所入，故爾太平洋的鐵道與太平洋郵船會社（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組織一個聯合，通行稅關，海陸並設。正如巴黎（Buckingham）的爪牙，仗恃着金絲特許權的威權，搜索私人的住宅並收押文字和個人以圖勒索他們的儲蓄，故爾大電報公司，仗恃聯合資本的力量，剝奪北美合衆國的人民的一種有益的發明的全體利益，干涉所有反對他的信息和壓倒所有反對他的新聞紙。

這些事情只須略一提也就够了，無須詳加研討。因爲個個都知道資本當被集中而成大量的時候，常被用來賄賂，劫掠，和破壞。我想喚起讀者的注意的，就是以此而得之利潤切莫要與生產要素的資本所得正當收入混爲一談。他們大部要歸罪於政府立法部的權力之濫用，要歸罪於盲目的信奉古代的兇橫暴戾的政策，並要歸罪於在法律的執行裏執迷不悟的崇拜，一種狹隘的職業

的技能；同時在進步的社會中這種伴着財富之集中而傾向於權力之集中的原因，便是我們所正研究的大問題之解決，但是我們此刻尚未把他找着。

任何分析都表示着，在普通的思想裏面，凡與利息相混的大部利潤，在實際上，均非由於資本之力，而係由於已然集中了的資本之力，或者說是由於那種影響不良社會之組織已被集中了的資本之力。他又表示着那些明明白白的是監督工資的收入常被混為資本的收入。

又凡恰切的受賜於危險的要素而得來的利潤亦常把來與利息相混。有些人民利用大多數的人所必遭致失敗的機會獲取財富。這便是某幾種的投機事業，又特別的是人所共知的股票交易的賭博行動。勇敢，決斷，資本的占用，技巧他們在低等的賭博裏面，被稱為大膽的人和賭棍的手藝，卻於個人有利；但是，恰如在賭錢棹上，不管是誰，苟有所得，其他的人必有所失。

現在，請以人所常引的大財主為例，他們常常用來表示資本的累進之力的偉大——衛斯特明斯特地方的這些公爵 (Dukes of Westminster)，彪特地方的這些侯爵夫人 (Marquises of Bute)，和這洛司柴爾德 (Rothschilds)，阿斯忒 (Astors)，斯條亞 (Stewarts)，樊特比爾

(Vanderbilts) 谷爾德 (Goulds) 斯坦福 (Stanford) 和夫拉德 (Floods)——他們的地位都不是由於利息一點一滴的建築起來的，而是由於我們所曾檢閱的這些要素建築起來的，略加考核，即可明白。

我所喚起應加以留意的這些區別，必須對之如何的注意，只看流行的各種討論便可知道，在這些討論之域，籐牌好像時常輪換白黑二色，因為觀點常由此點移到彼點上。在一方面，既叫我們來在這個貧富之界，日深日濃的所在，端看資本在勞働上的種種侵略，而在解答裏面，又說資本幫助勞働，於是又叫我們來下斷語，說在這個貧富的鴻溝裏面沒有不自然或不公正的事；說財富不過是這勤勞，才智，和儉約的報酬；並說貧窮不過是這懶惰，蠢笨，和浪費的懲戒。

第五章 利息的公律

讓我們回到利息的公律身上，並緊記從前所請大家注意的兩件事——即：

一 使用勞働者不是資本，而使用資本者卻係勞働。

二 資本不是一個固定的量，而其增加或減少，常因（一）以較多或較少的勞働去生產他而定，又因（二）以財富去變成他，或以他變成財富而定，因為資本不過是在某種方法中的財富，財富乃是更廣大和更包擴的名詞。

很顯然的，在自由的狀況之下出借資本者所能從使用資本者得到利息的最高限度是資本所能引起的增益，而其最低限或零點則為資本的收回；因為超過前一限點，則借用資本即受損失，低於後一限點，資本又將不能維持了。

請再加觀察：有些著者不留心的說這個決定最大限度的資本使用之酬的東西，乃是用在特殊方式上的資本所給與勞働的這種增添的效率，實則他只是普通資本所有的平均增加的力量。

把力量自己用在有利的方式裏面，乃是勞働的力量；資本，以資本的資格，不能貪他之功以為己力，亦不得分享他的結果。一弓和幾矢能使一印第安人（Indians）每日射死一條野牛，然以棍和石為打獵的工具，他幾不能在一星期內射死一隻；但部落中的製造武器的人可不能要求獵人以七分之六的野牛作為弓矢之用的報酬；羊毛工廠之所得，雖超過以同量的勞働僅僅使用紡車

和手機之所得，但投諸工廠的資本亦不能替資本家獲得此項的差額。李四當與張三借得飽子之時，並不因此而獲得那以飽子推光船板時所發生那比較以蚌殼或火石推光他們更多的利益。知識的進步把使用飽子所發生的利益，變成一種普通的勞動的貨物及權力。他所得之於張三的利益，即此一年的時間所給與飽子所代表的低點資本在他手中的利益。

卻說，如果這種以利益賜給時間要素的自然之活力實是利息的原因，那末，利率的最大限度必爲這些活力用在生產工作上的強弱和多寡所決定。可是，自然的生殖力雖覺在各種動植物中變異甚大，舉例來說，譬如鮭魚產卵以數千計，鯨魚幾年始生一兒；又如兔之與象，薊之與偉大的紅木均是，但他似乎還是逃不出那維持自然均勢的道路，這即是說，在自然的毀壞力和生殖力之間，有種等式發生，這種等式把自然的增益之原則使之趨於齊一。這種自然的均勢，在狹窄的限度內，人有打破他的力量，又人可藉自然情境的變更，以自由利取自然中的不同的力量。但是，如果人類如此做去，則從人的欲望的廣大範圍內即當生出另外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在財富之增加內造成一種類似的等式和均衡狀態，這種均衡狀態與在各種不同的生命中由天演而成的均衡狀態

相稱。這個等式在價值上表現於外，如果在一個地方裏面，兔馬皆宜生長，我去畜兔，你去畜馬，則在自然的限度未到之時，也許我的兔比較你的馬增加更快。但是我的資本則不能與兔增加的一樣快，因為由於這種增加的速度不同的結果，馬因增加的慢而其價值高，兔因增加的快而其價值低。

雖然自然的各種活力的不同強度，可因上述的方法，逐漸趨於均一，但在社會進步的各異階段中關於在財富之總的生產內所登用的自然之活力的比例多少方面，也許還有許多的差異。可是在這方面，有兩點均須理會。第一，雖然如像在英格蘭這一種國家裏面，於財富的集合生產裏面，其製造業所占的部份比較農業所占的部份已然增加了很多，但這大部均是在政治區域上才是真的，而在產業社會上大部不是真的，這是務須注意的。因為凡產業的社會不受政治區域的限制，亦不受山川河海的限制。他們只受他們的交易範圍的限制，並且在英格蘭的產業經濟裏面，農業和牲畜業其於製造業所占的比例是要與羅瓦 (Iowa)，伊里諾斯 (Illinois)，得克薩斯 (Texas)，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坎拿大 (Canada)，印度 (India)，昆士蘭 (Queensland) 和這波羅的 (Baltic) 諸地平均之——簡單言之，即與英格蘭的大比世界的一切交易所及之各國平均。第

二、這點也應注意，即在文明的進程中，製造業比較農業雖然有相對增加的趨勢，因而倚靠自然增殖力的程度則比例的傾於減少，可是與他相伴而來的交易則有相對的擴充，於是又添入了因交易而發生的增益之力。是以這些趨勢，一大部份的，且在我們已然經過的進程內，或許完全的相互平均，而保持一種能固定資本的平均增益，或利息的常率的均衡狀態了。

卻說，存於報酬資本的必然最高額和必然最低額之間的利息常點，無論他落在什麼數字上，倘把所有事實（如穩妥的情緒，累積的欲望等項）一齊計算在內，必有使資本之酬與勞働之酬相等的趨勢——換句話說，他對於這種努力或所包括的犧牲必付給一種同等可愛的結果。如依通常的習慣以數量計算工資以數率計算利息，或許不能找出這點常率；但是如果我們假設定量的財富乃係定量的勞働在一定的時間內與某種大小的資本合作的成果則在此成果中用以分給資本勞働的部份，則大有比較的餘地。於此，必有一個限點為利率所歸結或寧接近者，因為均衡的狀態如果不能實現，勞働必不接受資本之使用，或資本必不能放在勞働指揮之下。因為勞働和資本只係一物——人力——的兩種形式。資本是勞働所生產的；在事實上，他只是寄託在物質之

上的勞働——儲蓄在物質之上的勞働，以備急需之用；恰如太陽之熱，儲蓄在煤裏面待到火爐之中，然後解放於外。在生產上所謂資本的使用只係勞働之一種形式。因為資本只能以消費之法使用之，故使用資本即係使用勞働，故資本之用即係勞働之用，又關於資本之維持方面，他賴勞働所得之生產量必等於他助勞働所失之消費量。因此之故，在容許自由競爭的場合之下，那個把工資引到一種共同的標準，利潤引到一種實質的平等的原理——那個想以最少的努力得到欲望的滿足的原理——其作用是在工資與利息間建立和維持這種均平狀態。

這個在工資與利息間的自然關係——即所謂均衡的關係在這關係上，利息與工資定皆代表相等的努力得相等的酬報——可以一種表示反對的關係的方式述達之；但是這種反對的關係僅僅是表面的。狄克 (Dick) 與哈立 (Harry) 是一件營業的兩個股東，如果我們說狄克在利潤裏面收受一部份，意即是說哈立所得之數大，則狄克所得之數小，哈立所得之數小，則狄克所得之數大；但是，在這件事情裏面，每人均不過獲得其增加於總共的資金裏面的那一部份，故其一所得之增加，並不減少其二之所得的那一部份。

這點關係確定之後，利息必與工資同漲落的現象，自然顯露於外，利息而無工資之增加則不能有所增加；工資而無利息之低落則不能有所低落。因為如果工資低落，利息亦必有比例的低落，否則直接使用勞動的活動勢必不如變勞動為資本之有利了；在他方面，如果利息低落，工資亦必發生比例的低落，否則資本之增加便必受阻止了。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說的特殊的工資和特殊的利息，而是說的工資的普通率，和利息的普通率，所謂利息，常指除去保險費和監督的工資而後資本所能獲得的酬報。在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使用裏面，工資與利息傾於均平的大勢可以受人妨害；但在工資的普通率和利息的普通率之間，這種趨勢必起作用。因為在一特殊的生產裏面供給勞動的人和供給資本的人雖然界限很清，可是即在概括的勞動者階級和概括的資本主階級界限最分明的社會裏面，此二階級仍以難乎辨識的若干等級將兩階級的界限漸次泯滅，又在衆多極端的例上，兩個階級在同一的個人身上相合。這種恢復均平狀態或阻止其擾亂的交互影響，不問在彼資勞完全分化之地所存障礙怎樣，可以通行無礙。更進一步的說，資本只是財富之一部份，此在上文已經說過，他與財富區別的所在無

非是因他的用處不與財富相同之故，所以財富的總體在資本與勞動的關係上所有的均衡的效果，正如均動輪在機械的轉動上所有的均衡的效果一樣，這即是說，當着資本過多之時取出資本，當着資本不足之時再把取出之件投將進去活動，恰如一種珠寶商當他貨物甚多之際可把金剛鑽給他的妻室帶，當他的貨物縮減之際，可再把他來放在陳設箱子裏面。由此以觀，在利息方面倘有超過他與工資之間所生均平狀態的趨勢，不但馬上要發生一種用勞動直接生產資本的趨勢，並且要發生一種變財富為資本的趨勢了；又如工資倘有超過他與利息之間所生均平狀態的趨勢同樣的道理，不但馬上要發生一種不以勞動製造資本的趨勢並且要以某些組成資本之財富由生產移到不生產，於以減少資本的成分了。

再申前話，在資本與勞動間原有一種一定的關係或比率，曾為許多原因所決定，這種關係或比率，雖非絕對不變，可是變的很慢，到此比率之際，凡在知識的程度，技巧的狀態，人口的密度，職業的性質，交易的變動，範圍和速度裏面，舉凡生產所需要的資本都有充足的勞動所化成的資本來填補，又勞動與資本的相互影響常足以保持這種關係或比率；因此之故利息必與工資同上下。

設個比方，麵粉的價格是受小麥的價格和磨麥的費用所決定的。這磨麥的費用變動慢而甚微，因為他那變動的差異，即在長時間內，亦幾乎不可覺察；可是小麥的價格變動速而巨。因此之故，我們遂可確當的說，麵粉的價格實受小麥的價格所操縱。或者，把這個命題代入與前述一樣的論式裏去：則在小麥的價值和麵粉的價值之間，原有一種一定的關係或比率，這種關係或比率是受磨麥的費用固定了的，在這麵粉的需要和小麥的供給之間的相互影響常常足以保持這種比率或關係；因此之故，麵粉的價格必與小麥的價格同漲落。

或把這個連鎖圈，即小麥的價格，不列入推理之內，而說麵粉的價格係依季節，戰爭等等的特性而決，那末，依照同一的方法，我們亦可以把利息公律寫成一個方式，這個方式使他與地租的公律發生關係，即謂利息的普通率是受自由用在最下等土地上的資本收入所決定——換句話說，即受自由用在不付地租的上等土地上的資本收入所決定。如此，我們遂把利息的公律寫成一個方式，這個方式表明利息的公律只是地租的公律的一個演繹式。

我們可以用另種的方法證明這個結論：因為如果我們把工資除外，我們便能明白看出利息

必因地租的增高而低落。但是，要想照此做去，我們必得要設想出一個世界，組織在完全不同的原則上。可是我們可以想像那喀萊爾（Carrile）所將呼爲蠢人的天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之上，財富的生產將無須勞動的幫助，但只依靠資本的再造力而進行不息——在這個世界裏面，羊子在他們的背上負着現成的衣服，母牛貢獻乳油和乳酪，公牛當着長到相當的肥度，自己切成牛肉排和燒烤的肋骨；在這個世界裏面，房屋從種子裏面發出，小刀扔在地下便可生根，而在相當的時期內，便長成了依類布置的利器的豐收。設想某些資本家偕同他們的賦有專長的資本被運到這種地方。明明白白的，他們定將取得資本所生產的總產量以爲他們的酬報，假如是說絲毫不付地租的話。當着地租一旦起來，他定將出自資本的產物，又如他再增加，則是資本所有主的酬報便必因而減少了。如果我們設想這塊資本無須借助於勞動而有這種獨能生產財富之力的地方，是塊有限的土地，假令說他是個小島，則是當着資本增加到該島所可支持的最高界的時候，我們定必看見資本的報酬減到略比資本的修理和改造的最小限稍高的地方，同時土地所有主定將收受幾近全體的產品以爲地租了，因爲此時資本家如果不承認地主的條件，只有把他們的資本投之於

海的一條路可走。或假定這個海島與世界其他各地均有交通，則是此地資本的報酬必等於其他各地的資本報酬的普通率了。此處的利息既不比其他各地更高，但亦不比更低。地租必然得到優越的利益的的全部，而此海島上之土地必有一種大價值了。

總括來說，這個利息的公律是：

利息和工資之間的關係受那用在再生產的方式上的資本所寄附的平均增益能力所決定。地租如果增高，利息和工資定將一同下落，或受耕種的限界決定。

我會費了恁大的力來發明，來例解利息的公律，如果我所找出的這個公律，尙還清楚明白，則因我當找此公律之際，大半是依現存的專門術語和現行的思想方式，而少從本研究之真正需要去立論。實則財富在分配上的重要分枝只有二而無三。資本只是勞動之一種形式，他與勞動的正區別，確實不是對立於勞動的，而是隸屬於勞動的，恰似勞動之下有熟練和不熟練的分部一樣。可是在我們的考核裏面，已然達到了這一點，同此一點，我們早亦可達到假令我們會把資本當做勞動之一形式而去尋求，只在地租與工資間分配生產品的公律，換句話說即在此二要素之間，

自然之物與力和人類之努力——此兩個要素聯合生產所有的財富。

第六章 工資和工資的公律

我們已然用推論的方法得到了工資的公律。但爲試驗這個由推論而得的工資公律究竟錯也不錯，和爲廓清這個題目的種種曖昧觀念起見，且讓我們再來從一個獨立的觀點出發，而去尋找這個公律。

當然，世上沒有恁的一種工資的公率能與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裏面所存在的利息的公率相合。工資包含所有的勞働報酬，他們不但因個人的能力不同而有異，並且因爲社會的結構漸變精密，至在各種職業之間工資數目亦復大起差別。但是，在所有一切的工資之間卻有一個一定的通常的關係，因此當我們說在一個時間或一個空間裏面工資比較在其他一個時間或空間內更高或更低，我們亦能表明一個清楚的和容易使人了解的觀念。工資遵照一個普通的公律陞高或降低他們的等級。這個公律是什麼呢？

這個說明人的活動的根本原則——這公律之於政治經濟學好比吸引力的公律之於物理學——即是人人均想以最少的勞力獲得他們欲望的滿足。這個原則，藉他所引起的自由競爭，力使那以同等的努力，在同類的情境之下，所獲得的報酬，歸到一種平等的狀態。當着人人爲他們自己工作的時候，這個平等的狀態大部是受物價的齊一所影響而成的，又在那些端爲自己作工的人和在那些端爲他人作工的人之間，這種趨於齊一的同樣傾向定當發生。卻說，在這個原則之下，在自由的狀態之內，什麼乃是一個人仗以僱用他人來替他作工的條件呢？工作的條件顯然的要看受僱者在替他們自身工作的時候所工作的成果如何而定。基於這個定則，僱主決不以較此成果更高的條件僱人作工，除非有引誘他改變條件的必要，受僱者對於較劣的條件亦將不能承受。如果他們要求較多，那麼，其他的人的競爭定將不許他們找着工作機會。如果他出得較少，那麼，必然沒有一人去接收這些條件，因爲他們以替自己作工之故，還能得到比此較大的報酬。由此以觀，雖然僱主要想付的盡量的少，被僱者要想得的盡量的多，但是工資必受這種替勞動者的本身而勞動的價值或產品決定。如果工資對於此一條界線一時超越或一時不到，那末，這個須把他們重新

帶回原界線的趨勢立刻便要發現。

但是，勞動的結果或酬報，（如在那些勞動所最初致力的原始的和根本的職業裏面便容易看見，此等職業即在社會進步極高的狀態裏面，亦仍構成生產的基礎。）實不僅靠勞動的強度或性質自己。財富是兩種要素的產品，這兩要素是土地及勞動，又定量的勞動倘如用在不同的自然機會的力量上，他的產量便必隨之而有異。因此之故，所以「凡人想以最少的努力去滿足他們的『要求』的原則，定將在勞動所能使用的自然生產力最高之地以其勞動生產的結果，定爲工資了。憑藉這個同一的原則，在現存的條件之下，舉凡可以供給勞動利用的自然生產力的最高點，亦即生產之所由續的最低點，因爲，吾人在此最高的公律「人心皆想以最小的勞力滿足他們的欲望」支配之下，決不願意放棄可供利用的更高點的自然生產力而施工作於較低點的自然生產力。因此之故，舉凡僱主之所不得不付的工資，通以生產事業所達到的自然生產力的最低點，作爲權量的標準，又工資定將隨此點之降昇而降昇了。

舉例以說明之：在一個簡單的社會裏面，每人均皆替自己作工，這本是原始的生產形式——

譬如說罷，有的獵獸，有的打漁，有的種田。我們假定此時種田恰在開始，而所使用的土地全是一樣的性質，都是以等量的結果報酬等量的工作。工資，因此——因為，雖然沒有僱者和被僱者，然而也有工資——是勞働完全的成果，即讓在此三種生產事業中，如適意，危險等事皆有差異，可是他們在各個事業內大體都是頗平等的——換句話說，等量的勞働得着等量的報酬。又如他們內中之一人願意用他的夥計替他作工而不願自己作工，他必付以此種勞働的完全的平均的產物所確定的工資。

且讓過了一段時期。耕田之事日益擴大，又且，所耕之田，品質非一而各不齊。工資，現在不比從前，不是勞働的平均產物了。他們只是在耕種的限界上勞働的平均產物，或在報酬最低的點上勞働的平均產物。因為，人既想以最少的勞働滿足他們的欲望，則是在耕種上的報酬最低之點，必然替勞働產生一種酬報，恰與在漁獵上的平均酬報一樣。（註一）勞働不復產生等量的結果於以報酬等量的力氣，又在上等土地之上使用勞働的那些生產者必比在次等土地上使用同量勞働的生產者所得產物更大。雖然，工資必仍相等，因為舉凡耕種上等土地的人於此所得到之溢額在事

實上確是地租，又如土地已然變為個人的私產則此溢額定必賦與土地以某種價值。如果在這些已然變遷了的情勢之下，有一位社會中的分子決意僱旁人替他工作，那末，他必然只須支付在此耕種最低限點上勞働所產生的結果了。如果此後耕種的限界降而至於更低又更低的生產點，同時工資亦必如此的下降了；如果，在他方面，他忽進而上昇，同時工資亦必上昇；因為，吾人的心性，恰如遊離物體之傾向於取一最短的路線朝宗地心一樣，總欲找着這個最容易的方式以求滿足他們的欲望。

於此我們有了工資的公律了，這個公律是從最明顯最普遍的一個原則中所推出來的。工資靠着耕種的限界而決——他們定將隨着勞働在那向他開放的自然機會最高之地所生產的結果之大小以為大小，凡此都是從那人皆想以最少的勞働滿足他們的欲望的原理中推演出來的。如果我們從簡單的社會狀態到文明程度更高的社會狀態，我們在考察上亦知他們是在這條公律的管轄之下的。

在這種狀態之下，工資雖然差異極大，但他們彼此之間都多少仍保存着一定的關係。這種關

係不是不變，猶如在一個時候，一個有名的哲學家可以他的演說得到一種比較最好的技師更大數倍以上的工資又在另一個時候，連一個僕役的報酬幾亦不能希望；猶如在一個大城裏面，許多的職業都可產生相當高的工資，但是這許多的職業在新的殖民地則將變成相當低的工資；可是在所有工資之間這些差異，無論在任何狀態之下，又不問他，因為習慣，法律等事所演成的武斷的差別怎樣，均可由此追溯而到某些一定的條件。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在他的頂有趣的幾章之一章上，曾舉出了這些重要的條件，即在有的職業上金錢的所得雖低，同時所費亦低，而在其他的職業上金錢的所得雖高，同時所費亦高：第一，職業本身的恰意和不恰意。其次，學習他們的易和賤或難和貴。其三，在這些職業裏面，僱傭的常久和不常久。其四，在他們裏面所必寄託的信心，大或小。其五，在他們裏面成功的可期或未可期。(註二) 在這些不同的職業裏面造成工資的變異這些原因無須詳為計議。他們早經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和追隨他的並找着此中的瑣細情形的經濟學家解說得盡美盡善，雖是他們沒有找着這個主要的公律。

在各異的職業裏面，所有的這些足使在工資之間發生差異的條件可以全包括在供給與需

要裏面，又可以這樣完全正當的說，在各異職業裏面的工資定然依照勞動的需要和供給之各殊而有相對的變化——所謂需要即全社會對於特種的役務的要求，所謂供給即指在現存的狀態下，能够被決定以用來履行這些特殊役務的勞動相對量。可是，雖然此在工資的相對的差別上煞是眞而且確，但假如通常所說，工資的公率亦受需要和供給決定的時候，這些字句則是毫無意義。因爲供給和需要只是相對的名詞。所謂勞動的供給只能說是爲易取勞動，或勞動的成品而所提出的勞動，所謂勞動的需要只能說是爲易取勞動而所提出的勞動或勞動的成品。供給這樣的變爲需要，需要這樣的變成供給，而在全社會裏面，彼此是互相並存的。此點早被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在售賣的關係裏面，看得清楚明白，又里嘉圖 (Ricardo) 彌爾 (Mill) 和其他的人的推論，證明在供給和需要裏面的變化，雖然在一特殊事物的價值內可以發生上漲或下落，但均不能發生價值的總漲或總落，此論可同樣的用以解釋勞動。泛泛的說關於勞動的供給和需要的話句，其荒謬在乎習於認資本和勞動以外之物爲勞動的需要之源。但是此種觀念，自經前面分析之後，已然充分的被指出他的錯誤。工資之不能永遠的超過勞動的產量，實是明白之至，所以世上無論何時

均沒有一種基金，能據以支付工資，除非他是勞働所不斷創造的基金。

但是，雖然所有這些使在各種職業間的工資裏面發生許多差異的條件，可以視為依據供給和需要而活動，但他們（或毋寧說，他們的影響，因為有時這個同一的原因在兩方面都在活動），可依照他們傾於只提高名義的工資或提高實質的工資（即提高對於同等的用力所得之平均的報酬）之不同而區分為兩類。有些職業的高工資酷似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對於他們的比譬，是即彩票的獎額，在這種獎額裏面一人所得之大益乃是許多人所失之小利造成成功的。此不僅在斯密司博士所用以說明這個原則的職業裏面乃是真的，即在商業裏面關於監督的工資方面也是真的，比方開始營業的商業公司內中百分之九十最後均是失敗，便可表明這話實是不錯。有些職業裏面的高工資，其職業只能在那某種風勢的狀態裏面成就，否則如在別種狀態之下，便時斷時續而且不定，也是屬於這一類；那些起自不順，不信，不健全等等的差別，暗中含着犧牲的差別。為這種犧牲所得增多的補償，不過保持對於同等的用力給以同等的報酬的水平線而已。所有的這些差別，其實，都是由斯密司所謂「在某某職業中雖然金錢的所得少，同時所失亦少，而在

其他的職業中雖然金錢所得大同時犧牲亦大』的條件所發生出來的均衡狀態。但是除了這些僅僅表面的差別而外，在各職業間的工資裏面尚有真實的差別，這些差別是由必須的品質之殊異造成成功的——即能換取高的平均工資的高才幹和高技藝。卻說這些品質，他們或者是生成的或者是學成的，特別與在肉體勞動上的敏速性和強勁力的差別相似，又因為在肉體勞動裏面，付給能多作工的人們的較高工資，均以付給只能作工到平均量的人們的工資為基礎，所以在這些需要卓越的才幹和技能的職業裏面的工資必須靠那付給通常才幹和技能的普通工資為標準。

其實，在觀察上早經明白顯然而在學理上也是必得如此的，即是不問在不同的職業裏面，那些造成不同的工資條件怎樣，又他們雖然彼此常為互相關聯的變動又雖然在空間與空間之間，或在時間與時間之間造成多少的相對的差異，可是在一種職業裏面的工資數率常靠另一職業裏面的工資數率而定，而另一職業的工資數率又常靠另一職業工資數率而定，由是再往下降，則他又靠那些職業上的工資數率而定，即靠那些需要更近一律，僱傭亦極自由的職業上的工資數率而定，直至工資的最低廉而且最普遍的層次被其達到為度。

因爲，雖然多少總有困難存在，但是任一特殊職業所能被確定的勞働量，沒有一個地方是絕對的固定了的。所有的機器工人都可降爲勞働者，又許多勞働者亦能敏速的變成機械工人；所有的店主都可降爲店夥，又許多店夥亦能容易的變成店主；許多的自耕農，因爲外界的誘力，定能變成獵夫或鑛夫，漁父或水手，又許多獵夫，鑛夫，漁父，和水手因爲需要的關係亦知耕種爲何物，而即從事操作。在每一職業裏面都有兼差的人，亦有在許多的職業之間換來換去的工作的人，同時而那些年輕的並且常來補充勞働的缺額的人，則均在往那個引誘力最強抵抗力最少的方向跟去。比此更進一步，所有的工資的等級都是一層蓋一層的，難以分辨明白，當非可以界限顯然的鴻溝來把他們分開。即令領取較小工資的機械工人的工資一般均比僅僅是些工人的工資爲高，可是在全體上，也有一些的機械工人不能獲得某一些工人所得的那樣多的工資；領受最大薪水的律師，他們所得的工資自比領受最大工資的書記所得薪水爲高，可是領受最大薪水的書記則比有些律師所得工資爲大，又在事實上，報酬最壞的書記並比報酬最壞的律師所得薪水爲大。因此之故，在每一職業的邊界上都站有一種的人，他們對於此一職業的引誘力與彼一職業的引誘力

恰是處於騎牆觀望的狀態，只要輕輕有點變動，便足決定勞動的偏左或偏右。因此之故，對於某種勞動的需要的增加或減少，除了暫時的一剎工夫而外，必不能在那一職業裏面把工資提高起來，或把他壓低下去使超過或低於其他職業裏的工資的相對的水平線，當然這種相對的水平線係受前述的那些條件所決定，如像僱傭的繼續和同意等等。依據經驗所示，即令在有些地方，如這一種交互的影響受人施以人爲的障礙，譬如限制的法令，工行的規則，階級的設立等項，他們固可干涉這種均衡的維持，但卻不能阻止他的維持。他們好比水閘，雖然蓄起溪中之水使他超過他的自然的平面，但卻不能阻止他的氾濫。

由此以觀，他們雖然刻刻時隨着那些決定相對水平線的條件的變動改易彼此的關係，可是在所有這些層次裏面的工資必然依靠那最低廉而且最普及的一層的工資去決定——工資的公率之漲落皆以他們的漲落而決。

卻說，這個原始的和根本的職業——即係直接向自然獲取財富的職業，他們乃是其他的一切職業之基礎，事實至爲明顯；因此在他們裏面的工資公律必是工資的一般公律。又因在恁些職

業裏面的工資明明白白的是倚靠在那勞動用在自然生產力最低點所能生產財貨的數量；所以工資視耕種的限界而定，或把他說的正確一點，即工資須視那不付地租在其間勞動可以自由行的自然生產力之最高點而定。

這個公律明明白白，常常都被看見但卻未曾被人承認。我們常常聽見人說，如像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和內華達 (Nevada) 這些地方，即令賤價的勞動亦可助其發達，因為他能使這較貧而最寬的鑛床工作。低工資和低的生產點之間的關係他們已曾見到，但他們卻將因果倒置。實則低的鑛物的開發並非由於低工資的關係所造成的，反之，工資之所以低乃係生產擴充到較低點所造成的。如果工資可以武斷的強令下降，猶如有些時候，想以法律把他壓下一樣，那末，較貧的鑛物定不能開採，倘令較富的鑛物能被人着手。但生產的限界武斷的強其下降，也可以有這等事，就是那些保有優越的自然機會的人，盡都情願留待將來的高價而不肯現在使用，假令如此，工資勢將下落了。

這個證明算完全的。這條已然經由我們如此所發現的工資公律，即是我們在前所發現的工

資公律，他確係從地租公律的演繹而得之結論，又他是與利息的公律完全協調的。他說：

工資倚靠生產的限界，或倚靠勞動在不付地租的自然生產力的最高點上所能獲得的產物總量而決。

工資的公律與普遍的事實符合並給以明白的解釋，這些事實，在他未被發現以前，好像是沒關連的和衝突的。他表示：

在土地是自由的和勞動是未受資本幫助的地方，全部生產產品均歸勞動去做工資。

在土地是自由的而勞動是受資本幫助的地方，工資包括生產產品全部中減去必須用以誘發勞動之被蓄積為資本的那一部份。

在土地受人占據和在地租發生的地方，工資必為勞動在不付地租的最高的自然機會上所能生產的品物所決定。

在自然機會悉被霸佔，工資必受勞動者間彼此競爭的關係強迫下降，直至一種最低的限制，是即勞動者答應在此重生勞動的限度。

工資的必然的最低限，〔斯密司 (Smith) 和里嘉圖 (Ricardo) 稱之爲自然工資的界點，至彌爾 (Mill) 則假定他是調節工資的東西，他的向高或向低概視勞動階級是否願在更高的或更低的舒適程度上再生產勞動而決。〕包括在這條工資公律以內上文已然說過，因爲生產的限界不能比那只殼留以維持勞動的工資的那一點更行降低。

工資的公律與里嘉圖 (Ricardo) 所發明的地租公律一樣，又他本係地租公律的一個演論，他自己帶有自己的證據，我們只消一說便知他是自足於內無待於外的公律。因爲他只是那個構成經濟學理論基礎的中心真理的一個推廣，這個真理便是凡人均想以最少的努力去滿足他們的欲望。一切條件都算上平均一個人不願替僱主工作，而報酬卻比他替他自己工作所得還少；又他亦不肯去替他自己工作而報酬比他替僱主工作所得還少，因此之故，凡勞動在自由土地上即是在自由的自然機會上所獲的酬報必然確定勞動無論在什麼地方所獲的工資之數。換句話說，地租的界線是權量工資的界線的必然的尺度。在事實上，這個已然被人接受的地租公律，爲他的被人承認上，全靠多人早已明白接受這個工資公律，雖然這個工資律的接受在有些地方似乎尚

不顯然。上等的土地定能生產比較下等的土地富有贏餘的產物以爲地租，既能使這點明白無疑，卽是明白的承認上等土地的主人能僱傭勞動從事生產，而只付以該項勞動在次等土地上所獲的產品。

這條工資的公律，在他的單純的面貌上早爲那些不費苦心於政治經濟學的人人所承認，恰如體重之物必然下墜早爲那些從不想到地心吸力的人所早承認一樣。無論在任何地方，如果能把自然機會公開必定能使勞動者對他們自己賺得比較現在的工資更多，於是而工資的公率必然漲高，這個道理瞭如指掌並不需要哲學來睜開慧眼，始能明顯；同時早年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的砂金採掘的至愚至蠢的鑛夫亦知這種砂金如果來源告罄或被人霸佔之後工資必然下降。工資爲什麼在那土地尚未被人霸佔的新的邦國裏面相對的高無須苦心經營的學理來解釋他。這個因原近在眼前。假使一人能到另外一區土地裏面採闢一塊農場自己耕之種之，他絕不願意替他人工作，比較他的勞動實在所生產的東西更低。只因土地被人霸佔，自然機會閉絕勞動，然後勞動者乃不得不替人工作並且彼此競爭，於時農戶乃能僱人替其操作坐食他們勞動所生產

的和他所付給他們的二者間的差額。

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自己早在土地任人安植的地方發見高的工資的原因了，雖則他實未能了解這件事實的重要和關係。他在討論新殖民地繁榮的原因裏面說：

每個僑民得到的土地超出他自己所能耕種的土地之外。他不負擔地租，又少有負擔課稅。因此之故，他急於向各處僱用勞働者來替他作活並付以最慷慨的工資。但是這些慷慨的工資，與土地之多之賤連在一道，不久便使這些勞働者因想自己變為地主起見而離開了他，又因他們自己亦以同樣慷慨的工資報酬勞働者，因此不久這些勞働者於是亦以前此他們離開他們的主人的理由離開了他們。

這章包含着許多的言詞，與在勞働的工資的一章上開頭所說的話句一樣，均可表出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之不能了解財富分配的真正公律，全因他不在那比較簡單的社會形態裏面去找財富分配的原則而在複雜的社會現象之間去找他們，在這些複雜社會現象裏面，他的眼睛悉被先入為主的資本功用的學說所朦蔽，又且自我看來，他好像被他死後之二年的馬爾薩斯

(Malthus) 所構成的那種主義空空泛泛的老早侵入了他的心內。細讀那些自從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而後曾盡力於建造和闡發政治經濟學的學者的著作，便能看見他們怎樣廢在工資公律之前跌倒而沒一次能設將他認識了。可是「他如是一個狗他定然要咬他們一口。」其實我們難免不發生這種印象，即在他們之中，有些確在是看見了工資公律的，可是害怕那些由他所引出的實際的結論，所以他們毋寧情願忽略了他掩飾了他而不用他去作透開這些問題的鎖匙，這些問題即離他便覺恁般繁難的問題。一種已然否認了他和踐踏了他的時代的大真理不是和平的語言而係刀槍。

在本章收束以前，頂好還須提醒讀者一句，即我在上文裏面所說的話，關於工資一字並非用指一個數量的意義而係用指一個比例的意義。我說工資隨着地租之上昇而下降，並非說勞動者所得來的當爲工資的財富的數量要低，而是說他在全生產品中所占的比例部分要低。數量儘管不變，甚或增多但比例可以下降。如果耕種的限界遞往下降，其最初的生產點我們稱他爲25，現在減到20，則凡從前付給地租的土地其地租均要以此差額去增加，並且在總生產品中應作爲工資

而歸諸勞動者的比例部分亦當減到同樣的程度。但是，如果同時能與人口增加並進的技術或經濟的進步，曾經如此的增加勞動的生產力，致使在20這個生產點上，即用同等的力量亦可增加財富到那從前必須在25的生產點上始能生產的數量，此時勞動所得的工資量亦必與從前一樣的多，故工資的相對下落在勞動者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減少上亦將不能看出之，只能在土地價值之騰貴上，和收租階級的收入之增加與費用之奢侈上則可看出之。

(註一) 這種均衡狀態定被價格之齊一把他實現。

(註二) 這個最後的條件與在利潤上危險的要素類似，可以解釋成功的律師，醫生，包工人，優伶等等的高工資。

第七章 這些公律的相互關係和統一

關於管理財富分配的這些公律我們在上文裏面已然得到的結論，實在是重新改造了現在所教學的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大的和最重要的部份，因為我們會推翻了牠的一些苦心經營的學說，又在有些重要的問題上放出一種新潔的光亮。可是，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全沒採用聚訟紛紜

的論據；在我所提出的論據中沒有一條基本的原則不是老早已然被人公認的。

凡經我們用來代替現在所教學的利息的公律和工資的公律乃係以政治經濟學的根本上的大公律爲根據，一步步的演繹而得的必然的結論。這個大公律，勢力異常的大，他永遠的支配人心，恰如吸力的公律永遠支配物質一樣。又如沒有這條公律，人的行爲簡直沒法預知和推測，無論其爲最細末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人人想以最少的努力去滿足他們的欲望，這個基本的公律，如果我們從他與生產總要素之一的關係上立論，使變成地租的公律；又從他與另外的一個生產要素的關係上立論，便變成利息的公律；又從他與第三個生產要素的關係上立論，便變成工資的公律。又地租的公律，自從里嘉圖 (Ricardo) 的時代而後已爲所有的在經濟學上有地位的學者所承認，他好像一種幾何的原理，只消把他的意義領會，也就令人不得不承認，所以我們在認許這個公律的裏面不禁在論理上便要去承認那些已然在上文裏面所說過的利息的公律和工資的公律以爲他的必然的結論。實則，他們之被稱做結論只含有一相對的意義，因爲在承認地租公律的時候，他們亦必被人承認。試問我們承認地租的公律究有什麼根據呢？明明白白的說，這是競爭的活

動阻止一切的勞動和資本的酬報大於在下等土地上所獲的酬報。因為看清楚了這一點，所以我們看到地主能要求凡較在最下等土地上以同等的勞動和資本所獲之生產品，有多剩餘之生產品的多餘全部以爲地租。

我們已然見到的這些分配的公律的協調和關係，可與那些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所提出的以缺乏協調的性質爲特色的公律做個對照。讓我們把他們一同排在下面以資參對：

流行的說法

- (1) 地租依耕種的限界而決定，因耕種的限界下落而增高，並因耕種的限界增高而下落。
- (2) 工資依勞動者的數目和用以僱傭勞動者的資本的數額，其間所存的比率而決定。
- (3) 利息依資本的需要和供給的相對而決定，或（如關於利潤的說法）依工資（或勞動的費用）而決定，因工資的下落而增高，並因工資的增高而下落。

確實的說法

- (1) 地租依耕種的限界而決定，因耕種的限界下落而增高，因耕種的限界增高而下落。

(2) 工資依耕種的限界而決定，因耕種的限界下落而下落增高而增高。

(3) 利息（他與工資的比率受那附屬於資本之上的純的增益力所固定）依耕種的限界而決定，因耕種的限界下落而下落增高而增高。

在這流行的說法裏面，這些分配的公律，沒有共同的重心，也沒有相互的關係；他們不是一個全體中的相互關係的各部份，而係不同性質的各種尺度。

在我們所提出的說法裏面，他們是從一個中心點出發，彼此相互維持和補充，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全體中的相互關係的各部份。

第八章 這個問題的靜態以此而被說明了

現在我們已然得到了一種清楚的，簡單的，和一致的關於財富分配之理論，他與基本的原則和現存的事實相合，又他在了解的時候，必配自許為一個自足於內無待於外的公律。

在成就這個理論以前，斷然的指摘流行的理論的不足是必要的，因為在思想上，在行為上，大

衆均只知追隨他們的領袖，又因爲工資的理論不僅恃有大人先生的擁護，並且穩穩的託根在普通的意思和成見裏面，他並且阻止一切異乎他的理論受人考慮，直至他被證明無自衛的能力之際，始行止步；正如這種以宇宙的中心爲地球的學說，拒絕考慮地球在他自己的軸上發生自轉，又圍繞太陽這恆星而起公轉的理論一樣，直至後來天體顯然流動的現象已經指明不能依據地球恆靜之說去解釋，到了此時方始失其阻撓新思想的效力。

現在所教學的政治經濟學與當哥白尼的 (Copernicus) 學說被人承認以前的天文學在實際上極其類似。現在所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所用以解釋社會現象的方法，他們在文明的世界裏面得勢，正如那些天文學者所精心結構的周期和周轉圓的體系用以解釋天空的現象一樣，在態度上既與權威者的教義相合，又與沒有學問的人的粗疏的印象和成見一致。正如許多的觀察均證明周期和周轉圓的學說不能解釋天體的現象，於是這種更簡單的起而代替他的學理始得自由受人考慮一樣，那些流行的學說不能解釋社會的現象，直到被人認許的時候，然後在政治經濟學上始獲以另種的理論付考慮，這種理論所給與政治經濟學的簡單性和諧和性，正與哥白尼的

(Copernicus) 理論所給與天文學的一樣。

但這種相似止於如此。固定的和安穩的地球，真在那裏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經浩空而迴轉，這無論在什麼狀態什麼局勢之下都與人的最初的感觸不合；但我所要表明的真實則是自然的能被見到又在每一國民的幼稚時代都是已然被人承認了的，他只爲文明世界的複雜狀態，爲自利的偏見，爲學者的玄想所採取的方向把他弄含混了。爲了去認識他，我們只有回到最初的原則和留心簡單的見解。工資未隨生產力的增加而增加，是因地租的增加，世間沒有還比他更明白的事情。

三件東西聯合攏來生產——勞動，資本，和土地。

三方面共分產品——勞動者，資本家，和地主。

如果生產增加而後勞動者得的不多，資本家得的也不多，則是獲此全部利益者必爲土地所有者，此爲必然的推理。

又事實亦與這個推理相合。工資和利息雖然隨處也沒隨着物質的進步而增大，但這物質進

步的恆定的副產物和特色就是地租的增大——土地價值的增高。

地租的增加即說明工資和利息爲什麼不增加。施恩於土地所有主的原因，便是拒絕勞動者和資本家的原因。在新國家裏面的工資和利息比較舊的國家較高，不是因爲如模範經濟學者所說，自然能以較高的酬報，獻給勞動與資本的施用而是因爲土地較賤，因之，受地租所提取的那一部份較少，故勞動和資本，在自然的酬報中所得的部份較多。決定工資與利息所得分配的東西不是總的全產量而是除去地租之後的純的全產量。因此之故，工資和利息的數率，隨處都是一樣的，他們受勞動的生產性所固定者少，而受土地的價值所固定者多。凡土地價值相對的低的地方工資和利息總是相對的高，凡在土地的價值相對的高的時候工資和利息總是相對的低。

如果生產尚未經過初期的階段，此時所有的勞動直接應用於土地又所有的工資悉在他的產物裏面支付，則當土地所有主取了一個更大的部份的時候，勞動必只能得更小的部份，此種事實不可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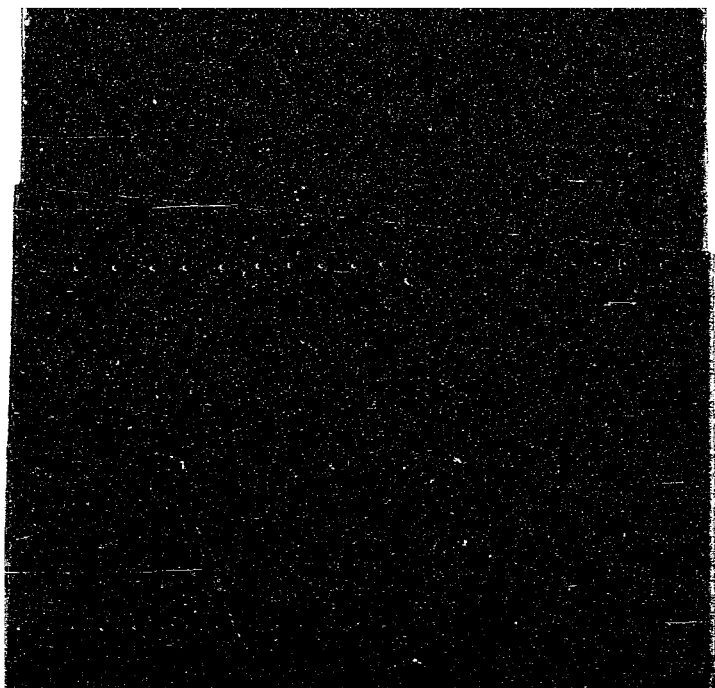
又在文明的狀態裏面，交易負擔了恁大一大部份生產責任又有恁多的勞動，獻給於業已與

土地分離的原料，可是這種複雜的條件，雖然他們對於不深思的人可以隱蔽這件事實，但卻不能改變這件事實，即生產還是土地和勞働兩個要素的連合，又地租（土地所有主的一份）除了取自工資（勞働的一份）和利息（資本的一份）而外則不能有所增加。恰如在較簡單的生產組織裏面，農地所有主於秋收之末，收去秋收之一部以爲地租，而減少了耕種人所須得的工資和利息的數量，所以在工商業的都市內，凡所憑以建築房屋的土地的地租，減少了勞働者和資本因從事於財富之生產與交易而所應分得之以爲工資和利息的那一部份。

簡單的說，因爲土地的價值全靠他的所有權所給與他的提撥勞働所創造的財富之權而決定，所以土地的價值常犧牲勞働的價值。因此，生產力的增加不能增加工資是原因於他增加了土地的地租。地租吞去了全部的利益，因此貧困便隨進步而發達。

無須搜求事實，事實定將以他呈獻於讀者之前的。因爲土地的價值日往上升，所以才發現殷富和不足之間的鴻溝，這種普通的事實，隨處均可見之。在土地價值最高之處最偉大的繁華和最可憐的貧困相互對峙，也是人所常見的事。如果你要去觀察最卑賤，最孤獨，最失望的人類，請你千

莫要往那空寞無圍的草原，和在林木之後新闢之土那些單由樹塊所堆成的小舍的地方去看，縱令在此地方之上，只有隻手空拳的人在開始去向自然爭戰，並且該處的土地尙且一文不值價；請你但往那些『凡有寸土卽有寸金』的地方前去。



039528



1
1
1
1
1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第

王 雲 五 主 編

進 步 與 貧 困

(三)

佐 治 著 樊 弘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一五號

第一卷
第五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039529

進步與貧困

(三)

佐治美私譯
陶孟和校

震澤世界名著

進步與貧困

第四編 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第一章 這個問題的動態尚須前去研究

物質進步的恩賜，即爲生產的增進，今把地租認爲是接受此種恩賜的生產品的主體，但勞働則無分享之機會；我們又看清楚了利害的衝突，並非資本與勞働之間的衝突，而係資本與勞働佔在爭鬪的一面，土地所有權又佔在一面，此與公衆所見不能一樣，因此之故，我們已然得到了一種結論，他有最重要的實際上的意義。但是我們現在尚不值得去仔細的討論他們，因爲我們起始所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尚未完全解答。說工資下降是由於地租上進，等於說汽船進動是由於他的機輪轉動。究竟地租因何要上進呢？這是更進一步的問法。什麼力量，或不得已之理，跟着生產力之進

步，將總的生產品中之更大又更大的部份分配做地租呢？

里嘉圖 (Ricardo) 把地租日進的唯一的原因解爲人口的增加，因他需要更多的食物的供給，故把耕種擴充到次等的土地，或在同一的土地上，擴充到次等生產力所在之點，又在其他的著作家的流行著品之中，他們均以生產從上等的土地擴充到下等的土地，是增進地租的唯一的原因，因爲他們太注意這個原因了，致引起揆立 (Carey) 君的反響（跟着來的便是教授培理 Perry 和其他）依據揆立的想像，他已然推翻了里嘉圖的地租的理論，原因是，他已然否認了農業的進步是由上等的土地降而至於下等的土地。（註一）

卻說，人口增加的壓力逼迫着人類乞靈於次等生產力的點上結果提高了地租，這當然是毫無疑義的真實，但我不以根據這個原則，普通所推出的一切結論都是真的，並亦不以他能全部解釋物質進步地租增高的事實。別的還有一些原因在此與他合以提高地租，這是明明白白的，但此一些原因，早已全體的或部份的被那些用以說明工資的來源和資本的職務的意見掩蔽了去。他們是些什麼並且如何活動，讓我們去追尋物質的進步在財富的分配上所起的作用。

物質的進步是由下列三種變遷組成——或貢獻而成的：(一)在人口上的增加；(二)在生產和交易的技術上的進步；(三)在知識、教育、政府、警察、時尚、和道德裏面的進步，專就他們增加生產財富的限度而論。物質的進步，正如普通所知道的一樣，包含在這三個要素或這三個進步的方面裏面。在某某過去的時代，凡屬先進的國家，對於此三要素均甚進步，即令程度不能一樣。用物質的或經濟的能力的眼光去觀察，雖然智識的增加、政治的改善等等，也與技術的進步具有同等的功效，但如把他們一個個的分開來看，則不必有此功效。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是在討論物質的進步，所以這些事物，須就他們增加生產財富的力量去立論，始於物質的進步有所貢獻，又當着我們在看待技術的進步的影響的時候，我們乃能看見他們的影響。

爲了考究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裏面的影響，讓我們將這人口的進步與技術的進步分別考慮，其次乃將技術的進步與人口的進步分別考慮。

(註一) 關於此處，有點尚值得說：(1) 在本聯合共和國的新的各州裏面，依據當地農業進步的趨勢，和在舊的各州裏面所未曾耕種的土地的性質所表現的一般的事實，乃是耕種的程序是由上等的土質到下等的土質。(2) 不同耕種的

程序是由絕對的上等土質至於絕對的下等土質不是，又許是否他的反面。（在這一方面，所謂上等或下等，都只指着現在我們的知識程度所及，又將來的進步也許發現了酬報的性質，存於現在我們所認為瘠瘠的地球的各部。）土地之由那種現在的情境之下所認為上等，進到現在所認為下等，則是常常如是，又從人的天性上說，也是必常有此趨向。（§）里嘉圖的地租公律，不靠耕種擴充的方向，但靠這個假定：即如某種土質的土地定然出產一些東西，那末，優等土質的土地定然出產更多的東西。

第二章 人口的增加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日往上增的人口提高了地租的狀態在流行的政治經濟學裏面已有解釋和例證了，依據他們的說法，這種狀態之來歷，乃是由於需要食物的程度的增加，把生產逼迫着降下去耕種次等的土壤或次等生產力的限點。因此之故，如果人口不變，假令耕種的限界現在在30，則凡所有超過30的生產力的土地均有地租。如果人口增加一倍，供給須要增添，則除擴充耕種而外，此種供給不能具備，但如擴充，則將使此從前沒有地租的土地產生地租。如果擴充到20，則凡在20和30之間的土地均有地租和價值，又凡在30以上的土地，則均有更高的地租和更高的價值。

馬爾薩斯 (Malthus) 的主義，在地租學說的流行解釋上，得了堅牢的根據，關於這種根據，我在列舉這個主義，在流行的思想中，幾乎得到了一種沒有疑問的權威的各種原因的時候便說過了。依據馬爾薩斯的主義，人口取得食料的困難隨着人口的增加而日愈艱辛，雖然來此世界者仍是一口帶有兩手扶着，但如借用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話句，這些新來的兩手比較從前的兩手更且難以供給新口了。依據里嘉圖 (Ricardo) 的地租公律，地租原是基於在使用中各種土地的生產力之有等級，又依據里嘉圖和那些跟隨他的經濟學者的解釋，這個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地租，是由人必以更大的費用去獲去更多的食料，因此之故，他遂逼迫着人口的耕種限界降到次等又次等的生產點上，而比例的產生地租。因此之故，這兩種學說，我在上文裏面已然解釋，實是生成功了的要協調要合併的，因為地租的公律只是馬爾薩斯所提出的那個更普遍的公律在應用上的一方面，又地租的增高與人口的增高共漲進，只是他的一種不可抵抗的活動的表現。我突然說到這一點，乃係因為他現在阻止我們去認清這種錯誤的見解，這種見解硬把地租的理論來擁護一種在實在上為他所不贊成的理論。馬爾薩斯的學說已然被駁倒了，至

所謂因人口壓迫食物困難而發生的現象，在我們更行指出此等現象即在現存狀況之下，假定人口完全不變亦將發現時，則集成此項學說的反證可以大明，將不容有何疑問之再見也。

現在我所提及的這種錯誤的觀念，爲圖正確的了解那人口的增加所及於財富之分配的影響起見，必須先行掃蕩，這個觀念乃是在流行的討論地租與人口增加的關係上所明白說出的或暗地承認的假定，這個假定，以乞靈於次等的生產點的意義，係指所費用的勞働在比例上較多而他所得之總生產額卻不較多；雖農業上許多改良，此種事象不常如是——依據彌爾（MILL）的話，這些改良實部份的放鬆了限制人口增加的束縛。即在技術毫無進步的地方，這種勞多而所獲不同的意義亦不發生，又此乞靈於次等生產點的行動，明明白白是一種已然增加了的人口所有的已然增加的需要的結果。因爲已然增加的人口本身，技術上即無任何進步，在勞働的生產力上亦含有一種進步。一百人的勞働，如果其他條件不變，所生產的東西定比一人的勞働生產一百回所得還多，而一千人的勞働定比一百人生產十次所得結果還大。因此之故，日增月進的人口既然每次均增加了一雙手，則在勞働的生產力上必比比例的增加還大。因此之故，人口如果繼續不

斷的增加，亦許另有一種乞靈於次等自然生產力的活動，惟財富的生產非但在平均上與用去的勞働相較，並沒有什麼減少，即在生產力最低點上亦沒什麼減少。如果人口增加一倍，則是只有20生產力的土地，可以對於同量的勞働產出必須具有30生產力的土地，在從前所能生產的產量。因為此事莫要忘記（但是此點人常忘記）即勞働或土地的生產力不能在一種東西裏面去測量，而須在所有的所需求的東西裏面去測量。一個移住的人和他的家屬可以在他所居住的百里之外的地方生產一樣多的小麥，正如他們的土地在人口繁密的中心所能生產之量。但在人口繁密之區，他們從較壞的土地上可以同一的勞働得到相等的生活，或從等質的土地上，除了支付高的地租以後，亦能得到等美的生活，因為在人口繁密的中心，他們的勞働定變成更有效率的；也許不是在小麥的生產內，而是在一般的財富之生產內——或在他們獲取勞働的真正目的物（所有的貨物或役務）的裏面。

即令在有一個地方，在這最低點上的勞働之生產性有種減少——這就是說，即在一個地方，這種對於財富的日增月進的需要，已然逼迫着生產的限界降到自然生產力的更低點上，因而在

此的生產力的減少，非人口的增加所給於勞動力的增加所能彌補——但總的生產與總的勞働量比較，仍不必便有減少。

讓我們假定土地有種漸減性。自然而然的，上等土地被人耕種最先，又人口如果增加，則次等土地隨被使用，由是遞降不已。但因人口的增加，在生產上容許更大的經濟之發展，可以增加勞働的效率，故人口增加既為使各種性質的土地繼續把來耕種的原因，又為使這同種性質的勞働在他之上所能生產的財富，增加其數量的原因。可是他尙能做到比此更進一步的地位——他定能在所有已經耕種的上等土地上增加生產財富的力量。如果性質與數量之間的關係是這樣，即人口的增加提高勞働的效率，比較他逼迫去乞靈於次等的土地更快，即令耕種的限界可以降低，而地租漲高，可是勞働的酬報的最低限亦必增加。換句話說，雖然工資在相對的比例上下降，但在絕對的數目上增加。這財富的平均產量定會增加。如果這些關係是這樣的，即勞働的日往上增的效率，恰穀彌補被收來使用的土地上所漸減的生產力，則是日增月進的人口定會以此降低耕種的限界之故增高地租，但不減少工資的數量，並且增加平均的生產量。如果我們現在假定人口仍然

增加，但在下等和下下等的土地之間，相差之數如此其大，以致隨着人口增加而增加之用以耕種的勞働力不能彌補他——勞働的最低限的報酬定將減少又工資必隨地租之增高而降低，不僅在相對的比例上降低，並在絕對的數量上也要降低。除非土質之低下突然下落，出於我們的想像之外，或，我想，打破歷史的紀錄，這平均的生產量仍是定然增加，因為凡逼迫着去耕種次等土地已然增加的人口所引起的已然增加的效率，寄託在所有的勞働上，而上等土地之所得，除了用以彌補最後找來耕種的土質的所減少的生產數量尚還有剩。總的財富的產量雖然在分配上更不平等，但與總的勞働的費用比較還是產量多而費用少。

由此觀之，人口的增加，因為他結果可以把生產擴充到次等的自然平面，雖然可以陞高地租減低工資的相對的比例數，但從工資的絕對的數量上言，則可以減低或不可以減低；但他卻是鮮有能穀（也許永遠不能做到）減低那種與勞働的總費用成對照的總的財富的產量，而且，在他方面，增高他，又常大大的增高他。

雖然人口的增加，以降低耕種的限界，因而增高了地租，但我們如以此點為地租與人口共增

加之唯一方式，那便錯了。日增月進的人口不必降低耕種的限界，亦當增高地租；雖然馬卡羅和（McCulloch）一流的這些著家斷言，在無限的同等好田裏面，地租不能漲高，但人口的增加確實增加了地租而不必牽涉到土地的自然性質，因為隨着人口增加而來的交易和合作的力量增加，等於——不，我想我能直說他們給——土地能力的增加。

我的意思不只是說，這種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力量，如生產的工具或方法裏面的一種改良一樣，對於同一的勞働賜給一種增多的結果，這種結果與在土地的自然力內的一種增加相等；而是說他在勞働內成就一種卓越的力量，又這種卓越的力量限制在土地上——他不是附託在一般的勞働上，但只附託在用在特殊土地上的勞働上；又他恰似土地上的生而具有之一種力量：如土質、氣候、鑛藏、或自然的地勢一樣；並且又與土地的所有權一同移轉。

耕種方法的改良，能以同一的經費，在同一的地面上，產出一年兩次的收成，又器具和機械的改良，在一塊特殊的地面上，可以產生出一種等於兩倍土地的沃度所產生的產物。但在這一方面有點差別——方法或器具的改良可以在任何土地上被利用，但沃度的改良則只能在他所用的

特殊的土地上被利用。卻說，這種從增添的人口而來的增添的勞働的力量，大半只能在特殊的土地上被利用，又以不同的程度被利用在特殊土地上。

讓我們想像，此地有一廣漠無邊的平原，在整齊的草和花，樹和河裏面展開出去，直到旅客厭煩了他的單調。跟着來了這位最初的移住之人的貨車。在何處落業他不能殼說出——每畝都似與別畝一樣的好。說到樹，說到水，說到肥沃，說到地勢，都絕對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被肥沃的困難問題惑住了。他厭煩了去尋找比較別的地方更好的地方，他佔住了腳——某一地方，任何地方——在此成家立業。土質純而肥美，野味豐富，川流閃耀着最美麗的石般魚，極自然之美。如果他在人口繁密之區，他必有使他發財的東西；但他現在卻是窮困。莫說內心裏面的飢渴會引他歡迎最窮困的旅客，實則他在孤寂的境地裏面勞働，乃是最不利益的。無論什麼工作，他都不能暫時的得到比較他的家屬所能給出的，或比較他所能永遠保持的那種更大的膂力來幫助。雖然他有家畜，但他常不能有新鮮肉，因為爲了獲得一片牛肉，他必須去殺一犢。他必是他自己的鐵匠、製車匠、木匠、和補鞋匠——簡言之，「各種職業的僕人，沒一職業的主人。」他不能使他的小孩有學校住，因爲要

這樣做，他必定要支付和維持一個教員。凡他自己所不能生產的這些東西，他必定要大宗的買進，並放在手裏，否則，只有不用，因為他不能常常離開他的工作，而以長途的旅行進到文明的境界裏面去零購；又當勉強去做這些東西的時候，僅一瓶藥，或一個破螺旋釘的添換都可以費他的勞働和他的馬好幾日的勞働。在這種情境之下，自然雖則豐富，而人則實貧困。得吃倒是容易的事業；但是除了吃而外，他的勞働定只能以最笨的方法，滿足最簡單的需要。

不久那裏又來了一個移住之人了。雖然在一望無際的平原裏面，任一部份都與其他的部份無異，但是此位移住之人究在何處安家呢？這個問題卻沒有什麼難以解決之處。雖然地是同的，但有一個地方明明白白的比較其他的一個地方更好，這個地方便是已然有一位移住之人所在的地方，因他可以有個鄰居。他在第一個來人之旁安家，他的情境立刻大改變了，又他從前許多辦不了事情，現在都能辦了，因為兩個人可以互相幫助去着手辦理一人所永遠不能做的事。

另外又來了一個移民了，以同樣的吸收力之故，他遂安家在那已有二人曾在那裏的所在。另外又來了一個，一個，又一個，直到在第一位來者的周圍共有鄰居二十人。在孤獨的時候，昔日所不

能做到的效率，現在都得到了。如果笨重的工作要做，這些移民都有鄰人前來幫助，而且在一日以內便把一個人要做數年的工作做完。當着一人殺牛的時候，其他的人都來取一部份，而在他們殺牛的時候，他也來取一部份，所以他們隨時都有新鮮牛肉做食料。他們打伙雇一個教員教育每個的小孩，然而每人卻都只能擔負在從前的時候，以同等的教導所值於第一位移民的費用的一小部份。遣人到最近的鎮市裏去比較容易了，因為有人常去。實則此等往返之需要路程現在亦少了。在這個地方，一個鐵匠和修車匠立時成立一個舖店，而我們的移住之人可以從前的用以修理器具的一小部的勞動修理器具。雜貨攤子打開了，他能隨他的需要發生之際，取得他所需要之物，一個郵政局，立刻又添設起來了，他可使他以常規的方法，與世界其餘的部份交通。接着又來了一個修鞋匠、一位木匠、一位製馬具的工匠、一位醫生；而又一小教堂立刻發生。在孤獨的情境之下，可能的滿足，現在一變而為可能了。帶有社交和學術的色彩的快樂也亦有了——人的那一部份的快樂是動物所不能攀躋的。同情的力量，友好的感情，比較和對照的競賽，打開了一個更博大更充實而且更繁複的生命。在歡喜的時候，有人同己共歡樂；在愁苦的時候，這位悲傷的人亦不是孤

孤獨的一個人哭。玉蜀黍的剝殼會，蘋果的去皮會，和被褥的裝製會也都發現。跳舞場雖然沒有粉飾，奏樂所只有提琴，但那位樂妖的樂譜尙且被人奏彈，又邱匹德 (Cupid) 則偕着跳舞者在結婚的典禮上，也有旁人來稱贊來歡笑；在落氣的屋內，也有數人在旁面；在公共的墳墓之旁，悲悼者充滿着人類的同情。間或間，來了一個飄泊的講師，透出了一線科學、文學、或美術世界的微光；在選舉的時候，來了競爭選舉的演說家，並且市民亦隨着發生尊嚴和威力的意識，因為當着有名的法律大家約翰多 (John Doe) 和理查洛 (Richard Roe) 都在競爭市民的幫助和投票的時候，國家的大事乃在他的面前判定。一會兒來了這種數月前已被說及的馬戲，對於那些只知有草原的兒童介紹到所有的想像的境域——神話中的王子和公主，穿着盔鎧的十字軍和纏着頭巾的回教徒；辛得勒拉 (Cinderella) 的妖形的四輪馬車；嬰兒院的巨人故事；在達尼爾 (Daniel) 面前跪着的獅子，或在圓的羅馬戲園內撕碎聖徒的獅子；令人回憶沙漠的駝鳥；當着這位爲非作惡的弟兄從水井之中拉出約瑟 (Joseph)，並賣他爲人奴隸的時候，這隻立在近旁的駱駝；同漢尼拔 (Hannibal) 過阿爾普 (Alps) 山，或感覺瑪喀比 (Maccabees) 的武器的象；激發人的感情，

和在人的心房裏面，結構得來如同忽必烈（Kublai Khan）的那一所在日光中炫耀着的高樓的那樣壯烈的音樂。

去到我們的這位移民的面前，並對他說：「你有你所種的這麼多樹；恁些的藩籬，如此的一個水井、一個穀倉、一座房子——簡單言之，你以你的勞力在這塊農場裏面增添了恁多的價值。你的土地自己是不這般的好。你會使他有收穫，不久他定需要肥料了。如果你把他給我，我定以你所有的改良的價值還你，你請同你的家族離開已然墾殖的土地再行往前進取。」他必定望着你笑。他的土地所產生的小麥和番薯並不比從前多，但他卻產生了許多的生命的必須品和便利品。在這塊地上所加的勞動不會產生更豐富的收穫，又我們可以假定，也沒更有價值的收穫，但他可供給人工作以求的其他很多的東西。其他的移民的到來——這人口的增加——在這些事物之中，已然增加了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的生產力，而此已然增加的生產力，使這一種土地比較那些具有同等的自然性質而無人住的土地更為優越。如果只有這種當着我們的這位移民初來到的時候，所遇着的那種離開總人口很遠的土地此外更沒有其他的土地可得，那末，這塊土地的價值或地

租，定以所增添的生產的力量的全部爲權量他的尺度。雖然，如果同等的土地正如我們的假定，綿亘以至無限，而現在的人口卻分佈於恁塊土地之上，則是這位新來的移民便無須與那位初來的移民採取一樣的行動，進入沒有人烟之地。他定恰在其他的移民之旁居住，而得接近他們的益利。於是我們的這位移民的土地的價值或地租，全靠在他所有的益利上，即因這塊土地位置於人口的中心，故比在邊界上的土地價值更高。在此一情境上，耕種的限界不會有何變更，在彼一情境上，種耕的限界定被提高。

人口仍然繼續的增加，並且，即因他的增加，於是在他的增加所允許的範圍內，經濟因以進步，並且在事實上，增加土地的生產力。我們的第一位移民的土地，因爲位在人口的中心，所以商店、鐵匠的鍛冶所、製車店，都在他的上面設立，或在他的邊界上，立即成立一個村莊，這個村莊不久又變成一個市鎮，致爲全區人民交易的中心。這塊土地雖然沒有比較從前更大的生產力，但現在卻成長了一種更高一級的種類的生產力。用以產生穀粒、小麥、番薯的勞働，雖然不比最初所收割的東西更多；但凡用在那種須要與其他的生產人接近的枝部生產事業裏面的勞働，又，特別的是，用在

生產的最後一部裏面的勞働，（這一部份包括在分配問題裏面，）他們所得到的報酬頗大。雖曰種植小麥的人可以更進一步，又尋出一塊以同等的勞働可產生同量的小麥的土地；但是手藝工人、製造家、店主人、專門家知道他們費在此交易的中心地方的勞働，可以產生比較勞働費在離開此地遠一點的土地上所產生的東西更多；在這些目的上所產生的比較在別的地方更多的溢額地主要是有要求的權利的，正如在小麥生產力內，他有要求溢額的權利一樣。因此我們的這位移民能穀賣出幾畝地以爲建築的地區而所得之價格，如果用來種植小麥，即令沃度增加數倍，也不能到此數。以此賣得的金錢，他替他自己建築一所好房子，又設備的甚華麗。這便是說，如把此種買賣的條件分析的最簡單，即是那些想用這塊土地的人替他建築和設備房舍，只要他允許他們利用人口的增加所賜給他的優越生產力。

人口仍然繼續增加，賜給土地更大又更大的效用，賜給他的所有主更多又更多的財富。這個鎮已成城——一個聖路易（St. Louis）、芝加哥（Chicago）或舊金山（San Francisco）——他仍在往前增加。生產此處是大規模的，用最好的機器和最便利的方法；分工成爲極端的細

密，效率倍增，令人驚駭；交易的有如此的數額和如此的速度，把軋轆和損失減少到最低度。此地有由最初所墾殖的土地上的種子所長成的大社會的機體的內心和腦子；此地已然進步爲人類世界的大神經節之一。所有的道路會於此處，所有的川流積於此處，他們直達四周所有的境地。如果你有東西來賣，此地便是市場，如果你有東西要買，此處便是最大而且最好的貨店。此地知識的活動積在一個焦點上，此地有由心與心的接觸而所發生的使人興奮的噴泉，此地有最大的圖書館、貨棧和知識的倉庫、飽學教授和有名的專家。此地有博物館和美術館，科學儀器的總聚，又所有的珍少貴重的和頂好的東西。此地從世界各處來了大戲腳、演說家、和歌唱家。此地，簡單的說，無論在何種變異的表現裏面，都是人類生活的中心。

這塊土地現在所給與勞動使用的利益竟有如此之大，在他之上，老早就已不是僅有一個男人偕着一對耕馬在偌大的幾畝土地之上一犁一犁的耕地，在他之上的許多地方都是幾千的工人在一畝土地之上一層層的作工，他們以此一層地板高蓋着彼一層地板，離地有五、六、七、八層樓之遠，而在地面之下的機器，則是一躍一躍的震顫，發出幾千匹馬的力量。

所有的這些利益均寄託在這塊土地上；只有這一塊土地，別無其他的土地，這些利益能設在上被人利用，因為此處是人口的中心——交易的焦點、市場的所在、最進步的工業的工廠。人口的密度所賜給於這塊土地的生產之力等於以百或千的倍數，乘他原來的沃度。測量上等土地和下等土地生產力的差別的地租，於是往上增加。我們的這位移民，或承繼他的土地權利的人，現在是一百萬富翁了。正如又一立普凡營克(Rip Van Winkle)他也許臥床睡覺了；但他仍然是富裕的——並不是因為他已然做了些什麼事情，而是由於人口的往上增殖。地區所有主可從靠着大街的每尺的土地上取得比較一位平均的機械工人所能賺獲的收入更大；有些的地區可以賣獲比較以金幣來砌成他而所值之價格更多。在繁華的街道之旁盡是塔形的建築物，上有花剛石、大理石、鐵和金箔的玻璃，完成在最貴的格式裏面，沒有一點不便利。可是他們卻不如他們所倚靠的地基所值的這麼多——這塊同一的土地，沒有一點改變，他在我們的第一位移民初來的時候，沒有絲毫價值。

這便是人口的增加強有力的影響地租的增加的狀態，任何一人在先進的國家裏面都可舉

目而見。這種程序在他的眼底之下展進。在使用中的土地的生產力一次比一次高，是地租增加的原因，而此生產力之一次高過一次，其基因於增大的人口所造成的貧乏逼迫着去耕種次等的土地，遠不如增大的人口所給與那已然在使用中的土地的增大的生產力之大。地球上最有價值的土地，或產生最高地租的土地，並非自然的沃度最優的土地，而是被人口的增高所已然賜給於他以優越的效用的土地。

人口的增加在我所請大家注意的狀態裏面，賜給某種土地以生產力的增加或效用的增加，但此生產力的增加或效用的增加，可謂完全附託在寬廣這點性質上。變成人口的中心的土地，他的有價值的性質僅是他的表面的性質——不問他是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的、肥美的、沖積的土壤；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的豐富的山谷的土壤；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的水田，或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的大部的沙的荒地，都是一個模樣。

在有些地方，價值的起源似乎由於優越的自然的性質，如深的水和好的停泊處，豐富的煤和鐵的礦層，或森林，但經驗的知識指示我們說，這也是人口把他曝露出來的或把他弄顯明的。賓夕

法尼亞 (Pennsylvania) 的煤鐵的礦田，現在雖然價值甚巨大，但五十年前不值一文。這個不同的有效原因是什麼？僅是人口的今昔懸殊。歪俄明 (Wyoming) 和蒙大拿 (Montana) 的煤床和鐵床現在雖然沒有什麼價值，但在今後五十年，定值百萬又百萬，僅因在這一時候，人口將大增進。備辦頗完全的船是我們所乘以航行的船。如果船面上的麵包和牛肉似覺不敷，我們只消把艙口蓋打開，便有新的供給送到手邊，此在從前連夢想也沒到過的。當艙口打開的時候，凡容許他說「這是我的」的人，對於其他的人的役務有偉大的支配的權利。

再說一遍：在財富之分配上人口增加的效力就是增加地租，或減少勞動和資本在總生產品中所得的成份，他的方法有二：第一，降低耕種的界限。第二，把潛伏在土地裏面的特殊能力顯出，又對特殊的土地增加許多特殊的能力。

我想後面這一個，雖然政治經濟學者沒有把他注意，但確是更重要的一個方式。但是此點在我們的研究裏面，尚不是重要的事件。

第三章 技術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

我們會把技術的進步除外，而知人口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影響。現在我們請把人口的增加除開，而且觀察在生產的技術裏面的各種進步在財富分配上的效驗。

我們已然看見人口的增加，與其說是以減少勞働生產力之故增加地租，毋寧說是以增加勞働生產力之故增加地租。如果我們現在能設指明，不問人口的增加或不增加，只要在生產和交易的方法裏面的種種改良，可以影響地租的增加，則是馬爾薩斯 (Malthus) 的反證——和所有的這些以他為根據的，或與他有關係的主義的反證——定是最後的和完全的，因為我們不必乞助於食物日漸困難的學說，已然能設說明物質進步的趨勢之所以降低工資和增加最下層階級的苦痛。

我想，只消略加思索，這件事情便可明白。

在生產的技術裏面，凡屬發明和改良的影響，均是節省勞働——換句話說，即能以較少的勞

働得到同一的結果，或以同一的勞働得到更大的結果。

卻說，在這現存的勞力用來滿足物質的欲望的社會裏面，如果此間滿足欲望的機會沒有誘發新的欲望的可能性，那末，節省勞働的改良，只是減少所費勞働的數量。但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我是不信實他存在，即令是找得着，亦僅只在人類酷似動物的地方存在。在所謂文明的社會狀態裏面，在本研究中與我們有關係的社會狀態裏面，事實恰是他的反面。要求不是固定的數量，他僅隨人口的增殖而進步。在個人方面，他隨他的以物充欲的能力的進步而進步。人不是一條牛，在吃飽了的時候，只是睡着反嚼；他是無壓的馬蝗的女兒，常常想要更多。伊拉斯莫斯（Erasmus）說：「當着我有一點錢的時候，我爲我買幾本希臘文的書，再有，我爲我買幾套衣服。」所生產的財富量，沒有一個地方等於財富的需要量，又需要隨着每一以物充欲的機會同進步。

因此之故，節省勞働的改良的影響，當必增加財富的生產量。又欲要增加財富，則需兩件事情——勞働和土地。因此之故，節省勞働的改良的影響，當能擴充土地的需要，又在上等土地的純質使用達於極點之際，則進而耕種次等的土地，或在同一土地之上設法利用那自然生殖力較次的

限點。因此之故，節省勞働的改良的第一效果是增加勞働生產力，第二效果是增加耕種的地面，又凡在耕種的限界被他降低之處，地租被他提高。因此之故，無論在土地已被佔據完了的地方如英格蘭（England），或在土地已被佔據，或不久便將因使用的必要而即被人佔據的地方如北美合衆國（United States），這個節省勞働的機械或改良的最後的效果，便是增加地租而不增加工資或利息。

這點之須充分了解，煞是最重要不過的了，因他指出那些凡被流行的學說，指爲是因人口增加之而來之影響，委實的是由於發明的進步，又他曾把節省勞働的機械何處也沒造福於勞働者的困難事實說明了。

可是，欲把這點真理完全抓住，必須把我那在上文裏面所反覆申明的一點記在心上——是即財富之交易性。我再提出這一點，只因那些以爲農業的生產，恍如與一般的產業有別，或以爲食物或養生之具宛如不是屬於財富的這些專究農產的著家，對於此點毫不知曉，或假意兒的裝作不知曉。

讓我請讀者把這點記在心上，即無論何種財富之生產或據有，實際上便是用以易取他所能易取的那種財富的生產或據有——爲的是使讀者能清清楚楚的看見，不僅那些能穀節省直接用於土地的勞働傾於增加地租，即所有的節省勞働的改良，亦復如是。

某一個人的勞働能穀完全用以從事某一財富的方式之生產，概是分工的結果。從個人一方面說，舉凡勞働的目的並不是只想獲得特殊的財富，而是想獲得所有與他的欲望相當的各種的財富。因此之故，凡在這種需要用在所欲的特殊之物的勞働裏面，如有一種改良，結果可以發生節約的影響，在實際上，他便可以增加所有的生產其他事物的力量。如果他以一人的一半的勞働爲衣，其他一半預備食住，則凡能穀提高他的生產食物的能力的改良，亦當提高他的預備衣住的能。如果他那需要更多或更好的食料的欲望，又更好或更多的衣服和住所的欲望是相等的，則在此一部份勞働裏面的改良，當恰等於在其他部份的勞働裏面的同樣的改良。如果這種改良使他的增加食料的能力加一倍，他定將少用三分之一的勞働生產食料，而多用三分之一的勞働生產衣服和房屋。如果這種改良使他預備衣服和住所的能力增一倍，他定將少用三分之一的勞働生

產這些事物而多用三分之一、生產食物。在任一情境裏面，結果都是一樣——他均能以同量的勞働在他所需要的事物中，在數量上或品質上多餘獲得三分之一。

同樣的道理，凡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分工的方法，進行生產的地方，只要在所欲生產事物的總量中，對於生產一物的能力有增加，即對於其他事物之生產能力有增加，並將增加其他的這些事物的產量，至於所增加的產量之多寡，則視在前日所費的勞働總量中所節省的勞働成分之多寡，並視欲望對於其他事物所愛好的強度二者為準。我不能想像現在而有怎種的財富，當着生產其他的事物的勞働，已然節省許多而他的需要還不增加。柩車和棺材的需要當是不易增加的了，因為他們會被選來做那在需要不易增加的事物中的頭等例子；但是這話只是在他們的數量上立論。如果供給之力有增加，當能誘發對於更浩費的柩車和棺材的需要，又凡會注意到以浩費的葬儀尊重死人的欲望，普通均是十分強烈的人對此當不懷疑。

餘如食料的要求，亦不是有定限的。食物之需要有限，雖然常被經濟的理論所假定，但他常是一種錯誤的假定。生活資料，依據現在的說法，宛如有一固定的數量；但這固定的意義只是說他有

一確定的最低的限度。少過一定的數量不能維持人的生存。少過比此略大的數量，不能維持人的健壯。但是，在此最低的限度以上，爲人所用的食料可以增至無限。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提出，里嘉圖 (Ricardo) 附和，無人對於食物的需要不受那人的胃的些小的能力的限制；但此，明明白白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之下始是真的，即當人的肚腹裝滿了的時候，饑餓之欲於是滿足。除此而外，他對食料的要求是沒有這種極限的。路易十四 (Louis XIV)，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的胃，不比普通一位與他同體大的法國農民的胃裝消的更多，可是在一方面，只須幾竿的地面便可供給這位農人的食料，黑麵包與蔬菜，在他方面，必有幾十萬畝的土地始能供給這個皇帝的需要，因爲除了他自己所浩費的最精良的食物而外，他尚需用很大的供給來養他的僕人和狗馬，在日常生活經驗裏面，又在這些沒有滿足的，雖然是潛伏的，欲望裏面，我們可以看見任一財富的生產力的增加結果，必然增加土地的需要和增加土地的直接的生產物。現在使用粗糙的食物和住居小房子的人，如果他的收入增加，大都要吃更費的食物和住更大的房舍。如果他一日比一日的更發財，他當要獲得馬，僕，花園和草地，他對土地使用的需要常同他的財富的要求共進步。在我現住的這

個城市裏面有一人——到處都可找着的這一類人——常煨他自己的豆和煎他自己的鹹肉，但是他現在發財了，住了一所街房，其寬大直佔了整整一區的地帶，其闊綽直可當頭等的旅館，買有兩個或三個的鄉莊，莊內外的空地很寬，一個大養馬場，一所家畜園，和私路等類。現在這一位人，至少也許要千倍，或數千倍於他從前所持以供給他的需要的土地來供給他的現在的需要了。

因此之故，凡使勞動的生產財富的力量加大的改良或發明，不問他的情狀如何，皆足造成土地的需要之增加，和他的直接產物的需要之增加，由是而迫着耕種的限界下降，正如人口的增加所造成的土地之需要加多一樣。因此之故，每一節省勞動的發明，不問他是蒸汽的耕具、電報、一種已然改良的鑄鑛的方法，一套完全的印刷機、或縫紉機均已有一種增加地租的趨勢。

或把這個真理說的嚴密一點：

各種各樣的財富，因為均是用於土地上的勞動產品，或土地的產品，所以任一勞動力的增加，因為人心不足之故，定被用來獲取更多的財富，由是而增加土地的需要。

如果要想以例說明節省勞動的機械和改良的影響，讓我假定有一個國家，正如在所有文明

的國家裏面一樣，土地均落在一部份的人民手內。讓我們假定人口的增加有個永遠的障礙，不能更往前進，原因在乎赫洛德的法律（Herodian Law）的頒佈或嚴格執行，或在乎安尼貝山特（Annie Besant）的小冊子的流行極廣，又改變了人民的道德的信條和生活的方式。讓這耕種的限界，或生產的限界是在20。因此土地或其他的自然機會，經人工與資本的利用之後，當能生產20的出品，當只穀付給利息和工資的通率不生任何地租；如果其他所有的土地，經同量的人工和資本的利用之後，可生產比較20更多的出品，則此更多之量即是所產生的地租。人口永久不變，只讓該處有許多的發明和改良會節省了用以生產同量財富的勞働和資本的費用的十分之一。現在，或則十分之一的勞働和資本閒着了，結果生產與前一樣，或則十分之一的勞働和資本都被用出去生產了，結果生產致有相對的增添。但這產業的組織，在所有的文明國家裏面都是一樣，都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凡勞働和資本，特別的是勞働，不問僱用的條件怎樣，均急於求人僱用——這種產業的組織是這樣的，即僅僅是些赤手空拳的勞働者，是沒有在這新的配合裏面，要求他們的正當的那一份，又任一生產勞働的節省，最初，至少是到這種的結果，即不是以同量的產物報酬勞働

者較少的工作，而是把有些勞働者擠到工作之外而無任何的酬報。卻說，這種因機械的發明而所獲得之勞働的增加效率，可使那種以18來代表的自然生產力的限點，產生從前在20的生產點上所得收入那樣大。又凡對於財富的無壓的要求，和勞働與資本在求用上的競爭，當能保障生產限界的擴充，且說擴充到18，因此地租便以18與20之間的溢額而增加，此時工資和利息，在數量上當與從前一樣，唯對總生產量的比例，他們卻當比從前更少。那裏當有一種更大的財富之生產量，但地主定得全部的利益，只受暫時的小損失，這點後面要說。

如果發明和改良仍然繼續前進，勞働的效率定必仍然往上增加，又那種須以生產一定成品的勞働和資本必且更被減少。同樣的原因，定將引人以此在生產力上所得之新利益，用以增加更多的財富；耕種的限界由是而再擴充，地租在比例和數量上均有增加，但利息和工資沒有任何增加。因此之故，發明和改良如果繼續進步，因他常常增加勞働的效率，這個耕種的限界必往更低又更低的方面下降，此時即令人口不變，地租亦必常常上進。

我的意思絕不是說耕種限界的降低恰常相當於生產能力的增加，猶如我不是說，這種程序

是種明白而清楚的步驟，在任一特殊的情境裏面，究竟生產的限界的降低，是否搶在生產力之增加的前面，或落在生產力之增加的後面，這個問題據我看來，當視在耕種尚未擴充到更低的限點時候，所能利用之生產面積而定。舉例來說，如果耕種的限界在20，則凡可使十分之九的勞働和資本做出十分之十的產量的各種改良，定不降低耕種的限界到18，假如有一塊生產力為19的地面，在此等着從上等的土地上所節省而得的資本和勞働。在此種狀況裏面，耕種的限界將在19之上停着，又地租則以19與20間之溢額而增加，又工資和利息則以18與19間之溢額而增加。但是，如果介乎20與18間的生產力的地面，以生產力的同等進步，用不完在上等土地上所節省下來的勞働和資本之量，如果同量的勞働和資本急於要求僱用，那末耕種的限界必降到18之下。在這種狀況裏面，地租必比在生產品裏面的這種增加以前所得更多，又工資和利息定比在增加生產力的改良以前更少。

又每一改良所解放出來的勞働，亦不是說完全都在這種從事更多的財富之生產的產業裏面求工作。每一簇新的改良所賜給於社會某部份人以物充欲的更大的能力，定被用來要求閒暇

和役務，正如用來要求財富一樣。有些勞働者因此而遂成爲惰民，有些則由生產的勞働者階級一變而成不生產的勞働階級——依據觀察所得，這種的成份隨着社會的進步而增大。

但是，因爲我現在便要指出一個原因，這個尙未經考慮過的常傾於降低耕種的限界，穩定地租的增加，並使地租超過那耕種的實際限界所應確定的比例的原因，所以現在而去討論這些在耕種限界的向下運動和地租的向上運動裏面的擾亂的部份是不值得的事。我想來寫清楚的只有一件：即人口沒有什麼增加，發明的進步常傾於以生產總量的更大部份送給地主，更少又更少的部份送給勞働和資本。

又因發明的進步沒有限界可以被被人指定，所以地租的增大在總生產量之下，亦不能由我們指定任何限界。因爲，如果節省勞働的發明進步無已，直到最完全的境界，而在財富之生產裏面，勞働的必要完全失去，則是，凡地球所能產生的東西均可不費勞働而擒獲之，又耕種的界限定將降至零度。工資沒有，利息沒有，地租則皆有其所有。因爲土地所有主，既然可以不費勞力向自然取得所有的財富，則是勞働資本兩無用了，又他們內中之任一均無方法分享已獲得的財富的一份。又

不問人口如何的小，如果除了地主之外尚有另種的人繼續存在，則他當必受地主的犧牲了——他們或是被養着來替地主供娛樂，或似貧賤的小民，日來受領他們的津貼。

節省勞働的發明最完善的這一點，似乎隔現在很遠，即令達到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點總是發明的進程所日強一日的去接近的。在大不列顛的農區裏面的人口稀薄之地，小農場變爲大農場，而在加利佛尼亞 (California) 和達哥他 (Dakota) 的大機械工作的麥田之中，來此觀光的人可以騎行許多哩地，經過浪也似的穀田，不見一人的居住，已然指出了全文明世界所朝宗的最後的目的地。蒸汽的耕具和刈禾的機械，在現代的世界內正在製造大地產 (latifundia)，與那些由國外的戰爭所獲的奴隸，在古代意大利所製造者相等。至於許多的窮人，則被趕出他的故土，逼迫往前衝撞——正如羅馬的農人被逼迫着去加入大城的貧民，或在這些軍團裏面爲了麵包而賣出他們的血液——自他們的眼睛看來，這些節省勞働的發明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又當我們聽見人衆談論工作之際，好像肌肉的疲勞本身亦是令人豔羨之物。

我在上文所說的話，只就普及的發明和改良而言。如發明或改良只歸少數人利用因而取得

特殊的利益，則充此特殊利益之所至，亦並不影響總的財富之分配。此點幾無申述的必要，故凡有限的獨佔，或由專利的法律造成，或緣旁的如使鐵道電線等有專利性的原因所造成，也是如此。如此產生的特殊利潤普通雖誤認爲資本的利潤，確是獨佔的益利，此在前章裏面已然加以解釋，且在他們吸取改良的利益範圍內，不會影響財富的普遍分配。舉例來說，一條鐵道或同類的改良在減輕運輸費用裏面的利益，或被普散或被獨佔，要看他的運費，或被降低到一種數率僅殼支付所投資本的官息，或被提得很高可以產出一種超凡的利益，或殼應付建造者或指揮者的盜竊。而地租或土地的價值則將隨軍費之縮小而陞高，已成人所共知的事實。

正如上文所說，在那些足以提高地租的改良裏面，不僅包含着直接增高生產力的改良，亦且包含着在政治、習慣和道德上的足以間接增加他的各種改良在內。以物質的動力而論，他們所有的影響是增加生產力，又正如生產技術的改良相同，他們的利益最後概被地主獨佔。英格蘭之廢除國家保護關稅便是一個顯著的例。自由的貿易已然很大的增加了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的財富，但不減少貧困。他僅提高地租。又如我們大美的腐化城市的政府，一旦成爲廉潔和儉約的

模範他的實際的效力亦僅在於增加土地的價值不會提高工資；亦不會提高利息。

第四章 物質的進步所引起的希望的影響

現在我們已然看見，人口的增加就是傾向於增加地租，又在進步的社會狀態裏面，凡爲勞働生產力增加的原因亦爲增加地租的原因，但他卻不增加工資或利息。又凡所增加的財富的產量，最後均被增加在地租裏面而落入在地主手內；當着改良日進之際，雖然地主而外的個人，可以得到許多的益利，可以掌握已增加之財富一重要部份於手內，可是在這種改良裏面，卻無一物能去增加勞働或資本的一般的酬報。

但是此間尚有未曾說到的一個原因，必須詳加思索以圖說明物質的進步在財富之分配上的勢力。這個原因就是對於土地價值的將來的增多的確望。這些土地的價值在所有的進步的國家裏面，隨着地租的平穩增加而增加，他們又且引人經營投機的買賣，或買佔土地以求高價。這種高價當土地未經買估之時不能發現。

我們在上文便已假定，正如在地租理論的解釋內，普通所假定，即耕種的實際限界與可謂爲耕種的必需的限界常常一致，——換句話說，我們已然假定耕種之所以擴充到次等生產的限點，只是爲的必需，因爲自然機會在生產力更強之點，已被充分利用過了。

但這，大概只在靜的或進步得很慢的社會裏面纔是這樣，若在進步極速的社會之中，此間快而準的地租的增加，使人相信將來的地租更要增加，則情形不是如斯。在此種社會裏面，因爲確然相信地價的澎漲，結果至於多少的造成地主的聯合，又有佔而不用，希圖增價的趨勢，於是逼着耕種的限界降到比較以生產的必要所需求的限界且更低下。

在所有的進步的社會裏面，這個原因多少必起作用，儘管在英格蘭這種國家內，此間在農業上盛行租種制度，因而這個原因之表現，多半在乎土地的賣售價格上，而少在乎農業的耕種限界上，或實際的地租上。可是在合衆國（United States）的這種社會裏面，使用土地的人如果他是能穀，普通均喜歡據爲私有，又此間可以佔有的土地甚寬，故此原因，以偉大之力量發生作用。

在合衆國的人民所散佈的這塊大陸上，這個原因實甚顯著。人從東部的海濱登程去尋求這

個耕種的限界——此間他可得到不付地租的土地——正如昔人泗渡河水欲求一飲一樣，必需在此一半耕種的隴畝之間，走過很遠的路程，又橫跨肥美的大地，而後始能達到但有土地而無地租的限點之上——以爲宅基的佔領或先佔。因有這種買佔未用的土地希圖將來增價的投機事業，所以此人（和伴他而存在的耕種的限界，）便被逼迫着走了一段如無買佔便無須走的路。又當他住定了的時候，如果他能覓，他依次亦要霸佔一塊自己使用不完的土地，因他相信這塊土地不久便是變要有價值的；因此之故，凡以後隨他來的人，又須被逼迫着走就生產的必須上無須乎走的遙遠，於是耕種的限界更被降的更低，因爲更到愈遠的點上了。

同樣的事件亦可在進步極速的城市裏面被人看見。如果上等的土地關於地位方面，當着次等土地尚未被人利用之際常被盡量使用，那末，一個城市之中必無空地發生，又在繁華的建築裏面我們亦一定找不出可憐的陋屋了。這些地基，儘管內中有的極有價值，但被佔着不用，或不把他來盡量使用，因爲他們的主人，缺乏改進他的能力或志願，情願把他們扣着以謀高價，而不肯接收現在願意改良他們的使用價。因爲土地被人佔而不用，或用而不盡其力之故，所以城市的限界便

被降到距離城市中心的極遠之地。

但是當着我們走到發達的城市的四周限界之上——建築的實際限界與農業上的耕種的限界相當——我們當不能找着一種土地可以農田的價值來購買，恰如地租僅被現在的需用決定之際他所發生的地價；但我們當見着離城頗遠的土地均有一種投機的價值，因為人人多相信他在將來定被使用在都會的目的上，並且由此走到那種不以都會的地租為標準而可購買的土地限界，我們尚須經過可為都會使用的實際限界之外的遠路。

或以另種的事件為證，關於這類的例子在每一地方裏面，都可沒有疑惑的找到。在馬利(Maryland)縣城裏面，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的易於出入之地當中，有一帶紅木料的美土。照理，在利用遠距離的林地以為供給舊金山市場之用以前，他定被首先使用了。但他現尚一毛不拔，而從幾哩地外獲得的木料，則每日在鐵道上被人拖曳而走過他的面前，因為他的主人寧願把他扣住以待將來他所能致的高價。就因這塊林地被人扣而不用，所以結果紅木生產的限界便被逼迫降到海岸山脈(Coast Range)上下這般遠的地帶。礦地當着化為私有的時候，被扣而不用，即令更

貧的礦層已在開掘，這是人所共知的，又在新邦裏面，常遇着許多個人被人喚叫『土地窮』（Land poor）——這是說，他們尙是窮的，有時幾至困頓，因為他們拚命扣住他們自己所不能使用的土地，而索一種爲人所不能有利的使用他的價格。

現在讓我們重述在前章裏面所引的說明的例證：在20的生產限界之上生產的力量增加發生，使同一的結果可少以十分之一的勞働得到。以上述的各種理由，耕種的限界現在必被降低，又如他是降在18，勞働和資本的酬報定然與在20限界的時候一樣。他究竟降到18或甚至迫着而降至更低，則是要看介乎18與20間的生產地面有無存在而定。但是如果這種希冀地租更行漲價的信心，誘勸地主對於20的土地要求地租3，19要求2，18要求1，而以此種條件不能得到對方的承認，他便把他拚命佔住，不許旁人使用，則是生產的地面或許要被縮減到這種程度，即耕種的限界必須降至17或者尙且更低；於是而勞働效率增進之結果，勞働者反比從前得的更少，又利息亦須以同樣的比例迫着往下降低，但地租所增加的比例當比生產的力量所增加的比例更大。

或則我們說他是生產限界的擴充，或則我們說他是把地租的限界帶到生產的限界以外，這

種由於土地的投機而所自來之地租的增加乃是一件大事，故凡在進步的國家裏面研究財富的分配之理論均不可把他小視。由物質的進步而發生的這種力量，常有以一種的比較進步增加生產物的更大的比率增加地租的趨勢，因此他常有種隨着物質的進步和生產力的增加，不僅在相對上而且在絕對上降低工資的趨勢。就是這種膨漲的力量，在新的國家裏面大力活動，把那些在舊的國家裏面好似老早便存在的社會病帶給他們享受；就是這種力量在肥美的土壤上產生流丐，在半荒的土壤上培養窮困。

簡單的說，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裏面，凡屬土地價值的普遍而恆定的進步，必然產生額外的一種趨勢的進步，這種進步在貨物上當着任一普遍而恆定的原因在向着增加他們的價值方面活動的時候，可被看見。在南方同盟(Southern Confederacy)的末期的時候，貨幣跌價極其顯著，甚至今日可買的貨物明日便可賣高價，此種事實提高物價比較貨幣跌價更快，今日物質的進步所生產的土地價值的穩定的增加，其以全力加增這種趨勢的速度比較貨幣增加物價尙且更進一步。我們看見這個第二的原因，在這些新社會中所盛行的土地投機的狂熱裏面充分活動。

在貨物中限制投機的原因，即增加物價於以增加供給的趨勢，不能限制土地價值的投機的膨漲，因為土地是有固定的數量，非人力所能增多或減少；但是土地的價格在那勞動和資本所需要來用做從事生產的最低條件裏面，亦有一種限界。如果工資可以降至零度，那末，地租當可獨吞總生產產品的全部。但是工資不能永遠的降到勞動所認許以工作和再生產的限點以下，又利息亦不能降到資本能用在生產上的限點以下，故地租的投機的漲價亦有一種限界為之限制。所以投機的行動，不能在工資和利息已然接近最低限的國家裏面而有如在超過此最低限的許多國家裏面那樣提高地租的本事。可是在所有的進步的國家裏面，地租之投機的漲高，常有超過使生產停止的限界的趨勢，我想，此在產業停滯的循環季節裏面，表現的甚為顯著——這點在第二編內行將詳加討論。

第五編 這個問題解決了

第一章 工業恐慌常常發作的重要原因

我們的長期研究是告終了。而今可以整列研究所得的結果。

從工業的恐慌爲始，恁多的用來解釋他的學說。不是彼此衝突的便是自己衝突的。

研究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在一方面如何減少資本和勞動的酬報，在他方面如何阻礙生產，我想，必然要得到這個結論，即謂，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是這些周期的工業恐慌的主要原因，這些恐慌卽是似乎日易出現於每一文明國家，或所有的文明國家的工業恐慌。

我不是說此外便無其他的相近的原因。生產組織的錯綜和複雜，日進一日，致使每一震動或停滯影響日大；貨幣的根本弱點，正當最需要他的時候反卻少了。較簡單的商業信用制度比較任何種貨幣更是交通的線索和媒介，而在數量上有很大的變動；保護的關稅阻礙生產動力的交互活動，此外還有其他的種種類似的原因，他們都是沒有疑問的造成和助長所謂凋零的市況。但是就原理的思考和現象的觀察，原始的大原因必須在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上去找，這是顯然的。

在上章裏面我曾指出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超於強迫耕種的限界或生產的限界逸出他的通常的限度之外，因此強迫勞動和資本接收較少的收入，或（這是他們反抗這種趨勢的唯一

方法）停止生產的工作。卻說，工資和利息以地租投機騰貴之故，被人壓下，凡屬勞動和資本都要起而反抗，這不僅是自然而然的，並且他們爲了自衛起見亦必起而奮拒，因爲收入而降過了他的最低限，勞動便不能生存，資本便不能維繫。因此之故，從土地的投機買賣上，我們可以推知這些循環倚伏的工業恐慌的現象。

假令有一進步的社會，此中人口逐日增多，改良日新月異，土地價值必常增進。這種穩定的增高，自然誘人投機，因爲他們預料將來地價必增，又土地的價值，在現存的狀態之下，原有一種限界。於此取其習常的收入留付資本與勞動，但現在亦被提高到限界以外去了。因此之故，生產忽趨停滯。這不是說在生產上有種必然的或或然的絕對的減少；而是說在進步的社會裏面確有一種等於在靜止的社會裏面生產上的絕對減少——在生產內沒有比例的增加，因爲新添的勞動和資本在通常的數率上，不能找着僱用。

生產的停頓發現於某某幾點上，他必然表現在工業的網狀組織的其他諸點上，而爲一種需要的停頓，且阻礙生產，由是而這種生產上的僵局，立即影響工商業的全部組織，結果到處地方都

在產生交易和生產的局部停頓，因而造成一種反常的現象，有人把他叫做過度生產，有人把他喚做過度消費，這只是觀點不同之故。

由此而發生之工業恐慌的季節，當要繼續延長，直到（1）在地租裏面的投機的騰貴已然不見；或（2）因人口的增加和改良的進步，勞動效率大有增加，致使通常的地租線趕到投機的地租線；或（3）資本和勞工情願屈服於更低的報酬之下而為生產之事。或大概這是最可靠的，即所有這三個原因通通聯合攏來造成一種均衡的局面，於此所有的生產的力量再行參加生產活動，因而活動之期再至；此後地租再行增加，投機的騰貴再現，生產再受阻礙，因而工業恐慌之循環再轉。

生產制度之完密和複雜是近代文明的特質，所以在近代的生產制度裏面，竟找不出一個子然獨立的社會，唯有以地域或政治為區別的社會，攙雜和混合他們工業的組織在各異的和變換的方法裏面，所以我們不要希望在這些社會裏面所呈露的因果之事有如在那造成一種完整的和清楚的工業單位的社會之中，和在較單純的產業進展裏面那樣清楚和確定；但是在實際上，這種為一盛一衰的季節所代表的現象，與我們從那地租的投機的騰貴上所推出的那些現象一致。

演繹法指出這種實際的現象，係由這個原理推論而得。如果我們倒轉這種程序則用歸納的方法去探尋這種現象，亦不難得到這種理論。

這些恐慌的季節常緊接着投機和活動的季節，故無論在何方面，此二者間的關係都是存在的——恐慌認為是這種投機買賣的反動，恰如早晨的頭痛是由夜間的放肆一樣。但是關於因投機而來之恐慌現象的原因，共有兩種學派的意見，此為大西洋兩岸用以解釋工業恐慌的嘗試所表現。

有一派的學說說，投機造成過度生產，過度生產造成工業恐慌，而以貨棧內之積貨不能以獲利之價格而售銷，工廠關閉或工作時間減半，鑛山休業，汽船停駛，銀行裏的金錢沒處用，工人逼着失業和貧乏，凡此種種的事實均是生產超過消費的需要的鐵證，他們又說當着政府在戰爭中，在市場上，形成一巨大之消費人的時候，買賣反而異常興盛，如合衆國在內戰中，英格蘭在拿破崙的決鬪內。

其他一派學說說，產業的恐慌係因投機所造成之過度消費所引起的現象，因以充實的貨棧，

生鏽的汽船，關閉之工場，和失業的工人皆爲有效的需要停止的證據，他們說，這是由於人民因虛偽的繁榮而浪費，以致支出超過收入，現在不得不講揮節——換句話說，他們不得不消費較少的財富。他們亦且指出那些因戰爭，因不獲利的鐵路之修造，因借給破產政府的債款等類而所自來之巨大財富的消費，認爲是種浪費，在當時雖然感覺不到，但現在卻須以減低的消費來彌補，正如浪費人在浪費的時候不覺他的財富之薄弱一樣。

卻說，這兩學說的每派均只能表明全體真實的一面，而不能包括真實的兩面，從現象的解釋上說，每派都是一樣的悖謬之極。

因爲當着大部的民衆需要得到比較他所能得的財富更多的時候，又當着他們願以財富的基礎和原料——他們的勞動——易取他的時候，如何能毅說生產過多？又當生產的機械廢墜，生產的工人失業，如何能說消費過多？

當着需要消費更多之物的時候，則有能力和志願去生產更多的財富，工業和商業的僵局概不能歸咎於過多之生產或過多之消費。明明白白的，這個困難是生產和消費不能彼此適合和滿

足。

但是這種不能是怎樣來的呢？明明白白的，又爲大家所公認的是由投機的結果。但是在什麼方面的投機呢？

當然不是在勞働生產品方面的投機了——即不是在農業或礦業的生產品或製造品上的投機，因爲在這些事物上面的投機的影響，只是調和供給與需要，和保持生產和消費的均衡，正與在機械中的節動輪相同，這種影響在時下的著作裏面已然說的很好，所以我便無須舉例來說明了。

因此之故，如果投機是工業恐慌的原因，那末，在勞働生產品裏面的投機必不是他的原因，他必是在一種輔助勞働生產財富的必需工具裏面的投機，——他必是在一種固定的東西裏面的投機，換句話說，他必是在土地裏面的投機。

土地的投機在合衆國 (United States) 裏面確是工業恐慌的原因。在每一工業活動的時期裏，土地的價值已然穩定的上昇，又投機的買賣把他們帶着飛騰而上，一直至於最高度。接着便

是生產的局部停頓，又他的連帶而生之物，有效的要求的停頓（蕭條的貿易），普通均是以商業的失敗隨其後；接着又來了一段比較沉悶的時期，在此時期之中，均衡的狀態慢慢恢復，輪迴又再開始動作。這種關係在文明世界裏面都可看見。工業活動的時期常因土地價值的投機而達到最高點，接着便有生產阻滯的朕兆，此種朕兆，最初總是在地價騰貴的最大新國家內由需要的停頓表現出來。

這些恐慌的時期此必是他的重要的解釋，當可以事實之分析見之。

所有的貿易，請把他記在心上，都是物與物相交易，因此之故，凡為貿易衰敗特徵的某種貨物之需要停頓，即為其他貨物之供給停頓。販賣商覺得他們的銷路減少，製造家覺得他們的定單減少，但他們所要賣的，或準備是要造的，都是社會大部所欲要的貨物，凡此兩種相反的關係，僅足表示那些在貿易中須要用以交換他們的別種貨物之供給已然減少。在普遍談話中，我們說「買者沒有錢」或「錢是變少了」，但是在此一說法裏面，我們實忘記了金錢只是交易的媒介啊。所謂買者真正所欠缺的不是金錢，而是可以換成金錢的貨物——真是比前更少之物卻為某種的產

物。消費人的有效的需要的減少，只是生產減少的結果。

在一個工業都市裏面，當着工廠關門和工人失業的時候，店主把這點看得明白明白。就是生產的停頓，剝奪了工人特以用來買物的工具，因此貨物的需要便減少了，因此他便留給店主以一種過多的存貨，並逼着他開除他的職員，而減少了他對其他的東西的需要。又這種需要的停頓（自然，我所說的是一般的事件，不是說的由於時尙變遷之原因而來之相對需要的停頓，）使製造家留得過多的存貨和逼着他開除他的工人，亦必以同一的狀態暴露於外，有些地方，這也許是在世界的其他一方，一種在生產內的妨礙可以產生一種消費需要的妨礙。慾望未被滿足而需求減少，指出生產是在有些地方受了妨礙。

人民需要這些製造家所出的產量與從前一樣多的東西，正如工人需要這些店主所必以出賣的東西。但他們的購買力不足了。生產在某種地方已然受阻礙了，又某種東西的供給的停止，即表示對於其他的東西的需要的停止，這種阻礙鬧遍工業和商業的全部結構。且說，產業的尖塔明白明白的是建築在土地上的。須知造成需要各種職業的重要和基本的實業，確是這些吸取財富

於自然的實業，如果我們從此一交易點跟蹤到彼一交易點，又從此一種實業追蹤到彼一種實業，這種表現於購買力之減少的生產的阻礙，最後必被我們找着是存在於某一阻止勞働使用土地的障礙裏面。並且，這種障礙明明白白的是在地租或在土地的價值裏面的投機的騰貴，他所發生的影響，在事實上實等於地主排斥勞働和資本一樣。這種對於生產的打擊，從交錯的產業的基礎上發端，他從交易的此一端傳播到交易的彼一端，供給的停頓變成需要的不及，直到所謂全部的機械通通發生阻障，到處均呈一種勞働失業之象，同時工人則感受欲望的苦痛。

大部份願意作工的工人找不着工作機會，實為一種奇怪的和勉強的現象，大凡能彀組織系統思想的人，均能想到他的真實原因所在。慣見之事雖使我們不去注意，但願意作工的人，為滿足他們的欲望起見，不能找着工作機會，卻是離奇的和不自然的事變——因為，既然勞働是產生財富的工具，則凡欲以勞働交換食物、衣服或其他任種的財富的人，正如欲以金條易金幣，小麥易麵粉的人一樣。我們討論勞働的供給和勞働的需要，但他們顯而易見的只是相對的符號。勞働的供給到處都是一樣——兩隻手常常借着一張口來到世界之上，即每二十一位男借着二十位女來

此世界；人對勞動的需要必與人對那些唯勞動而後能獲得之物的需要共存。我們說「沒有工作，」但明明白白的，不是說當着欲望繼續的時候工作反而短欠，明明白白的，當着民人缺乏勞動生產物而感痛苦的時候，絕不能有勞動的供給太大，或勞動的需求亦不能太小之事。這個真正的困難必是供給受了阻礙不能去滿足需求，有的地方發生障礙，阻止勞動去生產勞動者所欲要的物件。

請把羣衆裏面一個失業人爲例，雖然他不知道馬爾薩斯 (Malthus)，但在他的眼睛看來，世界上的人實是太多。在他自己的欲望裏面，在他的焦急了的妻室的急需裏面，或在他的半照護的，甚至餓得抖的小孩的需要裏面，對於勞動實是有需要的，上帝曉得！在他的欣然從事工作的兩手裏面便是供給。把他放存一個荒涼的孤島上，雖然他與那些能穀增加人的生產力的文明世界的合作、聯合和機械脫離關係，可是他的兩手可以餬口，又可使倚靠他的背膊常常溫暖。可是在生產力發達極高之地，他們則不能穀。爲了什麼原故？豈不是因爲在此一場合之內，他得取用物質和自來的能力，而在另一場合裏面，他不能穀嗎？

勞働因此而不得接近自然的事實，豈不是只他可以解釋那些願意以他們的勞働供給他們自己的欲望的勞働者的失業嗎？此一組人被人強迫而休業的緊接原因，可以是彼一組人對於他們所生產的特殊之物的需要發生停頓，但從此一點追到彼一點，此一職業追到彼一職業，你當發現在此一職業上的強迫休業，是以其他一職業上強迫休業為原因，又在所有的職業上產生沉悶的僵局，不能聽使人說，是從勞働之供給太大或勞働之需要太大所致，而必由於那滿足欲望和勞働的目的物之供給不能與需要適合。

卻說，使勞働能發生這些事物的必要工具乃是土地。當着我們說勞働創造財富的時候，我們只是說在比喻上如是。人不能創造一物。全體的人類，即令永遠工作，不能創造極細的浮在日光裏面的微塵——不能使此圓轉的地球增一微塵之重或少一微塵之輕。在生產財富裏面，勞働，以得自然力的幫助，只以前存的物質造成人所欲要的形式，又人如去生產財富，必因此故，而與這種物質和這些動力接近——換句話說，就是土地。土地是所有財富的淵源。他是礦石之所由出的礦山，勞働只在形式上變更之。他是實質，勞働只給他以形貌。因此之故，當着勞働不能滿足他的欲望

的時候，我們可否推論除了勞動不能親近土地外沒有別的原故？

當着在所有的職業內，有我們所喚做的僱傭稀少之事；當着勞動，無論在什麼地方廢棄，而使欲望不得滿足的時候，豈必不是那阻止勞動生產他所需要的財富的障礙伏於產業組織的基礎上嗎？這個基礎便是土地。製女帽的人，製造光學器械的人，鍍金工人，和磨擦木類或金屬的工人並非新殖民地上的開墾人。鑛業工人不能因為製靴工人，裁縫工人，機械工人，和印刷工人都在該處，而到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或澳大利亞（Australia）。但是這些職業追隨鑛業工人，正如他們現在跟着掘金的人而到黑山（Black Hills），或跟着採掘金剛鑽的人而到南阿非利加（South Africa）洲。開店的人並非農夫的原因，而農夫卻是開店的人的原因。發達這個國家的不是城市的發達，但是國家的發達促進城市的發達。因此之故，當着在所有的職業內，人願意作工但找不着工作機會的時候，這個困難必發生在那種創造一切職業的需要的職業內——他必是因為勞動被排斥在土地之外。

在黎芝（Leeds）或羅威爾（Lowell），在菲列得爾菲亞（Philadelphia）或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在倫敦 (London) 或紐約 (New York) 如果要去看清此件倒須先抓住一些基本原則；但在產業的發達尚沒有這麼複雜，又當着鎖索兩端的連環圈亦還沒有分散得這麼遠的時候，則只須觀察顯明的事實，此外什麼都用不着。例如舊金山這城市，年紀雖然尚不到三十，但她無論在人口上的重要，或在商業上的重要，都已列入世界大城的名字裏面，又他是美國城市中最堪稱爲首都的城市，僅僅次於紐約的地位。雖然她的年紀尚不到三十歲，但她之有銳增的大量失業的工人已然是有幾年了。明明白白的，這是因爲人們在此地方找不着僱傭機會，所以在此城市裏面，纔有恁多失業的人衆；因爲當着秋收的時候，他們結隊而出，當着秋收過了的時候，他們結隊而復歸於城市。如果現在這些失業的工人，正從土地生產財富，他們不但能設自用並能僱傭所有這個城市裏面的工匠，因爲他們長期照僱店主，向商人交買賣，到戲園裏聽戲，購閱新聞紙並在上面登廣告——創造有效的需要，足以影響新英格蘭和舊英格蘭的視聽，又當着他們有工具來買貨的時候，無論從世界上什麼地方運來的貨，此一人口均可消費。

且說，爲什麼失業的勞動不能把他們用在土地之上呢？不是土地通用完了。雖然在老的國家

裏面有種人口過多的標記，現在在舊金山裏面，也在開始露面，但在她所有的自然的資源比較法蘭西還大，而居民尚且不到一百萬的一省裏面說是人口過多未免笑話。在舊金山的幾英里內未曾有使用的土地。可以使每一尋找職業的人得到工作。我不是說，每位失業的人如果他有此地，便能變成農夫，或替他自己修造一所房子，但有穀多的人能穀而且會要變成農夫或自起一所房子，使其餘者均有職業。然則是什麼阻止勞動用力於這塊土地之上呢？這是這塊土地被買佔了並被買佔者以投機的價值估定他的價值，這種價值不是根本於現在的價值。而是根本於將來人口增加後所將發生的增益的價值。

在舊金山 (San Francisco) 裏面凡願去觀察即可被觀察的事實，即在其他的地方亦是顯而易見，一點也沒疑問。

一八七二年在合衆國裏面第一次暴露出來，又以多少的密度蔓延於文明世界裏面的這種商業和工業的恐慌，大半被人視為鐵道制度過度擴充所致，實則那裏也有許多事件似足表示與他有關係。我很知道，凡關於鐵路的建造，如在實際需要之前，實可使資本與勞動從更生產的使用

轉爲次生產的使用，且使社會不更富足而更窮困；又當着鐵道狂極高之際，我已曾把此點在一向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的人民宣播的論文上，指出來說過；（註一）但如以此廣大的工產之停頓歸罪於資本之耗費，自我看來，恰如以奇低的海潮歸罪於多取出了幾桶水一樣。在南北美戰爭期中，勞働與資本之耗費比較不必需的鐵道建築的耗費，不知要大多少倍，但卻沒有發生此種險象。當着這個恐慌的特徵已是尋求僱用的資本與勞働過多的時候，以此工業之恐慌歸罪於在鐵道上資本與勞働之耗費，簡直沒有意義。

可是在鐵道的建造和工業的恐慌之間，卻有一種關係，大凡知道土地價值騰貴之意義，並知道鐵道修造所及於土地投機之影響的人士，均可易於看見。無論在什麼地方，鐵道一經建築成功或計畫就緒，土地價值在投機買賣之下必然飛奔直上，於是而資本與勞働便須被人敲索，多以金元數百萬（一次付清或分次付清）付給名義的價值，以爲前去工作和產生財富的代價。這必然的結果是阻礙生產，而此生產上之阻礙結局定爲一種需要之停頓，這種阻礙生產之影響及於交易循環之全周，而在商務遍於全文明世界的工業國家的中心裏面，他更以累進的力量而活動。

這個原因的許多重要活動，或許在任何地方都不比在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可被看得更透，因從他的比較孤獨的地位上，他已然造成了一個特殊的界線分明的社會。

在最近十年內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以工業的活動顯著於世，直到幾近他的終了時候，這種工業的活動與當着戰爭和南方諸埠被封鎖，結果成爲工業的解體和交易的停頓被人注意的時候，其在北部諸州（Northern States）裏面，實則是在全文明世界裏面，所表現的工業的蓬勃之象一樣。這種活動的現象不能歸功於通貨之激增，或中央政府之浪費，在東部諸州裏面，這種同時期的比較活動的現象，嗣後即被人歸功於此二事；因爲，不顧法償紙幣的法律怎樣，這太平洋沿岸（Pacific Ocean）總是固執使用一種硬幣，而聯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的賦稅所收入的實比他所在聯邦費用中所還出的多得多。他只能歸功於通常的原因，因爲沙金之採取雖然下降，然因內華達（Nevada）之銀鑛開發，小麥和羊毛在出口貿易表上正起而代替黃金的位置，又那日往上增的人口和生產交易方法之改進，總是穩定的增加勞動的效率。

土地價值之穩定的騰貴隨着物質的進步而進步。這種穩定的騰貴產生一種投機的騰貴，他

以鐵道之紀元在各方面提高土地的價值。如果加里佛尼亞的人口，當着這條既長且費兼爲熱症所常蒞臨的伊斯馬斯 (Isthmus) 的路程，方爲他與大西洋諸州 (Atlantic States) 的交通上的重要之具的時候，都是穩定的日往上進，那末，當着那條能把紐約 (New York) 港和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灣的交通縮短在七日的安適旅行之內的大道被人打開的時候，又當着這州自己裏面的火車代替了公共馬車和貨車的時候，他必尙有巨大的增加，人多以爲如斯。這種當會如此增加的希望的土地價值的增高，預先便被貼現了。在舊金山 邊境上的地區騰貴百分之百和千，又耕地則被佔據並且高擡市價，無論在什麼方向，凡爲一個移民大概欲去之地都是這種現象。

但所預料的移民的進入並未成爲事實。勞動和資本不能付給土地恁多的代價而有良好的報酬。生產受其阻礙雖非絕對，至少亦係相對。橫過北美大陸的鐵道快要成功之際，不但工業不往上勃興，又恐慌的徵兆漸漸開始表現；而當着他被完成了的時候，接着一個勃興的時期便來一個萎縮的時期，直到現在尙未完全恢復原狀，在此期中，工資和利息穩定的往下低落。凡經我所稱做的實際的地租線，或耕種的限界，（等於穩進的改良和人口的增加使他繼續上進，雖他比較無此

二事之時進行較慢，) 以此日近投機的地租線，但在進步社會中這種在土地價值中維持投機的騰貴的保守性，則是人所咸知的事。(註二)

卻說，在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所經過的事實在合衆國的每一進步的區域裏面已是經過了的。無論在什麼地方鐵道被人修造成功，或被計畫就緒，土地總是事先便被霸佔，而所有的改良的利益均被折短在增添的土地價值內。在地租裏面的這種投機的騰貴於是超過常規的騰貴，因此之故，生產遂受阻挫，要求遂被減少，又勞働和資本遂從與土地有直接關係的職業之上，退轉回來，而以堆積在那土地的價是比較不易看出的因素之職業上。因此之故，鐵道的激劇擴充與隨着來的產業衰敗有關係。

又凡在合衆國所進行的經過，在所有的進步的世界裏面亦以較大或較少的顯明的程度而有同樣的經過。無論在什麼地方，土地的價值已然穩定的隨着物質的進步而增加，並且無論在什麼地方，這種增加都引起了一種投機的騰貴。這個根本原因的撞擊力不僅從本聯合國的新的區域衝到舊的區域，從合衆國衝到歐洲，且無論什麼地方，他都在那兒起作用。因此之故，一種世界大

的工商業的恐慌，乃係來自一種世界大的物質的進步。

在把這些工產的恐慌歸咎於在地租或在土地價值裏面的這種投機的騰貴，以爲他的根本原因，似覺把有一件事忽略了。如此一種原因的活動，雖然可以是快的，但必是累進的——好像一種壓力，不像一種打擊。但是這些工業的恐慌覺得是突如其來的——他們在開始的時候，便具有急病的特性，隨着便是一種比較的昏睡，恍如精力枯竭之象。萬事覺得進行如常，商業和工業興盛和展進，此時忽然來了一種震盪，恍如青天霹靂一樣——一個銀行關門，一大製造家或商人失敗，又如一種打擊已然震徹了工業組織的全部，失敗接着失敗，又無論在何方面，工人多被解僱，又資本退縮，但求沒有利潤的安全。

讓我來解釋我於此點所想的道理：但欲做這樣的工作，我們必須考慮交易所以成功的狀態，因爲交易是使形形色色的工業聯成相互關係和相互依靠的組織。使相距很遠的空間和時間的生產人彼此發生交易，必有大量的貨物在貨棧中或轉運上，我在上文已經解釋過資本功用除供給器具和種籽外，此項作用我視做資本的功用，這些交易是，或許不得不如是，大部成就在信用制

度上——換句話說，即當報酬尚未向彼方接到的時候，此方便須墊付出去。

卻說，不必坐着去追問這些原因，這些預付的事情，在原理上總是從組織最高和最後發達的工業到更基本的工業。例如西岸的阿非利加洲（West Coast Africa），凡以棕樹油和椰子交易美麗的棉布和北明翰（Birmingham）偶像的人立即得到他的益利；反之，英格蘭的商人在他得到他的利益以前，很早便須墊付他的商貨出去。農人一經收穫，能穀出買他的收成，並賣現錢；大製造家必有大批成貨，送給很遠的經紀人，又普通都是先期出賣後期收錢。由此觀之，因為墊給和信用，普通都是從我們所謂後起的工業到我們所謂為基本的工業，所以凡一從後者發生之生產的阻礙當不立即在前者之上表現。墊給和信用造成宛如一種有彈力的連結，在斷了以前他有相當的讓步，但是當他斷了的時候，則是斷於瞬息。

或以別的方法說明我的意義：基在（Gizel）的尖塔是磚瓦一層層的造成功的，這個底下的一層，自然撐持所有其餘的各層。如果我們能用某種的方法，漸漸將他的底層收縮，最初尖塔頂上的一部必且尚能一時維繫，但嗣後地心的吸力戰勝了物質的黏力，當不是慢慢的和規則的降下

來的，而必是立刻墜下，撞成塊碎。現在產業的組織可以比之於尖塔。在社會進展的一定階段裏面，究竟各種的工業以什麼比例彼此結合呢？這自然是很難說或是不能說的，但是那裏卻有一種比例，正如印字工人的活字，他在各種字體之間都有一定的比例一樣，這是顯而可見的事。每一工業的樣式，因為他是被分工發展出來的，所以都是從其他的工業發源而來的，或以其他的工業為根據，孑然高聳於外，但所有的工業最後都是倚靠土地；因為沒有土地，勞動便無用力之地，正如一人在空虛無物的空間內不能有所作為一樣。彼此說明切合進步國家的境地，試想有一尖塔是為重壓的層次所組織而成的——這個全部常常長進和擴大。試想挨着地面這一層的成長受阻礙了。其他的層次在一個時候繼續往前擴大——在事實上，在此頃刻的時候，這種趨勢定當加快擴大的速度，因為這種活動的力量既然不許他在挨着地面的一層活動，他必力求在那些上層裏面去找出路——直到最後，上重下輕失其均勢，全部尖塔立時崩潰。

工業恐慌中所常表現的，恍若急病的重要原因和大概趨勢，他在近代的社會生活裏面，已成一種顯著的標誌。我想現在是以此而解釋清楚了。又讀者切請記着我們去尋求的，抑或在事實上

我們所能尋求得很正確的，只是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和大概趨勢。政治經濟學所能研究並須去研究的只是普通的趨勢。這種支節的力量是如此繁多，原動和反動如此其複雜，所以這個現象的確性質是不能預測的。我們知道樹身被人斬斷定歸傾倒，但樹幹究往那一方面傾倒呢？樹枝的伸張，斬伐的衝擊，風的方向和力量，又即小鳥輕落於一枝，或一個受驚的松鼠從此一大樹枝跳到彼一大樹枝的震動，都有他的勢力和力量在內。人皆知，謾罵之語可以激起吾人胸中的忿恨，但是這種忿恨有好大並以什麼狀態暴露於外，當必統觀人的全體構造和他的今昔的境遇。

我所用來說明這些工業衰敗的原因和解釋這些工業恐慌的要點的理論，與在流行的財富分配的理論裏面這些用來說明他們的自相矛盾的或互相衝突的理論，是顯然有區別的。在地租和土地價值內有種投機的騰貴，如出一轍的走在每次工業恐慌時期的前面，到處都可看見。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凡研究勞働土地間的關係的人都看得見。

現在工業的恐慌正進行他自己的路線，一種新的均衡的狀態正依上文所說的方法又成立了，他的結果當為另一個比較活動的時季，可已在合衆國內表現。這個常規的地租線和投機的地

租線常被下述的這些經濟變動使爲一致：(1)投機的土地價值的下落，此在重要城市中在地租的減小和不動產的價值的縮小裏面，顯而易見。(2)勞動的增益的效率，此由人口的增加和新發明的利用而來，在他們內中有些有如蒸汽之使用這麼重要，我們似覺便要得到。(3)工資和利息的日常標準的降低，在利息方面，如被政府借款交涉所表明的百分之四；在工資方面，實太白，無須例述。當着均衡的狀態這麼再樹立的時候，新活潑的時期（送終在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最高點上）當即再至。(註二)但是工資和利息當不能恢復他們的所失的地位。這些擺動或波浪也似的進動，他的純結果就是強迫工資和利息降到他們的最低度。這些臨時的和常到的恐慌，在事實上，正如在開宗明義第一章上所被注意到的一樣，但表現那隨着物質的進步以俱來的普通變動之強烈的現象。

(註一) 津貼問題和國民黨，一八七一 (The Subsidy Question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1871)

(註二) 在一個希望大的新國家內，不動產的投機的價格將如何被人維持乎，說起來真是駭人。我們通常聽着這一句話，「此間沒有不動產的市場；什麼價格你都賣之不出，」可是，同時，如果你要買他，除非你找着了「一位絕對的被迫着了要賣的人，你必付以當着投機極高之際所盛行的價格。因爲所有主相信土地的價值最後必然騰貴，苟能一息保存絕對不

肯賤賣。

(註三) 這是一年前寫的。現在(一八七九年七月)他是明顯了,正如上文之所預誌,新的活動的時期已然開始表現,又在紐約(New York)和芝加哥(Chicago)裏面不動產的價格已然開始恢復。

第二章 在財富日增之中貧困的繼續發生

這個大問題,(工業恐慌的循環節季只是他的特殊表現)我想,現在是完全解決了,又此在全世界上驚動了慈善家,統昏了政治家,又以無限的奧霧疑雲籠罩着即此最近步的種族的將來,又把我們所慣愛喚做進步的真正的和最後的目的弄得莫名其妙的這個社會現象,現在是被說明了。

爲什麼生產的力量如此進步,工資反有降到那僅足令人維持生活的最低限度的趨勢呢?這個理由是,生產的力量雖然增加,但地租增加的比例更快,由是而產生了一種壓下工資的常定的趨勢。

無論在任何方面，舉凡文化進步的直接趨勢，都是增加人的勞働滿足欲望的力量——永絕貧困，消除不足，和消除不足的恐懼。所有的進步的恩澤，所有的進步社會所歧求的恩澤均在他的勢力範圍內，改良物質的（而結果是智慧和道德的）狀態，以爲他們的直接的和自然的結果。人口的增進，交易的加多和擴大，科學的發明，發明的進路，教育的普及，政治的進步，風尚的改良，如把他們視爲物質的力量，均有增加勞働生產力的直接趨勢——不是某種的勞働而是所有的勞働；不是在工業的某幾部份裏面，而是在工業的各部裏面；因爲在社會中財富生產的公律乃是『一而概百，百而概一』的公律。

但是進步的文化，這麼給與人類的恩澤，卻非勞働所能收獲，因爲他們已被攔路搶劫去了。土地是勞働所必需的，但被化爲私有，所以每一勞働生產力的增加，均被增加到地租去了——勞働爲了獲得利用地力的機會，這種代價必須支付。所有的以進步的進程所獲得的好處都被土地所有者賺去了，工資不會增加。工資不能增加；因爲勞働的報酬越多，則勞働對於他所借以獲得此種報酬的機會所支付的代價越多。僅以一個勞働者的資格，對於生產能力的普遍進步沒有什麼利

益，恰如古巴（Cuba）的奴隸對於白糖的漲價沒有什麼利益一樣。正因糖價的騰貴以能引誘主人趕他得更厲害，可使奴隸的狀態更壞，所以自由勞動者的境地，可被他的勞動生產力之增加，積極的和相對的都弄得更壞。因為投機的趨勢係因地租的繼續騰貴而產生，這種趨勢又把地租推着更往前進，致將將來的改良的效果先取了一部份去了，由是而有將工資降到奴隸工資的趨勢，但常態的地租之騰貴尚不至於發生此種現象。

在生產的能力裏面所有進步的利益由是而被掠奪去了，勞動易受文化進步的壞處而不能分享他的好處，並有降低自由勞動者的地位，使到不可救藥的和不及格的奴隸狀態的趨勢。

因為所有的伴着文明進步以俱來的增加生產力的改良，均必需要一種更細密的分工，又勞動者全部的效率的增加，乃係犧牲各部的獨立的性質的結果。即供給最普通的欲望所需用的各種程序，其為個別勞動者所得到的知識和技能，亦只係他們內中的極微細的一部份。一個生番部落的勞動產物的總量雖然少，但每人尚有一種獨立的生活。他能殼建造他自己的住所，刻釘他自己的木船，裁縫他自己的衣服，製造他自己的武器、羅網、器具、裝飾。他有為他的部落所有的自然的

全部知識——知道什麼植物宜於食料，又何處可以將他們發現；知道獸鳥魚蟲的習慣和他們的常遊之地；能穀以日星，以樹花，來做他自己行動的指標；總括來說，能穀滿足所有他自己的欲望。他可以與他的夥伴分開，但是仍能爲生，因為他有一種獨立的權力，使他能以一種自由締約人的資格，與他所處的社會發生關係。

以文明社會中處境最壞的勞働者與此生番比較，很可看出前者的生命僅用以製造一物，尤其普通的，是僅用以製造一物之中的極微細的部份，這些部份是那組成社會財富之物和僅用以供給最簡單的欲望之物的極細微的部份；他不但不能製造工作所需的器具，亦且常以他所不能有並永沒有有的希望的器具而工作。他所作的工作更緊張更繼續，然所得不比生番多，——僅是生命的必需之物——但他卻無生番的獨立。他不但不能使用他自己的所有力量，直接去滿足他自己的需要，且無其他許多的人的協力，他亦不能使用他們去間接的滿足他的欲望。在生產人和消費人的練子上，他只是內中的一圈，如果他們不動，他便沒法離開和移動。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壞了；他倚靠社會的成份愈多；他愈不能替他自己作東西。他那用以滿足他的欲望的勞働的力量，

已然不受他自己的節制，而可被他人的行動把他取開或恢復，正如太陽系之轉動，非他（指勞働者）的勢力所能及而爲客觀的原因所支配。這種根本的禍害被人視爲一種恩惠，人所想的，說的，喧嚷的，和立法的，都似以爲單調的筋肉勞働自己是善不是惡，是目的不是方法。在這種情境之下，人失掉人的重要的性質——神也似的改變和操縱處境的能力。他變成了奴隸，機械和商貨——一種在有些地方比獸還不如的東西。

我不是盲目的野蠻狀態的贊美者。我的觀念不是從盧梭（Rousseau），謝多勃良（Chateaubriand），或庫柏（Cooper）所得的天真爛漫的自然兒的觀念。我知道他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貧乏，他的卑下和狹窄的生存之地。我相信文明不但是人的自然的幸運，他且是人的所有的力量的解放，進步，和精緻的狀態，我想他只有在這種狀態裏面，纔可引人妬羨反芻的牛，而人則只有被文明解放之後，纔會望着野蠻狀態而悔恨。但是固然，我想沒有一位睜開眼睛去看事實的人能設反對這個結論，即在我們的文明的中心裏面，大部份的階級都非真正的野蠻人所願出價去買的。我的堅決的意見是，如果一人站在入生命之門的門限上，讓他去選擇德爾佛伊哥（*Tierra del*

Fuego的生命，澳大利亞（Australia）的黑奴的生命，北寒帶（Arctic Circle）的厄斯快馬克（Esquimaux）的生命，或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如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裏面的最下層階級的生命，他會去選擇一生番的命運使他得到無限的更好的命運。因為這些居於財富之中而身受不足之苦的階級，舉凡生番所有的苦惱，他們都嘗遍了，然而他的身體自由之感則無有也；他們被人譴定要受比較生番尚不如的狹隘和渺少，然而他的發揚樸素品德之機會，他們則皆不能得到；如果他們的視線擴大，但只見着許多為他們所不能享受的福利。

有的人或許以為我的話說的大過分了，只因未曾身歷其苦，故不了解那些屈伏於現代文明鐵蹄下的階級真實處境。正如德托克維爾（De Toqueville）在他寫給斯味欽（Mme Swetchine）的一封信上所說：「無論何種過惡，如果他所經過的時間越長，則他對此身受之人便是越變越大，同時旁觀的人對他便覺越變越少，這種過惡，我們因習慣了貧乏的苦惱，遂至不覺他是過惡了。」在現在的城市裏面，貧窮的階級和犯罪的階級到處存在，青年的女孩靠縫紉謀生活，橫身冷的抖顫，破衣赤足的小孩在街道裏面做家，然而金錢則照例的聚斂攏來，送遣教士於異教徒，送遣教士

於異教徒！如果不是這樣悲慘，人當覺其可笑了。巴力（Baal）不再伸出他的可怕的、鬍鬚的膀臂，但在基督教的土地上，母親爲了安葬費而殺死他們的幼稚的兒童。從記載生番生活的信史中，如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的公式文件裏面，在衛生委員會的報告和研究貧勞的調查裏面所發現的這種描寫卑賤的記載！我欲究詰其確實性。

我所提掇的這點簡單的學理，（如果他能殼叫做一種只在認識最顯明的關係的學理）說明了爲什麼貧窮與殷富，低工資和高生產能力，連在一道發現，爲什麼在光明之中有黑暗，在政治自由之中有奴隸狀態。他調和了如果捨了這種學理便覺煩難的事實，乃因他是從一個普遍的和真實的公律所流演下來的結果，他找着了如果沒有了他便覺複雜和矛盾的現象其間所存在的關係和連絡。他解釋了爲什麼利息和工資新國比舊國爲高，雖然平均的產量與積合的產量均低。他解釋了爲什麼增加勞動與資本的各種改良既不能增加利息又不能增加工資。他解釋了普通所謂資本與勞力之間的衝突，同時證明了他倆之間的利害的一致。他推翻了保護貿易的最後一寸的地盤，同時又指出了爲什麼自由貿易不能永遠有利於工人階級。他解釋了爲什麼不足與殷

富同進步，而財富的總量則有日增月進的趨勢。他解釋了工業的按期而至的循環恐慌，但不求助於過度生產或過度消費的妄論。他解釋了可以生產的人的大多數的失業，毀滅了進步社會的生產力，而沒有這種謬誤的假定，這種假定不是說工作的機會太少，即是說做工的人太少。他解釋了機械發明後對於勞動階級的不良影響，但不否認機械使用的自然益利。他解釋了在繁密人口中的罪惡和愁苦，但不把此緣於人的淺見和自私的天性的缺陷歸咎於「至大無外」，「至公無我」的公例。

這些解釋與所有的事實相符合。

放眼去看今日的世界。在這些情勢懸異的國家裏面——政治、工業、關稅、貨幣彼此最不一致——你當發現在工人階級中的苦痛；但在財富的中心中，凡你所能發現苦痛與孤獨的地方，你當發現土地被人獨佔；土地不復視爲全民的共有財產，但被處置爲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因勞動去使用他，故他大部份的收入都是從勞動收入中敲索而得。放眼去看今日的世界，把各自不同的國家相互比較，你當發現工資之高或低，與勞動的生產力和資本之豐富無關；但他卻無不建築在地租

之多寡上，亦即建築在土地獨佔人向勞働的收入所苛索的貢獻之多寡上。新的國家財富之總量少，土地之價值賤，但比諸財富多而土地貴的國家，豈不是舉世皆知是對於勞働階級更有益利的國家嗎？凡地價相對低的地方，豈不是工資相對高的地方嗎？而地價高的地方豈不是你所發現的工資低的地方嗎？貧困隨着土地價值之增高而日深，又貧困主義亦隨之而發現。在新的殖民地裏面，該地的價值甚賤，但你不會找着「叫化」又不平等的狀態亦是很小的。在大的城市裏面，土地如此之貴，致以呎度計算，但你卻會發現極端的貧困和奢侈。在社會等級的兩極端之間所存在這種不平等的狀態，可常以土地的價格來權量。紐約的土地，比較舊金山的土地的價值更大；而在紐約裏面，舊金山人可以看見使人驚駭的污濁和卑賤。倫敦的土地比較紐約更有價值；而在倫敦裏面的污濁和卑賤亦比紐約爲壞。

在不同時間裏面去比較同一的國家，這種同一的關係亦是顯而易見。哈蘭 (Holland) 經了許多調查的結果說，他是信服英格蘭在中古時代的筋肉勞働的工資比較現在還高。不問他所說的是真的或是假的，他們總不比現在好少。在勞働效率裏面的偉大進步，即在農業裏面亦認爲是

百分之七百或八百，在工業裏面幾乎不能計算，但他們都被收在地租裏面去了。依據教授羅哲爾（Professor Rogers）的意見，在英格蘭的農地上的地租，如以金錢計算，比之五百年前，增加了一百二十倍，如以小麥的價值計算增加了十四倍；但建築的土地和礦物的土地的地租這個增加尚且更大。依據福塞特（Fawcett）的估計，英格蘭土地的價值（即已經資本化的租價）現在達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或二一、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換句話說，幾千的英格蘭人民所押收的其餘的人的勞働之價值，如以一八六〇年的南方奴隸的平均價格計算，等於她的全人口的兩倍，假令都是奴隸的話。

在比利時（Belgium）和法蘭德斯（Flanders），在法蘭西（France）和德意志（Germany），農地的地租和賣價在最後這三十年內已然增加了一倍。（註一）總括來說，生產所增的力量到處都增加在土地的價值裏面；沒有一個地方是增加在勞働的價值裏面；因為實際的工資雖然在有些地方已然增加了一些，但是這種增加明明白白的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在更多的地方他們已然下落——換句話說，在他已然對於他們有下落的可能地方——因為那兒有一最低的限界，過

了這個限界勞動者便不能保持他們的原有人數。又無論在什麼地方，工資，視同生產物的一種比例，已然下降了。

在十四世紀的時候，英格蘭的工資確因黑瘟病之流行而漲高可在這些地主想以法律取締工資的努力裏面見之。人口沒有什麼增加，同時並有驚人的減少，結果至減少了勞動的效力，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土地的競爭的減少更且減少地租，又工資膨脹的恁厲害，致以武力與刑律來把他們壓下。與此相反的結果，在英格蘭裏面跟着亨利八世（Henry VIII）王朝土地之獨佔而來，到其一爲公地之圈圍，其二便是在這些龜奴和寄生物裏面瓜分教堂的土地，他們因是而得蔚成大家。這個結果與因土地價值的騰貴而所致之結果一樣。依據馬爾薩斯（Malthus）（他在他的政治經濟裏面說明了這件事實，並不涉及土地保有法），在亨利七世的時候半斗麥僅以一日的普通勞動便可買得，在依利薩伯（Elizabeth）的後半世，半斗麥可買二日的普通勞動。我幾不能信，工資之減少能降到這種大的程度；但是普通的工資卻是降低了，又在勞動階級裏面的大苦大難，則可從壯健的遊民的悲嘆中和用以鎮壓他們的法律裏面尋着確鑿的證據。土地的迅

速的被人霸佔，投機的地租線被人帶過通常的地租線，產生遊民和乞丐，正如在合衆國裏面，類似的原因所發生的類似的效果一樣。

休拉丁麥 (Hugh Latimer) 說：『從前租二十鎊或四十鎊一年的土地，現在租五十鎊或一百鎊。我的父親是位農夫，他自己沒有土地；他僅有一個租來的田土，每年至多租金三鎊或四鎊，於此之上，他耕種恁大的部份，致用男人六位。他須照料一百頭羊，我的母親取三十個牛的奶；他是有能力的，他自己和他的馬確會替國王效勞，當他達到這個地步應當領受國王的工資的時候。他送我讀書；他嫁我的姊妹每人五磅裝奩；他以敬畏上帝之心把他們養大成。他常款待他的隣居，又以某種恩惠施給貧民。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從這塊田地出來，可是這塊同樣的田地他現在要付十六鎊地租或更多一年，他不復能替他的皇子，替他自己，替他的兒女效勞，亦不能以杯水施貧民。』

謨耳 (Sir Thomas More) 當說到小佃農之被排斥，是地租騰貴的特質的時候，他說：『這些窮而可憐的人，男人，婦人，鰥夫，孤兒，寡婦，父母帶着小孩，需要之財多過供給的家長，所有這些的因地租之騰貴而迫着去離開他們的故土，而不知往何處地方去呵。』

從拉丁麥 (Latimer) 和 謨耳 (Mores) 的瞎話中——從那位在牛津 (Oxford) 的火刑柱的烈焰裏面大聲吶喊着『學人呀！利特理院長！』 (Master Ridley) 的剛毅的精神中，和從他那為富貴所不能淫，又為施刑者的斧鉞所不能辱的強而美的態度中，只培養出許許多多的強盜和流氓，犯罪和貧困的羣衆，他們實消損了英格蘭薔薇花的內心的花瓣和腐蝕了他的花根。

但此如引歷史的例證來說明這個引力的現象一樣。這個原則是同樣的普遍而且明白。地租必然減削工資，這個道理非常明白，正如減數越大餘數越少一樣。地租確在減削工資，無論何人，無論住在何地，只消睜開眼珠便能見之。

一八四九年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和一八五二年澳大利亞的工資之得提高的原因，並非不可思議。他是在那沒有被人佔據的土地上（亦即勞動所得自由使用的土地上）的沙金鑛層的發現，結果舊金山酒店的廚子每月漲到五百金元的工資，結果港灣裏面的船隻，因為沒有職員和水手眼看逐漸腐朽，卒到最後船主答應支付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奇高的薪金。如果這些金鑛是在已然被人佔據的土地上，如果他們立刻便被獨佔以待地租之往上騰貴，則是當日之漲

價者絕非工資而係土地的價值了。科馬斯圖克河 (Comstock) 比較這個金礦還更豐富，但是科馬斯圖克河已然被人獨佔了，僅以鑛夫聯合會 (Miners Association) 之堅強組織和他們所可損害鑛主的危險性，方能獲得四枚金元一日，以補償他們自己在地下兩千英尺深的地方熬煎自己的身軀，又此間所吸的空氣尚須由上面排進。科馬斯圖克河 (Comstock) 的財富盡增加在地租裏面去了。這些金鑛的賣價漲到幾百個百萬，他悉造成了個人的財產，他們每月的收入只能以幾十萬為單位而計算，雖然不是以百萬計。又在加里佛尼亞使工資從曩昔所到的最高度迎頭降低下來，幾乎與東部諸州 (Eastern States) 的工資率一致並且還在減削他們的原因，亦沒有什麼神祕的意味在內。這勞動的生產力正如我上文所說，不但沒有往下減少並且往上增漲；但是在他所生產的財貨裏面，勞動現在須得支付地租。當着河床之上的金鑛已然枯竭的時候，勞動必得乞靈於更深的鑛產和耕種的土地，但因這些土地早已允許被人獨佔，故皆跑到舊金山的街上來尋找什麼工作都成的工作——因為自然的機會現在不是勞動所可自由使用的了。

這個真理，自足於內無待於外。試把這個問題獻給於凡能組織系統思想的人之前：

假定在英格蘭海峽 (English Channel) 或德意志洋 (German Ocean) 裏面，忽然聳出了一片無人的土地，可供無限量的勞働在此採取十先令一日的工資之用，又假定這片土地永遠不許據爲私有，並永遠對於勞働公開，正如昔日在英格蘭的土壤上佔了恁大一塊地面的公地一樣。試問在英格蘭裏面他所及於工資的理想怎樣。

他必立即告訴你說英格蘭的工資必然立即增加到十先令一日。

又答覆另外的一個問題，『在地租上之影響如何？』他只略一思索必然回答你說，地租必然降低；如果他想着了，第二步他必告訴你說，所有這種影響之發生，並不致於把英格蘭的勞働大部份引到新的自然機會上，或引到那與現在有許多地方不同的工業的方向和形式上；只有那一種的生產對於勞働和地主所得的總產量都比在現在的新的機會上勞働所能獲得之物更少者，須要解體。工資的提高必然犧牲地租。

請現在這一位人或另外的一人——頑固的商人，他沒有主義，但知賺錢之道的人來談話。告訴他說：「此地有一小村落，十年之後定成一大城市——在十年之內，鐵道必來代替馬車，電燈代

替蠟燭；又有許許多多的機械和改良倍增了勞動的有效的能力。在十年之時，利息要增高嗎？」

他必答應你說：「不！」

普通勞動的工資會增加嗎？沒有資產但有勞動的人生活的獨立更容易嗎？

他必答應你說：「不，普通勞動的工資不會加多；在他方面，低落的機會更多；沒有資產，但有勞動的人謀求獨立的生活不會更且容易；這些機會反是更不容易。」

「然則，什麼要增加呢？」

「地租；土地的價值。去，自己去置一塊地來把持住。」

如果在這種情境裏面，你依他的忠告，則你以後便一樣也無須幹。你儘管坐下和抽你的大煙斗；你可以睡着百事不問，正如那不勒斯（Naples）的乞丐和墨西哥（Mexico）的癩人一樣；你可以乘着輕氣球上天，或鑿穴而入於地；無須作一擊的工作，來在社會之內添入絲毫的財富，十年之後你當致富！在這新的城市裏面，你便可以有一所繁華的府第；但在這個城市的公共建築裏面，亦宜有所濟貧院。

所有我們的長期的研究，只使我們得到這點單簡的真理；因為土地在財富的生產中是勞動之使用所必不可缺的工具，因為操縱勞動所必需的土地便是操縱勞動所有的成果，而只以內中斯須之量養活勞動。我們好像正打進在敵人的國家裏面，於此之間，每一脚步必立穩當，每一地勢必須防衛，每一小道必加搜索；因為這點簡單的真理，在用以解釋社會和政治的問題方面，大多數的人都沒看見，半因他的本身太簡單，又一大半乃因思想上所佈滿的荒謬和錯誤的習慣，以致處處使人走入迷路，而不知有用以解釋威逼文明社會的罪惡的光明大道。在這些工於矛盾的和工於惑人的學理的背後，便是一種活動的，有力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問是政治的方式不是，老在那裏製造法律和操縱輿論——這便是大而重的金錢利益的力量。

但是這個道理簡明得很，只消見過一次，便永遠要承認他是。那裏是些圖畫，雖然看了一遍又一遍，但他們只顯露出一團混亂而無秩序的線球，或匝線的裝飾物——一片風景、林樹，或如他們之類的東西——直待一次注意到這件事情，知道這些東西是做成一張臉的或一個人的。這個關係一旦承認之後，便永遠不會含混。這件事情也是如此。以此真理為觀點，所有社會的事實都把他

們自己排列在一種有秩序的關係裏面，又此最複雜的現象都是從一個大原則來的。我們對於文化的不平均的發達的解釋，既不是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裏面，亦不是在人口過多食料過少的困難裏面可以發現。這個財富分配的不平均最大原因，是在土地所有權的不平均裏面。土地所有權是件基本的事情，他最後決定一個國民的社會、政治，又且連到知識和道德的狀況。又他必是如此。因為土地是人的住所，是人在他之上取其所需的貨棧，是人的勞動爲了供給他的欲望起見所必需的原料；即海中的生產物所享受的太陽光，所利用的任一自然的力量，如不使用土地，則他的產物都是不能取得的。我們生在土地上，活在土地上，死在土地上，——土壤上的兒孩與園地上的草葉或花朵一樣。把人與屬於土地的東西分離，他只是一種無所附麗的精神。物質的進步不能使我們不依靠土地；他但補足我們在土地上生產財富的力量；因此之故，當着土地被人獨佔的時候，他雖進而至於無限亦不能增加工資，或改進那些只有勞動的人的狀態。他只增加土地的價值和土地私有所生出的力量。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所有的國民之中，土地的私有都是顯貴、富裕和權力的基礎。正如幾時代前，婆羅門 (Brahmins) 所說，——

無論在什麼時候，土地屬於那位，他的鮮果便屬於那位。白的傘和象驕傲得如似瘋狂，他們都是地產權的樹花兒。

(註一) 土地租借的制度係哥布登俱樂部 (Godden Club) 出版。

第六編 解決的方法

第一章 時下所倡導的諸救濟方法的不適當

當我們於財富日增之中追尋貧困日深的根本原因之時，我們已然發現了救濟他的方法；但在討論本題的這個部份以前，頂好是去評閱時下所信託的或所倡導的主義和救濟他的策畫。至於我們的結論所指示的這個救濟的方策，則是激烈的和簡單的——激烈到這樣的一種程度即凡比他略為溫和的方法，只要還保留着半點的效力，我們都絕不會對他加以公平的考慮；簡單到這樣的一種程度，除非比他更複雜的方法的效果都被估量過了，我們必定不會去注意他的真正

的效力和美備。

時下的文字和論辨所提出的，多少的被人信任或倡導的，用來解除民間的貧困和痛苦的主義和方法可以分做六類。我不是說我們果有許多的學派，但只是說，爲了我們研究的目的，凡屬流行的意見和被人倡導的方法，均可如是的分爲六類以便評判。這些救濟的方法，即我們爲了便利和清楚起見所當把他來分開討論的救濟的方法，常常混合在思潮裏面。

現在有許多的人還保持着一種慰安的信念，即物質的進步最後必然消滅貧困，還有許多人則視對於人口的預防制限，是一最有效的方法，但是這些方法的謬妄早已指摘明白。讓我們現在來考慮現在所希望的六事：

- (1) 政府更節省。
- (2) 工人階級施行更好的教育，使他們均能以勤儉爲本。
- (3) 工人團結攏來以圖增高工資。
- (4) 勞動和資本的合作。

(5) 政府的指導和干涉。

(6) 土地的更普遍的分配。

在這六個題目之下，我想我們可以提綱挈領的去批評所有各種的，唯不涉及我所行將提議的這個簡單的但卻是澈底的用以救濟社會疾苦的希望和提案了。

(一) 政府更節省

在最近數年以前，美國人和歐洲的自由黨徒均相信舊世界的被壓迫的民衆的貧困，是由貴族的和專制的制度所致。但是這種信仰，自從在共和制度的合衆國裏面也發現了該種盛行於歐洲的同性質的，雖然不是同程度的，社會病痛之後，便即煙消雲散。但是社會的病痛大半仍歸咎於現在政府所課於人民的負擔太重——大借款、海陸軍的設備、人民的元首和專制的君主，他們無一不是以浩費爲特質，特別是大城市的行政的特質。在這些負擔而外，於合衆國內尚有存於保護關稅之內的劫掠制度，這種制度凡政府倘欲收入二角五分於國庫，即須徵收一元，而於消費人的荷包中也許要被取出四元或五元。由此言之，政府的重稅和下層階級的苦痛之間好像有種顯明

的關係，又以此種浮面的見解爲根據，自然會有這種假定：卽如縮減這種無須徵收的巨大的負擔，當能使最貧的階級更容易得到生活。但以前此所發明的經濟的原則去觀察，並不能指出他會發生這種結果。縮減取自社會總產量中的數量，當僅等於純生產力的增加。其於增加勞動生產力的影響，恰如人口的密度和技術的改良所及於勞動的影響一樣。既然在彼一情境裏面所增加的利益均必以地租的形式歸着於土地所有人，則是在此一情境內的利益亦必不有例外的。

英格蘭的勞動和資本的生產量，現在用來撐持浩大的國債負擔、國立教堂、浩費的皇室、領薪不做事的官僚、大海陸軍。假令這些債賬不算，教堂不要，皇王的家族讓他自己去找吃，冗員裁汰，海陸軍人解職，戰艦出賣，則是賦稅的輕減必可能了。由此而在生產的各方之中，他們所去分配的純生產量必有一種增加。但是這種增加必僅等於在長時期中因技術的改良而所逐漸造成的增加，尙趕不上在最近二十或三十年內由蒸汽和機械之力所造成的增加之大。然以這些的增加物尙且不能消滅貧困，而僅增加地租，則是減輕賦稅的結果亦必如此。英格蘭的地主必獲取這個全體的利益。我一點也不否認，如果上面所提議這些事情能設立刻實現，且無革命的破壞和費用，此時

最下層階級的狀態必有暫時的改進；但是這種迅速而平和的改良明明白白的不可能。並且這些臨時的改進，宛如在合衆國內我們所見着的歷程一樣，最後必以此而通被併吞在土地價值內。

因此之故，在合衆國內，如果我們把公共費用縮減到最低度，末後然後徵稅來應付他，這種利益定然不比鐵道事業所造成的益利更大。此時從全體上說，在人民手中固必增加許多的財富，正如鐵道替國民增加許多財富一樣，但這增加的財富，仍將靜聽這個同一的無情的公律去主持他的分配。由是而那些單靠他們的勞働以爲生活的人的狀態，最後亦沒有什麼被他改良。

現在這一種觀念普及到了——或，寧是開始在普及到了——民衆裏面，而造成了楚歌四逼的北美共和國的政治困難之一。但那些無產勞働者，尤其是城中的無產階級——並不注意政府的浩費，而在許多地方，且愛把他視爲一件『供給僱傭機會』或『使金錢流通市面』的好事。特威得 (Tweed) (昔日之搶劫紐約城，恰如一個土匪頭敲率一個降城的錢財) 又他乃是奪取所有我們的城市的新土匪之一種，) 雖然他的賊行是兇猛的，並且他的賊物悉行化爲大金鋼鑽和奢侈的個人費用，但他卻尚得了大多數選民的擁護。當他被人控訴之後，他又勝利的被選入參議院；

又他後來雖是一個再經捕獲的逃犯，但他在由法院到監獄的路上尚常接受許多安慰和尊敬。他雖劫掠了幾百萬的公款，但無產階級覺得不是劫掠他們的。又政治經濟學上的論斷也說不是劫掠他們的。

讓我清清楚楚的受人了解。我不是說不希望政府節儉；我僅是說土地如老被人獨佔，即令縮減政府的費用也不會直接的影響到消滅貧困和增加工資上面。

雖然上文所說不錯，但我們即令唯一的訴諸無產階級的利害，我們的精力亦應當用來取消這些無須的費用。政府如果愈複雜愈奢侈，他的權力愈與人民隔離和獨立，又愈難以真正的公共政策訴諸人民解決。請注意合衆國的選舉——他們究竟在什麼基礎上呢？這個最緊要的問題逼人而來，但是在政治上的金錢數量如是之大，所牽涉的個人利害如此之寬，以致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很少被人去加以論究。平均美國的選民都是有偏見、黨見和某一種的共同觀念，但他對於政治上的根本問題之不深思，正如拖馬車的馬對於該項職業的盈餘利潤之不深思相等。如果所見不是這樣，則凡舊日之濫權當不能現尚存在，而新式之濫權亦不能有所增加了。凡傾向於把政府

化簡單和節省的，都傾向於把政府交給人民管理，又把真正重要的問題擺在最前。但是節省政費的自身並不能醫治和減少那由財富分配不均的固定趨勢所造成的罪過。

(二) 普及教育和養成更勤更儉的習慣

在享樂的階級之中又有一種普遍的老信仰，他說羣衆的貧苦是由他們的不勤不儉不智所致。這種信仰在一方面投合責任的意識，在他方面又以尊貴的觀念去阿諛他，恐在合衆國或在如合衆國之類的國家裏面更有勢力，因為合衆國的人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又因他的社會是新的，所以他裏面的階級之分化，比較在舊的國家裏面，即比較在那劃分階級的界線更久和更深的國家裏面，寧肯說是以個人爲分割的標準的不是以家族爲分割的標準的。那些會以過人的勤儉爲上進的起點的人，並且會以過人的智慧爲利用機會（註一）的工具的人，自然是會設想到那些現在尚猶貧困的人是由於他們缺乏這些品質。

但是，凡會服膺那些在前數章裏面所發明的財富分配的公律的人，定可看出這個觀念是謬誤的。這個謬誤的觀念恰似我們去說在一羣競爭的人的當中，每人都有奪獲錦標的機會一樣。說

某人有奪錦標的機會，這話煞是不錯，但說每人都有那就錯了。

因為，土地一旦獲得價值，工資便非勞動的真正結果或勞動的生產品了，正如上文所說，此時工資須靠除去地租之後所餘之量而決；又當土地悉被獨佔之際，無論在什麼地方，除了在最新開闢的社會裏面，地租必然把工資趕到恰穀收入最少的階級用以資生或營生殖的點上，於是工資便被降到由生活程度所確定的最低限度——換句話說，就是工人階級在習慣上所要求的最低的賴以支持他們的數量的必須品和便利品的數量。因為這是事實，所以勤奮、技能、節儉和智慧只能以他超越一般的平面的程度能設有利於他自己——正如在賽跑場中速度之有利於賽跑人，只在他能勝過他的敵手的速度那一點上。如果一個人作工更吃苦，或有比普通一般更好的才幹和智慧，他自然走在前面；但是如果勤勉、技能、或智慧的平均數更進一步，則較前此更勤勉多技能富智慧的人，也只能獲得同從前一樣的工資率，而能走在前面一步的人必須再要吃苦纔行。

無論那個個人，都可做佛蘭克林博士 (Dr. Franklin) 在當學徒和夥記的時候所決意奉行的素食主義的生活方法，從工資裏面節省金錢；又許多的窮家庭都可以學習佛蘭克林，當他

答應去充任開謨 (Keimer) 所立願去宣傳的新宗教的對於反對者的答辯人的時候，爲了限制開謨的食欲起見，向他所提出的便宜小菜，於以他的生活更容易，但是如果勞工階級普通都在這種方式裏面過生活，工資最後當必在比例上減少，又無論何人倘欲以節儉的手段上進，或以講節儉的方法減少貧困，尙當被逼迫着去想出一種更便宜的養命的程式。如果在現在的狀態裏面，美國的機械工人願意降低下來過支那人的生活程度，他們最後便必降低下來而到支那人的工資平面；或如果英格蘭的勞動者樂於吃穿孟加拉人的米飯和衣服，則在英格蘭和孟加拉的勞働立刻便必一樣的不值價。馬鈴薯之輸入愛爾蘭，原想使工人階級所得的工資超過他們生活的費用，於以改進貧苦階級的狀態。但所發生的結果是地租的增高和工資的降低，後來馬鈴薯的收成失敗，竟使那和享樂的程度已然降得很低，再降一步便是餓飯的人口飽受饑饉的蹂躪。

那末，如果工人工作的時間比較平均的工作時間更多，他定增加他的工資；但不能凡所有的人的工資均在這種方法裏面增加。那是最明白不過的。即在工作時間長的職業裏面的工資不比在工作時間短的地方更高；普通恰是相反的，每日工作時間愈長的勞働者更陷於不可救濟的地

位——因為他所用來照料和發展他的另外的工作能力的時間愈少，他的改變他的職業的能力或利用環境的能力愈小。同樣的這裏，舉凡得了他的妻室兒女的幫助的勞働者可以此而增加他的收入，但在勞働者的妻室和兒女習於去幫助他的工作的職業裏面，那是一件很明白的事，即全家所得的工資在平均數上當不能超過在一人獨自作工的職業裏面家長所得的工資。瑞士在製造鐘錶裏面的家庭勞働與美國的機械競爭廉價。紐約的製造烟捲的波希米亞人（Bohemian），他們在他們的窮賃宅的房間裏面，男人、婦人、小孩一塊操作，致把製造烟捲的工資減低下來，比較中國人在舊金山所正得的工資還低。

這些普遍的事實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模範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裏面，他們是完全被承認了的，可是在這些著作之中，他們乃是被人以馬爾薩斯的學說，即人口只能增加到足夠生存的界限的趨勢去解釋。這個真正的解釋，正如我所已然指出，乃是在地租減低工資的趨勢裏面。

關於教育的影響，特別的是值得說幾個字，因為現有一種盛行的傾向，即把教育的力量幾乎視同一種魔術的力量。卻說，在教人更有效的使用他的自然能力的程度內，教育所能做到的極有

限，並且我們所謂的教育大部對於這點是失敗了。我記起了一個小女孩在課堂上對於地理和天文都學得不錯，可是當她忽然發現她的母親後園裏面的地皮真是地球的表面時候，立即駭異不置，又如果你與他們談話，你當發現許多大學畢業生的大部份的智識，都是與這個小女孩的知識一類的。他們很少的思想比較從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更好，有時甚至不及他們呢。

有一位紳士曾在澳大利亞度了幾載，他深知土人的習慣（牧師布蕾斯得爾博士 Rev.

Dr. Bleasdale），當他舉了他們，在使用他們的武器裏面，在預測氣象的變動裏面，在捕捉最膽怯的禽鳥裏面的奇妙的技術而後，有一次他告訴我：『我想這是一件大錯，即把這些黑人看成沒有智識的。他們的智識實與我們的知識是不同的，然而在知識裏面，他們普通都比我們教育得好。他們在剛學走道的時候，便被教以使用小木標和其他的武器，教以觀察和判斷的方法，而當他們年紀略大能殼照顧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便完全能殼應用。』從他們的知識程度上說，他們煞是我所稱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等人物；反觀我們的這些青年朋輩已然有了所謂好機會，但至長大成人的時候，反而爲己爲人兩無能處，不覺要稱讚他們的知識比較我們進步。

這點不管他了，無論如何的說，現在的教育所實際企圖的或所應該企圖的目的物，知識，一直到他領導民衆和促成民衆發現和掃除財富分配不公的原因的時候，只能以增加勞動的有效的能力的原因影響工資。他有技術進步或工業進步的同一的效果。又他能使提高個人的工資只因他能使他的技能高過別人的技能。當着讀和寫是鮮見的時候教士的地位高，工資大，但是現在讀和寫的能力已然如此的普遍了，簡直沒有什麼利益可享。在中國人之中讀寫的能力好像是絕對普遍的，但中國的工資與最低的可能點一致。知識的普及除了使人不滿意這些逼着生產人過窮苦生活（當着不生產人則在驕奢淫佚的世界裏面優閒度日的時候，）的這些現實狀態而外，不能普遍的提高，或改進最下層階級的境遇——這些社會的「土臺」，這是一位南方的參議員叫他們的，必定與土壤連在一處，不問在此土臺之上的建築物可以修得好高大。勞動的效能的增加沒有能殼增加一般工資的，如果地租老是獨吞了全體的利益。這不僅是一種根據原理的演繹，他是已爲經驗所證明的事實。智識的增加和發明的進步已然屢屢的加增勞動的效能，但未增加工資，在英格蘭有一百萬貧民。在合衆國一方面救貧機關日見增加，一方面工資日漸減低。

勤奮、節儉、知識、技能的提高常與勞動階級的好的物質境遇連在一道，這點了無疑義，但是這是結果不是原因，現在的事實關係實表明之。凡在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態已然改良的地方，這些物質的狀態便是他們品德進步的原因，而在他們的物質的境遇降低了的地方，這些品德的淪落實為他們的結果；但無論在什麼地方，勞動者的物質狀態的進步皆不足以表明，係因在那亦貧而勤苦的階級裏面的勤奮、節儉、知識、技能的進步所致，即令這些品質當着一旦達到了的時候，（或，寧他們的附從之物——這種慰樂程度的進步，）在許多場合裏面對於物質境遇之降低發出一種強硬而充實的抵抗。

這個事實是，那些使人高於動物的品質，只是那些比較人與動物共有的品質的更高一級的品質，只有滿足了他的動物性質的欲望，而後他的知識和道德的性質能殼進步。逼着一個人去為動物生存的必需品而從事苦痛的工作，他定失掉了勤奮的誘因——是即技巧的父母了——末後，他只有在被強逼工作的時候始去工作。使他的境地壞到不能再壞的地步，同時使他所做的工

作毫無改進他的境遇的希望，則他當即只顧眼前不顧將來了。不許他有閒暇——閒暇的意思不

是不作工而是沒有迫着做興趣不合的工作之必要，——即令你使小孩享受普通教育並以報紙送給大人亦不能使他聰明。

一羣人民和一個階級的物質狀態的改進，不必便就立即表現在心靈和道德的進步裏面，這到是句真話。工資增加的結果也許最初所表現的是懶惰和浪漫。但是最後他定當表現而為勤奮、儉省、知識、技能的進步。在不同的國家裏面比較；在同一國家不同階級的裏面比較；在不同時代的同一人民之中比較；又在同一的人民當着他們的情況，因移住而變遷的時候，與其未經變遷的時候比較，均表示我們所正說的品質隨着他們的物質狀態之改進而發現，又隨着物質狀態之退步而消滅。貧困是班釀 (Bunyan) 在夢中所看見的（即失望之意），得茲孟德 (Despond) 的泥坑，無論任何好的書籍可以被他湮沒。使人民勤奮、節儉、精伶、機變，必首先使他們脫離貧困。如果你想奴隸表示自由人的道德，你必第一使他自由。

(三) 工人的團結

以我們上文所已然找出來的分配公律，做根據工人的團結之能提高工資乃是明明白白的

事，又此並不如大家所說犧牲別的工人，亦不與普遍的信仰相合犧牲資本；但只最後犧牲地租。說工人的團結不能普遍的提高工資；又說在由此所得的特殊的工資裏面的任何增加，必定減少其他的工資或資本的利潤，或減少二者一起——是從這個工資取自資本的錯誤的觀念得來的。這些觀念的錯誤不僅被我們所找出來的分配的公律所指摘，又被既往的經驗所指摘。因工人的團結之力，在特殊職業上的工資的提高，從許多事例上看，沒有一個地方表示在其他的職業上有降低工資的影響，或減低利潤的數率。工資的提高，除了因他可以影響他的固定的資本，或當時的契約而外，只在使某一位僱主在許多僱主之中特別使他感受不便宜的時候始能於他有害。反之，工資的減低亦只能特別使某一僱主感受便宜的時候始能有利於他。僱主第一次剋減他的工人的工資成功，或被工人逼着去加工資，從他與競爭者的關係而言，他得到一種便宜或不便宜，但當着這種運動普及於一切的僱主的時候，這種便宜或不便宜的事情也就不見。可是工資的變遷如以變遷相對的生產費用之故，影響及於他的契約或手中的資財，那可是真能於他有所利益或損失，即令這種利益或損失純然是相對的，又即令在把全社會一齊加入考慮的時候，這種利益或損失

結果全然不見。又如工資的變遷造成了一種相對的需要的變遷，他尙可使固定的資本如機械、建築物或其他，多少有利。但是在這裏面，新的均衡狀態立即達到；因爲固定的資本只比流動的資本，尤其是在進步的國家裏面，約略有點不同固定的程度而已。如果某種形式的資本太少，則因該項資本之繼續增加即便可使他達到不多不少的數量；如果他是太多，則因停止增加之故立即恢復自始的平面。

可是工資的數率在特殊的業務裏面所起的一種變動，雖然可以在勞動的相對的需要裏面造成一種變動，但他在勞動的總需要上卻不能發生變動。舉例來說，假定在任一特殊的製造業裏面，工人聯合提高在一個國家裏面的工資，同時在其他國家內即在這個同一的製造業內的僱主的聯合減少了工人的工資。如果這個變遷很大，則是在此第一個國家內的需要或所需要的一部份當從第二個國家內輸入製造物以爲供給。但是這種特殊種類的輸入的增加必然在其他的種類的輸入裏面發生一種相對的減少，或在輸出裏面發生一種相對的增加。因爲無論那一個國家，只能以他的勞動和資本的生產品在交易上要求或取得其他一個國家的勞動和資本的生產品。

說工資的降低能穀增加，或工資的增加能穀減少一個國家的貿易，等於說一個國家的繁榮能以增加入口稅的方法使之向上，或以剷除貿易的障礙使之向下，二者均是毫無根據。如果在任一國家裏面所有的工資均被加倍，那個國家當繼續輸出或輸入同一的貨物並依照同一的種類；因為交易是受相對的生產費決定，不是受絕對的生產費決定。但是，如果工資在某某生產的部門裏面是被加倍，而在其他的部門裏面沒有增加，則是各種輸入的貨物的比例當有變動，但在輸出品和輸入品之間的比例沒有變動。

反對工人聯合提高工資的大多數的意見因此毫無根據，這種聯合的成功不能減少工資，或降低利潤，或使國家的繁榮發生不良的影響，可是，勞動者的有效的聯合的困難甚大，以致憑藉他們之力而所成就的益利，極端有限，同時在這種進程裏面尚有許多的害處。

在一特殊的職業或特殊的許多職業裏面提高工資，這種工資又是任何工人的聯合都是一樣的要去企圖提高的，明明白白的是一種困難累進的事業。因為任一特殊種類的工資超過通常的工資的平面愈高，則強他們退回原來工資的限界的趨勢亦愈強。因此之故，如果印刷工人的聯

合以罷工或威嚇的罷工之力提高了排字的工資，以致與其他的工資比較超過常率百分之十，則相對的需要與供給立即受影響了。在一方面減少排字工作的趨勢來到；在他方面，這種高的工資率勢必增加排字工人的人數，此種趨勢蓋為最強的職工組合所不能抗。如果工資增加百分之二十，則是這些趨勢比百分之二十更強；如果他是百分之五十，則是他們比較百分之五十更強。所以在實際上——即在英格蘭這類的國家裏面，這些存於各種不同的組合之間的界線，比較在合衆國這類國家裏面尚且更為清楚更難逾越，——即令職工組合在彼此互助的時候，他們所提高的工資亦是比較的少，並且即這一點小小的效力，尚僅限於他們自己的範圍，又不能影響那些最下層的漫無組織的工人，然而後者的痛苦的境遇可是最需要減輕，並最後決定高於他們的工人的境遇。唯一的能設用以永久的或大量的提高工資的方法只有用普遍聯合的方法，他當要包括所有各種的工人在內，現在「國際黨」所急欲達到的方法便是這種的方法。但是這種的聯合可以說在實際上是不能的，因為這種聯合的困難，在工資最高和人數最少的職業裏面也就殼大了，倘再隨着產業的層次遞往下降，當然這種困難更大又更大了。

又在持久的奮鬥裏面，這種奮鬥是衆工人團體據以抵制少於某種最低度的工資要求較高的工資的唯一手段，但這點卻亦不可把他忽略，即真正立於對敵的地位的兩造是誰呢？他實不是勞動和資本。他是勞動者站在一邊又土地所有主站在彼一邊。如果這種戰爭是在勞動和資本之間，這個戰爭倒是一種較為平等的戰爭。因為資本的持久能力只比勞動的持久能力略高。資本置而不用，非但一無所得，而且歸於耗損——因為資本在所有他的形式裏面，只能以不斷的從事再生產方能維繫。但是土地定當不似勞動者之會發生饑餓，亦不似資本之會歸於耗損——他的主人能設等待。他們也許會感不便，這倒是句真話，但對於他們是不便的，對於資本乃是燬滅，對於勞動乃是饑餓。

在英格蘭的某幾部份地方，農業勞動者現正努力從事團結，旨在提高他們的低得可憐的工資。如果資本真是接受在他們的勞動的真正產物，和他們的得自這種產物的稀微的工資之間所存在的差額的東西，爲了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起見，他們便只有去組織有效的團結於以保障其成功；因爲凡爲他們的直接僱主的農戶不能不要勞動，正如勞動者不能不要工資一樣。但是農戶

不能一方面讓步很多，他方面又不減少地租；因而這鬭爭實際上乃在土地所有主和勞働者之間的。假令這種團結如此的完備，致把所有的勞働者通通包含在內，又把所有的那些說不定要被引入誘來替代他們的工作的勞働者不讓他們去工作。這些勞働者除了工資有相當的增加外拒絕工作。可是這些農戶只有憑藉地租的相當的減少乃能允許；又農戶與勞働者一樣，除了放棄生產事業外，他們的要求沒有後盾。如果耕種之事因此而致停頓，地主當損失他的地租，同時已經改良了的土地則棄置一邊。但勞働者當捱餓。即令英格蘭的各種各樣的勞働者爲提高一般的工資計，業已組成一大聯盟，這個真正的衝突當是相同的，又所處的情境也是相同的。因爲工資除了減少地租，不能穀被提高；而在耕種一般停頓之際，地主能穀生活；但所有各種的勞働者則必啼饑或遷徙。英格蘭的地主憑藉他們的所有權，是英格蘭的主人。這話十分可靠，即無論何時何代，土地屬於何人，他的碩菓便屬於何人。這些驕傲瘋了的白傘和這些象與英格蘭的土地的碩菓權一同見，而全體人民永遠不能收復他們的權力，除非這種頒賜權被他們收回之後。此在英國是真的，在別處也是真的。

我們可以說這一種的生產的停頓永不能夠發現。這是真的；但是這個真實的存在只因沒有恁完全的可以造成生產總停頓的勞働團結能穀辦到。但是這種固而定的土地的性質使地主團結起來比較勞働者和資本家都要容易許多。他們的團結是如何的容易和有效，歷史上保存有許多的事例。又土地既有絕對的使用的必要，而在所有的進步的國家裏面，他的價值又是確切不易的必要漲高，單是這兩件事實，縱令地主沒有任何形式的團結，亦可在地主裏面造成一種效力，這些效力與在勞働者或資本家之間最有力量的團結所造成的效力相合。取消一個勞働者的工作機會，他定將立即急於得到無論在任何條件之下的工作，但是當着投機的波浪把名義的土地價值掀高起來清清楚楚的高過實在的價值的時候，凡生長在進步的國家裏面的人，都知道地主以什麼蠻強的態度壟斷地價。

以持久之力強迫工資增加的實際的困難情形，我們已都知道了。並且在這種辦法裏面尚有內在的不利益的所在，工人切不可置而不問。我說這話沒有偏見，因為我現在還是職工組合的一個名譽會員，這個職工組合是從前我在我的那行職業裏面作工的時候所忠誠的擁護的。但是請

看：這種爲一個職工組合所用以行動的方法必然的是破壞的；他的組織是必然要專制的。現在職工組合所恃以實現他的要求唯一的武器的罷工乃是一種破壞的鬪爭——恰如恁的一種爭鬪，好像有個怪人名叫「金錢大王」在舊金山的早年，一次，向一個罵他慳吝的人所挑戰的一種爭鬪一樣，這個怪人硬要他同去到一個碼頭，輪流的拋棄值二十金圓的貨幣到這海灣裏面，直到一人讓步乃罷。在一個罷工裏面所發生的這種持久的爭鬪，常常被人把來比成——一種戰爭；和與所有的戰爭相似，他實減少了財富。又這種爭鬪的組織，類似戰爭的組織，必然是專制的。即令爲自由而戰爭的人，當着他加入軍隊的時候，必得放棄他的個人自由，而只變成一副機械中之一部份，所以凡爲罷工而組織的人所處地位與此相同。這些團結，因此必須破壞工人所憑以求取得的東西——財富與自由。

有一種印度人強迫要賬的方式，這種方式與亨利美因 (Henry Maine) 在愛爾蘭裁判官的法律之中所發現的遺跡相類似。這種方式喚做「坐討」——這個債權人在這債務人的門口坐着拒絕飲食以此方式強迫要賬，一直到他所要的要賬付了的時候。

勞働團體恰與這方法相似。職工組合在他們的罷工裏面，便是坐着的「討賬」，但是他們又與印度人不同，沒有迷信的權威來幫助他們。

(四) 合作

現在的時髦的方法並且已然有許多時候便是時髦的方法了，這種方法便是宣傳合作是解救工人階級的苦痛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幸，合作的制度雖然被人視爲救濟社會罪惡的方法，然而這些罪惡我們已然看得很明白，確不是緣於資本與勞働的衝突；又即令合作已然普遍，他仍不能提高工資和解除貧困。這容易被入領悟。

合作有兩類——在供給裏面的合作和在生產裏面的合作。卻說，在供給裏面的合作，且讓他們可以排除商人，只能減少交易的費用。合作只是一種節省勞働和減少危險的方法，又他在分配上的影響只能是那些在近代裏面，令人奇怪的減輕交易的價值和便利交易的各種改良和發明的影響——即增加地租。又生產的合作是僅回復到現在盛行於捕鯨的職務裏面的工資形式，這種工資被命名爲「分得的利益」。這是以比例的工資代替固定的工資——這一種的比例工資

幾乎在所有的職業裏面都可見着倏然的例證；或是，如果把管理留給工人，又資本家僅取純生產品中他應得的一部份，那末，他僅是這一種制度，僅是這一種在歐洲的農業裏面，自從羅馬帝國時代以來各處盛行的分益農制度。生產合作的所有的利益，即使工人更活動更勤奮——換句話說，即增加勞動的效率。他的功效與蒸汽的機械、取花子的機械、割禾的機械、又凡物質進步所包含的事情全部的功效一樣。同往一個方向前進，他只能生產這個同一的結果——即增高地租。

在流行的經濟的和半經濟的文章裏面，恁的重視合作制度以爲提高工資和解除貧困的方法，足以證明這些基本的原則如何的被人忽略。他不能有恁的普遍的趨勢是很明白的。即令在現在的狀態之下，沒有存於供給或消費合作的種種困難，並假定他的範圍如此擴大至代替了現在的方法——即消費合作貨店以最低的費用在生產人和消費人之間造成一種連結，而生產合作的作坊、工場、農場、礦田又復廢除了支付工資的僱傭的資本家而大增加了勞動的效率——然則又如何呢？是不過僅能辦到以較少的勞動生產同一的數量，而使這些佔有財富淵源的地主，只能取得更大的財富量以爲他們的土地使用的代價罷了。這不僅是學理而已；他是被經驗和現存

的事實證明了的。改良了的方法，改良了的機械可以發生合作社所企圖的效驗——減少將財貨送到消費者手中（即生產）的費用和增加勞働的效率，又在這些處所，老國家實比新殖民地爲便利。但是，經驗充分告訴我們說，在生產的方法和機械和交易的方面的改良，沒有改進最下層階級的境地，並且在交易以最低的費用進行，在生產以最好的機械輔助勞働之地，工資更低，貧窮更深。這種益處只在增加地租。

但假定在生產人和地主之間的合作。那僅等於以貨物支付地租——現在加里佛尼亞和南部諸州裏面，地主只獲得收成之一部份，此種租佃的方法與土地的合作是一樣的。除了計算的方法而外，他與在英格蘭所盛行的固定的金錢的地租是一樣的。如果你喜歡，你稱他是合作，而合作的條件仍以決定地租的公律決定，並且凡在土地被人獨佔了的地方，其生產力的增加當僅給地主以要求更大部份之分配罷了。

合作被恁多的人相信是解決「勞働問題」的方法是從這件事實發生出來的，即在合作試行之地，在許多例子裏面，實改進了那些從事合作的人的境地，大家都看得見。但是這僅由於這件

事實而來即這些例子是孤立的。正如勤奮、節儉、技能，可以改進已然具有高等技能的境地，但在這些方面的改良普及於一般之際，他們便不發生作用，所以一種取得供給的特殊利益，或對於某種勞働所給的特殊效率，雖可取得許多的利益，但如這些改良一旦普遍至於影響分配的普遍關係，這些利益便當失其存在。又這真理是，除了在教育的影響裏面，合作不能產生競爭所不能產生的一般的效果。正如「減價賣現」的貨店在物價上所具有的影響與供給合作社所發生的影響係類似的，所以在生產上的競爭所引導而至的動力的佈置和產物的分配，當與合作的生產無異。日增月進的生產的能力並不增加勞働的酬報，並非競爭之故，而係片面的競爭之故。無他便無生產的這種土地被人獨佔了，結果生產人對於土地使用的競爭，必然強令工資降到最低度，並將所有的日增月進的生產力的益利，以高地租和高地價的名義送給地主。消滅這種獨佔，則競爭能完成那合作社所企圖的目的。——人皆得到他所應得的那一份。消滅這種獨佔，產業必變成平等人的合作。

(五) 政府的指導和監督

本書因爲受我所預定的篇幅的限制，不能充分研究以政府管理勤奮和蓄積於以減少和消滅貧困的方法，又他們的最完全的形式便被喚做社會主義。但亦不有充分討論的必要，因爲上文所述的這種同樣的缺點在他們上都有。這是以政府的指導來代替個人的行動，並且這種辦法是把自由較容易取得的東西現在改以干涉來取得他。這些涵容在社會主義的觀念裏面的真實，我此後還有東西要說；但無論何種限制和取締，其本身都是壞的，這點很是明白，如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達到同一的目的地出現，他便不應採用。舉例來說，譬如依等級徵收所得稅，總算是我所知道的最簡單和最溫和的方法了。又他所想達到的目的——減輕或防止財富之集中——固是好的；但是這種方法，牽涉着有很多的賦有審問權的官吏之使用引誘、受賄、僞誓和其他的種種逃避的方法，這種方法造成思想腐化，並使舞弊者得益，存良心者納稅；又，最後滅殺了蓄積財富之誘因正與稅收的成功成正比例，這種誘因乃是產業進步的強的動力之一個。如果這些用以管理萬事和用以位置萬民的複雜計畫能彀成功，我們當有類似古時的祕魯或類似耶蘇會（Jesuits）憑藉他們無窮的光榮所建造的，或在巴拉圭（Paraguay）裏面維持了怎久的社會狀態一樣。

我的意思不是說這種狀態不比現在我們所傾向的這種社會狀態更良好，因為在古代的秘魯裏面，雖然生產的事業，緣於鐵和家畜之不足，在最不便利之下進行，可是那兒沒有貧乏，又人民一方唱歌一方去做工作。但這是無須去討論的。社會主義所極想達到的恁種的形式，現代的社會是不能辦到的。因為這個唯一的力量，這個已然顯出配乎去實行他的力量——一種強而準的宗教的信條——是缺乏的並且一天天的逐漸少了。我們是從部落的社會主義中跑出來的，我們不能再走回去除非是往後退步，這種退步或將造成無政府的狀態，甚或造成野蠻狀態。我們的政府，定當在此企圖裏面破壞，已是顯而易見的事。我們不但要使義務和報酬相稱並且要對西西利 (Sicily) 的穀類實行羅馬式的分配，又此一位政治領袖定當變成羅馬皇帝。

社會主義者的理想偉大而且高貴；我相信他有實現的可能；但是這一種的社會態狀不能聽誰製造——他必定要自然而然的成長。社會是一有機體，不是一副機械。他那整個的生命是寄託在他的各部份的個別的生命上。全體的和諧，要在各部份的自由和自然的發展的裏面始能達到。所有關於社會再生的條件，通包括在這些有時被人稱為虛無黨的俄羅斯的愛國志士的格言裏

面——「土地與自由」。

(六) 土地的一種更普遍的分配

現在有一種發生得很快的感覺，即土地的保有在某種狀態之下，與社會的苦痛連在一道，這種社會的苦痛發現在最進步的國家裏面；這種感覺在主張土地所有權的更普遍的分配的建議裏面最爲顯著——在英格蘭，是土地的自由買賣，租佃的權利，或在繼承人之中均分土地；在北美合衆國是個人所有土地的大小限制。現在已有一種提議，在英格蘭主張國家收買所有地主的土地，在北美合衆國主張由公家撥出金錢，使殖民的人在公地之上經營耕種之事。第一種提議現在且不討論，第二種提議，按照他的特性，應歸入在最後一節所研究的方法範圍內。這用不着以論辯來指示公款或公共信用所引到的濫用和腐敗的行動。

如何英格蘭的著作家所稱做「土地自由買賣」——取消交付田產的稅金和限制——能實現農地所有權之分散，我不能說知道，即令關於城市所有權方面在某種程度內有這一種效驗。取消買賣的限制當只容許土地所有權更快的變成他所趨向的形式。卻說，在大不列顛裏面的

這種趨勢是往集中方向前進，早被下述這件事實所揭示，即在英格蘭雖有爲過契費所造成的各種困難，但土地所有權曾經是並現在是穩穩的在彼間集中，並且這種趨勢又是一種普遍的趨勢，亦被下述這種事實所揭示，即此同一的集中的程序，在合衆國內可以看見。儘管統計表有時被人引來表示一種不同的趨勢，但我對於合衆國是一點也不遲疑的要這樣說。但是在合衆國這種國家內，既然人口統計表指明地產的平均的大小偏在減少，如何又可以說是真正的在集中呢。土地被人使用之後，以人口日趨蕃密，由低級的使用趨於高級的使用或猛烈的使用，此時地產的大小自然減少。一塊小牧場可成一片大農場，一塊小農場可成一大橘園、葡萄園、植物園、或菜園，又卽用來達到這些目的尙嫌其小的一段土地，可成一塊很大的城市的財產。以此之故，人口的成長，卽把土地放在高級的使用或猛烈的使用裏面的人口，的成長，自然而然的傾於縮小地產的形式，此種經過的程序在新的國家裏面異常顯著；但因此故，土地所有權的集中的趨勢，可以進行不懈，這種趨勢雖然不爲這些表示地產的平均大小的統計表所揭曉，但亦有等於爲統計表所揭曉的那樣清楚。在一個城市裏面平均一畝的地產指明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比較在新墾殖的城區內平均六

百四十畝的地產更要厲害。我提起這一點，專在指破從這些統計表上所抽出來論斷的錯誤，這些統計表常常在合衆國內被人展覽，旨在表明土地的獨佔是自己能設自己治療的一種毛病。在他方面，地主在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恆往下降。

在合衆國與在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一樣，在農業上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是清楚的可被看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小農田漸變而爲大農田，而在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依據馬薩朱塞特勞動統計局的報告，農場的面積日漸增加。這種趨勢在新的諸州和屬地 (Territories) 裏面愈加顯著。數年之前，三二〇畝的一塊農田在本聯合國北部所盛行的農業制度之下，無論何處都當是一塊大農田，而爲一人所能耕種得好的大農田了。現在在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有五、二十、四十、和六十個千畝的農田（不是遊牧區），又達科他 (Dakota) 的模範農田佔地十萬畝。這個道理是明白的。是即機械之使用及於農業又生產有趨於大經營的趨勢。這種同一的曾經代替了許多獨立的手機織布人的那種擁有他的大隊工人的工場的趨勢，開始表現他自己於農業上。

卻說，這種趨勢的存在表明了兩件事情：第一，凡許土地割小的方法都是不能實行的；第二，又凡強迫去把土地割小的方法當有阻害生產的趨勢。如果土地在大的集體裏面能較比較在小的集體裏面被人耕種的更便宜，那末，凡把所有權限制在小的集體之上的行動，必然減少財富之總生產量，又這些的限制果被實施和發生成效，他們定當減少勞動和資本的一般生產力。

因此之故，凡以這些的限制去獲得一種更公正的財富分配，實容易減少這種把來分配的總額。這種策略恰如這一個猴子的策略，他在二貓之間替他們分配乳餅，只揀那最大的一塊上咬去一口而使他們平等。

但是，尚不僅有這一種抵抗每一限制土地所有權的方法的反對，這種反對的力量隨着這種方法的效率而增大。此外，尚有一種另外的和致命的反對，力言限制不能達到這個最值得去達到的目的——生產物的一種公正分配。他不能減少地租，因此便不能增加工資。他可以使這些享樂的階級增加，但不能改進這些最下層階級的狀態。

如果厄爾斯得 (Ulster) 的租戶的權利被擴充到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 的全部，他當僅

是把地主的地產劃一部與租戶而已。勞動者的狀態亦不能改進一點。如果不許地主向租戶增加地租，並不許驅逐照常支付固定地租的租戶，真正的生產者仍不能得着什麼。經濟的地租當仍增加，並當穩定的減少在生產品中歸於勞動和資本的部份。只有一點相異，即最初的地主的租戶當即依次變成地主，而坐收地租增加之利了。

如果採用遺囑和繼承，或累進稅的取締的方法，限制每一個人所當具有的土地的數量，結果，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的幾千地主必然有二三百萬的增加，同時這二三百萬的人民當是獲利的人了。但是其餘的人當沒什麼利益可享。他們對於土地所有權的利益比較從前並沒多得。又如把土地在全人口間平均分配，每人得他所當得的相等的那一份，並以所頒佈的法律不許任何一人的土地，比較固定的數量更多，於以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則是人口增加了後，又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正如在法蘭西和比利時這些土地之分割已細的區域裏面，再把土地來更細密的分割一遍所遂成的現象一樣。從大體上說這種土地的分割是很好的，他比較在英格蘭所盛行的狀態能使

國家的基礎更加穩固，在此毫無疑義。但他不能使工資更高，並不能使勞働階級的狀態有所改進，這也是同樣的明白的事。這些法蘭西和比利時的農民所厲行的極端的經濟辦法，任何說英國話的人民都不明白。如果此種最下層階級的窮困和愁苦的險象，在本海峽之其他一岸尚不顯著，我想，他必不僅是基因於地產的細分制度，而是緣於其他的，使此土地的更細的分割不致消滅的事實——即物質的進步尚沒有到恁快的程度。

人口既然沒有同速度的增加，（非但沒有增加，而且幾近靜止的狀態），在各種生產裏面的進步亦且沒到恁大的程度。然而拉甫雷（*M. de Laveleye*）（所有他的成見都是偏向小田產的制度，又他的講話因此比較英格蘭的觀察人的講話更居於有勢力的地位，他可以被認為是對於他們自己的制度蓄有成見的一人）在他的討論比利時和荷蘭的土地制度的文書裏面說（該項文書是由哥布登俱樂部 Cobden Club 印行的，）勞働者的狀態在這種土地細分的制度之下，是比較他在英格蘭土地裏面更壞；同時佃農——因為佃耕的行爲即在土地分割極細的地方也盛行——被地主殘忍的敲索高租，不但在英格蘭，即在愛爾蘭也是聽不見的，又選舉權遠沒提

高他們的社會的地位，對於他們只是抑鬱和恥辱的根源，因為他們不能按照他們自己的傾慕和信仰的命令去投票，但卻不能不遵照地主的命令去投票。

但是當着土地的細分不能醫治絲毫的土地獨佔的罪惡的時候，又當着他不能發生提高工資或改進最下層階級的狀態的影響的時候，他的趨勢卻阻止了更澈底的步驟的採用或宣佈，又因這種制度的保持有利於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這種趨勢反而鞏固現存的不公正的制度。拉甫雷（M. de Lavoley）在我所引的那篇文書的收尾裏面，極力鼓吹以重分土地之方法使英格蘭的大地主得以逃脫更激烈的手段之處置。又在這些土地已然被分得恁小的地方，他說，雖然勞動者的狀態在歐洲是最壞的，又佃農被地主榨取的情形比較愛爾蘭（Ireland）的佃農更爲可憐，可是嫉視社會狀態的心理（拉甫雷 M. de Lavoley 接着又說，）尙沒暴露，因爲——

這些佃農，雖然被地租的常常漲價壓迫下去，可是他們生活在與他們立於平等地位的農人裏面，這些農人之對他們所用的佃戶，正如保有大地的人用他的佃戶一樣。他的父親，他的弟兄，或許此人自己保有類似一畝土地的東西，無不以他所能得的高地租出租。在公衆的處所裏面，農

田主人誇示他們對於他們的土地所得的高地租，正如他們可以誇示他們曾經以高價出售他們的豬和薯一樣。以頂高的租金出租的事情因此對於他們是自然的，又他永遠不會夢想到去與地主階級爲難，或與土地所有權爲難。他的心不易有『暴虐的地主階級』的觀念，或『好殺的暴主』階級的觀念，而謂他們坐吃貧苦租戶的血汗又自己毫不工作；因爲那些要求最苛刻的條件的人不是大地主，而是他的朋友。

以此觀之，在農人之中這種小田產權的分配制度，實造成大田產的保有人的一種壁壘和安全保衛，又農人的田產，不是誇大其詞，可以稱做傳電器，他可以使社會避開電氣的危險，否則當會釀成劇烈的大變也。

土地在少數的家族之間集中，而所形成的大田產定將造成激烈的平等的立法。英格蘭的地位，在許多方面恁的惹人妒羨，唯在此點我覺得對於他的將來煞是危險極也。

唯我，就是依據拉甫雷 (M. de Lavelye) 所表白的這個同一理由，覺得英格蘭的地位，具有無窮希望。

讓我們放棄所有的以限制土地所有權解除土地獨佔的罪惡的種種努力。土地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又凡沒有達到土地平均分配的救濟都只是一種和緩，不是一種療治，又此和緩是阻礙採用治療的一種和緩。沒有一種不適合社會進化的自然傾向值得考慮，又沒有一種不適時代潮流的游泳值得考慮。集中是進化的程序這是沒有錯的——現在人民在大城市裏面集中，手藝在大工廠裏面集中，轉運以鐵道線和汽船線來集中，又農業的經營在大田裏面集中，有許多極瑣碎的營業都集中在同一的方法裏面——信息用公司來傳，又絨氈旅行囊亦用公司來搬運。所有時代的潮流都向集中方面前進。欲如反抗這種潮流而獲勝利，我們必要閉塞川流並開除電氣不要他與人服務。

第二章 這個真正的解決方法

我們曾尋出了這種財富的分配不均（這種不均均是現代文化的禍首和恐嚇者）是土地私有的制度。我們會看出只要這種制度一息存在，沒有生產力的進步能殼永久造福於民衆；但是在

他方面還必至於惡化他們的境地。我們曾考核了時俗所信賴或用來救濟貧困和改善財富分配狀態的方法，這些方法，都沒有主張廢除土地私有的制度，並曾發見了他們通通都是沒有效力或不適用的。

免除罪惡只有一個方法——是即免除他的原因。財富日增，貧困日深，生產力愈增加，工資愈下落，只因爲所有財富的淵源和所有勞動的場所的土地被獨佔了。取消貧困，改正工資使達於依正義的主張所當到的地方，即勞動者的全果，我們於是必以土地的公有代替土地的私有。其他沒有是此罪惡的原因者——其他沒有是此罪惡的免除者，其他即最少的希望也是沒有。

此則是救濟在近代文化裏面很顯然的財富分配不公和不均的方法，並且是救濟由他而來的所有這些罪惡的方法。

我們必使土地爲公有財產。

我們會以步步證明步步確定的考核得到這個結論。在此推理的鎖鍊上沒有一圈的遺漏，也沒有一圈不堅固。演繹法和歸納法，均會把我們領導而至於這個同一的真理之前——即土地的

所有權不公平，財富的分配必不公平。又土地所有權的不公平，在事實上因是承認個人土地所有權的結果，所以救濟財富的不平均的分配的唯一的方法，在道理上便只有把土地作為公有的財產了。

但是此種真理在社會的現狀裏面，定當引起最激烈的反對，又必須一寸寸的殺開他的生路。因此之故，他又必去答辯這一些人的反對意見，這一些人，就是當着他們即令為良心所逼迫不能不承認這種真理的時候，亦必宣言他不能設實行的人。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當把我們從前的理論加上一番新的和嚴的試驗。正如我們用減法試驗加法，用除法試驗乘法，所以我們可以將此種救濟的方法加以試驗，而去證明我們對於這個罪惡的原因所研究而得之諸結論確切無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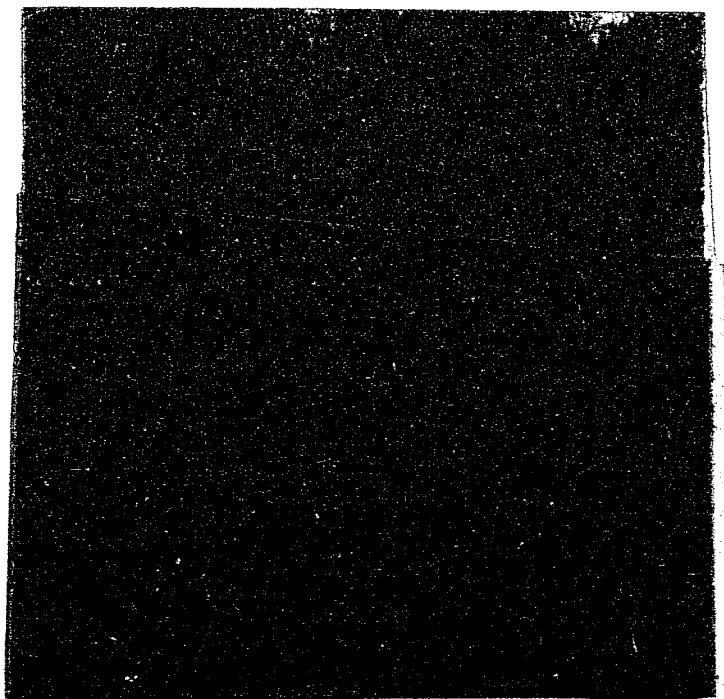
宇宙間的種種公律通通是諧和的。如果我們所曾指出的這個救濟方法是真實的，那末，他必然是合於正義的；他必然是能設實行的；他必合於社會進化的趨勢，又必然與其他的改革一致。

所有這些地方我都想去指明他。我想去應付所有能設被人提出的實際的反對論調，並去指

明這個簡單的方法不僅易於實行；而且要去指明他是救濟這些由於隨着現代的進步而日往上增的，財富分配之不平均所引起的罪惡的充足的方法了——他定以平等代替不平等，以豐富代替貧困，以公正代替偏私，以社會的強點代替社會的弱點，並將去替人類打開一條進向更宏大的和更高貴的文化進程的路道。

我於是想去指明那宇宙的公律並不否認人心的自然的奢望；那社會的進步可以是，又如他是繼續的，必得是趨於平等，不是趨於不平等；並且那經濟的協調證明了這個曾爲斯多噶的皇帝 (Stoic Emperor) 所見到的真實——

我們定了往合作方面走——如同兩足，如同雙手，如同上下眼皮，如同牙齒的上下牙床。



039529



9.12.7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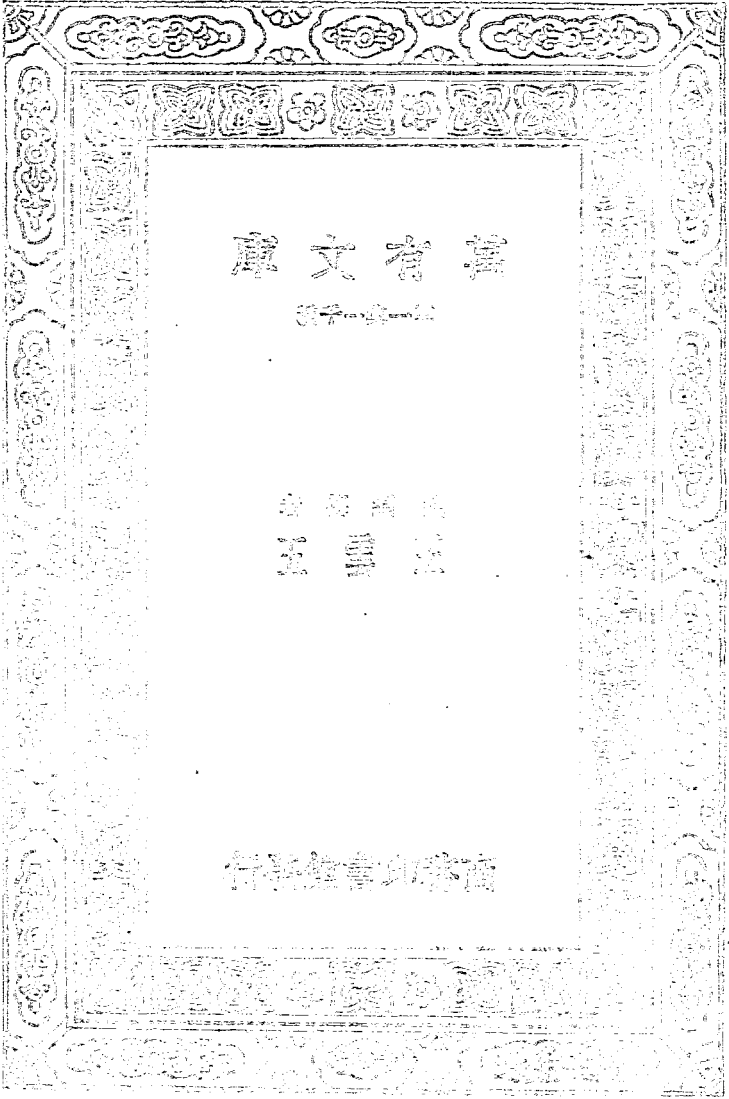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進步與貧困

(四)

佐治樊弘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庫文有真

（子部）

真文庫
子部

商務印書館

039531

進步與貧困

任伯倫著
陶孟和校

世界名著

進步與貧困

第七編 這個解決方法的公正

第一章 土地私有的不公正

在提議廢除土地私有的時候，我們劈頭便遇着一個問題，這就是公正的問題了。公正的觀念雖然常被習慣，迷信，和自私心所惑亂而為一種最牽強的形式，可是對於人心仍是根本的東西。又無論什麼爭執，只要激動了人的感情衝突必至爆發，但他在「事實」問題上爆發的程度，不如在「道德」問題上爆發得那樣厲害。

公衆的辯論傾向倫理的方式是有一個原因的。這個原因是從一個人心的公律蛻化而出；他結胎在一種玄妙的和直覺的認識，這種認識即是對於這種為我們所能把握的最深沉的真理的

認識。只有善的是真的；只有善的是久的。在狹隘的個人行動和個人生活的範圍裏面這兩句話可以常被矇蔽但在廣大的國民生活的範圍裏面，無論在什麼地方悉被嶄露於外。

我向下記の這種裁斷低頭，並承受這種試驗。如果我們在研究這個原因，在研究這個把低工資和窮困作成物質進步的附屬物的原因的裏面會被領導到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那末，他定當能夠把政治經濟學的觀念化為倫理學的觀念，並且能夠指明不公是社會罪惡的原因。如果他這件事情做不了，那末，他便否認了。如果他這件事情做得了，那末，他便被最後的審判證明了。如果土地私有財產是正當的，那末，我所提出的這個救濟方法便是錯的；在他方面如果土地私有財產是不正當的，那末，這個救濟方法便是真的。

什麼是構成財產的正當基礎？什麼是那可以使一個人正當的說，「這一件東西是我的？」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這個觀念，發生出來這個承認他那對抗世界所有的人的獨有權利的觀念？這豈不是在根本上，人人對於他自己有使用他的力量的權利，有享受他自己的努力的成果的權利嗎？這豈不是這個「個人的權利嗎？」這豈不是這個根據個人身體的結構的一些自然事實並為

他們所證明的個人權利嗎？——這個事實是每一特殊的雙手服從一副特殊的腦並且牽連着一個特殊的胃；這個事實是每一人是一確定的，連絡的，獨立的整體——獨有這種個人的權利能够辯護個人所有權的存在？因爲一個人是屬於他自己的，所以他的勞動當着化爲具體的形狀的時候也是屬於他自己的。

因此之故，凡爲一人所製造的或生產的便是他自己的，對抗世界所有一切——或享受，或毀壞，使用，交易，或給賜。此外沒有一人能够正當的要求他，又他那對於他的獨有權不會對於此外任何一人有錯。所以對於凡爲人力所生產之物有一清楚和無疑的獨有和獨享的權利，他與公正完全一致，他係從原始的生產人而來，在這一個原始的生產人身上被自然的大法賦有他過這一種權利。我正拿着寫的這一管筆正當是我的筆。此外沒有一人能够正當的對他要求，因爲製造他的生產人的權利是在我這裏。他已變成我的了，因爲他被文具商割讓於我，被進口商割讓於文具商，而進口商以製造家之割讓，獲得對於他的獨有權利，在製造家，以同樣的購買的手續，被賦有那些從地下掘出原料，並以之削成筆形的人的權利。因此之故，我於此筆的所有權的獨有權利是從個

人使用他自己的才力的自然權利而來。

却說，這不僅是一切絕對所有權的觀念發生的原始的淵源，——因為這是人心的一種自然趨勢，即當着這種絕對所有權的觀念和社會關係的發達所寄託的風俗習慣被人懷疑的時候，立刻就轉去引他作根據，於此把他顯露得很明白而確定——並且還必得是唯一的淵源，沒有一件東西的所有權的根據不是根據生產人的權利，不是根據人對自己的自然權利。此外更沒有其他的正當的權利的根據，一則因為沒有其他的自然權利能夠為其他的任何權利的泉源，再則因為其他的任一權利的承認都是與這種權利不合的並且是毀壞他的。

因為除了一人對他自己的權利而外，其他還有什麼權利能夠為一切東西的絕對所有權所根據呢？除了一人對他自己的能力的使用權而外，人還被自然賦有什麼權呢？一人如何能夠在他的任一方法裏面影響物質的東西或其他的人呢？把這些動神經通通弄死，那末，你的人便與木石一般的沒有對外的勢力。是則，享有和支配事物的權利其他尙有什麼能夠做根據呢？如果他不是從人自己出發，他還能從什麼地方出發？自然不承認人有所有權和支配權除了是他努力的結

果。沒有其他的方法自然的寶庫能够被人開發，自然的權力能够被人指揮，或自然的動力能够被人利用，或支配。她愛人無差等，而對所有的人都是絕對的公平。她不知有主奴，君臣，賢不肖的界限。所有的人對她都是立於平等的地位並且具有平等的權利。除了勞働物的權利，她不承認有權利，又她承認這種權利與要求權利人無關。如果海盜張開他的帆幕，海風當來吹滿他們與吹滿平和的商船或教徒的小舟的帆幕無異；如果一位皇帝和一位平民均被投於船外，除了用泗水的方法以外無一能保持他的頭部於水上；雀鳥被地主射擊與被行竊的捕鳥人射擊沒有什麼遲早命中的區別；魚鯊咬鈎或不咬鈎絕對不問給與此鈎的人是星期日上學的好小孩，或是逃學的壞小孩；只要土地預備好了，又種子播下去了，五穀自然成長；只要勞働去屈駕，礦石便能從礦山裏面被採出；太陽光和雨露對於公正和不公正的人都是一樣照耀和降臨。自然的公律是造物者的一些命令。在他們上面，規定了不承認任何一種的權利除了他是勞働的權利；在他們上面廣大的和清楚的規定了人有使用自然和享受自然的平等權利；以他們的努力用在她的身上，而接受和保有她的酬報。由此觀之，因為自然只送給勞働，所以勞働在生產上努力是這唯一的排外所有權利的根

據。

二、根據勞動而來的所有關係的權利排斥其他任何所有關係的權利的可能性。如果一個人正當的享有他的勞動生產品的權利，則是沒有一人能夠正當的享有任一非勞動的生產品的所有權利，或享有給出這種所有權利於他的另外某一個人的勞動。如果生產的行為以此占有和享受的絕對權利送給了生產人，則凡非個人勞動的生產品便不能夠正當的被該個人絕對的占有和享受，而此土地私有財產的承認便是一種錯誤。因為勞動生產品的權利不能不特自由使用自然所供給的機會的權利，而被享受，因此凡在這些自然機會上承認財產的權利便不啻是否認在勞動生產品上的財產權利。當着不生產的人能夠要生產人所創造的財富之一部份作為地租的時候，這些生產人的這種享有他們勞動成果的這種權利，於此便被否認。

沒有能夠逃脫這個論斷的。贊成一個人能夠正當的，對他自己的勞動當着結晶在物質的貨物裏面的時候具有絕對的所有權，便是否認任何一人能夠正當的對於土地主張絕對的所有權。贊成土地財產為正當，便是贊成一種為自然所不認許的權利，而以之對抗根據人身的結構和物

質世界的大法的一種權利。

土地私有財產的不正當什麼最妨害人去認識他呢？這當然是那個錯把現在所有權下的目的物，通盤一律作爲財產而被平等看待的習慣，或是那個（如果須要加以區別），依照這些律師的毫無思想的區分，劃出一個人的財產或物的財產的區別，或動產和非動產的區別的習慣了。這個真正的和自然的區別是在屬於勞働生產品的貨物和屬於自然恩賜品的貨物之間的區別了；或在那，如採用政治經濟學的用語，土地和財富之間的區別了。

這兩類貨物，在實質上或在關係上，都是大不同的，現在既然把他們通通看爲財產一類待遇，那末，當着我們討論財產的正當或不正當的時候，我們的思想便不知所適從了。

房屋和房屋所在的地基都是一樣的財產，因爲同是所有權的目的物，他們又被法學先生通通分爲一類叫做不動產。可是在性質上和關係上他們差別很大：其一是被人的勞働所生產的，而在政治經濟學上屬於財富一類；又其一是自然的一部份，而在政治經濟學上屬於土地一類。

前一類的貨物他們的主要的特質，他們是勞働的結晶，是被人的努力所創造的，他們的有無

和他們的增損都寄託在人之上。後一類的貨物的主要特質，是不是他們勞動的結晶，他們的存在，與人的努力無關，並且與人無關；他們是人所在的場所和環境；是人的需要所由供給的貨棧；是人的勞働所能憑以工作的動力和原料。

這個區別一旦實現，我們立刻便能明白，爲什麼自然的正誼只以允准賜給於此一種的財產而不肯以他賜給於彼一種財產；爲什麼正誼寄託在勞働生產品的個人財產上，隱示土地私有財產是一種過錯；爲什麼承認此一種個人的財產便是確保勞力與正當的酬報相合，並把所有的人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反之，承認彼一種的個人的財產便是准許那些不勞的人取得那些勤勞的人的自然酬報，因而不認人的自由權利。

土地私有財產的制度不問他的理由何在，但絕不能以公正的理由去擁護，這是一件很明白的事。

所有的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所有的人都有吸取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這是很明白的——他是他們的生存的事實所公佈的一種權利。因爲我們不能假定只有某一些人纔

有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權利，其他的人便不有這種權利。

如果我們以得造物者的同意同是在此間居住，那末，我們在這裏便同具有享受自然的恩澤的權利——一種使用自然界的無偏私的所賜給我們所有一切的東西的平等權利。這是一種權利，一種自然的和不可犧牲的權利；這是一種權利，一種無論那一個人來此世界之日所得於天的權利；這種權利當他繼續生存於此世界的時候只能受其他的人的平等權利的限制。在自然裏是沒有絕對的永遠占有土地的事。在地球上沒有一種權力能够正當的認許在土地上的絕對所有權。即令現在所有的人聯合起來拋棄了他們的平等權利，但他們亦不能够拋棄他們的後裔的權利。因為我們除了是一時的佃戶外，尙還有什麼資格呢？地球是我們所製造的嗎？我們能够決定後來的這些必須租佃土地的人的權利嗎？神明創造土地以爲人，又創造人去使用土地曾以一道命令，一道寫在一切事物的憲法之上的命令來把他遺傳給於子孫萬代——這一道命令是人的行爲所不能禁阻又法令所不能限制的命令。即令地契無論何時都有這樣的多，或土地所有權無論何時都有這樣的長久；然而自然的正誼確不能承認一人占有和享受他份外的土地。雖然韋斯敏

斯德 (Duke of Westminster) 公爵的土地不動產的權利已然經了許多世代被人承認但今日在倫敦出生的最窮的小孩却有與他的長子一樣多的權利。雖然紐約州的主權的人民承認阿斯托 (Astors) 的所有土地的財產權，可是這位最瘦弱的哭哭啼啼的來在這個世界之上的嬰兒在這最污穢的和最愁苦的租宅裏面，當他出生之時，也就受命於自然得到與百萬富翁相等的平等權利。如果這個權利被否認了，則他便是被掠奪了。

我們前面的那些在他們自己是不可抵抗的結論，於是便被這個最高的和最後的試驗所證明了。他們在政治經濟學上和在倫理學上都指明了土地私有權實是一種過錯，這種過錯是此隨着物質進步的增加而增加的萬惡叢生之地。

民衆在富足之中感受不足；他們，表面雖然說有政治的自由，但被罰以奴隸的工資；說到他們的勞苦，從未爲節省勞動的發明所解免，寧且掠奪了他們的特權，他們在直覺上感到「總有什麼錯了。」又他們這種感覺是不錯的。

蔓延的很寬的社會罪惡，或在一種日往上進的文明社會裏面到處壓迫人的罪惡是從一個

重要的過錯發生出來的——即以人人所必憑以生活的土地，被掠奪而為有些人的絕對的財產。從這個根本的不平允的狀態發生出所有的不平允的狀態，他們擾亂並把現代的進步置於危險的境地，他們以貧窮處罰生產財富的人，而不生產人請到繁華綺麗的世界，他們在天堂的旁邊建造專為貧戶租用的房舍？在教堂之後樹立妓館，復又強迫我們修造監牢須如我們辦理學堂。

現在尙未為世人所識破的這種現象，在他裏面一點也不新奇和奧妙。他不是說物質進步的本身不是好的；他不是說自然曾經生育了兒童，但他對於這些兒童事先却無準備去供養他們；他不是說造物者曾經在自然的公律身上留下了一種不公允的污點，這種不公允的污點且為人心所不喜，因此之故，所以物質的進步才會長成這種苦毒的成菓。在我們的最高的文化之中，人因貧困而瘦弱而早死的現象，實非由於天之吝嗇而是由於人之不公正。罪惡和愁苦，貧乏和依賴，不是人口增加和產業進步的正當的結果；他們之所以跟着人口的增加和產業的進步，只因土地被作為私人的財產看待的原故——他們只是侵犯了這個最高的公正公律的真正的和必然的結果，這即是那以自然所備給全人的東西只給有些人獨占。

承認土地的個人私有的權利，便是否認其他個人的自然權利——他是一種必然出現在那財富的不公平分配裏面的過錯。因為勞動既然不能離乎土地之使用而生產，所以否認平等使用土地的權利，勢必連同否認勞動對他自己的生產品的權利。如果一個人能够支配別人所必憑以工作的土地，則他便能徵收他們的生產品以爲他那允許他們作工的代價。自然的根本公律，即她之被人享用當附隨在人的努力上，於是被侵犯了。其一收穫而不生產；其他則生產而不收穫。其一則被給以不義之財；其他則被掠奪。我們曾找出這個根本的過錯是由於財富的不公平的分配，這種不公正的分配，把現代的社會分成很富和很窮的兩個極端。那便是這地租的繼續不斷的增加——地租就是對勞動強迫徵收的使用土地的價格，他剝削了他們正當取得的財富的許多成份，而以此之充塞少數人的私囊，這些少數的人從未爲了獲得財富而操勞。

爲什麼這些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人應當踟躕而不立刻去破壞他呢？那些在他們未曾播種的地方從事收穫而被人許爲正當的土地所有人是誰呢？

請暫時想想這種我們憑以鄭重允許理查洛 (Richard Roe) 向約翰多 (John Doe) 排

斥一切的取得地球所有權利之根據的荒謬，就是這種土地所有權利給他以絕對的領有權利對抗其餘所有各個。在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我們的那些土地所有權利的根據係來自墨西哥（Mexico）的最高無上的政府，墨政府取自西班牙王，西班牙王取自羅馬教皇，因為在有一個時候，羅馬教皇曾以筆據將此尚待發現之土地分給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Portuguese）——或如你願意，你可說他們的根據是征服。在東部諸州裏面他們係源於與印第安人（Indians）所締結的條約和英格蘭諸位皇帝的頒賜；在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是源於法蘭西政府；在佛羅里達（Florida）係源於西班牙政府；至於在英格蘭，他們乃是源於諾爾曼（Norman）的征服他的國王。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是源於一種使人負責的權利而是源於強人屈從的強力。權利既只建築在強力上則當強力把他宣佈無效的時候，沒有什麼可以暴怨。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得有權力的人民決心要取消這些權利的根據，沒有什麼意見敢以公正的名義出而反對。現在曾經存在的有許多，他們實有保有和給出地面各部份的絕對的財產的權力，但何處何時有人具有這種的權利呢？

人的生產品的絕對所有權利是很明白的。不問這種權利曾經經過了好多人的手，但在這種經過的起點却有人的勞働——某一個人，因他曾以他的努力取得或生產他，對他保有一種明白的權利對抗所有其餘的各個，又且這種權利可以用賣出或贈與的方法能够正當的從一個人手內讓到其他的另一人手內。但人對物質宇宙的任何部份無論其是如何相沿傳授的，歸根究底，我們能够指出或假定他於此亦有絕對所有權嗎？土地上的改良可以視爲一種原始的權利，但他只是對於改良的一種權利不是對於土地自己的一種權利。如果我們剗平了一個森林，放乾了一池，或填平了一澤，所有我能要求的只是這些努力所給出的價值。他們並沒有以對土地本身的權利給我，亦沒有以社會之擴大所增給於土地之價值單獨送給於我而使我不與社會其他的分子平等享受的權利。

但這話亦定要被人說：即有些的改良日久便與土地自身毫無分別很好；所以對土地改良的權利便與對土地自身的權利混合了；這個個別的權利於是喪失在共同的權利裏面。只有大的併吞小的，沒有小的併吞大的。自然不是從人來的，而人却是從自然來的，故人和所有他的工作必須

重行回到自然去。

可是，這話定當要被人提出：既然每一個人都有使用土地和享受土地的權利，那末，凡使用土地的人便當讓他有絕對使用他的權利，爲的是他可以得到他的勞動的充分的權利。但決定個別的權利到何處終，公共的權利從何處起，乃是很容易的了。一種精密的和正確的決定標準，早被價值提出，而以他的幫助，不問人口的繁密到何程度，可很容易的決定和保證每人的正確的權利，即人人所有的平等權利。土地的價值，據我們所會知道的乃是獨占的價格。並且左右土地的價值的並非土地的絕對的能力，而是土地的相對的能力。不問土地的內在的品質怎樣，凡不比其他可以把來使用的土地更好之土地都是不能有價值的。土地的價值常測量土地和最好的可以把來使用的土地的差別。因此之故，土地的價值把社會對於個人所有的土地的權利表白而爲一種正確的和顯明的形式；又地租表明個人應當付給社會於以滿足其他社會的各員平等權利的定額。因此之故，如果我們以土地的安穩使用之權，許與土地的先占，一面沒收地租以爲社會的福利，則我們便把那種在改良上所不可缺的固定的田產權與此承認所有的人均有平等使用土地之權二

者調和了。

講到完整的和絕對的個人所有土地的權利是從先占的事實推演而得那便是，如果能夠。土地所有權能够被人辯護的最荒謬的根據。先占能够把萬代的人所憑以資生的地面送給一個時代的先占的人讓他們有絕對的權利嗎？前一個世代的人比現在這一世代的人我們果有優越的使？用這個世界的權利嗎？或一百年前的人，或一千年前的人有嗎？築土牆的人，住山洞的人，與古巨獸和三趾馬同時代的人，或更且往後一點，他們在洪荒混沌的年代裏面，即在只能被我們視為地質的年代裏面，果然已經在這一被我們現在這短時間內所租用的地球之上，彼此承繼更有使用土地的特權嗎？

這位初到筵席的人果有權利收回所有的椅子並有權利宣言其他沒有一個客應當參加已經備辦好了的食物，除了與他締結條件嗎？這位在戲園的入口最初繳了入門券並進了門去的人果然以他的先到之故，取得了關門的權利並有叫演奏只爲他一個人演奏的權利嗎？這位初上火車的搭客果有權利來將他的行李放在所有的座位上並強迫其他的後他而來的旅客通通站立

着嗎？

這些例子是完全的相類似的。我們到我們散，只是些不斷張開的筵席上的座客，一些備有無限座位的娛樂場上的觀眾和演員，一些從此站到彼站的過客——我們取用和享受的權利不可能是排外的；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必受其他的人的平等權利的限制。這一位初來墾殖的人可以隨意取用他所要取用的土地，但到其他的人需用這塊土地之時——這一件事早為土地發生價值所表示——他的權利必受其他的人的同等權利的限制，先占的關係概不能給人以禁止其他的人執行他們同等的權利，正如火車上的旅客可以任意把行李來佈滿他所願意佈滿的座位，但到其他的旅客上車之時，他便須讓出座位。如果這不是事實，則是一個人便能以先占的關係任意取得土地和轉讓土地，不僅有對一六〇畝的排外的權利或對六四〇畝的排外的權利，而且有對一座城鎮，一個國家，一塊大陸的排外的權利了。

承認個人對土地的權利到極端的時候，是荒謬之至——如果我們承認無論任何一人能夠集中任何國家的土地所有權利於一身，能夠排斥所有其餘的住民，並且能夠集中全地球上的

土地，那末，在全世界的日趨繁密的人口之中便唯有他才有生存的權利。

在我們的假想之上所當實現的事情現在是小規模的被實現而爲事實了。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的領地主人，已然因土地之封賜得到了「那些驕傲的如似瘋狂的白的傘和象」，已然至再至三的強迫土著的人口離開廣大的土地，而這些被他們強迫離開故土的人的祖先自古便在這塊土地之上居住不知經了若干代——他們強迫他們遠涉，強迫他們變成窮人，或受饑饉。在新的加里佛尼亞一州內，人人都可見出在那些沒有開墾的地域上由許多的家宅所挺出來的許多的黑煙囪，而在這些家宅裏面的住民老早便被蔑視自然權利的法律的力量驅逐出去；又應該富庶的許多的大帶的地方現在都是一片荒涼之地，這是因爲承認絕對的所有權，使人有權不許他人使用。如果占有不列顛羣島的地面的少數的地主把幾百萬的不列顛的人民趕出他們的故鄉，不過僅是依照英國的法律所給與他的充分的權利去做，並且有一些地主，現在已經小規模的做了。又此一種會爲僅僅幾十萬人憑以自由放逐三千萬人民離開他們的故鄉的絕對權，雖更覺驚人，比較現在不列顛的人民被強迫支付巨額的款項於他們內中之少數以爲居住他們所慣愛

稱做他們自己的土地和使用土地的代價之事，當無絲毫的更悖謬自然的權利；這種土地憑藉許多可愛和可敬的令人難忘之物使他們愛他，因此他們到必要時，在義務上有為流血和犧牲他們的生命之責任。

我只說及不列顛羣島者，乃因彼間土地所有權是更且集中的，他們給出一種爲土地私有財產所必造成的更加顯明的說明。「無論什麼時候土壤屬於何人他的碩果便屬於何人」是一種隨着人口的增加和發明和改良所輔助的生產力的增加而愈顯著的真實；但他是無論什麼地方的真實——在我們的新的諸州裏面和在不列顛羣島裏面或在印度 (India) 河的兩岸附近他均含有同程度的真實性。

第二章 勞動者被人化爲奴隸是土地私有權的最後結果

如果動產奴隸制度是不公平的，那末，土地私有財產制度也是不公平的。

請讓這些情境照樣下去——結果土地所有權一定造成人身所有權，其程度之小大當視土

地使用之必要（真實的或人造的）程度而定。但這不過是地租公律的另外的一種說法。

當着這種必要是絕對的時候——當着土地之使用關係人的生死問題的時候，對於人的所有權實包含在對於土地的所有權裏面，絕對沒有疑問。

把一百個人放在一個不可逃避的荒島上，你把他們內中之一人來做其他九十九人的所有主，或把他來做這一個荒島上的土壤的所有主，這件事情對他或對他們都沒什麼不同。

在此一，或彼一的場合之上，這一個人都是彼間九十九人的絕對的主人——他的威權大到可以叫人生存可以叫人死亡，因為只消不許他們在這土地上居住他們便只有跳海一路。

在較大的場所上，又經過更複雜的關係，這個同一的原因必然以同一的方法達到同一的目的——這個最後的結果，這些勞動者被人作為奴隸，隨着那個壓力，那個逼迫他們居住或離開為他人的財產的土地的壓力的發生而發生，並隨着他的增加而日變明顯。假設有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裏面，土壤分散在許多地主的手內，不是落在一人的手內，並假定在這個國家裏面，正如在近代的生產制度裏面一樣，這個資本家與這位勞動者分開，又製造和交易，在他們所有的部門裏面，

與農業分開。在土地的所有主和勞働者之間的關係，雖然沒有那樣直接那樣顯露，定當，隨着人口的增加和技術的進步，發生同一的趨勢：是即在一方面有絕對的支配權，在他方面只有卑賤的無助，正如在我們所假定的孤島上的情形上一樣。地租定當增高，工資定當下降。在總的生產品中地主定當取得常往上增的那一份，勞働者取得常往下減的那一份。正因移往較賤的土地之事日愈艱難或不可能，所以勞働者，不問他們的生產品何如定當被迫到一種貧乏的生活狀態，並且，在他們之間的自由競爭，在土地已被獨占之地，定當逼迫他們到一種境地，這種境地實是一種奴隸的境地，即令他們可以被他人戲言具有自由的權利和標誌。

本世紀中，雖然眼見着生產力之增加頗大，並且尚在繼續的往前展進，然而在產業的較低較寬的一層裏面，勞働的工資無論何處均有降到奴隸工資的趨勢——只够維持勞働者到能工作的程度，這件事情並不奇怪。因為人所恃以衣食的土地所有權實等於人身所有權，又承認有些人有排外的使用土地和享受土地之權，便是壓迫其他的個人至於奴隸的地位，直到如此完全和如此過分的程度，好像我們已然正式的把他們化為動產了。

在較簡單的社會裏面，（即在生產只是以直接的勞働施於土地的社會裏面），這種奴隸狀態，這種構成以此人人所持以衣食的土壤給予少數的人絕對享用的必然結果的奴隸狀態，無論在佃奴制度裏面，或在以奴役租地的制度裏面，或在農奴制度裏面，明明白白的可被看見。

動產奴隸制度起源於在戰爭中許多俘虜的擒捕，又此制度，雖然在地球之各部份都會多少的存在，但比較這種起於土地之私有的各種奴隸制度，他的面積狹小，他的影響微細。沒有整個的民衆會被降格而爲他們自己的種族的動產奴隸，亦沒有任何人民大規模的被征服而爲這一類類的奴隸。這種普遍的把多數人隸屬於少數人之下的現象，他們伴着一種已然進步到某種階段的社會，他們實係由於土地被人強占而爲個人財產的結果。土地所有權到處造成靠土地生活的「人的所有權」。就是這種樣式的奴隸狀態現在在那埃及的古金字塔和巨大的紀念碑上尚有證據，又關於這種奴隸狀態的制度我們在法老（Pharaoh）趁着饑荒時節購買人民的土地的这个聖經故事裏面或許尙可得着一種空泛的傳述。就是這種樣式的奴隸狀態在遠古的歷史內希臘人（Greece）的征服人者曾將這個半島上的本地居民降格，因爲他們曾把他們變成佃奴，

強迫他們對於他們的土地繳納地租。就是這種大田產制度的成長，把古代意大利的人口，從健壯農夫的種族——他們的蠻強的品質征服了這個世界——降到卑屈的奴僕。就是土地被收歸爲他們的囚長的絕對的私產，逐漸便把自由的和平等的高爾（Gallic），條頓（Teutonic），漢利（Hunnish）的戰士的子孫變成僑奴（coloni）或佃奴（villains）；又把俄羅斯之波蘭匈牙利族的（Slavonic）鄉村社會裏面的獨立市民變爲俄羅斯的農夫和波蘭的農奴；又造成與歐洲同樣的日本和中國的封建制度；又把坡力奈西亞（Polynesia）的囚長造成幾乎是他們的同輩的絕對的主人。阿利安（Aryan）的牧夫和兵士，依據比較語言學對於我們的告訴，他們乃係來自印度日耳曼種族（Indo-Germanic）的共同出生地去到印度低平原的人民如何邊爾化爲謙懇的和卑恭的印度人，在我所曾引的梵文（Sanskrit）的一行詩內給我們一種示意。印度王的那些驕傲得來如比瘋狂的白的傘和象只是土地特許權的花片。又如我們找着了打開那些埋藏在猶嘎旦（Yucatan）和危地馬拉（Guatemala）的偉大遺跡中的未經發覺的文化紀載的鑰匙，立即說出治人階級的驕傲和這些民衆被判處的沒有止息的苦工，我們十九定能領悟以土

地收爲少數人的私有財產之手段所加諸大部人民的奴隸待遇——這是這條普遍的真實的另外的一個說明，這個普遍的真實，是即占有土地的他們是住在土地上的人的主人。

在土地和勞動之間的必須的關係，這個絕對的權力被土地所有權以之加於那些靠使用土地爲生的人，解釋了捨此便不能解釋的事情——即這些恁的絕端違背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意義的制度，習慣，和觀念爲什麼居然能够長成和持久下去。

當着個人所有權的觀念——這種觀念公平的和自然的附託在人的勞動生產品上——擴充到土地的時候，其餘的罪惡只是一種進步的問題。最強的和最狡猾的，在這類非由生產而得，乃是由於占領而得的財產上容易得着優越的股份，末後，因爲他們成了土地的主人，所以他們必定變成他們的朋輩的主人。土地所有權，是貴族制度的基礎。非貴族造成土地的私有，而係土地的私有造成貴族。中古歐洲的一切廣大的特權，是源於他們那地主的資格而來。這個土地所有權的簡單原理，在一方面產生地主式的貴族，在他方面產生田奴式的臣屬——其一有一切的權利，其他沒有絲毫的權利。君主對於土壤的權利一旦被承認了和維持了，同時那些依賴土地爲生的人

便只能屈受他的條件。時代的風俗和習慣使這些條件包含着奴役和奴隸條件，並包含着產物式的地租和金錢式的地租；但這根本的事件，即這強迫他們的根本的事件，乃係土地所有權了。這種權力在土地所有權存在之地存在，又在競爭使用土地如此強烈俾地主得以製定他自己的條件的地帶得被成就。今日英格蘭的地主，因為英國的法律認可他對土地的排外的權利，無不獲有他的先人封建諸侯所有的全部重要的權利，他可以獲得役務為地租或奴隸為地租。他可以強迫他的佃戶以特種的方式去伺候他，去宣佈一種特別的宗教，去遣送他們的兒童到一特別的學校，去同意他的決斷，去跪在他的面前，當他訓話之時，去穿戴他的僕役的號衣，充當他的衛兵，去犧牲女性的尊貴於他，只要他們情願接受這些條件，不願被驅逐於土地之外。總之一句，他可以強迫那些仍然願在他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屈從他所提出的無論什麼樣的條件，又法律如果不能限制他的所有權，便不能阻止他的行為，因為遵從他的命令，乃是取的一種自由契約或自由行動的方式。英格蘭的地主確是按照他們所處的時代的風俗習慣去執行了這些權力。他們自從卸掉了捍衛國家的責任，不復需要他們的租戶服兵役，又此財富和威力的所有關係，無須再以大隊跟隨來表示，

所以他們亦不再去留意個人躬親的役務了。但是他們習以為常的操縱他們的佃戶的選舉票，並且在許多小的方法裏面命令他們。這位公正可敬的神父，普郎克特僧正 (Bishop Lord Plunkett) 驅逐了他的許多在愛爾蘭地方的租戶，因為他們不把他們的兒童送入新教徒所辦的星期學校；又能麥息斯 (Nemesia) 在她放射刺客的子彈以前，所等候了怎麼久的來德靈伯爵 (Earl of Leitrim) 人都責備這位伯爵犯有更黑暗的罪惡；同時因貪心冷酷的驅迫，一連連的田舍曾經被推倒了家庭，連着家庭均被強迫而為大道。此條容許這種事實存在的原理與那在更野蠻的時代和更單純的社會狀態裏面，把普通人民中的大衆化為奴隸，而在貴族與農民之間鑿開一個鴻溝的原理是一樣的。在農民被變成農奴的地方，他僅不許他離開他所生長的土地，以人工造成我們在這孤島之上所假想的境地。在人口稀少之地他是必然的會造成絕對的奴隸狀態，而在土地完全被人占據之地，競爭可以造成實際與他相同的情形。在高地租的愛爾蘭的農民的狀態和俄羅斯的 (Russian) 農奴狀態之間，在許多事情裏面均是農奴有利。農奴確未受餓。

却說，我想我已然最後證明了，就是這個同一的原因，會把在今日文明世界內作工的勞働民

衆降爲奴隸的地位。人身的自由——那就是說，這種行動的自由——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被承認了的，同時政治和法律不平等，在合衆國裏面早無半點痕跡了，並且在這最落後的文明國家裏面此種痕跡所存亦少。但是不平等的大原因仍在，而此原因則表示在財富的不公平分配裏面。奴隸狀態的精義是他把勞動者所有的生產品通取去了，只剩下够以支持一個動物的生存的一部份，而在現存的制度之下，自由勞動的工資沒有疑義的朝着這個最低限度前進。生產的增加不問有好多，地租總是穩穩的傾向着去吸收這個利得，並且比較利得更多。

由此觀之，在每一文明國家裏面，多數民衆的境地均是，或傾於變成那種在自由形式之下的實質奴隸狀態。而在各種各樣的奴隸狀態中或許只有這一種才是最狠毒和最殘忍的了。因爲勞動者被掠奪了他的勞動生產品並被強迫去爲一點生活資料而工作；然而他的監工人，忘了他們自己也是人類，竟至做出各種暴厲恣睢的形相。那些接受勞動的役務和向勞動支付工資的人亦是挨次的被人壓迫——在勞動者和對他們的勞動的最後享受者之間的連接被人分裂，而個性亦喪失了。這種主人對於奴隸的直接責任，這種以溫情的勢力加於大多數人的責任不會發現；那

不是一個人去逼迫另一個人沒有間斷和沒有補償的作苦工，但是「這些需要和供給的不可逃避的公律」對於這些公律一人不能負責。伽圖這個都察（Cato the Censor）的名言——這些名言即在殘忍和普遍蓄奴的時代亦且被人討厭——說最多的和可能的工作已向奴隸取得之後，奴隸即當被人逐出斃命，變成了普遍的規則；又即這種自私自利的興味，這種激勵主人注意奴隸的慰樂和幸福的自私自利的興味是被喪失了。勞働已然變成貨物，而勞働者已然變成一副機械。沒有主人和奴隸，沒有僱傭者和被僱傭者，但只有買者和賣者。市場的議價代替了其他一切的情緒。

當着南方的蓄奴人看見在最進步的文明國家裏面的自由勞働的貧民的時候，自無怪他們容易說服他們自己贊成神聖的奴隸制度了。南方的種田的奴隸比較英格蘭的農業勞働者從全體上說都比較吃的更好，住的更好，穿的更好；他們平生的焦愁少，娛樂多，享受多，是不能有疑問的；即在北部諸洲裏面，凡是前來觀光的蓄奴人亦可看着和聽着在他們所謂他們的勞働組織之下不能辦到的事情。在南方諸洲裏面，正當着奴隸制度盛行的時候，凡強迫他的黑奴工作和生活的

主人，正如在自由的國家裏面白種的男人和婦人被強迫工作和生活一樣，當被社會認爲不名譽的人，又如輿論不能限制他，他的自私的利益在支持他的動物的健康和強壯方面亦當能够做到。在倫敦，紐約，和波士頓（Boston）城市之中，在那些業會犧牲了金錢和性命去解放奴隸並且還要犧牲的人中，雖然沒有一人能够在公共地方虐待獸畜而不被逮捕和懲戒，但赤足和襤褸的小孩可以被人看見即在隆冬之季亦在街道跑來跑去，而在齷齪的屋頂樓和喧囂的地窖裏面婦女爲了稀微的工資，爲了那點稀微的不能保持他們在適當的溫度和滋養料裏的工資，消磨了他們的生命。自南方的蓄奴人視之這種廢除奴隸的要求豈不酷似僞君子的假哭嗎？這是無足怪的。

現在奴隸制度已然被廢除了，但南方的種植家覺得他們並沒遭受損失。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即爲自由人所必賴以生活的土地的所有權送給他們在實際上與從前一樣的支配勞動的權利；然而卻被卸掉了有時也是很浩費的義務。黑奴現在有移住的選擇權，而這一種的大移動現在大約似將開始，但因人口增加，土地日貴，這些種植家從他們的勞動者的生產品中所得的那一比例的成分定比他們在奴隸制度之下所得還大，又勞動者定然比奴隸所得的那一份還少——因爲

在動產的奴隸狀態之下奴隸之所入至少足夠維持他們的身體的健康；但在英格蘭這種國家裏面，有許多浩大的勞働者階級尚未得到此數。（註一）

這些在主奴關係存在的地方，潛來改變動產的奴隸狀態並阻止主人極度施展威權於奴隸的勢力，亦且在那構成歐洲發展的初期的特質的農奴制度的雛形裏面嶄露頭面。這些勢力復因受宗教，或正如在動產奴隸制度裏面一樣，受這更開明的，但仍是主上的自私的利益的幫助，凝結而成一種習慣。這種習慣普遍的造成土地所有主所能勒索農奴或農夫的限制，所以這些沒有生活資料同時相互競取生活資料的人之間的人的競爭，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走到極端，亦沒充分發洩他的剝奪和壓下的權力。希臘的佃奴，意大利的分益農，俄羅斯和波蘭的農奴，封建歐洲的農夫，他們或以他們的產物中之一固定的部份，又或以他們的勞働中之一固定的部份報效他們的地主，此外普通不被榨取。可是這些進來改變土地所有權的敲索力的勢力，雖然他們在英格蘭的田產裏面，凡在地主和他的家族通通認為他們自己之對病人和幼弱送給醫藥物和慰藉品並認留意他們的鄉人的幸福，正如南部的種植家曾經習於善遇他們的黑奴，是他們的義務的地方尚

可被人看見，可是這些勢力在一更精巧和次明顯的形式裏面——這種形式即農奴在近代生產的複雜過程中所表現的形式，於此之間他把被榨取的人和榨取他的人分開的如此的寬並在中間加入恁多的間接的等級，他使這兩階級的分分子之間的關係，從直接的和特殊的，變為間接的和一般的——是悉喪失。在現代的社會裏面，競爭有自由向勞動者逼索他所能給出的最高度，又他所伴着的可怖的強力，可在財富和產業的中心地方最下層階級的狀態裏面被人看出。在本國裏面，此種最下層階級的狀態尚未普及的原因，是由在本大陸裏面此曾經開放的沃壤廣大，這種沃壤不僅對於本聯合國的舊區域的日增的人口供給他們一種逃避所，亦且曾經解救了在歐洲的這種痛苦——在一國家裏面，這一個國家就是愛爾蘭，移住美國之民如此其大以致在實際上減少了她的人口總數。但這種救濟的方法是不能永久支持的。現在他已然迅速的正在告結束了，又只要他一結束，這種痛苦必然日大一日。

在刺馬耶那 (Ramayana) 的這個智鴉，這智鴉佈斯漢達 (Bushmana) 他曾在世界各部居住，又知道一切的自從開天闢地以來的事實，他說，輕視塵世的利益雖然是到福地的必由之路；但

最刺骨的可能的痛苦現被極端的貧困造成，這話亦非毫無理由。這種貧困，這種在進步的文明程度內大多數人受其懲罰的貧困，不是那種會爲古先聖賢所發明的和哲學家所讚美的少私寡欲的自由；他是一種降低人的地位和使人變爲禽獸的奴隸狀態，摧殘了人的高尚的天性，麻醉了人的純潔的情緒，並且以他的痛苦逼迫着人去作禽獸所不願做的事情。就是這種沒有辦法和沒有希望的貧困，燬滅了男人和婦人的志氣，剝奪了小孩兒的天真和快樂，以致勞働階級被一種強力所鞭策，這種強力加在他們身上，正如一種不可抵抗的和鐵面無情的機械。波士頓（Boston）的領圈製造家每小時支付小女童二分，雖亦可以憐惜他們的境遇；但是他，與他們一樣，都是受競爭的公律支配，並不能支付更多而經營他們的生意，因爲交易不受感情支配。那末，經過所有的中介的等級直到這些以地租的方式接受勞働的成果而不給出絲毫的報償的人之間，這個壓迫下層的階級到不足的奴隸狀態實是這個鐵鑄的需要和供給的公律了，這個公律是個人所不能與他爭執和辯詰的狂風也似和巨濤也似的權力。

但是，在實際上，這個原因是那常有造成並必造成奴隸狀態的事件——即有些人把天然

所賜給於所有的人的東西霸強不還的行爲。

假如我們承認土地私有財產制度，我們那個被誇大了的自由必被伴之以奴隸狀態，除非這個制度根本破壞，獨立的宣言，和解放的法令通通沒用。如果一人老能要求人人所必恃以爲生的土地以爲個人的排外的所有權利，奴隸狀態老會存在，他並且必要隨着物質的進步而成長而擴大。

這——又我們在本書的前幾章裏面曾經一步一步的找出這個程序——是在今日文明世界上正在往前進展的事件。土地私有權是下面的磨石。物質的進步是上面的磨石。工人階級在這兩塊磨石之間，被一種日增無已的壓力，慘然磨滅。

(註一) 有一位反對奴隸制度的人 Olo. J. A. Collins 造訪英格蘭，他在一個蘇格蘭的工廠裏面向一大羣聽衆演說，又他把在美國所慣用的方法即把在美國有些州內的奴隸法典上所規定來用以養活奴隸的最低度的食糧舉出示衆，刺激他們的感情。可是他立即發現他這一種方法對於許多聽衆只是一種失敗。

第三章 地主對於賠償的要求

這個真實是，並且這個真實是不能逃避的，即對於土地的排外的所有權，世上沒有並不能有的。正當的權利根據，又土地上的私有財產制度，等於動產奴隸制度，是一種鹵莽的，純粹的，極度的罪過。

在文明世界內大多數的人都不認識此點，只因大多數人不去思想。他們以為凡是在的都是對的，除非他的不是常常被人暴露，他們並常預備去殺那些首先說他不是的人物。

但是凡學政治經濟學的人，即令這種政治經濟學是現在所教的這一種，或研究財富之生產與分配的人，不問他的研究之深淺如何，無不看出那種由土地做成的財產與由人的生產品所做成的財產不同，並且他是在抽象的公正觀念上沒有保證的。

在每一政治經濟學的模範作品上，無不明認或默認這個道理是不錯，但普通都是僅以輕描淡寫的方法把他帶過，或則棄而不論。注意力普通都被人引到另外的去處，不使這種真理被他捉

住，正如在一蓄奴的社會裏面討論道德哲學的演說家可以把人的注意力喚到另外的去處，以免對於人的自然權利大爲考慮，而此由土地所構成的財產於是便默默的被人承認爲一種既存的事實，並被擅定爲土地之便利使用和文明狀態之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條件。

我們所經過的這番考試曾經最後的證明了，這種以土地做成的私有財產不能以效用的理由被人證爲正當的應該存在——在他方面，他且是在進步的文明狀態中以驚心駭目的狀態出現於社會之前的貧乏，愁苦和退化，社會的疾病和政治的衰弱的那些被人追溯而至的大原因。因此之故，利便遂與公正正在廢除他這一點上組成聯合戰線。

當着利便與公正聯合一道前來要求我們破壞一種不比僅一城市的條例更有廣大的根基和堅強的立脚地的制度的時候，還有什麼理由來猶豫？

這種似乎可以使人猶豫的考慮（即在那些清清楚楚的知道土地在權利上屬於公共的財產的人方面）是因爲這已然恁久承認土地爲私人財產的觀念，所以我們如果廢止他，必定對那些人不起，他們苦在已把他們的計算樹立在他的永久上；因爲已然容許土地被認爲正當的財產，

所以我們如果收回這種公共的權利，定對那些曾經以他們的沒有疑義的財產買來土地的人爲不正的侵害。於是遂有人說，如果我們廢除土地爲私有財產，那末，公正定然需要我們當給這些現在有他的人充分的賠償，正如不列顛政府廢除上級軍官委任狀的買賣，覺得他自己實有賠償那些買有該項委任狀相信將來可以賣出的人的必要，或如在不列顛的西印度裏面廢除奴隸共支一萬萬美金於蓄奴人，以爲補償費。

卽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他在他的『社會靜態學』 (Social Statics) 裏面曾經恁的清楚明白的指出那個爲土地所有人憑以要求土地的排外的所有關係的權利根據之無效，亦賞識這種觀念（雖然我覺得他不一致）他說正當的估價和清償現在的土地所有人的要求權利，這些土地所有人會以他們自己的行爲或以他們的祖先的行爲對於他們的地產給有誠實獲得的財富的相等物是社會在有一個時候必須解決的一些最煩複的問題之一。

就是這種的觀念引起這種的建議，這種的建議在大不列顛找着了許多宣傳的人士，卽政府應當以市價買入該國的土地個人所有權，就是這種的觀念引起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

art Mill) 提出這種主張即不全部收回土地，但僅收回將來的附加的利益，儘管彌爾是完全看清楚了土地作為私有財產的根本的偏頗。他的計畫是估計在這個王國裏面的全部土地的市價應採公正的和寬大的標尺，又凡將來該土地上所增添的價值，即非由地主的改良而來的價值應悉數收歸國家。

且莫說此種笨重的計畫所牽涉到的這些在擴充他們所必需的政府的職務和他們所必造成的腐化政治的實際上的困難，他們的內在的和重要的缺點是在想以調和錯誤與公正的方法於以造成由私有到公有的中介，不知這個方法是完全的不能行的，因為土地所有人的利益如被保存一分，公衆的利益和公衆的權利便必放棄一分，又如土地所有人如果於他們固有的特殊權利絲毫無所失，那末，人民全體當亦絲毫無所得。買回個人的財產權利無異於以同樣數量的地租用另種的方式付給地主罷了；他當要以徵稅的方法向勞働和資本專為地主徵收這種與地主現在以地租的方式取自勞働和資本的部份。他們的不公正的利益將被保存，而非地主的不合公正的不利益將被繼續。這點固是很確定的，即當着地租上漲，漲到比較現在地主按照現在土地的

價格每年所得的利息更高的時候，人民全體當有一種利益，但是這種利益只是將來的，並且，在同一時間裏面，此間不僅沒有救濟並且這種專為現在地主的益利在勞働和資本之上所增加的負擔，當被增加許多。因為在土地的現在的市場之內有一個要素就是希望土地將來增價，因此之故，凡按照市率購買土地又在購買的金錢上支付利息，當不僅以實際的地租之支付增加生產人的負擔，並且還要投機的地租之支付增加生產人的負擔。或用別的办法，這種土地當以比較通常的利率更低的利率為標準計算價格被其購買（因為地價有增加的希望常使土地的市場價格比較其他的任何可以產生現在同一的收入的东西的價格更大），而在購買的金錢上的利息當按照通常的利率支付。於是地主所得的數目不僅是現在的，土地所給於他們的全部，並且是相當的更大之數。這不啻是國家向現在的地主給以比較他們現在所得更大之數取得一種永租的權利。至於現在國家當只是土地所有人用來收集他們的地租的機關，又當不儘以他們現在所領受的付給他們而且尙要相當的更大。

彌爾君 (Mr. Mill) 的將土地價值在將來的不勞增殖收歸國有的政策是不增加現在的

財富分配的不公正，但他不能救濟他。地租於將來的投機的增高當會停滯，又在將來的時候人民全體當獲得這種在將來的地租的增額和現在的地租之間的剩餘利益。所謂現在的地租即是那個在確定土地的現在的價值的時候憑以估計他的增額的地租，不待說在現在的地租裏面預期的價值和現在的價值都是要素之一。但是這種辦法當以一階級超於其他各階級現在所有的利益永遠留給此一階級。所有可以對這一種計畫說的就是他比沒有計畫較好。

此種沒有效率 and 不能實行的計畫之所以必須討論，因為此種討論可以引起許有更好成效的計畫，而且經此討論之後，發現着他們所見的真理之無根據，這便是一種好現象。口頭的正義當他最初開始向年紀很大的過錯進攻的時候令人無足輕重，而屬於說英格蘭語言這些民族的我們仍舊戴着薩克森 (Saxon) 奴隸的衣領，並且曾受了教訓，以迷信的尊崇心來對待地主的既存的權利正如古代埃及以迷信的尊崇心來看鱷魚一樣。但是當着時代成熟的時候，許多觀念成長出外即令最初不能惹人注意。在一個時候當着國王戴上帽子的時候，第三階級 (The third estate) 都用東西來蔽蓋着他們的頭部。此後利時 聖路易 (St. Louis) 的兒子的頭便從

斬頭臺上滾下。反對奴隸制度的運動在合衆國裏面最初也說到要賠償蓄奴的主人，但是當着四百萬奴隸被解放的時候蓄奴的主人並未得着賠償的款項，又他們亦不要求賠償分毫。又在任一如英格蘭或合衆國這種國家的人民，他們都被土地私有權的不公正和不便利的掀動起來要求土地收歸國有，他們定將彼此觀念十足的掀動起來，以比較收買尙且直接尙且更容易的方法收入國有。他們定將不把他們自己在賠償土地所有主上磨難他們自己了。

並且地主亦當沒有干預的權利。如像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這種人定要把賠償地主的行動看的如此重要，以致僅僅主張把將來地租的增價收歸國家，唯有把他對於這些流行主義的承認卽工資是從資本中取來的，又人口常有逼着食料的趨勢才能解釋。這些主義隱蔽了他，致見不到土地私有的完全結果。他已看清楚了「土地所有人的權利是完全的隸屬於國家的一般政策之下的」，又「當着土地私有財產不便利的時候，他便是不公正」（註一）；但他以被馬爾薩斯學說的羅網所羈絆他把在他的周圍所看見的不足和苦痛，正如曾被我在上文裏面所引出的他明白宣佈的那一段話，悉以歸罪於「自然之慳吝，而不以歸罪於人之不公正」，

並且自他眼中視之，土地的國有事業是比較的一件小事，此於貧困的剷除和不足的廢棄不能有所成就——這種目的只有當人學着了抑制自然的本性的時候始能達到。他雖然很偉大，雖然很透澈——熱烈的情懷和高貴的胸腔——但他却尚未見到經濟的公律的真正關係，亦未見到在此一件根本的大惡上怎麼樣流出了不足和貧困，罪惡和卑賤。否則他不會寫出這樣的一句話了：「愛爾蘭的土地，任一國家的土地，均屬於那個國家的人民。這些稱做地主的個人在道德和正義上無論對於什麼都沒權利除了地租，或對於他的可以脫售的價值的補償費」。

如果任何國家的土地屬於該個國家的人民，那末，這些喚做地主的個人在道德上，在正義上，對於地租還有什麼權利呢？如果土地屬於人民，爲什麼依照道德和正誼的精神這些人民還當向他們自己付給他的可以脫售的價值呢？

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說：「如果我們去討論這些自始搶劫了人類的基業的當事人，那末，我們便可速了這件事情。」爲什麼無論如何不速了這件事情呢？因爲這一種的搶劫不如一馬和一堆金錢的搶劫，因爲這種搶劫不是一時便能完結。他是一種新的和繼續的搶劫，時

時刻刻都在進行的。地租不是被人從過去的生產物中取出來的，而是從現在的生產物中取出來的。他是常常的和繼續的向勞動所徵收的過路稅。鐵錘的每一打擊，丁字斧的每一用勁，蒸汽機的每一震動，都支給他以貢稅。他向這些深入地心，危險性命的人的所得徵稅，又向這些託身於搖動不定的船桅高臨白色的狂浪的人徵稅；他敲率資本家的正當的所得和發明家沈默的努力的碩果；他從遊戲和學堂捉來了小兒童，強逼他們以他們的還未長老的骨頭和還未長滿的筋肉工作；他向寒慄搶來溫暖，向飢餓搶來食料，向疾病搶來醫藥，向焦急搶來和平。他使人降格，使人流血，使人痛苦。他把八口和十口的家庭聚集在一間孤單的和齷齪的小屋裏面；他集合農業上的男孩和女孩的隊伍好像一羣豬豕；他把那些在他們的家庭裏面找不着安慰的人統統裝滿在酒館之內；他把這些可以造成有用之材的少年成爲牢獄的候補人；他以少女去充妓館，這些少女也許盡都知道母親的快感；他派遣出許多貪心和所有的作惡的情慾在社會裏面來尋求食料正如隆冬的嚴寒驅逐羣狼來到人的住所之前；他把在人的靈魂裏面的丹心黑化了，他拉下了硬心的，盲目的和殘忍的命運的帷幕遮蓋在一個公正的慈悲的造物者的反省之上。

他不僅是在過去時代裏面的一種搶劫；他是在現在的一種搶劫——這一種搶掠兼把那些現正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嬰兒的出生的權利也都剝削去了！爲什麼我們不該把這種制度迅速的結果了呢？只因我昨日被搶劫了或前日被搶劫了於是我便應該忍受今日和明日也被搶劫嗎？於是這個盜匪便得到搶劫我的一種天賦的權利嗎？

如果土地是人民的，爲什麼繼續的容許地主去得地租呢，或以某種的方法去賠償他們的損失呢？請考慮什麼是地租呢？他不是從土地自發的出來的；他一點也不是地主的勞績。他代表一種被全社會所創造的勞績。他代表一種被全社會所創造的價值。如果你樂許，試讓地主去有土地全部在沒有社會其餘的人的時候所給他的。但是地租是全社會所創造的，應屬於全體社會所有。

請以這條普通法上的據以決定人與人間的權利的名句來審判地主這樁案件。我們知道普通法是理智所完成的，又地主確實不能暴怨他的裁決，因爲他是被地主所建造的，並且是爲地主建造的。却說，當着他所用錢買來的土地被認爲是正當的屬於別人的時候，什麼是普通法允許給與這位無辜的地主的呢？絲毫沒有。只他是以好心買的不能構成他有任何權利。這種普通法是不

以對此無辜的買主給予「補償的糾纏問題」自擾的。這種法律並沒有像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那樣的說：「土地是甲的，因此設想他是地主的乙，除了地租或對於他的賣價的補償費而外，無論對於什麼都沒權利」。因為那定是與一件有名的關於逃跑的奴隸的案件的判決一樣，在這種判決裏面這個法庭據說曾以法律歸還北部以黑奴歸還南部。這種法律只說「土地是甲的，讓司法警察以他歸還給甲！」他不給這位錯買土地的無辜地主任何權利亦不給他以任何賠償費。不僅此也，他並且沒收了這位地主以好意在土地上所加的各种改良。你可以曾用高價去購買這塊土地，因為你會努力偵查這種權利是正當的；你可以曾經在沒有絲毫擾動的所有關係之下保持這塊土地，從未思想到或神往到有一對面的要求人；你會以你的勞力使他有良好的成績，或建築一所比較這塊土地本身價值更大的浩費的房子，或一所中等的你所希望住入的家庭，周圍都是你所培植的菓樹或你所修剪的葡萄，於以閒度你那日往下降的殘年；可是如果奎克（Quirk），伽孟（Gammion），和斯拿蒲（Snap）能够在你那張田契裏面指出一種專門的缺點，或找出了某個早已被忘記了的承繼人，這位承繼人並且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他的權利，

此時不僅這塊土地，並且連土地上所有的各種改良，都要從你被人取過手來。並且不僅此而已。依據普通法，當着你曾讓出了這塊土地並拋出了你的改良的時候，你還可以被請來說明在你有此土地之時從此土地上所取出的餘利。

却說如果我們把此曾被地主造成的並且每日在英美法庭裏面用以解決人與人間的糾紛的同樣裁判官的格言來裁判人民控訴地主這樁案件，我們不僅不會想到要給地主的土地以賠償費，並且又將取去土地上的所有的各種改良和其他可為他們所有的東西了。

但我實不主張，又我實未假定此外有人主張採用這種激烈的辦法。只要人民恢復土地所有權便足之够也。讓這地主保留他們的改良和動產為安穩的所有財產。

那末，在這種公正無私的辦法裏面定然對於任何階級都沒壓迫和妨害。這個造成現在的分配不均和由此而生之痛苦，貶格和耗費的一大原因當被一掃而空。即令握有土地的人亦當在一般利益中分露一份。而這大的土地保有人所得的利益當是一種真實的利益。而這小的土地保有人利益當是大的。因為在歡迎公正的進程中，人人歡迎「愛」的侍人。和平和豐富跟着她的後

塵魚貫而來，不把他們的禮物送給有些人，但把他們送給人。

這個說法是好對的，我們後面當可見着。

如果在這章裏面我曾說了公正，又說便利，這話恍如把公正當做一件事而便利又當做一件事，他僅是想去答覆那些愛這樣說的人的反對意見。這種最高的和最真實的便利是在公正裏面。

第四章 土地私有財產在歷史上的考察

然則什麼最妨害人去認識土地私有財產的根本的不公正呢？並且最拒絕對於任一廢除他的建議的坦白考慮呢？這便是那種心理上的習慣把那世上多年存在的東西認為自然的和必須的東西。

我們把土地視做個人的財產已經習慣了，他又被我們的法律，風俗，習尚完全承認，以致人民大多數永遠都沒想着去懷疑他；但只認他是土地使用所必須仰賴的制度。他們不能想出，或也沒有用腦去想出一種沒有土地私有制度而能存在的社會。他們覺得耕種或改良的第一步便在土

地有一特殊的所有主，又他們並把一人的土地看成一人的所有物，正如他們把他的房屋，他的牲畜，他的貨物，他的傢具看成他的可以出售招租，贈與，遺傳的所有物一樣。『財產神聖』曾經被人常定的宣傳和有效的宣傳，尤其是被這些『保存古代野蠻制度的人』如福耳特耳（Voltaire）所稱做律師者宣傳，以致最多的人把土地私有財產認為文明的基礎，倘如有人向他們提議將土地依舊恢復而為公有財產，他們在初見的時候不是把他認成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妄想，即是把他認成一種根本推翻社會再回復到野蠻制度的一種建議。

即令土地在過去的時代常被視為私有財產是事實，但亦不能證明在以後還有繼續照樣去把他，看做私有財產的必要和應該，正如奴隸制度的普遍存在，在一個時代世人也會安全的確認了他，但亦不能證明把人的血肉作為私產的必要和應該一樣。

不久以前君主的政體幾乎是普遍的了，又不僅這些皇帝而已，即此臣民之中的大多數確實也相信沒有國家能够不要皇帝而維繫。可是，莫說亞美利加（America），法蘭西現在便是沒有皇帝而維繫的；英格蘭的女王，即印度的皇后，治理她的國土正如一個船上的木偶指揮他的航路

一樣，又歐洲其他的那些行了加冕禮的元首，一個二個好比均是坐在炸藥的桶上。

約在百年以前，蒲脫勒主教 (Bishop Butler) 一個有名的比喻的作者，宣稱「沒有任何國
立宗教的人事政府的憲法是一幻想的計畫，現在尚沒先例」。在他那時沒有先例，倒是不錯。在那
個時候沒有沒有某種國教的政府存在，在那個時候以前也不易舉出一個沒有國教的政府的名
字；可是在合衆國裏面，我們以一世紀的實驗證明了，即無國教的政府亦有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就假定土地前此隨時隨處都被當作私有財產看待是確實的事實，也不能證明它應該
常作私產看待，何況事實上並不確實。土地的公共權利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已被首先承認了的，又
私人所有權，除了是強佔的結果而外，沒有一個地方曾經長成。人類的最初的和堅持的概念是人
人對土地均有同等的權利，又此土地私有財產是社會所必需的意見乃是昏昧的結果，這一種的
昏昧不能看到他的直接的環境以外——是一種比較的現在存長的觀念，他之牽強，他之沒有根
據，正如帝王神權的觀念一樣。

旅行家的觀察，批評的歷史家的探討，這些歷史家在近年以來曾經做了恁多的工作去重建

已然忘却了的人的記載又亨利緬因 (Henry Maine) 愛彌爾得拉甫雷 (Émile de Laveleye) 那塞波蘭教授 (Professor Naesse of Bonn) 及其他的人對於制度起源的調查，證明了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形成了人類社會，人對土地的公共權利都是被承認了的，又沒有一個地方無限制的個人所有權是被人自由的採用的。在歷史上，如同在倫理上土地私有財產都是一種竊掠的制度。他沒有一個地方是從契約而來的；沒有一個地方他能被人溯到正義或便利的觀念上；他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在戰爭裏面，在征服裏面和在那種以迷信和法律為護符的狡黠者的自私自利的行為裏面產生出來的。

凡在我們能够追溯社會的古歷史的地方，或在亞洲，在歐洲，在非洲，在美洲，或在坡里內西亞 (Polynesia) 土地會被考慮，因為人的生命對他的必要的關係必然引到他的考慮上——為公共的財產，在這種公共財產裏面凡承認權利之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這就是說，社會中的各員，或我們所應該說的所有的市民對於該社會中的土地的使用和享受都有平等的權利。這種對於土地共有權利之承認並不妨礙我們承認那種為勞動之結果的貨物的特殊的和排外的權利，又

當農業的進步已然發生了一種必要，一種承認土地的排外的保有關係以爲獲得在耕種上所費勞動的結果的絕對享受的必要的時候，他亦且不被放棄。平分土地於各產業單位之間的制度無論在家族之間，或在聯合的家族之間或在個人之間，只能進行到對於達到那個目的的必要之度而止，因爲牧場和森林土地仍被保爲公共所有之物，而對農業土地的平等則是被保存的，這種保持的方法在條頓族 (Teutonic races) 是按期重行均分，至在摩西的法律中則是禁止買賣。

這種最初的辦法仍然以多少完全的形式存在於印度 (India) 俄羅斯 (Russia) 的村落社會，和那尙隸屬於或直到最近始未隸屬於土耳其 (Turkey) 治下的波蘭匈牙利族 (Sclavonic) 國家；存在於瑞士 (Switzerland) 的山地諸州，於非洲北部 (North of Africa) 的卡拜爾民族 (Kabyles) 於非洲南部的卡斐 (Kaffirs) 和在爪哇 (Java) 的土著的人口之中，和在新西蘭 (New Zealand) 的太古人民裏面——這就是說，就是不論在什麼地方，外來的勢力尙未把原始的社會組織的形態消蝕。他是存於各處的這件事在最近數年內被許多獨立的學生和調查者的研究充分的證明了，而且這些研究，據我所知道的，在這兩本書裏面即在哥布登俱樂部 (Co-

bden Club) 的威名之下所出版的各國土地租佃制度和愛彌爾得拉甫雷 (M. de Laveleye) 所著的原始的財產 (Primitive Property)，這兩本書裏面說的最好，對於這兩本書我願凡想知道這個被表達的最詳細的真實的讀者去參考他們。

拉甫雷 (M. de Laveleye) 說：『在所有的原始社會裏面，在所有的原始社會裏面，土壤都是部落的公共財產，又他須照定期分配於各家族之間，因為此理，所以人人都可用他們的勞働爲生活正如自然所會規定的。由是而每人的慰樂都視他的能力和智慧爲比例；無論如何，沒有一個人是缺乏食料的，又由此代到彼代的不平等的狀態早被預爲防範』。這話被拉甫雷認爲是他調查了全世界各部的結果。

如果拉甫雷 (M. de Laveleye) 所說的結論是真的，又他所說的話不錯不能有何疑問，然則我們所要問的就是土地歸爲私人所有的事情爲什麼變得這樣普遍呢？

這些把那排外的和不平等的權利的觀念去代替平等使用土地的觀念的原因，我想，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泛泛的，可是一定的被人溯到。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這些曾經引人去否認平

等個人的權利，並去樹立特權階級的原因。

這些原因可被總括爲下列的原因：(一)因爲戰爭的結果，致大權概集於酋長和軍人階級手裏，這種權力的集中使他們去霸占公有的土地；(二)這種征服的勢力，一方面壓迫被征服的階級至於一種土地奴隸的地位，一方面又把他們的土地在這些戰勝者之間分配，又酋長則分配得比例的多；(三)僧侶階級的形成和勢力，又專門的律師和法學階級的形成和勢力，他們的利益均建築在把土地私有制度去代替土地公有制度(註二)不平等的狀態一旦造成，此後便愈往而愈傾於不平等狀態了。

希臘 (Greece) 和 羅馬 (Rome) 的許多內部的衝突是由對土地的平等觀念和獨占而爲個人所有的趨勢所引起的；對於此種趨勢所給的這種制限——在希臘是來喀古士 (Lycurgus) 和梭倫 (Solon) 的制度，在羅馬是來辛尼亞法律 (Licinian Law) 和後來的土地分配——造成每一國家的強大和光榮的時代；而以這種趨勢的最後勝利致把兩國悉行傾覆。大田產毀壞了希臘，正如以後『大田產毀壞了意大利 (Italy) 一樣』(註三)，又因此種土壤，雖有大立法家和

政治家的警告，最後仍然落在少數人手中，所以結果人口減少，技術退步，智慧衰落，而此一種爲人類所憑以達到最繁榮的進步的疾走，反爲人民所嘲笑所咀咒了。

土地爲個人絕對私產的觀念在羅馬古代達到了他的充分發展的地步，這種觀念又由羅馬給予現代的文化。當着這位世界的將來的女主人翁初初露面的時候，每位市民都有他的住宅的土地這是不可割讓的，又有公地——「卽此屬於公共權利的穀地」——歸給公共使用，他是沒有疑義的被置於保障平等的規則和習慣之下，正如在條頓的村外公地和瑞士的公地一樣。單因這種公地常被征服把他擴大，以致貴族的家庭得以分派他們的大田產。這些大田產憑藉一種爲大者恃以兼併小者的權力最後消滅了所有這些小地主，因爲他們小小的遺產多被增加在巨富的大地產裏面，同時他們被逼迫而成奴隸的羣衆，化爲一種支付地租的農奴，或被趕到新被征服的區域裏面，彼間的土地被賜給與這些軍隊裏面的老兵士；或被趕到京畿，去擴大那些沒有財產只有選舉票可以出賣的無產階級的數量。

凱撒主義 (Caesarism) 立刻變成東方方式的暴厲無度的專制主義，這是不可逃避的政治的

結果。又羅馬大帝國，即當他囊括世界之際，在實際上也只是一個空殼，這個空殼只被那些已被分給農兵的邊土上的健壯的生活，和古代遺留下來的原始習慣維持不破。但是這種會把意大利的勢力消滅了的大田產，穩定的向前掙扎，一塊塊的收聚了西西里 (Sicily)，亞非利加 (Africa) 西班牙 (Spain) 和高盧 (Gaul) 的地面而以合成爲奴隸或佃農所耕種的一大田產。這種伴着個人的獨立而生成的堅強的品德完全消滅，一種不惜地力的農業耗費了土壤的沃質，又野獸代替了人類，直到最後，被野蠻人以一種被平等養成的強力，攻打進來；羅馬滅亡；並且恁的偉大的文化悉行消滅，只剩一點遺跡。

由此我們可以來看這件奇怪的事情了，在羅馬的那樣偉大時代他好像是不可能的，其不可能的程度，自現在的我們看來，正如科曼奇人 (Comanches) 夫拉特赫德人 (Flatheads) 之不能征服合衆國或拉伯蘭人 (Lapländers) 之不能毀滅歐洲相同。這個根本的原因是被溯到土地的佃租的制度上。在一方面否認土地公有權利結果造成衰落；在他方面，平等造成強力。

拉甫雷 (M. de Laveleye) 說『自由 (Primitive Property, p. 116) 自由和此自由的

結果，這個公有財產的一種整個的股份的所有權，舉凡一族之中各個家庭的家長都有平等享受的權利，是日耳曼村落中的重要權利。這種絕對的平等制度在這個人裏面刻成了一種奇異的特性，這便是少數野蠻人的隊武所以把他們自己造成羅馬帝國（Roman Empire）的主人翁的原故且莫說他的巧妙的行政制度，他的完整的中央集權制度和他的民法會以保留成文的理性見聞於世』。

在他方面就是這個大帝國的靈魂漸漸滅亡。教授西利（Professor Sealey）說：「羅馬的消滅是由人民沒有收穫」。

幾佐（M. Guizot）在他演講歐洲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和演講法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France）（這個演講整理得更好）的時候，曾經把羅馬帝國滅亡後在歐洲的紊亂狀態描寫的活活現——一種如他所說紊亂狀態「把所有的文物統統消滅」，又由此紊亂的狀態之上慢慢的長成現代社會的結構。這不是幾句話所能說明的圖畫，但可這樣的說即此粗野而有力的生活混入羅馬式的社會的結果造成日耳曼社會的解體，

正如羅馬社會的解體一樣——這個結果是土地公有權利與這種排外的財產權利的觀念混合而爲一種夾雜的制度，這種制度，在實際上，正如嗣後被土耳其（Turkey）掀翻了的東羅馬帝國（Eastern Empire）裏面的那些省份所存在的一樣。這種被採用的恁麼快和蔓延的恁麼寬的封建制度便是這種混合物的表現；但在封建制度的底下，和與封建制度相伴而行的，尚有一種建築在以耕種人共有權利爲依據的更原始的組織在那裏生根或復活，並且曾經散佈他的遺跡於全部歐洲的疆域裏面。這種原始的組織，一方面將已經耕種的土地分派成許多的相等的股份，他方面將那未經耕種的土地把來公用，曾發現於古意大利和薩克森英格蘭（Saxon-England）兩個國家裏面，他並且在俄羅斯（Russia）的專制主義和農奴制度之下，以及在塞爾維亞（Serbia）的回教徒壓迫之下維持其存在，而在印度雖然被一浪接一浪的征服和一世紀連一紀的壓迫所掃蕩，但未會把他完全破壞。

這種不是爲歐洲所特有的封建制度，好像是一個固定的國家被一羣平等和個性尙強的種族征服的自然結果，他至少在理論上，明白的認許土地屬於社會全體，而非屬於個人所有。以強權

爲公理的粗野的時代產物封建制度，（因爲正義的觀念是不能從人心裏根本除去，並且卽令在海盜或強盜社會裏面亦必要以某種的形式表露於外）尙不承認任何一人對於土地有無限制的和絕對的權利。采邑根本是種信託，又享樂則被附以義務。君主，理論上的全體人民的權利和共同的權力的代表，從封建的觀點上去看，只是土地的絕對所有主。又土地雖然被給一人所有，但在他的所有裏面連帶的附有義務，這位享受土地的租稅的人會被假定向國家交還得有益利，並且這種益利恰與他以代表公共權利的資格而所得之益利相埒。

在封建的制度裏面，國王的土地支持皇宮和公共官吏的費用；教會的土地支持公衆的禮拜和訓誡的費用，又且用了支持照料病人和救濟貧乏和維持一個被假定爲，並且大部也是以公共福利爲終身事業的階級的費用；同時軍人的租地乃是爲了捍衛國家的目的而設，至於此種軍人式的租戶所負擔的義務則是在國家需要他們的時候，和當着國王的長子受封而爲武士的時候，他的女兒出嫁的時候，或君主自己在戰爭中被人俘虜的時候，派遣如此如此的兵力於沙場之上。此種義務的來源亦係承認這件事實，卽土地不是個人的財產而係公共的財產。雖說這種承認是

一種粗疏的和沒有效力的承認；但他却仍是一種沒有疑義的承認。

又土地所有人的管理權亦不許延續到他自己有生以後。雖然繼承的原則不久便代替了選擇的原則，因為凡在權力已然集中之地這常是必然的，可是封建的法律需要必常有人為采邑的代表，既能負擔義務，又能接受那些附於地產之上的益利，而誰應代表采邑則不能聽諸個人的任意，須在事前嚴格的決定。因此有未成年之承繼人的監督和其他的封建的特別事項。這種長子繼承權及其發展，這種延續財產的權利的制度在他的原始的時候，不如以後他們所變成的那樣妄謬。

封建制度的根據是土地的絕對所有權，這是野蠻人在他所征服的已然習知了這種制度的人口之中所得來的一種觀念；可是在此而上，封建制度却加添了一種更高的權利，並且封建關係的進程原包含着以個人的所有權隸屬於一種更高的代表更大的團體或民族的所有權之下。他的單位是地主，這些地主憑藉他們的所有權變成了他們自己的領土之上絕對的主人，並且執行保護的職務。這種職務坦尼 (M. Taine) 在他的「古代制度」(Ancient Régime) 的第一章

裏面會把他描寫得恁的精細，即令他把顏色烘托得過爲濃重。封建制度的工作是把這些單位集合而成邦國，並把這些領有封地的個別的諸侯，隸屬於國王，或君主所代表的共同社會的權利和權力之下。

由此以言，封建制度在他的發生和發達裏面，是土地共有權利的一種勝利，他把絕對的享有土地之權變成附有條件的享有土地之權，對於接收地租的權利，加上一種特殊的義務。並且在此同一時代裏面土地所有權的權力，一若被從下而上的一種力量把他鞏固，因爲這種土地耕種人的自由租借的關係漸變而成一種普遍的習慣的租借關係，又地主能向農民所榨取的地租亦變成固定的和確實的了。

又在封建制度之中，這裏尙保留有或成長得有衆多耕種人的社會，他們多少的負有繳納租稅的義務，他們耕種土壤如同耕種公有財產；並且這些地主，在他們有權的地方和在有權的時候，雖然按照他們所認爲應當要求的數量要求的頗多，可是公有權利的觀念很強，以致習慣決定了該項土地中的一個相當的部份應屬於公共的所有的權利。公地，在封建時代，必然曾經包含了歐

歐洲最多的國家的地面的一個很大的部份。因為在法國（雖然貴族占據這些土地，間或受阻止了，或被皇家的法令把他取消了），在大革命前仍是進行不已，而在大革命和第一王國之中，還有許多次的大分配和販賣）這公有的和郡有的土地，依據拉甫雷（M. De Laveleye）的尙爲數達四、〇〇〇、〇〇〇赫克特爾斯（*hectares* 法量名，等於二英畝有半），或九、八八四、四〇〇畝地。在封建時代英格蘭的公共土地的大小，可以從這件事實上推想而得，即是那些占有土地的貴族在亨利七世（Henry VII）治下所行使的圈地運動，據說，足有七、六六〇、四一三畝的公地在一七一〇年和一八四三年所通過的法令之下被圈爲私人所有，不過內中有六〇〇、〇〇〇畝是自一八四五年後圈進去的；又據估計在英格蘭裏面尙有二、〇〇〇、〇〇〇畝是公有的，自然這些土地是最壞的。

這些公共的土地不用說了，在法國裏面，直到大革命的時候，在西班牙的各部裏面，直到我們這個時代，尙存在有一種具有全部法律的效力的習慣，依據這種習慣，已耕種了的土地，當着收穫已過，卽變而爲遊牧或旅行之用的公共土地，直到使用土地復來之時爲度；在許多地方裏面又有

一種習慣即凡爲地主聽其荒蕪的土地任何一人都有到他之上播種並安全的收穫的權利。如果他願意爲第一次收穫施肥，那末，他便獲得了播種和收穫第二次穀物的權利，地主不得加以妨害。不僅瑞士的（Swiss）公地，狄特馬申（Ditmarsch）的公地，塞爾維亞的（Serbian）和俄羅斯的鄉村社會的公地；不僅在英格蘭的地面上的長的山脊，現在悉是個人的絕對的財產，但仍可使這些考古學家能夠找出那些在古代的時候，用以去行三年變換種子一次的收穫大田野，而在這些大田野裏面每位村人每年都被派給以他的與人相等的地段；不僅文件上的證據在最近年間被仔細的學生從古代紀載上曾經找着了；並且這種爲現代的文化所由進步的種種制度也找着了，這些制度證明了使用土地的公共權利之承認爲普遍的和存在了許久的。

在我們的法律制度裏面那兒尚存在有許多遺留下來的早已喪失了他們的意義的制度，正如現在猶存的英格蘭的古代的公共土地一樣，都是指的這個。土地收用權的主義，在摩罕默德的（Mohammedan）法律裏面同樣存在，而使君主在理論上變成土地的絕對的所有主，不外是以承認君主爲人民共同權利的的代表爲根據；長子嗣產權和限定嗣產的讓渡權現尚存於英格蘭，

又存在於百年以前美國的某幾個州裏面，他們只是前此把土地視為公共財產的一種生長物轉變而來的形態。在法律熟語中的動產和不動產的區別只是原始的在公有財產和個人私產之間的區別。又凡現在轉讓土地之時所尚需要的隆重的典禮，只是古代對於轉讓，那種認為不是屬於個人的權利而是屬於一個完整的家族或部落的權利所必需的這種更普遍的和禮貌的允諾的一種遺物，現在看來只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和沒有用處的禮節。

封建制度以後的現代文明進展的路程，是由土地共有權的自然的和根本的觀念被掀翻了的原故。這種說法，儘管貌似不合事實，但從封建的束縛而所發生的自由曾被伴着了一種趨勢即把土地歸到這一種的所有權的形式，這一種的所有權的形式把勞動階級化為奴隸，現在全世界都覺得他好像一副鐵轡，絕非僅僅擴充政治的權力和個人的自由所能減輕的，這副鐵轡的壓力，政治經濟學家錯把他當成自然公律的壓力，又工人錯把他看成資本的暴虐。

這是清清楚楚的——即在現在的大不列顛裏面全體人民對於該國土地的權利比較封建制度的時代是很少的被承認了。更少部份的人民據有土地，但他們的所有權更多的含有絕對性。

這些公地，在有一個時候恁廣和恁大的有助於下層階級的獨立和維持，現在除了極少一部份的沒有價值的殘餘土地而外，曾經悉被占據或被圈入而歸於私人所有權之下；宗教的大田產，在從前的時候，本是專以用在共公事業上的公共財產，現在已由公共的產業被人用以充斥私囊了；這些軍人佃戶的義務曾經被取消，而此用以維持兵制的費用和支付這種被戰爭所累積的一筆巨款的利息，曾經以徵收必需品和享樂品的稅收的關係移到全體人民之上。元首的土地的最大部份化爲私產，又不列顛的工人爲了維持皇家和與皇家通姻媼的那些小親王，必須在他的杯酒和紙烟的價格裏面付出一筆款項。英格蘭的農民——這個戰勝了克勒西（Crécy），和坡以克（Poitiers），和阿金庫爾（Agincourt）的強健種族——現在業已不見，正如古代巨獸一樣。蘇格蘭的同族，在一個時代，他對他的本地山上的土壤的權利，與他的酋長的權利，同樣的沒有疑問，現在被趕出去而以他們的土地去替這位酋長的子孫充當羊羣的牧場和麋鹿公園；愛爾蘭人的部落的權利，已被化爲自由租佃的關係了。三萬人有法律上的權力去迫逐全人口離開不列顛羣島六分之五的土地，又不列顛人民的大多數無論對於他們任何的土地除了在街頭散步和大道步

行而外沒有權利。對於他們可以恰當的用上羅馬人民的一位法官的話句：提庇留革拉古 (Tiberius Gracchus) 說：『羅馬人呵！羅馬人！你們被人喚做世界的主人，可是你們對於他的一方尺的土地亦且沒有權利！這些野獸亦有他們的巢穴，唯意大利的兵士只有清水和空氣。』

這個結果，或許在英格蘭裏面比較在其他任何一個地方更形顯著；但是這種趨勢，無論什麼地方都看得見，至在英格蘭裏面之所以更形發達，則由那裏存有以更大的速度去發達他的情境之故。

土地私有權的觀念的擴充之所以會伴着個人自由的觀念而擴充，我以為這個理由，乃係因為在文化的進步裏面，這種最高的與土地所有權連在一道的形式，被廢除了，或斷棄了，或沒有從前那樣顯明了，因此注意力便不注意在這種更狡猾的，但確實是更厲害的形式，又地主容易把土地財產與其他的財產建築在同一的根據上。

國家的權力的成長，或為君主的形式，或為議院政府的形式，去掉了大地主的個人權力和重要，去掉了他們的裁判權和治理權，又如此的遏止威權的濫用，正如羅馬帝國主義的成長制止了

這些驚人的對於奴隸的猛惡的暴行一樣。這種大封建田產的分解，他們直到這種起於近代大規模生產的趨勢而來的集中的趨勢，強烈的被人感覺了的時候，結果增加了地主的數目，又此一種向爲地主當着人口些少之際，所憑藉以壓迫勞動者永使留在他們的田產上的限制已被廢除之後，亦有助於移轉人對土地私產的根本的不公正的視線；同時這些承襲羅馬法律而來的以勞觀念的進步，他們是近代法律學上的鑛坑和貨棧，傾於打消以土地爲內容的財產和其他的以勞働生產品爲內容的財產的區別。因此之故，所以個人對土地的所有權的擴充，便得伴着個人的自由而擴充了。

再說這些封建諸侯的政治的威權，亦且未被那些清清楚楚的覺得土地所有權的不合正義的人的反叛所破壞。如這一種的反叛至再至三的發現，但他們一一二二的均被以可怕的暴行把他們遏止了。結果打破這些封建諸侯的權力的還是工藝和商業階級，在他們的工資和地租之間沒有顯明的關係。這些階級在行會制度和組合制度之下發展前進，這些制度，我們在上文討論職工組合和獨占組織的時候也就說過，使他們能較多少不受工資的普通公律的作用所侵害，而且

比在現時較易維持，現在運輸方法改良和基本教育及時事新聞普及的影響，繼續不斷的把人口變的更容易移動了。這些階級從未看見，而且現在亦未見着，這種保有土地的方法是這種基本的最後決定工業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生命的事實。於是這種趨勢便把土地財產的觀念和勞働所生產的貨物的財產的觀念混而為一，即令他們所取的步驟是種退步；但他們卻自認為是種進步。一七八九年法國的憲法會議（The French Constituent Assembly）當着他把教士所得的什一稅廢除了，並且改以國稅給養教士的時候，總以為是掃蕩了專制主義的遺跡。只西耶士（Abbe Sieyès）獨特異議，當着他告訴他們說他們只是對於地主豁免了一種租稅，一種構成他們保有土地的條件之一的租稅，而以之課於全國的勞働之上的時候。西耶士（Abbe Sieyès）是位教士，當時都被視為是擁護他的階級的利益，其實他是保障人權的。在那些什一稅裏面，法蘭西的人民曾經得到了巨額的國家的租稅，這些租稅，當未曾向勞働的工資或資本的所得取得一個法郎的百分之二。

所以在英格蘭裏面被那長期議會（Long Parliament）這次議會在一六四〇年十一月

三日召集，一六五三年四月二十日解散，所通過的又當查理士第二（Charles II）即位後所批准的軍人地產之廢除，雖然僅是一種爲封建的地主對於國家租稅的奪佔行爲，他們因是而得免除了他們所憑以保守國家公產的義務，並以對消費人徵稅的方法移轉這種義務在全體人民身上；但他很久卻便被認爲係自由精神的戰勝，並且現在仍被保持在法律全書裏面。可是這點便是英格蘭的大債和重稅的淵源。如果這些封建租稅的形式僅被修正而成一種更好的適應這些改變了的時代的形式，那末，英格蘭的戰爭，當絕不發生一鎊錢的債務，而英格蘭的勞動和資本僅一辨士的四分之一亦無需出於以維持軍務的機關了。所有這些費用，必已加諸從此時起爲地主所霸占了去的地租——加諸這種爲土地所有權向資本和勞動的所得所徵收的租稅。英格蘭的地主在兩個條件上取得他們的土地，第一個條件，需要他們即在諾曼人時代人口稀少之際，派遣六萬全武裝的騎兵於野外；（註三）第二個條件，需要各種的罰金和雜費，相當於地租的一個頗值注意的部份。把這些各種的職務和稅收的金錢價值估計爲占土地的租價之一半，也許尙覺過少。如果地主曾被強令遵守這種契約，並且除了在類似的條件之上，不許他們圈地，那末現在從英格蘭

的土地所給於全國的收入，必比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的全部的國稅大數百萬。英格蘭到現在也許會享有絕對的自由貿易。該處無需要有關稅，國產稅，執照稅，或所得稅；可是所有的現在的費用都能設被應付，又尙有一大部份的剩餘備用在凡足以謀全體人民的幸福和慰樂的各種目的上。

回頭去看，凡在有光明來領導我們的地方，我們可以隨處看着在他們的基本觀念裏面，所有的人民會承認了土地的公共所有權；又私有財產只是一種賊物，一種強力的和狡猾的創造物。斯塔厄爾夫人 (Madame de Staël) 說：『自由是古的。』公正，如果我們回看最古的紀載，常將被我看着，他那時是存在的。

(註一) 法學家的勢力在歐洲地方，無論在大陸上或在大不列顛上，把古代所有的保有土地的方法的遺跡統統取消，而代之以羅馬法上的「絕對的所有權」的觀念，是很驚人的。

(註二) *Latifundia perdidere Italiani-pliny.*

(註三) 安德烈比森德 (Andrew Bisset) 的國家的力量，倫敦，一八五九年一本富有意義的著作，在這本著作裏面，他喚起

英格蘭的人民注意地主所憑以免除向國家繳租的方法，反駁布拉克斯登（Blackstone）的說法即武士的服務僅有四十天，又說他是在必要的期中。

第五章 美國裏面的地產

在文明的初期裏面，我們看見土地到處都被視爲公共財產。又從渺茫的過去直到我們自己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看見這種自然的觀念，仍與從前一樣，又人當着處於教育和習慣變弱的情境之下，皆不知不覺的承認了自然恩澤的平等權利。

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黃金的發現，把那些業會慣把土地視爲個人財產的正當的目的物的人，集合在一個新國家裏面，又在他們之中也許尚沒千分之一曾夢想到去分別地產和其他的物產的區別。但是在盎格羅薩克森的歷史裏面，這些人被領導去與一塊可以單憑淘洗而得黃金的土地接觸，煞是破題兒第一次。

如果這塊爲他們所去經營的土地是特別豐富的農田，草場，或森林所在之地；如果他是在商

業的目的上，憑藉他的地位，獲有特殊價值的土地，或以他能供給水力的理由，獲有特殊價值的土地；或如他含有豐富的煤，鐵，鉛等礦產；那末，這種爲他們所慣熟了的土地制度，必然被推廣在這塊新的土地上，並且他必定要一大塊一大塊的被歸到私有權下。卽如舊金山(San Francisco)美洲土人所住的土地，其實是在該洲裏面最有價值的土地，他們原來是被西班牙的法律指定用來去替該城市的將來的居民供給住宅的，均被化爲私人所有，並無何等抗議。但是這件事情的新奇，打破了習慣的觀念，並且把人仍引回到最初的原則上，並且被公意宣言這種出產黃金的土地，當仍保留爲公有的財產，關於這種財產沒有一人能取得比較他所能合理的使用的爲多，或所能保持的時間比較他繼續使用的時間還長。這種自然正義的觀念被該中央政府和法庭承認，又當砂金礦產尙占重要地位的時候，從沒企圖去推翻這種原始的觀念，土地的根本大權仍在政府裏面，又沒有一個個人能取得一種超乎向政府先買的權利。在每一區域裏面的礦工，畫定了一個個人所能取得的地盤和那在完成使用方面所必須去做的定量的工作。沒有一個人曾被容許去預占或封鎖天然的資源。勞動被認爲財富的創造人，被給以自由土地，和被保證去取得他的酬報。

這種方法，雖然在許多的國家所處的情境裏面，都不能確保權利的完全平等；但在那個地方和那個時候所存在的境地之下——一個稀疏的人口，一定尙未開闢的國家，職業在性質上是抽籤，他曾確保了人人權利的平等。這一個人也許可以碰着一塊很豐富的砂金礦，其他的人也許白找了許多月許多年；但是人人都有一個平等的機緣。沒有一人曾被允准去學這種慳吝的狗，一方面霸占着充滿上帝的恩澤的食槽用不完，他方面他又不許人去分嘗。採礦條例的根本的觀念是禁止預占和壟斷。在這同一的原則之上，建築了墨西哥的採礦的法律；並且這個同一的原則，在澳大利亞 (Australia) 在不列顛可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和在南非洲的金剛石的礦場裏面皆被採用，因為他合於正義的自然觀念。

在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的開採沙金的事業衰頹之後，這種已經成了習慣的私有財產的觀念，最後的宣布在那准許鑛山專利的法律的一節裏面。這個唯一的效果就是封鎖機會——給鑛主以權力去說沒有人可以使用他自己所不用的。在許多場合上礦地都被扣而不用，專以投機為職志，正如建築的地址和農業的土地之被扣而不用一樣。因此之故，鑛地不能被人使用，同時

這種標示其他的土地保有法的私有原則推廣到鑛產的土地上，對於各種改良的保障亦沒有絲毫貢獻。在開掘了的和正在進展的鑛業裏面凡資本的最大的費用——這種費用在有些場所裏面爲數至到幾百萬金圓——都被用在所有權方面。

如果這些最初來到北美的英格蘭的移民所遭遇的環境，曾經喚起了他們起而重新注意這個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那末，他們必然回到最初的原則上，正如在政治方面他們已然回到最初的原則一樣；又個人土地所有權必然會被否認，一如貴族和君主的政治曾被他們否認一樣，這簡直是不能有所疑問。但因在他們所自來的國家裏面，這種制度，尙未充分發達，並且他的效果亦未充分被人了解，所以在這個新的國家裏面，那一塊廣大的陸地歡迎墾殖的事實便阻止了公正和地產私有的政策問題之發現了。因爲在一個新的國家裏面，只要沒有一人被容許去占這塊土地至於排斥其餘各個，平等便覺充分的有保證了。在最初的時候把土地看爲一種絕對的財產，似乎是沒有什麼妨害的了。那裏尙有許多的土地空着等人去占，又這種在進步的第二期裏面，凡爲土地私有權所必產生的奴隸制度亦未被人覺到。

在維基尼阿(Virginia)和南部地方墾殖都是貴族式的性質，該處的土地悉被割據而爲私人的大田產。這些大田產自始便以黑人營耕種，於是這種大田產的天然附產物奴隸制度，便以黑人的形樣而出現。但是新英格蘭的最初的移民都將土地平均分配，正如在十二世紀以前他們的祖先會將不列顛的土地來平均分配一樣，他們分給每個家長一塊城市的地段和一块播種的地段，其餘概歸公用。關於這些大地主，這些被英皇以文書式的頒賜公地的執照努力去創造的大田主的事情，這種最初來到的移民，清清楚楚的知道這種被企圖的獨占事情的不公正，又在這些地主之中，沒有一個從他們的欽賜權上得到幾多；可是土地的豐富使人想像不到，當着土地稀少之際，即令地段就少，但個人的土地私有權，亦必造成獨占的事情。所以此事必至出現，即現代的共和國，在他的進程剛剛開始的時候，便曾採用了一種毀壞了古代的共和國家的制度；即此一羣人民，一羣宣言自由，平等，和求樂，是人人不可分離的權利的人民，曾沒有疑問的接受了一個原則，這個原則，非但否認了人對土地的平等和不可分離的權利，並且最後的否認了生命和自由的平等權利；那一羣國民，曾以流血的戰爭廢除了動產的奴隸制度，可是復又容許了一種比較尙且更

大和更危險的奴隸制度立足於今之世。

這塊大陸似乎很寬，這塊地面，現在人口尚在流進，似乎很大，他又被習慣教熟了土地私產的觀念，所以我們不能覺察他的根本的不公正。因為無人墾殖的土地的背景，不僅使我們即在舊的區域裏面，不能感覺到私有土地的全部影響，並且容許一人去取領土地比較他所能使用的更多，又他可以強迫這些後來需要他的人對於使用他的特別權利付給代價，尚不覺得不公平，因為此時其他的人只消向前多走幾步即可同樣的做同一的事件。並且更進一步即此來自土地私占的這種大財產，並且確係由於一種向勞動的工資所徵收的租稅，所形成的的大財產，好像用來鼓勵勞動者的獎勵金，並且被人這樣的宣稱。在所有的這些新州裏面，和在舊州的頗大的一部份裏面，土地的貴族尚在他的最初的最初的世代裏面。這些因為地價之漲高而獲大利的人，大部是最初一文錢亦且沒有的人。他們的大財產，許多高至數百萬，似覺對於他們，和對於其他許多別的人，都是現存社會用以報酬謹慎，遠見勤奮，和節儉的最公正的憑證；其實這些財產只是一些獨占的利得，並且是必然的犧牲勞動而來的利得。但是這件事情，即那些因獨占而致富的人，最初都是工人出身，便把

真理掩飾着了。又凡持有彩票的人，在開彩場中，想得頭二彩的同一情緒，亦曾阻止了窮者對於這個制度懷疑，因為這個制度也給窮人幾個發財的機會。

一言以蔽之曰：美國的人民因為他尚未感到土地私產的充分影響，所以尚未看出他的不正之點。這種官產——這種尚在繼續的變化為個人的私產的大量的公地，這種為有力量的人所常注目的巨大的公地已然變成了一件大的事體，這件事體自從最初的墾殖之事開始，緣着大西洋沿岸發展的以後，曾經形成了我們的國民性格和渲染了我們的國民的思想。這並不是說我們會逃脫了一種有爵位的貴族和廢除了長子嗣續產業的制度；我們選舉我們的官吏從學校的校長一直至於總統；我們的法律是以人民的名義行使，不是以皇帝的名義行使；我們的國家不知有宗教，我們的法官不戴長假髮，——我們曾逃脫了這些罪惡，這些常被七月四日的演說家所指摘的為舊世界的腐化的專制主義的特質的罪惡。這種普遍的智識，普遍的慰樂，敏活的發明，適應和同化的力量，自由獨立的精神，又構成我們的國民性格的精幹和希望，都非原因而係結果——他們都是從無圈的土地而來。公有的土地，實為此種將那窮乏而無雄心的歐洲農人，變成自己倚靠

自己的西部的農戶；他並送給那些卽住人口衆多的城市的居民一種自由的意識，並且曾爲那些從未想靠公地立命安身的人的希望湧泉。平民的小孩，當他在歐洲地方長大成人，發現了在生命筵席之旁的所有的很好的坐位，通通都坐滿了，又他只對一點從席上落下地來的餅屑亦必與他的夥計爭奪，他沒有千分之一的機會去搶到或偷到一個坐位。在亞美利加，不問他的境地怎樣，那裏常有一種意識卽公地可爲他的後盾；而此對於這件事實的知識，原動的或反動的，曾經滲透了我們的全體國民的生活，送給他以慷慨，獨立，灑落，和大志。在亞美利加的特性裏面，凡爲我們所自豪的，凡使我們的境地和制度比較舊的國家好的，我們都可溯到在合衆國內土地價值便宜這件事實上，因爲新的土壤是對移民開放的。

但是我們的進展已然達到了太平洋 (Pacific) 了。我們不能朝西更進一步，日日增加的人口，只能往南北兩方發展，和去填滿那些曾被我們走過的疆土。北部紅河流域 (Red River) 已然住滿，現且趕到薩斯喀特徹溫 (Saskatchewan) 流域，並去先占華盛頓領地 (Washington Territory)；南部，他正遍佈了西得克薩斯 (Western Texas)，並占據了新墨西哥 (Mexico) 和

亞利桑那 (Arizona) 流域。

這個共和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裏面，土地的獨占將以加速度的效力報告消息。這件曾經恁的富於潛力的事實現在日見停止活動了。公地幾乎完了——不數年間他的勢力便會消滅，現在已然日見衰落。我不是說公地沒有。將來還有許久的期間在土地部 (Land Department) 的表冊上都且尚有幾百萬畝的公地。但是這點須被記着，即謂在此大陸之上的適於農業的土地，現在已被占領，而剩下者瘠田而已。這點須要記着，即此剩餘土地之大部分包含着大山，荒地，高原只宜牧畜之用。這點必須記着，即此計入在報告冊子裏面聽人墾殖的土地許多都是沒有測量的土地，這些土地，早被先買的權利指撥了，雖然這些權利現在都未露面，但如土地一經測繪竣事，並且一經登記在報銷冊上，這些權利即將出現。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計入在土地部的表冊上的數目，幾爲本聯合國土地最多的一州，約有公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畝——約占全國公地十二分之一。可是如此多的地方，都被鐵道的特許執照霸占去了，或在如我所說的方法裏面被人把持着；如此多的地方包含着不能耕種的需要灌溉的高山和原野；如此多

的地方已被截定了來用以控制流水的土地所獨占，以至在事實上實難指給移民任何一塊爲他的地方可以取爲農田以爲落業和維持家庭之用，所以許多的人倦於探尋，結果只好是以金錢去買土地或以收穫物的一部份還給地主而佃租他的土地。這實不是說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的土地真是少了——因爲加里佛尼亞自己便是一個大國，將來總有一天他會維持着如法蘭西(France)一樣大的人口——但占據已然走在耕種人之先，而且安排恰恰走在他的前面。

大約十二年或十五年以前俄亥俄的已故的本威德(Ben Wade of Ohio)在合衆國的參議院內的演說中曾說：本世紀的末葉，通常的農田，每畝在合衆國內當值50金元。如果他是錯了，則是錯在他把時間說早了，這點也很清楚。在二十一年後，此時本世紀尚未過完，如果我們的人口仍然依照這種速率，即自政府成立後他所維持的速率前進，除了南北戰爭所在那十年不計，我們所增添的人口約有四千五百萬，比較一八七〇年的人口統計所指明的合衆國人口總數約多七個百萬，並且約到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人口之半數。以合衆國的能力而言，倒無所謂不足以支持德種的人口和更多幾百萬的問題，並且在適當的處理之下，還可使他們得到更多的安樂；可

是從恁的一種人口增加的速度上立論，試問未經占取之公地的變化怎樣？在實際上，定將迅速的就會沒有了。固然再經許多年他都不能被人使用完；可是我們此後只須很短的一個時間，凡可爲人用的土地便通通都有主了。

可是這種將全體人民的土地，化爲少數人的排他的財產的惡果，尚等不到公地的最後被人據有之際，便將暴露於外。我們無須在將來纔去想像他們；我們在現在便可以看見他們。他們伴着我們的增加而長進，並且現在還是日見擴大。

我們犁新田，我們開新鑛，我們建設新的城市；我們趕跑了印第安人（Indians）並滅絕了這個野牛羣；我們以鐵道來纏地面，以電線來網空氣；我們在知識之上添知識，在發明之後利用發明；我們建築學校，補助大學教育經費；可是我們的人民之中的多數，他們謀生的機會，並不因此而更容易，並且愈艱難了。這個發財的階級更發財；窮困的階級更倚賴。被僱人與僱傭主之間的鴻溝更寬；社會上的貧富之隔日見顯著；家用的馬車有了，赤足的小孩也見着了。我們亦常慣說勞工階級和有產階級，乞丐異常普通，以致在此同一的地方，雖然在從前有個時候，凡拒絕不與食料於乞食

的人的行爲，大家認爲他是一種僅次於路上行劫的犯罪行爲，可是現在大門上門了，烈犬放鬆了，同時法律被通過來取締遊民，這些法律，令人回憶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那些法律。

我們叫我們自己是世上最進步的人民了。但是什麼是我們進步的目的呢，如果這些便是他的道旁的果實？

這些是土地變爲私產的結果——這些是這必以日增月進的力量而活動的原則的效果。這不是勞動者的增加率比較資本的增加率更快；這不是人口與食物的不調劑；這不是機械代替了人工的位置；這不是在資本與勞動之間有什麼衝突——他只是土地的價值比前更加貴了；勞動所憑以接近自然機會而營生產的條件更艱難了。公地日減而日少。地產日漸集中。我們的那些對於土地沒有法律權利的人民的成份日漸加大了。

紐約世界（World）說：『不在其地的地主，與愛爾蘭（Ireland）的地主一樣，漸成了新英格蘭（New England）的大農區的特質，每年增加出租的農田的名義的價值；每年提高所需要的地租，並且穩定的降低了租戶的人格。』國家（Nation），提到這個同一的部份，說：『更高的土地名

義價值，更高的地租，更少的農田爲耕者所有；更少的生產品，更低的工資；更多的沒有知識的人口；更多的婦女被用在堅苦的，戶外的工作方面；（這真是文化衰落的表徵呀，佃種的方式日不堪問——凡此這些情境，都是被一種完全不能反駁的一羣聚集的證據所指明的。』

這個同一的趨勢，在新的國家裏面也可看見，在那些地方大規模的耕種令人回憶着業會毀壞了意大利的大地產？在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耕地的大部，年年把來出租，租金等於收穫的四分之一以至一半。

更苦的時間，更低的工資，這個在合衆國裏面看得見的日增月進的貧困，只是我們所曾找出的自然公律的結果——這些公律與那吸力的公律，一樣普遍而且不可抵抗。我們沒有在我們發表那人權宣言反抗主權和強力的時候建設起新的共和國；我們永遠不能建設共和國，除非我們使這種生長在我們內中的最窮的小孩得到了平等使用土地權，實際的完成了我們的宣言。我們沒有在批准憲法第十四條的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的時候，廢除了我們的奴隸制度；要廢除奴隸制度，我們必須廢除土地私有制度！除非我們還奉最初的主義，除非我們承認公正

的自然見地，除非是我們承認人人對於土地的平等權利，我們的自由制度定然完全無效；我們的普通學校定然完全無效；我們的發明和我們的創造只是增加壓迫民衆的力量。

第八編 這個解決方法的應用

第一章 土地作爲私產與土地的最好的使用不合

有一種幻想是由把偶然的混爲根本的的結果——一種爲法律的著家所會努力去擴充又爲政治經濟學者普遍的所接受，寧少努力去研究的幻想——即土地所做成的私產是對土地的正當使用所必須的，又如更把土地變爲公產定當破壞文化而回到野蠻狀態。

這種幻想，類似查理士拉穆 (Charles Lamb) 所說，在中國人之中，當着他們焚燬了霍特 (Hott) 的茅舍偶然聞着烤豬的氣味之後所盛行的觀念一樣——即謂燒烤一隻豬，須要焚燬一所房舍。但是，即令在拉穆 (Lamb) 的可愛的論說裏面，有須一個聖人起而教導愚民，說是他們儘

可不必焚屋以燒豬，但是此處我們亦無須乎一位聖人來辯明這件事實，即對土地上的改良所需要的東西不是土地的絕對的所有權，而是對於這些改良的保護。這點凡願環顧他的處境的人都很明白。我們無須給人以絕對的和排他的土地所有權以圖誘道他去改良土地，猶如我們無須焚燬房舍以圖燒豬一樣；以土地化爲私產而去保證改良是種野蠻的，耗費的，和不確定的方法，正如焚燒一所房舍而去燒烤一隻豬肉，實是一種野蠻的，耗費的，和不確定的方法一樣；同時我們並無拉穆所說的中國人所持以堅持焚屋燒豬那一種方法的理由來堅持這一種方法。

直到發明粗的烤肉鐵耙的聖人出，然後始有人知道除了用燒燬房屋的方法而外，豬肉亦可焙炙，依據拉穆所說，烤肉鐵耙的發明係在炙串和爐灶以前。但是，在我們之中，改良土地的人不是所有土地的人，沒有比他更普通的事情。大不列顛的土地的大部是爲租戶所耕種的，倫敦的大部的建築物都是被人建築在租來的土地上，又即在合衆國內面，這種同一的制度，亦且盛行於各處，彼此僅僅不同程度。由是言之，使用與所有分開事甚普通。

然則如果地租歸入國家或自治的都市，這種土地豈不是也與現在地租歸入個人手內的時

候，被耕種得和改良得一樣的好嗎？如果土地私有權根本沒有被人承認，同時土地是依這一種的方法保有，即土地的居住人和使用人支付地租於國家，土地豈不是現在一樣的使用和改良得好而確嗎？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覆，自然的是：然則將土地恢復為公有財產，豈不是絲毫亦無礙於土地之適當使用和改良嗎？

使用土地所必須的條件，不是他的私有權，而是他的改良的保證。要引誘一人去耕種和改進土地，實無須去對他說『這塊土地是你的。』我們只須奉告他說：『凡屬你的勞動和資本在這塊土地上所生產的東西都是你的。』給人以收穫的保證，他自願去行播種之事；使他確信他能有所要建築的房舍，他自願去建築他。這些都是勞動的自然報酬。端為收穫，人纔播種五穀；端為保有房舍，人纔建築；土地所有權與之毫無關係。

便是爲了取得這種的保證，許許多多的小地主，在封建時代的初期，將他們的土地所有權讓與一個軍事領袖，而以采邑，或委用地產的方式領回他們的使用權；並且光頭跪在主人面前，讓主人的手捉着他們的手，宣誓以生命肢體，和塵世間的榮譽向主人服務。類似此種的拋棄土地所有

權以圖他的享用之穩定的例證可以在土耳其 (Turkey) 看見，因為在土耳其地方教會的土地是被免了稅的，並且不受敲索，所以地主常以土地賣於教會，取得一種名義的價格，只是彼此附上一種諒解：即他可以以固定的地租留爲這塊土地的租戶。

曾把法蘭達地的 (Flemish) 砂礫化爲肥沃的良田的東西，非如亞搭爾陽 (Arthur Young) 所說，是私產的魔術。他是保障勞働的魔術。保障勞働之事，能用外乎土地私有的方法來成就，正如焙灸小豬所需之熱力，能用外乎燒燬房屋的方法來成就一樣。愛爾蘭地主所說這樣的一句話，他在二十年內對於他們的耕種所得不收一絲一毫的地租，曾把愛爾蘭的農人引誘了去開闢邱山爲園地；又此一種僅對在一定的年限內只收一種固定的地租的保證，致使如倫敦和紐約那種城市的最繁華的建築物在租來的地皮上高聳而立。如果我們給改良者以此保障，我們可以安全的將土地私產制度棄而不用。

完全承認土地的公有權利必不阻礙對於土地改良或生產物的個人權利之完全的承認。兩個人可以有一個船無須剖爲兩半。一條鐵路的所有權可以分成十萬股而火車可以與那只有

個所有人的時候走的一樣的規則和準確。在倫敦，股份公司 (joint stock company) 曾經組織起來執管不動產。所有的東西都可照着現在這樣進行不懈，可是於土地公有權利則以指撥地租造福公益的方法完全承認。舊金山 (San Francisco) 城市的中心尚有一塊地段，這塊地段該城的人民的公共權利在法律上尚被承認。這塊地段既沒分成無限的小塊，亦未棄而不用。在他之上覆壓着華美的建築物，即個人的私有財產，這種財產放在那兒安全得很。在這塊地段與其他的圍着他的地段之間的區別，就是這一塊地段上的地租歸入公立學校的基金，其他則以充斥個人的私囊。什麼防礙全國的人民用這一種的方法去保持全國的土地呢？

在合衆國的土地之上，凡據以將該土地化為私產的各種條件，當莫過於我們從俄羅斯的阿拉斯加 (Alaska) 的收買所得來的阿留地安亞浙貝勒哥 (Aleutain Archipelago) 島內的聖彼得 (St. Peter) 和聖保羅 (St. Paul) 小島之上所存在的條件那樣戾害了。這些小島是柔毛海豹的生長之地，這種動物很怯懦，很謹慎，只消最細微的一點恐懼便可使他放棄他的故土，永遠不轉來了。因為這種漁場，是該島對人的唯一的用途，所以爲了防範這種漁場使不致完全消滅起見，非

但不僅需要避免殺害母獸和小獸，而且需要避免放槍和狗叫的聲音。又凡殺害海豹的人，必須不要慌忙，但僅安靜的從那些棲息於石灘的海豹之間經過，直到這種膽小的海豹（他在陸地上很笨但在水裏很活潑）不表示任何其他的恐懼只是慢慢的離開原地。然後這一種的能被殺害而無妨害於將來的增加。這些海豹小心謹慎的被人分開，並且輕輕的把他們趕到陸地裏面，不讓其他那些海豹看見和聽見，他們於是被人用棒擊斃了。倘把這一種漁場向所有的願意去打他們的人開放——他當使此只顧目前多殺，不一顧及將來的事情是每一當事人的利益了。——當必在幾個季節裏面完全把他消滅，正如在其他的海洋裏面類似的漁場會被消滅一樣。但是這些小島實無須化為私產。雖然依據一些比此尚不有力的理由，這種美國人民的公地會被很快的讓給私人所有，只須一經得人去取立即把他化為私產，可是這些小島，每年尚且收租三一七五〇〇金圓。（註一）也許比在買入阿拉斯加（Alaska）之時，他們所能出賣之價少不了多少。他們現已替國家的金庫收入了二百五十萬了，並且他們現在尚不減少的價值裏面（因為在阿拉斯加獸皮公司的管理之下，這些海豹寧且有增而無少）是合衆國人民的公共財產。

關於認許土地私有財產以爲土地的正當使用的必要條件的議論，這一件事便是他的反面。把土地視爲私產，防礙了土地的正當使用。如果土地被視爲公產，他當能應乎使用土地或改進土地的需要發生之際，立即被人使用和改進。當着這種根本大權未被確定的時候，這種最有價值的土地，便年年棄置而未得所改進；在英格蘭的許多部份裏面改良之事已被停止，因爲地產是不許轉賣並且限定嗣續的，所以土地改良者的安全保障完全沒有；許多地面上的大地段，倘把他們視爲公產，定被覆壓滿了的建築和收穫，但現在尙留在那裏去滿足所有人的怪想。在合衆國的人口繁密之地，尙有穀用以維持三倍或四倍於現在的人口的土地，現在尙且置而不用，因爲他的所有人是把他留來出售高價的；又移民則被迫着越過這塊置而不用的土地另到較遠或較瘠的一塊地方去安家，彼間他們的勞動的生產量定然是較少的。在任一城市裏面，有價值的地段，因爲同一的理由可以看着是空的。如果以土地的充分利用爲標準去裁判，則是土地私產制度便不應該存在。他是一種保證土地的正當使用的耗費而且不經濟的方法，正如焚燬房舍之爲燒烤小豬的方法一樣。

(註一) 對阿拉斯加獸皮公司的固定的租金爲五、五〇〇〇金圓一年，又每張獸皮加附金元二·六二一12直到一〇〇〇〇〇獸皮爲限，合算金圓二六二、五〇〇——總共租金值金元三二七、五〇〇之數。

第二章 土地的平等權利如何可以確定和保障呢

我們會溯到了這種無論在什麼地方所盛行於勞働階級之間的不足和苦難，這種工業衰敗的循環不息的麻木狀態，這種僱傭機會之稀少，這種資本之積滯，這種工資降到餓點的趨勢，他們長在那兒伴着物質進步之生生不息愈演愈而愈加強烈，皆是由於一樁事實所造成的：即此爲人所憑託以生活的土地變成了少數人的排他的私有財產之故。

我們曾經把此點看着了，即欲醫治這些種的罪惡，除了廢除這些罪惡的原因而外別無什麼方法；我們曾經把此點看着了，即由土地所變成的私有財產，從公正的見地上說，是沒什麼根據的，並被公正以他否認自然權利之理由將他宣佈死刑裁判——他是一種推翻自然公律的制度，這種制度，伴着社會進步之生生不息，必將大多數的人民，置於最堅苦的和最卑賤的奴役之下。

我們曾考量了所有的反對意見，並且曾看着了一點：凡將土地之地租通應把來充公，於以將土地化爲公產，沒有一種以平等或便利爲論據之理由能穀留攔我們。

但是方法的問題仍在。我們當如何去實行他呢？

我們須滿足公正的公律，我們須應付所有的經濟的需要，一舉而廢除所有的私人權利，宣佈所有的土地爲公共財產，分成一塊塊的土地來租給最高的投標人，在此一種條件之下幾難保障土地改良的私人權利。

於是我們須在複雜的社會裏面取得這種在簡單社會裏面的以均地的方法所實現的權利之平等的狀態；又我們須要以此土地之使用權，送給那位能在該項土地之上生產最多的人，獲得最大的生產物。

如這一種的計畫，儘管他是一種野蠻的，不能實行的怪想，確被（把他所建議的賠償現在的地主事情除外）——沒有疑義的，這是一種不加思索的讓步，這種讓步，他如深思，定當再考慮他。一位享盛名的思想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認可，他說：（『社會靜態』第六章，

第八節) (Social Statics, Chap. IX. Sec. 8)

這一種主義是與最高的文化一致的；可以在一個好的社會裏面被人成就，不致對此社會有何妨礙，並且在現存的社會組織裏面，當亦不致引起重大的革命。這事所需要的變換，只是地主的一種地主方面的變換。分散的所有權，當即混進在這種公衆集合的所有權裏面。這個國家，當不是在個人的掌握之下而爲一個大法人團體——社會所保有。這種農夫亦不再從一位孤立的所有主去租賃地畝，而當向國家去租賃他們。他不復向約翰爵士 (Sir John) 或貴爵的經手人繳納地租，而向社會的一位經理或副經理繳納地租。經紀人 (Steward) 當不再爲私人的職員而爲公衆的官吏，又租賃的方法，是保有土地的唯一的方法。事情這樣的安排當完全的與道德的公律相合。在這種情形之下，人人都是一樣的地主，人人都是一樣的有變爲租地人的自由，於是在這種制度之上，清清楚楚的，這個地球可以完全的遵照平等自由的法律而被圈被占或被耕耨。

但是這一種的計畫，雖然完全的可實行，我覺着不是頂好的。或我寧喜提議以一比較那種將土地完全充公，並正式以地租給那些能出最高的價值的投標人，尙且更簡單，更容易，和更安靜的

方法去達到同一的目的。

去實行那一種方法，當與現在的思想的習慣和成俗以一儘可不須用的打擊——這種打擊是要避免的。

去實行那一種方法，當把政府機關來與以儘可不須用的擴充——這種擴充是要避免的。

治國之要道，在能以大的改革在舊的形式之下完全實行出來——這是專制的創始人所會了解的並會依着去做的。願去解放人人的我們亦須注意這種真實。他是一種自然的方法。當着自然要做出一種高等的樣式的時候，她便把一下等的來發展他。這亦是社會進化的公律。讓我們依照這個公律去工作。順着潮流去，我們可以溜得速滑得快。逆着潮流去難得拖，行得慢。

我不主張買回私人的地產，我亦不主張把私人的地產充公。第一種辦法不公正；第二種辦法不需要。讓現在這些保有土地的個人，如果他們希望，依舊保有他們所樂呼做「他們的」土地的東西。讓他們繼續去稱他是「他們的」土地。讓他們買和賣；遺和贈。如果我們得心，我們可以安全的把穀留給他們。沒收土地不必需；沒收地租乃是必需。

將地租付之公用，亦無須國家去苦心於出賃土地，並去攫取這種殉私，舞弊，和腐化的機會，這些機會，假令國家去租賃土地也許可以發生。這亦無須去添設新的機關。這種機關是現成的。但不擴充他我們所須做的只是縮小他和把他化簡單。給地主以地租的幾分之幾，並利用現存的機關，我們可以不震不撞，安然以地租歸公的方法去確定土地的公有權利。又此以之給於地主的這幾分之幾的地租，比較以國家的機關去管理租地的事項所擔負的費用和損失必然要少許多。

我們已然以租稅的方法取了幾許的地租了。我們只須在我們租稅的方式裏面，加以某種的變遷去收全部地租就是了。

因此我所要建議來作為一種雖然簡單但卻重要的救濟方法，這種救濟方法定能提高工資，增加資本的收入，消滅倚賴，廢除貧困，送給願意工作的人以酬報很厚的僱傭機會，供奉人的力量以自由的新天地，減少罪惡，提高道德和風度，和智識，澄清政治，又把文化提到尙且更有價值的高度，是——以租稅的方法來徵收地租。

在這一種的方法裏面，國家可以變成普遍的地主，但無須叫他如此，並且無須添設任一新的

職務。在形式上，土地所有主還是照舊。沒有地主被人奪產，沒有限制需被加於一人所能保有的土地的大小上。因為地租既被國家以租稅的方式徵收去了，則是土地，不問他的名義歸誰所有，又不問他所有的大小怎樣，總當盡是實際的公共財產，又社會之中的每個份子都能共享他的所有權的利益了。

却說，地租或地價的租稅必須被增加到恰穀廢除其他的租稅爲度，所以我們可把這個提議縮小而爲一種適用的形式，我們提議用——

單獨徵收所有的地價稅廢除其他一切的租稅。

因爲我們是看見的，即土地的值價在社會的初期是一點沒有的，但如社會以人口之增加或技術之進步而日往上進，他便一日一日的加多了。在每一文明國家裏面，即令就是在最新的國家裏面，土地的價值全部足穀支持政府全部的費用。在此更進步的國家裏面，並且尚有餘剩。因此之故，僅把所有的租稅通通歸在土地的價值上尙還不穀。在地租超過現在政府的租稅的地方當要比量的增加租稅所要求的數量，並當隨着社會之進步和地租之增加而繼續增加其數量。但是這

是一件很自然的和容易的辦法，本來在我們的那個將全部的租稅課之於土地的建議裏面也就包含得有此種手續，至少亦有這種諒解。不過那是實際奮鬥所朝宗的第一步。一旦這個兔子被擒到手了和殺死了，隨着便要把他來烹飪，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當着土地的公共權利被人重視到此一種程度，而將所有的租稅通通取消，悉以轉向地租徵收之際，則假手各個地主之徵集稅款，餘利之留存於地主手中者，除必須藉資誘勸之數外，並無過多的危險。

經驗會告訴我（因為我已宣傳這種主張幾年了）說，舉凡在那集中租稅於地價的觀念找着了根據地足以引人重視的地方，他總是不變的勇往前進，但將因此而最得利的階級，自始或甚至到在長時間後能了解其全盤的重要和力量者實鮮，工人仍難消除這種資本勞動確有衝突的觀念。小佃農和小的宅地所有主仍難消除這個觀念，即將所有的租稅集中在土地上當要過分的去徵收他們的稅。這兩個階級，都難消除這個觀念，即將資本免稅，定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些概念，通是由於思想不清楚之故。但在無知和偏見之後，有一有力的支配文學，教育和輿論的利益。大錯難消滅，並且這種凡在文明社會裏面判定民衆受貧罪和窮罪的大錯，不會沒有不苦苦的掙扎而

消滅的。

我不設想我所說的這些觀念能受這一些跟了我走恁遠的讀者的歡喜；但因公衆的討論必須討論具體的，不便討論抽象的，所以我要求他們跟着我再走幾步，使我們可以租稅的公認的律例來試驗我的救濟方法。照這樣做去，許多意外的結果都可看見，否則也許不會把他們看到。

第三章 以租稅的公例來考驗這個建議

這種藉以徵收公款的最好的稅，當然是這一種能合乎下述這些條件的稅了：

(1) 稅是使生產擔負極輕的——因而最不妨礙為該租稅所由支付，社會所由維持的公共基金之增加。

(2) 稅是容易徵收的，徵收的費用極少，又可落在最後的納稅人之身——於是人民除了直接向政府所給之稅而外，政府間接取諸人民者極少。

(3) 稅是確定的——給官吏以最少的專斷和舞弊的機會，給納稅人以最少的犯法和逃法

的嘗試。

(4) 稅是平等的——不使此一市民比較其他的市民特別的享便宜或無便宜。

讓我們來考慮究竟什麼樣的稅最合於這些條件。又不問他是什麼稅，只要他能合於上述的這些條件他當是此被人憑以徵收公款的最好的一種稅了。

一——稅在生產上的影響

所有的租稅必是實確的來自土地和勞動的收入，因為除了人力與自然的原料和動力之聯合而外，沒有什麼別的富源可計。但因徵收方法之不同，即令同量的租稅亦可不同的影響財富的生產。減少生產人的報酬的租稅必然減少生產的原動力；租稅限制了生產的活動，或生產三原素於上的任一原素之使用必然妨礙生產。由此以觀，租稅而減少了勞動者的酬報，或資本家的收入，勢必趨於使此一階級的人的勤奮減少和智能減少，彼一階級的人的儲蓄和投資的意志減少。租稅而侵入了生產的程序，即係置一障礙物於那財富創造之路上。租稅而侵入了恰纔被用出的勞働，恰當被用為資本的財富，和正當被人耕種的土地，比較在勞動者上（他們作工或沒有作工）

在財富上（他們用於生產方面，或用於不生產方面）或在土地上（他被耕種或被廢棄）徵收同量的租稅勢必傾於更有力量的阻撓生產，爲理至爲明顯。

在事實上租稅的方式與租稅的數量有同等的重要。恰如一小載東西，亂放在馬背上可以磨難一個可以容易的馱起更多的恰當的東西的馱馬，所以一羣的人民可因租稅而致貧乏，又他們的生產財富之力可被租稅毀壞，這種租稅，如果換一方法徵收，當能輕易的被人民負擔過去。摩罕默德阿利 (Mohammed Ali) 所課於棗樹的一種的稅，使埃及的農民紛紛的砍斷他們自己的棗樹；但是兩倍於這種數量的稅把來課於出棗樹的土地上沒有這種的結果。亞爾伐公爵 (Duke of Alva) 在尼德蘭 (Netherland) 裏面所課於販賣上的百分之十的稅，如果他被維持下去，幾將停止交易，同時所產生的稅收亦少。

我們莫要到外國去找例子。在合衆國裏面財富的生產，大部是被加在生產的程序裏面的一種稅減少了。造船是我們所擅長的，從國外貿易一方面說，幾被這些使工業從多到少的生產形式毀壞了，又許多生產和交易的支部亦被損傷了。

現代政府的收入所憑以籌募的許多的稅，都是以多少的阻礙生產為特性。所有的製造稅，商業稅，資本稅，改良稅，都是屬於此一類。這一些稅的趨勢，與摩罕默德阿利在棗樹上的稅的趨勢是一樣，即令他們的效果可不這樣明白的被看見。

所有這些的稅，都有減少財富生產的趨勢，所以當着一種既能得錢又能不致阻撓生產的稅可能實現的時候，這些的稅簡直可以不要。這一種稅是可隨着社會的進步和財富的蓄積而變為可能的。奢侈稅僅把那些否則便被消耗在那只圖漂亮的空的漂亮裏面的東西收入在國庫裏面；又富人的遺囑稅和遺贈稅或當只有很少的阻礙儲蓄志願的影響，這種儲蓄的志願，在他已然正當的被人把握之後，變成了一種盲目的情緒。但是這一種的可以替公家增加收入而又不干預生產一大類的稅就是獨占稅了，——因為獨占的利潤自己便是生產稅之一種，所以徵收獨占稅僅是把生產無論如何所必支付的東西歸入在公庫裏面。

在我們之中有各種各樣的獨占稅。舉例來說，有種向那被特許權和出版權的法律所創造的臨時的獨占所徵的稅。這些獨占，因係對於勞動的無形生產產品的勞動權利之承認，並且構成對於

發明和著作的一種酬報，如向他們徵稅，定是極不公平的和極不賢明的賦稅。（註一）又有一種的獨占名叫笨重的獨占，此在第三編第四章裏面已然說過，他們係由於用在那些具有獨占性質的事業裏面資本的集合的結果。但是，依一同一的法律去徵稅，俾恰絕對的落在這種獨占的報酬上而不成爲加於生產上和交易上的稅，卽令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亦是很困難的，頂好是這些獨占適當把來廢止。在大體上他們都是來自立法的行爲，或不行爲，因爲，試舉一例，這個最後的理由：卽謂舊金山的商人對於他的那些直接從紐約依伊斯馬斯（Estimms）路線運到舊金山的貨物，比較從紐約先運到利物浦（Liverpool）或掃桑波敦（Southampton）然後再運到舊金山所付費用要多許多，是要在這些「保護」法規上始得被人發現，這些保護的法規把那建造美國的船隻的費用提得如此的高，並且禁止外國的汽船在美國各埠裏面運輸貨物。內華達（Nevada）的居民從東方運貨到內華達，與從內華達運貨到舊金山，然後再運回來，須被強迫付出一樣的水腳，這個理由，是那在驅馬夫方面禁止敲索的威權不能實行到鐵路公司方面。因此普通可以這樣的說，卽凡帶有獨占性質的事業確是國家的職務之一部份並應歸國家擅取回去。爲什麼政府應該接

送電報消息，爲什麼鐵路應該屬於國家，這個理由與信件何以應由政府接送，公路何以應爲國家所有是一樣的。

但是所有其他的獨佔事業比較土地這種獨佔事業實是無足輕重的。地價表示一種獨佔，簡單而且明瞭，無論從那一方面都是宜於徵稅。換句話說，當着鐵道或電線的價值，瓦斯或專利的藥品的價格可以表示獨佔的價格的時候，他亦表示勞動和資本的努力；但是土地的價值，或經濟的租，正如我們所看見的，沒有一點是從這兩個要素而來的，他除表示獨佔的利益而外，別無什麼意義。土地價值稅絲毫不會阻礙生產，除非是他超過了地租，或每年所得的地價，因他不比商品稅，交易稅，或資本稅，或任何生產的程序和生產工具的稅，因他不增加生產的負擔。土地的價值不表示收穫，牲畜，建築，或任一稱做動產和改良的價值。他不表示生產的酬報。他表示獨佔的交易價值。他在任何場合上，都不是據有土地的個人的創造物；他是被社會的成長物所創造的。因此之故，社會能設在一方面奪取他的全部；在他方面又不致絲毫減少生產的誘因，或絲毫減少財富之製造。稅可全部課於土地價值上，即到所有的地租悉被國家取去，但亦不至絲毫減少勞動的工資或資本

的酬報；並亦不至絲毫增加任一商品的價格，或使生產絲毫的更困難。

而且尙不僅此，稅收課在土地的價值上，不僅不似其他大多數的稅，不僅不能阻礙生產，而且能以毀滅投機的地租之故增加生產。投機的地租怎麼會阻礙生產，不僅在那被人扣而不用有的價值的土地上可以看見，並且在產業衰敗的爆發上亦可看見，這些產業衰敗的爆發，發源於土地價值的投機的騰貴，波及文明世界的全部，到處破壞產業，並且也許比較一個普遍的戰爭所造成的禍患還更厲害。取地租爲公用的租稅，定能預防所有這個；如果土地抽稅到了接近他的租價的數額，此時當沒有一人能設堅持去扣住現在他所不用的土地了，結果，荒廢了的土地當必向這些願意用他的人開放了。墾殖業當更密，又勞動和資本，結果，當以同一的力量產出更多的酬報。這種在這飯槽裏面的狗，即在這個國家裏面特別耗費生產力的狗餓死了。

這種以租稅取地租歸公用的行動，憑他在分配上的影響，尙當刺激財富之生產。但是關於這點，現在尙可保留不說。總之，在生產上土地價值稅是能設被征收的稅中的最好的稅。課稅於製造業，其效果便是妨害製造業；課稅於改良，效果便是減少改良；課稅於商業便是阻止交易；課稅於資

本便是把他趕跑開。可是土地的價值可以租稅徵收其全部，而他的唯一的效果乃是刺激產業，打開資本的新機會，並增加財富的生產。

二——徵收易而不費

或許除了某種執照稅和印花稅而外，在所有的稅中土地價值稅確是最容易和最便宜的被人徵收的。因為土地不能被人把來藏匿或帶跑；他的價值可以迅速的查出，又估價一經完畢，末後，便只是找收稅員去收集。

因為在全部的賦稅制度之下，公款的某部份是由收集土地稅來的，又因徵收土地稅的機關尚在並把他用來徵收土地稅的全部，恰如徵收一部份一樣，所以現在凡由其他的稅所造成的公款之徵收手續費，都可藉着單獨徵收地價稅并豁免其他一切的稅的關係而被省減了。至省減費用之大能從現在被用來徵收這些稅收的一大羣官吏上便可推想而得。

這種節省經費的行爲定當大部減少現在的租稅所值於人民的和他實際所產生的款項的差額，但是以地價稅代替其他所有一切的稅尚當在一更重要的方法裏面去減少這種的差別。

地價稅當不增加價格，並且直接由他所課的人繳納；反之，所有的課於無定量的貨物的稅定當增加價格，並且在交易的過程裏面可以隨着他們的增加從賣者移到買者手內。如果我們課稅於貸金，正如所常試辦的一樣，那末，放債人定將案此同量的稅於借債人，並且借債人必得要支付他，否則他便不能得此一筆借款了。如果借債人把他用在他的買賣裏面，他又必從他的主顧索回他所付給放債人那一筆稅款了，否則他的買賣便沒錢賺。如果我們課稅於建築物，那末，建築物的使用人最後必去繳納，因為房租如果不能高到去付通常的利或稅，那末，修造房屋的事便會停滯。如果我們課稅於製造品，或輸入品，那末，製造商或入口商便將以高價索於經紀人，經紀人索於零賣商，零賣商索於消費者。卻說，消費者，因他係最後繳納稅金的人，不僅必須付出該種的稅額，並且還須付給那些曾經把他墊出了去的每人以利潤——因為以納稅而墊出的資本的利潤，與以購貨而墊出的資本的利潤，他都是需要一樣的多的。馬尼刺 (Manila) 的紙煙，當着從舊金山的入口商手中買來的時候，費七十金元一千，在這七十金元之中，十四元是在這個商埠的紙煙的原價，五十六元是關稅。但是再買這些紙煙來再賣的商人，不僅必對十四元紙煙的實價索取利潤，而且

要在七十元之上即在紙烟原價和關稅之上索取利潤。加在價格之上的全部的稅以此而經過許多多的手，這種的稅隨着他們的前進而增大，直到最後一下落在消費人手上然後止步，於是這些消費人所付出的比較政府所收入的還多。卻說，稅以增加生產的費用和阻止供給的方法提高了物價。但是土地不是人所生產之物，因此課於地租之稅不能阻礙供給。因此之故，雖然凡一課於地租之稅強迫地主多付，但他卻不給地主以任何力量去對他們的土地之使用多要，因他絲毫也沒減少土地供給的趨勢。在他方面，這一種稅因為能強迫那些將土地扣住投機的人出售土地或出賃土地，但求他所能得的數額，所以土地價值稅在那地主之間尚有增加競爭的趨勢，因以降低地價。

由此以觀，土地價值稅，無論在何方面，都是巨額的公款所能憑以徵收的最賤的一種稅——從那取自人民的稅額比例上說他送給了政府一筆最大的純收入。

三——確定

確定，是租稅的一個重要原素，因為正當收稅，須賴收稅人的勤實，並納稅人的公忠的時候。專

斷和舞弊的機會在此一方面可被大開；逃漏和狡詐的機會在彼一方面可被大開。

我們所憑以徵收公款的這些方法在這一一個理由上被我宣佈死刑裁判，即令其他沒有什麼罪案。在合衆國裏面被麥酒稅和烟捲稅所造成的舞弊和瞞哄的大機會是人衆所周知的事實；關稅局（Custom House）的恆常的特別的從低估議價值，所得稅報消的假的可笑，動產的正當的估價的絕對的不可能，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這些的稅所造成的物質的損失——這筆被那不確定的關係所增加在人民的負擔裏面，而又未爲政府所得到的費用——是很大的。當着英格蘭在保護制度的時期裏面在他的海岸上住紮了兩隊的兵士，一隊嚴防偷漏，一隊從事掩護偷漏的時候，這是明明白白的一件事實，就是兩隊兵士的扶養皆以取自勞働和資本的產品；又此偷稅人的費用和他的餘利與同關稅局（Custom House）上的職員的薪金和賄賂實是構成全國的產業稅之另一類，加在政府所實得的稅收之上。因此之故，舉凡估價人的「包袱」（*doncours*）稅務官的賄金；費在運動選舉軟弱的稅務官方面或運動通過免稅的法律或法案方面的金錢；各種浩費的偷貨過關的運送方法，和專爲避免入口稅的製貨方法；所有的半費，和所有的暗探和稽查的

費用所有的法律手續和懲戒的費用，不僅政府方面的費用，連同被告方面的費用，均在其內。凡此這些費用總共到了這樣的多，均是這些的稅取自財富的公共基金的東西，卻但未以歸公。

可是這還是那費用之中的最少的部份。稅而無確定的要素在內，影響道德極大。我們的稅收的法律，從他的整個上說，可稱爲『褒揚官吏舞弊，壓制誠實，鼓舞作奸，給僞誓罪和僞誓罪的從罪以獎勵金，又將法律的觀念與公正的觀念分家的律例。』這便是他們的本來面目，又他們有可羨的成功。關稅局（Custom House）的誓言是種口實；我們的估價官常常發誓去估計所有財產的真實的，全部的現金價值，而在習慣上卻從未做過這一類的事；這些以他們自身的和商業的誠實自豪的人賄買官吏假造僞報；並且這種敗壞風紀的事情常在這種今日纔審判了殺人的兇手，明日又要審判一個未貼印花稅的火柴的賣者的同一法庭之前暴露。

這些租稅的方式這樣的不確定和腐敗，以致由衛爾斯（David A. Wells）、多治（Edwin Dodge）、魁勒（George W. Cuyler）所組織的紐約委員會（New York Commission）當着調查了該州的租稅而後，他們均主張用一種武斷的個人稅去代替現在所徵收的不是課在不動

產上的最大部份的稅。至於這種武斷的個人稅則依他所佔據的院宇的租價來估計。

但是現在實無乞靈於武斷的估價之必要。土地價值稅是一種武斷最少的稅而又具有極度的確定性。他可以被估價被徵集，而其確定與土地本身的不動性和不變性沒有多麼差別。課於土地的這種稅可以徵收到最後的一分，雖然土地的估價現在常是不公平的，可是動產的估價更不公平之甚，並且這種在估算地價裏面的這些不公平的狀態，大半係由稅計及土地的改良，並且係由這種影響租稅全部計劃的腐敗行為而來，這種腐化的行為以上文所述的各種原因為淵源。如果所有一切的賦稅均以課於土地的價值，毫不計及土地上的各種改良，那末，租稅的計劃當必簡單而且明白，並且公眾的注意力當必直接集中在他之上，結果租稅的估價必當被算得如此確定，甚至即一不動產的經手人亦可對於任一地段決定賣者所能得到之價格。

四——平等

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的稅綱，是「每一國家的人民，應盡力依照他們的相當的能力納稅於國家，以圖維持政府；這就是說，應比例他們在國家的保護之下各別所享受的收入。」他

接着又說，每一只是課及地租，或只是課及工資，或只是課及利息的稅，必然是不公平的。我們的百物徵稅的制度所圖實現的共同觀念，便是依照的這個原則——即無論何人均須比例他的資財，即比例他的所得納稅。

但在依照各人的所得徵稅的辦法裏面，即令除了這種不可超越的實際困難不計，公正依舊不能被人獲得，這是很明白的。舉例來說：這裏有甲乙兩個資財相同，或所得相同的人，一個有一大家人口，一個只須支持他個人自己。在這兩個人身上所課的間接稅實是太不平等了，因為在甲須擔負他的家室所消費的食物，衣服等稅；在乙則只擔負他自己所消費的必須品稅而已。即令稅是直接的，恰使每人付出同一的數額；可是不公平的狀態仍然存在。此一所得須負扶養六人，八人或十人的責任；彼一的所得則只負扶養自己一人的義務。除非把這馬爾薩斯主義擴充到這個程度，即視撫養新市民為一有害於國家的事情，這裏實有一個大不公平者存焉。

但是也可這樣的說，就是這種困難是永遠不能消滅的；那是自然自己把那無所依靠的人類帶到這個世界，將那扶養他們的義務讓與他們的父母，而以她自己的甜而且大的酬報抵補他們。

很好，然則，讓我們轉來討論自然，並且在自然的公律裏面，宣讀公正的大命。

自然對勞働讓步，自然只對勞働讓步。就在一個樂園 (Garden of Eden) 裏面人而不去勞働，定當餓死。卻說，此間有甲乙二人所得相同——甲的所得是由勞働而來，乙的所得係由地租而來。他們兩人都當一樣的報效經費於國家，豈算公平嗎？明明白白的不是了。在甲的所得代表他所創造的財富並增加到國家的總財富中的財富；在乙的所得僅代表他向總財富中取出的財富，絲毫無所償還。甲對他的所得的享受的權利根據在自然的權上，他以財富報酬勞働；乙對他的所得的權利的享受，只是一種虛偽的權利，他是社會的法文所創造的，這種權利自然從不知道並不承認。這位父親被告訴說他必以他的勞働供養他的兒女，他是必得要遵命的，因為這是自然的命令；但他可以正當的要求即他以其勞働所獲得的所得，沒有一個辨士應被提取，倘如這種屬於自然所賜與人人的自然機會的獨占所獲得的所得的辨士猶有存者，並且在這些所得裏面他的兒女也有一份以為他們的生存權利。

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說到所得，認為他們「是國家保護之下被人享受之物；」而此

又是平等徵收各種財產稅所被堅持的論據——即謂他是受了國家的平等保護的。這個觀念的根據是說財產的享受是國家所造成的——即社會會造有一種價值，恰可用來應付社會的支出。卻說，這是說的什麼價值呢？只是土地的價值了。這是一種價值當着社會尚未組成的時候他便不會發現，又他不似其他的價值的地方，在他隨着社會的成長而增加。他只隨着社會的存在而存在。倘把這個最大的社會重行解散，那末，土地現在是這樣的有價值的，當全沒有價值。人口每一增加，地價每一漲高；人口每一減少，地價每一下降。什麼是社會所創造的價值呢？除了如土地所有權之類以獨占為特質的事物而外，別的東西毫不適用。

由此說來，土地價值稅是最公正和最平等的稅了。他只稅及那些從社會接領着一種特殊的和有價值的利益的人物，並按照他們所接受的利益的比例如何而去稅及他們。他是將社會所創造的價值，由社會取來為社會用。他是將公物付於公用。當着所有的地租悉被租稅取以應付社會的需要的時候，自然所樹立之平等於是實現。沒有一個市民能有超過其他任一市民的便宜，除非這是他的勤奮，技能和智慧所給與他的；每人將取他所正當的得到的，到了那個時候，於是勞働得

着他的完全的成果，資本得着他的自然的報酬了。

(註一)由於慣把特許的權利所頒賜的和著作權所頒賜的排他權利混而為一，認為兩者均是勞働對於他的無形生產物的權利之承認，我在這點犯了一個嗣後我在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標準 (Standard) 上所承認了的並且加了改正的錯誤。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的，並且根本有別。著作權不是對於那種依照財產的自然法，人人都可自由去使用的一件事實，一個觀念，或一個聯合的排他的使用之權利；但只是對於用在這一件事本身上的勞働之權利。他不禁止任何一人去為自己使用這些事實，這個知識，這些法律，或聯合以圖得到類似的生產品；但只禁止去使用這本特殊的書或其他的產品之上的完全一樣的形式——這種曾被用來去生產他的實在的勞働。

專利，在他方面，不許任何一人去做同樣的事情，並且牽涉到，常有一定的期限，干涉這種所有權利所根據的平等的自由。因此之故，著作權是合於道德的公律的——他給這位曾經使用所必需的他的無形的勞働去寫一本書或繪一幅圖的人，以保障不許旁人抄襲這個同的東西。專利實侵犯了這個權利。他禁止其他的人去做甫經試辦過的問題。無論那一個人都有一種道德的權利去想我所想的，或看我所看的，或做我所做的——不問他得過，我的暗示沒有，或純是他個人的獨立思想。發明不生所有的權利，因為無論什麼被發明了的東西都必是曾留在此地以備發明。如果一人製造了一個獨輪貨車，或一本書，或一幅圖，他雖對於那個特殊的車，或書，或畫有種道德的權利；但他卻無要求禁止製造類似之物的權利。此一種的禁止，雖然旨在鼓舞發明，實則在長時期內只是給他們以阻礙。

第四章 贊成和反對

我們所會據以推出這個結論，即土地價值稅或地租稅是最好的籌集公款的方法的那些理由，自從地租的公律和地租的性質確定以來，已然便得到了所有的有地位的經濟學者的明認或默認了。

里嘉圖 (Ricardo) 說 (第十章)：『地租稅定當全部落在地主上，並不能穀轉嫁到任一消費人階級上，』因為他『當不會變更生產力最少的耕地的生產品和那出自其他每一土質不同的土地上的生產品的兩者之間的差別。』

地租稅不會阻挫新地的耕種，因為這種的土地不付地租，所以不被徵稅。

馬卡羅和 (McCulloch) (國富詮釋二十四) (Note XXIV to "Wealth of Nations") 說：『在實際的觀點上地租稅是一種能穀被人想像的最不正和不智的稅。』但他的這種說法完全是以他的假定為論據，即在爲了土壤的使用所支付出的數目，和因費於其上的資本而所付出

的數目在租稅裏面去行區別，在實際上是是不可能的。但是，假令這種劃分能被辦到，他承認爲了土壤的自然力之使用而所付給地主的數目可被這一種稅全部掃去，地主既無權力去轉嫁他們的擔負的任何部份於旁人，亦不影響產物的價格。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不僅承認此點，並且明白宣佈特別地租稅的公正和便利。因他質問地主有何權利去接受那些由於社會進步而來到他們之前，並且絲毫沒有經過他們的工作，危險和節儉而所造成的財富；又他雖然明明白白的不贊成去干涉地主的對於現在土地價值的權利，但他卻是主張沒收將來所增加的依照自然的權利實是屬於社會的地價全部。

福塞特夫人(Mrs. Fawcett)在他一本小的關於他的丈夫的著作的撮要名叫政治經濟學初步的裏面說：『土地稅，也許小也許大，但都具有幾分租的性質，這一種租是地主所納於國家的。在印度的一大部份裏面土地是政府所有的，因此地稅便是直接付於國家的地租。這種租地制度的經濟的完美，可以立即被人見到的。』

在事實上，地租從便利和公正兩方面立論，都應是租稅的特別的對象，此層道理早已包含在

人所公認的地租公律裏面，而且在所有的那些承認了里嘉圖的公律經濟學者的著作之中，亦可找着他的胚胎。這些原則未曾被人推到他們所必到的結論，如像我所曾經推進他們這樣，明白的是由於不願意去動搖或侵犯那種牽涉土地私有權的利益，並由於在工資和貧困方面的這種錯誤的曾經支配了經濟思想的學理的結果。

但是有一派的經濟學者明明白白的看着了這種清清楚楚的呈現於未受習慣所渲染的所有的人的自然觀念之前的東西——即公共財產，土地的收入應被收來服公役。最近一世紀的法蘭西的那些為魁耐（Quesnay）塔哥（Turgot）所領導的經濟學家建議我所曾建議的東西，即所有的租稅除了土地價值稅一種而外皆應取消。因為我只在英格蘭的著作家的著作裏面間接的認識魁耐（Quesnay）和他的信徒的主義，所以我不能說他所說那唯農纔是唯一的生產業的觀念，在好遠的程度內是些錯誤的見解，或只係用語的古怪。但是我從他的學說所憑以登峯造極的這個命題上確實知道這點——即他看清楚了資本與勞動的關係，這種關係自後便不爲人所注意，又他曾達到了實際的真理，即令他所用的推理，是種表明得有缺陷的推理。重農學派所用以解

釋那種留在地主手中的純收入的原因的學說，不比被人用以解釋吸水管的吸力這種天然怕真空的假定更好，但是這種事實，在他與社會經濟的實際關係裏面，卻是被他認清了的，又此由於使用地租稅去代替其他所有一切的阻害勞動自由的課稅，而所造成的工商業的完全自由的利益毫無疑義的是被他們看清楚了，正如他是被我看清楚了一樣。關於法蘭西革命的最可令人追悔的一件事，即這些經濟學者的觀念，正當他們在思想界中得着勢力並且顯然正要影響財政立法的時候，一下便被這種革命運動壓倒了。

我雖絲毫也不知道，魁耐（Quesnay）或他的主義，但我因為取徑於一條人所不能辯詰的路線，亦曾達到了這個同一的結論；並曾把他放在現爲人所公認的政治經濟學所不能懷疑的堅牢的根據上。

這個在模範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裏面所可遇見的關於地租稅或地價稅的唯一反對說，乃是承認了他的利益的——因為其說是由於土地本身的價值和地上的各種改良的價值之難區別，我們在稅及地租的時候也許會稅及其他的東西。例如馬卡羅和（McCulloch）說地租稅

是一種不正的稅和不智的稅，因為這種從土壤的自然和固有的能力而所接受的收入，不能清清楚楚的把來與那來自改進和改良的收入區別，也許地租稅便因此而受阻挫了。可是馬可梨（Macarlay）在有個地方說，如果承認地心吸力是不利於任一的頗大的金錢的利益的，那末，反對吸力的辯論便永遠不會缺乏——現在對於徵收單一地價稅的反對意見便是說明這個真理的例子之一。因為承認了土地的價值與改良的價值是不能分開的，豈是這種繼續的課稅於有些改良的必要，便成了我們應當課稅於所有的改良的理由嗎？如果課稅於與地價連成一片的勞働與資本的價值亦足阻撓生產，那末，我們現在不僅要課稅於這些價值，並且還須課稅於全部的能與地價截然分開的，勞働和資本所創造的價值豈不更大的阻害生產嗎？

但是土地的價值常能與那改良的價值截然分開，實為一種事實。如在合衆國這種國家裏面，有許多的有價值的土地從未經過改進；而在許多的國家裏面，土地的價值和改良的價值在習慣上常被估價官分開來估價，嗣後再把他們連合稱為不動產的價值。即在土地被人占了不知好久的地方淨土的價值亦是不難得到，因為土地常為此一人所有，而建築又為另一人所有，又當着火

起來了同時改良通被燬了的時候，一種清楚而明白的價值，仍然在土地上留着。在世界上最古的國家之中，假令地上的改良被毀壞了，假令所有的努力都是用來識別那些在一不長不短的期間裏面所造成的改良的價值，俾能與土地的價值分開，想亦沒有什麼困難可在這種劃分的工作上產生。彰明較著的這個便是公正或政策所需要的全部。在任何制度上都不能找出絕對的正確，而且用力去劃分所有的人類所做成的和自然自始所供給的當是一種荒謬並難實行的事。羅馬人 (Romans) 所鑿的池所築的山現在構成不列顛羣島 (British Isles) 的自然利益之一部，宛如這種工作是被地震或冰川所做成的。這種永久的改良的價值經了某種的時期之後，定被視為已經混入在土地的價值裏面去了。他們雖被課稅，但對這些改良是不能有阻礙的影響的，因為這種的工作被人置於租賃之下者有年也。這個事實是每代只為該代建造和改進，不為很遠的將來建造和改進。這個將來的事實是每代不僅對於地球的自然力纔是前代的繼承人，而且對於前的若干代的工作也是繼承人。

雖然，另一種的反對意見尙可被人提出。這是可以被人提出的即在政治權普及的地方，租稅

應當不要專讓一階級負擔，而須分配到人民全部乃是最適宜不過的事；爲的是凡行使政治權的人，可以在經濟的管理裏面感到一種興味。那一句話定是要被人提出的，即代表與租稅不能安全的被人分開。

但是不問那個將政治的權力與公共責任的意識連在一處的行爲是如何的適當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制度確也沒有把他得到。間接稅大部是從那些納稅很少或簡直沒有意識到納什麼稅的人民方面索取來的。在合衆國裏面，這個不但不覺租稅的利害，而且不覺與好政府有關係的階級趕快的長成了。在我們的大城市裏面選舉，大部不是受這些公共利益的思想決定的，而是受那在羅馬（Rome）裏面決定選舉的那些勢力決定，此時羅馬的民衆除了麵包和馬戲而外，什麼也不注意。

以土地價值稅代替現在所徵收的各種的稅，幾不減少意識的納稅人的數目，因爲現在這種被人扣以投機的土地的分散，當大增加有土地的人的數目。但他當這樣的化平財富的分配，致能將這些最窮的人，一舉而提出於卑賤的貧困的狀態之上，在這一種卑賤的貧困裏面，公共的考慮

沒有什麼重要；同時他更當要斬斷這些長得太高的財產，這些財產把他們的所有人提到政府之上去了。從政治方面說，最富和最貧的階級乃是最危險的階級。使人以押注給國家，並關心他的政府的東西不是他所意識着的而去繳納的稅金，但是這種感情的意識覺得他是整個社會的一部份；社會的繁榮是他的繁榮，社會的恥辱是他的恥辱。讓市民感到這個，讓他被所有的這些發源於和羣集於快樂的家庭的勢力包圍着，此時社會可以完全的寄託在他之上，即使要他犧牲肢體或生命。人不能因為他們納了稅便不精忠體國的去投票，正如他不能因此而遂不精忠體國的去打戰一樣。凡是造成人民的舒適而且獨立的物質的狀態的東西，將最適宜於培養公共的精神，並將把這一種最後的政治的力量，造成得更道德更聰明。

但是也可這樣的問：如果土地價值稅是籌集公款的這樣的有利益的一種的稅，怎樣所有的政府反都情願最先乞靈於恁多的其他的稅呢？

這個答覆是明白的：即土地價值稅，是這種重要的唯一的分配不開的稅。他落在地主之上，簡直沒有什麼別的方法來給他們轉嫁他們的責任於其他任一人身上。因此之故，一個大而有力的

階級直接的利於壓下土地價值稅而代之以其他的貨物稅以爲籌募的款的必需之具，正如英格蘭的地主，在兩百年前，設立了一種課在所有的消費人身上的一種土產稅，來代替了這種在封建的守地制度之下，只落在他們一個階級之上的貢稅一樣。

由是言之，土地價值稅有種確切而有力的利益與他衝突；但是關於其他的那些爲現代的政
府所大倚靠的稅則沒有這種特殊的利益來反對。這些政治家的敏活腦筋曾被用來去定出一種
租稅的計劃來吸取勞動的工資和資本的所得，正如這類人所傳述的蝙蝠去吮吸他的戰敗者的
心血一樣。幾幾乎這些稅的全部，最後都被那種無一顯明的界線的形態，消費者，擔負；又他是在一
種使他注意到他在納稅的方法裏面納稅——在這樣小的數量，和在這樣狡猾的方式裏面納
稅，以致他不注意他，又大概亦不去冒這種困難去有力的反對他。那些直接向收稅的官吏付給金
錢的人，對於這種態的容易被他們移到他人肩上的稅非但無反對他的興味，並且常樂於他的徵
收和維持，因爲他們希望借此增加價格而獲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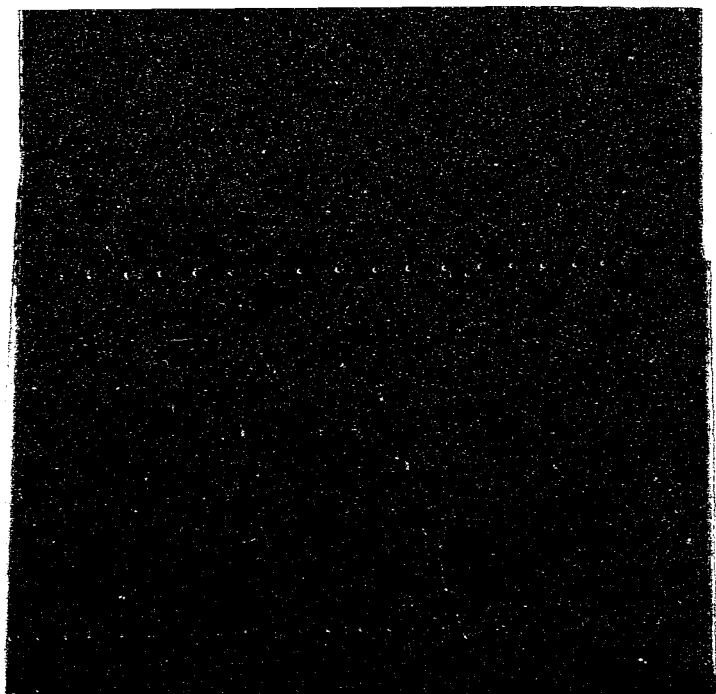
幾幾乎所有的這些爲合衆國的人民所負擔的各種稅，都不是爲增加公款而徵收的，寧且是

爲私人的利益，又現在對於將租稅化簡單的運動的最大障礙，就是這些私人的利益，他們的代表每當縮短租稅的方法被提出的時候，他們都是羣集在議會裏面，去督令他們所憑以獲利的稅莫要被縮短了。在合衆國內嚴厲執行保護關稅便是由於這些勢力，而非由於承受這些荒謬的保護學說的優點。這種爲南北美戰爭所引爲必需的大公款，便是這些特殊利益的黃金機會，以致凡稅都被堆在每一可能之物上，因他前去募集公款尙不如他去使特殊的階級分享收集稅金和中飽稅金的便宜之大。所以自從南北美戰爭之後，這些利害當事人便變成了縮短租稅的大障礙；這些所費於人民最少的租稅，因爲這個原故，反較所費於人民甚大的租稅容易廢棄。所以，至此卽令民衆的政府，雖然他們所公佈的目的在爲大多數的人圖謀最大多數的福利，但他們在一個最重要的職務裏面，便是利用大多數人的禍患，以爲少數人圖謀一種可疑的好處。

執照稅，普通是受那些爲該稅所課取的人人所歡迎的，因爲他們有阻止其他的人進到這種營業裏面的趨向，製造品稅，因爲同樣的理由，常受大製造家所歡迎，此在蒸酒房反對減少麥酒稅的事情裏面便見得到；輸入品稅，不僅有給某種生產人以特殊利益的傾向，並且增加這些擁有屯

貨的入口商或普通商人利益，因此之故，所以在所有的這種的稅的場合上，則有許多特殊的利益，隨時均有組織和聯合行動的能力，他們贊成課稅，反之，在土地價值稅的場合上，則有一種堅牢的和銳敏的利益，堅決的和戾害的去反對他。

但是如果我所正在努力去澄清的這種真理一旦被民衆了解了，一種堅強的能毅將他來實現的政治的力量，馬上便可成就，這是很容易知道的事。



039531



Z121.6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進步與貧困

(五)

佐治著 樊弘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蠡文彙

卷之二

書 畫 卷
五 畫 卷

新加坡中華書局

039533

進步與貧困

(三)

生德業私
陶雲和校

商務印書館

進步與貧困

第九編 這個解決方法的效果

第一章 在財富生產上的效果

我們聽着說，老彌拉波 (Mirabeau) 把魁耐 (Quesnay) 的那個用單一的地租稅去代替其他所有一切的稅的建議，其功效等於語言，文字的發明，或等於以金錢的使用去代替物物交換的發明。

這種講話，對於那些願意反覆深思這個題目的人，寧是一種深切的表示，不是徒然的誇大。以土地價值的單一稅來代替為公家的收入，所憑以募集的各種稅所發生的利益，將要愈顯而愈重要，如果他們愈被考慮。這裏有種化小村為大城的秘密。把現在所有的壓迫產業和妨害交易的擔

負通通除去，財富的生產當以現在我們所夢想不到的速度而進步。這按照他的輪次又當引至土地價值的增加——一種新的盈餘，可被社會取為公用。去掉了伴着收稅而產生的舞弊情形，並且去掉了把立法變成特殊利益的工具，社會便能執行許多職權，這些職權都是生活變複雜後需要他去得到的，但是這些職權，在現在的制度裏面，這種政治腐敗的形勢，使凡有思想的人，都要畏退而不敢前。

請想他在財富生產上的效果。

廢除這種直接間接，妨害各種交易，壓迫各種產業的租稅，等於減去在一條有力的彈簧之上的大壓力。生產而被注入了新精力當開始進入一種新生活，又商業亦當得到一種新刺激，這種刺激即在微細的脈絡上，亦可被人覺到。現在租稅的方法在交易上的效果，好像人工的沙漠和山脈一樣；從關稅局裏面去取得貨物所費比較把他們運遍全世界還更多。現在租稅的方法，在精力，勤奮，技能和儉約上所施的壓力，等於在這些品質上加以處罰。如果我曾很辛苦的作工，並且曾為我自己起了一所好房子，而你則樂於住在陋室裏，那末，這位收稅官，現在每年到我家來，課我以較你

還多的稅，直是要我付他一宗對於我的精力和勤奮所施的罰項。如果我曾儲蓄了我的金錢，你會耗費了他們，我則被人處罰，你則免于議罰。如果一個人建造了一隻船，那末，我們便要叫他付出一項勇敢的代價，好像他曾對國家做了一樁壞事；如果一條鐵道被打開了，收稅人便要來進攻他，好像他是公衆的害物一樣；如果一個製造廠被人建立起來，我們便要去徵他的稅，每年繳出之數，可成一宗巨大的餘利。我們說我們需要資本，但是假如一個人把資本儲蓄好了，或把他拿到我們裏面來，我們便去取他的費，好像我們給了他什麼特殊權利一樣。我們以稅金去懲罰這一位會把貧瘠的荒地長成成熟五穀的人；我們要罰建造機械的人；又要罰排乾澤沼的人。這些稅所增加於生產上的擔負有好重，只爲那些會逐條依奉我們的租稅制度的人所知道，因爲，在前我們會經過，該租稅的最重要的部份是被加在物價上。但是這些種稅在他們的性質上酷似埃及巴夏（Basha）所課於棗椰樹上的稅。即令他們不使這些樹子被砍斷，至少也要阻害種植。

把這些稅廢除了，便是把生產的工業上的高壓力減去了。此時縫衣婦的針和大製造廠；駕車的馬和火車；漁船和汽船；農夫的犁頭和商人的屯貨，都要一樣的不被徵稅了。所有的人當會自由

去製造，去儲蓄，去買進，去賣出，不受稅的處罰，不受收稅官的騷擾。不再如現在這樣的去向主產人說：『倘你加入在總財富之中的財富愈多，你便要被稅的愈多！』這個國家定將向生產人說：『你儘管勤快，節儉，冒險，並儘管盡你的力量去做，你當獲得你的充分的酬報。在從前只長一片草的地方，你現在使他長兩片草，對於這種的行爲，國家當不處罰你；你當不會爲了增加公共的財富而被抽稅。』

又社會豈不因爲不殺這種產生金蛋的鵝，不套這個踏碾五穀的牛的口，讓那勤奮，節儉，和技能力去享受他們那金甌無缺的自然酬報，因而得到了許多益處嗎？因爲對於社會也有一種自然的酬報。這個社會的公律是『一個爲全體，全體爲一個。』人不能保守他的好處，正如不能保守他的壞處一樣。每個生產的企業，除了對於他的舉辦人的報酬而外，對於其他的人產生連帶的好處。如果一人種了一顆菓實樹，他的利得是，他按時按節而採他的實菓。但是，除了他的利益而外，對於全部社會尚有一種利得。所有主而外的人被菓實的供給增加而獲益；他所蔽蔭的雀鳥，飛得遠而且寬；他所幫助去吸收的雨澤，不僅落在他的園地內；並且，即從遠地來看他的眼睛，也會引起一種美

感。其他任何物件都與菓樹一樣。房屋，工廠，船隻，鐵道的建造，除了直接與建造人以利益而外，且給其他的人以許多利益。自然笑吝嗇者。他如一隻埋藏了他的乾菓，而又不肯去把他再掘出來的松鼠。看啊！他們發芽了，而且長成樹了。穿着漂亮的細布，浸着滿身的香料，這個屍體被埋藏了。幾千年後，這個窮人貝督英（Bedouin），燒他的樹皮來烹飪食物，他又出了許多的迷霧，旅行者因此而失路，他或流入遠地去滿足異種的人的好奇心。蜜蜂在空樹裏面釀蜜，又跟着來了熊或人了。

頂好，社會是讓個別的生產人享受生產的全部，於以鼓舞人人去用勁；頂好，是讓勞動者得到他的勞動的完全的成果，讓資本家去享受他的資本的全部的酬報。因為資本與勞動生產的愈多，公共的財富，便成長得愈大，而在公共財富裏面人人都可分潤。又在土地的價和租裏面，便是這種公共的表現，而為確定和具體形像的利益。這裏便是國家可以取用的公共基金，同時遺給了勞動和資本以他們的完全的成果。生產活動的愈快，公共的基金增加得亦愈快。

把租稅的責任從生產和交易移到地租上，不僅對於財富之生產送給了一個新激力；他尙打開着許多新機會。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誰也不會注意去保有土地，除非要去使用，又凡現在被人

扣而不用土地，當到處被人打開出來去行改良。

土地的賣價會低，土地的投機事業於是遭了致命的打擊，土地的獨占不會再有錢賺。幾百萬畝連幾百萬畝的土地，雖然現在的種植人悉被高價限住，無法去行使用，但到將來當要悉被他們現在的主人通通放棄，或以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條件出售。又這不僅行於邊境上，並且見於現在我們所視為人口已多的區域裏面。在舊金山的一百哩地內，當被開放出來許多土地，這種土地，即在現在的耕種方法裏面，亦夠供給，現在從俄勒岡（Oregon）邊地散布到墨西哥的農業的人口總數——距離八百哩地。西部諸州（Western States）的大多數的地方，這也當是一樣的真，而在舊的東部諸洲裏面，真實的程度更大，因為即在紐約（New York）和賓夕爾法尼亞（Pennsylvania）裏面，人口比較地力亦尚不算稠密。並且即在人口繁密的英格蘭（England）裏面如此的一種政策，亦會開放出幾十萬畝的土地把來種植食物，這些土地，便是現在被人用為私人的花園，麋鹿的園圃，和狩獵的圍場。

因為這種把所有的租稅課於地價之上的簡單方法，結果定把所有的土地，拍賣給與那些願

出高租於國家的人。土地的需求，決定他的價值，因此之故，如果稅被課到幾近消費地價全部的時候，那末，凡願將土地扣而不用的人，須當付出幾到願意去使用他所願出的價值之數。

這點必須記着，即此不僅適用於農業的土地，而且適用於所有一切的土地。礦地正如農地，當被開放出來使用；在城市的中心裏面，沒有一人能設有力量來扣住土地，不去發揮他的最有利的用處，或對邊境上的土地，去要求比較他在是時被人使用的用處所能保證的價值更多。凡在土地有價值的地方，租稅，不再如像現在苛罰於改良，當且處處逼人去促進改良。無論那一個人栽了一林菓，種了一塊地，修了一所房，建了一個製造廠，不問他好價值，但在租稅方面所付出的款項，不比他在一塊來廢置時所付的款項更多。農地的獨占人所被課稅的數額，恍如他的土地被掩映着房屋，倉庫，收成，牲畜。一座空的城市的地基的所有人，對於那種拒人來住的特殊權利（直到他需要用他的時候），須要付出怎多的稅，恰如他的鄰人曾築了一座高樓在他的地基上一樣。保留一列快倒了的草舍，在有價值的土地上，其所費用之數，等於他被覆蓋着大旅館或大貨棧，悉被堆滿着價值的貨物在內。

由是以言，那末，現在凡在勞働的生產力最大之地，當勞働未被用出之時，必須付出的額外的津貼，將必不見於世了。由是農人將必無須付出他的財產之半，或長年抵押他的勞働於以獲得土地來種植；城市住宅的建造者，將必無須對於小的一塊地基，付出一宗款項，正如對於他所在他之上所建造的房屋一樣的多；想設立一個製造廠的公司，當必無須對於他的廠址用出他們的大半的資本。而此年年將被付於國家的款項，當必去代替現在所課於改良，機械，和屯貨之上的一切的稅了。

想想這種在勞働市場上變遷的影響。競爭不復如現在是片面的了。勞働者不復彼此競爭僱傭，把工資降到僅足維持生存的數額，反之，僱主當處處競求勞働者，又工資當漲到勞働的正當報酬上。因為在勞働市場上，將要來着這種對於僱傭勞働的最大競爭，一個競爭者的需要，是不能被滿足的，除非欲望被滿足了——即對勞働的需要，被滿足了。勞働的僱主將必不僅要對抗其他的，覺到這種大商業和高利潤的刺激的僱主，並且還須對抗勞働者能變變成他們自己的僱主前去利用，那些曾被一種禁止獨占行爲的稅金，自由的開放於他們之前的自然機會的才幹。

伴着對勞動開放的自然機會；伴着免于課稅的資本和改進，伴着不受限制的交易，此時具有勞動意志的人，定能把他們的勞動化為他們所急求不獲的貨物；這種循環不息的破壞產業的恐慌當必消滅；生產的每一車輪當必輾動起來；需要當必與供給共進步，又供給當必與需要共進步；各種方面的商業，當必增加，又財富當必觸手而大增。

第二章 在分配和由此而在生產上的影響

將所有的公共的擔負，悉行轉嫁在土地價值上的益處，雖然顯得很大，可是他們不能被我們充分了解，除非我們看着了單一稅的辦法，在財富分配上的效果。

爲了去尋找這個在所有的文明世界裏面，財富分配的不均之象，因何隨着物質的進步，愈有趨於更不公平的固定趨勢，我們曾發現了，在事實上，這種現在存於私人手內的土地所有權，會伴着文化的進步，而給出了一種日大一日的沒收勞動和資本所生產的財富以爲已有的力量。

由是言之，凡將資本和勞動的直接和間接的租稅減免，並把這個責任放在地租上，那末，他便

定當伴着他的進展而有抵消這種分配不均的趨勢了，並且，如果他那進展的速度能較以租稅的名義，取去地租全部，則是這種分配不均的原因，必然完全取消。於是地租，不再如像現在製造不平等，而當促進平等。勞働和資本於是必當接受生產產品全部，只除去以地租稅的名義，被國家所取去的那一部份，又因這一部份悉被用在公共目的上，所以又必平均的被分配在公益事業裏面。

這就是說，在每一社會裏面所生長的財富，當被分為兩個部份。一部份當依照個別的生產人，在生產的工作裏面，每人所擔負的職務，被分配而為工資和利息；其他的一部份，則當全部奉給社會，悉行分配，在公益事業裏面，賜予社會全體中的各個。在這裏面所有的人，都當平均享受——無強無弱，無老無幼，並無殘的，跛的，瞎的，和健壯有力的的界線。並且這是很公平的——因為此一部份，雖然代表個人生產努力的結果，但是其他一部份則代表社會全體所助給個人的大力量。

由此以言，既然物質的進步，傾於增加地租，那末，現在假定地租而被社會取為公用，則此伴着物質的進步，而被造成的分配不均的原因，將有轉而唯日其大的平均分配的趨勢了。爲了充分的了解這個效果，讓我們回到前面所作成的這些原則上。

我們曾看見了工資和利息，隨在什麼地方，都必被那地租或耕種的限界決定——這就是說，被那資本與勞動在沒有地租的土地上所得的酬報決定；這就是說，財富的總體，凡為用在生產上的勞動和資本所當接受者，當為所生產的總財富量（或寧當着我們考慮租稅的時候，這種純額），減去所謂地租那一部份。

我們曾看見了物質的進步，照着現在這種局面演變下去，實有兩重增加地租的趨勢。其一是增加地租所得的財富的比數，其二是減少工資和利息所得的財富的比數。第一種趨勢或自然的趨勢，是從進化的公律來的，他雖增加地租量，但不減少工資和利息的數量，或且伴之以數量的增加。其他的一種趨勢，是由不自然的強占土地為私有來的，他是以所減少的工資和利息的數量增加地租。

卻說，這是很明白的，即以租稅取地租歸公用，在實質上，廢止了土地私有制度，並且他以消滅土地的投機獨占和地租的投機漲價，行當消滅工資和利息的絕對減少的趨勢。他將現為人所獨占的自然機會開放，並且縮減地價，結果定然很大的增加工資和利息。勞動和資本於是不僅得到

現在他因徵稅而被人取去的利益，並且以土地的投機價值之減少，造成地租的積極的下落，他們藉此亦必有所利得。新的均衡當被造成，到此均衡之上工資和利息的普通率行當比現在更高。

但如這種新的均衡狀態樹立了，這些在生產的力量裏面的更遠的進步，而因往這方面發展的趨勢，行將被他一大增其速度，他們結果定將仍且增加地租，但非犧牲工資和利息而係由於在生產裏面的新的利得，這些利得，又因地租當被社會取為公用，行當增進全體社會之中各個分子的福利。由此以言，民衆的境地，當隨物質的進步而恆進步。不僅一階級更富，全體行當更富；不僅一階級具有更多的必須品，便利品，和人生的精緻品，全體都當有得更多。因為，這種伴着大人口，伴着生產技術的大發明，伴着節省勞動的大創造，和伴着交易的每一擴充和每一便利而來的大生產力不能被任何一人所獨得。此種不歸勞動，不歸資本的利益，行當歸入國家——這就是說，歸入全社會。現在這種只能在新關的和人口稀少的區域裏面，被發現的自由和平等，當與那些伴着繁密的人口而來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大利益聯合了。

現在我們請進而考慮怎麼在財富的分配裏面的平等化，當去影響生產；到處防止浪費，到處

增加生產力量。

如果我們能把現社會所受之於這種將一偉大的階級，置於貧困和罪惡中的不良社會組織的金錢的直接損失，表白而爲數字，這種估計當可驚怖。英格蘭有百萬以上的貧民仰賴於公立的慈善事業的支持；紐約城每年單在此一方面亦是費了七百萬金圓。但是由公共基金所費用的，由慈善團體所費用的，和在私人的慈善事業裏面所費用的，如果通通聚積起來，尙且只是帳上的最初的和最小的一項。這種潛沈的，由是而被耗費了的勞動所得；這種以此而養成的疏忽，近視，和懶惰的習慣的費用；這種曾被可怖的人口死亡統計，尤其是在貧民階級裏面的嬰孩死亡統計所暗示的金錢的損失；這種被那伴着貧乏的日深而增加的酒肆所指出的浪費；這種爲貧乏和墮落所滋長的社會的害蟲所做的有害於社會的事情——盜賊，妓女，乞丐，流氓；這種防禦他們的保衛社會的費用，都是現在的不公和不均的財富分配，向那社會在現在的生產方法裏面所可享用的總財富中所取出來的總數中之各項。並且我們亦非便算清了我們的帳了。這種爲此財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蠢笨，過失，疏忽，和不道德的行動，均表現在政府的無能和腐敗裏面；這種公款的耗費，和

這種含伏在那蠢笨的和腐敗的濫用公權裏面的更大的耗費，都是他們的正宗的效果。

但是工資的增加，和因地租取歸公用而來的僱傭機會的開放，不僅行將停止這些的耗費，並且還可減輕社會的這些巨大的損失；新的力量行將被增加在勞働裏面。這是一種普遍的真實，即勞働在工資最大的地方最能生產。賤付的勞働是沒有效率的勞働，全世界都是這樣。

這種在英格蘭的農區裏面，凡工資率不同之地，於勞働效能之間，所顯著出來的事實；這種爲布刺率 (Briestly) 在那被他的高工資的鐵道工人所做的工作，和那被低工資的大陸勞働所做的事務之間所注意的事情；這種在合衆國裏面，在那奴隸勞働和自由勞働之間所表現得明白的事情；這種在中國和印度，凡百工作所需要的工匠或僕役之可驚的數目所表現的事情，都是普遍的真實。勞働的效率常伴着勞働的習慣的工資而增加，——因爲高工資是大自尊，大學問，大希望和大能力的意思。人不是一副只能做恁些不能作更多的機械，他不是一個禽獸，禽獸的能力，只能到此更不能更進步。他不是肉，而是靈，惟靈是生產的一大主動人。在人的結構中體力是人力中之最弱者，所以自然的難以抵抗之波潮，只爲人的智力而長流，又物質只對人的意志纔變軟弱。

去增加民衆的安慰，閑暇，獨立，便是去增加他們的智力；那便是去使人的腦來幫助人的手；那便是去請這種測量微生蟲和探尋天星軌道的能力來從事人生的普通工作。

誰個能說勞働的財富生產力不能被社會的改造提高以至無限。這種社會的改造，行將給賜財富，生產人以他們的勞働的利息和享受的公正的部份。隨着這種辦法的利益的定是不能計算的，工資既高，發明和改進的機械與方法的被人利用，復以增高的速度和順利而前進。南俄羅斯 (Southern Russia) 的麥的收成，仍然是用鐮刀去割和打禾棒去打，只因那裏的工資太低了。亞美利加 (American) 的發明，亞美利加的節省勞働的機械，方法的巧妙，只是這種盛行於合衆國內的比較高的工資的結果。假令我們的生產人，會被降到埃及的農夫，或中國的苦力的低報酬，也許我們當仍用手汲水和用肩頭運貨了。勞働和資本的報酬的增加，當仍刺激發明和催速採用改良的方法，並且這些力量定當真實的表現他們自己的真面目——一種純潔的好處。這種盛行於今日的節約勞働的機械，對於勞工階級的惡影響，致使恁多的民衆（雖有各種辯護）悉視機械是種罪惡而不是一種幸福的情勢，行將消滅。每一種新的替人服務的力量，定將改進所有的狀態。

並且從這一種普通狀況的改進而來的普通的智力和心力，又當造成許多新的而為我們所夢想不到的改良了。

但我將不否認，而亦不願看落了這件事實，即以我所提議的徵收單一稅的方法而得到的財富分配的平均化，雖然制止浪費和增加勞動的效率，但同時亦必減少追逐財富的烈度。我覺得在一種社會狀態裏面，無人需去畏懼貧窮，無人需要大財富——至少無一人願意，如像現在這樣的犯難去競取財富。因為，確切不錯，人生的壽命甚暫，單為死時富厚，完全辛苦一世，這種事情的本身，即是最不自然和荒謬的事，所以在在一種社會狀態裏面，於此社會狀態之間，這種畏懼貧困的心理消滅的結果，如像現在的人視有錢人的有錢，為一可妬可羨之事，當早煙消雲散，此時無論何人努力去獲得多過自己所能使用的貨物，當被視為這一種的人物，即在他的頭上堆着半打的帽，或在烈日之下披着外套。當着每人都是確有把握的，能彀得到夠用的程度，也許沒有一人願把自己變成駝馬一個。

雖然生產的誘引被取消了，但我們豈非也用不着他嗎？不問他的職務在初期的發展裏面，可

有好大，可是現在並無他的需要。這種威嚇我們的文化的危險，不是由於生產的泉源之弱。他所感受痛苦的是分配不均，又如救濟之法不能被人用出，他所必要被致死的亦是財富的分配不均。

單從生產的觀點出發，這種誘引的移去，亦非一種徒然的損失。因為，生產物的總量，大被營求富裕的貪望所減少，實是現代社會的最莽撞的事實之一。如果這種情願犧牲一切，以致富的狂望取消了，那末，這種內心的竭以謀富的活動當被遷到更高尙有用的範圍之上。

第三章 在個人和階級上的影響

當着這種把所有各種的稅，通通課於土地的價值上，由是而去沒收地租，以歸公衆的建議，初次提出的時候，所有的土地，保有人大概都是要吃驚的；並且定有以此訴諸小農田和小宅址的所有人的恐怖感情者，此時定然有人告訴他們說，現在有一建議，行將掠奪你們的辛苦得來的財產。但是一刻的考慮，即可表明這一件事，就是這個提案，須取悅於所有這些的人，只要這些的人，其在地主方面的利益，不大過於其在工人或資本家或二者一起方面的利益。並且更進一步的考慮，定

將指出這一件事，即大地主雖然可有相對的損失，可是即在他們方面尚有一種絕對的利得。因為生產的增加，定然大到這種程度，即勞動和資本之所得遠過於土地私有權之所失，同時在這些利得裏面，並且在這見於一個更健全的社會狀態之中的更大的利得裏面，全體社會均蒙其利，包含地主他們自己在內。

在前章裏面我曾充分研究過這個問題，即現在地主所應得的權利是什麼，並且曾經指出他們是須要求賠償的權利的。但是我們尚有其他論證，可以據而遣去所有的賠償的觀念。他們在實際上不受什麼損害。

我所提出的這個改革，將必造大福於凡以工資為生的人，不問他們是勞體的工人或勞心的工人——勞動工人，機械工人，紡績工人，書記，各種的專門職業的人——理至明顯，毋待煩言。他將造福於部份的，靠工資為生，又部份的靠資本的收入為生的人——店老板，商人，製造家，和經營各種生產事業和交易事業的人——從游街小販，運貨車夫，到鐵道或汽船的所有人——理至明顯，毋待煩言；他當增加這一些人的所得，只要他們的所得是從資本的收入取來的，或從土地之外的

投資而來的，也許要除開政府公債票或其他的載有一定的利率的抵押品的所有人，因為他們的賣價也許要減低，原因由於一般的利率都高，即令由他們的所得，完全是一樣的，自然這個道理也是很明顯的了。

現在請以宅址所有人而論——紡績工人，店老板，或專門職業者，他們會經替他們自己置了一所房子和地基，他在這個地方上居住，他滿意的想着這一塊地是一塊很好的地方，即令他自己就死去了，然而他的家室亦不能穀被人逐出。這一位人定不會受損失的；反之，他且是一個獲利者。他的地基的賣價定然減少——在理論上他定將完全消滅。但他於他的用處，定然不會喪失。他將效力於他的目的，完全是與從前一樣的。因為其他的所有的地基的價值都是在同一的比率裏面減價或消滅，所以他永遠保有為他從前所有的地段。這就是說，他只是這樣的一個損失者，即好比一個人曾經買了一雙靴子，嗣後靴子跌價了，被人說是一個損失者。但他的靴子定是一樣的於他有用處，並且第二雙靴子，他尚能以賤價去買。同樣的道理，這塊地基對於宅址所有主，也是一樣的有用，又如他尚希望得到更大的一塊地基，或使他的兒女，當着長大的時候，自己去置他們的宅址，

卽令在宅址這件事情上，他亦定是一個獲利者呵。並且卽在現在如把其他的事情，一齊計算，他亦是一個獲利者了。因爲卽令他在這塊土地上須付出更多的稅，但他在他的坐房和改良上，在器具和動產上，在他和他的家族所吃所喝所著的一切東西上，定然不被課稅了，同時他的收入，則被工資之增加，工作之穩定，和貿易之興旺而大增進。他的唯一的損失，是他想出賣他的宅址，不想再買別的了，但從這個大的利得上說，這只是一種小的損失。

農人的情形與此相同。我不是說的這種從未捏過犁刀，然而種植數千畝地，又他們所享的收入與那在南北戰爭以前這些有錢的南方的種植家所得收入同一樣多的農人，而是說的這一種的作工的農人，卽在合衆國內構成一大階級的農人——他們有一小農場，這種小農場，完全由他們自己種植，只副之以他們的兒童，或幾個僱工的助力，又他們如果在歐洲當被稱做自耕的農人了。在所有的高於工人階級的各個階級之中，唯有他們因爲徵收單一的土地價值稅，獲利最多，這個道理在表面上，好像不對，但如他們充分了解這個提案，則知這種說法，完全不錯。他們現在個個都覺得他們沒有得到一種爲他們的辛苦工作所應給於他們的生活，卽令他們也許不能找着他

的根源。這個事實是現在所徵收的租稅，以特別的烈度落在他們身上。在他們的各種改良裏面，他們通通被課稅了——房屋，倉庫，牆垣，收成，牲畜。他們所有的動產，不如那些被集中在城市裏面的價值較高的東西，易於被人掩飾，或易於從輕估價。他們不僅被課以動產稅和改良稅，這兩種稅完全不為荒地的主人所擔負，而且他們的土地，普通所被徵收的稅率，都比投機的土地為高，只因他是被改良了。更有甚於此者，即全部的商品稅，特別的是這種以增高物價為目的的稅，如像我們的保護關稅，一旦落於農人之身，便永遠不會減輕。因為如在合衆國這種輸出農產品的國家裏面，農人不能被國家保護。不論何人一有得，但他卻必有所失。幾年以前，紐約的自由貿易聯合會 (Free Trade League of New York) 出版了一副一面印字的紙張，印有各種必須品的圖樣，註明稅關所徵收的稅金，又他大概是這樣說的：「農人早上起來，穿上他的被徵稅百分之四十的連着襪子的長袴，和徵稅百分之三十的靴子，他以徵稅百分之兩百的火柴擦光，」關稅終日終生跟着他，直到最後，被租稅殺死了，且被一條被徵稅百分之四十五的繩子吊入在這個墳墓裏。這不過只是租稅最後一幕的圖解罷了。這種以單一的土地價值稅代替一切的方法，如果實行，農人必是一

位最大的獲利人，因為土地價值稅，不致以最大的重量，課於農業的區域上，於此土地的價值是比較的小的，而要以最大的重量課之於城市，於此土地的價值最高；反之，動產稅及改良稅在鄉村或在城市上都是課的一樣的重。在人口稀少之地，農人幾乎不須繳納什麼租稅。因為稅既課在淨的土地價值上，當然在那改進與不改進的土地上，都是抽的一樣的重。一畝改良了的和耕種了的土地，連着房屋，牆垣，菓園，收成，牲畜，與一畝閑着不用的同品質的土地徵收一樣的稅。這個結果，是土地的投機的價值，當被降低耕種和改良的農田，必然無稅可付，直到這塊農田的周圍的地方已然完全生聚之際，然後付稅。在事實上，將全部的租稅，悉行課在土地的價值上，定然解免了這種辛苦的農人繳納一切的租稅了，即令他在最初被農人看見的時候，好像不對。

可是自耕的農人只人口分配上的影響，被研究的時候能被看見。投機的地價消滅，定使蕃庶之地的口分散，並往人口稀少的地方集中；他並且定以環着花園的家庭去代替出租的貧民屋，並使農業的區域及早充分蕃殖，因為人民不復再被迫着離開他們的鄰居許多里地而去尋求土地。城市的人民必然因此而多得着鄉間的鮮潔的空氣和太陽光，鄉間的人民，亦必因此而多得着

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如果機械的應用傾於大規模，這簡直是不容懷疑的事情，那末，農業的人口定當復到原始的形式，並麇集在村莊裏面。現在普通的農人的生活，實是無須乎這樣無聊的。他不僅被迫着早晚都作工，並且被那人口稀散的關係，不得享受這些由於人與人間的密接關係，而所形成的各種便利，娛樂，教育的設備，又社交與知識的機會。如果他和他的周圍的那些人，其所占有的土地不必多過於他們所使用的土地，那末，他在這些方面必然要好得多，並且他的勞動亦必是有更大的生產力了。（註一）同時他的子女，當他們長大了的時候，必不會被迫而去尋求城市的刺激，亦不會被迫着遠去而去尋求他們自己的農田了。他們的生活的工具，定在他的手上，兼在家庭裏面。

綜括來說，自耕的農夫，既是一勞動者，又是一資本家，正如他是一個土地所有者，並且這種資本和勞動乃是他們的謀生之具。他的損失定是假的；他的利益定是真的和大的。

這個道理適用於所有一切的地主，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許多的地主，都是這種或那種的勞動者。我們很難發現一個不是勞動者而亦不是資本家的地主——這個普遍的原則是，越是大

地主，越是大的資本家。這個原則，其實得很，所以在普通的思想裏面，此二特質混而爲一。由此以言，將所有一切的賦稅課於土地之上，雖然定會減少所有的大財產，但亦不會使富者一個銅板沒有。衛斯忒敏士忒的公爵 (Duke of Westminster) 占有倫敦城址的頗大的一部份，他或許是世界最有錢的地主了。今用租稅取去了他的全部的地租，自當大大的減少他的巨額的所得，但他定仍留給他以他的建築物 and 以那些建築物的所得，和以他的那些沒疑的許多的形形色色的動產。他仍然有他所能用盡方法享受的全部財產，並在一個較好的社會狀態之下享受他。

同樣的道理，紐約的阿斯忒 (Astors of New York) 仍是很有錢的。並且這定是到處看着都是一樣的——這個辦法，當不會使一人更爲貧困，除了某種的人，無傷的被其加窮而外。他芟除了許多大財產，但不使一人感受貧乏之苦。

財富不但大增加；他定被平均的分配。我不是說每個個人都是得着一樣多的財富，這自然是難辦到的。因爲各別的個人具有各別的能力和志願。但我的意思是說財富定當依照每人獻給社會公共財富的勤奮，技能，知識，或謹慎的程度而被行使分配。這個會把那些從事生產的人手中的

財富掠奪過來，並以集中在那素不生產的人的手內的大原因，當然取消。這種繼續存在的不平等，只是自然的不平等，而非被那否認自然公律的行動所產生的人工的不平等了。不生產的人，不再沈溺於奢侈品之中，反之，生產人亦不復僅僅得着最簡單的維持獸的生存的必須品了。

土地的獨佔去了，無須再怕大的財產。因為此時任一個人的錢財必盡包含着財富，必盡包含着這種名副其實的財富，這種財富，即是勞働的生產品，並且他是常常傾於分散的，因為國家的賒債，我想，定然隨着他們所發源的制度之消滅而消滅。所有的大財產的恐怖可以從此被取消了，因為當着每一個人得着他所正當找來的財富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能彀得着多於他所正當找來的東西。試問能彀正當的找着一百萬金圓的人有幾多呢？

(註一) 除了勞働生產力因為人口被分配得更好的原故，致有偉大的增加外，即在土地的生產力裏面，亦有類似的經濟狀態的表現。集中人口於城市並以地大而人稀的空曠地方的耕種方法去養他，結果不啻等於以肥沃的原素放入海內。這個損失有好大可從這種已然作成了的關於我們的城市廢物方面的各種估計被看見，又他的實際的結果，則可在大部地方的農業生產力漸減的關係上去看。我們在合衆國的大部裏面，還在從容的消耗我們的土地。

第四章 在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裏面所將被造成的變遷

我們現正討論普通的原則。現有許多瑣碎的事情——即如這些起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租稅劃分的問題——他們在應用這些原則的時候，即將發現，但是此處無須去對他們加以討論。只要原則一經被解決了，細節定是容易佈置的。

根本改組社會的改革，所將造成的各種變遷非用十分的工夫是不能去討論的，但是對於某幾點要義，讓我們去喚起注意。

在他們之中，較為顯著的一點，就是政府的職務，行將變得愈簡單了。現在政府裏面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七的工作，都是把去收集稅金，查罰偷漏，核驗和再核驗從各種稅源收來的公款去了，此外還要保全秩序，維持軍隊，和執行裁判。可是假令單獨徵收土地價值稅，則此浩大而且繁複的政府機關的網狀組織，於是便可被節省了。

在裁判的執行裏面，亦可節省出同樣的精力。我們的法庭的許多民事，都是來自土地所有權

的爭議。當着國家在功用上，被認為唯一的土地所有主，而所有的守土人，在實際上通變成了繳納地租的佃戶的時候，這些事情必然不見。這種由於貧乏的終了，而所自來的道德的成長亦當傾於減少，法庭的其他的民事案件，這種訴訟減少的傾向，能以採用邊沁（Bentham）的常識的提議，廢除所有一切的關於收賬的法律和強制執行私人契約的法律而被促進。工資的陞高，人人圖謀舒適和慰樂的生活的機會的開放，立當減少或消滅社會上的強盜，棍騙，和其他的為財富的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其他的犯罪的階級。於是刑法的執行和他的全部的警察，偵探，監牢，悔過室，亦當如像民法的執行一樣，不再製造一種吸取社會的活力和注意的溝壑。我們當即遣散，不獨許多司法官，檢察官，書記和監獄官，而且還要取消許多的一大羣的律師，他們現在都是以生產人的精血來維持的；又凡今日耗費於法律繁文裏面的天才，當被用在更高尚的事業上。

於是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的職務，必然因此而被化簡單了。並且我還不能想到公債和常備軍（他們原是從封建的土地法到自主的土地法，其間所發生的一種歷史上的產物）在我們回奉這個舊觀念，即一國的土地是該國人民的公共權利的觀念之後尚還能殼存在。公債可

用那種既不減少工資，亦不阻礙生產的稅收來償清，至於常備軍隊，必將立被民衆知識和獨立的成長物或且輔之以革除軍隊的技術的發明的進步，而使之歸於消滅。

社會於是而與哲斐孫 (Jefferson) 的民主政體的理想和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理想國接近了，即根本廢除政府。但只廢除等於一種統率鎮壓的威力的政府。同時他亦能設以同等的程度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把現在政府的職務的減少或裁撤後，當使政府能設擔負現在我們所急需要他來擔負的職務。此時政府當能前來擔負收發電報的責任，正如他能擔負收發信件的责任一樣；擔負建築和管理鐵道的責任，正如他能修築官路和維持官路一樣。因為現在的職務被減少了很多，自然如此，這些的職務能被政府擔任沒有危險不感緊張，並且他們當爲公衆注意力所監督，可惜這種注意力現在是被分散了的。來自土地價值稅的盈餘公款，定將巨大而且日增，因爲物質的進步，既以加增的大速度而前進，定當傾於恆常的去增加地租。這種起於公共財產的收入，能被用在公共利益上，正如斯巴達 (Sparta) 的各種收入一樣。我們也許無須去設立公共的大餐——他們當是不必需的；但是我們能設建立公共浴堂，博物館，圖書館，花園，演說廳，音樂

跳舞廳，戲園，大學，專門學校，習射場，運動場，健身房等等。熱，光和動力，與同水可由公家的費用，被引導而經過所有的街道；我們的公路可被配列着鮮菓樹；發明家和創造家可被酬報；科學的調查可被供給；並且在千百條路裏面公款可被用來培養這些增進公共福利的力量。我們應能達到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但不經過政府的干涉。政府定然改變了他的特性，而當變為一大合作社的執行機關。他當變成一種純粹的為公共的福利而管理公共財產的經手處。

這個覺得不能實現嗎？試請略一考慮這種確保勞動取得完全酬報的改革，廢除貧乏和不足的恐懼的改革；給與最卑賤的人在自然的均衡裏面，以發展的自由，他在社會生活裏面所造成的這些大變化，究竟是怎樣。

在考慮社會組織的可能性的時候，我們易於假定貪心是人的最強的動機，又最安全的行政制度，只能在這一個觀念上樹立，即恐怕懲戒是那使人誠實的必要條件——自利心長強於公利心。離了此種真理萬事不能進展。

試問這種求利的貪心，這種使人踐踏所有一切的純潔和高貴的東西，以圖滿足於他的貪心；

這種使人犧牲人生全部的高尚品質的貪心；這種會將禮貌化爲客套，忠誠化爲詐術，宗教化爲作偽的貪心；這種把文明的大部變成流氓的戰爭，各以狡猾和欺詐爲武器的貪心，究從何處地方來的呢？

他豈不是從不足這個地方來的嗎？喀萊爾 (Carlyle) 在某個地方說，貧乏是現代的英格蘭人所最怕的一個魔鬼。他是對的。貧乏是一個張牙的，兇狠的魔鬼，他在文明社會之下打呵欠。他確是一個魔鬼呵。吠陀經 (Vedas) 上所說的話，沒有比較當着智鴉巴沙達 (Bushanda) 告訴護持神的持應人時候所說的話更真實，即世間最痛苦的事就是貧困。因爲貧困不僅含有痛苦之意；他並含指羞辱，降格；以熱鐵燒燬我們那道德的和精神的性質的最易感覺的部份；抑制最強烈的衝動和最甜美的情愛；刺傷最敏活的神經。你愛你的妻，你愛你的兒女；你情願看着他們死，不忍看着他們在這個爲各大階級所生活的文化程度極高的社會裏面感受貧乏的悲慘。在動物情緒中，其最強烈的那一個情緒，就是我們用以保持生命的那一個情緒了，但在文明社會裏面，每日所常見的事，就是人因畏懼貧困而把毒藥放在他們自己的口內，或把槍彈射在自己的腦袋裏面，並且對

於這一個自殺的人來說，其他尚有九十九個人，都是一樣的懷有這種自殺的志願，唯受怕死的天性，宗教的觀念，或家庭的關係所限制。

有此貧乏的魔鬼存在，自然人當盡力去逃避他。人的高尚的情緒伴着自保和自養的衝突，又愛和畏的情緒都促成這個奮鬥。幾多的人做了一樁卑污的事情，一樁不誠實的事情，一樁貪婪的，壟斷的，和不公正的事情，旨在使他的母親，或妻子或兒女避免不足之苦。

在這些事實的狀態裏面，起來了一種公意，爲在貪得無厭的奮鬥裏面的一種推動的力量，乃人生行爲的最強的源泉之一——也許在許多人是 strongest 的。邀寵的欲望，鼓舞我們去得我們的朋友的尊敬，稱讚，或同情是天性的和普遍的。雖然有時被扭成了許多反常的現象，但他仍可在各處被看見。他在野蠻人身上便是最有勢力的，在最光華的社會之中的最文明的分子身上，也是最有勢力的；他在智慧初開的時候便早活動，直到最後呼吸的時候尚還存在。他的力量勝過逸樂的嗜好，勝過痛苦的意識，勝過死亡的恐怖。他支配了人的最隱微和最重要的行爲。

恰在開始走路和說話的小孩兒即將作出許多新的努力，正如他的小狡詐引人注意和發笑。

這位垂死的世界的主人，收集他的袍套於身旁，使他可以死去同時變成皇帝；中國人的母親用毒打來纏小他們的女兒的雙足，歐洲的婦女犧牲他們自己的感樂和他們家庭的感樂來達到類似的時髦的習慣；這位可以他的美麗的黔墨來博稱讚的坡里內西亞人（Polynesian），當着他的肌肉被鯊魚齒咬着的時候，他亦決心守着他的身子不動；北美的印第安人（North American Indian），被拴在一根木柱上能忍受慘毒的刑罰絲毫也不歎氣，又可以被人尊敬和稱讚認為是一位大勇，而教他的施刑人以新的殘忍。引到窮途者是他；挑發灰色的學生的燈者是他；逼人去競爭，去拚命，去苦磨，去殉死者是他。建立金字塔者是他，焚燬以弗所的穹窿屋者是他。

卻說，凡人稱羨他們所要求的東西。平靜的水港對於飽受風波的人是好甜；飲食對於饑渴；溫暖對於寒慄；休息對於疲勞；威權對於孤弱；知識對於這一位在他的靈魂裏面的求知欲已被激發的人。是以不足的痛苦和不足的恐懼，使他蔑視萬物稱羨有錢，而且有錢便有人來尊敬，諂媚，和侍奉。找錢罷——誠實的態度只要你能懣，但無論如何要把錢得到！這便是社會每日每時在他的社員耳邊叮嚀的功課。人在天性裏面稱羨道德，稱羨真實，但是不足的痛苦，和不足的恐怖，使人特別

稱羨有錢，並與有錢的人表同情。人能誠實能公正也是好的，又人定也稱讚他們；但他如能以欺詐和不公正替他自已找了金元一百萬，比起不要他時，當要特別的受人尊敬，逢迎，畏懼，他並且又有更多的眼惠，口惠，即令不是心惠。這一位人也許有他的報酬於將來，他也許知道他的名字被人寫在青史上，他也許知道這位身著白袍手持棕枝的戰勝誘惑的凱旋人是端留以待他的人，但是他的一人，則在現在便有他的酬報。他的名字寫在『我們殷實的公民』的名單上；他有男人的阿諛，女人的巧笑；教堂裏面的最好的坐位和這種雄辯的教士的尊敬，這位教士以基督 (Christ) 的名義宣傳富人帶微茲 (Dives) 的福音，隨以極婉曲的聲音把那嚴厲的訓誡富人的駱駝和針眼的比喻，轉為東方的華美無實的詞藻文章，他可是美術的一個恩人；文學家的一個米栖那斯 (Mecenas)；可因與有學問的人談話而有進益，與文雅的人接觸而去粗俗。他的施捨可以養養貧困，輔助奮鬥，照耀太陽光於荒涼的地方；又宏大的公共機關，在他逝世以後，追悼他的名字和令聞。魔鬼撒但 (Satan) 不是裝扮着一個可怕的怪物，身有尾，頭有角，去勾引人的兒女，他變成了光明的使者。他的希望不獨限於塵世的王國而在精神的和道德的疆邦或強國裏面。他不僅取決於動

物的情欲，亦且聽命於那些動於人中的渴好，因為他比動物高一級。

請以那些愁苦的『拿糞耙的人』而論，他們在每個社會裏面，都可被人看見，正如斑釀（Burr-Yard）在他的理想境界裏面所曾看見的一樣明白——他們好早以前便已積了很多的財，夠以滿足各個欲望的了，但他們尙還繼續工作，計畫，競求增加財富。那就是這一種的『想成一點東西』的欲望；否，在許多的場合上，還是這一種的想做高尚和慷慨事業的欲望，使他們以找錢爲事業的最初步。什麼東西強迫他們在每一可能的需要被滿足之後還去找錢，什麼驅遣他們依舊懷有一副不足和貪得的貪心，實不僅是專制的習慣之力，而是發財之事所給出的這種精微的快樂——權勢的感覺，受人尊敬的感覺，他們的財富不僅使他們不感貧乏之苦，而且使他們在所生存的社會裏面，是高等的人物的感覺。就是這一點使富人這樣的不肯捨錢，這樣的想更有錢。

法律的制裁和宗教的訓示，很少抑制那些被我們天性裏面最強烈的衝動所指的誘惑的效力；這個怪點是，不是人如此的顧自己，而是因爲他們太不如此。在現在的情境裏面，人不特別的貪婪，特別的不忠實，特別的自私，即此便可表明人性的良善，厚道和那滋養他的道德的品質的長

流不息的源泉了。我們通有母親，通有兒女，說到如此，這種的忠實，純潔，不自私，不問社會的組織有好壞，永遠不會消滅於世界。

但凡有力爲惡的東西，亦可使之有力爲善。我所提出來的這種改革，定當消滅那些扭歪這些本身是善的衝動，並將改變這種現在傾於分解社會的力量，俾成一些聯合社會和澄清社會的力量。

給勞動以一自由的新天地，和他的充分的成果；取出社會所創造的基金，用以增進社會的福利，由是不足和不足的恐怖，定當消滅於世。生產的各原動力被解放，財富的偉大增加定給最窮的人以充足的慰樂。人之不愁沒工作正如人之不愁沒空氣吸；他們無須焦慮生理的必須品，正與田野的百合花相等。科學的發明，創造的進步，知識的普及，定當給全體人民以利益。

不足和不足的恐怖廢除了，富裕的稱羨定當消滅，人當在其他的方面去尋求他的朋友的尊敬和稱羨，不復再行借徑於財富的獲得和炫耀。於是現在這種只爲促進個人私利而發生的技術，專一，忠實，廉正，當被帶到公共事業的管理和公共基金的管理裏面，又爲公家經營的鐵道工業和

煤氣工業，不僅比較現在在合股公司的管理之下，可被辦得更經濟和更有效，並且還能達到在單一獨的所有權之下，極度的經濟和極度的有效。這種使希臘人用盡全力去競爭的競技會的錦標，只是一頂野橄欖枝所做的錦標；僅爲一根絲帶人會一再做出爲金錢所不能買的工作。

視自利心爲人生行爲的最重要的動機的哲學，實是一種淺見。他是一種盲目的哲學，看不見這些佈滿全世界的事實。他看不見現在，不知道過去。如果你運動人去行動，你須投訴於他們的什麼動機呢？莫去投訴於他們的貪財心，但投訴於他們的忠實心；莫去投訴於他們的自私心，但於他們的同情心。自私按照他的本來面目，乃是一種物理的力量——有能力，不錯；能有大而且廣的效果。但在人的天性裏面，尚有一種類似化學的力量；他能溶，能化，能壓；於他，似乎沒有不可能的事情。『一人所有的定將用以滿足他自己的生命的』——那是自私。但是人在效忠於更高的衝動的時候，情願犧牲他的生命。

在每一民族的編年史上，這種使他得着滿滿記載英雄和聖賢的故事的，不是自私。在每一世界史的一頁上，這種突然發出了一種驚人的偉業的繁華，或流出仁慈的生命的和光的，不是自私。

這種使高塔馬 (Gautama) 背了他的皇家，或囑咐奧爾良姑娘 (Maid of Orleans) 舉起祭壇上的寶劍的；這種維持了三百人在德摩比利隘口 (Pass of Thermopylae) 或集合長矛一束於焚克爾里 (Winkleried) 之胸的；這種繫保羅芬暹特 (Vincent de Paul) 於刑室的長凳，或在印度的饑荒時候，攜着小小的啼餓的兒女，蹣跚而到救濟處，在他們的兩膀裏面，尚且餓的更瘦的，通通不是自私。叫他做宗教，愛國心，同情心，愛人類的心，愛上帝的心，——任憑你願意給他個什麼樣的名字；這裏總還尚有一種克服自私和驅除自私的力量；尚有一種道義世界的電力；尚有一種強過一切力量的力量。在人所會居住的地方，他曾表現他自己的力量，又今日和從前，世界都很有他。最可憫的是此一個人，他從未看見他，和永沒覺到他。放眼看看！在尋常的男人和婦人之間，在每日生活的顧忌和奮鬪之間，在嘈雜街道的區域裏面，和在缺乏房屋的污穢地區之間，——無論此處或彼處都是黑暗的世界，照着他的閃耀的烈光。沒有看見他的人，只是閉着兩眼走路。波盧塔克 (Plutarch) 說：『他睜眼便可看見，靈魂的本身之中有仁慈，他是生成了的要愛，如同要覺，要想，或要記憶。』

所以這種力量中的力量——現在不是耗散了便是用錯了——我們可以把來去鞏固，建造，和改善社會，只要我們決意去做，總可辦到，正如我們現在使用這些當在從前好像全是破壞的力量之自然力一樣。我們所須做的只是給他以自由和機會。這種造成不平等狀態的錯誤，這種在豐富世界中使人受貧乏的苦痛，或受貧乏的恐怖的苦惱的錯誤；這種摧殘他們的身體，減低他們的智慧，惑亂他們的道德的錯誤，只是這一種的錯誤，即阻止了社會的諧和發展。因為「凡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保祐的。我們生而謀合作，——如手，如足，如眼，如耳，又如上下的兩個牙床。」

現在有一些人在他們的腦子裏面，從未想着社會會比現在進步——他以為現在這種觀念，即這一種的社會狀態，在這種狀態裏面，貪心當被放棄，監牢空着沒有罪人，個人的私利悉被放在公共利益之後，沒人想去捕拿或壓迫他的鄰居，只是空想家的夢幻，這些注重實際的平腦人，自己驕傲着自己重視事實，總是瞧不起他們的。但是這種的人，——雖然內中有些也在著書；並且有些也在大學裏面充任講座——確是不會思想過。

如果他們習常都在巴黎倫敦的貧賤區域的飯館裏面吃東西，該處的刀和叉，都是被人用一

串鐵鍊來鎖在桌子上，那末，他們或定以爲人要強奪他所持以飲食的刀叉，乃是他的自然的和不可除根的天性。

請以一團受過好教育的男人和婦人，在一處聚餐的事情而論。沒有一人搶菜，沒有一人想吃得比他的同席爲多；沒有貪食或搶奪的舉動。反之，每一個人在他自己去享受以前都急於替他的同席幫忙；寧肯給頂好的菜於他人，不肯自己去揀這最好的；又假令有一個人略有這一種傾向，卽表示自己情願優先的滿足自己的食欲，或偷嘴，此時社會的冷視和排斥所給出的快而重的刑罰，可以表示這種的行爲是怎樣的受公衆的制裁。

這都是極普通的事情，不會激起驚疑，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人之不應貪取食料，亦如人之不應貪取財富，都是一樣自然的事。他們之貪得食料，乃在他們沒有得到每人股份之公平分配的保障。一旦這些條件被保證了，他們貪取食料的心理，便消滅了。同樣的道理，在社會裏面，如像現在的這種組織，人是貪得財富的，因爲分配的條件，如此的不公正，不但每人沒有得够的把握，許多的人確還被他宣告不足的裁判。這是魔鬼把現在社會組織的最後那一部份抓去了，所以社會方

纔只有競爭財富的賽跑，在這種賽跑裏面，舉凡正義，慈愛，宗教，和情感上種種考慮，都被踏在腳下去了；在這種賽跑裏面人人都忘記了他們自己的靈魂，並且爲了死不帶去的東西，一直奮鬥到墳墓邊。但是財富的公平分配，因爲定能免除不足的恐懼，當能消滅求財的貪心，正如在一客氣的社會裏面，求食的貪心，會被消滅一樣。

在最早的加利佛尼亞 (California) 的頭號戰艦的擁擠的汽船上，在這船尾和船艙兩者之間，常有一種顯著的區別，可以用來說明人性的原理。被備辦來供給船尾的一種豐富的食物，與供給船艙一樣的多，但是在船尾裏面，因爲缺乏規定聚餐儀式的條例，所以吃飯便變成了一種打戰。反之，在船艙裏面，因爲該地每人都被備有一定的座位，並且沒有一個人有吃不夠飯的恐怖，所以那兒便沒有見於船尾之上的戰爭和耗費。這種差別不是在人民的性格裏面而僅是在這樁事實裏面。這種船艙客如被移到船尾，他亦定當參預這種貪食的競爭，並且這種船尾客如被移到船艙，立刻便會變成文質彬彬。假如現在這種不公正的財富分配制度爲一種公正的分配所代替，這個同樣的差別，必然一般的出現於社會。

請考慮這種見於文而雅的社會之中的事實，在此一種社會裏面，所有的粗鄙的情欲，都被公意和相互安適的欲望抑制着，既不假手於武力，亦不假手於法律。如果這種事情能實現於部份的社會，那末，他便能實現於全體的社會。現有一些社會的狀態，在這些的社會狀態裏面，每一個人，都須配上全武裝——在他們裏面每一個人都須時時刻刻的準備着以鐵腕來保護人身與財產。如果我們已經進步過了那一個社會階段了，那末，我們還可往前再進步一點。

但是這話也可被人說的，即驅除不足和不足的恐怖，當必摧殘努力的刺激物；人必變成逸民了，並且這種普遍舒適和富足的狀態定是進步的死象。這是老蓄奴人的護身符，即人只能以鞭策驅去勞働，沒有比他更荒謬的。

需要即被消除，欲望依然存在。人是不能滿足的動物。他現在恰恰開始去窺探自然之寶庫，但廣大的宇宙，實橫在他的前面。他多走一步多打開一點新的局面，又促發了一些新的欲望。他是富於建設能力的動物；他修造，他改良，他發明，他集大成，他所做的事情愈大，他愈需要更大的事情來做。他比動物高一等。不問因自然而表現之智力是怎樣，人的智力總很發達。汽船，被跳躍的機械驅

遣而經海洋，正如浮在海面之下的鯨魚之爲一種創造物一樣，卽令在程度上略有差別。望遠鏡和顯微鏡，只是被加長了的眼睛，但他們都是人爲他自己所創造的東西；軟的薄紗和美的顏色做成了我們的婦女的衣服，他們豈不是適合自然所給予雀鳥的羽毛嗎？人總必做點事情，或想像着他正在作事情，因爲在他裏面，跳躍着創造的衝動；僅在太陽光下晒太陽的人，不是一個自然的人而是一個病態的人。

小孩甫經能穀支配他的筋肉的時候，他便開始用泥製饅頭，替小人着衣服；他的遊戲只是模倣他的大人的工作；他的這種破壞性，是從他想像成某物的欲望而來，是從看着他自已成就某物時所起之快感而來。現世沒有爲快樂而求快樂的這種事實。就是我們的娛樂亦只在他們構成或激刺，學事或作事的時候，方纔娛情悅目。一旦他們失了我們的求知的或創造的才性的寵悅，立刻便不能娛人耳目。那是最掃人讀小說的興味的，卽被人告訴他說這篇小說是如何完的；賭博之中的能穀以和牌來消磨打牌人的時間的，只是機會和手藝。凡爾賽（Versailles）宮的繁華的韻事，能够實現於人類，只因這個國王想着他在治理一個王國，並且這些朝臣，急於尋求新的榮譽和新

的卹金的原故。享受時髦和快樂的生活的人，必有某種的目的在他心上，否則他將厭倦以終於人世；他們擁護他，只因他們想着他們是在營謀位置，結交朋友，或增加他們的兒女的機會。把一個人關鎖起來，並不給他的工作，他必死或瘋。

勞働自己根本與人沒有什麼仇恨啊。努力的必要條件不是苦痛。最痛苦的是勞働而無絲毫生產——努力而不獲看見他的成果。日日去操作，而所得的只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已，就實是苦痛了；他好像地獄裏的一種逼人去汲水，否則墮水死，或逼人去踏磨，否則被壓碎的刑罰。可是，解除了這種必要，人當把工作作得更勤苦，更良好，因為此時他們當受他們的志願的領導而勞働；此時他們覺得確乎在為他們自己作事情，或為他人作事情。洪保德（Humboldt）的生活豈是無聊的嗎？佛蘭克林（Franklin）豈是離開了印刷的事業，便找不着事情來生活嗎？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豈是一個落伍者嗎？邁克爾安極樂（Michael Angelo）是為衣食而習畫嗎？

這個事實是改良人類狀態的工作，增進知識和增進能力，和潤澤文學，和提高思想的工作，都不是作來謀飯碗的。他絕不是或被主人的鞭子，或被動物的需要驅策上前的奴隸的工作。他絕不

是爲工作本身而工作的人的工作，或爲了多吃，多飲，多穿，或多闊而工作的人的工作。在一不知有不足的社會狀態裏面，這種工作當被大增。

我心裏有這一種思想，即依我所提議的方法，將地租沒收歸公的結果，當使勞動的組織，在大資本被用之地，呈出一種合作的形式，因爲財富的普及的愈平均，定當集中資本家與勞動者於一人之身。但是這點辦得到或辦不到都不重要。死板的勞動的艱苦，當不見了。工資當必太高，僱傭機會當必太大，致不適用於逼迫任何一人去限制或去餓死他那天性中的高貴的品質，又無論在任何職業裏面，腦必幫手活動。工作，卽令是最粗笨的，定會變成一種輕巧的事情，又此近代的分工生產的趨勢，在工人方面，定不發生單調無味，或縮小才能的事情；但定被短時間，長變換，和勞心之工與勞力之工的相互交替減輕。這種的結果，不僅利用了現在被耗費的生產力；不僅我們現在的知識，定被人類充分使用，因爲我們的這種知識，都是用得極不完全的；而因所產生之勞動的流動和精神的活潑，結果在生產的方法裏面，必有我們現在所憶想不到的進步。

因爲現在的社會組織所造成的最大的損失，就是內心之力。隨着文明的進步而產生的這些

能力與現在尚潛伏着的這些力量做個對照，真是無限微細！思想家，發明家，組織家，創造家與人民全體比較是何等的少！可是這種的人生成功者實多，只此容許他們發展的條件太少。人的天性和志趣，中有無限的差異，正如在身體的結構裏面的無限差別是一個樣，因此在一百萬人，其不可以分別而論者，定然沒有兩個。但是，在觀察與思考上，我心裏總有這種想法，即心力的差別與體力的差別，是互相伯仲的。倘一留心偉人的生活，便知他們好容易變成無聲無臭。假如凱撒（Caesar）出身於無產的家庭；假如拿破崙（Napoleon）早到世界上來幾年；假如科侖布（Columbus）不去浮海而到教堂；假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被人把去學補皮鞋和學掃煙囪；假如愛撒克奈端（Isaac Newton）被幸運授以農業勞動者的教育和苦工；假如亞丹斯密司博士（Dr. Adam Smith）生在煤炭廠內，或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為生活所迫而去做一紡績工人，此時他們的天才所憑發展者為何耶。但，這是可以說的，即那兒定有另一些凱撒，拿破崙，科侖布，莎士比亞，奈端，斯密司，或斯賓塞。這是真的。然此至足表示我們的人性實是多方面的了。既然工蜂在需要時即被變形而成母蜂，則是，當着境地有利於他的發展時候，普通的人亦可陞為英雄或領袖，

發明家或教員，賢人或聖人，播種的人已然播了種子這麼多，發芽和開花的力量又有如此的大。然而，遇着石地，雀鳥，惡莠，可痛！可痛！這一個人倒長成了他的充分的體幹，你知道被阻害被摧殘的人有多少個。

這種在我們裏面的意志，是意識的最後事實。可是即以我們之中的最好的人而論，無論在學習上，在地位上，或且即在性質上，可以完全靠我們自己的是好少；由於改變我們的各種勢力的是好多。

誰個聰明的，有學問的，賢明的或強健的人，如果他溯到他的生命的內在的歷史，不會，如像斯多噶（Stoic）學派的皇帝，轉而表示謝意於上帝，即靠這一點和那一點，此一處和彼一處，他曾被給着許多好的榜樣，他曾接近了許多高貴的思想，又許多快樂的機會，被開放在他的前面。誰在那裏，誰個生得有眼睛的人曾達到了生命的最高點，不會同那個虔誠的英格蘭人（Englishman）的思想起共鳴，當他被人當成罪人送到絞刑臺架的時候說道：『爲了上帝的恩寵，我去那裏。』遺傳的影響不如環境多也。我說這一個是歐洲幾千年來進步的結果，那一個是不變的中國的幾千

年來的結果；可是，放一嬰兒於中國的腹地，除了眼角和頭髮的顏色而外，這位高加索人（Caucasian）定將長來同他的周圍的人一樣，說話一樣，思想一樣，嗜好一樣。把咪勒得咪勒太太（Lady Vere de Vere）從搖籃中取出換入一個窮人的嬰孩，豈此百個伯爵的宗族，還不可以給你一個雅而文的婦人嗎？

移去貧乏和貧乏的恐怖，給全體階級以閒暇，舒適，獨立，生活的雅練，精神的和道德的發展的機會，當似放清水而入沙漠一樣。這種荒蕪的地面，定當以綠色來蓋在他自己的上面，並且這種貧瘠的似難長養生物的地面，定被掩映着倩茂的樹林，歌唱着小鳥的聲音。現在被埋沒了的天才，被承認了的道德，定然出來把人的生命變得更豐富，更殷實，更快樂，更高貴。因為在這些被夾入在三角洞中的圓人裏面；和在這些被塞入圓洞中的三角人裏面；在這些正耗費着他們的精力於致富途中的人裏面；在這些被必要變成工廠中的機械或被拴在長凳或犁頭之上的人裏面；在這些從穢濁，愚昧，和罪惡之中，長大成人的兒童裏面，都有最高尚的心力和最輝煌的才性。他們只待機會來發展他們。

請考慮這種給機會於人人的社會狀態的可能的事情。讓理想來填成這幅圖畫；他的顏色太漂亮了，用不着文字去渲染。請考慮這種道德的偉大，知識的活躍，社會的生命。請考慮每一社會的分子如何被千百的動作或相互的動作聯成一氣，並請考慮在現在的社會狀態之下，即令這幾位擁有巨資的占在社會尖塔的絕頂上的少數，雖然他們不知道，亦必要受在他下的貧乏，無知，和降等的苦痛。請考慮這些事實，並且說是否我所建議的這種改革，不是為全體的人的利益——即使這個更大的地主。在這一種的社會狀態裏面，他不留給子孫一銅板，豈不比他遺給他們以最大的財產，將來他的子孫還更安全一點？如果這種社會在有一個地方存在，他豈不是即令犧牲了他全部的財產去買得一張入門券也還賤嗎？

我會找着了社會衰弱和社會疾病的根本原因。我會指出了這種救濟方法。我會掩護了各點，並擊退了各種反對意見。但是我們所曾研究的這些問題，雖然他們也殼大了，但他們還可變成比此更大的問題——即為人心所能摸索的最大的問題。我想要這個已然跟着我走了恁遠的路途的讀者，同我更走遠一點，直到更高的境界裏面。但是，我請他記着在本書所必被限制着這點遺

下的有限的篇幅極小，所以我不能設充分的將此新起的問題來討論。我只能提出某幾種的思潮，這幾種思潮也許可以用來引起更深的思想。

第十編 人類進化的公律

第一章 時下的人類進化的學說——他的欠缺

如果我們所曾得到的這些結論是正確的，那末，這些結論必是寄託在一個更普遍的原理之下。因此，讓我們從一個更高深的觀點來開始我們的研究，於此我們可以擴大我們調查的範圍。

什麼是人類進化的公律呢？

這一個大問題，如果我不是因為要去試驗前面所說的那些結論的真偽，我當不敢在此我所能用的短小的篇幅裏面去討論他，因他直接間接包含着許多為人類的心靈所能涉及的最高問題。但他卻是在我們的研究裏面，自然而然的會發生的一個問題。試問我們所得到的這些結論，是

否與人類進化的公律一致呢？

什麼是人類進化的公律呢？我們必要給我們的問題找出一個答案，因為時下的哲學，雖然明白認許這個問題的存在，但卻沒有滿意的答覆，正如時下的政治經濟學，對於極富之中有永貧的問題之不能答覆一樣。

讓我們盡力去找事實的堅牢根據。人類果否是從動物逐漸進化而來的，現在我們無研究他的必要。關於我們所知道的人的問題，和關於人的原起的問題，不問二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密切，但我們只有從前者着手始能了解後者。推論不能由未知推到已知。我們只有以我們所知道的事實為根據，方纔能設推想前乎我們的知識的事情。

人類無論出於何源，我們只知道他是人——正與現在的人相同。關於人的紀錄和遺跡，我們沒有比較野蠻人所處的境地還低的知識。在人與獸之間的相隔的鴻溝，不問他所藉以過渡的那鎖橋是什麼橋，現在沒有證據存在。在我們所知最低野蠻人和最高的動物之間，有一種根本不同的異點——一種不僅不同程度的異點，而是不同性質的異點。人的許多特性，行動，感情都是

下等動物所同有的；但人，不問他的人的等級低到什麼程度，對於某種的性質從未缺乏過，這種性質，沒有一種動物會露出斯須的痕跡，這種性質便是可以認識得清楚的，但卻是難加界說的某種性質，他給人以進步的能力——這種能力，把人變成一種進步的動物。

海獺修造隄堰，雀鳥經營樹巢，蜜蜂製造蜂房，但獺堰，鳥巢，蜂房，常常被建造成一種的樣式，但是人的住宅，則從枝葉的茅蓬，變成宏大的府第，內中充滿着近代的各種便利之具。在某種程度內，狗亦可以連因到果，並可被教成去頑許多小把戲；但他的能力，在這些方面，自從他爲進化的人的伴侶以來，毫沒半分進步，又文明時代的狗，不比遊牧野蠻時代的狗絲毫聰明。我們不知有何動物會縫紉，會烹調，會製造器具或武器，飼養他所願意去吃的他種動物，或有一種發音清晰的語言。但不做這些事情的人，現尚沒有看見過，聽見過，除了在寓言上。這就是說，人，凡在我們知道他的地方，都表現這種能力——以他爲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去幫助自然爲了他所做的工作；並且，在事實上，人的體質如此的弱，除了在太平洋的幾個小島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能爲沒有此種能力的人所立足。

人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總表示這種能力——在我們所知道的地方和時間裏面，他曾相當的利用他。但是利用他的程度，則大懸異。在木舟和汽船之間；在彎刀和來復鎗之間；在粗刻的偶像和希臘的藝術的大理石之間；在野蠻人的知識和近代的科學之間；在漂徙無常的印第安人和白種人的墾殖人之間；在霍屯督族（Hottentot）的婦女和雅純社會的美女之間，有一很大的差別。

使用這種能力的程度之不同，不能歸因於在原始的能力裏面，有何不同——現在最進步的人民也許是歷史上的野蠻人物，又我們在同種的人民之間，遇着最大的差別。他們亦不能全歸於物質的環境的不同——技術和學問的栽培法，在許多場合上都被野蠻人所學用，而且僅在數年之內，偉大的城市便高聳於漂流部落的獵地之上。所有這些差別，明明白白的都是與社會進步有關係的。除了極簡單的粗疎的形式而外，人只有當他與他的朋友共同生活的時候，纔能進步。因此之故，舉凡在人的能力和境地裏面的一切的進步，我們統稱之曰文化。人當他們有教化的時候進步，或學着了在社會裏面合作的時候進步。

進步的公律是什麼？試問我們能根據什麼共通的原則去說明各個社會所會達到的各別的階段呢？文化的進步含有什麼精義，可為我們憑以把來測量一切社會的組織，或則這種組織有利於他，或則那種不利於他；或說明為什麼一種制度或境地能設在此一時間以內促進他，在其他的一個時間以內便阻礙他呢？

現在盛行的信念是，文化的進步，是一種演變或展進，在這種演進的過程中，人的能力增加和他的品質進步，是受這種被人用以說明物種由來的類似的原因之賜——即最適宜者，最後生存與夫後天知識的遺傳。

文化是一種演變——如果依照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語言，他是從一個不定，不固的同分子的集體，到一個既定且固的異分子的集體——是沒有什麼疑點的；但是說這一句的話，亦並不是解釋了或指明了那個促成他或妨礙他的原因。斯賓塞的這種欲以質和動這兩字，解釋全部現象的概論，如經正確了解後，是否可以搜括全部的原因在內，我是不能說的；但是，依照科學的解析，如上所述的這種進化的哲學，實是沒會明確的答覆這個問題，或且去贊助一種與

事實不符的意見。

進化的通俗解釋，我想，與那專於找錢的人在討論財富分配不均的諸原因的時候所持的見解酷似。他的理論，如果他有一個常常是說凡有意志和能力的人，總是找不完的金錢，而造成貧富之間的差別的是無知，或懶惰，或奢侈。因此普通見解以為文化的不同，只是能力的不同。文明的種族是優越的種族，並且在文化裏面的進步，全靠這種優越性——正如英格蘭的優勝，如依照一般的英格蘭人的意見，是緣於英格蘭人比較吃青蛙的法蘭西人高強；也猶之如公衆的政治，暢快的發明，和高度的平均的樂，依照美國人的意見乃是央岐民族（Yankee Nation）的特別伶俐。

這種把進化說成一種逐漸的進步的解釋，與通俗的以種族的不同的解釋文化的不同的意見相合，正如在本研究的始端，我們所碰着的和否認的政治經濟主義，與這些相信資本家支付工資和競爭減少工資的人的意見相合是一樣的。他給已然盛行於世的意見，以貫串和科學的形式。他的驚人的展進，自從達爾文以其物種由來論（Origin of Species）震驚世界以後，多是一種同化作用，少是一種征服作用。

現在支配思想世界的見解是，生存競爭逼人去作新努力和新發明，二者是成正例的。進步和企圖進步的能力，被遺傳所保存，並被最善於適應的個人或最進步的個人，在無限個人中的所造成的生存和傳後的趨勢，或被最善於適應或最進步的部落，民族，或種族在社會集體的相互戰爭中所爭得的生存的趨勢所擴充。憑藉這種的學說，這些存於人與動物之間的差異，和存於人的相對的進步中的差異，現在通被不疑的和普遍的解釋了，好像幾分鐘以前，他們被人借助於這種神造的學說解釋了他一樣。

這種學說的實際的結果，含有樂觀的命定主義的色彩，現在流行作品的這種色彩十足。（註一）如果懷抱這種的見解，那末，進步，只是一些漸的，久的，不動感情的端為提高人類而工作的諸力量的結果。戰爭，奴役，暴虐，迷信，饑荒，瘟疫，貧苦，在現代的文明社會裏面發作，都是趕人向前進步的推動之因，他們減少弱者，增加強者；又遺傳是保存進步的力量，又是以過去的進步為始，建造新的進步的力量。個人是被過去的許多個人的一長串的蟬聯關係所鑄成的許多變遷和所保持的許多變遷的結果，社會的組織又是從組織他的個人而成形的。因此之故，這種學說，在某種程度

內，正如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說（註11）實是比較流行的激進主義所想料的任何觀念更要激進，因為他看着了人的性質是變遷的；可是在他方面，他實又比流行的保守主義所蘊含的任何觀念還要保守，因為他堅持，除了這些在人的性質裏面的漸進的變遷而外，沒有一種變遷是可能的。雖然哲學家可以宣導這並不能減少努力改革虐待的義務，正如教導命定主義的神學家，堅持人人有為解救而奮鬥的義務一樣；但是，依照普通的見解，這個結果，是命運說——「任許我們做什麼，神磨總是繼續的轉動，不顧是我們的幫助或是我們的阻害。」我涉及此點，只在解明我所見的快要深入和散播在共同思想的意見，不是說在尋求真理的時候，有何對於他的效果的意見，應該把來造成人心的一種偏見。但是這種意見，我認為是時下的文化見解，即文化是一些遵照上述的道路發生作用，逐漸變更人的性質，和提高人的權力的力量的結果，又文明人和野蠻人之間的差別，是多年的種族教育的差別，這種差別永遠的被保存在心的組織內面；最後，這種進步繼續前進，於是達到高上又高上的文化。我們已然達到了這一點了，即進化似是很自然的伴着我們，又我們很有信心的往前去看未來的種族的大造詣——甚至有人說科學的進步，最後

可以使人不老不死，並使他們不但能到遊星裏面去旅行，而且能到恆星裏面去旅行，並且可以製造太陽系來給他們自己享受。（註三）

但是當此進化的學說——這種學說，在一進步的文化裏面，對於我們好像是很自然的——出現於全世界的時候，他非但沒有飛上星球，並且直接與一顯著的事實衝突——這就是說，世界上原有這種固定的僵硬的文化。試觀今日的人類的大部，概沒進化的觀念；而且看過去爲人類黃金的時代，（宛如幾世代前我們祖先的眼光相同，）雖則野蠻人和文明人的區別，可以憑藉這種學說來解釋，即前者尙發展不完全，以致他的進步幾乎尙不顯著；但是，我們如何能憑藉這種主張人類進步是普遍和繼續的原因的結果的學說，去解釋那些已然走了恁遠的路程，現在停止進行的諸文化呢？我們不能彀以說明野蠻人的論調去說明中國人和印度人，而謂我們之比他們優勝，是一較長的教育的结果；即我們可謂成人，他們只是小孩。豈知印度人和中國人，在文明的時代，我們盡是野蠻人。在他們有偉大的城市，強而有組織的政府制度，文學，哲學，斐然可觀的禮儀；相當的分工，大商業和精緻的美術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是遊牧的野蠻人，住在茅舍和獸皮的帳幕裏面，

比較亞美利加的印第安人，沒有絲毫的進步。然而當着我們從野蠻人進步到十九世紀的文化的時候，他們站着不動。如果進化是鐵鑄的公律，逼人向前的結果，既屬不可抵抗，又屬沒有改變，那末，試問我們如何去解釋這些事實呢？

倭爾透白芝浩 (Walter Bagehot) 物理學與政治學 (Physics and Politics) 是以解釋進化的哲學，著名於世的一位，他便認許這種反對意見的力量，並且努力從這一方面去說明他：他說：使人明教化的第一個必須的條件，便是馴服他，引誘他與他的朋友在法律之下營謀共同生活；因此，法律和習慣的實體或固體，便長成了，這些法律和習慣，因被自然的選擇，把他們加重和擴大，於是這個爲法律所聯結的部落或民族，便有一種超越其他的沒有法律的團體的利益。這種習慣和法律的實體，最後變成一塊既厚且硬的僵石，於是阻礙進化，他們只有當着這種引起討論，並容許爲進步所不可缺的自由和變動的情境發生之際，始能再行進步。

白芝浩君 (Mr. Bagehot) 所貢獻的這種解釋，我想，正如他個人所說，雖然帶有幾多的猶豫，卻是犧牲了這個普遍的學理。但不值得費時去討論他，因他明明白白的不能解釋事實。

白芝浩君 (Mr. Bagehot) 所說的這種硬化的趨勢，在進步的初期裏面，即已表示他自己形態，又他的例解，幾乎全部都是從野蠻人的生活，或半野蠻人的生活取材來的。可是，這些停滯着的文化，在他們停止進行以前，已然走了一段長的路程。他們必有一個時候，比較野蠻的狀態，有很遠的進步，又他們那時尚是可成形的，自由的，和進步的。這些停滯着的文化，在一個地方停滯着了，這個地方，雖不會比十六世紀時歐洲的文化高強許多，然至少較之十五世紀的歐洲實有過之無不及。直到此點以前，彼間必有討論，必有歡迎新的發見，和有各種的內心的活動。他們有建築家，這種建築家直把那些經了許多時代的發明和改良所砌成的建築的技術，引到最高的一點上；他們有造船的人，這些造船的人，也同建築家一樣的經過，以發明繼發明的手段，最後造成一個與亨利第八的戰艦相比擬的一隻船，他們有發明家，這些發明家停止在我們的最重要的改良的邊上；並且在他們內中有些還可給我們當教師；他們有偉大的工程師，這些工程師修造了許多偉大的灌溉的工程和可航行的運河；他們有相互對立的哲學學派，和彼此相互衝突的宗教觀念。一個偉大的宗教，在許多地方，很像基督教，起於印度，推翻了舊宗教，輸入於中國，掃蕩了中國的全部，末後，在他

的發祥地，他又再被他教推翻了，正如基督教在他最初的地方被代替一樣。人在知道共同生活以後，很久纔有生命，纔有敏活的生命，和產生進步的各種發明。不僅如此而已，印度和中國都會在同習慣和不同思想方式的征服種族裏面領受着新生命的浸沃的。

我們所知道的這種最固定和最僵硬的文化，就是埃及（Egypt）的文化了，彼間卽至藝術方面，最後亦且呈出一種古板的和死硬的形式。但是，我們知道在這一種文化的背後，必有生動和蓬勃的時代——一種新鮮的向上展進和向前擴大的文化，正如現在我們的文化這樣！否則，技術和科學，永未曾到這樣的高度。又近今的考古家，從地下挖出許多的古物，證明在我們知道埃及以前尚猶存有一古埃及——在該一個時代的神像和雕刻，非但不呆板不拘泥，而且富有生命和表現，他們表出這種藝術是奮鬪的，熱烈的，自然的和自由的，凡此都是一種活潑的和向上的生命的表現。同樣的時代必會一次伴着過現在所有的不進步的文化。

但不僅這些停滯着的文化非流行的進化學說所能解釋。又不只是那已然在進步的路上走了悠遠的路程的人羣，現在停滯着了；而是那在進步之路上走了很遠的人，現在倒退回來了。如此

這般的與這個學理衝突的，並不僅是一種孤立的事實——乃是一種普遍的原則。凡尙現形於此世界的文化通通都有他的繁榮，中斷和停滯的時代；他的廢墜和衰落的時代。在所有的已會起來，並且已會昌盛的各文化中，今日所猶存者只是那些已然中止了或停滯了的文化，和我們自己的文化，至於我們自己的這種文化，則尙沒有亞伯拉罕（Abraham）所俯視的金字塔那樣大的年紀——然而在金字塔之後，則已有了有記載的歷史者二十世紀矣。

說我們自己的文化，比較任何的前乎他的文化，根基較大，且是更進步的一種形式，動的較快，飛的較高，都是毫無疑義的真實，可是卽在這幾方面我們幾不能說他之比較希臘羅馬（Greco-Roman）的文化進步，多於希臘羅馬的文化，比較亞細亞的文化進步；並且卽令這是真的，可是關於他的永久的保持，和將來的進步，他實毫無憑證，除非能指出他比這些足以造成他的先前的文化最後失敗的還要優越。可是流行的學說，尙沒大膽的擅定這種事實。

在事實上，凡用以解釋世界歷史的學說，似乎沒有比這一種學說去事實更遠的，卽文化是改進和提高人力的自然淘汰的結果。文化會發生在不同空間的不同時間裏面，並會經過不同的速

率，是不與這種學說抵觸的；因為這也許是推力和拒力的不均衡的結果，但是進步到處開始，（因為即在最低的部落裏面，亦謂會有某種的進步，）曾沒有一個地方是繼續的，並且到處停滯或退步，是絕對的與這種學說不一致的了。因為如果進化的功用在保存人的天性的改進，並且由是造成更遠的進步，那末，即令就有間或的阻礙，但是這種一般的原則，當仍是進步是繼續的原則——即進步當引出更遠的進步，文化發展到更高的文化。

不僅一般的原則，即普遍的公律，亦與這種學說是相反的。地球之是死的，國家的墳墓，實不讓於他之是死人的墳墓。進化不但不能使人更進化，而且任何一種的文化，在他自己的時代，雖然繁榮和壯旺，恰如我們自己的文化之在現在一樣，但他後來卻是自己走不動了。技術一再的衰落，知識一再的落後，權力一再的萎謝，人口一再的減少了，直到這羣業曾建造大廟宇大城市，開鑿河流，穿通山石，耕耘地球酷似花園，並把最精雅的儀式，輸入在生命的細節裏面的人民，只留在骯髒不潔的野蠻人的殘物裏面，他們對於他們祖先的所做的事情，早已不能記憶了；並且視他們的偉大事業的遺存物為神的工作，或在洪水以前的力大無比的種族的工作。這點道理真實得很，所以當

着我們想到過去的時候，他好像是種鐵鑄的公律，我們是沒有希望逃避的，正如一個富於生命的青年，沒有希望逃避死的命運一樣。西庇阿（Scipio）哭向迦太基（Carthage）的遺址說：『啊！羅馬！就是這種，亦必有一日是你的命運呵！』又馬可梨（Macaulay）所描繪的一位默視倫敦橋（London Bridge）的破拱的新西蘭人（New Zealander）的畫圖，亦足引起那些看着城市起於邱墟和幫助建造新帝國的基礎的人的深思。所以當着我們起了一所公共的建築物的時候，我們在最大的基石之間，挖空一個窟窿；並很留心的封入我們現在的某種紀念物在裏面，皆因我們眼中早已料到我們的工程，將有變成遺跡，並連我們也記不着的時候。

文化的交替的興和衰，社會的進化了又退化，是否如像韻文裏面的一起一落的韻格（雖然我不提出這個問題，但我想從正面去證明這種學說，必較普通所假想的難得多）亦不是不重要的；因為流行的學說，無論在正負方面，都是被否認的。文化既亡，且無感覺，辛苦得來的進化，永遠離開了這個種族，皆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這種一味主張文化的進步，係由在人的天性中所作成的變遷而來的學說，則不能解釋這些事實，即令我們承認每一進化的波浪可以助成一個更高的

波浪，並且承認每一種文化可以領進一種更高的文化；因爲在任何場合裏面，都不是這種已被舊文化教導和在遺傳上改變的種族，開始這種新文化，而是一種從下層裏面起來的種族去作始這種新的。第二個時代的文明人，乃是第一個時代的野蠻人，末後他們又被新的野蠻人所承繼。因爲由古以來，凡受文明影響的人，雖然最初進步，嗣後總是頹廢。固然，今日的文明人，大部是比不開化的人優勝，但每一死文化中的文明人，在該文化的興盛之際，也與今日的文明人一樣。可是在某點以外，總有罪惡，腐化，頹廢，迄今常在那裏表現。無論任何一種被野蠻人所掃蕩的文化，都是由於內部的腐化所以廢墜。

這種普遍的事實，只要一刻被人承認，立即推翻了進化憑藉遺傳的學說。縱觀世界的歷史，這條最長的進步線，並不與此遺傳線有長時間的一致。在任一特殊的遺傳線上退化似覺常常跟着進化。

然則我們豈不是要說現有一種民族的或種族的壽命，正如現有一種個人的生命一樣——每一社會的積體，原來都有某種的精力，倘如這點精力消耗了，必然造成一種衰落吧？這是一種老

的和散佈得很寬的觀念，這種觀念，現在尚有人信，並且他還可以常常被人看見他不合式的爬進在進化哲學的解釋者的著作裏面。老實說，我不知道爲什麼社會的生命，不可以借用「質」與「動」的觀念來說明，因而把他清清楚楚的收入在這演進的概論裏面。因爲既把個人視做原子，則凡社會的成長，都是「質」的結合和相伴而來的「動」的分散；在這變遷裏面，「質」會從不固的，和不同的同分子構成的實體，變爲一種固的定的異分子構成的物體，並且在同一期間內，這種留存的「動」也要經過平衡的變化。（註四）於是在社會的生命和那建築在星雲學說上的一種太陽系的生命的，便可找出一種同點了。既然太陽的熱和光都是被動的分子的集合所造成的，而且這一種動，當着各分子到了均衡的時候，便最後歸結於停頓而繼之以不動，這種不動的狀態，如受外力的撞擊，能殼再被破壞，這些外力倒轉演化的程序，把動集中，把質耗散，使悉化成氣體的形式，然後再以氣體的凝結，重行活動；所以，這亦可以說的，即個人在一社會裏面的集體，造成一種的力，這一種力造成文化的光和熱，可是當着這種活動停止進行，而這些個別的組成分子，因爲各得其所的原故，到了安靜狀態的時候，僵硬之局便發生了，末後，這樣的局面，必須有野蠻人之侵入造成分裂

或散漫，於時活動的新開始和文化的新成長方才可能。

但是比喻是思想的最危險的方式。他們也許僅僅牽連着一些表面的同點，而蒙蔽了根本的異點。並且所有這些同點已是皮毛得很。在一社會裏面，當着少壯分子常常增添的時候，他絕不能以他的精力之消耗而變老，這點不與個人相等。社會全部的精力，既悉等於他的各別的分子之總和，則是一種社會的活力，當不能殼消失，除非他的各分子的活力通通消失。

可是在這一種將國家喻個人的比譬裏面，和在我所提議的那一個裏面，都是暗暗的承認了一種很顯明的真理——這個真理是說：凡將進化最後引致停頓的障礙，都是被進化的行程所造成的，又凡業曾毀壞了前代所有的文化的境地，皆為文化自身的成長所造成的境地。

這是一種為流行的哲學所忽略了的真理；但他卻是含義甚深的一種真理。任一健全的人類進化的學說必能說明他的。

(註一) 在一半科學或通俗的格調裏面，這種觀念，在那一位卓越的生動有力的作家，溫伍德 (Winwood Reade) 所做的人的磨難 (The Martyrdom of Man) 裏面也許是被表達的最好的了，因為他的表達，是最坦白的。這

一本書在事實上是本進化的歷史或寧是一本研究他的原因和方法的專著，不問這位著者的哲學綜合的能力怎樣，單他的那些生活的寫真，也就值得去研究他。他的內容與這题目的關係，可以憑他所說的這個結論看見：他說：『我給人類歷史一個怪誕的名字，但卻是與他的內容相稱——人的磨難。在每一世代裏面人的種族總是受了許多磨難的，但他們的子孫卻可因其先人之禍崇而獲利益。我們自己的繁榮，是建築在過去的憂戚上。然則我們爲了將來的人的利益而忍受苦痛，豈不是應該的嗎？』

(註二) 社會學的研究——結論。

(註三) 溫伍德里德，人的磨難。

(註四) Herbert Spencer's Definition of Evolution, "First Principles", p. 396.

第二章 文化的差別——因爲怎的

要想發現人類進化的公律，首先一步必須去確定我們所認爲文化的差別的，這種差別的根本性質。

流行的哲學，將社會的進化歸因於印在人的品質之上的各種變遷，與歷史的事實不合，我們已然見到的了。如果我們仔細的研究這些史實，我們也許且將知道在文化的各別階段裏面的各

種社會的差別絕不能以組成社會的個人的內心裏面的差別去解釋。不錯，天賦的差別，是很有的，又所謂特性的遺傳，這一種事亦是毫無疑義的存在；但在文化的各別階段裏面，這種存於人間的大差別，則不能以此觀念去解釋。這種遺傳的勢力，現在固然已成一種被人極端推重的勢力，但是如果我們將他來比人在生出以後，這些改變人的形質的那些勢力，他實是不值一說。被浸潤在習慣裏面的東西，什麼還比得上語言呢？——他不僅變成了筋肉的自動的遊戲，而且是思想的器具？什麼保存民族的性格最久和表現他最快呢？可是我們並不是生而賦有某種語言的編好。我們的本國語之所以為我們的本國語，只因我們在幼稚的時代，便早學習他了。雖然嬰孩的祖先，已經在思想上和說話上使用一種語言無限世代了，但是這個自始即未聽過別種語言的嬰孩，卻能以同樣的速度，學習任何他種的語言。民族，地方，或階級的特點，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似乎都是教育的和習慣的事情，不是遺傳。白人的小孩被印第安人在嬰孩的時代捕獲了去，又在他們所居住的土屋裏面養大成人的事例，足以表明這個道理不錯。因為他們變成了完全的印第安人了。因此，我相信被吉甫息人（Gypsiens）帶大的小孩也必如此。

至於被白種人養大的印第安人 (Indians) 的小孩或其他的有色人種的小孩，不與上述事實相合，我想大概是原於他們從未與白人的兒童一樣的享受待遇。有一位白人紳士曾教過有色人的學校一次，告訴我，他以為這些有色人的兒童，由小直到十歲或十二歲年紀的時候，確比白人的兒童聰明，並學得較快，但在十歲或十二歲而後，他們似乎變呆板了，或不留心了。他以為這是生來的種族的低等的鐵證，當時我也具有這種觀念。但是嗣後我聽見了一位智識很高的黑人紳士 (僧正喜勒里) (Bishop Hillery) 偶然說了一段批評的話，這一段話，依據我的意見，似是一種充足的解釋了。他說：『我們的小孩當他們年少的時候，與白人的小孩一般的聰明，一般的進步得快。但是當着他們一旦長到能穀了解他自己的地位的時候——知道他們是被輕視為屬於次等的種族的，並且知道他們永遠不能希望將來比較廚子、侍役，或此類的人的地位高，他們立即喪失了他們的雄心，並且停止競爭。』他也許還說，因為他們是貧苦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和沒有遠志的父母的兒女，所以家庭的影響，說起來對於他們亦不良好。因為我相信，普通一般說起來，在初等教育時代，無知的父母的兒女，必與聰明的父母的兒女一樣的富有接受的能力，可是後來，逐漸逐

漸的，宛如一個概括的原則，後者開拔上前，並且變成聰明的男人和婦人。這個理由是明白的。關於他們只能在學校學的那些基本的簡單的知識，他們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當着他們的研究變複雜的時候，凡在家庭裏面說慣了上等的英語，聽慣了美妙的談話，有書可以參考，有問題可以被解答的小孩，實有一種特別的便宜。

同樣的事情，可以見於人生的中年。假定有一位人，他是從日常勞働的階級起來的，末後，當他與受過教育的人和事業家接頭的時候，定當變得更聰明更漂亮。把兩弟兄來說，假令二人都是窮父母的兒子，在同家庭同一環境裏面生長出來的。一則從事一種粗笨的手技，日日辛苦作工，僅足爲生；其他一個，因爲最初給人當跑差，出發的方向兩樣，最後終變成了一個成功的律師，或商人，或政客。在四十或五十的時候，這兩個人的變化必定大可驚異，此時沒有思想的人必然以此爲天賦的優異才性，使這一人能殼把他自己推在前面。這種在儀態和智識裏面的驚人的差別，同樣的可以表現在兩姊妹身上，假令一個嫁了一個男人，他的一生很窮，她的方寸常常受了許多瑣碎的顧慮所擾亂，而且沒有機會，至於其他一個，則嫁一個男人，他那隨後的地位，把她帶到一個文質彬彬

的社會裏面，並且給了她許多修飾容貌和增加智識的機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只是這個概括的公律一種表白，這即是說人的特性深受他的境地和環境的改變。

我記得一次，在巴西的(Brazilian)的港口，看見了一位黑人，穿的衣服極其時髦，但卻沒有穿鞋和穿襪子。此時有一個同我在一塊的水手，曾在奴隸貿易裏面，得着許多的經驗，他有一種學理，即黑人不是人而是一種猴子，並以他們不穿鞋襪這點作爲一種明證，因他方言黑人穿鞋是一不自然的事情，假如讓他自己去自由生活，他定是不穿衣服的。嗣後我才知道他們之不承認黑人能穀穿鞋，正如在英格蘭裏面，他們之不承認盛裝的廚司能穀佩戴手飾一樣。雖然，此後，我曾見着有許多的人，當其自由穿着衣服之際，其不適當的程度，與巴西的奴隸無異。許許多多的援引起來證明遺傳的事實，煞是毫無意義，與我們船艙裏面的這位達爾文的引證一樣。

舉例來說，在紐約地方，大多數的罪犯和接領公共救濟的貧民，因爲被人指出他們是從兩世或三世以前的貧民傳下來的，於是這一件事，便被引爲說明遺傳的鐵證。但他卻不足以表明這是遺傳的關係，因爲對於這些事實，尚有一種較爲親切的適當解釋。貧民之會養出貧民，不必限於他

們自己的小孩，正如接受罪人可以把有道德的父母的兒女變成罪人同理。當着生存競爭最激烈的時候，如果自小便學着了靠人周濟，必然會喪失這種爲自養所必需的自尊和獨立。施捨之有增加要求施捨的效力，已是毫無疑義的真實，所以公家的拖捨，和私人的救助，是否對於社會害多而利少，已成一種公開的問題了。至於兒女的天性之會流露出來與他們的父母的一樣的感情嗜好，偏見，或才性，事雖不同，理無二致。他們從他們的父母習染着這些心性，與從他們的同伴習染着這些天性一樣。表面的例外證明這個原則是不錯，因爲愛好和同感亦可被環境變爲憎惡和反感。

我想，現有一種隱微的勢力，常可解釋這種所謂特質的隔世遺傳的現象——這個同樣的勢力，可使一位讀賤價小說的人想變海盜。我一次知道一個上等人在他們的血管裏面流着印度土酋的血。他常告訴我，他從他的祖父得來了許多的傳述，這些傳述解明白了白人有什麼困難去了解——這種印第安人的思想習慣，這種嚴重的和冷靜的對於尋求鳥獸行蹤的血望和這種臨着大難的不屈不撓之氣。我從他對我說這一段話的語調中，相信在某種情境之下，如他那樣的有修養有教育，定會流露出許多被人視爲緣於他的印第安血而來的特質；可是，在事實上，這些特質完

全可以用他對於他的祖先的豐功偉烈的想像的潛移默化之力來解釋。

在任一大社會裏面，我們可以看出許多的差別，這些差別與存於各種文化不同的社會裏面的差別同類，又在各異的階級和集團裏面，也可看出這些差別的存在——知識，信仰，習慣，舉止，說話的差別，他們在極端的例子裏面，即在生於同一國家的同一種族之中，亦顯出許多大差別，幾乎與那存於文明人和野蠻人之間的差別一樣。既然全部社會進化的階段，自從石器時代一起，都可以在現存的社會裏面發現，所以在同一的國家和同一的城市裏面，可以找出表示同等的分歧之度的羣類。在英格蘭和德意志這種的國家裏面，屬於同一種的小孩，生育在同一的地方裏面，長大了的時候，說話不同，懷抱的信仰不同，遵照不同的習慣，和表示不同的風度；又即在合衆國這種國家裏面，同種的差別，亦可在不同的各界各羣中發現，即令程度不同。

但是這些差別卻不是生而存在的。沒有一個嬰孩生下來，便是美以美教徒不讀且音或羅馬教徒說話一定要讀他。所有這些區分各羣或各界的差別，都是基因於與這些團體相接觸。這些查尼薩里人 (Janissaries) 乃是在早年從基督徒 (Christain) 的父母搶來的青年長大的，但他們卻

是一樣的狂妄的回教徒，並且一樣的流露全部土耳其人的特性；又天主教派（Jesuits）和其他的教派，則表示顯然的特性，但他確乎不是由遺傳所保存下來的；即如學校或軍隊這種團結，在他裏面的分子，原來存在的時間很短，並且常常變換，亦且表示許多共通的特性，這些特性，均是被社會共同生活所保持的許多心的印象的結果。

卻說，這些起於社會外於個人的風俗，信仰，習慣，法律，和聯想的集體——即赫伯特斯賓塞所謂的這種超乎有機體的環境，才是決定民族性質的一大要素。我以為使英格蘭人不同於法蘭西人，使德意志人不同於意大利人，使美國人不同於中國人，使文明人不同於野蠻人的東西，寧是這種超乎有機體的環境，而不是遺傳了。民族的特質，是在這種方法裏面被保持，擴充，或改變的。

在某種限度裏面（或簡直沒有限度如果你願意）遺傳可以發展或改變品質，但是這話多半真在生理方面，少在心理方面，並且多半真在動物，少在人類的生理方面。從養鴿和養牛所得的結論，將不能適用於人，這個道理明白的很。人的生命，即在他的最粗鄙的狀態裏面，也是比較動物無限複雜。他是常受無限的許多外力的影響，在這些外力之中，遺傳的相對的勢力，一天天的變弱。

假令世間有一種人，心的活動至與動物無異，他們只知吃，喝，睡，和生殖，我相信用選擇生養的方法，可以使他們在一定時間後，表現不少的身心的差異，正如用類似的方法，在家畜裏面所造成的那樣。但是世上那有這種人呢？又在真正的人裏面，因為心的勢力，始於精神，到於軀殼，常常起而擾亂這種挑選生養的程序。你不能假把任何心正發達的人，關在一間屋子裏頭，以喂豬的方法喂他，直到把他喂肥。大概人在地球上比較任何動物為久。他們因在不同氣候的地方居住，彼此顯有差別，可是在各別的人種之間，所存在的生理的差別，並不很大，直與白馬和黑馬之間的差別無異，至於動物，則因在氣候不同的地方居住，彼此差別極大。人與人間的差別，實不如同隸屬於一個小部門之下的狗與狗間的差別之大，例如，長毛獵狗和長毛小狗的差異。並且就令人種與人種間的生理的差別，依據那些相信自然淘汰和形質遺傳是解釋他們的人說，亦當人類多似動物的時候，始被發現，——換句話說，即在他的心靈較不發達的時候。

即令人的身體組織果有差別，但是他的心的結構，又有多大的差別嗎？所有身體的各部都是生時帶來的；但心卻是嗣後才發達的。

任一有機體的成長，都有一個時期，在這時期裏面，這個有機體究竟是魚或是兩棲類的爬蟲，我們除了借助於環境而外，都是不能說明的。新產生的嬰兒也是如此；究竟這個尙待發育的心靈，將來究竟是英國的心靈或德國，美國，中國的心靈——文明人的心靈或野蠻人的心靈——完全要靠他所處的環境何如。

試將一羣文明程度極高的父母所生的子女，運到無人居住的國家裏面。假定他們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法得被養活，長到能殼自己照料自己了，試問他們是什麼？他們定比我們所知道的野蠻人還不如呵。他們尙須去發明火，去創造粗笨的器具和武器，去建造語言文字。他們還不知道上好多的，當才能學得這種最下等的種族現在所具有的這點極簡單的知識，正如小孩學習走路相同。他們有時必把這些事情成就我一點也沒疑問，因為在這人類的心中原來含伏得有這些可能性，正如在人的構造裏面，原來含伏得有走路的能力一樣，但我絕不相信他們比較野蠻人的兒子放在同一的境地裏面做的較好或較快，較劣或較慢。假令人具有最聰明的人的心力，而此一世代與彼一世代不啣接，中間具有多少時間的間隔，試問人類能殼變成什麼呢？你以為只消一次的

間隔，便會把人類降到野蠻的狀態麼？不。他把人類降到一種比我們所知道的野蠻狀態還要野蠻的狀態。

反轉來說，假令一羣野蠻的嬰孩能殼被放在文明的母親懷內來生長，不讓這些母親知道（因為即令這種辦法亦爲公平的試驗所不可缺），我們試想他們長大的時候，能有什麼不同嗎？我想凡與異民族和異階級接觸過的人，絕不以爲不同。於是我們得着了一個大教訓了，即「人的性質就是人的性質，全世界是一樣的。」這個教訓在圖書館內也可得到。我不是說的這些旅行家的記載，因為著書的文明人，對於野蠻人的記載，正如野蠻人一旦能殼遊歷和著書的時候，對於我們的記載一樣，總不免有偏見；但我是說的這些異民族和異時代的思想和生活的紀念物，他們被翻譯爲我們現在的語言，亦與我們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相彷彿。他們所具有的感情與人的感情在根本上許多相同。厄曼紐厄爾（Emanuel Deutsch）說：「這，這就是研究歷史和技術的全部結果了。他們還是同我們一樣的啊。」

現在尚須去找一種在全世界都有的民族，這種民族要能殼做一個把來解明什麼特質來自

祖先遺傳什麼特質來自社會遺傳的榜樣。猶太人會比較謹慎的維持了他們的血的純潔，並且比較歐洲的種族來的長久，可是我總以為他們所具有的這種可被歸因於血的唯一的特質，就是容貌上的特質，並且這點在事實上亦遠不如我們所相信的厲害，我以為大凡肯去注意事實的人，都可觀察得到這個。猶太人雖然他們總是同他們自己的人結婚，但已到處受了環境的改變——這種英格蘭的，俄羅斯的，波蘭的，德意志的，和東方的的猶太人許多地方彼此不同，論其不同的程度，與該各國的人彼此無異。可是他們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還保留他們自己的性格。這個道理很明白的。那便是希伯來（Hebrew）的宗教了——又宗教確實不是前代所遺傳的而是社會所傳襲的——這種宗教無論在什麼地方，均曾保留着希伯來人的特色。這種宗教不比他們的生理的特質，完全是由訓誡和交際傳給猶太人的小孩的。這種宗教（不僅教義）是排外的，並以引人懷疑和討厭之故，造成一種有力的外面的壓力，這種壓力，比較他的訓誡還厲害，逼迫着猶太人在一個社會裏面組成一種團結。於是某種特殊的環境便造成了，這種環境便造成了猶太人的一種特殊的性質。猶太人彼此相互結婚不是結果而是原因。前此有一種虐待

猶太人的行動（這種行動中途停頓）即將猶太人的小孩從他的父母手中取來，俾與這種特殊環境脫離關係，另換一個地方養大，可是以此一種虐待的行動，尚且不能辦到的事情，居然被此減少宗教的密度的辦法辦到了。在北美合衆國裏面，這種辦法，早已發生效力。現在該國的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界限消滅甚快。

我覺着那些凡常被人引爲種族差別的證據的東西，即文明程度較低的種族，接收較高的文化的困難，並且有些種族一遇着高等的文化，便歸消滅，概可用社會網的勢力或環境的勢力來解釋。正因環境不易改變，所以舉凡隸屬於該種環境之下的種族，便難以接受其他的環境或甚至不可能了。

倘如真有一種固定性格的民族，那我們便可以說中國人的性格是固定的。可是在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的中國人多學着了美國式的作工，貿易和使用機械的方法，並且學得很好，由此可知中國人不是缺乏伸縮性了。在其他方面他們沒有改變，乃是因爲中國人的環境仍在，並且還正包圍着他們的原故。他們從中國來又想回中國去，並且當在美國之際，又生活在他們自己的一

個小中國內面，正如在印度的英格蘭人在印度維持一個小英國一樣。這非僅是因爲我們喜歡與我們同性情的人同住，因而這些羣居的個人所不能脫離的語言，宗教，習慣，便有一種繼續存在的趨勢；但是因爲有這些與人不同的差別，才激起了一種外界的壓力，這種外力造成團結。

這些顯明的原理，充分的解釋了全部的此一文化的階段與彼一文化的階級相接觸時所發生的現象，無須借助於遺傳的差異。例如比較方言學會經指明，印度人與他的征服者，英格蘭人係屬於同一種族，又個別的例子，曾經很充足的指明，如果他們能被完全的和排他的放在英格蘭的環境裏面，（這只要把印度人的嬰孩放在英格蘭的家族裏面，不讓他們和他們的養育人知道任何種族的界線便可辦到，）那末，只消一個世代他們便可完全賦有英格蘭的文化。在印度裏面，英格蘭的思想和習慣必然進步得很慢，因爲他們在該處常與爲一大人口所常保持下來的和生活的一舉一動，所組織成功的思想和習慣的密網接觸。白芝浩君（Mr. Pagehot）（物理學與政治學）努力去解明爲什麼野蠻人直到與我們的文化接觸的時候，才消滅不在他們與古文化接觸的時候消滅，他假定這是由於文化的進步，曾給我們以強壯的身體。當他指明了在古希臘羅馬的

著家之中，沒有哀悼野蠻人的文章，唯各處的野蠻人則與羅馬人相接觸，又羅馬人則與野蠻人互相聯合的這件事情之後，他說（四七——八頁）

野蠻人在耶穌紀元第一年與他們在第十八個百年沒有多麼不同；如果他們能較抵擋得住與古代文化見面，但抵擋不住與我們見面，則似因我們的種族比較古代的種族身體特別健壯；因為我們須得抵抗，並抵抗了，比較古人所受的更多的疾病的種子。我們可把不變的野蠻人用成一種米突尺去測量這種身體結構的精力，這種精力是野蠻人與他接觸而感危險的。

白芝浩 (Mr. Bagehot) 君卻未嘗去說明如何第十八個百年前的文化沒有現在的文化消滅野蠻主義的便宜呢。但去討論那一件事，煞是無味，或去申說人的體質，沒有絲毫進步，亦是無益的事。無論那個見着我們的文化，怎麼影響次等的種族的經過，都會發生一種更迅速的，雖然不是更諂媚的解釋。

這不是因為我們的體質比較野蠻人的體質自然的強壯，以致凡病痛之比較不足以為害於我們者一定能致他們於死地。這是乃因為我們知道並有方法醫治那些疾病，反之，他們則並缺乏

知識和方法。伴着文明的浮渣而並來的疾病，苟於野蠻人有害，亦必於文明人無利，除非文明人（不似野蠻人）知道療治他；並且在事實上也是這樣。更有甚於此者，即此文明狀態對於野蠻狀態的衝撞力，只在減少野蠻人的力量而不給他們以那些給文明人以權力的環境。在一方面，他的風俗和習慣，仍然繼續保存，並且盡量的繼續保持，在他方面，他們所適應的環境，則大變了。他是一個打獵的，但在他的那塊打獵的地方上的禽鳥，通通都被趕走了；他是一個戰士，但他的武裝通通都被解除了，現在要叫他來誓忠於膠柱鼓瑟的法律之前。正如白芝浩君（Mr. Bagehot）對於在印度的半歐洲半印度人所說的話一樣，他不僅被人置諸文明的禮節之間，亦且被人置諸文明的道德之間，他學着了文明的缺點而不知其精髓。他喪失了他的習慣的生活資料，他喪失了他的自尊心，他喪失了他自己的道德；他墮落了他消滅了。在邊城或火車站周圍傍徨，我們常見一種想乞，想偷，或央求一種卑賤的事務的可憐蟲，但是這種可憐蟲，並不足以代表於白人侵入他們的獵地以前的印第安人。他們曾喪失了他們從前的猛勇和道德，但未得着更高的道德。說老實話，文明壓迫紅人，有何道德之可言。從邊土上的盎格羅薩克森（Anglo-Saxon）來說，土人沒有權利要白人

來尊敬。他被剝削了，誤會了，欺騙了和虐待了。他死了，我們倘在類似的情境之下也自要死。他遇文明而消滅，正如羅馬化的不列顛人（Romanized Britons）遇着薩克森（Saxon）的野蠻主義而消滅一樣。

爲什麼在任一古希臘羅馬的著家裏面，都沒對於野蠻人表示哀悼呢？爲什麼羅馬的文化不消滅他們，但同化他們呢？我以爲這個真正的理由，不僅要在古代的文化與野蠻狀態相近的這件事實上去發現，並且要在這件更重要的事實上去發現，即古代的文化原沒我們的文化被推廣得這麼大。因爲古代的文化，不是被殖民人的進前線攜帶上前的，而是被征服攜帶上前的，這種征服把新的省區置於一般的管轄之下，而讓人民的社會的組織普通是政治的組織大部不動，所以，這種文化，沒有破壞或沒有消滅，而能進行他的同化的工作。現在日本的文化以類似的方法同化他自己於歐洲的文化。

在美洲裏面盎格羅薩克遜（Anglo-Saxon）人種曾經消滅了印第安人，而非同化了他們，僅因印第安人未被帶到盎格羅薩克遜的環境裏面，並且這種接觸亦不能允許印第安人的思想

和習慣的網狀組織從速變化，以與這些新的情境相適應，這些新的情境，即他因與他的那些新而有力的鄰居接觸所被帶入的情境。這些未開化的民族，對於我們的文化之接受，沒有任何天賦的障礙，已然在個人的例子上，一再指示於外。這個道理復爲天主教徒（Jesuits）於巴拉圭（Paraguay），聖芳濟修道士（Franciscans）於加里佛尼亞（California），又新耶穌教的宣教師（Protestants）於太平洋（Pacific）的各諸島上所做的試驗所指明了。

這個假定，說在我們所知道的某個時代裏面種族的體質，有種進步完全沒有憑證，至說在白芝浩君所說的時代裏面，則是絕對的被否認了。我們從古希臘羅馬的雕刻的神像，從古代的士兵的進程或所負帶的重任，從競走人的紀錄和體育家的奇技，知道兩千年來這個種族無論體質和膂力，都是沒進步的。但心的進步的假定，雖然說的人多而且相信的人亦比較大，但亦非常荒謬。請問現代的文化所表示出來的心靈優異的個人，如詩人，藝術家，建築家，哲學家，雄辯家，政治家，軍事家，比較古文化所表明出來的多嗎？我們此刻無須乎去背誦一串偉人的名姓——凡是學生對於他們無不知道。我們回到古人之中去找我們的表率，又如我們能毅以一剎那時間去想像這種老

而大的信念中之信念——勒新 (Lessing) 雖然只在形而上學的根據上去接收他，但他宣言這種信念大概不錯——並假定荷馬 (Homer) 或維吉爾 (Virgil)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或西塞祿 (Cicero) 亞利山大 (Alexander) 漢尼拔 (Hannibal) 或凱撒 (Caesar) 柏拉圖 (Plato) 或流克里細亞 (Lucretius) 歐幾里得 (Euclid) 或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復活於十九世紀，我們能說他們定當不如今日的人嗎？我們請在希臘羅馬後，任取一段時間，甚至最黑暗的時代，或我們所知道的更早一點的時代，我們豈不是也能找出許多人，他們在他們的那個時代的知識程度裏面，已然表現了高的心力正如我們現在的人所表示的一樣嗎？在文化程度較低的處所裏面，如果隨時隨地注意他們，我們今日豈不能發現着許多人，他們在他們的情境裏面，所表現的心的品質與現在的文化所能指出的一樣嗎？鐵道的發明，豈比獨輪貨車的發明，當着沒有獨輪貨車的時候，所表現的發明的天才更大嗎？在現代文化中的我們，曾被提高在那近乎我們的種族的上面，或在那些與我們同時代的那些次等民族的上面。那是因為我們占在尖塔上，高不是因為我們比他們高。時代所給我們的恩賜不是增加我們的體格，而是建築一個岑樓以便我們託足。

讓我重伸前義：我的意思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是具有同樣的能力，或心是一樣的聰明，正如我不是說他們的身是相同的一樣。在這些無限無量的往來在世上的芸芸衆生之中，無論在心方面或是在身方面，也許沒有兩個完全一樣。我亦不是說在心方面沒有顯明的種族的差別，正如我不是說在身方面沒有顯明的種族的差別一樣。我不否認心的特質之能遺傳，正如我不否認身的特質之能遺傳一樣。雖然，我總覺得，有一共通的標準，或名之曰心的自然重心，爲所有一切的離於此重心的現象所集中。固然我們所處的境地，也許會製造各種奇形怪象，正如夫拉特赫德人（Flat-head）憑藉緊壓他們的嬰兒的頭部所造成的平頭，又如中國人憑藉緊纏他們的女孩的脚而所造成的小脚。但是，既然夫拉特赫德人的嬰兒繼續的生成自然形式的頭，又中國人的小孩繼續的生成『天足』，卽此可見自然好像是在恢復到他的常規的模樣的。小孩之不能承受他的父親的知識的遺傳，正如他之不能承受他的父親的玻璃眼睛，或木頭做的脚一樣；頂沒知識的父母親可以變成科學家或思想家。

但這是關係我們的一件大事：卽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社會的人之間的差別——這種差

別，我們稱做文化的差別，並非個人遺傳上的差別，而係社會遺傳上的差別；他們不是，如像赫伯特·斯賓塞所說，來自單位差別的差別；而係來自這些單位在此社會裏面所被放置的各種情境的差別。簡單的說，我以為區分社會的差別者在此：每一社會，或小或大，必然替他自己織造，知識，信仰，習慣，語言，風俗，制度和法律之網。在這每一社會所織造的網裏面，或在所織造的各網裏面，因為每一複雜的社會除了最簡單的社會而外，都是由許多小社會造成成功的，又因這些小社會重重疊疊錯縱複雜，所以個人方在出身之際即接受了他的圈套，並且繼續至死。這是心所藉以發展和鑄成的模型。習慣，宗教，成見，風俗，語言，都是在此一種辦法裏面長成的和持續下來的。技能由是而被遺傳，知識因是而被蓄積，又此一時代的發明，因此而得變為第二個時代的公用資本或基石。此雖常對進化發生許多最嚴重的障礙，但是亦只有他才能使進化實現。學校的兒童，在我們的時代能於幾小時內學得宇宙間許多東西，比較托勒密（Ptolemy）所知道的還要多，這個全是靠他；又凡現在凡庸的科學家所發明的東西，比較亞里斯多德的慧心所想到的還要高，亦是靠他。社會網之於種族，猶之記憶之於個人一樣。我們的希奇的技术，我們的深造的科學，我們的神怪的發明——他們

都是以此爲淵源。

人類的進化，綿延不斷，皆因此一世代的進步在這一種辦法裏面被人保持以爲第二個時代的公共財產，並被作爲新的進步的出發點。

第三章 人類進化的公律

然則什麼才是人類進化的公律呢？即什麼才是管理文化進步的公律呢？

這個公律必要能說清楚的和確切的說明，爲什麼人類在同一的時代，以同等的能力出發，在在社會進化裏面居然會有如此其大的差別呢？但他同時並不借助於空洞的概論，或淺薄的比喻來說明他。這個公律，必要能說說明這些半途中止的文化和這些衰落了和毀壞了的文化的經過；這個公律必要能說說明這些關於文化之興起的概括事實，並且能說說明文化的進步所造成的這種凝滯力或破壞力。這個公律必要能說說明退化和進化；說明亞細亞的和歐羅巴的一般文化特質的差別；說明古希臘羅馬的文化與近代文化的差別；說明進步的各別的速度；並且說明進

步的突起，驚跳，和停滯。最後這個公律必要能設指示我們什麼是進化的重要條件，又什麼樣的社會的安排，能設促進他並延緩他。

發現這個公律亦是很不難的。我們只要去看便可見。我不想把他說得如科學一樣的精確，但僅把他指出。

進步的誘因便是在人性裏面的欲望——即此企圖滿足動物性質的需要；滿足知識性質的需要；滿足同情性質的需要的欲望；即生存的欲望，求知的欲望，和行爲的欲望——即永遠不能滿足的次於無限大的欲望，因為他們一面滿足，一面爆發。

心是人憑以進步，憑以保證每次的進步，並且憑以把他作爲新進步的基礎的工具。人雖不能以思想提高他的身材一寸，但他可以思想無限的擴充他的宇宙的知識，並駕馭宇宙的能力。人生的短促只能容許個人走一短的距離，但是，雖然每一世代所做成者甚少，可是，若干世代，接着他們的前人的發明，可以逐漸改進人類的狀態，正如珊瑚蟲，把這一世代建立在其他一世代的工作上逐漸由海底之下，增高他們自己的地位一樣。

因此心力是進化的動力，又人傾於依照他們在進化的路途裏面，所費心力的多寡而進步——這種心力即是用來擴充知識，改良方法，和改進社會狀況之物。

卻說心力是一固定的數量——這就是說，人能以其心所做的工作，乃有一種限度；正如他能够以其身所做的工作乃有一種限度一樣；因此之故，這種能被用在進化方面之心力，只是整個的心力，除了用在不進步的目的上的心力而後，所剩下的那一部份。

非進化的目的可以別爲保持與衝突，在這兩種目的裏面，心力大被消耗。保持的意義，不僅在乎維持生存，但在維持已然得到的社會狀態和各種進步。衝突的意義不僅是說戰爭和戰爭的準備，但指在那犧牲他人並反抗侵略以圖滿足欲望的過程裏面所費心力的全部。

把社會比成一隻船。她在水上進步不靠她的船員的努力，唯靠他們用以推她前進的努力。這種力量可因戽水所需之力之耗費而被減少，或因他們互相爭鬪，或因在各異的方向裏面推動致生力之耗費而被減少。

卻說，在離羣獨居的狀態裏面，人的全部的力量須要把來維持生存，故心力得被用於高尚之

地，只有靠那在社會裏面的人的團聚，方能實現，所以團結是社會進步的第一個條件，因為要團聚才有分工的可能與由於合作而生的節約乃能得以增加。進化能毅至於實現，全憑多人團聚在一個和平的團體裏面，又團體如果越堅固越廣大，進步的可能性愈大。又因心力在衝突裏面所耗費的大小，須視此種會以權利賜給於人人的道德公律之被蔑視或尊重為定準，所以平等或正義是進化的第二個要素。

於是平等的團結，便是進化的公律了。團結解放心力而以用於進步事業；平等，正義，自由——名雖各異，而實皆同，均係道德公律的認識——防避此種心力消耗在沒有結果的競爭裏面。

這便是進化的公律了；這個公律行將說明文化所有的差別，所有的進步，所有的停滯，所有的退化。人隨團聚而趨進步。多人彼此合作可以增加用於進化的心力。但如衝突一旦激發，或團結造成一種權力和地位上的不公平，進化的趨勢馬上便被減少，阻挫，最後倒退。

即今天賦的能力是相同的，但社會的進步，將依他所遇的阻力之各異，進行較慢或較快，停頓或倒退。這些進步的障礙，以他與社會自身的關係，可以分為外來的和內在的兩類——前者在文

化的初期裏面活動的力量較大，後者在文化的後期裏面愈形重要。

人在他的天性裏面是社會的。他無需捉來養馴以圖與他的朋友共同生活。這種伴他而來的明顯的無依無靠的境遇和他所需的發育天性，至於成熟的長久的兒童時期，造成這種家庭的關係；這種關係，我們能觀察得到，在較粗野的人民內中比較在那比較文明的人民裏面，更強更大。最初的社會是家，擴大成部落時，仍保持一種相互的血統的關係，又即令最後他們變成大民族，但仍主張一種共同的民族統系。

以這種的人，放在這種的土壤不同和氣候不同的地球之上，即令能力相同，出發點相同，社會進化亦必不同，其理至為顯明。第一個對於團結的限制或抵抗，將必來自地理上的境地，又因這些境地隨着地域之不同而大異，所以在社會進化裏面，必然產出一種相當的差異。人的增加的純速度和伴着他們的增加而來的共同生活的親密，在知識粗鄙，食物多靠天然恩澤的情境裏面，很大一部份要賴氣候，土壤，和地勢。

在動物的食料和溫暖的衣服需要較多的地方；在天之慳吝和天之貧瘠的地方；在熱帶的樹

林的繁華生活裏面，這種繁華的生活，譏笑野蠻人的些須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在高山，廣漠，海股隔斷人類交通的地方，團結和團結所發生的進步之力，最初只能走一些小的路程。但在溫暖的氣候的豐富的平原之上，彼間只以很小的勞費，很小的地面，便能維持人的生存，所以人能團結的更親密，又此最初可以用於進步的心力亦較大。所以文明自然最初起於大流域大高原，彼處我們發現着文化的最早的碑石。

但是這些自然境地的差別，不僅直接造成在社會發展裏面的不同，而且在人自己裏面，以造成在社會進化裏面，各種差別之故，造成了一種進步的障礙，或對於進步的一種阻力。因為家族和部落，彼此分開，社交的情感，不會在他們之中發生，又語言，習慣，風俗，宗教裏面的差別，於是出現——總概而言之曰，在社會所織造的社會網裏面的差別，於是實現。伴着這些差別，偏見隨之發達，仇恨因而出現，接觸易成爭執，侵略引起報復。（註一）末了，在這些彼此不同的社會的集體之間，便起來了一種以實瑪利（Ishmael）的感情，或該隱（Cain）的精神，戰爭成了一種習慣的，並好像自然的彼此之間的關係，又人的精力都用在攻擊和防守裏面，或用在相互殺戮和相互破壞財產的

行爲裏面，或用在戰爭的準備裏面。說到這種仇恨存在時期之久長，今日的保護關稅和今日的文明世界的常備軍隊，都是一種證據，又取消這種劫掠外人不是強盜行爲的觀念，有好困難，我們在此獲得國際著作權的議定書的困難裏面，便可看見。我們能駁驚詫部落和種族間的永久仇恨嗎？我們能駁驚詫當着此一社會與彼一社會隔離的時候——當着每個，不受其他各個的影響，單獨織造他自己的社會網的時候，戰爭應是原則，『和平』應是例外嗎？『他們在過去亦且如同我們現在一樣。』

卻說，戰爭是聯合的反面。戰爭日增無已，人被分裂而成各異的部落，於是阻礙進步；但是，在一種地方，人口有大量的增加的可能，同時又沒什麼分歧，文化便得有避免部落戰爭的便利，雖社會全體在他的邊境之外有從事戰爭之事。由此可知，凡在人羣接處的自然阻力最少之地，戰爭的阻力，自然亦是頂少的感觸得到了；故在誕生文化的豐富平原裏面，文化可以陞到一種極高的尺度，然而散處的部落，也還是野蠻的。所以當着小而分散開的部落長在那兒不絕的阻礙進化的戰爭裏面的時候，他們的文化，最初一步，總是產生一個征服的部落或民族，把這些小部落通通統一在

一個大部落裏面，在這個大部落之中，維持一種和平狀態。在平和的團結，或被外力或被內亂，破壞之地，進步停止，退步開始。

但此促進團結，和以解放心力脫離戰爭的關係，促進文化者不僅征服而已。如果氣候，土壤，和地勢可以隔離人類，則亦可以促成交易。商業，他的本身便是一種團結或合作，不但能直接促進文化，而且能設建築一種與戰爭絕然相反的利益，並且驅逐這個會為偏見和仇恨之母的愚昧。

宗教亦然。雖然他所擅取的形式和他所引起的仇外，會常常間離人類造成戰禍，但是在別的時代，他曾經是促進團結的工具。一種共同的信仰曾經如在希臘人（Greeks）裏面，減少戰爭，和建設聯合的基石，又近代的文化確係由於基督教（Christianity）征服了歐洲的野蠻人之故。如果基督教會（Christain Church）當着羅馬帝國（Roman Empire）分裂之際沒有存在，歐洲因為缺乏任何聯絡的連繫，也許老早已降到北美的印第安人（North American Indians）的地位，或只從那些侵略歐洲的遊牧人羣的彎刀尖上接受亞細亞的文化了。不用說，這些遊牧人羣是曾被一種起於亞刺伯（Arabia）沙漠的宗教，融成一大而有力的強國。這種宗教不知起於何年

早經統一了這些部落，此後便把人類的一大部份，置於這種具有共同信仰的一大團結之下。

縱觀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史，我們知道文化到處起於人被聯合造成團結的地方，又團結一旦崩潰，文化於是不見。羅馬的文化，以保障內部和平的征服之力佈滿歐洲，結果是被那些擊破社會為碎塊的北方諸民族的侵略沖沒了；又現尙在我們現代文化裏面進行的進步，乃是當着封建制度，再把人類團結而成各大社會的時候纔開始的，又羅馬的宗教上的最高權把這些社會置於共同的關係之下，正如她的軍團從前所做的工作一樣。因為封建的關係，長成了民族的自主權，同時基督教復又改良了風化，找着了知識，這種知識，在黑暗時代，她是把他藏住了的，並且又把平和團結的連係縛在她的廣大組織上，並且教人在她的教職裏面團結一致，於是一種更大的進步變成可能了，這種進步，依着人類的團結和合作，會以日大一日的力量往前進步。

但我們將永不知文化的過程，和他的歷史所呈出的變異的現象，除非略一考慮這些我所稱爲的內部的抵抗力，或阻力，這些阻力發生在進步社會的中心裏面，並且能發唯一無二的解釋怎麼好好開始的文化，將會自己半途止步，或被野蠻人所毀滅呢。

這種爲社會進步的一種原動力的心力，因團結被解放，而此團結，也許可以謂爲一種集合 (Integration)。社會在此集合的進程裏面，愈變複雜；他的個體愈須彼此依賴。職業和職務悉專門化。人口由縹緲而變固定。一人不復以一己之力，供給他的全部的欲望，商業和工作分爲各種各色——此人習此一技能，彼人習彼一技能。知識也是一樣的，他的總體愈往愈大，任何個人不能知道他的全部，結果分成各別的門類，以備各別的個人去學習去研究。同樣的道理，宗教的禮法的執行有落在以此爲專門職業的一團人手內，又秩序的維持，公正的執行，公共義務的分派，和判決的發送，戰爭的行爲等等，都傾於變成一種有組織的政府的專門職業了。總之一句，如果借用赫伯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對於進化論所下的定義，那末，社會的進步，從他與他的組成分子的關係上見，都是由一種不定的，和不固的同分子的集體變成既固且定的異分子的集體。如果社會進步的階段越低，那末，社會便愈類似這些沒有官能或沒有肢體的最下等的動物，又從他們身上任意割下一部份他們亦可生活。如果社會進步的階段越高，那末，社會便越類似高等的動物，在這些高等動物裏面，器官和職能均專門化，並且每一社員必須依靠其他的社員的幫助。

卻說，這種集合的程序，即職務和權限的分化，依照他在社會裏面的展進，並以人類的最深的公律從中活動的原故，常伴之以一種不平等的傾向。我不是說不平等是社會成長的必然的結果，而是說如果我們在此社會成長所造成的新境地裏面，我們對於各種社會的安排毫不施以保障，平等的改革，那末，不平等便是社會成長的一種常定的趨勢了。我的意思是說每一社會替他自己所織造的法律，習慣，和政治制度的衣服常因社會之展進而變得太緊的趨勢。我的意思是說，人之進步，宛如人之穿過迷宮一樣，如果他是只走直路，他定然要迷失的，只有理智和正義能彀把他繼續的引入正道。

因為，這種伴着成長而來的集合的運動，雖然傾於解放心力，從事進步工作，其一爲人數的增加，其二爲社會組織的愈趨複雜，但是同時有種相反的趨勢，老在那裏製造不平等的狀態，這種不平等的狀態，只是消耗心力，並且隨着他的往前展進而將進步半途停頓。

要想找着這個伴着進化同時以力停止進化的公律的最高形式，我覺着，我們還必得要再走許遠的路而去解決一個比較物質世界的來源，還要更深一層的問題——即罪惡的來源的問題。

現在個人只想指出這些伴着進化而產生的阻止進化的各種趨勢的來歷罷罷。

人有兩種性質，這是必得最先放在心上的。第一種趨勢是習慣的力量——即以老方法處理一切事情的趨勢；其二就是心德衰敗的可能性。前者在社會進展裏面的影響，就是在習慣、風俗、法律、和方法早已失其原始效用之後，尙且繼續的將他們來使用，後者的影響，即容許這些爲吾人的自然見解在直覺上所難忍受的制度和思想，繼續成長。

現在社會的成長和進步不僅傾於使一人更要加倍的依靠人人，並且減少個人支配自己境地的勢力；而且團結或集合的影響造成一種集團的力量，這種集團的力量比較個別的力量之總和顯然不同。相像的例子，或構成這個同一公律的例解，在各方面都可發現。動物的機體到了複雜的時候，便會發出一種，整個的生命和力量，超過各部份的生命和各部份的力量；這種選擇動作的能力，超過無選擇的動作的能力。依據我們平常的觀察，人羣的行爲和衝動常有別於在同一的情境之下，個人的行爲和衝動。軍隊的作戰性質可以大不同於個別的軍人的作戰性質。但是此處沒有例解的必要。在我們研究地租的性質和原起裏面，我們恰是研究這個同一事件。在人口些少的

地方，土地沒有價值；而在人羣集中之地，土地的價值發生和漲高——土地的價值大不同於個人努力所創造的價值；他是一種來自團結的價值，他是一種隨着團體的長大而增高的價值，又團結一旦崩潰，登時便即不見。這種事情在另種的別於以財富來表示的權力上也是真的。

卻說，社會一面往上闊大，一面這種傾於保持從前的社會關係的趨向，勢將置此新生的共同的力量於社會的一部份人手內；又此隨着社會進步而來的權力和財富的不公平的分配，勢將產生一種更大的不平等，因為侵略以被侵略者之增加而長大，又公正的觀念則被不公正的習慣的容忍行為所蒙蔽。

在這種狀態裏面，家長式的社會組織，容易長成世襲的君主政體，在這種政體裏面，國王是地球之上的上帝，又民衆只是他的意欲的奴隸。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即父親應是全家的首領，而在父親死了之後，長子，視做這個小社會裏面的最老和最具有經驗的一個分子，須承繼這個首領的地位。但是如果一直繼續這種組織，同時家族往上長大，那末，這種權力勢必寄託在一特殊的宗支內，並且這種已然寄託在宗支內的權力，勢必隨着家族之擴大而增加，並隨着社會權力之長大而長

大了。於是族長變成世襲的皇帝，此時他自己和旁人都覺得是他是一個具有至尊的權利的人物了。隨着此種與個別的權力相對的共同權力之成長，他的賞罰之權均大增加，由是而增加了他的那些使人畏懼和誘人諂媚的力量；直到最後，如果這種進展不受擾阻，整個的民族，均須匍匐在龍座的脚下，又一萬的民衆辛苦五十年，去替那位原與他們一樣要死的人去建築墳墓。

同樣的道理，這位一小隊的野蠻人的戰爭首領，只是他們內中之一個，同時他們之服從他，只因他是他們之中的最勇敢和最心細者。但是，當着各大團體集合動作的時候，個人選擇比較困難，盲目服從愈形必要，並被強制執行，又因大規模的戰爭，需有一個集中的力量來指揮，絕對的威權於是產生。

又職權的分化也是這樣。當着社會的成長會達到了這種的地步，即每一生產人無須個個去從事戰爭的準備工作，因為常備的軍隊，能穀被訓練來專備戰爭之用，此時在生產的能力裏面，顯然有種進步；但是這免不得要傾於將此管理軍隊的力量集中在軍人階級，或他們的領袖手內。又國內和平的保障，公正的執行，公共事業的建造和保護，以及宗教的奉行等事，無不傾於落在這些

特殊階級的手內，這些特權階級的事業，就是增大他們的職務和擴充他們的權力。

但不平等的最大的原因，是在這種自然的獨佔裏面，這種獨佔是被土地的所有關係所造成的。人的最初的見解，似乎常是如此的，即土地是種公共的財產；但實行共有這種財產的原始的方法——如每年分割一次或共同耕種——只能適用於進步甚低的階段。起於人的勞働生產品的財產的觀念，容易被移到土地上，並且於人口稀少之際，僅替改良人和使用人獲得他的正當的勞働的報酬的制度，最後，伴着人口的增加和地租的漲高，至於掠奪生產人的工資。又不僅此而已。且說，地租收歸公用的辦法，是在進步的社會裏面，保留土地爲公物的唯一的方法，然而當着政治的權力和宗教的權力悉行落在一個階級手中的時候，取用土地之權一變而爲該統治階級的私有權，又社會其餘的部份通通變成了租戶。戰鬥和征服，一方面將政治權集中，他方面引起奴隸制度，結果，在社會的成長給土地以價值之地，自然發生土壤的私佔。於是掌握了政治權力的統治階級，不久便取得土地所有權了。被征服的土地大部落在他們手內，被征服的人民悉化而爲租戶或農奴，並且這些在社會成長裏面，於每一國家之中，暫時保存的公地，以及凡爲原始的鄉村耕種制度

所遺留下來的牧場和林地，不久亦被私佔，正如近代的例子所示。不平等的狀態一旦固定了土地私有權伴着社會之進步，發生一種集中的趨勢。

現在我僅盡力指出這種一般的事實，即社會一面繼續往前進步，一面不平等的狀態跟着出現，但是我卻不是指的特殊的事實，這種特殊的事實，是必隨着不同的環境而變化的。但是，這件主要的事實，把此凝滯和退化的現象說得明白。因人之集合而所獲得的財富和權力的不公平的分配，傾於阻礙，並且最後抵銷了這種為改良所藉以完成社會所藉以進步的力量。在這一方面，社會的大眾被迫而用他們的心力僅以維持生存。在他方面，心力用以保全和鞏固不平等的制度，流為粉飾，奢侈和戰爭。一個被劈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社會，是即一個被分為最富和最窮的社會，雖可『建築如巨人，粉刷如玉工，』但他將成殘酷的驕傲和空虛的榮華的紀念碑，或則成一種由扶植人的職務一變而為壓迫人的工具的宗教。發明在一個時候可繼續進步到某種程度；但他將為改良奢侈品的發明，而非救濟勞苦和增加能力的發明了。在廟宇的長生術和宮庭的醫生的會議室裏面的知識，尙且可被探獲；但他定被隱匿作為一件祕密，如果他敢出來提高共同思

想或改良共同生活，他定要受人擯斥，正如一個危險的發明家之定要受人擯斥一樣。此之足以滅殺進步的心力，正如不平等之足以阻撓進步一樣。究竟在每一爲吃飯而操作的無知無識的人中，傾於守舊的心理有好強，無須再去說明，可是在他方面，凡正享受現存制度所造成的特殊利益的各階級的守舊精神，卻是非常顯明。這種反抗新發明的趨勢，可以見於各個特殊的組織裏面——宗教，法律，醫藥，科學，商行；又組織愈嚴密這種趨勢愈固定。一個固定的團體，常有一種在直覺上討厭革新和革新家的心理，這種心理只是一種在直覺裏面的恐怖心理的表現，他怕新奇的改革打破了他對下流社會所建設的保衛的壁壘，喪失了他的重要和力量；他常傾於留心防護他的專門知識或技能。

凝滯接着進化，便是在這一種進程裏面。不平等的狀態日往上進，勢必要把進步帶住，又因他且繼續，並引起了許多無用的反動，甚至取出這種必須用以維持生存的心力，退步於是開始。

這些原理說明了全部文化的歷史。

在這些地方，（於此之間，氣候，土壤，地勢，少有隔離，多人羣居的趨勢，於此之間，初期的文化成

長出外）這些內在的對於進步的阻力，比較在那些最初都是一些較少的社會，並以彼此間隔之故，發生許多差異，嗣後始被集合而成一個緊接的聯合的所在，自然要進步得愈規則愈完備。我覺着唯此能穀解釋古代的文化特質，以與歐洲近代的文化區別。此種爲同分子所集成的社會，在他的發達的前途上，自始即無不同的習慣，法律，宗教等等的衝突，自然表示出一種較多的統一。這些集中的和守舊的力量，以此連成一氣。意見不同的首領，不會彼此勢均力敵，信仰不同的個人，不會箝制宗教勢力的展進。政治和宗教的權力，財富和知識，勢必集在同一的中心地。這些傾於造成世襲的皇帝世襲的牧師的原因，亦且進而傾於造成世襲的手技工人和勞働者，並把社會分爲各種的等級。於是這種被團結所解放出來的進步的力量，便被耗費，並且阻撓進步的障礙物亦漸出現。這些民衆的剩餘的精力，於是用來建造廟宇，宮殿，和金字塔；並且用來供應統治階級的豪華和奢侈的生活。在各間人階級的裏面，如果起了一種改進的傾向，他都立刻要被這種畏懼新奇的觀念壓倒下去的。社會依照這種樣子進步，最後勢必變成一種不許再行進步的保守主義了。

這種全部凝滯的狀態，一旦到了之後，究可維持好久，似乎要看外界的原因如何而定，因爲凡

由社會環境所造成的這種鐵鎖鍊，一旦成功之後，非但阻撓進步，並且不許分散。恁的一種社會最容易被人征服，因為人民的大部，悉被養成一種被動的忍耐勞苦的生活。如果這些征服者僅僅奪取統治階級的地位，如喜克索斯人（Hyksos）在埃及（Egypt）所做的榜樣，或如韃靼人（Tatars）之在中國（China），此時無論什麼事情都可照舊進行。如果他們搶劫和破壞，則宮殿的顯赫，變為廢墟，人口變為稀少，而知識而藝術悉行散失。

歐洲的文化與埃及的文化，在特質裏面不同的地方，即因他不是從那自始便是或很久都是同分子所積合的人民的團結，在同一的情境之下，發展出來的，他是從許多各在一方已然具有各別的社會特質的人羣的團結而來的，並且這些各別的較小的組織好久便阻止了權力和財富聚集於一中心地。希臘半島（Grecian peninsula）的地勢，便是如此的一種狀態，他把那上面的人民自始便分成許多的小社會。嗣後因為這些小的共和國和名義上的王國，停止耗費他們的精力於戰爭，接着來了擴大的商業的平和的合作，文化因而發達。但是團結的精神永未強到拯救希臘免除內戰，又當這種團結的精神，被征服終了的時候，這種不平等的趨勢，雖然從前希臘的聖賢和

政治家用了各種的方法去攻擊，可是現在再形活躍，由是而希臘的果敢，美術，和文學悉成過去的文物。在羅馬文化的興起和澎漲，衰落和消滅裏面，也可看出團結和平等這兩原則的功用，他們的聯合是進步的出發。

羅馬的權力，從意大利的市民和獨立的農夫的團結出發，隨後又因會把各個的敵國，以征服置於共同的關係而得到了一種新生的力量，結果鎮撫了全世界的平和狀態。但是，這種自始便阻止了真正進步的不平等的狀態，伴着羅馬文化的擴張而增加。羅馬的文化不似這種由同分子的集合所造成的文化，他沒藉助於強有力的迷信和習慣鎮壓人民，並且以此保護他們，保持着治者與被治者間的和平；他未經過凝固的狀態，便而腐朽，而萎謝，而廢墜。遠在戈斯（Goth）或汪達爾（Vandal）擊破羅馬軍團的聯站以前，且即在羅馬的疆界尚在擴充的時候，羅馬的心已死了。大地產的制度曾經毀滅了意大利。不平等的狀態，曾經耗盡了羅馬的精力。政府變成了獨裁制度，且非暗殺所能糾正；忠心化為奴性；最醜之惡行公然可作；文學變為兒戲；學識早便忘了；豐肥的區域不經戰爭，自成荒墟——無論在什麼地方，不平等的狀態產出心靈上，道德上，和物質上的衰敗。壓

倒羅馬的野蠻主義，不自外來，但由內發。他是這種以奴隸和農奴代替了意大利的獨立農夫，並將省區化爲元老院的貴族的地產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現在文化的優越性是由平等和團結的同時成長而來的。兩大原因，見助於他：（一）以北部諸民族的流入將此集中的權力剖分而爲無數的小中心，（二）此外便是基督教的勢力。沒有前一個原因，東羅馬帝國（Eastern Empire）（彼間教會和國家，被密接的聯絡又外力的喪失，亦無補於內部的暴虐，）定早至於凝固和慢性的衰敗。沒有後一個原因，她定早淪爲野蠻的狀態，沒有團結，或革新的運動。這些小首領和到處獲得地方主權的自主的諸侯，彼此互相牽制。意大利的城市恢復了他們古代的自由，自由城到處設立，鄉村社會發生了，又農奴獲得了他們所耕種的土地的權利。條頓人的平等精神的，在這解了體的和脫了節的社會組織裏面起作用。又社會雖然分成無數的碎塊，可是團結的觀念到處存在——他存在在世界帝國的回想裏面；他存在在世界教會的要求權利裏面。

雖然基督教經了朽腐文化的混合，變了形攙了假；而且異教的神像已被列入了她的祠寺，異

教的禮節雜進了她的教儀，異教的觀念混入了她的教條；可是她的人人平等的根本觀念從未完全毀壞。又有兩件的事情偶然發現大有影響於此萌芽的文化：是卽教皇的權力的設立和教士的不婚不娶。第一件事情阻止了宗教的權威，也如塵世的權威那樣集中；第二件事情當着所有的權力傾於世襲的時代，阻止了教士成爲特種的門第。

這種教會在她那廢除奴隸制度的努力裏面；在她的上帝所定的休戰期日裏面；在她的僧侶的教職裏面；在她的聯合各民族的會議裏面；和在她的高於一切政治界線的命令裏面；在領受她的這種習爲最驕傲的人所拜跪的榮典的，這些出身微賤的人裏面；在她的那些以任命而爲最大的貴族中的貴族裏面；在她的那些憑藉僅一漁夫的戒指，便要求審理各國的權利，並用國王來執踏的『僕人之僕人』裏面；這種教會，不問其他一切的事怎樣，仍是團結的促進者，並是人人平等而平等的見證者；並且當着她的團結和解放的初期工作幾乎作完的時候——當她所結的束帶已然變強和她所保持的學問已然給與世界的時候——她自己又培養出一種打破了她的那些勢將以此桎梏人心的鐵鍊的精神，並在歐洲的大部解散了她的組織。

歐洲文化的發生和發達，太廣大太複雜，不是幾段文字所能說得清楚的題目；但在他的細節裏面，亦如在他的大要裏面一樣，他實解明了一種真實：即進步恰在社會傾於鞏固的團結和平等的時候出現。因為文化就是合作。聯合和自由都是他的因素。這種團結的擴大，國際的和社會的法律的成長；這些在個人自由裏面，在身體和財產的保障裏面的各種民主政體的進步——一言以蔽之曰，各種向生命，自由，和求樂的平等權利之認許上走的進步——就是這些進步，把我們的文化，比較從前任何文化擴得更大，提得更高。就是這些進步會解放了人的心力。這種心力會揭破了掩蔽地球大部份不使與人見面的帷幕，會測着了環繞而行的星球的軌道，並叫我們在一滴清水裏面去看跳動不定的生命，會開了自然的秘密之堂而示吾人以時間埋沒了的秘密，會駕駛了自然的各種力量來替我們服務，並以成千的大發明，增加了我們生產的能力。

時下的人多愛以這一種宿命的精神來解釋人類社會的進化，他說戰爭和奴隸是人類進步的工具。可是這種妨害團結的戰爭只有當他防止以後的戰爭或打破反社會的障礙物的時候，纔能補助進化，因為這些反社會的障礙物自身也是靜默的戰爭。

說到奴隸制度，我不能看出他怎麼會有助於樹立自由，然而自由，即此平等的表象，在我們所能想像的原始的時代，自始便是進步之一種激力和條件。奧古斯德孔德（Auguste Comte）的觀念，說奴隸的制度打消了人吃人的野蠻狀態與伊力阿（伊力）的可笑的講話，說人類以那一種的方法而得到了烤豬的香味，都是一樣的妄誕。他假定了一種永遠不會在人身發發現的天性，除了他是最不自然的環境所造成的結果——最兇猛的欲望和最殘忍的迷信。（註二）他說這種天性是人類的一種原始的衝動，又說他（即在他的最低的境遇裏面也是所有的動物的最高的境遇）具有一種為高級的禽獸所不會暴露的自然的嗜慾。此外有一種觀念，說奴隸制度因給奴主以閒暇來從事進步的工作，所以方纔產生文化，也是一樣的笑話。

奴隸制度非但從來沒有而且永遠不能助長進步。不問這個社會僅有一奴一主或有千主和億奴，奴隸制度必然造成人力的耗散；因為奴隸勞動非但不自由勞動的生產力，並且要用主人的精力來保持奴隸和防範奴隸，於是便阻止了進步之路。奴隸制度，自始至終，與其他一切的否認人的自然平等權利的制度一樣，曾經阻礙了進步，停止了進步。進步的停滯與奴隸制度在社會組

織裏面的興盛一同見。在希臘羅馬的世界裏面，爲什麼這種鍛鍊文學琢磨藝術的心力，從沒想出現代文化的任何發明呢？這純粹是因爲當時的奴隸制度普遍盛行的原故。無一蓄奴的民族，曾是一種具有新發明的民族。在一蓄奴的社會裏面，這個上層階級可以變爲奢侈、漂亮，但是從不富於創造性。凡降低勞動者的地位和掠奪了他的勞果的東西，均當摧殘發明的精神，並禁止利用一切的發明和創造，即令他們也被成就。唯自由曾被賜給以召喚天才的魔力，在這些天才手內，保有地上的珍寶和空氣中的各種潛伏的力量。

人類進化的公律不過就是道德的公律罷？只要社會的各種安排，促進公正，承認了人與人間的平等關係，保證了各個人的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爲界，文化必然進步。一旦他們失敗，進步的文化非是停滯便是後退。政治經濟和社會科學，不能給人以不被搜羅在會爲千八百年前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的此人所用以教誨貧窮的漁夫和猶太的農民的真理裏面的教訓——這便是在爲自私所蒙蔽和迷信所掩蓋，到處造成了人類精神仰望的宗教根據的真理了。

（註一）『不了解的關係』之易流爲輕視和厭惡；風俗習慣，宗教之不同，容易造成偏見，即凡不同於我們的人，都是

劣種，大凡胸襟豁達沒有成見的人，和交際寬廣對於諸各階級都有經歷的人，都可在文明社會裏面看見。例如在宗教裏面，這種聖歌的精神，即：

我寧是一個施洗禮人，有一漂亮的面容，

勝於我是一個美以美教徒，不遵守上帝的德行。

在所有的教派裏面都可看見這位英格蘭的詹正說：『正教是我的宗教，異教是其他的宗教，』雖這一句話，雖把正教和異教的界線劃分得非常清楚，可是世界的大勢，則又把那些凡不屬於正統教(orthodoxy)和反正統教的宗教通通列爲異教。這種黨同伐異的趨勢，隨處均可看見。

(註二) 散得維齒島山的人(Sandwich Islanders)，以吃他們的好首領的肉爲尊敬他們的首領。不好和暴虐的首領，他們是接觸也不去接觸的。新西蘭人(New Zealanders)有這一種觀念即吃他們的敵人可以增加力量和勇氣。這好像是吃戰爭俘虜的一般的起點。

第四章 現代的文化如何會衰落

在前一章裏面我們所得的結論與我們從前的結論完全相合。

人類進化公律的研究不僅把這在本研究裏面我們所得到的諸公律放在一個更高的公律

範圍內——這也許是我們的心所能抓住的最高的公律了——而且證明這種依照我所提議的辦法，化土地爲公產的行動當給文化一種巨大的推動力，反之，不接受這種建議必定造成退化。我們的這種文化苟不上前，則必退後；他不能殼站着不動。他不似這些同分子的集體的文化，如像尼羅河流域 (Nile Valley) 的文化，照着人類的地位，鑄造他們的樣式，使人置身其中，正如把磚頭放在塔內一樣。他很像這種在歷史的時代裏面興而復衰的文化，他便是從這個已衰的過去文化發生出來的。

現在任何一種意思，只要是說我們無論在何方面，都不進步，大家多必嗤笑他，又我們時代的精神，不過只是這位阿諛的宰相向這位焚書的中國的皇帝所建議的聖旨的精神——『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但是，我們之有衰敗的時代，正如我們曾有興盛的時代一樣，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又衰敗的時代，最初不能得人一般的承認也是顯而易見的事。

此人必是一個粗人，假如他在奧古斯都 (Augustus) 正在把磚石的羅馬改成大理石的羅

馬的時候，在財富正在增加又聲威正在赫耀的時候，在勝利的軍團正在擴大疆土的時候，在習尚比較翻新，言語比較琢磨，文學日趨富麗的時候，說羅馬恰正進入了衰敗之路。可是這種說法確是事實。

大凡願意睜開眼睛去看的人，無一不可看着這件事實，即我們的文化雖然比較從前任何時代的文化的進步，都更要快，可是這個同一的倒轉羅馬文化由進步到退步的因數，現在卻是正在活動了。

財富和權力的分配不均的趨勢，曾經搗毀了從前所有的文化。現在這個同一的趨勢，以加倍的力量在我們的文化裏面活動，無論在任何進步的社會裏面，都可看見，並且在愈進步的社會之中，活動得愈有勁。工資和利息常傾於低，地租傾於高，富者日富，貧者愈貧，中間階級漸歸消滅。

我曾經尋着了這個趨勢的原因。又曾指出了這個原因可以用一簡單的方法把他消滅。我現在想指出，如果這個方法不採用，進步怎麼會成退步，現代的文化怎麼會衰落到野蠻狀態，宛如從前所有的一切的文化一樣。因為現有許多的人，不能看出進化怎麼會到退化，總常以為這件事情，

絕對不能實現，所以現在我來指明這種由進化到退化的過程，怎麼可以實現，也是值得的事。例如吉本 (Gibbon) 便想現代的文化是永遠不能被消滅的，因為沒有野蠻人去侵犯他，又現在一般的觀念，都以爲現代印刷如此進步，出版物這樣的多，我們的知識永無喪失的一天。

依據我們所找着的公律，這種社會進步的條件，是團結和平等兩個要素。現代進步的一般的趨勢，自從我們能在西羅馬帝國滅亡而後的黑暗時代中，第一次看見文化的曙光以來，均是傾於政治的和法律的平等——傾於廢除奴隸，取消名分，掃蕩世襲的各種特權，以議會政治代替獨裁政治，賦予個人以宗教自由取決的事情，身體和財產（不問大小）的更平等的保障，移動，職業，語言，出版的更大的自由。現代文化的歷史是此各種關於人身，政治，和宗教自由的奮鬥和勝利的各種進步史。這個一般的公律，被下述這件事情表示得明明白白，即當這種趨勢確定的時候，文化進步，反之，文化停滯或退步。

這種趨勢在北美共和國內發達到了極點，在該國裏面，政治和法律的權利絕對平等，又因官職是採的輪流制度，即令官僚主義亦且不能發現；於此之間，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沒有宗教信仰

的人完全立於平等的地位；於此之間，每一兒童都有做總統的希望，每一個男人在公共事務裏面，都有一種平等的投票權，每一位官吏直接間接對於他那短期的職務，無一不賴公衆的投票決定。這種趨勢在英格蘭裏面尚有幾個勝利未得到，因為在該國裏面，如選舉權的擴充和掃蕩君主，貴族，教士的遺跡等事均尙待他去；至如在德意志和俄羅斯這種國家裏面，神權尙有他的實在的意義，他尙有一大段的距離要經過。但他總是一種不可抵禦的趨勢，又歐洲之將完全變成共和政體的國家只是時間早遲的問題，或是不期而至的問題。因此之故，北美合衆國，在這一方面，比較世界上所有的大國，都要進步，並且在北美合衆國內，我們知道這種向着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前進的趨勢能毅走到的極限。

卻說，這種向着政治平等前進的趨勢的第一種影響，便是到權力和財富的更平均的分配上；因為，當着人口比較稀少的時候，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大部係由個人權利的不平等而來，但在物質進步繼續前進的時代，爲此土地私產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的趨勢，非常顯著。現在這種絕對的政治的平等，不能自己救濟這種爲土地私產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的趨勢，於是顯而易見，又政治的

平等，與此財富的分配不平等的強烈的趨勢，共同存在，最後必然造成有組織的專制國的獨裁政制，或無政府的更壞的獨裁政制。

由一共和的政府變成最野蠻的和最兇惡的獨裁政府，並不需要修改憲法，或放棄公衆選舉制度。凱撒（Cæsar）在羅馬的絕對主人（人民）之前藉口憑託依據在他面前發抖的貴族院以外的威權來治理羅馬，已經幾世紀了。

但是當着實質去了的時候，形式沒有意義，又此民衆政府的形式，乃是最容易使自由的實質喪失的形式了。而極端在一處，又一普選的政府，或在理論上平等的政府可以在強迫變遷的境地之下最快的變成獨裁政制。因為這種獨裁政治，可以人民的名義和實力爲護符而進步。這種單一的權力的淵源一旦到手，便什麼事情都到手了。在這一時候，沒有可以投訴的這種沒有選舉權的階級來投訴，沒有在擁護他們自己的權利裏面，可以擁護全體權利的特權的階級，沒有障礙物來抵禦這種潮流，亦沒有高地來避免他，他們都是一些爲一利用大憲章壓迫不蘭他日奈（Plantagenet）的戴着法冠的大主教所領導的侯爵；他是破壞了斯圖亞特（Stuarts）黨徒的驕傲的

中產階級；但是，僅一金錢的貴族，永是不去努力的當着他能賄賂一個獨裁的政黨領袖的時候。

如果境地的懸殊增加，那末，普選的制度亦必使這奪取政權的淵源的事情容易，因為此時在這些不覺政府的行動於他們有何直接利害的人物中權力的成分愈大；這種的人物，因飽受貧乏的磨難和窮困的逼迫養成一種兇狠的性情，常準備着將他們的選舉票賣給出價最高的人，或遵從這種最狂妄的領袖的領導；這種的人物，因被苦工的壓迫，甚至對此奢侈和暴虐的政府表示一種滿意的態度，恰如我們所能想像的羅馬的無產階級或奴隸，當他們看見加立苟拉（Caligula）或尼祿（Nero）在有錢的貴族之中，發怒的時候，所感到的滿意一樣。假定現有一個伴着共和政體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面，一個階級太為發財，莫法使他不奢華，不問公務辦理如何，其他一個階級則甚窮迫，只要在選舉的時候，有幾塊錢來到手內，便什麼理論也不顧慮；在這社會裏面，少數人最富足，多數人不滿意現狀，但又莫法去救濟，那末，政治的大權必然落在兜攬政權買賣的濫政客手內，或落在這些在一個時候爭奪政權和發揮政權的籠絡民衆的人手內，這些籠絡民衆的人，只有比他們更壞的人才能把他們代替。

雖然在一財富分配平均之地——換句話說，即在一般的忠心，一般的道德，一般的智識存在之地——政治愈平等，愈有好的效果；可是，在財富的分配不均之地，政治愈平等，愈無好的效果；理由是：壞的平民政治雖其自身可以不比壞的獨裁政治更壞，但他在國民性格上的影響卻是壞極了。把選舉票給流氓，貧窶，苦工，乞丐，竊盜，饑民便是教他們去破壞社會。把政權放在被貧困無恥的人手內，好比把火把繫在狐犬身上，再把他們放在麥田裏面一樣；又好比挖去參孫（大力士）（Samson）的眼睛，並把他的兩臂纏在國民生命的柱石上一樣。

世襲的方法，抽籤的方法，古代共和國家選舉元首的方法，有時還可使賢明的人和公正的人掌握政權；但是在腐化的平民政治之下，勢把政權送給最壞的人手中。忠誠者失敗，輕率者成功。最優者沉底，最壞者浮頂，卑鄙齷齪的人，再被更卑鄙齷齪的人所排擠。因為國民的性格，必漸化爲可以得權，可以得名的品格，輿論於是一日不如一日的敗壞。我們縱觀古往今來的歷史，可以看見這種腐化的輿論，一再變化自由人爲奴隸。

在前世紀的英格蘭裏面，議會只是貴族的團結，彼時不與民衆接近的腐敗的寡頭政治，尙可

不至十分影響國民的性格，權力的觀念在人民腦海中，亦尙不是與腐化的觀念聯在一道。然於世襲的色彩沒有存在的地方，人民習於用卑污的手段，從最下層階級升到富而有威力的階級，於是國民對於品格的態度，便由忍受變成稱羨。腐化的平民政治最後必然腐化人民，又人民如果一旦腐化，品質便無希望。生命已經去了，只有軀殼存在；但待命運的犁頭鐵來安葬。

卻說民衆的政府變化而爲最卑劣和最腐化的專制政府是財富的分配不均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變化不是很遠的將來的事。在北美合衆國裏面，現在已經開始了，並且我們看着他迅速的往前展進。現在我們的立法機關繼續墮落在水平線以下；頭等才幹和頭等德行的人逼着離開了政治；濫政客的手腕比較大政治家的名望更看得重要；選舉日不鄭重，金錢的勢力日增；鼓舞人民從事改革的事情愈困難；政治的差別已經不是原理的差別，抽象的觀念失掉了他的權力，政黨讓給這些在一般政府裏面所稱做的寡頭政制，或狄克推多制者來操縱；凡此都是政治墮落的鐵證。

現代文化的產物的主要形式就是城市。然而在今日的城市裏面，大富和大貧比肩而進。民衆

的政府在現代的城市裏面顯然破壞。在美國的大城裏面顯然有一統治的階級，正如在世界上的貴族政治最甚的國家裏面有一統治的階級一樣。此階級的分子在他們的口袋裏面處理城市分區選舉，製定預選會議的候補人名單，私相接洽瓜分位置，他們不勞不織，但穿着頂好的衣服，又且揮金如土。他們是有權力的人啊，他們的歡心，凡有野心的人都要去求他，他們的怨讎，凡有野心的人都必得去避他。他們是些什麼人呢？是聰明正直，和有學問的人嗎？是以生活的儉樸，才性的華美，從公的忠誠，研究政治問題的深切，得到市民的信心的人嗎？否；他們是賭棍，是酒館老板，是拳術家，或更壞，曾以操縱選舉票，賣買官爵和公式的決議為職業。他們對於城市政府所占的關係與古羅馬的護衛軍（Praetorian Guards）所占的關係一樣。穿紫袍，坐榻椅，或有權標在前的人必定要到或派信差到他們的營帳裏面，送給他們的禮物，並給他們以希望。就因他們從中作祟，然後這些有錢的公司和富有威權的金錢的利益，纔能設以他們的走狗去充塞參議院及官位。就是這些人選舉學校校長，選舉監督行政的董事（supervisors），和國會議員。為什麼，在合衆國的許多的選舉區裏面如像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卜雅明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或托馬斯哲斐孫(Thomas Jefferson)等類的人，不能選入州議會的下院，正如在革命前的舊制之下，一個出身微賤的人不能變爲法蘭西(France)的大將一樣呢？就因他們的那種人格不配。

在理論上我們盡是忠實的民主主義者。這種以豬祭神的建議在耶路撒冷(Jerusalem)裏面比之以榮典賜給我們的最有名望的市民，在我們的社會裏面，定會激起更大的驚慌和怨怒。但是現在豈不是在我們裏面長成了一個握有最大的權威毫無貴族的品德的階級嗎？我們現在有些僅僅的市民，他們操縱了幾千里的鐵道，百萬畝的土地，大多數的生活工具；他們指派有主權的各邦的州長，正如他們指派他們的書記一樣；他們選舉參議員，正如他們選舉代理訴訟的律師一樣；他們的聖旨，在立法部裏面，具有至尊無上的地位，正如法蘭西皇帝在立法部的御座裏面的御旨一樣。時代的暗潮，似把我們流回到我們所夢想着已經逃脫的老境地去了。工技和商業階級的進步，當着封建制度變得如此完全，以致人人通通想着天堂，亦是按照封建的基礎組織，並以三位一體天帝(Trinity)的第一第二兩個化身列入主人和租戶的首領之後，逐漸破壞了他。但是現在製造和交易的進步，在這以土地爲私產的社會組織裏面發生作用，逼着每一個工人去找僱主，正

如不安定的狀態隨着羅馬的最後崩潰逼着每位自由人去找主人相同。現在似沒有逃脫這種趨勢的。工業到處形成這一種的制度，在這種制度裏面，只有一個是主人，許多的人都是奴隸。又當一人是主人，許多人是奴隸的時候，這一個人便可操縱許多人，即在選舉裏面也是如是。英格蘭的地主操縱他的租戶的選舉與新英格蘭的紡績工廠的主人操縱他的工人選舉相同。

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即我們社會的基礎已經在我們的眼前開始崩壞了，同時我們發出這個問題，即我們的這種文化，備有他的鐵道，新聞紙，電報，怎麼隨時均有毀壞的可能呢？在一方面，我們的論文極力鼓吹我們的文化老早便是，現在也是，並且將來必是日遠一日的離開這種野蠻的狀態，在他方面，現在卻有許多徵兆表示我們在實際上正在開倒車走回頭路的了。讓我舉出一些例子來參考：野蠻狀態的特質之一便是不尊重財產和人身的權利。盎格羅薩克森 (Anglo-Saxon) 的祖先，對於殺人的兇手，須視受害人的爵位而科罰金，但我們的法律不分什麼爵位的高低，無貴賤，無貧富，凡殺人者一律處死，這兩件事構成他們野蠻，我們文明的證據。海上行劫，打家劫舍，奴隸貿易，勒索錢財，最初都被視為一種合法的職業，現在我們通認他們為犯罪，這便是我們

脫離前代的野蠻狀態進到文明狀態的鐵證。

但是，下記的乃是一種事實，即不問我們的法律怎樣，無論那一個人只要有了充足的金錢，殺人的志願，他儘可進到我們的貿易和人口的中心裏面去了結他的心愿，並獻身於公正之前靜候施刑，但他足有一分之一的機會不受比較臨時的監禁更重的刑罰，又他所損失的金錢，半視他自己的財富，半視他所殺的人的財富和地位。他的金錢是要付給於人的，但不是付給被殺的人的家室，付給這個喪失了他的保護人的家室；不是付給國家，付給這個喪失了他的市民的國家；而是付給這些知道怎麼延緩，怎麼去找證人，又怎樣去使陪審官不同意的律師。

同樣的道理，如果一人偷的充足，那末，他便可以相信他的懲罰在實際上只等於他的賊贓的金錢的一部份的損失；如果一人偷的不少夠他借着財產逃出法網，那末，他便要受他的相識的人的歡迎，正如八九世紀的海盜在一成功的巡緝之後受人歡迎一樣。即令他搶劫這些信託他的人，搶劫了孤兒和寡婦；但他只願充斥自己的私囊，和以他的財富炫耀於人。

卻說，在這方面的趨向是日往上增的趨向。他在財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地方，表現得最強烈，又

他隨着財富分酌的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如果這種趨向不是到野蠻狀態的趨向，又是什麼趨向呢？我所會說過的公正的各種失敗，只是我們各部的法律機關的軟弱日增的例證。我們常聽見說我們頂好恢復原始的社會狀態不要法律，因為那時人民在自衛上尚可組織自衛委員會，而把公正取在他們自己手內。試問這是表示進步呢？抑還是表示退化呢？

這只是普通常識上的事情。我們雖然也許沒有公開的說他，但在共和制度極端發達之地，普通對於共和制度的信仰，總是一天天的減少和薄弱了。重視共和主義爲國利民福的泉源，現在不復存在。富於思想的人只看見他的危險，但不知道如何避免；他們開始接受馬可梨（Macaulay）的見解，而不信賴哲斐孫（Jefferson）的了。（註一）又人民大概見慣了這種日往上增的腐化狀態。在今日合衆國內，政治上有種最不吉祥的預兆，就是人民逐漸懷疑在公共的機關裏面，有忠實的人，否則便視他爲不知利用自己的機會的蠢人。這就是說，人民自己已然逐漸腐化了。由此言之，在今日的合衆國內，共和政府正在進行一種路道，這種路道乃是在那些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的條件之下所必經過的道路。

這種道路所將走到的地方，凡有思想的人無一不知。由於腐化變成痼疾；公衆精神滅亡；忠誠，正直，和愛國心逐漸薄弱；法律被人輕視，改革毫無希望；最後在這爛潰了的民衆裏面，必然發生火山的噴力，這些噴力只要外部的事變，一旦給他以罅隙，馬上便會炸裂和爆發。此時利用時機起來的壯健和輕率的人，定變成盲目的公衆的志願和兇猛的公衆的感情的代表，最後推翻一切喪失了精神的形式。鎗刀的力量再行勝過筆墨的力量，又在破壞的狂樂節裏面獸性的力量和野蠻的狂妄將與那衰落的文化的沉睡輪流出現。

我把合衆國來做例，只因合衆國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國內是最進步的一個。在歐洲地方古代法律和習慣，閉住了湧進的流水，常備的軍隊壓壞安全的活塞，然而在他底下的火力，則一年年的變熱了，試問我們對於歐洲將要說些什麼話呢？歐洲的大勢傾向共和制度，然而他所處的境地將不容許真正的共和制度之實現——他所處的境地，以煤油（放火用）和斷頭臺來代替嚴肅和凜烈的自由！

試問新的野蠻狀態將從何處來呢？去到大城裏面的齷齪不堪的住所區，即令現在你可知道

他們的那些龐集的蒙古人羣。學術怎麼消滅呢？人民停止誦讀，書籍用來發火，並被化爲裝炸藥的盒子。

果令我們的文化，經過這些曾經伴着每一前代的文化所發生的災害，我們不禁謬然於我們的文化所存之鮮了。我們的紙將不能比古代的羊皮紙之耐久，我們的偉大建築物 and 碑碣，將不能比古文化的石砌的廟宇和廣廈的堅固。（註二）發明所給我們的並不僅是蒸汽機和印刷機，而且還有煤油，炸油，和炸藥等物。

可是，今日而說我們的文化有傾於衰落的可能性，好像這是一種悲觀主義的論調。我所說的這種特殊的趨勢，對於有思想的人來說是頗明顯的，但是大多數的有思想的人和大多數的普通人一樣，他們總還深深相信社會是在進步——這是他們一種根本不容懷疑的信念。

但任一考慮這件事情的人，定會知道這是一種必然的事件，即進步漸變而爲退步。單因在社會進展裏面宛如在他的事情裏面一樣，動力總是傾於保持直線的方向，因此凡在已然有過進步的地方，即令退步已然充分的開始了，但亦極難得人認許；因爲現在發生有種幾乎不可抵抗的趨

勢即相信過去會進步了的動力，現在還在進步，將仍要進步。信仰，習慣，法律，制度，思想的密網，係爲每一社會所常織造者，他實構成個人的環境，且在個人身上造成各種不同的國民性格，係永遠不能解開的。這就是說，在文化衰落之際，社會並不是取徑於進步之所自來的原路倒回下去。舉例來說，表現在政治裏面的文化的衰敗，並不需把我們從共和制度帶到立憲的王國，由是再到封建制度，但把我們帶到獨裁政府，由是乃至於無政府。表現在宗教裏面的文化的衰敗，並不把我們帶去信奉祖先教，辯正教，或羅馬教，但把我們帶去信奉一種新迷信，關於這種新迷信，馬門主義（*Mormonism*）或其他的更粗鄙的主義，可以給我們某一種的空空洞洞的觀念。表現在知識裏面的文化，亦不會教我們去學培根（*Bacon*），但教我們去學中國的文人。

文化經了一段進步的時期之後，接着而來的退化，怎麼可以這樣的緩慢，以致不會引起那個時代的注目呢；其實不是緩慢，因爲該種的衰敗，大多數的人，必誤信以爲進步，乃是顯而易見的事。例如希臘的美術和東羅馬帝國（*Lower Empire*）的美術，內中有種顯然的差別；可是這種變遷，係被一種嗜好的變遷所造成的。藝術家而最快的跟上了這種變遷在他們那個時代，便被視爲頭

等的藝術家，文學也是這樣。如果他變得更沉悶，更稚氣和更鋪張，他亦當是由於尊重這種變遷的嗜好，並且這種嗜好，當視他的日增月進的弱點，以爲一種日增月進的力量和美麗。真正的好作家，找不着讀者；因爲人皆當他乾燥，粗鄙，或沉悶。同樣的道理，戲劇亦必萎靡不振；不是因爲好劇本缺乏；而是因爲盛行的嗜好，逐漸變成一種少有修養的階級的嗜好了，這種階級，自然以他們所最稱羨的爲最好的。關於宗教也是如此；迷信的人民總以爲他們所願增加於宗教之上的迷信爲進步。當着文化衰落日往下降的這種歸向野蠻狀態的行動，雖其本身確乎不能視爲一種進步，但卻似是一種滿足時代需要的必不可少的行動。

例如，鞭打的刑罰，最近在英格蘭已經歸入刑法典裏去了，並且在大西洋的北岸被人宣傳得極厲害。究竟這種刑罰，是否比徒刑好，我沒有什麼話講。我現在指示這件事實，只在說明下記的兩種顯明的趨勢：（一）現在犯罪的增加和（二）維持囚犯的不容易，怎麼可以引到野蠻法典的體刑的完全恢復上。在司法的調查裏面，這種伴着羅馬文化的衰落而繼續成長的慘酷的刑罰，在風俗殘忍和罪犯增加之際，也許會被視爲刑法的一種必要的進步。

在現在的輿論和嗜好的進程裏面，究否發生退化的徵兆，我們無須去研究。但現在有許多的沒有疑義的事實，充分表示我們的文化已然達到了一個危險的時期了，除非現在有種朝着社會平等前進的新的出發點，十九世紀的文化，將必不會更進步了。這些工業的衰敗，造成了許多的耗損或痛苦，正如饑荒或戰爭所造成的耗損或痛苦一樣。這些衰敗好像在癩癱病前所發生的刺痛和震撼一樣。無論在什麼地方，這種在土地全被獨占之地所發生的物質進步，其所造成的必然的結果，即往不平等方面進展的趨勢不能一方面往前進步，一方面又不把我們的文化帶到衰頹的恁的容易進去恁的不容易放棄的路上。無論在什麼地方，這種日增月進的生存競爭的烈度，這種日急一日的須得使用全副精力圖謀在此競爭財富的戰場上，不致被人擠倒或踐踏的迫切，便是消磨了這種用以獲得進步和維持進步的力量。在每一文明國家裏面貧窮，犯罪，瘋狂，自殺，日多一日。在每一文明國家裏面，這些來自神經過度緊張的疾病，來自營養不足的疾病，來自住所不潔的疾病，來自傷生和單調的職業的疾病，來自幼童工作過早的疾病，來自貧窮所施於婦女的苦役和罪惡的疾病，日多一日。在每一文化程度極高的國家裏面，人生的壽算，雖然幾世紀來都在長進，並

且在本世紀的第一個二十五年内，雖然還似已曾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現在好像又在日往下降了。

(註二)

恁的數字所表示出來的文化，不是一種進步的文化，而是一種在他的暗流裏面他已然在開始退步的文化了。當着潮水在海灣或在由漲潮到退潮的河流裏面下落的時候，他並不是全部立刻一齊發動，雖然彼處已在開始退走了，但此處也許還在上漲。當着太陽過了中午的時候，我們只可以憑藉他的短影逐漸不如從前短促的事實去解釋；因為當日的熱度，尚在往上增加。但是開始退了的潮水不久必然全部沒落，過了中午的太陽必然帶來黑夜，如今我們的知識雖然尚在增加，發明雖然尚在繼續進步，新州雖然正在移殖，城市雖然仍在往上擴充，可是文化確乎已在開始衰敗了，因為此時我們必須按照人口的比例，建築更多又更多的監牢，更多又更多的濟貧院和更多又更多的瘋狂院。社會之死，並非由頭死到腳，而是由根死到頂。

文化的大勢，傾於衰落的證據，比較統計所指明的事實更爲明顯。現在的失望的情緒，雖然空泛，但卻普遍，現在的勞工階級痛苦日深一日，現在四方八面都感覺到不安並感覺到快要革命。如

果這些罪惡伴着來了一個固定的觀念，即救濟的方法，怎樣纔能得到，這當是種有希望的徵兆，但他卻是不在。雖然現在的教員有時已會到外國去留學，但普通一般的卽果推因的能力沒有一點進步。這種傾向保護主義的反動，與傾向政治上的其他的破壞的妄舉一樣均足表明此事的不錯。（註四）又卽令帶有哲學意味的自由思想家，亦不能熟視這種現在掃蕩全文明世界的宗教觀念的大變遷，而不發生這種感覺，卽此可怕的事實，可有極重要的大關係，這些關係，只有將來能發展。因爲現在所正往前發達的，並非是這宗教形式的變遷，而是宗教所依據的觀念的否認和破壞。基督教不僅自己取消他裏面的迷信，他在公衆的心目裏面，並且立不住了，正如當着基督教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異教之立不住一樣。又沒有東西來代替他。聰慧的創世主的根本觀念和來世的根本觀念在公衆的心目中是在迅速的消滅了。不問這種現象，其本身究竟是一種進步或退步，但宗教在世界的歷史上所占的地位，指示這種正在進行的變遷的重要。現在這種具有極大的力量的正動和反動，正在以此準備他們的使命，除非人類的天性立刻變爲犧牲自己以利別人的品質，卽爲人類的世界史所指爲是他最深的品質，他纔能戢止步。這種思想的階段過去會常構成變遷時

代的特質。這種思想的狀態，便是法蘭西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引子，不過範圍較少，層次較淺而已，因為我以為凡注意現代時論的趨向，和與他所遇着的人，討論這種題目的人，定會看見這種唯物的觀念，正在進行，不是表面的而是下層的破壞工作。在古代的文化由繁榮到衰落的時期裏面，我們可以發現與現在正在進行的宗教觀念的破壞極其類似之物。什麼變化要來，非長生者不能預言，但是某一種的大變化，必然要到，富於思想人現在都可覺到。文明的世界，現在最怕這種正在到來的大變動。假如這個大變動不是往上一跳，替我們打開一條為夢想所不能及的進步的路，便是向下墜落，重致我們於野蠻之域。

(註一) 看馬可黎(Macaulay)寫給蘭多爾(Randall)的一封信，哲斐孫(Jefferson)的傳記。

(註二) 我且覺得這是一件含有教育價值的事，即注意這種以我們這個時代的宗教和埋葬的碑石來了解我們的文化是怎樣的不適宜和極度的引入邪途的事情，但是宗教和埋葬的碑石，乃是我們構造古代文化觀念的應有盡有的證據。

(註三) 指明這些事實的統計，被撒姆耳羅益世(Samuel Royce)搜集在一卷便利的書籍叫做墮落和種族的衰頹(Deterioration and Race Education)裏面，這一卷書被紐約的這位令人尊敬的彼得庫柏(Peter Cooper)分

送於世。最奇怪的，羅益世 (Royce) 所提議的這個唯一的救濟方法，只是幼稚園的設立。

(註四) 從建設的政治上說——關於根本原則的承認和達到目的的方法的適合，在一世紀前所採用的合衆國的憲法，比較最近的州憲法爲優越。最近的就是加里佛尼亞 (California) 的憲法——一種極笨的工作。

第五章 這個中心的真理

我們研究的後一部份，因受上章的短小的篇幅所限制，我有許多要說的話都損略了，又凡爲澈底的研究所應當討究的地方，我也只說了一個大概。

雖然，這點，至少，纔是明白的，即我們在本研究的經濟方面所得到的真實，無論在民族的興亡裏面或在文化的盛衰裏面，都是顯而易見，並且這種真實又與我們所稱做的道德的認識，即深深的存在人心內面的關係的認識相合。於是而我們的結論，便得到了最大的準確和最高的根據了。

這種真實既給我們以恐懼又給我們以希望。他指出了這種來自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財富分配的罪惡，隨着近代的物質文明的進步而愈顯著，並非進步的一種偶然的現象，而係一種必然的趨勢，這種趨勢必把進步化爲停滯；並且這些罪惡又絕不能自己救濟自己，除非他們的來源被除

去了必要往上擴大的，直到把我們逼到一條爲每一前代的文化所曾經過的路線，重新回復到野蠻狀態爲度。但是，在他方面，這個真實亦又指明了這些罪惡不是什麼自然公律所造成的；他們完全係由這些蔑視自然公律的社會結構而來；又我們如果取消了這個根源，那末，我們定能給進步以一推進的力量。

富裕之中的貧困，把人磨折致人殘忍，又所有的基於貧窮而來的罪惡，皆由否認公正所造成的。我們承認少數的人獨占自然所給於人人的機會，已然蔑視了公正的基本公律——因爲，依據我們所能觀察的事態，當着我們放大眼光去看事實的時候，公正好像是宇宙的至尊無上的公律了。但是，我們應當掃除不公正的狀態，確定人人對於自然機會的固有權利，於以遵守這條公律的指導——我們應當取消財富分配不均和權力分配不均的大原因；應當廢除貧困；應當制服這種殘忍的貪得的情慾；應當放盡罪惡和愁苦的淵泉；應當在黑暗的地方照以知識之燈；應當給發明以新精力，給創造以新激力；應當以政治的強力代替政治的軟弱；應當永遠消滅暴虐政治和無政府狀態的可能性。

我所提議的這種改革與一切在政治上，社會上，或道德上所要求的改革相合。他有真正改革的品質，因為他可使其他的改革更容易。他只是完成那在我們獨立的宣言裏面所發佈的真理的文字和精神——『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他們生來便有天賦的不可分割的權利；生命，自由，和求樂都是在這些權利裏面的。』

這些權利，在土地——人所據以生活的唯一工具的土地——的平等權利，被否認的時候，無一不被否認。政治權利的平等不能抵補自然恩惠的平等權利的否認。政治自由，當着土地的平等權利被否認的時候，隨着人口的增加和創造的進步，變成了一種僅僅在吃不飽的工資上競爭職業的自由。這是我們曾忽略了的真實。所以我們的街道上有乞丐，在我們的道路上有流氓；貧窮把我們所誇耀的政治上的主人翁化為奴隸；不足製造我們的學校所不能啓迪的蠢笨；公民依照主人的命意投票；流氓式的民衆領袖佔據了政治家的地位；黃金重於正義；居高位的人不但沒有公衆的道德並無偽君子的禮貌；我們以為很強固的共和國的柱石，因受日日增加的重壓，現在已經彎折了。

我們只在名義上和形式上尊重自由。我們修造自由的神像，高唱自由的歌調。但我們並不充分的信賴她。她的需要伴着我們的增地而增加。她連一半的職務也沒有盡。

自由是要把來宣誓奉行的，不是把來作爲我們說大話的資料的。因爲自由的意義是公正，公正是自然的公律，是健康，勻稱，和強壯的公律，亦即博愛和合作的公律。

當着自由會廢除了世襲的特權，並給人以投票權的時候，凡視自由業已完成了他的使命或與日常生活無更深的關係的人，都沒有看見他的真正的偉大——自他們視之，凡會謳歌自由的詩人都是狂士，爲她殉難的都是蠢漢。太陽與光一樣，同爲生命的上帝；他的光芒不僅穿破了雲霧，並且維持一切的長進和活動（Motion），又喚出了捨此便爲冷酷和懶惰的物質，呈出形形色色的面貌和美麗，自由之於人類也是這樣。他不是一種玄妙的東西，被人替他辛苦，替他喪命；替他在每一個時代挺身出來充任自由的證人，和他做自由的殉道士。

我們說自由是一種實體，說道德，財富，知識，發明，國民的強幹和國民的獨立是其他的一種實體。但是在這些實體裏面，自由是源泉，是母親，是前因。她與道德的關係等於光之於色的關係；其於

財富猶如太陽之於五穀一樣；其於知識猶如眼目之於景色。她是發明的天才，是國力的膊臂，是國民獨立的精神。凡自由所在向上之地，道德長進，財富增加，知識擴充，發明擴大人類的力量，無論在強力上，在精神上，這個較爲自由的國家立在她的鄰國裏面，煞是酷像邵爾（Sail）立在他的弟兄之中一樣——高大而且漂亮。反之，凡自由所在衰落之地，道德淪喪，財富減少，知識遺忘，發明停止，又此曾在一個時代以軍事和藝術著名的帝國亦變成了一個沒有希望而爲野蠻人羣的魚肉了。

現在自由的太陽所尙留以照耀我們的光亮，都是破碎而且不完備，但是他曾召喚來了所有的進步。

自由曾來到這些在埃及人的鞭策之下的奴隸種族之前，領導他們離了桎梏的監牢。她把他們放在沙漠裏面受磨練而使他們變爲一種侵略的民族。摩西法律的自由精神，把他們的思想家帶到他們觀瞻上帝的絕對性格的極高的地方，並以這種現在尙猶表現思想的崇高的歌調去鼓舞他們的詩家。自由照耀着腓尼士亞（Phoenician）的海岸，和渡過赫苦爾斯的柱石（Pillars of

Hercules) 前去犁破這種沒人知道的海面的船隻。她放出了一部份的光來照耀希臘，於是而希臘的大理石便長成了各種理想的美麗的顏色，希臘的文字便變成了精微的思想的工具，又偉大的國王帶着無限的軍隊來侵略自由城市的些小的義勇隊無一不被擊破，正如巨浪之被石岩擊破一樣。他拋下一束光芒來照臨着意大利的農夫的四畝田，於是一種賦着她的膂力的力量，便突然出現，並征服了全世界。他們照耀在德意志戰士的盾牌上，於是與古斯都 (Augustus) 便痛哭他的軍隊。過了這種隨着他的掩蔽而來的黑夜，她那斜散的光線重新照在這些自由城市上，於是已經散失了的文藝復興，近代文化開始，新世界開幕；自由長進，美術，財富，權力，知識，和禮儀均隨之而長進。我們在任一民族的歷史上，都可讀悉這種同樣的知識。就是這種在大憲章 (Magna Charta) 裏面所產出來的力量征服了克雷色 (Crecy) 和亞幾可特 (Agincourt)。就是這種脫離圖頓 (Tudors) 王朝的專制政治的自由的復興，光榮了伊利沙伯 (Elizabethan) 時代。就是這種把一位冠冕的暴君，送到斬頭臺上的精神，在這裏種下了偉大的樹木的種子。就是這種古代自由的精神使西班牙一經統一之後便變成了世界的強國，末後橫暴代替了自由，於是便又降到爲

弱小了。在法蘭西裏面全部知識的活力在十七世紀的暴政之下通通消滅，而在十八世紀自由覺醒之際，又復重新的光華燦爛，又因法蘭西的農奴在大革命之際，悉被解放，造成一種在我們時代戰敗不屈的令人駭怪的力量。

我們應當不信託他嗎？在我們的時代如同在從前的時代，內中已然來了這種產生不平等，消滅自由的陰沉的力量了。地平線上的黑雲漸漸低落了下來。自由又在大聲疾呼的嗶叫我們了。我們必得跟着她前進；我們必完全信託她。如果我們不充分的接待她，她一定是不留在此地的人。人都應有一票選舉權是不穀的；人人在理論上都應在法律之前平等也是不穀的。他們必須有利用機會和利用生活工具的自由；他們對於自然的恩澤必要具有平等享受的條件。如果不是這樣，自由必要收起她的光亮！如果不是這樣，黑暗必要到臨，又此進步所造成的力量必要轉為破壞進步的力量。這便是普遍的公律了。這便是各個世紀的教訓。社會的組織不能不顛破，除非他的基礎是放在公正上。

我們最初的社會組織是一種對公正的否認行爲。容許一個人占有他人必須憑以養生的工

具，已把他們變成他的奴隸。如果物質的進步越快，奴隸的性質越重。這是一種巧妙的鍊金術，他們所不知道的方法，從每一文明世界裏面，抽出他們的辛苦的成業；這便是設立一種更艱苦和更沒希望的制度去代替那已然被毀壞了的奴隸制度；這便是把專斷主義，介紹到政治自由裏面；他不久必要更進一步將民主政體化為無政府的狀態了。

就是這種土地私有的制度，把物質進步的福利化為一種罪過。就是這種制度把人聚集在傷生的地窖和腥臭的貧民住所裏面；就是這種制度，以人填監獄，填妓館；以不足去刺傷人，以貪心去毀壞人；掠奪了女性的莊重和美麗；犧牲了小孩兒的青春歡樂和天真。

這樣建築起來的文化是不能持久。宇宙上的永久的公律是不容許他的。古代帝國的遺跡和在每一個人的靈魂裏面的事實，都說他不能持久。現在要我們改正這種錯誤的是公正——他比仁慈更宏大，施捨更莊嚴。公正定將不被否認；亦不能被棄置——公正帶着寶刀來此貫徹主張。我們行將以禮拜和禱告來防範這種禍患嗎？當着飢兒號啕，倦婦哭泣的時候，我們行將憑藉教會的設立來避免這個鐵鑄的公律的命令嗎？

雖然這亦可以採用祈禱文的語言，但是現在的諛語把這來自貧困的兇狠和苦難諉諸上帝的聖諭；把這空空的兩手去向天父乞援，又把大城市的不足和罪惡的責任來給他擔負。以此而論，我們實罪瀆了我們那永生的上帝，凌辱了我們那公正的上帝。一個慈悲的人可以更好的處理這個世界；一個公正的人可以一腳踏破恁的潰爛了的蟻塚。所以這不是上帝而實是人類須得負擔這個在我們的文化之中所發生的罪惡和愁苦的責任。上帝賜給了我們無限的恩惠——所有的人，用之不盡。

在我們今日的文化中心地方所發生的不足和愁苦，凡有眼睛，有神經的人見了，莫不使人悽慘。我們敢於回首看上帝，並要求他去解救他嗎？假令祈禱文被聽見了，此時以創造世界的上帝之命，即令在太陽裏面便長出更大的力量；新的實力充滿空氣；新的精力充滿土壤；現在所長成的一葉草立即長成兩葉，又現在增加五十倍的種子，亦即增加一百倍！試問貧窮能被消滅，不足能被救濟嗎？顯然是不能救的。任何一種行當添附的利益盡都只是暫時的。這種新的附麗於物質世界的力量，只能憑藉土地而被利用。又因土地是私產，則凡現在獨佔自然機會的階級，定當獨佔所有的

新恩澤。土地所有者定當獨佔其利。地租必然增加，但工資依然有向餓點下降的趨勢。

這不僅是政治經濟學的一種推論；他且是一種經驗。我們知道他，因為我們曾看見他。在我們自己的時代裏面，在我們的眼睛底下，那個高於一切，包含一切，貫通一切的力量；那個以全宇宙來作他的一部份的表現的力量；那個製造萬物，又為萬物之所憑以成就的力量曾經增加了人所享用的恩澤，猶如自然的沃度業會增加了一樣。駕御蒸汽為人服務的思想來在人的心胸裏面。強迫電光環繞世界傳遞消息的機密被告給與其他的人的內心的耳朵。無論在何方面物質的公律會被發現；又無論在工業的任何部份，都長生了鐵的背膀和鋼的手指，他們在財富的生產上所造成的影響，恰等於自然沃度的增加。但結果是什麼呢？唯獨地主得着全部的利益。我們世紀的驚人的發明和創造，既沒增加工資，又沒減輕勞苦。結果僅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而已。

上帝的禮物可以如此的妄自支用，而脫免刑罰的裁制嗎？勞苦被人掠奪了他的勞果，然而貪婪均發大財——多數的人不足，少數的人過飽，這豈是一件小事嗎？返觀歷史，在每一頁上都可讀悉這種教訓，即恁種的過錯絕不能說不受處罰的；獎善罰惡的女神能默息斯(Nemesis)毫不猶

豫，亦不沉睡！環顧今世的世界。這種狀態能持久嗎？我們現可以說：「在我們身死之際，纔是洪水之禍嗎？」(after us the deluge) 否；國家的柱石即在現時已顛抖了，又社會的基礎已經開始在伴着那種在他的下層裏面所發生出來的力量而動搖了。這種如不使社會再生便必使社會即死的大力，設使不是已經開始，則是快來了。

大命已然宣佈。這些伴着蒸汽電氣和進步的新動力而來的力量，已然進入了這個世界，這些力量或則強迫我們進到更高尙的世界，或則傾覆了我們，正如從前一個個的民族和一個個的文化曾被淹沒一樣。這是一種在毀滅以前的幻想着着在今日的公衆騷動裏面，只有一種爲暫時的原因所造成的暫的影響，伴着這種騷動文明世界顛動得很厲害。在平民式的精神和貴族式的社會結構之間，有種根本不能調和的衝突。在此處的合衆國裏面，如同在彼處的歐洲裏面，這種衝突可被看着擴大。我們不能一方面叫人去投票，他方面強人無所衣食之地。我們不能一方面在公立的學校裏面，教育男孩和女孩，他方面又否認他們有獲得正當的生活的權利。我們不能一方面高談人的不可分離的權利，他方面又否認人有平等享用上帝的恩澤的權利。現在，在舊的瓶子裏面，

新酒已然開始在發酵了，所有基本的勢力，都在爲了爭勝而集合。

但是，現在尙是時候，如果我們拜倒公正並服從她，信賴自由並歸順她，那末，現在這些威脅我們們的危險，還是必要消滅；恫嚇我們的力量，還須轉而扶植我們上進。試想我們現在所耗費的力量，尙待探破的無窮的知識的動力；尙待創造的無限的發明，論到本世紀的各種發明，不過只是他的一種前導。假令我們的貧乏沒有了；貪心變爲高貴的情感了；在我們的心中來了一種生於平等的同胞之親，至代替了現在致使我們彼此排斥的嫉視和恐怖；假令我們的心力，因爲物質境遇之改善而被解放，那時，我們方纔知道我們的文化所可飛翔的高度。言語不能表現這種世界。他是一個爲詩人所謳歌，爲先見者所曾寓言的黃金時代。他是一種常常以突現的輝煌的光芒照耀人的內心的夢想的世界。他是一個爲他所欲見而閉目的帕特摩斯 (Patmos) 小島，他是基督教的最高峯——地球上的神仙世界，碧玉的牆，真珠的門。他是和平之王的聖朝。

結論 個人生命的問題

我的事體算做完了。

可是思想仍然泉湧而上。在上文裏面，我們所曾考慮的這些問題，又引起了一個更高而且更深的問題。在社會生命的問題背後，尙橫着一個個人生命的問題。我覺着這兩個問題是不可分開來討論的；我想凡讀我這本書並與我共同思想的人，定將與我的見解相同。因爲，宛如幾佐（Guizot）所說：「當着本文化史被完成的時候，當着所有關於我們現在的生命，凡所要說的話，已經通說完了的時候，人必問他自己道究竟是否全部都說完了呢？究竟他會否達到所有事實的最終點呢？」

這個問題，我不能現在討論。我提起他，只因當着寫這本書的時候，這種會給我以不可言喻的鼓勵的思想，也許會以同樣的鼓勵給與讀者；因爲不問此書的命運是什麼樣，讀他的人當有在他們的衷心的衷心裏面取得了新十字軍的十字架者。這種思想不用我的暗示，自會湧在他們的心上；但是我們曾看見一顆明星，同時我知道其他的人亦是看見了，他時我們就更能確定不疑了。

我所曾努力去說明的真實，不會輕易被接受的。如果那是能毅的，那末，他便早被接受了，如果

那是能殺的，他便不會怎久的被埋沒了。但他定將找着許多朋友——許多爲他辛苦；爲他受罪；如果必要，爲他身死的朋友。這便是『真實』的力量了。

他終竟要勝利嗎？最後，是的。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或在我們尙能被人記憶的時代，誰能說呢？

因爲這位看着了這些由於不公平的社會組織所造成的貧乏和愁苦，昏愚和殘忍，並有力量起而糾正他的人，須要遇着失望遇着苦悶。但是這種最令人苦的思想——他有時來在最勇敢和最純潔的人心內——乃是奮鬥絕望了犧牲無益了的思想。好少的播下了種子的人，定有機會去照料他那種子的成長，或十二萬分的相信他一定成長呢。

讓我們不要隱藏這件事實的真相。真實和公正，曾經一再在這個世界裏面被人發揚起來。又曾一再的被人踐踏下去——常被踐踏在血泊裏面。如果反抗真實的力量是微弱的，怎麼錯謬能殺勝利得這樣長久呢？如果公正只要一擡頭，不公正便會放步而逃，那末，如何被壓迫者的悲嘆，今日尙在起來呢？但對於這些看了真實便依從她的人，認了公正便擁護她的人，成功不是唯一的事

情。慢忙成功！什麼，虛偽也常與人，以成功；不公正也常與人，以成功。真理與公正就莫有他們應有的——原來是他們的而非由於偶然的——東西與人嗎？

他們有的，並且每一在此處或在彼處覺得他們的崇高的人都知道。但有時天昏地暗起來。細讀這些曾經替了他們的朋友們做了事情的人的傳記，那是一件淒涼又淒涼的事件。他們給蘇格拉底（Socrates）以毒藥；革拉古（Gracchus）被他們以石和棍斃命；而此最偉大最純潔的一人，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死了。這些似乎只是彰明較著的例子。今日俄羅斯的監獄裝滿了男人和婦人，苟非爲了一點高尚的愛國心情，必定是過活得舒適而且奢侈的，但他們均被鎖在鐵鍊之內，一長隊一長隊的充軍到西比利亞（Siberia）。在貧苦中，在不足中，在怠慢和輕蔑之中，喪失了苟非這樣必早領到那如此其甜美的同情心的他們，試問在每一國家裏面有好多曾經閉着了他們的眼睛呢？這是我們所看見的啊。

但我們看完沒有呢？

在我正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揀起了一張新聞紙。在他裏面是一段關於在基輔（Kiev）地方

三個虛無主義者，被人實行處死的簡短記載，這明明白白是從一個半官式的報告譯過來的。這三個虛無主義者，一個是普魯士人布蘭德拉（Brandner），一個是一位沒人知道的人，但自稱爲安多諾夫（Antonoff），一位是貴族奧細斯基（Ossinsky）在絞刑架的腳下讓他們彼此接吻。『於是這位執行絞刑的人，立把絞繩割斷，監刑人宣佈受刑者已死，三位屍體悉行埋在絞刑臺的下面，由是而這些虛無黨徒，便從此付與永遠的遺忘。』這段記載，所說如是。但我絕不相信他們從此便付給與永遠的遺忘了。否；他們決不能澀付與永遠的遺忘的啊！

在本研究裏面，我完全依照我自己的思想的進路。當着本人開始構思之際，胸中毫無半點成見。當我最初看見某一個大城的醜態不堪的窮苦狀態的時候，他震驚了我，煩惱了我，並且爲了要想找出他的原因和救濟他的方法，他不讓我休息。

但在本研究之中，我曾得着了我所從未想着去發現的東西，不料這種已經死了的信仰，現在又恢復了。

這種對於未來生命的想望是自然的，深切的。這種想望伴着知識的增加而擴大，並且沒有一

個人比較這一些人知道得更深切，他們開始看見了宇宙的廣大和那曾被知識的每一進步所破給我們的景色的無窮無盡——這種景色苟非永生不朽的精力是不能去探求的。但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空氣裏面，大多數的人連宗教的信心已喪失了，自他們視之，這種未來人生的想望乃是不能實現的事，除非他是一種徒然的和小孩子氣的起於人的自私主義而來的希冀。而且現在沒有絲毫的根據和保證，而且在他方面，似乎並與積極的知識不一致。

卻說，當着我們前來分析和探尋這些毀滅了這種將來人生的希望的觀念，我們將發見他們的來源不是在自然科學所洩漏的祕密上，而是在某種在各方面曾經深深的濡染了人的思想的社會科學的教義上。他們的根基是在這種樣的主義裏面，即謂人口的增加，常有超過食物增加的趨勢；罪惡和貧苦是自然公律的結果，且是進步的一種工具；又人類進步只是以緩慢的速率進步。這些曾經被人視做證明了的真實而完全接受的主義，除了把科學的解釋文飾而外，其所做的情，確是自然科學的各種推廣所不做的——他們把個人貶黜到一種毫無意義的地位，他們毀滅了這個在宇宙的大法內有何重視個人生存的觀念，有何對於道德品質的承認。

人類永存的觀念和自然，常以管生不管養的態度犧牲人類的觀念，他們兩者之間，相互衝突不易融洽。上帝既然至仁至智，爲什麼大部份人類的凄苦和卑賤，乃是上帝的命意呢？此二觀念不能融洽。此外，來了另的一種觀念，說明人在心的方面，和身的方面，都是遺傳保存下來的緩慢變異的結果。這個觀念不可抗的提示下記的這種觀念，即人類生存的目的，不在個人之生命而在種族之生命。於是在生命的激戰和禍患之中，這種以最強的助力和最深的安慰給與我們的對於未來人生的一點信仰，便與我們內中的許多人共消滅了，並且還正與我們之中更多的人共消滅呢。

卻說在本研究裏面，我們曾見過了這些主義並看出了他們的錯謬。我們曾看出了人口並無超過食物的趨向；我們曾看出了人力的耗費和人禍的擴大，都不是源於自然的公律而係源於人們的昏愚和自私不肯服從自然公律的結果。我們曾看出了人類的進步，不須借助於人性的改變；反之，普通的說，人性好像常是一樣的。

由是言之，那末，在我們夢想未來人生的進程中，這位突來打破我們的信心的夢中之鬼，便被我們消滅了。不是全部的困難都沒有了——因爲我們雖可任擇一條路走，但我們究竟走到什麼

地步乃是不能逆料的事，但是這些似是不可制服的困難確乎全被取消。於是而希望發生。

但這還沒有完。

政治經濟學曾被稱爲悲觀的科學，如時下之所教授，他是令人失望的和絕無希望的。但這，完全是因爲她曾經被人弄壞了和束縛了；她的真實被人看脫了節；她的諧和性被人忽視；她所要說的話梗在她的喉內，又她的反抗謬誤的抗議變成了不公正的保證書。解放了的政治經濟學，我現在已曾努力去解放他，乃是充滿着無窮的希望。

因爲管穀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公律，正當的了解了後，指明現在社會上的貧乏和不公正的狀態沒有存在之必要；反之，在他方面，一種在消極上沒有貧乏，在積極上人的全部優良品質和卓越才性都得藉以充分發展的社會狀態能殼存在。

當着我們看見了社會的發展，既不是被一特別的神意支配，又不是被一個殘忍的命運支配，而是被一種不可改變而又有益於衆的公律支配的時候；當着我們看見了人的意志是進步的一大要素，又看見了人在集體裏面他們的環境，全憑他們自己如何造他的時候；當着我們看見了經

濟的公律和道德的公律，在根本上乃是一個東西，而此被人費盡了許多心血方纔捉住了的真實，道德的意識，只以銳敏的直覺，便覺察到的時候，於是在個人的生命問題之上，便照臨了一種新的光亮，這些無限無量的如像我們這樣的億萬千的衆生，他們伴着他們的歡樂和他們的愁苦，他們的辛苦和他們的奮鬥；他們的奢望和他們的恐怖；他們的那些比較感覺尙要深透一層的對於事物的強烈的知覺，他們的那些構成最分歧的宗教信條的共同基礎的情緒，在我們的這個地球之上度活了去，並且現在還在這個地球之上度活——他們的小小的生命似不能說等於沒有意義的廢物。

科學在各方面所表示出來的一件大事，便是公律的普遍性。在她所能找着他的地方，不問是在蘋果落下的地方，或在雙太陽的劇變發生的去處，這位天文學家總是看見這條同一公律在活動，這條公律在我們所能辨別的最小的距離裏面活動，如同在那爲天文學所應付的那些至不可以道里計的距離裏面活動一樣。在他的望遠鏡所不能達的地方，突然來了一個行星，接着便不見了。這個行星在他所能尋到的這段軌道裏面，這條公律是沒用的。他說這是例外嗎？剛相反，他說，這

只是他所看見的軌道的一部份；但在他的望遠鏡所能及的地方以外，這個公律是不錯的。他儘管做他的推算，幾世紀後他們悉被證明了。

卻說，如果我們找着了這些在社會裏面管理人類的生命的公律；我們定然發現他們在此最大和最小的社會裏面，都是一樣的。我們發現了這種在最初見着的時候，似乎是些例外的現象，其實纔是這個同一的原則的各種表現。我們發現了凡我們能覓找着他的地方，這個社會的公律總是構成道德的公律的一部份和與道德的公律一致；我們發現了在一個人社會的生命裏面，公正必然保有他的酬報，又不公正必然保有他的懲戒。但這我們不能在個人的生命裏面看見。如果我們僅看個人的生命，我們定然不能看見宇宙的公律和善惡和公正或不公正，有何些微的關係。然則凡此表現在社會生命裏面的公律在個人生命裏面不是真的嗎？這種說法不合科學。無論對於其他任何事情，我們亦不願採用這種說法。我們何不這樣的說：此僅足以證明我們尚未看見個人生命的全面呢？

政治經濟學所發明的公律，類似物理性質的事實和關係，與那似是心的發展公律的相互一

致——不是一種必然的和在人的意志之外的進步，但是一種以人類的意志爲他的一種創發力的進步。但是在生命裏面，正如我知道的一樣，心的發展走的不遠。在體力衰敗以前，心纔僅僅開始醒悟——他纔僅僅昏昏沉沉的知道有一廣大的世界在他之前，他纔僅僅開始學習並使用他的能力，開始認識各種的關係和擴大他的同情心，正在這個時候，他又伴着他的身死而去了。除非另有一種較爲長久的東西，此間好像只有一種斷破，一種失敗。不問他是一個洪保德 (Humboldt) 或一個赫瑟爾 (Herschel)，或一個從毗斯加 (Pisgal) 往下看的摩西 (Moses)，一個領導軍兵的約書亞 (Joshua) 或一位在幽深的世界內度優美生活的溫和而且沉靜的靈魂，如果此間發展了的心和性，不能更有進步，那末，那裏便似一種無意義的無目的的與我們能設看見的宇宙的連續進化之理不合的狀態了。

憑藉我們心的一個根本的公律——這個公律，在事實上，爲全部政治經濟學的一切推理的根據——我們不能想出一個沒有目的的方法；沒有宗旨的計畫。卻說，對於全部的自然，因爲我們與他在這個世界裏面接觸，這種存於人內的知慧的信賴和使用，供給了恁的一種宗旨，一種目的。

但人的生存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他自己可以進到或成就某種較為高尚的東西。這種哲學上的必要如此的大，至於那些否認個人尚有什麼比較生命更高之物的人，逼着把這圓滿的觀念給與種族。但如上文我們所見，並且該種論辯尚可說得更完備，即現在實無什麼證據可以指出任何根本的種族的進步。人類進步不是人性進步。文化所包涵的諸進步，不是可在人的組織裏面被取得，但在社會的組織裏面可被取得。他們不是固定的和永久的，可以隨時遺失——否，常常有被遺失的傾向。不寧唯是，如果人類的生命不能越過我們此間所看見的程度繼續前進，於是我們人類全體便遇着了一種恰似個人所遇着的困難了！因爲這是很確定的，即個人與社會都是必要死的。我們知道地球會有一些地質的境地，在這種境地之下，人類的生命是不能殼存在的。我們知道這些境地，再要回來。即使現在，因爲地球在她的指定了的軌道上環繞而行，這個北冰頂逐漸凝厚了，又有一個時代逐漸接近，此時，他的冰川再要流動，南方的海，往北掃蕩，埋掩現代文化的場所於海洋之下，正如他們現在尚埋藏着從前的那種與我們的文化有同樣的高度的文化一樣。過了這些時代，科學發現一個死的地球，一個燃竭了的太陽——一個時代，太陽系的行星互相撞碰，再變成爲

一種瓦斯的形式，再開始起極大的變化。

然則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呢，反正是要死的？在我，生命好像只有視為一條到另外一個生命的路道，纔有意義。生命的事實，好像只有放在一種除用神話或用寓言不能表白的學理上，纔能明白。又他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代，好像被那些神話或寓言，即那些被人憑以努力寫照他的最深處的覺察的神話或寓言，在某種形式內說明了。

現在和過去的人的經典——聖經 (Bible) 波蘭經 (Zend Avestas) 吠陀經 (Vedas) 丹瑪 帕塔斯經 (Dhammapadas) 和 可蘭經 (Korans)；這些神祕的老宗教的主義，這種荒唐的宗教的內部的意義，世界聖公會 (Ecumenical Councils) 的武斷的組織，福克思 (Foxes) 衛斯力 (Wesleys) 和 薩服那洛拉 (Savonarolas) 的教義，紅印第安人 (Red Indians) 的傳襲，黑野 人的信仰，有一中心和關鍵，他們盡皆一致——一種東西好似由於一個根本真實所形成的各種不同的變象。一種朦朧的景色，起在我們所追蹤的思想的盡頭外，這種景色好像被他們空空洞洞的看見的了——一種最後關係的暗淡的微光，又此去說明他的努力，不得不至於變為一種神話

或寓言了。一個栽着善樹和惡樹的花園。一所備有這位主人的工作要做的葡萄園，一條過道——從生命的後方到生命的前方。一種試驗和一種爭鬪，我們看不出他的究竟。

請看今日的世界！

看呵！此處，現在，在我們的文明社會裏面，這種老的寓言，尚有一種意義，老的神話仍是真的。死谷的去路連着一條義務的道路，虛榮的街頭走着耶穌和忠信，寬大的鎧甲之上響着鏗鏘的打擊。奧馬茲德(Ormuzd)仍然與阿利曼(Ahriman)打戰——光明的王子與黑暗的能手。他很願聽，對他，戰號正在叫他。

戰號叫了，叫了，又叫了，直到聽見他們的心通通刺激起來乃止！堅強的靈魂和高尚的努力，他們都是這個世界，現在所需要的。現在美神仍然受監禁，又鐵輪輾壓着可以從人類的生命裏面發揚出來的真，美，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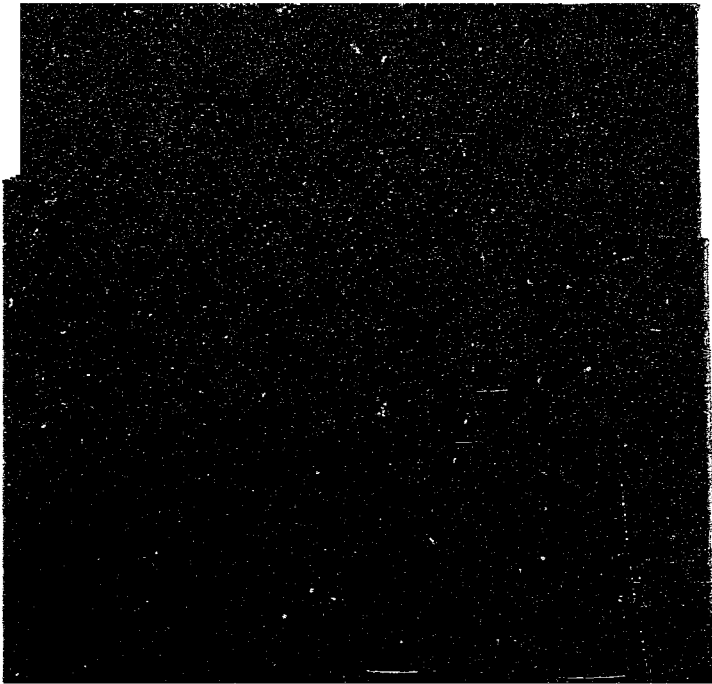
凡與阿利曼(Ahriman)爭戰的他們，雖然他們也許彼此不知道——總有一個地方，一個時候，個個都要去應答點名，報到。

眞實和公正好像常常被壓倒了，但我們也許沒有看見他的全部。我們如何能覈看見他的全部？全部都正在過去，即使此間，我們亦且不能告訴。給出光和色的感覺的物質的擺度，當着他們過了某一定點的時候，便不能覈辨認。只有在一定的擺度內我們纔有聲音的認識。即使動物尙有我們所不能有的感覺。至於此間嗎？我們的地球與太陽系比較起來，只是一個不能辨識的微點；又太陽系自己當着以無限大的星的世界去測量他的時候，亦自覺沒有意義。我們可以說，我們所見不到的景色，便當付與永遠的遺忘嗎？否，不會付與永遠的遺忘的。遠，遠，遠出我們的知識之外，這些不朽的公律必然要當權的。

這種起來了的希望便是所有的宗教的中心！詩人曾謳歌他，先知曾述及他，在他的極深的脈搏裏面，人心合着他的拍動而跳躍。普盧塔克(Plutarch)說，這是在所有的時間和在所有的言語裏面，曾被心地純潔和見解高強的人說了的話，這一位人占在思想的絕高峰之巔，下臨陰沉的巨海看了土地的景象，這話是：

被軀殼和情欲所限制住的人的靈魂，與上帝不會有直接的關係的，他們只能用哲學的方

法，如用一種黑暗的夢幻，在概念上去達到他。但當着這些靈魂脫離了軀殼，和被遷移在不明顯的，看不見的，越不過的和純粹的宗教裏面的時候，於是上帝便是他們的領袖和國王；他們宛若完全依附他，他們並且沒有厭倦的諦視着和熱烈的傾慕着那不可被人以言語形容的美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困貧與步進

冊 五

譯弘樊 著治佐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館山寶海上海
書印務商 所 刷 印

埠各及海上海
館書印務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PROGRESS AND POVERTY

BY HENRY GEORGE

TRANSLATED BY FAN HU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三〇五分

039532



7191.81